

甲寅雜誌存稿  
上

附  
甲寅日刊存稿  
獨立週報存稿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四十四輯  
沈雲龍主編

甲演雜誌存稿

章秋桐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長沙章士釗著

甲寅雜誌存稿

卷上

附  
甲寅日刊存稿  
獨立週報存稿

# 甲寅雜誌存稿卷上目錄

社說

政本

國家與責任

政力向背論

調和立國論

政治與社會

復辟平議

共和平議

帝政駁議

民國本計論

自覺

頁數

一

二六

六

九六

一四一

一八四

二二一

二四二

二八六

三〇九

Jiayin

《甲寅》(Tiger) 中华民国初期及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政论性期刊。1914年5月10日在日本东京创刊，因这年为农历甲寅年，故以“甲寅”为刊名(甲寅年为虎年，该刊封面绘一老虎，人称“老虎报”)。月刊。翌年5月改在上海出版，至第10期被禁停刊。秋桐(章士钊)主编，陈独秀、杨永泰等协办。撰稿人有章士钊、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主要发表政论文章，设有“时评”“通信”“文艺”等栏目。“通信”栏开展自由讨论，答疑辩难，富有生气。宣称“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主旨，主张社会革新，反对封建专制，批评袁世凯独裁统治，但力主调和，反对使用暴力。1917年1月28日章士钊又在北京创办《甲寅日刊》，2月7日改为周刊，不久停刊。1925年章士钊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时，《甲寅》周刊复出，宣传复古和尊孔读经，反对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曾遭到以鲁迅为代表的进步力量的抨击。后迁天津出版。1927年2月停刊，共出45期。

(范明礼)

p. 160.

↓  
ans: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北京;上海 1990 胡乔木(主编).

→ 1. China Encyclopedia, 1990, p. 49  
→ 2. China Encyclopedia, 1990, p. 49  
→ 3. China Encyclopedia, 1990, p. 49

時局痛言·····	二二〇
國民心理之反常·····	二二一
國家與我·····	二二八
說憲·····	二五三
愛國儲金·····	二六二
評梁任公之國體論·····	二七一
讀嚴幾道民約平議·····	二七七
附甲寅日刊存稿	
發端·····	一
論通信秘密·····	七
國教問題·····	一〇
一院制之主張·····	一二
理想之一院制·····	一六

議會之品格·····	一二一
議會減少名額之主張·····	一二三
論解散權與不信任投票·····	一二七
國務總理之任免與副署問題·····	一三三
論行政裁判·····	一三五
論同意權·····	一四一
憲法問題·····	一四三
加入歐戰問題之意見·····	一四六
反對政府外交政策者應有之覺悟·····	一四九
臨崖勒馬之外交·····	一五〇
愚之外交政策觀·····	一五二
外交問題·····	一五四
約法上宣戰問題之解釋·····	一五六

論段總理辭職事·····	五八
段總理應取之態度·····	六〇
創設特別國務會議增造不管部之國務員議·····	六三

## 甲寅雜誌存稿

### 社說

政本 民國三年五月

爲政有本。本何在。曰在有容。何謂有容。曰不好同。惡異。欲得是說。最宜將當今時局。不安人心。惶惑之象。爬羅而剔抉之。如剝蕉然。剝至終層。將有見也。

往者清鼎既移。黨人驟起。其所以用事。束縛馳驟。鹵莽滅裂之弊。隨處皆有。國人乃皇皇然憂。以謂暴民終不足言治。羣相結合。肆其觝排。有力者利之。從而構煽。鬼蜮萬狀。莫可究窮。黨人不勝其憤。暴起而蹶。如黔之驢。卒爲眈眈者斷喉盡肉以去。由今計之。國中不見黨人之迹。幾一年矣。此其得失功罪。自非今日所能論定。惟前之所銜於黨人。而以爲暴者。至今宜無有反之所屬。望於黨人以外。而以爲治者。至此宜稍稍見端倪焉。此吾人應有之覺心也。而今何如者。

一年以前。似聞人之恆言曰。有強國之憲法。有弱國之憲法。有亡國之憲法。所謂亡國

憲法。即指臨時約法而言。當時四方之所爭執者。在總統大權一點。右之者以爲總統而有。大權。國即強。否則弱。且亡。愚爲平情論之。謂彼以大權與強國。併作一詞。意在權朝至而國將夕治。此亦必無之理想。特曰權者。爲所以強國必由之道耳。然邇者國會滅。憲法草案消。約法之効力久停。今且一如政府之意。以增以削。是元首大權。全然無礙。已非一朝一夕。所謂強國。其效果何如者。雖曰元氣過傷。百端待理。其年三月。斷難有成。然君子之觀國也。不於其治而於其意。一載以還。風聲所播。大略可見。今不言效。果而言希望。又何如者。且漫云強國。妄人猶病其誇矣。即自保其弱。懦夫且嫌其難。今祇求其僅免於亡。止矣。盡矣。則又何如者。

興言至此。最易流於悲觀。發爲過激之論。愚且極力自鎮。除客氣。務盡而唯質之內。歸納之方。事實既詳。然後著爲概說。夫夙昔以爲憂者。非外力之深入乎。而今則有加。無已也。有加無已而吾惟解。所以媚之。於是媚外之道。亦與之繼長而增高。前清之外務部。宜望塵而莫之及也。夙昔以爲憂者。非財力之困乏乎。而今則有加無已也。有加無已而吾惟知借債以彌縫之。愈彌縫而愈困乏。愈困乏而愈不得不彌縫。坐是外人

益益持。吾短長。國款日見押。國產日見消。路鑛日見失。甚且土地日見蹙也。夙昔以爲憂者。非人民生命財產之危險乎。而今則黃河以南。長江以北。數千里之地。悉蹂躪於豕狼。焚燒淫掠。無所不至。政府傾南北。勁旅數萬。衆以合圍之。卒莫能克。不僅不能克。時乃兵匪交通。共肆荼毒也。前者南京不毀於所謂亂黨。而毀於所謂國軍。而今則西北之元。元困於匪。而又困於兵也。夙昔以爲憂者。非行政不能統一乎。而今則內而部自爲政。加甚也。外而省自爲政。加甚也。地方財政之不可理加甚也。(二)人民之感其痛苦。又加甚也。夙昔以爲憂者。非革命之子起自田間。粗鄙近利。不解政治乎。而今則方鎮大員。莫或識丁。清流之士。四方屏迹。其他販夫走卒。刀生惡習。革員廢吏之蠅集蟻附。儼然操數萬人之生命於其手。而惟所欲割其勢。日進而未有已也。夙昔以爲憂者。非天下不定。商工失所乎。而今則「兵亂日聞。於郡縣盜賊。徧擾於城鄉。商賈不行。農機停業。」(三)又烈於前也。而且武夫屠伯。奸紳猾吏。日借法律以爲殺人之具。人

(一)廣東兵燹之繁。過於胡陳時代。梁啟超梁士詒兩君電粵以政長言之。  
(二)此不忽難誌所以爲創黨人者。



不自保何意謀生因之企業愈停滯。利子愈下。落誠不知伊於胡底也。夙昔以為憂者。非黨禍之烈乎。而今則無京。無外。暗潮彌厲。掌政權者。非某派。不能掌兵權者。非某系。莫可大派之中。又含小派。正系之內。復分旁系。派派相牽。即系系相軋。恍若國家可亡。派若系不可亂。見象之惡。又非可以言語形容也。凡此種種。隨筆所之。已至滿幅。讀者試思之。此其為說。容有未然者乎。

以是之故。社會心理。乃隨其人之賢否。心之冷熱。力之大小。位之高下。應於時勢。以呈其印象。分而驗之。可得言焉。一派則不賢而得勢者也。此將充其慾心。與強權之所至。以賤民膏脂而自肥。國家之危亡。彼果知之與否。乃視其不賢之限度。以為衡。大凡不賢之尤者。其知之彌真切焉。是故不知者。僅以經常之食量。肆其所圖。而知者。轉以猶太富人之思。堅其倒行逆施之志。一派則賢而依勢者也。茲所謂賢。亦有數等。其上自審其政略。不能見容。而又不欲遽舍政權。免至時會之來。無能驟進。以故虛與委蛇。俟時而動。此自其光明面言之者也。若黑暗面。則明知天下將亂之機。終不以易其目前榮樂之計。強暴之為。以法律文之。立乎公廷。居然以之指導天下。私居論議。則又抱頭

太息。痛陳其不得已。以冀收清議於無形。其在習為奸智者。流則又造作語言。舐排異己。回護亂政。矜為通識。舉凡貪勢近賄。縱欲敗度。一切之計。幾無不可。張皇粉飾。以號於衆。謂從政亂邦。在理宜然。相習成風。了無愧畏。(一)一派則不賢而失勢者也。此其設心。與不賢得勢者。了無以異。今雖失之。而終日蠅營狗苟。正謀所以復之。而俟得倏失。又小人之所恆有也。又一派則賢而無勢者也。此其人一旦得勢。其行徑亦將與前所謂賢者。宜無不同。然以其失意也。所以昏其智者。不烈而夜氣之存。較多。見夫政治污穢。道德淪喪。外禍環迫。武夫橫行。其不持消極之見。以為中國必亡。而己得過且過者。又十無一二也。之四派者。雖不足以盡天下人之心。而以概政治上之人倫。大

(二)此兩種人。前者可求之姚姬傳。李斯論。後者可求之歐陽永叔與高若訥書。姚之言曰。一小人之仕也。無論所學。非也。即有學識。其若國行事。悖謬無義。疾首頓足於私家之居。而於公署。則趨於朝廷之上。知其不義。而動為之者。謂天下將歸我。則何於吾君。而不吾罪也。知其將變國家。而為之者。謂當吾身。容可以免也。且夫小人雖明知世之將亂。而終不以易目前之富貴。而以富貴之謀。賄天下之亂。固有終身安享榮樂。禍遠後人。而彼憂然無與者矣。歐之言曰。一足下家有老母。身居官位。懼飢寒。不敢一忤宰相。以能也。今乃不然。反為其所不。不才。使官。雖朝廷君子。亦將因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已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為。乃為者之不達。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愚讀二文。至於

抵不甚相遠。就中不肖而冥頑。全不知國家為何物者。不計祇求其有。猶太富人之思想。以上則無論賢愚。智鈍。窮通。上下。又有一共通之觀念。主於其中。是何也。即莫明其故。認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以為變亂之至。無方無時。吾人既求所以治其國。而不得其次之所當為者。亦惟全吾軀。保吾妻子。豔吾姬妾。華吾馬。樂吾博。蒲。縱吾酒。食。並充其力之所能。至以攫其所。萬不應得之財。預為亡國後之生活計而已也。夫至全國人舉為亡國之預備。是其國有亡徵。無可疑也。所謂亡徵者何也。亦如前言外患益迫。財政益窮。盜賊益橫行。地方政治益紊亂。工商業益衰敗。官僚私鬪益急。激是已。夫國之盛衰。古今時有。轉危為安。例亦不鮮。如是種種。竟釀成國亡無日之通感焉。抑又何也。此童子可得而答曰。為國如為醫。然得其方。則治。否則亡。今茲國有亡聲。必也。未得其方也。惟治道百端。觀繆莫盡。所謂方者。又何方也。自愚觀之。為政在人在。而政即舉。政治之得失。無不視人才之得失。為比例。差故政治為枝葉。而人才始為本根。今日為政。未得其方。亦以用才未得其方。一語概之足矣。愚今言用才。所謂用者。易生誤解。今請以說明之。用人曰。用自用。亦曰。用天之生才。而

適有相當之職分。以發展之。舉曰。用才云者。乃盡天下之才。隨其偏正。高下。所宜無不各如其量。以獻於國。非必一人居高臨下。以黜陟之也。人恆曰。吾國人才消乏。是則然矣。然愚謂。苟悉其消乏之量。以致於用。國事斷非不可為。此本論之前提也。昔者英儒穆勒。嘗以人才譬之貨棧。必使一國之才。盡趨於棧。則棧力厚。否則貧。意謂國有一分之才。即當使之自覺其途。以入於政。而政始良也。此在人才最富之英倫。其學者猶以為言。才難之國。如吾。又焉待論。夫吾國史家。最惡奸佞。而奸佞之著。首在蔽賢。反之君子登朝。其所急務。乃在進賢。而退不肖。而賢才之一進一退。恆不無時地之不同。往往今日權奸當國。而羣賢退。明日儒臣在位。而羣賢復進。人才不出。此數而一為。翻覆政之清濁。形焉。是可知用才不得其方。云者。易詞言之。人才不得所之謂也。不得所有二象。一用事者失其才。一不用事者失其才。用事者之才。其義古不用事者之才。其義今用事者之才。譬之於人。為魄。不用事者之才。譬之於人。為魂。用事者云云。意至明了。無待申說。不用事者。首推議會。議會者。以監督行政為務。監督行政。雖不與於行政之事。而政府以此無敢失職。其有功於政治。與用事者固無殊也。故兩部者。有

若輔車相依。爲命一部。喪其德。病在麻木。兩部喪其德。立得死亡。今吾人日聞呻吟之聲。其或將至死亡之候乎。然前言之矣。無才云者。乃比較之詞。非絕對之義。一國之才不足治一國之事者。世固有之。而吾尚不欲以此自呪。惟語有之。繩之絕也。必有絕處。吾今困頓至此。其受病處。究安在乎。愚嘗爲傍徨而求之。得四字焉。曰好同惡異。好同惡異者。披其根而尋之。獸性也。治生物學者。言鴻荒之初。萬物俱生。以同殘異。漸遺今數。故生物爭存。律曰同化。讀者亦知前此張勳繼兵南京。今者白狼橫行西北。遇物輒掠。遇屋輒焚。遇女輒淫。遇人輒創。千年以前。歐洲異族相殘之所。不忍爲者。而吾之兵若匪悍然爲之。是何故耶。此無他。好同而惡異也。惡人之財產。身不與己同。必毀滅之。使盡同於己。而後快也。此以知吾之野性。至今未除。顯之則用於兵戈。隱之則施之政治。學術而數千年治亂循環。社會機能卒無一日可以發達。如歐美今日者。皆爲此野性所縛之故。讀者其勿駭吾言也。前世紀中葉。英儒梅因以研求古法有重名。曾謂印度未逾宗法社會一步。而吾國剛逾一步。遂乃永遠不進。因斷定「社會沈滯不動。本人種之通則而奮發前進。乃其例外」。(一)夫通則者何。同也。例外者何。異也。

社會化。同以迎異。則進。剋異以存。同則退。是故哥白尼之言天。奈端之言動。達爾文之言天演。歐人迎之。遂成爲新舊世界相嬗之樞機。當時立說之不合於羣衆心理。殆過於爲我無君兼愛無父之說。倘歐人視若洪水猛獸。亦如吾之所以排楊墨者。而排之則歐洲之文化。至今無過於吾可也。間嘗論之。吾之學術。莫盛於周末。西方幾何邏輯。以及其他物質之學。爲諸子發其萌芽者。不少概見。苟能適如原量。布於人寰。善用其攻乎異端。斯害也已。之術。不以利祿之途。迫人尊孔。則以吾東方神明之胃。推尋繹證。至於二千餘年之久。而不羣制高華。國力膨脹。與今日歐美諸邦齊驅。而并進焉。愚未敢信也。而不幸苟簡之思。單一之性。牢固而不可破。遂凌夷至今。莫可救藥。推原其朔。則此種苟簡之思。單一之性。乃自原始社會。迤邐遞嬗而來。無他。好同惡異之野性也。其在政治。尤有甚焉。專制者。何強人之同於己也。人莫不欲人之同於己。即莫不樂專制。(二)故專制者。獸欲也。遏此獸欲。使不得充其量。以爲害於人。羣必賴有他力以抗。

(1) Maine, Ancient Law 118 頁

(2) 孟德斯鳩曰：「夫專制之國。其性質恆喜同而惡異。彼以爲異者。視之爲仇也。」見嚴譯法意。卷二十五十六頁。彼雖指宗教教育。然專制與喜同相連。到處可通。

之。其在君主獨裁之國。抗之以變。則爲革命。抗之以常。則爲立憲。抗之於無可抗。則爲諫諍。由三代以迄前清。立憲之義。非吾所有。有之亦惟革命與諫諍已矣。歐人之言革命者。咸信革命一度。人民之政治力。必增一度。盧梭之流。信之尤篤。而吾乃不然。吾歷史上之革命。非能有良政略。必捨其惡者而代。之。非能創一主義。必革其無者而以行之。徒以暴政之所驅。飢寒之所迫。甚且陰謀僭志之所誘。遂出於斬木揭竿之舉。以遂其稱王稱帝之謀。其成也。彼乃復爲專制如故。不成則前之專制者。又特加甚。首難者死。餘戢戢如犬羊。伏不敢動。惟所踐踏。舉數千年之政。爭不出成王敗寇一語。其中更無餘地。可使心平政治者。在國法範圍之中。從容出其各相衡。各各相軋。因取其長而致於用以安其國。以和其人。無他。專制好同之弊中之也。各方意見。既無法自由表示。以施於政事。而於無可如何之中。微有鬱而必發之象。則於諫諍見焉。諫諍者。亦隱消同勢所由生。非專制之所欲也。於是諫諍與專制。其勢力相與消長。而吾之學者。每以君能納諫與否。卜世運之隆污。稱美重臣。每日正色立朝。指斥姦佞。則曰阿諛取容。伊尹周公。諫其君者。言至深而事至迫。存之於書。以著太甲成王爲賢君。而伊尹

周公爲良相。即漢高唐太。號稱英主。亦不能有違於張良魏徵之言。桀紂幽厲始皇之亡。其臣之諫詞。無見焉。非其史之遺。乃天下不敢言而然也。夫諫者。何不肯苟同於君之謂也。是故有時天子與宰相相辨。可否。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有時諫官與天子爭是非。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一)甚且檻可以折。麻可以壞。簿函可以遮。中使可以殺。幸則受者改容。而遷善。不幸則施者浴血。而陳尸。皆無非一同一異之辨也。其在歐洲。則進而言立憲。立憲云者。以法律遏君之欲。使不得爲同以亂政也。英倫千二百十五年之大憲章。爲條六十有三。是乃民與君約。此六十三事者。有如此書。自非然者。爾不得強吾。同於爾也。千六百八十九年之人權宣言書。兩部共爲條二十五。是亦民與君約。此二十五事者。有如此書。自非然者。爾不得強吾。同於爾也。英人於世界民族中。誠不愧爲先覺。彼既認明王權不當絕對。即創爲根本大法。使國中賢智。得所準據。以發抒其意氣。而若政若法。之因仍變化。舉在種種意見。相劑相質之中。而極端之民政。轉得養成於君政之下。且爲他共和國

(二) 雜探曾子則書魏鄭公傳及歐陽永叔上范司諫書



由是觀之。好同惡異之爲賊於政治。可以明其故矣。今更略而言之。專制之國。君誠至尊。而亦專欲難成。衆怒莫犯。其能持盈保泰。不至隕越者。亦必首有立朝侃侃之臣。次有敢諫直言之士。以折其同而表其異。以言立憲。則最初嚴制其君。使不得爲同。次由一黨代君以執政。而所以摧其同者。亦主於一黨堂堂正正交綏於議會之中。此外新聞著述。又各以自由而爲同。異此所以爲政治之大觀也。讀者明辨乎此。可以進語共和政治矣。

昔者法儒奢呂著『民政與法蘭西』一書。(一)倡言君政民政之分。不在精神而在形式。英儒梅因和之稱其所言爲政治學上一大進步。就此細論。本篇實無餘幅。惟愚敢言曰。奢呂之說。實爲精確無倫。今依彼立言。共和之與他國體異其形式者。不外元首之不由世襲。元首既不由世襲。則凡歷史所傳民之以革命以立憲。或以諫諍謀制其君之同勢者。至此舉無有。在法宜若國中各方面之勢力。最易尋其邏輯上之途徑。充類至盡。以達於政治而孰知證之事實。竟有大謬不然者。大凡共和之成。每由革命。

(1) Scherer, La Démocratie et la France.

所莫能及。非偶然也。今人豔稱英之內閣政治矣。亦知此制胡自而生乎。白芝浩者。曠世寡儔之政論家也。嘗著眼於巴力門論鋒之烈。謂英倫政治。實先天下而以評政爲政。其所以致此。則以內閣政治之故。(一)愚謂白氏此言。微有倒果爲因之弊。蓋必國家先有反對者之發生。而後有內閣政治。斷非異軍蒼頭特起。創造一內閣政治。以期反對者潛滋暗長於其中也。要之英倫政治之成功。其因在反對者之得力。無可疑者。其政府黨在政治用語曰『王之僕』。在野黨曰『王之反對黨』。(二)以王爲標準而反對之。是以王當天下之衝。與君主不能爲惡之原則。不期而相叛。故此語初出人頗駭之。而英人卒奉爲科律。用臻上理。梅依曰『政黨之德首在聽反對黨之意。見流行』。穆勒曰『一國之政論。必待異黨相督。而後有執中之美』。又曰『二黨之爲用也。其一之所以宜存。即以其一之有所不及。而其所以利國。即在此相攻而不相得。乃有以制用事者之威力。使之常循理而惺惺』。(三)皆此物此志也。

(一) 見拙譯白芝浩內閣論

(二) 王之僕 King's servants, 王之反對黨 King's opposition.

(三) 最譯軍已極界論六八頁

舊制初覆首難者。即欲出其理想上之組織。施之國家。勢將與國中舊有之利益。方衝突於斯時也。一國最強之權。握於少數之主動者。彼恆易濫用其權。強人就己。殊不知物之不齐。乃物之情。獨裁無上之君。且不能執一以馭萬。何況以共和之名。相號召乎。其極也。必至反動。大起國本。以搖時則反對中之強者。又每能收拾人心。翻而覆之。一國高權。收於其手。以理言之。彼目親前用事者之失敗。宜力反其所爲。而急以調和。情感爲務。而史證相告。則殊未必然。彼之逼擄國人。使之附己。較之彼所受於前用事者。必且逾烈。其極也。遇反動而取滅亡。又與前同。如是展轉如環。無端民不堪其擾。國不勝其德。而人之視共和。遂若螻蟻之不可近。法蘭西革命史。其所以詔吾以茲爲最有益之教訓。千八百七十一年。所謂第三共和。其不復返於君主。蓋亦僅矣。(一)其所以致此者。無他。皆好同惡異之一念誤之也。

滿清乍倒。愚執筆於上海民立報。見夫舉國若狂。一往莫復。曾將奢呂梅因之說。反復說明。意在促革命者之注意。使不懷極端之見。視政質爲前清所有者。悉毀之而不顧。

(一) 當時議會君主黨實占優勢。以各有所擁戴。不肯相下。故遲就共和。

人物爲前清所重者。悉拒之而不接。以致釀成反響。更生政變。由今觀之。吾說未嘗有力於當時。可以想見。雖黨人失敗。是否全由新舊社會之不相容。尙待推論。而彼未能注意於利益不同之點。極力爲之調融。且挾其成見。出其全力。以強人同己。使天下人才盡出己黨。而後快。又其中有所謂暴烈分子者。全然不負責任。肆口謾罵。用力擠排。語若村嫗。行同無賴。因之社會之情。以傷陰謀之局。以起則事實具陳。無可掩也。黨人既敗而敗之者。又惟恐歷史其或欺予。謹循前例。而加甚焉。宋教仁演說於南中。斥及中央之失政。此在歐洲。特尋常之尋常。而樞要之以之通電天下。指爲奸國盜賊。乘之以喪其身。國卒以亂。夫暴徒誠可以除。而議會中反對借款。質問俄約之爲。既曰議政亦安能免。而亦稱爲斷送國家。殘民以逞。列於文告。聲罪致討。政無古今。中外斷未有百賢在位中。無一佞滿清。季年江春霖胡思敬之流。嚴劾權貴。揚其直聲。而民國三年。民直蕩盡。獨吾家太炎一建議屏四凶。則中央鉗其自由。舉世目爲狂易。近且滅議會。禁黨派。廢自治機關。用純乎政府系之議員。以修訂大法。一載以還。清議絕滅。正氣銷亡。遊探滿街。道路以目。新聞之中。至數十日不著議論。有亦祇談游觀。玩好無宏旨之。



而失其爲同斯爲不及質之良否暫不計焉何以言之凡爲同者非一手一足之事也是必託乎朋類而朋類以恃其爲同之故恆從其意而不從其令(一)語云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倡爲同者本不喜法度則爲之子者宜惡法度也尤甚至是而欲以令齊之此必不可得之數是將有暴戾恣睢壞法亂紀而以其爲同也主者莫能問之者矣夫至國有暴戾恣睢壞法亂紀者而莫能問他非愚所知以云爲同已不能副其實矣凡爲同者所隸之人材必也君子少而小人多君子之同蓋同其道小人之同則同其利(二)同其道者以同而異(三)同其利者以異而同夫至有小人之異伏於

- (一)「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雖敢不從」見蘇子瞻上神宗皇帝書
- (二)「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爲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也所食者財貨也當其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爲朋者爲也及其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爲朋者爲也」見歐陽永叔朋黨論
- (三)「君子之和而不同小人則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調水故孫賓有言周公大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管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賓宴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與安得每事盡善善亦微莊莊之「見蘇子瞻上神宗皇帝書又歐陽永叔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有曰「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論於中外天下賢士爭相慕效當時姦臣惡

事或則滿載陳篇說帖塵羹土飯之文猶且禁錮記者頒訂條例既嚴誹謗復重檢閱歐洲中古之所未聞滿洲親貴之所憚發毀及鄉校智下於子產禁至腹誹計踵乎祖龍自古爲同斯誠觀止則又暴民專制之所不敢爲而今之君子以爲安國至計者也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其抑之也至則其暴發也愈烈望前路之茫茫曷隱憂其有極愚書至此蓋已爲擲筆三歎流涕而被面矣不圖爲同之弊乃至於此愚之草爲此論非敢有一毫成見也說者謂國基未穩民志未安政府所爲縱越乎常軌以外而爲國家計似未能責之過苛是誠然也蓋共和之名非國莫傳國如不存體於何有是政府所爲苟可以由之而國固而民安雖無當於共和之道吾又何求無如以愚觀之正如孟氏所言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此泛覽乎古今治體而可知也論治之家所以深惡夫同者非於同而必有所惡也惡夫同之不足爲治也苟足爲治則專制政體至今可留於歐美彼中人士決無取流血斷脰以求去之前舉穆勒之論二黨曰其一之所以宜存卽以其一之有所不及此不啻曰異之所以宜存卽以同之有所不及惟不及云者人皆以謂同之爲物本質未良愚則退一步言之同

其所以爲同則奸悍傾巧相賊相害無所不恣無所不至主者將坐視其威福下移而莫如何至是能爲同者亦罕矣又凡爲同者其必至之勢首爲蒙蔽故古之善爲同者莫如始皇而李斯趙高二豎子耳足以持而舞之蒙恬將兵三十萬扶蘇以太子之貴親監其軍斯高矯詔殺之彼乃不敢復請何也攝於始皇之同也趙高陳鹿於廷強指爲馬羣臣莫不馬之何也攝於秦廷之同也蒙蔽至此必非爲同者之本心矣由此而言同且莫達於真同之域遑問良否蘇子瞻曰「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所不及聖人爲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吾無致亂之道耳」此誠深通治道之言所謂恃智猶言恃同智有所不及卽同有所不及也

作朋黨論雖辨明自近日陸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見其不爲朋黨也蓋行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慷慨自信而不疑瑣則純信而實直瑣則明敏而果毅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瑣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陳宗諒仲淹則力爭而寬之仲淹則謂宗諒必改河東諸急修邊備瑣則以九事力言宗諒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誠仲淹之黨及爭水洛城事瑣則謂尹洙而非劉渙仲淹則是劉渙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陸下業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

此觀於吾之外交而可知也前清之末當局無能識者詆其媚外攻之特甚而吾權利之未盡喪於滿清之手未始非輿論之功又當時封疆大吏率多老成與滿廷旨趣不必劃一每當國有大計機至迫切頗能運出所見慷慨上爭與朝旨忤所不計也滿洲末運賴此而維持者不少庚子之役劉張二督之保衛東南今總統袁公之遮蔽齊魯明明與政府立異而舉國食其賜其大證也而今又何如矣愚知外人之敢於要求遠過於前政府之畫諾唯恐或後亦遠過乎前至輿論何在則轉飄忽一無所聞夫清政府以鐵道國有政策釀起人民之抗爭以取覆亡由今思之國有云者猶唐虞三代之治耳乃前則張脈憤興今而奄奄欲死雖曰彼此時有未同而性與習移亦不至如此其速此得毋風塵瀕洞之秋國中有大力者方負國民而趨使其耳目無自而彰也耶夫民氣聾張誠不可尙而正當有力之公論亦大足爲國際談判之後援政府不知所以用之而日以抑之爲得計是不謂之政治自殺焉可得乎今既議會消矣新聞死矣所謂封疆之吏政府皆視同鷹犬有事需其口舌則嗾之言之又安敢望其抗議而吾國人無遠識無毅力薄於愛國心加以貪鄙近利敢爲小人無忌憚之事倘外交當局

如穆勒所言。以安而邦。以定而法乎。今既不可得。革命黨以不勝其排而去矣。然國家者。非革命黨之國家也。革命黨可去。國家終不可去。雖曰。國中一部分之聰明才智。勢將隨革命黨以出。吾棧。但若其餘者。其失其天良。同排其客氣。如上云云。而進行焉。國事亦奚不足為理。無如政象之來。又與吾人以反感也。蓋前之排革命黨者。乃集合無數互相排之人。羣排一共通之大敵。公仇未消。私鬪自己。迨大敵去。而其互相排之局立成。數月以來。政情紛擾。大率由此。夫人而至於相排。有天演之公例。運乎其中。焉是乃新進孤立者常去。竊用威福者常留。不然。則前者被吸於後者也。潔廉自好者常去。頑鈍無恥者常留。不然。則前者依違於後者也。為政有方者常去。贖貨亂政者常留。不然。則前者軟化於後者也。而竊用威福。頑鈍無恥。贖貨亂政者之中。其勢力資望。又各有其等差。自茲以往。少竊用威福者常去。尤竊用威福者常留。不然。則前者被吸於後者也。少頑鈍無恥者常去。尤頑鈍無恥者常留。不然。則前者依違於後者也。少贖貨亂政者常去。尤贖貨亂政者常留。不然。則前者軟化於後者也。展轉相排。展轉相勝。最後而國家賴以支柱者。亦惟此竊用威福。頑鈍無恥。贖貨亂政。醇乎醇者。數輩而已。國政

不得其人。全國之生命財產。不難於冥冥之中。斷送於一二李完用。其人之手。國人至死且莫知其病。症讀者其勿以愚言為過激也。國政至專。出一門小人。敢於買怨於國人。其術必足以彌縫於首長。同僚。知其隱者。其貪勢嗜利之心。大抵相同。又各有以關其口而奪之氣。事勢至此。彼果胡所憚而不為。孫子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愚為此論。雖逆探未然而以為必然。亦誠不願不幸而言中。然縱覽古今。橫觀中外。此種傾向。息息而來。告實迫。愚不得不表而出之。以警其國人。嗚呼。其所以有此傾向者。何也。則好同惡異之一念。釀之也。

此又觀於人心。而可知也。昔者國人惟以黨人為憂。以為黨人不亡。中國即不可治。於是踴躍奮迅。聯為一氣。以排之。愚知贛甯不亂。黨人亦將無側足之地。何也。千人所指。無病而死。一國之人。共厭此物。則其物必無法以自存也。今黨人已星散矣。則國人之所當務。在仍然踴躍奮迅。聯為一氣。移其對待暴民之心。以整理國事。此應有之心理。亦當然之邏輯也。夫吾夙昔理想中之中華民國。非革命後國人共矢其天良。同排其客氣。無新無舊。無高無下。無老無壯。無賢無不肖。悉出其聰明才智之量。投之總貨棧。

極格行軍。一遇工廠。則傭女悉被姦淫。三。觸目皆可傷心。無往而非戾氣。而黨人之遠矚於海外。潛伏於田間。撫髀而太息。乘間而即發者。尚不計焉。以是種種。凡居國中者。終日皇皇。不知禍變將以何時而至。斯誠亂亡之象也。其所以致此者。無他。蘇子瞻之所謂。智勇辯力。未得其養也。智勇辯力。未得其養。以相排者。衆也。然相排者。其初又非敢直以己意為之。必其國有可依之法律。有可承之意旨。然後因緣為奸。相與劫持而出。於是。是又無他。政治所從出之地。有以好同惡異之術。操縱天下者也。語曰。涓涓不壅。終為江河。不圖一術之差。為害竟至於此。

凡右所陳。乃在證明為同之弊。果為同也。有國會。不足以為治。無國會。亦不足以為治。有約法。不足以為治。無約法。亦不足以為治。易而言之。立憲既非所期。專制亦無能為。役其極也。國不能保。民即於死。而已身。若子孫。亦或與之俱殉焉。甚矣術之不可不慎。也有疑愚言者曰。國勢至此。非人力所可挽回。子言誠是。然悉如子意。而矯其弊。吾亦

(一) 各省訊供。開用燒油。香粉。火爐。藥料。與常。體。體。  
(二) 大漢報記者。胡石庵。記。征。軍。之。不。力。被。部。督。段。芝。貴。所。遣。龍。濟。光。軍。至。樂。從。一。絲。廠。工。女。數。百。人。盡。被。淫。污。

既出於彼。彼乃推類引朋。綦布而星羅。四周於天下。其竊用威福。頑鈍無恥。贖貨亂政之質。有一不肖己者。則陶而治之。使之悉合。於是據盡天下之公家機關。以臨吾民者。無往而非所謂。醇乎醇者。而已。讀者又勿以愚言為滑稽也。以達爾文之說。施之政治。其例未可逃也。至吾國人相排之局。已至何級。尚非吾人所忍細認。其秉國成者。即當目為竊用威福。頑鈍無恥。贖貨亂政。與否。亦屬問題。然政之所出。確係數頭。餘則被吸者。依違者。軟化者。與夫為其陶冶者。而已。無可疑也。若而輩者。相與為容。頭過身仰。事俯蓄之計。亦食其祿。不忠於事。設官千萬。悉同廢料。此外之受排者。憤國事之無可為。又多出於消極。自暴之想。美人。醇酒。輿服。賭博之好。與日而俱增。綱紀益廢。道德日腐。父兄不能約束其子弟。師長不能導領其生徒。非惟不能抑。又不欲。鬻鬻已入於日莫途遠之境。祇得共為其倒行逆施之謀。加以外交。無能利權盡喪。債如山積。而政府舍其飲鴆自殺之圖。別無他計。步武埃及。胡以為國。雖至愚者。亦能數日而知死所矣。以是不平之聲。滿乎天下。亡國之歎。聞於街衢。而又盜賊橫行。饑饉薦至。商工廢業。物價踴騰。不逞之徒。至死於炮烙。(一) 九空之室。更燬於官兵。新聞指斥。武夫則記者橫被

未見其可。愚曰：不然。蓋國勢至此者，必有所致之者也。苟吾一旦見其真因而芟夷之，則其目前之效，縱不能挽現狀而進於良，亦必能障之使不更趨於惡。於是集天下之聰明才力，大公而至正戮力而同心，以謀所以救弊而補偏焉。謂國事終無可為，未必然也。蓋國中無一有大力者，欲以其術一天下，因舉天下之人才而鉗束之，困毀之，則賢者無同流合污之嫌，而用其愧作，智者無逢君張寵之目，而勞其粉飾。凡所謂才必能自覓其經常正當之徑，涂以入乎政事，向之新進，孤立者，潔廉自好者，為政有方者，將不至受人之排，以去且君子小人之道，互為消長者也。國中多一分正氣，即少一分邪氣。此種端方廉直之士，既有自由發展之地，則竊用威福，頑鈍無恥，黷貨亂政者，亦將不至敢行無度而絕無所顧忌。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彼之不遜而好利，固非自生而然也。苟政治清明，無所容其貪詐，自暴之心，既除，立功之意，即正，則因材器使，功績或較小廉曲謹者為尤多。語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是之謂也。(一) 至如被吸者

(二) 宣泰先生元培，以南京使命入京，與唐紹儀、汪兆銘、宋教仁、李煜堂諸君在舟中發起六不會。同時汪李又與吳敬恆、張繼兩君在上海發起進德會。當時社會頗有從風而靡之勢，民風之朝氣，惟於是時見之，可見正氣之興，正非無法。

依違者，軟化者，為其陶冶者。本多飽於經驗，長於技術之徒，前之隱忍而不即去，無非屈於交游服食之所，自出不得已而為之，非所欲也。則一轉瞬間，去其不得已者而為其所欲者，是能使萬千亦待，即其地而求之耳。人才既回復，其本能第二要著，乃在假以相當之位置，使之發揮，以至於最大限度。於是若者居政府，若者在議會，若者為新聞，若者辦學校，有一分之才，務得一分之用，毋投閒，毋獵進，用為所學，學為所用，於是天下之智勇辯力，各得其所，太息之聲，不聞於隴畝，責任之重，盡肩於匹夫，至是而外人，不加敬權利，不可復，民間不知義國債，不可募工商，不知勸實業，不可興生徒，不知奮教育，不可期愚不信也。愚不信也，然何以致此？曰：國人悉除其好同惡異之見，則致此。讀者或終疑愚言過於迂闊，當世之人，不必能行，則愚亦謹藏以有待。黃梨洲所謂如箕子之見訪，或庶幾焉。愚誠無似，亦妄希此。君子曰：為政有本，不好同惡異，斯誠政之本矣。因論政本。(二)

(一) 魏張紘臨死，留後於明帝曰：「自古有國有祿者，咸欲修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登，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人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擅自然之勢，入禍之威，甘

### 國家與責任 三年六月

今之人競言國家矣。政治一呈險象，羣相語曰：亡國亡國，士夫矜其策略，動相勸曰：救國救國。究其實，國家者何物也？亡國云云，亡之何為而可懼？救國云云，救之胡從而著手？此以詢之當今師尹與夫政社名賢，必且瞠目不知所答。豈蚩蚩者氓，更不俟論。即愚發憤自效，欲為讀者諸君，稍稍陳述近世國家之義蘊，亦驟不辨何者為吾人已具之理想，何者為吾人必守之定義，是舉國之人，皆不得其為國之道，而漫言為國，宜乎吾建國三年，而日在夢中，全不知所為何事也。於斯而望其國之幾於治焉，此誠韓退之所謂航斷港絕潢，以望至於海之類也。

國家者何物也？以吾舊義推之，實視為一私人之產業。孔子曰：天下國家，可均。此言均國家，殆與墨子所謂厚於貨者，分人以祿。(一) 同一義解。語云：竊鈎者誅，竊國者侯，國

易國之數，無假取于人，而忠臣執事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雖則有聲巧辯，誣罔眩于小忠，繼于愚愛，實愚難辯，難勝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察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養剛風，則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矣。(魏紀三十)可

(二) 見墨子尚賢中。

而以鈎為喻，貨之意尤顯。漢高帝曰：某業所就，孰與仲多？黃梨洲謂為逐利之情，溢之於辭。(二) 大抵以國家為逐利之資，實吾國數千年來治亂興亡之恆軌，無可諱也。以是人之為國，宜勞謂之與人家國事，為國盡瘁，謂之食人之祿，忠人之事，岳飛所謂精忠報國，義實同於為君復仇，進徵他例，疏舉莫備。一言以蔽之，吾國蓋實行以國為貨之說，茲說至滿清既倒而始衝破者也。

貨國之說既破，勢將別求所以釋國家者，以為立國之本。於是民國已三年矣，今之國家，其所以異於前清者，究安在乎？愚為此言，非謂君主國家，其國云者，必如吾歷朝之所為也。稍通歐史者，即知自法皇路易十四倡言朕即國家以來，歐人視為不祥，已絕口不復道及。今之君主國如英如德，其所以詮國家者，未嘗與法美殊科。英人之國家觀念，開發甚遲，故其學者多取美人所言，奉為主臬。美之大理院嘗為國家立義曰：「國家者，乃自由人民為公益而結為一體，以享其所有，而布公道於他人者也。」(三)

(一) 見明夷待訪錄原君。

(二) 見明夷待訪錄原君。

(三) 見明夷待訪錄原君。

(11) A state is a body of free persons united together for common benefit, to enjoy what is their own and to do justice to others.



建。一人於國家之上。也是世主可得而均權。奸可得而竊。劉季可得而誇。於仲路易可得。以同於朕者。也是吾爲民國立法其結果。乃至貨國家於一人。而所謂民者。將自屠毒其肝腦。離散其子女。以博一人之產業。外可無他事也。吾知約法會議諸公。勤求古訓。熟察往事。於「徵言大義深入人心」(一)之道。與夫「歷史地理風俗習慣」(二)之成守之而不失。衡之而不爽。始有此適合國情之作。昔者羅馬改爲帝政。政事猶準乎共和。今吾國初入共和。立法宜未能離乎專制。據京滬各報。總統開約法會議。將以統治權總攬者。屬之即示該會。不得以此列入大法。滋人疑慮。而該會不聽。屬草既定。會員莊君蘊寬。爭之不得。致以辭職。而該會不顧。可以見其所信之堅矣。今若首課議者。以達惡張。寵之誅。次數其曲學。阿世之罪。彼必且怫然不受。曰。此吾儒之微言大義也。此吾國之歷史地理風俗習慣也。此而當誅。則吾儒之微言大義當誅。此而有罪。則吾國之歷史地理風俗習慣有罪。若然。則愚可得以答吾之問曰。今之國家。他非愚

(一)約法會議。總統文有云。春秋者大一統之文。孟子垂定於一之訓。徵言大義深入人心。又有云。制定國法。而與一國之歷史地理風俗習慣。過相違反。則舉國家風之未協。勢難南轅北轍。而無功。

此其爲義。英人以爲至當。即此而詳晰之。且待後幅。今茲之所當知者。亦即在君主國且無人敢私其國。以爲己有。耳。荷前清之季。憲政修明。美洲大理院之定義。早堅植於吾邦。如英倫然。則愚敢言今日之國家。其實質與理想中之君主國。並無二致。反之。荷號稱民國。而前舉貨國之念。其根不可爬梳。陽奉共和之名。而一切惟返乎專制。是務則愚又敢言。今日之國家。其實質與獨裁體之君主國。並無二致。於是民國已三年矣。其國家所以異於前清者。究安在乎。

答此問也。若將三年以來之政象。之輿論。條分而縷晰之。以內籀歸納之方。尋其所作國家之界。則區區短篇。不能爲力。且傷時之說。或亦非讀者所樂聞。惟最近政府所頒新約法。其第三章第四條有曰。『大總統爲國之元首。總攬統治權。』條文至簡。又爲國人所共見。愚試準以爲說。可乎。愚聞統治權出於歐文薩威。薩威帖薩威帖者。猶言一國最高之權也。國而無此最高之權。則不國。此最高權而無國。則不國。是故國家與統治權合體者也。從其擬而言之。爲國家從其流而言之。爲統治權之二物者。非二物也。一物而兩象者也。今日總統攬統治權。是不啻曰。總統攬國家也。國家而有總統。攬者是別

巴力門。以法之民主爲可羨。議行民政。則事關國體。其性與革命無異。此必不得以採用他國法制。爲詞。漫圖罔吞。過也是故。政黨之運行。政治製爲黨綱。與他黨立異。有最要之規律。曰其異點。宜在實際。而不宜在本根。(一)即此理也。今爲問日本憲法。以統治權屬之元首。乃法性爲國之所必備。或國之所可通乎。抑爲日本之所獨有。乎果普通法問題。抑國家根本問題。乎果政體之事。乎抑國體之事。乎吾知日本君主國也。君主國之統治權。以史蹟所貽。當然屬之元首。然若無死法。以叫破之。則頗有自由解釋之餘地。而其國政治之運用。轉以圓融。是故君主國之盛強。首推英德。而英之學者。謂其統治權。在巴力門。英王無與也。德之學者。謂其統治權。在國家。德帝亦無與也。是故日本所謂元首統治之說。不僅非國體之所必備。而亦非君主國之所必備。不僅非國體之所可通。而亦非君主國之所必通。是其爲一國獨有。無疑也。日本學者。欲將其所獨有者。傳會法理。問執人口。而明辨之。而護持之。所費之曲說。不知何許疑之者。爲美濃部達吉。信之者。爲上杉愼吉。審其說之難通。而謗爲無用之憲法論。不

(一)愚前在民立報。立政黨組織案。未竟中。有一節。於此點頗多發明。可參看。

所敢知。由約法觀之。則實與歷朝之所貨者。無甚差別。於此而民國云云。約法云云。亦梨洲所謂「周旋於此。膠漆之中。以博憲章之餘名。此俗儒之勦說也」(一)已耳。安足貴哉。

說者曰。『國之元首。總攬統治權。』日本帝國憲法第四條之所規定也。吾鄰有之。吾安在不可效法。於此愚若遽曰。日本者帝國也。吾非帝國。自當別論。聞者必能設辭以答曰。苟君主國一切皆非美之法制。法之政制。胡乃俱有取於英。吾人亦問其真理何若耳。初不當先設成心。吐棄君主國所有政質也。茲說也。乃愚持論之所夙守。敢不拜嘉。惟君主國之政質。吾不當吐棄云者。亦謂若而質者。無論何種國體之所必備。或皆可通者耳。如司法獨立。此必備者也。故美承英系。而美之民政轉強。內閣負責。此可通者也。故法承英系。而法之共和無礙。其所以然者。則是種種俱無關國體之本問題也。國體乃已定之前提。不容置議。其所參酌古今。衡論得失。亦限於在此國體之下。何者。爲宜何者。爲不宜而已也。如其不然。美之康格雷。以英之君主爲可法。議行帝政。英之

(一)見黃梨洲原法。

與深究者爲浮田和民。(一)而要有一同認之點本之以發論是何也則以統治權屬之君主乃國家根本問題而非普通法問題。易詞言之乃關乎國體而非關乎政體也。而關乎國體者是謂統治權之規定乃日本之君主國體所由立也。今吾不察亦漫以此種規定移而植之約法又爲問吾之國體爲共和乎抑君主乎果共和矣而吾竊取人之以別其君主國體者列入大法用意安在而且竊取人之以別其獨有之君主國體爲他君主國所吐棄者用意又安在諸約法議員者諉曰不知吾猶想之苟知之而故爲之則今之共和固不值一錢而堂堂國體乃竟若芒若昧而由數十刀筆之吏舞其文墨潛銷暗蝕以去則恐梨洲俗儒勦說四字尙未足以盡其罪也。

興言及此不得不略作國體與政體之別然欲明此別也當先嚴國家與政府之分國家者何亦如前言統治權之本體也政府者何領受國家之意思以敷陳政事者也統治權之本體與敷陳政事之機關在法理絕非同物較然易明而有時人莫明之者則

(二)日人星島二郎集日本各家所論憲法諸說爲一冊以美濃部上杉博士爲主筆題曰最近憲法論足見日本最近憲政之思潮。

爲歷史陳迹所拘之故蓋古來國家實建設於政府之內。國家政府合爲一體後雖逐漸分明而由甲種政府折而爲乙種政府前者混乎國家後者實與國家有別而煙蛇之迹極其無形程敘又極迂緩新舊兩者之界線殊難劃清於是欲在政府之外建立國家使國家自國家政府自政府終不完全雖然此在古國而憲法有相承之系統者爲然也若曾經革命將從前之系統破壞無餘而別創一新系統使新舊交替有至明之迹不可掩者則愈於此若而國者每有絕大之機會建立國家於政府以外蓋革命既成國家以立由國家編製憲法憲法定而政府之形式以生政府者乃依國憲之條文體國憲之法意以施行行政事者也政府由憲法而生國家決非由憲法而生國家者造憲法者也憲法者非造國家者也。有國家而後有憲法有憲法而後有政府國家者乃純乎立乎政府之外而又超乎政府之上立國至此而國家政府之觀念乃真分明矣。(三)此種觀念美洲人士自以爲得之最明觀柏哲士之書即其代表其所以然者則以曾有機會先創國家而後立政府也當其離英獨立之時全洲自由人民經一定

(一)此段本應當作「國體與政體之別」說多本柏哲士。

之組織集爲一體此組織者統治權之所寄也即國家也至政府當作何式尙不可知也乃相與議之因字其體曰憲法會議憲法出而政府生政府生而機關備敷陳政事一準常經至此始有可言此理想也而以美人政治道德冠絕人羣竟能循此階梯一步而不素宜乎其永葆此別而矜矜自喜也是說也其在吾國果何如者

今吾號稱民國矣今之人尤羣作國體政體之論矣以愚觀之吾之以革命而建國其機會頗不讓於美荷吾之政治能力亦等諸美則將不至道旁築室三年不成國情擾攘以有今日但在今日而吾爲民國如故人之倡言保存國體如故即大總統亦宣示決不使帝政復活如故彼其所以釋國體者愚誠未求其說惟解釋日本帝國憲法者謂統治權之所寄者曰國體約法既以統治權屬之元首如日本之所爲焉則欲求一說與此相應而又無背於所謂民國者果安在耶此曰國體矣所持以別爲政體者又何物耶易詞言之何以謂之國家復何以謂之政府耶且吾聞之凡以物與人者必其物爲己所自有約法會議既慨然以統治權贈之一人則約法會議不將自有其統治權乎凡有統治權者即爲國家是約法會議不將自命爲國家之本體乎然實則此團

體也者由大總統召集之由大總統解散之其所通過之法由大總統公布之與美洲之憲法會議獨立無對爲一組織體者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人之度量相越不亦太遠乎噫號稱根本大法未能籠罩一行政機關而行政機關轉能操縱根本大法易詞言之是國家未能造政府而政府轉以造國家愉快迷離難思議究其實何也彼約法會議者己身未存漫言造法宜乎尸不可居之名而冒大不韙之嫌際兩體之別以貽百世之劫也是又何也彼約法會議者與於國家組織之事而實未嘗一與國家謀宜乎約法成而國家遠舉頭見約法不見國家也或曰約法生於事實事實如此又奚論約法之有無曰然然無約法國家不過虛懸而無薄有約法國家乃至公然而退聽是亂國家者終不得不曰此約法也曩國會所爲憲法草案既出日人有賀氏方大驚其學於吾邦悍然以第三次革命字之今之約法至由之而國體壞國本搖不識有賀見之又將何以爲言矣

愚頗聞最有力之說曰國苟不存共和何益國苟以存不共和又胡害吾人亦問國家將藉此以存否耳初不宜先問符於共和至何度也約法會議咨大總統文有云「改



造民國根本大法。首在力求實利。而不在徒飾美觀。首在為多數人謀幸福。而不在與少數人言感情。救國但出於至誠。毀譽實不敢計及。是以此次增修約法之結果。名以隆大總統之權。實以重大總統之責。蓋即斯說之代表也。此驟觀之。亦復言之成理。即愚持論。亦夙恥陳共和之美。而長國人虛僞放縱之風。就於斯言。決不絕端反對。俟至後幅。重與細論。惟斯時愚不得不為一語。以破約法會議之迷夢者。則準此立言。欲以明其效。輦東鄰之故。而護其元首統治權之說。乃實自陷於絕地。而不可通也。蓋議統治權之誰屬。乃國家之事。而課責任於誰。某以施行政事。則政府之事。二者為界。分明有若鴻溝。是故日本以統治權屬之天皇。因定其國體為君主。而政事所出。則別有一政府存焉。無與於天皇。天皇惟高拱而已。上杉博士曰。『所謂君主國。乃以一人而為統治權之總攬者。完全純粹。到處皆然。』美濃部博士駁之。謂『以日本之歷史言之。藤原氏之擅權時代。與武家政治時代。不論即在今日立憲政治之下。統治權總攬云者。果得稱為皇上一人之意。而無他人之意入乎。其中哉。』(一)愚揣美濃部之言。

(一)見星島氏所輯最近憲法論第一卷

即在表明國家自國家政府。自政府日本雖以歷史上之事實。不得不以統治權歸之一人。(一)致招近世法學之譏評。而實際上能蓋國家政府。為二不以天皇之尊橫干國政。法治國因得確立人民。遂亦安之。學者偶然之論。爭固無所影響於政治也。今吾效法日本。果何如者。革命既成。史例悉破。全無日本所謂『瑞穗國』『大八州天皇』之古典。縈繞國民之心胸。而亦竊其萬世一系之言。定為至尊。無上之位。同時復稱民國帝政。永不發生。負總統之初心。淆民間之觀聽。錯亂恍惚。莫可究窮。果胡謂耶。夫亦既追摹日本。有所規定矣。而又刻鵠不成。轉而類鶩。蓋彼邦憲政。本一大原則。中分兩部。一以統治權歸之天皇。一使天皇不負責任。其所以然。則國家者。無責任者也。(二)而政府不得不有之。今若以國家之本體起而負政府之責任。則為之首長者。勢將行其

(一)日本井上博士有「統治權之主體」一文。謂「據日本皇室祖先之歷史。自神武天皇以來。歷代之天皇。實為統治權之主體」。見星島氏所輯最近憲法論。  
(二)國家無責任。是一有益之定義。最須記取。應在獨立周報作「國權與民權」一書。有曰「國家者。必具有最初絕對無限及普及之權力。否則不成為國家。此無關於國之為君主。為民主也。在君主國。國權之量。不加多。在民主國。國權之量。不加少。一蓋即統治權也。所謂西性曰。無權曰。最初曰。絕對曰。普及曰。乃皆柏士列舉之。就無限一性思之。可知其無責任也。

絕對無限之權。而莫能制止之。苟制止之。其事即等於革命。由前之說是無政府。由後之說是危國家。二者皆大不可也。唯釐國家政府。而二之。使各守其防。不相侵越。而後國政可得而理。茲理也。稍治國法者。可以知之。而不審約法會議諸公。胡乃茫然無所通曉。既以一國之薩威稜帖寄之總統。同時一則曰「以重總統之責」。再則曰「對於全體國民負責」。他義請待更端陳之。以云為總統統治權下一義解。則愚唯見其進退維谷。醜相畢露。已矣。

責任何謂也。是亦不得不為讀者一詮釋之。然詮釋此語。訴之常識已足。初不待高談法理。蓋無論何人所為。何事。皆自覺其有不可不守之常經。並知苟不守之。人之於我。輕將加以惡感。重且科以嚴罰。前者謂之義務。後者謂之責任。是故義務者。自守者也。責任者。人加諸我者也。義務可自修之。至一言責任。則必有相對之個人。或團體。始生意味。私人如此。政府亦然。蓋政府者。國家所創置者也。國家之權無限。而政府之權則不得不有限。苟無限焉。則惟有通國家政府之藩而返乎專制。無藝之實。若而國者。

(一)新約法第三章第十六條

並非絕無可以存立之道。惟憲法一物。不當存在何也。憲法云者。其在歐文。首以限制為義。而政權所使舉有一定之範圍。不得逾越。設或逾越。而即有法督乎。其後也由斯以談。國家自有憲法以上。則政權無論大小。要有限制。既有限制。要當建法以繩之。斯法無他。即號責任。但此種責任。以從政治與法律兩面觀之。為象不同。因分兩種。聞之英儒戴雪。政治上之責任。乃國務員失去議會多數之擁護。即當辭職。其字以政治則當是時也。倘或國務員忘其廉恥。硬不去位。無人能控之。法庭科以罰焉。是也。至法律上之責任。則關於國務員副署。凡政事所行。有國務員署名其上。其國務員即莫逃法庭之糾問。是也。(一)如此分之。特於英憲為然。苟或他國。以內閣經國會投不信任票。而得通過。即當解職一節。在英倫為慣習。號稱名譽律。(二)者。而亦勒為條文。著之典冊。如法蘭西憲法。(三)以及吾憲法案之所為焉。(四)則戴氏所謂政治上之責任者。亦即法律上之責任。惟戴氏持說。有一不可破之例。則責任無論何往。要不出於政

(一)見Dicey,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111-112頁 (二) The Law of Honour (三) 千八百七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之憲法第六條 (四) 憲法案第八十一及八十二條

(一) 見約法會議審大總統文、

糾大總統之責任者。果何種含有法性之機關乎。而其文明。有曰國民也。國民一定組織。散處如泥沙。又安所執行法律乎。法律之說。既未可通。勢不得不走入政治。惟以政治上茫無畔岸之事。漫然定為法文。張皇號召。其為絕無意識。又不待沉思而得。彼作法者。亦何嘗不抗顏以立說曰。『以總統統治權屬之國家元首。以重大總統之權。而又不能無所限制也。於是對於全體國民負責之規定。』(一)是責任生於限制。彼亦似有所知。惟問限制云者。為之於事先抑為之於事後乎。吾聞事先定其行權之範圍。斯謂限制。事後課其所行。合於所限與否。斯謂責任。今約法不規之於事先而謀之於事後。是當其行權時。已無限矣。明明無限而猶裝頭蓋面曰。『不能無所限制。』豈非欺人自欺之尤。茲且姑如其意。以限之於事後矣。吾又聞行權無限者。而最後必有所以限之。其權亦與之為無限。易詞言之。權利無限。其責任亦無限。此無限之責任。何也。即約翰孫之所以見効。林肯麥萊來之所以見刺。路易之頭所以斫。查爾士之首所以懸。桀紂幽厲。經歷朝以迄前清。之所以死。所以流。所以滅。所以亡也。讀者如

治與法律兩類也。夫法律者。何法庭所得據之以判事者也。以故以責任規之於法律。必其可以由法庭糾問之者。無疑法蘭西內閣責任問題。未嘗一涉訴訟者。乃其內閣嚴守英人之名譽。律初不待法庭干涉也。苟不如是。則屬諸政治事情。凡政治上之救濟。必以政治手腕出之。非法家咬文嚼字者。可比惟語。此手腕非可作為概括之詞。亦不能預設。必由之路。大抵其所施之程度。何若當視民力之強弱。民智之文野。為比例。差以言其極。在民主國。美利堅總統約翰孫之自退。林肯麥萊來之被殺。皆其所以負責之道也。何也。彼在職之期。載在憲章。一成而不可易。苟或於此期中。其所行政。大不滿於人民之所欲。而在法人民無如之何。勢唯有出於驅之殺之之一途也。在君主國。其例尤夥。法皇路易之斷頭。英王查爾士之授首。吾國自桀紂幽厲。經歷朝迄前清之。死之流之滅之亡。皆其所以負責之道也。何也。革命者專制之產物也。橫暴者之執政。有神聖而無責難。國民不堪其虐。非暴起而死之流之滅之亡。之不足以自救。而少緩須臾之死也。政治責任。此類是也。今約法曰。『大總統對國民之全體負責任。』茲責任者。果屬於法律方面乎。抑屬於政治方面乎。由前則法律。舍法庭。便無物。今之起而

(一) 參看白芝浩內閣論、  
(二) 六頭謂總統國務卿兩院議長及兩院財政委員會長也、

總統對於人民負責一語。究不脫於美洲學者之口者何耶。則以總統制之特性。在選總統一法。選國會議員又一法。使立法行政各各獨立。(一)而同溯其源於人民。以謂總統也者。乃人民選之於國會。無與故其責任。乃對人民負之。而亦於國會無與也。易詞言之。總統與國會議員。同受命於人民。以治國事。各守其權。不相凌越。此中非有主從之關係也。此以表示三權絕對分立之精隨。而非所論於權限之大小也。其言總統對於國民負責。與國會議員對於國民負責。無二義也。何也。美人之所以釋總統責任者。不外總統任期既滿。國民可不選之。是猶議員責任。不外議員任期既滿。國民可不選之也。於斯有最須記取者。則採用斯說。必行政立法兩部之權限。較然分明。國會發令總統。唯行國會之令。以致之民。如美利堅今制焉。然後可也。美利堅之政府。得諡曰。弱大陸法家。謂為六頭政治。(二)立法行政兩部之首長。平分辛國之權。相衡相軋。而不相容者。此也。今約法會議諸公。不此之悟。既以大權寄之總統。一身首與美制之精

嫌所引。例為不祥。須知此不祥之例。約法實貽之。愚雖欲自諱。病未能也。即諱而不言。又胡益也。嗚呼。約法會議諸公。謂為未知。而偶為之。是為無腦。筋謂為知之。而故為之。是為無心。肝自今以往。舉民國之本基。召未來之巨變。蹈梨洲非法之法之譏。(一)啓項籍彼可取而代之。欲吾知非他。即此責任兩字也。

說者曰。總統對於國民負責任。此美利堅憲法之精神也。吾國體同於美。準美制而立為法。焉可厚非。愚曰。美誠有之。惟非所論於今之約法也。曩者有一派之政客。意在取消內閣責任制。因倡為總統責任制。以抗之。愚當時即指陳後制不成名詞。其說曰。『對於人民所負之責任。不過政治上之理解。解決不成。為一種政制。專制皇帝。亦誰非對於人民而負責任者。使總統責任制。而成為名詞也。則皇帝責任制。亦斷無邏輯上之理由。使之不成術語。是故責任云者。通常乃指行政立法兩部之關係言之。範圍不及於人民。準此論思。則總統制。實一無責任之政制也。』(二)斯說雖簡。亦殊著明。然總

(一) 見原法、  
(二) 見民立報總統責任制論中、



曾滌生所舉四病曰：退縮曰瑣屑，曰敷衍，曰顛預，「退縮者，同官相推，不肯任怨，動輒請旨，不肯任咎是也。瑣屑者，利析錙銖，不顧大體，察及秋毫，不見輿薪是也。敷衍者，裝頭蓋面，但計目前，剗肉補瘡，不問明日是也。顛預者，外面完全，中已潰爛，章奏粉飾，語無歸宿是也。」

(一) 茲四病有如微菌，好同之治，則招菌之媒，人行專制，菌立飛入，由是一人負責云者，行見身為菌塞，日為所以清血殺微生物之計，而不暇給耳。民生國計又何與焉？此外唐之魏徵，本說苑之說，別臣類為六邪：「一曰，安官貪祿，不務公事，與代浮沉，左右觀望，如此者，具臣也。二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以快主之耳目，儻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後害，如此者，諛臣也。三曰，內實險詖，外貌小謹，巧言令色，妒善嫉賢，所欲進則明其美，隱其惡，所欲退則明其過，匿其美，使主賞罰不當，號令不行，如此者，姦臣也。四曰，智足以飾非，辯足以行說，內離骨肉之親，外構亂於朝廷，如此者，讒臣也。五曰，專權擅勢，以輕為重，私門成黨，以富其家，擅矯主命，以自顯貴，如此者，賊臣也。六曰，諂主以邪佞，陷主於不義，朋黨比周，以蔽主明。」

(一) 咸豐初應詔陳書疏

神相畔，同時復竊其用語，曰：此對國民負責也。此對國民負責也。嘻，彼中創憲名家，華聖頓、哈密敦、亞丹、曼狄生之鬼，豈歆其非類者歟？

本篇之職，本非為諸君漫作法制之談，尤無意評論新約法之得失，觀縷如此，已嫌詞費。今請舍法律而言事實，假定大法已行，民無敢言，梟雄不生，大權無礙，為問稽之往事，訴之史識，一國之責集於一人之身，此一人者，究能舉其責焉否乎？以愚觀之，必不能也。此政術之趨勢有然，非必負責者之甚不肖也。此其故，前作政本論已詳之矣。無取贅言，約而舉之一人負責者，專制之別稱也。專制者，強天下人悉同於己也。其自然之序，則為四賊，以為同者必有賴乎心腹，心腹以恃其同也，恆敢於抑揚威福，以為己私，而不使主知是為蒙蔽，即知之矣。而太阿既已倒持，主者亦將末如之何？是為恣肆，凡為同者奉主之令，不如奉其意，所謂意者，又寧有有限度，以是假威濟奸，壞法亂紀，皆由於此。是為刺探，法既壞矣，紀既亂矣，彼輒敢從而為辭曰：此主者之所命也。是為諛卸，茲四賊者，猶陷阱也。專制則猶文繡覆於其上，人而好同立見，陷入由是一人負責云者，特日居阱中而與所設機械為戰之謂耳。民生國計果何與焉？四賊之次，又有

之制，其理胡獨不爾？荀子病不通倫類，子厚誠犯之，而亦由君權絕對等諸天經，廢君改制之事，聖哲相望，舉莫思議，又不獨子厚為然也。惟然專制之效，或有可觀，特亦所謂賭而偶贏者耳。「賭而偶贏，非能以之稱賭德也。」(一)或曰：在君主制誠然，若易君主為總統，則非能者無以與選，吾知其弊可以免也。愚曰：然茲又當問總統果立於法制之下，抑仍獨操專制之權，由前則客說是，由後則客說非也。蓋總統而以專制為號，召勢必以專制為護符，以大錯既成，騎虎莫下，非此不足以全軀保妻子也。於時苟非有他力忽起，抗而勝之，則其易選舉而為世襲，似又當然之事，是故拿破崙命入法迫而稱帝，苟己身不囚，必傳位無疑也。克林威爾治英，號稱護國，積威過甚，惟其子足以繼承，苟王政不復，長英倫者至今為其子孫可也。其弊又安在可以免乎？或曰：吾惟問其身不問其子孫，苟主者一時得人，則一時稱治，是專制終未可厚非也。愚曰：然惟愚知既稱專制，政情所演實無間於其為君主抑為總統，總統吾無其例矣。試問君主專制之最良者，果有當於近世國家之理者乎？貞觀之盛，可以稱矣，而究其實，乃魏徵之

(一) 語本白虎通

使黑白無別，是非無間，使主惡布於境內，聞於四隣，如此者，亡國之臣也。是謂六邪。」

(一) 茲六邪者，又集四賊四病之成，其邪初中於主，專制者之一身後，乃浸淫蔓延，滿乎天下，所謂亡國實又收六邪之大果。雖若賊若病若邪之所行，其狀亦或以主者性分之有強弱而偶異，要而言之「齊主懦弱，政出多門，上下相蒙，遂至亡國，周主立性凶強，威福在己，亡國之事皆在其身。」(二)其必至於亡國而後已，無二致也。如此則一人負責，其效亦可觀矣。又焉在其可貴而必以著之典章，懸之象魏也哉？

或曰：子言專制而例周齊，亦太有辱乎政體矣。專制者有開明而博愛者也。漢唐盛時，即能希此，何子未或一思及乎？愚曰：然惟問漢唐之盛，果恃有文帝太宗其人乎？抑僅恃兩代之制乎？昔柳子厚作封建論曰：「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人之理亂未可知也。」此以培植封建，固精警無倫，然愚不解以論君主世及

(一) 魏徵上太宗疏  
(二) 魏徵對太宗語



對太宗所謂『人在困危則憂死亡。憂死亡則思化。思化則易教。猶饑人易食』而已。非有他也。昔者嘗怪黃梨洲博極羣書。深通治道。獨不解於孟子一治一亂之言。而信胡翰之說。(一)謂有十二運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清初。皆在一亂之運。向後若干年。交入大壯。始得一治。荒怪無稽。可笑已極。至於今日人口之理。既明。生計之義。日顯。遂乃了然於孟子之所謂治。皆大亂以後。人口頓減。豪猾既盡。良儒安枕。初非誰家治術。足以望此也。迨生聚三百年。人口復殖。求食不足。挺而走險。孟子之所謂亂。又因以生。如此展轉。如環無端。吾國二十五朝之史。義可以此盡之矣。從而稱述治道。衡論憲章。皆梨洲所謂周旋此膠漆之中。並非於立國根本問題。有何痛癢。不然。宋初之治。亦極盛矣。而胡乃開國幾及百年。尚未為民間興學。既稍稍興之。逾年而其學復廢。是學且不興。國於何有教育。如此其他可知。(二)可見彼所謂治。純乎消極。民出粟米麻

(一)見明英待訪錄發端  
(二)歐陽修吉州學記曰：『宋興蓋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學始克大立。』曾鞏宜黃縣學記曰：『宋興蓋百年矣。慶應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

絲野無揭竿。斬木太平之世。即於是期。國民之真在福。果於何在。非所計也。亦非所知也。試問今日立國。果於斯而即足矣乎。嘗論專制之政。無論其文明達於何度。而要於養成民力。增進民德。開發民智。無幾微之實效。而況乎達其所謂文明。又恆在萬不可得之數也。此不獨於吾國為然。蒙孫(一)者。德意志之大史家。尤精熟於羅馬政事。而稱其帝政為高貴無上者也。彼之史識宏通。見聞博洽。自有史氏。號稱絕倫。獨其崇拜勢力。好以成敗論人得失。頗為學者所詬病。然且發為論曰：『憲法之不完全。任至何度。惟若準斯法也。國民之多數。可以自由意志。定其政略。則以衡之最開明。而博愛之專制政治。其為優越。至無垠焉。何也。立憲政治。進取者也。富於生機。專制政治。停滯者也。幾於死體。』英儒哈蒲浩者。病歐洲近持國家主義。過甚其勢。趨於官僚政治。而去責任政治。將日遠。遂誦蒙氏之言。以諷其國人。本斯旨而發明之。枝葉扶疏。其說至為精透。愚既取而譯之。別為一篇。以資參考。不更徵引於此。惟上述數語。最宜潛玩。專

(一)蒙孫 Theodor Mommsen 生於一八一七年。卒於一九〇三年。在德意志各大學講學最久。著書至九百二十種之多。於學無所不窺。無所不精。英之史家胡德門。稱其為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其博洽非吾之船山所能望也。

制者死體也。有何發育。愚為同說。有曰：『論治之家。所以深惡夫同者。非於同而必有。所惡也。惡夫同之不足為治也。苟足為治。則專制政體。至今可留於歐美。彼中人士決無取流。血斷脰以求去之。』(二)其言雖簡。亦可以深思其故矣。

由斯以談。專制惡矣。苟攻其惡。而謀復以專制代之。是以惡濟惡。惡國政斷無改善之望。雞不可攪。日計不可月計。亦不可兄臂。不可終急之。不可徐徐。亦不可何也。以其主義之差。非救治於其本根。不可為也。所以然者。人莫不自私。而有權者。尤莫不欲濫用其權。以自恣。以是一國之人。較然劃為治者。被治者。兩級。其中絕無連環。可以交通情感。互調利害。則以全國之福利。供一人。或一團體。專欲之犧牲。實人類劣根。必生之果。無可疑也。其因既明。則欲解除專制之毒。惟有還求之被治者之身而已。英儒席兌(三)曰：『代議政體之所求者。乃利用被治者。加於治者之反動。以改良政治也。易詞言之。乃被治團體之利益。必治者隨時可由被治者。直接或間接。以影響加之。而後能充分

(一)見政本  
(二)H. Sidgwick 引語見所著政治學

保全也。』寥寥數言。已破政治之的。蘇張之舌。莫能降之。於時有一實際問題起矣。茲問題者。非駁吾說者之所特設。而亦愚類類自叩者也。其問維何。即代議政治之成功。基於多數國民之智識。今吾國多數國民。果足以言代議之事否乎。愚請決然答之曰。否。不足也。不獨在吾國為不足。盈地球之國。皆於此有未足也。蓋參政限於男子。盡男子而有是權。已非多數。況乎選舉上之制限。男女性以外。尚有多種。靡國不有之乎。以民智最高之美洲。其有選舉權者。尚不過全人口五分之一。遑言其他。是多數云者。本非絕對之義。而為相對之言。既相對矣。則其所以為相對者。程度何若。亦視其選舉法如何。立耳。初無定衡也。以吾例之。苟其有選舉資格者。不能有全人口五分之一。而為八千萬焉。所有者。不過八千萬五分之一。而為一千六百萬於吾說。無礙也。即一千六百萬而亦不可得所有者。不過一千六百萬五分之一。而為三百二十萬於吾說。無礙也。即三百二十萬而亦不可得所有者。不過三百二十萬五分之一。而為六十四萬於吾說。無礙也。甚至六十四萬而亦不可得所有者。不過六十四萬五分之一。而為十二萬八千止矣。盡矣。無可再減矣。於吾說。仍無礙也。要之吾之所謂多數。乃有選舉權者

之多。數非全人口之多。數也。吾知富於什匿克之思想者。或且謂吾國之有政治常識者。將不足十二萬八千人。則以中國之大。一人首出而稱帝。其所賴以奔走庶政。位於百僚。有司以及里胥。正者其數至少。亦在十萬以外。苟此十萬人者。毫不不足。與於政事。將見責任政府。莫立官僚。政府亦莫立立憲。政治無能為專制。政治亦無能為是將吾人建國之資格。從其根而撥之。凡吾人一切言談。悉歸廢止。而愚茲篇之作。尤屬多事。可嗤想說者之意。亦不如是也。於是其國自足。施行專制。以上則本其人民固有之思想能力。而以專制與他種政體相較。在政治眼光。稍形平直者。無不立覺彼善於此。不可以道里計。何也。史例來告。歷歷可證。內籙所得。不可毀也。簡而言之。則良專制。首賴有良官僚。官僚而號為良。必也。『集若干人居之官府。而其人皆經驗富有實力。充滿持躬。整飭處事。公正足以捍衛國家。導領社會者也。』此其人之不可得於專制。政治而轉得之於責任政治。哈蒲浩又與吾人以鐵證。使吾無法足以難之。其言曰：

……蓋此種官僚。如其有之。必也自由政治之結果。而非可由官僚自求得之也。必也先有改革之家。先覺之士。倡庶民議政之權。謀公平選舉之制。用力既多。經時復

久。漸見政府之責。課自國民。庶政之行。公諸輿論。而後相衡相盪。相責相望。而大政治家。可出非官僚。自薦而即可冒其名。以行也。歷察往事。勤求實例。吾見行平民政治。而知所慎才行。俱備公誠。雙擅之夫。有乘之以出者矣。未聞民意衰退。輿情不彰。而寡頭當國。其才行公誠之量。能保其應有而儘有也。(二)

之數語者。在政治學中。實為鐵案。羅馬大帝。且莫移之。愚百誦之。而不厭。故於他篇既舉哈氏全說。而仍贅稱於此。吾知好作什匿克之言論者。或且更謂吾國之『地理歷史風俗習慣』。與歐洲不同。政則有驗於彼。良不必有徵於吾。是於哈氏之言。仍不能無疑也。愚曰。善。今請為諸君更徵一說。

英儒有邊沁者。喜言功用之學。以謂凡物必切實有用。然後可貴。學術政治。一切皆然。吾柳子厚有曰。『聖人之道。不益於世用。』此在聞者。舉為傍徨。若入邊沁之耳。彼將立曰。棄之可也。雖聖人何傷。其為說斬切類如此。彼說初出。英人不甚信之。其徒多法人。以其書刊於巴黎。大陸之法家。首被其影響。而英亦漸取其說。而理之。邊氏之學。乃

(一) 見拙譯哈氏權利觀。

浸盛。十九世紀。英律之改良。悉淵源之。邊氏沒後未久。美人之主。改造法律者。亦奉為宗主。今其說之在兩陸。雖稍稍衰歇。而數十年前。人民權利未甚鞏固之時。曾若狂瀾巨浸。瀾漫全世界。蓋其深入人心。有不可磨滅者存矣。往者新民叢報。頗復稱引其說。淺識者流。以其競言功利也。輒起非之。實則功利二字。乃從日人譯語。並非確詰。皮相者因而紛爭。甚為可笑。即吾家太炎。未明邊氏所言。趨重法律。而罕涉於倫理。亦頗引吾邦理學。以詆譏之。至今能舉邊說者。幾絕無矣。愚之敘此。在本篇實屬駢枝。而以寓其珍重介紹之思。遂亦不辭觀繞。究其所謂功用者。果何說乎。邊氏以為凡事之能止惡而生善者。曰功用。於是欲知功用之為物。不可不知善惡之為物。其說曰：

凡苦之謂惡。凡樂之謂善。由是而之焉。之謂功用。功用之學。不外即天下之苦樂而推算之。比較之。又凡此外之感情。絕不使之屬入是也。

在崇信功用主義者。於一切公私動作。悉視其所生苦樂如何。以為贊成與否之標準。舉所用。公正不公正。道德不道德。善不善。諸形容字。皆其字含有若干苦樂之成分者也。且所謂苦樂。即常人所謂苦樂。絕無新生武斷之義。謂當排除何種苦何種

樂。其界始立。而亦無至精極玄之理。必須商之。柏拉圖質之。亞里士多德其蘊始宣。蓋苦樂者。苦樂也。無論何人。皆同感之。自王公以至農庶。自鴻儒以至白丁。一也。(二)自邊沁之說出。是非之者。聚訟不能休。而非之者。率在倫理一面。謂以其說作為道義之準繩。不無流弊。至用以為立法原則。因由常人之所謂苦樂。以求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三)則無所容其非難。今愚鄭重引之。乃在表明政治之作用。不外創一組織。使同一社會之人。其所懷趨樂避苦之感。有共同之法。以通之。苟無法以通此。則其所謂組織。決無一顧之價值。惟其所謂苦乃己之所謂苦。非他人所能想像也。其所謂樂乃己之所謂樂。非他人所能代謀也。又其所謂苦乃人之所謂苦。非法家拂士感之。而悲匹夫匹婦感之。而不悲也。其所謂樂乃人之所謂樂。非大人先生得之。而笑庸童小夫得之。而不笑也。古之賢君。亦或游臺榭。而思民宮室。被繡黻。而思民衣服。享珍錯。而思民飲食。御妃嬪。而思民嫁娶。然思其所思。非吾之所思也。吾思之。吾重思之。非吾

(一) 詳見拙著法律改造論。  
(二) 功用主義。亦曰最大幸福主義。



不能出吾之所思。實行之也。哈蒲浩曰：『近世國家之所以高於中古及太古者，以其於人民能力之發展，使得充其量也。』(一)愚爲之釋曰：近世國家所以高於中古及太古者，以前者人民之苦樂懸諸一人或少數人之意志，而後者人民自定其苦樂，且自應用之於政事也。今之爲言者曰：中國人民不足以與於立憲政治也。易詞言之，是中國人民不自知其苦樂而定之，既不能自定，惟有煩政府代爲定之而已也。欲明是語之當否，暫不問人民能否自定，最宜先問政府能否代定。有如前言：『人莫不自私而有權者，莫不濫用其權以自恣。』是知政府代定之理決不甚長。然惟折以理論說者不服，以爲吾國饒有特別情形，與他邦不同，故愚取邊沁之說，討論至此，審其更無持理之地也。乃進而衡論所謂特別情形者何如？夫當今吾民之所苦者，非外力之侵入而國將不保乎？政府知其然也，乃竭力講外交，唱同盟，遣密使，聘顧問，彼市我以恩惠，吾報之以疆土，彼假我以顏色，吾施之以路礦，果也四境安堵，邊塵莫驚焉。吾民之所苦者，非財力之困窮而國將破產乎？政府又知其然也，乃竭力結交資本家，磋商銀

(一)見哈氏權利說。

利之上者也。(二)何也？無權利，其所含分子不足以避苦而趨樂也。苟無權利，則奴隸而已矣。國家云乎哉？欲明此也，詳審上述吾國特別情形而已足。初不待廣徵學說，墮入理障，必欲徵之愚已將哈蒲浩所爲權利諸說，稍稍述其顛末，別爲一篇，以資考證。茲不贅也。惟亦聞人之言曰：『改造民國根本大法……首在爲多數人謀幸福。』何謂幸福？請有以語我。來斯則邊氏功用之說尙矣。(三)而哈氏一言尤須記取：『人羣幸福云者，非以其分子所享權利之程度計之，不成意味。』(四)準此爲推，思過半矣。目論之士，以爲權利過張而義務將沒，殊不知權利正所以盡義務，英人有恆言曰：『不出代議士不納租稅。』是求代議之權利，即所以盡納稅之義務也。若曰稅所當納，議則無庸，則唯有從昌黎韓氏之說，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而後可也。此盜賊之主義焉。能施之近世國家矣乎？必欲施之，則哈氏又言：『凡妄侵人權者，必受懲創。』私人如是，惟國亦然。懲創自然之勢，則解義務之環，脫關係之鎖，環也昔

(一)本哈蒲浩語。

(二)本篇所引約法會議審議稿文有曰：力求實利，其所謂實利，或即指邊氏之所謂功用。

(三)見哈氏權利說。

行團今日一小借款，明日一大借款，揮霍不足，繼以賄賂，賄賂不足，繼以賭博，國富至此，初未嘗蝕及小民焉。吾民之所樂者，非工商之發達乎？政府知其然也，爲之多發紙幣以擴充其資本，爲之多縱兵匪以分銷其貨品，憫鹽商之疲困，則假手於洋監督以蘇息之，痛商辦公司之無利，則盜押於外國銀行而不使知之。(二)吾民之所樂者，非生命之安全乎？政府又知其然也，爲之遍設偵探，民不良不被邏察，爲之四縱軍隊，女不美不受姦淫，偶語者不得不棄市，爲治安也，有黨者不得不炮烙，警將來也，凡此種種，皆今之政府定人民之苦樂而求所以避之趨之者也。是非暫不論，惟若人民或其代表自爲定之自求，所以避之趨之，其見象將有以異於上所云云乎？愚於此恕不更徵他例，亦不爲下轉語矣。

與言至此，愚請簡單直截，以一語告我讀者曰：國民者，宜享權利者也，何也？無權利，不足以自行避苦而趨樂也。苟無權利，則賤種而已矣。國民云乎哉？國家者，宜建之於權

(一)北京自來水公司，商辦者也。聞政府以之抵押於中法實業銀行，該公司後始知之而已。其

結之絕艱，今解之絕易，鎖也。昔聯之極困，今脫之極順。(二)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昔者民國初立，約法告成，權利雖未堅牢，而已粗具形式。人民生命財產，乍獲安全，急公好義，頗復自勵，故伏莽潛滋，尙不虞其暴發，散兵滿地，尙不見其劫掠，今則豕狼奔突，民業蕩然，人懷即死之心，家挾流亡之歎，國紐不解，尙復幾何？平情論之，此寧非政府剝盡人民權利，階之厲耶？今且不必深說，要之國家者，何前言之矣？『乃自由人民爲公益而結爲一體，以享其所自有，而布公道於他人者也。』享其所自有，謂權利也。布公道於他人，謂己之權利必以他人之權利爲限也。若者爲己之權利，若者爲他人之權利，非人民自爲其界，說決不適用也。故憲法者，質而言之一權利書也。人民總意(三)之所發表，以求協乎公道者也。美之老儒吳汝雪(四)畢生之精力，用於政學，著爲訓曰：『國家者，宜有公道者也。國家而無公道，非適於人類社會之組織也。勉強稱之，辱其名者也。此種國家，直無存立之資格，亡之可也。』夫公道者，何與人以相當之

(一)哈氏權利說。

(二)General Will 說本處按。

(三)Woolsey 引語見所著政治學第一卷第一章。

謂也。與人以相當者。何各有其應有之權利也。故吳氏又曰：『國家之基礎權利也。欲求一合乎公道之國家。非於權利之精髓見之絕望。殆不可能。僅本權利以之樹立國家。固不完全。惟若舍權利。不言則禽視鳥息。斯可矣。至謂國家爲人類而設。則不稱其名也。讀者勿以此老之言。失之偏宕。其實有至理存焉。不可毀也。吾人有倡爲國家主義者。意在損個人以益國家。此說之可取。亦視夫所爲損益之界說。若何。若漫無經界。犯吾人權。根本之說。愚敢斷言之曰。此爲國家主義也。此曲學之徒。輒骨之士。奉爲禽權以媚強權。而取寵利者也。又有提倡愛國心者。意在犧牲所有。以爲國家利。聞之鮑生葵曰：『愛國決不在犧牲所有。而在致其所有者於相當之位。』斯言精透。曠古無倫。於時有主張抹殺人民權利。舉而奉之一人。或一機關。以恣其蹂躪。而又美其號曰救國。蚩蚩者。從從而和之者。愚敢斷言之曰。此爲愛國心也。此鄙夫利之以行其政策。獨夫民賊。利之以愚其黔首者也。愚固非能篤信邊沁之學者。問嘗即其功用之說。深思而熟考。而敢以應用至於斯度。不自疑也。說者終以慮或亡國。來相恐懼。愚又

(一) 見鮑氏所著 The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the State.

勢。髣。吳。汝。雪。之。靈。越。太。平。洋。而。來。告。曰。國。家。存。乎。公。道。公。道。既。亡。國。家。又。誰。與。存。斯。則。言。者。慮。或。亡。國。而。國。之。已。亡。彼。乃。不。覺。嗚。乎。吾。文。至。此。尙。何。言。哉。崑。山。顧。氏。曰。『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顧。氏。君。與。國。家。之。觀。念。未。清。彼。之。所。謂。國。乃。今。之。所。謂。君。彼。之。所。謂。天。下。乃。今。之。所。謂。國。由。是。保。國。之。責。任。終。不。得。不。歸。之。匹。夫。之。賤。愚。本。篇。所。標。責。任。頗。涵。多。義。今。正。告。國。人。請。竊。取。顧。氏。之。說。以。終。吾。篇。矣。

### 政力向背論 三年八月

今執一人而問之曰。吾國國基可謂大定矣乎。此非絕無常識之人。將不以爲然也。卽在以戡亂自詡。頌言神武者。亦將不曰。此真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是何以故。

其故有最明而無贅者。則第三次革命之不知將以何時而起也。此種感覺。自以其人利害深淺神經敏鈍而異其度。而要不能推定革命事實之不發生。則人人所同聞之。丁君佛言曰。『贛寧亂後。元勳偉人流徙喪亡。國之人方以爲季氏既去。魯難或已。而

特別法耳。』(二)斯誠深通治體之言。可以發人深省。由是吾苟在不當『永劫爲奴』以上。則其所爲政治生活。決不能外於他國所經之恆軌。而別有所趨。果他國有道焉。使國中不含革命分子。人民安居而樂業。社會因以平和而進步。而吾乃無有則自人謀不臧以外。決無他故。可爲吾歸咎之墟。嗚乎。國人果真無悔過之心。而一平情察其咎之所自出耶。

愚請先言革命不見於他國之道。昔者英儒奈端。治天文稱宗匠。斷言太陽系中有二力於焉運行。日者全系之心也。一力吸行星而向之。一力復曳行星而離之。前者曰向心力。後者曰離心力。斯律既著。質學大進。後蒲徠士覃精史學。深明律意。以奈端之說可通於政治。乃專篇論之。(三)極言作政當保持兩力平衡之道。名言精義。曠世寡儔。其說曰。

凡社會號有組織。必也合無數人無數團體而範圍之。其所以使此人若團體共相

(二) 廣書第二十九期論衡。

(三) The Action of Centripetal and Centrifugal Forces on Political Constitution. 見 James Bryce 所著 Studies in History and Jurisprudence 上冊。

不知彼輩固非能絕迹國中。忘懷政治。卽云失敗。彼在前清時之失敗。已屢見而不一見。而卒有辛亥之大革命。故吾謂彼輩將來苟有機會。必仍思得當以報。』(二)此殆可以代表國人多數之心理矣。然革命者。則又國人之所厭惡也。故丁君又曰。『處今日共和之下。若有圖謀帝制復活之人。固爲不赦之叛逆。然欲更爲第三次之革命。亦必爲亡國之亂民。而厥罪維均。』革命既爲所深惡痛絕。而又灼然見其無可倖免。以是人無樂生之心。家乏一年之計。工商不進。學業不興。傲倖之心。流爲盜賊。偕亡之歎。聞諸。薦紳。嗚乎。此尙可以爲國也乎。此尙可以爲國也乎。

今且不問革命之果起與否。亦無暇推究起後之現象何似。惟問吾國胡乃獨有革命之恐慌。而他國無之。此或有人爲之答曰。吾國乃特別國家。非可以政治常道論也。邇日外邦學者。作吾顧問。以大驚其學於吾。尤競倡此說。謂革命不足慮。唯賴有以制之。國人不察。羣然以和。斯則黃君遠庸曾痛斥之。謂外人之爲此言。乃『中國之大恥。不當引爲佐證。……斯言果信。卽等於謂吾中國人在天演上當永劫爲奴。惟治奴當以

(二) 中華雜誌第四號政府及倡第三次革命者。下開。

(一) 硬性軟性之分附屬之名以實則其說者諸條士也

維繫則向心力也。反之人若團體因而瓦解。則離心力也。國憲者乃集若干法之大成。而其法之若則若規。皆所以構成一社會而宰制之。統合之者也。以是二力之作。用不期然而表著。向心力見分子密著。而社會日強。離心力見分子背馳。而社會必裂。理有固然。無可疑也。凡曰社會。無不有前力爲之主宰。此至易明。然謂後力可以悉量免除。自有社會以來。完美亦決不至是。蓋社會者。乃由小團體組織而成。而小團體中之個體。莫不各自有其中心環之而走。無論何之不盡離宗。此種趨勢。對於他團體及其個體。其爲離立。決非調融。可不俟辨。且也。社會過大人之意。見希望利益情感。斷無全歸一致之理。彼之所以爲康樂。此或以爲冤苦。彼受如斯待遇。而以爲足。此或受之而不能平。緩則別求處理。急且決欲舍去社會之情。一傷至此。久而久之。勢且成爲中堅。所有憂傷疾苦。環趨迸發。羣體不裂。又復幾何。是故生民以來。有若社會。有若憲法。綜其歷史。率不外此二力之爭衡。其一集之。其一散之。其一合之。其一分之。(二)

(二) 見原著上冊二五六及二五七頁

夫所謂羣體裂者。何即革命之禍之所由始也。然則欲禍之不起。惟有保其離心力於團體之內。使不外奔。斷無利其離而轉排之之理。苟或排焉。則力之盛衰。原無一定。強弱相倚。而互排之局。成展轉相排。展轉相亂。人生之道。苦而國家之命。亦將絕矣。由是兩力相排。大亂之道。兩力相守。治平之原。此讀蒲氏之書。稍一沉思。即可深明其故。雖然。兩力相守於何守之則。『國憲者……所以構成一社會而宰制之。統合之者也。』觀其憲法。可以卜其政治組織之安否矣。夫憲法者。有硬性軟性之分。(一) 硬性憲法。謂其法視爲根本法。一成而不可變。即變而程敘異常繁重者也。軟性憲法。則挾根本法與普通法之藩。其法隨時可以變易。二者與政力之關係。頗復深切著明。蒲氏曰。今試從憲政上。曠觀人國。而問其適於軟性憲法。抑硬性憲法。則即二力而詳較其實質。乃開宗最要之爲。其國向心力較強者。或軟或硬。皆足以維持於不敝。二者胡擇。可決之於他問題。而不置重於此。惟若離心力潛伏其中。且信其滋長。而未有艾。是建一硬性憲法。誠爲要圖。然其事甚艱。其基尤不易穩。苟若而憲法偏於集權。則

設計時。預想必須之向心力。必突過於僅有見存之量。其制一行。將漸見竭。蹶甚且崩壞。莫可收拾。且政事所之日呈變態。憲法過硬。其所代表者。乃過去而非今。茲苟國中分子。爲時勢所移。趨於離析。而憲法適未豫爲之地。任其自由施展。則其法已敝。不復能行。其在他面。苟一國釐爲若干部。爲象。絕明各部。皆欲求所以自治。而其國之成本。由於各部之相集合。因是自治之事。謀以法律。認之且防護。小部之被侵。於大部。或見壓於全體。則創爲硬性憲法。爲之一一規定。乃理想之所宜。然聯邦憲法。即其例也。凡國中離心力過強。各部決不欲統於一尊。而又見有制限之聯合。大有益於實用。此種憲法。最爲適宜。(二)

愚引斯說。在習聞憲法之名。而不加深察者。或且不信憲法之爲性。或軟或硬。影響乃如斯之鉅。則請分爲兩項言之。一爲性之所之一。爲性之所由賦。以言性之所之。乃純在憲法邏輯上之作用。著想其他問題。皆屏勿論。是則戴雪言之最明矣。其說曰。

(二) 見原著上冊二五九及二六〇頁

即兩種憲法。比而觀之。惟問硬性憲法。果能歷久不敝。使所謂國家根本大法。不生變動矣乎。以史例證之。乃知其未必然也。六十年來。英倫之政治改革。悉行以漸。程敘既簡。人因游其中。而不自覺。其在他國。有若何法律。高高在上。表而出之。不容置議者。則無能望此。比利時之憲法。形式上未生變換者。已五十年以上。美利堅之憲法。壽命且逾百年。而未嘗有一變遷。可與佐治第三以來之見於英倫憲法者。同年而語。但如有時。以憲法失其圓融。凡無形漸進之改革。爲國家根本大計。所關者俱因。而見阻。則必有時。以憲法之性。過硬而激起革命之風潮。無疑。法蘭西號稱不變之憲法。多至十二。而平均計其運命。每次不足十年。且所以毀滅之者。恆出於暴力。涂格維爾大儒也。魯意菲立之君主立憲。既成。彼爲宣言。無人擁有法權。變更此中條目。乃不足七年。即成灰燼。尤有一例。顛覆憲法。即以厥性過硬。充爲理由。若即法蘭西革命史而深求之。如此類者。當復不少。其例維何。即一千八百五十一年之政變。其最良之口實。乃法蘭西人民贊成總統連任。而爲憲法所格。非有國會議員四分三之同意。不能改正。此四分三者。今不可得。而主權國民之意。因不流行。非毀此



憲法不可云云。倘若法蘭西國會萬能如英之巴力門焉。魯意拿破命必且無從藉口。彼之惡行固多。以他因而成者矣。而十二月二日之罪。則又能以其所據口實自爲辯解也。(一)

法蘭西諸政家以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創立憲法。誓不變易。未幾爲獨夫所毀棄。此誠爲非常之事。然此種禍變。實硬性憲法之缺陷。有以釀之。不必卽爲例外也。蓋立爲不變之法。無異制止薩威校帖之作用。使莫能行。於是法律中之文字與人民最高之意。思易流於衝突。蓋在憲法。法蘭西選民之多數。乃真主權者也。而條文禁制總統連任。多數選民乃欲之。則硬性憲法自然之趨勢。必至使國法中之文字

(二) 法蘭西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成功者工人。居其大半。以爲憲法破壞。風爲政治論者。頗市惠於工人。遂得以五百餘萬票。舉爲總統。是年十二月二十日。被宣爲憲法共和。連年卽與國會大衝突。多數議員憤其專橫。意欲害人心之不和也。乃專意買收軍隊之勢力。羽冀已成。卽以保護國民生命財產爲名。陳兵四出。國會抗之。勢以少挫。彼乃自換其共和立憲之假面。於五十二年十二月二日。以兵力解散國會。毀滅四十八年之憲法。其所託調則黨之說。憲法不能適如民意云云也。同時時間距之師。四處蜂起。而以力不敵。悉遭慘戮。其他黨人之囚者。逐者。不計其數。意欲既全以兵力壓倒全法。適於此時舉行大選舉。彼復以七十萬票。繼爲總統。明年稱帝。

與主權者之精神不相容也。如法蘭西憲法。以其性過強之故。激起革命。則運用軟性憲法之英倫。其行大改革。獨能免於暴力。宜有可稱。學者試平心而讀史。卽知千八百三十二年之大改革。案全國之秩序不亂。而卒以法律平和之序。從容過渡者。則巴力門萬能之爲功也。

要而言之。在硬性憲法之下。穩和漸進之改革。有所難行。惟其如是一爲事勢所迫。革命之禍。所不能免。此可斷言者也。(二)

由右觀之。戴氏於硬性憲法所以惹起革命之故。可謂言之有物矣。愚知聞者必且自叩曰。英倫之不文憲法。此不可學而幾者也。一立憲法。如法如美。而皆爲硬性。硬性乃適爲革命之媒。然則憲法不可立乎。立憲法則革命終無可避乎。愚曰。此當先於不文憲法與軟性憲法之間。加以界綫。愚爲民立報時。曾一馳論及此。說曰。

軟性憲法。乃非與不文憲法同物者也。英憲之不文。以不必要耳。倘必將所有憲法上之規律。彙爲一冊。顏曰憲法。如法蘭西。如比利時。亦何所不可。於斯時也。吾知英

(一) 戴氏英倫憲法論一二四至一二六頁。

憲之精神。仍爲軟性。成文與軟性。兩質同時並具。今世雖無其例。而在政治邏輯。實爲理想中無上之結構。但人多爲近例所縛。不敢過泛。政治上革命之思潮。耳反對此說者。必且如羅君(二)所言。謂此固爲「世界最上之憲法。然非國民之政治習慣久遠。罕能行之」。然須知。無政治習慣之國民。運用軟性憲法。而不可者。運用硬性憲法。亦同爲不可。不可之量。正同而以變易憲法。甚易。故其激急之衝突。轉或可免。例中引法蘭西……以記者之所觀察。倘法人不以其憲法爲奇貨。使人民之意。思得隨時與憲法相調和。則革命之慘劇。數量二者皆可畧減。

或曰。軟性憲法尙矣。然法蘭西擁其硬性憲法。以前雖時見顛覆。而自千八百七十五年以來。爲時亦非不久。而革命之事。乃不更見何也。至美利堅之憲法。成於千七百八十九年。爲時愈久。革命之說。尤無其夢想。又何也。愚曰。此問題也。不宜僅決之於硬性之所之。而當詳質之於硬性所由賦。請得進而言之。

(二) 其文乃與羅君論年輪之作。

法蘭西憲法之所謂硬性。非可比論於美利堅憲法者也。後者之改正。須創設憲法會議。手續異常繁重。而前者則唯以兩院合議行之。同一硬性。而此中差別。不可以道里計。且也。後者乃爲莊嚴燦爛之文。而前者則成於因陋就簡之意。此其關於本說尤爲切明。美儒羅偉恆言及之矣。

近時政治。憲法爲要。但在法蘭西。雖亦有憲法一物。而有兩點。與吾人平昔所見。頗不相符。其一。憲法不包舉於一案之中。而散見於各案之內。其二。各機關之作用。未嚴制限。而人民權利。國家所當保護者。亦未列舉。此不僅與美利堅憲法有異。卽與法蘭西之習慣。亦決不同。以其昔年憲法。類爲長卷。且盡全力以臚舉權利。雖無實際上之保證。將來效力何似。終以政府之意志爲衡。而權界森嚴。則固盡憲章之能事也。今之憲法。則不然。僅於國家權力之所以施行。粗粗組織。卽重要如每年預算及法官任期。且無規定。彼之所爲。祇爲政府成其虛構。而明定高級公共機關之爲何。爲何。至國政胡以行。一聽後來者之便宜而已。……其所以然。則當時控制議會之多數者。爲君政黨。以創設君政之無望。乃與少數黨聯合共議。共和雖採共和之名。而迥不如前。此法家視爲理想之一組織。今政府之所由成。其精要在於調和調

和者固政制成於倉卒而又傳之永久所必具之性也。從法人所有政想之中共和一名以外所假借者幾僅屬行政首長出於選舉一事凡元首不負責任以及第二院之設立則由君主立憲而來基本之觀念既如斯之不齊宜無從創為高貴無倫之制且各黨視茲大法俱不以爲最後大定之文君政黨欲乘機而復其君政共和黨亦欲乘機更建民政之新基國會之止於遷就一時造一政府簡單圓活使合於當時實際之用者職是故也。(一)

觀羅氏之言宜以法蘭西憲法過於簡陋不足取法此如何作答非一言所能了今茲所宜申論者則法蘭西之革命不再見於今日乃深食其憲法簡陋之賜而決不當爲法人病何也以其於政力向背之間能保其平衡也自拿破崙第三乘千八百四十八年革命之機入爲總統旋復剪滅共和黨自爲帝制國中急激一派已積不能平惟以可乘之隙不多拿破崙第三復能施行善政保持國人信用以是帝政能持二十年不衰未幾而與普魯士構釁師丹之役固不獨以決普法之勝負而並以卜法蘭西帝政

(一) 見 Lovell's Government and Parties in Continental Europe 上卷七頁十二頁

之存亡也故敗耗朝聞於國內而共和夕布於巴黎於斯時也久鬱不伸之共和主義方得當以報其勢自不可侮然民間習於帝政既久亦復安之所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而國民會議號稱宰制國政之中心以致議員之多數仍思帝政苟過爲共和黨所逼法不亡於外患或且亡於內訌吾人試一熟察當日情形共和黨之志不得盡通帝政黨之勢亦大有所阨礙已甚其中至無可聯之環則假定法蘭西憲法不爲今形愚敢決四十年來法人之轉於溝壑以死者不止其半此可以推見彼中建國諸賢之智慮爲何如也雖曰以圖一時之安而長圖大念斷無逾此前述羅偉之名言曰「調和者……政制成於倉卒而又傳之永久所必具之性也」法人卒明此性故最後之成功遠邁前古此其智計與其歸之君政黨毋寧歸之提倡共和大義諸君蓋其時君政黨跋扈於議會國家之運命彼實操之帝政之不復蘇其間不能以寸幸而其黨自有內訌所擁各異未能即決苟民政黨過張其理想迫之以不能堪則反動立成彼惟自泯其爭端相攜以制共和之死命已耳倡共和者知其然也相與讓之祇須保存共和之名以上一切制度自審其無可抗議即惟其所欲法蘭西者主權在民說之產

地以故所爲根本大法恆訴之國民總投票以爲最終取決而茲乃不然蒲徠士曰「法蘭西千八百七十五年之議會不以其所製憲法質之人民者以各黨均慮其結果之不如己意也就中共共和黨尤甚彼雖勉使帝政之名不出於議會而一般國民是否與彼黨悉同意見乃不可知以故在千七百九十三年法蘭西已獨先他國堅以薩威稜帖植之人民而自千八百七十五年以還乃生息於一國法之下初未經人民批准而當時制定僅以臨時急就視之者也」(二)此其故即共和諸子善養帝政餘孽之鋒而待其自挫至不惜犧牲其相傳篤信之道以殉之忍而有謀可以概見且彼輩蓄意假一機緣重創憲法使民主理想之基幾於不壞自時厥後亦卒未爲其在於今君政雖如已死之灰不可復燃而君政反動之徒不無從容活動之餘地居於議會爲勢猶不可輕聽其自然卒未聞於共和有害於以知禍狹者不可以謀國浮淺者不可與議法此誠觀於法蘭西之往事而當著爲炯戒者也

(二) 蒲氏原著上卷二一四頁

者惟司向以擁背罔識其他由是一黨既興非盡殺他黨之勢不止他黨復起待敵黨亦如之報復相乘亂乃無藝後乎千八百七十五年未嘗一革命乃明於政力向背之道掌力者惟使兩力相待各守其藩由是一黨既興決不過用其力以倒他黨他黨以能盡其相當之分遂乃共趨一的而永納其國於平和有序之中此其關係最可深長思也

說者曰法蘭西憲法之不召革命實以其性本不過硬而性所由賦且全出於倉皇遷就之故既聞命矣至美利堅則宜不在斯例彼其憲法最難改正已非法蘭西所可比擬而費拉德費亞會議情形復與法之第三共和建立時迥異以法有其可以遷就之道而美則無之何也美乃組織聯邦中央政府當自無而之有祇須有中央政府以上則其本身結構與夫各邦及人民之權利關係不得不一一臚舉切實而嚴明是美利堅國憲乃一治具畢張之死法與法蘭西之零章斷續不可同日而語則在法不以憲法釀成革命在美容或未必然南北之戰乃起於實際問題初未聞以此攻及憲法憲法之禍美卒未受是又何說愚曰法美憲法疏密弛張之處儘各各不同而其所以定



憲之根本原則則所共守故內容大殊而成功則一是原則者何也即政力向背之道也求之蒲徠士則又有說以處此

美憲之成功何耶以其政府組織言之三權離立近夫機械世俗譽之實為過情且總統之選舉康格雷之作用法俱未善不足稱許然其憲法有兩優點較然分明一則制憲之時社會中所存向背兩力悉量衡之銖兩靡遺且坦然認定離心力之存在而任其自然發展當其收合所有向心力施以準繩製為規則亦惟以至惹起分崩之反動為限匠心所至並使聯邦與非聯邦兩黨皆躊躇滿志以歸以是向心力轉增高度向使定憲之初滿持向心力而發所得之多猶不抵此其所以然則在第二點矣彼規定中央政府之職務其所用語富於彈性解釋之也從其廣義可從其狹義亦可易詞言之中央政府行政之範圍擴張而張之也可畫而小之也可其初數年州權之聲高於統一之說所謂範圍乃守其最小之限度以其行政立法兩部皆欲如此而法院所下解釋亦惟以此為界域也自時厥後各州交通益發達商業激進及於全國且州權之論已大挫於南北之戰羣晤其非於是行政範圍日

漸恢廓且其所以恢廓出於自然由於緩進於憲法中之文字不相衝突而惟一準當時思想情勢變遷之度加以弘闡之新詮而已

由蒲氏之言以觀美憲之成功決非偶然戴雪曾謂美洲聯邦制之日起有功為瑞士所莫及者在其人民法律觀念之重(一)是則然矣然法律觀念重者決非謂不擇法律之美惡而悉奉為神明美惡固無定衡而亦決非謂不問己意之願否而悉惟法庭之命是聽戴雪曰「在審判最終之級判詞亦容為紕繆凡國民不能默認此種紕繆而容忍之決不適於創立聯邦制而為其分子」(二)斯誠透宗之談莫能顛撲然容忍法庭最終判詞之紕繆可也倘或法庭所據以為判之最初法律而亦見為紕繆焉則將不在必當容忍之列不能容忍則組織之體裂矣今美洲憲法以其所留離心力活動之地甚寬凡情感利益不同之人俱游其藩而無所於礙故其尊重法律之天性始有所寄以為施是戴氏之言又待蒲氏之說足之始予吾人以中邊俱徹之象也愚

- (一) 原著上卷二九七及二九八頁  
(二) 英國憲法論一七五頁  
(三) 英國憲法論一七六頁

嘗細窺蒲氏之書覺其所論美利堅創憲名家先為州權論者留其有餘之地而離心力轉日減向心力轉日增此種歸納所得之例實可立為通義放之四海而準是就向心力而論之為先強而得張就離心力而論之乃欲取而先與物情治道往往相通一語道破萬惑都解愚見世之主張集權論者至愚分權論如蛇蝎推其用意乃在創一純一不雜之集權制不使有一點分權之影存乎其中此其有違於政則自不必論

(一) 兩年來論集權分權者唯見王君寵惠有得於蒲徠士之書持說頗中肯綮所著憲法論論者制一節曰「夫絕對主義集權而排斥分權與夫絕對主義分權而排斥集權者同為昧於政治之原理均無有是處也夫絕對主義上之原理乎有向心力焉有離心力焉此二者或推之或挽之相殺而相生相反而相成天地以此而運行日月以此而照耀萬物以此而往來萬物以此而生活宇宙之大機誠之妙何莫非此二力莫大之作用乎且此二力者相需而行不可須臾離也使有向心力而無離心力則機械止止則萬象俱寂矣有離心力而無向心力則機械解解則一切俱壞矣世界將變滅而何有於天地萬物乎惟國亦然一國之政治有集權之趨勢焉有分權之趨勢焉此二趨勢者一強而一弛一固而一國國家以此而強盛地方以此而發達政治以此而進化人民以此而振興是二者亦相需而行不可須臾離也故世界各國無論何種政體其實行集權者必同時而有分權之事實行分權者亦必同時而有集權之事實若夫絕對集權及絕對分權則斷斷不可即使有所偏重然物極必反其結果必終歸於各得其平而後已是以今世各國對於集權及分權之傾向又以其美英兩國而論昔見為分權者今其國之政治乃有集權之傾向焉然則或分不過從一方面觀察之情狀耳而主張集權及分權者眼光豈非各有所蔽耶總之集權分權之說皆是也亦皆非也蓋此問題不在乎集權分權之本身而在乎集權分權之界限與夫集權分權之方法如何耳」論本蒲氏

吾人且不深非其用心而惟問其目的是否得達以勢推之行見其潰爛決裂不可收拾已耳是故欲集權者不當於集權求之而當於分權求之天下之路有似紆而實逕非真逕也以其逕者由之不可通不可通再折而入於紆耗時與力無算卒之最逕之路不得不讓此紆者此類是也然茲理也又不獨施之聯邦國而有然蒲氏曰「美與瑞聯邦國也法比荷丹則統一國而俱擁有硬性憲法兩兩相衡吾於此得一公例是即以硬性憲法扶植向心力而扶植之最有效者必其國之採用聯邦主義者也蓋在斯時組織國家之各社會其所有權利悉受相當之保護無所恐於國家權力之濫用而擁護中央政府之意始出於誠由是此種社會如或存在是乃離心力之表見對於國家日欲脫其羈絆非詳察曲諒有以位之國必不安必也範其力使不外奔而又保其力使能自育立意以網維一國至此始有可言真統一國自不須乎此但有時號稱統一而統一問題尚在籌畫則其法之最良者固不若訴之聯邦諸原則而以硬性憲法卵翼之也」(二) 往者法家論憲絕嚴聯邦統一之分以為統一之邦不可稍染聯邦

- (一) 蒲氏原著上卷二九九頁



邦之質理想之蔽。一至於此。蒲氏湛深史學。博通國故。發爲宏論。良非偶然。沾丐後人。斷推此種矣。統一主義。在英日西力帖良沁。(一)直譯之當作一神主義。謂國法統於一。猶之神道統於一也。此字戴雪用之。頗自矜重。著爲說曰。『吾英政治之原則。一言蔽之。即一神主義也。』(二)易詞言之。即由一種中央權力行使最高立法權。成爲習慣是也。』(三)此其樹義之堅。迄無駁論。惟事勢所不囿於學者。所爲界說。愛爾蘭自治問題。一經解決。而所謂一神主義。不得不容異教之聯邦主義漸漬其中。斯可知政力之一向。一背有其自然不能拘於成法。冀幸強制而蒲氏獨到之言。其價益與人以共見也。

以上乃言法美兩國。未嘗以硬性憲法釀成變亂之道。則如英倫之運用軟性憲法。其不至釀成變亂。在憲法範圍內言之。宜無煩吾人觀縷。惟白芝浩論內閣制有曰。『吾英自憲政成熟以來。國中初無大難。以是自爲一制。其中賦有最良之潛性。竟不易覺。』

- (1) *Undermining*  
(2) (原註) 一神主義一語。與憲法無涉。而引用則頗便利。  
(3) 英倫憲法論一二七頁。

『(一) 白氏之使之覺之。乃在表明人之不探斯制者。其害爲何若。則欲證英憲軟性之善。莫若假定英憲不爲軟性。其結果爲何若。且以所食軟性之賜衡之。其比較又爲何若也。英人自詡其憲法之良。而以爲幸免於革命者。實指千八百三十二年來之各改革案。諸案者。皆在擴充選舉資格。質而言之。乃貴族與平民之劇爭。苟巴力門爲憲法所格。無力通過。此案則革命必起。革命一起。而首途其厄者。必爲貴族。雖不必若巴黎暴動。輒稱殺盡貴族。二十八萬人。而將驟失其安富尊榮之樂。斷無疑義。是爲貴族者。即逆料各案通過後。將大有妨於其利益。猶當以此易彼。而況乎所妨之度。何似當時固無人有絕明之概念也。由今觀之。則可以了然矣。魯西烈者。當今學者談英憲最具銳眼者也。其言曰。』

選舉權之以次擴張也。論者頗深病之。且危懼焉。凡好學深思之士。屬於中流康樂之家。無不執筆輒頤。以爲政權落於羣氓。患且不測。據其所揣。則自彼以往。國本必且動搖。而社會秩序。亦且大亂。行政方針之所取。將不以國民全體利益爲的。而止

(一) 白芝浩內閣論。

爲多而且貧之一部分。力圖其私。財產一宗。行爲流氓之意所左右。彼視何者有利於己。即以何者入之法律而制定焉。舉凡老成多識之夫。博學達才之士。將見放公衆生活以外。取而代之者。悉爲輕浮寡信。疏慵貪黷之徒。此種戒心。不獨保守派之老宿。如梅因雷啓之流有之。即自由急進派。向以擁護民權爲生命者。至此亦不能不生疑懼。白芝浩曰。選區中無識一閥之徒。吾甚畏之。自由黨之當局者。雖未宣言有如白氏。其意亦大抵類是。千八百六十七年之案既決。識者咸謂政海之大變局。將伴以俱來。不僅政治原則不同。即登場人物亦必大異。

不謂二者俱不如其所期。新享選舉權者。其無意於橫厲。無前之改革。及極端孤注之政略。與其前輩無殊。若謂彼輩志在權位。必以己黨之人。掌握政權。舉華貴殷實學高行修之人。迫而遠之。尤爲不實。以言工黨內閣。與夫議會多數。屬之工黨。惟當於澳洲殖民地求之。英倫無是事也。平民首領。亦自有政治生活。然十九世紀之前半期。即已有之。以今衡昔。並無絕異之處。自千八百六十七年改革以來。保守黨實與自由黨平分政權。且千八百八十五年選舉權復加擴充以後。互二十年之久。保

守黨在朝在野之勢。又皆如日中天。爲從來所未有也。(二)

由是觀之。可見英倫貴族。坦然以選舉權公之平民。於己黨勢力並無所損。其所以然則英國國民性。本偏於保守。其歷史上之政治中心人物。無論何時。社會率重視之。身分才華學問經驗。草茅之子。羣自審其不及。即怡然以政權讓之。無所於妬。且其所信平等自由諸說。皆求之實際。不如法蘭西人驚爲空想。熱乃如狂。故彼激厲之餘。仍不失其矜慎之態。此其特質。毀譽之者不一。而以明釋改革案後之政象。要自不差。魯西烈之書。即本此以立說。惟本篇之引魯說。用意乃不在此。愚以爲英人沈著之性。固屬天生而亦猶水性。就下激之。可使在山。苟非導之使復。其故常則和氣不難變爲乖氣。蓋英人之於巨室。薦紳。致盡敬禮。亦謂當由我自致。盡己耳。敬禮爲物。非可由自號巨室薦紳者。流強徵之於民間也。柳子厚送薛存義序有曰。『凡吏於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

(一) 見魯氏所著 *The Governance of England* 一七五頁。

在。如。是。訴。之。政。理。何。不。然。英。倫。之。保。守。黨。以。選。舉。公。之。衆。民。而。其。保。守。之。勢。未。往。權。而。存。於。我。也。其。所。以。用。之。者。倍。者。酷。出。於。矜。留。爲。有。餘。或。竟。不。用。亦。所。然。於。怒。而。黜。之。罰。有。時。而。怒。而。黜。之。罰。同。逆。而。堵。者。罔。凶。順。而。導。之。樂。於。是。見。焉。爲。此。言。乃。在。說。明。外。達。於。用。政。治。之。清。濁。國。家。之。險。夷。社。會。之。苦。樂。於。是。求。一。決。後。者。審。夫。民。力。而。任。其。舒。以。治。之。即。民。備。乎。吏。將。不。聽。其。受。怠。事。盜。貨。器。而。不。問。也。即。此。數。語。可。據。以。劃。分。西。政。之。能。充。分。保。全。被。治。之。體。團。體。之。利。益。必。治。者。利。用。被。治。者。加。平。安。東。縛。馳。後。易。詞。言。之。乃。被。治。之。體。政。體。之。所。求。者。乃。利。用。被。治。者。加。平。流。而。進。國。政。以。呈。安。東。縛。馳。之。觀。席。兌。曰。代。議。政。體。之。所。求。者。乃。利。用。被。治。者。加。平。流。而。進。國。政。以。呈。安。東。縛。馳。也。

[illegible]

或動其在之一面。衆民爭選舉權時。憤懣不堪。及其既得。卒未一濫用。此固宜歸之英民特性。如魯西烈所云。而就政力言之。則非於向背之道。能得其平。其效決不至此也。由上述法美英之例觀之。可因以得一共同之點焉。蓋法共和黨之欲戰勝君黨也。則先於憲法表示讓步。以養其鋒。卒之共和之義大昌。而君黨之存於今。較前十不得一。美聯邦黨之主張統一也。則先於州權論者。使有以盡其說而安其分。卒之結合之情。日以鞏固。其度較之草憲者之所推想。且有加焉。英保守黨之得以保其厚勢也。則由於宣導民權。使之得所。此固非其始念所及。而政象如此。較然不欺。於是所謂共同之點者。乃政力之向背。本無定形。而無論何種國家。兩力又必同時具。則欲保持向心力。使之足敷鞏固國家之用。惟有詳審當時所有離心力之量。挽而入之法律範圍之中。以盡其相當應得之分而已。易詞言之。使兩力相劑。範成一定之軌道。同趨共守。而不至橫決而已。此外無他道也。他道者。皆政治自殺之愚計也。

(二) 今法蘭西議會、僅有君黨二十六人、

至何時可適用之。何由以適用之。則惟任諸讀者見仁見智之情。無庸過於詞費。故本篇結尾。止於畧及近三年來之政情。以表其與此說之關繫。不欲詳也。聞之丁君佛言。『中國共和而後。擾攘不寧者。兩年於茲。溯厥原因。大抵由於新舊勢力之衝突。換言之。即理想派與經驗派之相爭不下。質言之。即國民黨與袁政府之互不相容是也。』

(二) 丁君此言。自不能無語病。蓋以新勢力全屬之理想派。舊勢力全屬之經驗派。已不盡然。以國民黨代表新與理想。以袁政府代表舊與經驗。尤屬不當。然就事實上論之。則丁君所斷。尙是大致不差。茲姑就以入論。則『衝突』之所由來。以愚觀之。即兩方皆不解政。力向背之道也。夫以數千年之古國。一旦以共和之義。來相號召。舊勢力之不能盡倒。童子可以知之。而民黨設心。必以盡倒爲期。此其根本大誤。發點既謬。綜其所爲。悉背於反敵爲友之方。而併力於爲叢毆爵之舉。當民軍一呼。滿廷解紐。昔日之主張君憲者。轉而表同情於革命。此較之拿破崙第三既敗。共和政府已宣布於巴黎。而君黨之聲威。尙公然揚於全國。國民會議。以君黨名義而得選舉者。至居多數。因

(二) 見中華雜誌四號敬告政府及倡第三次革命者



不解嫉視康梁。胡乃於共和已立之後。乃愈加劇。偶於民立報端。發為疑問。即大遭議者白眼。一切蜚語。轉中愚身。凡此數端。求於前舉。政則乃離心力之可轉為向心力者。既為所排。而去而國內。所有一切離心力。更不識所以位之。使得其所。而日以獨伸。向心力。為事卒之離心力。驟然潰決。全體以解。已竟陷於絕地。而不自覺焉。丁君以袁政府與國民黨相待言之。不知亡國。民黨者。袁政府而非袁政府也。吳稚暉先生嘗推言其故。而歸之於人心。其說曰。『政府借人心以肆其志。人心不過為之傀儡而已。然樂為之傀儡。必有至理存乎其中。故此大民黨之失敗。雖原因多端。而正因此必為守舊反動。』是則然矣。惟吳先生當知反動云者。即離心力。失其軌道之謂。而使離心力。

(一) 本誌通信  
黨以康梁為魁。雖明暗暗。然附和入會者。尚不能解。保皇名義。亦子陷。亦謂無罪。於今。茲南紀。天下。廣。雖。亦。當。自。新。若。以。名。就。相。爭。而。令。挾。私。復。怨。者。得。藉。以。為。名。無。損。於。處。從。令。事。東。康。梁。此。亦。執。事。所。當。禁。也。又。太。矣。與。張。季。直。書。曰。『海。關。近。狀。令。聞。者。時。有。戒。心。蓋。者。武。昌。倡。義。未。幾。百。日。南。紀。已。清。兩。法。蘭。西。山。岳。黨。之。禍。感。不。見。於。今。日。然。未。敢。斷。言。也。款。款。之。愚。每。以。老。子。常。善。救。人。為。念。苟。有。寸。長。以。為。不。應。記。其。親。過。昔。於。德。徵。劉。申。叔。嘗。仲。此。旨。矣。何。國。先。事。建。義。之。人。為。黨。懷。禍。彈。丸。則。注。布。在。市。間。所。謂。民。多。利。器。國。家。滋。害。者。其。禍。殆。非。數。年。不。解。雖。有。保。全。善。類。之。心。而。乏。飲。應。鐘。禮。之。用。身。非。在。服。不。能。遂。其。所。懷。是。則。下。走。之。罪。也。』

日在共和議會。昌言恢復帝政者。其為勢順逆難易何似。不難想見。而法蘭西共和先烈有道。以立於楚歌四面之中。而吾首義諸君。乃不知利用。衆山皆向之勢。責以不明政理。其又奚辭。十三省代表集於漢口。議創臨時政府。其中多昔日主持立憲之徒。遂大為革命黨人所齟齬。鳥獸散去。實則此諸人者。為執役民軍而來。亡友黃君可權。高才篤實之君子也。亦與於是役。當其倡言君主立憲之時。確信以為非此不足以救國。及其贊助共和政治之日。亦確信以為非此不足以救國。主義因時變遷。果何害其為君子。而以為黨人醜詆。不得行其意。至瀝瀝血而死。非憤不見好於黨人也。憤國事之將以此不可為也。其後唐君紹儀南下議和。從行者百餘人。其中居心叵測者。固有其人。一時俊髦之士。多與其選。而俱以昔日黨見未同。接洽未遑。即欲仇以白刃。致彼倉皇投止。狼狽北歸。保皇黨者。乃過去之名詞。當事者以欲張其鼓吹革命之功。乃日尋敵黨之宿憾。以相媒孽。仇殺之事。且見於廣東。吾家太炎。聞之大懼。即愚亦

(一) 聞黃君由河南赴鄂。曾以京滬道切之書。告其京中同志。有否。當日所見。雖與革命黨不。聞。而。至。今。日。果。尚。存。敵。視。彼。黨。之。心。圖。存。君。政。是。無。人。心。等。語。  
(二) 太炎以同盟黨。先後兩會。相仇。事。移。書。南京。總統。有。曰。『一。黨。同。盟。風。會。人。有。仇。殺。保。皇。黨。事。發。』

失其軌道者。又非離心力之咎。而使之失之者。之咎也。所謂『至理』宜於此求之矣。以言今政府之所為。則尤有令人心意灰絕者。以彼既利用國民黨窮迫離心力之勢。悉收之以向己。而人心以得。而同時乃不審籌一相當之地。以置不可收之離心力。使運行於法制之內。借圖政治劑質之用。而措國家於平和進步之域也。夫國民黨之不懌於政府。固衆所周知。而第二次革命之起。則不必即其本意。此觀於孫黃不入政界。各省自裁軍隊。可見一斑。猥與時會。實逼處此。遂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耳。事至於此。無論從法律倫理何方立論。革命黨之咎。自無可逃。而當事者之釀成此局。其咎又居何等。丁君佛言謂政府不無『慚德』。『慚德』二字。界說苦於難立。而自愚觀之。謂其不諳政治。通義。彼必無詞。蓋在社會。可號為國家。以上其所以處置反對黨者。決非自迫其背畔。草薶禽獮。以外別無他道。哈蒲浩曰。『人競言政府當準時勢以立策。而不知其詞換位。』轉含真理。是何也。即政府不當自陷於一時勢。因而見逼。以致行

(一) 見中華雜誌。惟詹不。不。出。於。何。篇。  
(二) 換位者。謂一句之中。實主兩詞。互換其位也。如甲為乙。換為乙為甲之類。

事不見容於較良之主義也。此類名言。可書萬遍。當南北相持急時。中立者頗欲以調和之說進。而時論大冒之。以為茲番不可更壞於數衍。此種謬論。果有強而言之者耶。抑由衷而出也耶。由前之說。愚欲無言。由後之說。則吾人之於政治常識。亦至於此。斯誠可憫。西方三尺之子。無不知社會之中。與接為構。無不有調和之意。行於其中國體愈宏。意尤切要。前引羅偉之言曰。調和者。政制所必具之性也。英之大家莫烈。且專著一書。名曰『調和』。十七世紀。以還。歐洲。所有政治運動。殆可以此二字盡之。今我方極力背此而馳。宜西人之以特別國家辱我。聞者或曰。吾惟不調和。故有今日之安。則惟問以武力。驅一敵黨。使暫不得安居於國內。果即謂之安矣乎。此自官吏偵探及亡命客以外。有耳目者。舉不謂吾民之獲一息安也。其所以然者。政力未得其平也。政力未得其平。雖有聖者。不足以為治也。愚所謂政力未得其平。非為革命黨人抱屈。而欲平分政權以與之也。苟革命黨盡受

(一) 見哈蒲浩權利說。  
(11) John Morley, On Compromise.

路怨嗟種種敗徵皆於國民黨失敗以後而始見。丁君謂「結局統歸於報復致死之一途。」（一）此其報復致死。丁君乃專指國民黨而言。愚則慮其如蒲休士所謂「社會之情一傷至此久而久之勢且成爲中堅所有憂傷疾苦環趨併發羣體不裂又復幾何。」夫至羣體以是而裂雖有扁鵲無以爲治若是者何也。曰當事不明政力向背之道所致也。一念之差誤國乃至於此。所謂作始也簡將畢也鉅豈不然哉。

愚書至此輒歎奈蒲諸賢所立原則關於吾民國之廢興存亡如此其重也。實則茲原則者推之古今中外而皆準。吾惟一國故亦同之。今之人輒曰吾邦特異宜以力治。惟問其力是否亦有窮時。苟或有窮其則卽驗設辭抵調祇形其拙爲斯言者又不必謂力既窮而則始效也。以約法言之若而法者國命之所託也。國中所有意見希望利益情感皆當於此表之。由是硬性軟性之分政權人權之界當經極嚴整之戰論極審慎之調和而後其法可與人以共守而以愚所聞則大異是。南京政府時代之所創者乃成於革命一派之手由起草以至通過不開有意見之相軋利益之莫容苟天下之力

(一) 關於

驅逐。而當事本其公心以行其政。因得厝國於理。豈不甚善。事惟有濟成之者。不必在我。革命黨之眞愛國者。至此亦將樂觀其成。而無如政例相告。此不惟不可望。而又適得其反也。蓋其以力殄滅敵黨之本意。乃在不認政治上。有合法之抵抗力。而此種抵抗力之不能不有。又由於政治之本性。而然。當革命黨既去。政府所見爲敵者。又呈他式。則餘威所至。疑忌將加於昔時附己之徒。以故國會既燬。進步黨亦奄奄一息。近日南昌大戮。其黨支部人員。且拉雜其中。丁君佛言自述其黨之苦心曰。『對於政府。既失其法律上所依據之機關。已立於忠而見疑之地位。』（二）此在政府雖與對待革命手段有殊。而爲不置離心力於相當之位。則一彼逐時演進。將來成何見象。乃不可知。其在他一方。革命黨之首領。雖悉亡去。而種子則到處仍存。且素不附於革命黨。而並爲黨人所唾棄者。至此亦假託名義。嘯聚爲亂。閭閻冤苦。西北驛騷。乍報肅清。旋又蜂起。多方亟肆。奔命維艱。長此不已。社會不悉歸糜爛。勢且不止。由是觀之。輿論付之。臠蹂。政黨亡其根據。民心卽於麻木伏莽。肆其兇頑。正氣銷沈。乖風扇發。民生塗炭。道

(一) 中華雜誌二號民國社會之大危機

也。其所作負面之說曰：

以力服人者。自謂有權利矣。吾且暫認之以起吾說。惟吾日卽而求之。空無一物。如曰有之。直夢囈已。何以言之。如權利可由力造。則果隨因變。彼爲後之有力者所倒。權利亦爲彼所承。於是人之暴力足以相傾。彼卽傾之而無所虞。其違法夫至最強者。恆擁其權利人之所爲。亦惟爲其最強者而已。一旦失其所以爲力。卽失其所以爲權利。此而謂之權利。果復成何意味乎。大凡以力服人者。當其服時。純乎由力。苟可不服。決無必服之觀念。驅之而行。是力之所止。義務卽隨而止。可見權利之爲物。以加於力。並於力。毫無所增。故此而曰權利亦一無義之詞而已。

盧梭此段乃言民約而說明「約以意不以力」之道。其言精透。聖者莫易以吾約法衡之。則號稱爲約實乃無當於法。以須與力共。其存亡息息存時。息息可爲亡候。故必待其亡而始知有可亡之道。斯誠大愚不靈。吾未如之何者也。然天下事往往有至易明而若至不易明者。卽是此種。故今之政府若民黨俱無望其深喻斯旨。且國事敗壞。至於此極。惟有俟其劫盡。徐圖轉圜。正如己傾之乳。守而哭之。其又奚益。益是愚之此篇。

有存於革命一派以外者則其約法宜不二年而毀何也離心力之作用則然也北京政府時代所改造者乃成於官僚一派之手由起草以至通過不聞有意見之相軋利益之莫容苟天下之力有存於官僚一派以外者則其約法亦宜若干年而毀雖欲諱言亦不可得何也離心力之作用則然也於茲兩約法之異點呈矣前約法者雖爲革命軍之所胚胎而掌而行之者乃屬異黨一方視約法爲聖神而一方視之如土芥一方日駭汗流涕以相告曰爾胡破壞約法爾胡破壞約法而一方日行其破壞之實而不顧是保之之力本有未至宜其速毀後約法者則在凱旋之餘本全盛之勢以立之且已立而已行焉於他人無與與革命派之不能始終其事者迥異是保之之力周匝無遺宜無從毀此今之爲言者之所衡論也雖然愚請以內籀歸納之術從中抽出一義曰約法者以力保之者也易詞言之約法者與力並存者也此正面之說也從其反面言之約法者與力俱消者也夫法者權利之所存也愚嘗聞之盧梭矣（一）彼曰「有最強者之權利」（二）又曰「最強者之權利以力守之」（三）此與吾正面之說同者

(一) 諸說皆見民約論一篇二章、



亦留以爲箕子見訪之用。讀者若以爲第三次革命之風潮加以詮說未矣。

### 調和立國論 三年十一月

愚曩居英倫。目擊其愛爾蘭自治案之發展。自由黨柄政既久。愛爾蘭國民黨與之提攜。此案日日有成爲法律之勢。保守黨抗聲而呼。嘗爲壟斷。此其政情得失。非本篇所宜問。惟反對者之詞有曰。茲問題也。關乎國本至巨。宜由各黨和衷討議。徹底籌畫。不由一黨一意孤行。是則合理之真。無可詰難。固不僅保守黨人云然。即自由黨中之賢明者。亦復深明此義。昨有自由黨議員。發行一小冊子。題曰「憲政危機」。(一)即就此點反復指陳。警其同黨使勿專擅太過。格蘭斯頓者。英之政家最稱公明強毅者也。千八百八十五年。愛爾蘭問題初興。彼即言於沙侯。(二)曰「如斯巨政。不可決之於尋常黨爭。必由是決。是誠不幸之尤者矣。」其言卒不見聽。此小冊子者。即本以起論謂「自格蘭斯頓發爲斯語。中經二十七年。愛爾蘭問題。仍然未決。今則決有日矣。」

(1) The Constitutional Crisis 倫敦 H. Fisher 著 行。未列作者姓名。  
(2) 時沙士勒爾侯爵。

但若視爲黨派問題。以力爭之。則其所釀不滿不安之象。必重而遠。且所生險狀。將至何度。不可前知。須知吾人共同生活。與夫共同利益。各各有其本基。遠在黨派問題所當迴旋以外。縱令訴之黨爭。不必即有格蘭斯頓所稱不幸之事。在法。亦不當行蓋於此種事件。非收合各派之聰明才力。治於一爐。使其所定。全由同意。不假強爲。不足以安國本而善國俗也。格蘭斯頓往矣。及今奉其言以行。猶且不遲。讀者其果無意也乎。『由議員之言。可見文明國之黨爭。將不盡恃多數專制之力。其所以然。愚執筆斯誌以來。已屢有陳說。簡而舉之。則一國以內情感利害。雜然並陳。非一使之差。足自安羣體。將至迸裂。不可收拾。故凡問題領域。及於是焉者。非以全體相感。相召。相磋。相切之精神。出之。不足以言治國之長圖也。』

愚論發端。即絮述他國久懸不結之案。或疑其不類。然愚意所取。乃謂黨派者。其策源地實爲選區。國民明明以己意相託。其或相畔。並可隨時解除。其代表權。猶且於國家重要問題。不宜以多數凌轢他黨。則如有擁權自恣。國民之監督作用。本根已絕。其爲不可更不俟言。愛爾蘭自治問題。雖於國本有關。而其範圍。亦祇屬於國家組織之一

部分。猶且非全國一致。通盤籌度。不足以消隱患而奠邦基。則如有大政所關。其深且廣。伯什於一地方自治事件。其不可爲一人或一派。人武斷擅行。尤爲無稽。愚讀書觀政。偶有所觸。信筆所之。以起吾說。本事之切於今情與否。不足深論。亦惟問讀者諸君。吾國今日政象。其爲大權壟斷。一切披靡。民志抑塞。無可告語否也。果爾。則惟一解決之法。正在覓一機會。使全國人之聰明才力。得以迸發。情感利害。得以融和。因範爲國。憲演爲國俗。共通趨奉。一無詐虞。無可疑也。顧其所以致此。或者訴之武力。而出於革命。或者訴之政治。而由於進化。此別一問題。非本篇所能爲之抉擇者矣。

讀者當知。愚今執筆作爲此文。正歐洲戰局雲詭波譎之候。此戰之影響吾國。迥非尋常債源已竭。國政莫舉。中立失實。內地被兵。平時不逞之徒。且持政府之急。而謀擣其虛。將來禍之所至。良未易測。於時有爲愛國之說者。謂外患方深。內訌宜解。英俄之宣戰也。其愛爾蘭芬蘭波蘭各自治案。或則停議。或則速決。而要以和衷濟變爲歸。吾國所謂外患。雖與交戰國有殊。而國中險象百端。更無餘地。容有同室鬩牆之事。見於今

(一) 參觀拙著自愛國家與責任及政力商榷論。

日。苟政府聽從民意。於政治施其相當改革。則革命之舉。允當鑒於時勢。知所止焉。是說也。又不僅穩和派主之。即急激者亦多以此自克。由表面以觀。似愚前文所謂機會。不難於此求之。求之而得。寧非絕大幸事。無如稍有政識者。略一沉思。即決其所願有。如泡影。何也。以其名託調和。而實與調和之真性相去萬里也。

有駁愛國說者曰。國有外患。舉國之人。一致赴之。理勢皆所宜然。但今之所謂外患。果居何等。吾國豈有與人宣戰之實力。政府又豈有是決心。二者不存。患於何起。昌言愛國者。非好事之徒。漫取一說。以爲名高。即自鬻之士。窺探政府之意。以圖見好。無足取也。愚於兩方。不能爲左右袒。惟國內民生凋敝。匪亂如麻。不勝兵戈。乃爲事實。於斯苟有免除三次革命之道。有人心者。諒無不樂於聞知。故人以免除革命之說。頌言於衆。愚決不疑其理。由而惟詢其方法。今其條件。在「政府聽從民意。於政治施其相當改革。」則惟問「民意」將以何種形式發表。復何道能使政府「聽從」。具其形矣。有其道矣。所有改革。又何者始爲「相當」。凡此種種。皆勞審慎。若其答案。乃打一電。或上一書。書電既往。即無餘事。則質言之。爲告哀文言之。爲請願而已。調和云云。又誰欺。

國人之察於斯義。不至一誤。再誤。毀壞其國。無可收攝。正吾人莫貸之責也。此而不謬。可見實行調和是為一事。提倡調和又為一事。吾調和之說。何時可見實施。愚無從知。惟斯說也。舉國之人。今日即當深深印入腦際。則了無疑義。莫烈又曰。『調和論者。恆趨超而不前。非畏獨為舉世之所不為也。乃慮時機未熟。雖信己說之終張。而特以今時之未可也。雖然。是有辨焉。所謂時機未熟。果指坐言起行。世間一切制度文為。立隨吾理想而一一遷變乎。抑僅指發抒新想。創設輿論。以聲相求。以氣相感。使同志衛道之士。日多一日。以俟一與時會。著實改革。嶮巖之量。以減成功之期。可速乎。二者釐然分野。不得併為一談。以言前者。時不我與。自難強為。理論獨高。而羣情未附。相時而動。吾亦難之。但若而理論。樹為大義。昌言於衆。以證同心。則息息為之。皆是時機決無所謂熟不熟也。』(三)愚誠無似。竊取斯義矣。

顧當時有似是而非之說。與此正成反對。不可以不先辨。政府黨曰。民國初立。首誤於

(一) 見 John Morley's On Compromise 第二百十頁。  
(二) 同上第二百十六頁。

鼓愚聞。調和生於相抵。成於相讓。無抵力。不足以言調和。無讓德。不足以言調和。今革命黨八九居海外。進步黨亦奄奄無生氣。自力不生。不足言抵。己之權利。剝蝕淨盡。本無所有。更胡言讓。抵既無從。讓復莫傳。本質皆去。名將焉存。故今之士。漫言調和。愚以為皆童稚可笑。無關痛癢之談也。

然則調和之義。其即廢而不講矣乎。曰。烏乎可。調和者。立國之大經也。美儒羅偉。謂為政制傳之永久所必具之性。愚前論政力向背。已珍重而介紹之。實則此乃政家公言。初非羅氏一人之說。其理由內籀歸納而得。更非一時遷就之談。吾國惟情於此義。故共和三年。徒尸其名。而遠瀛其實。吾民之匱於淫威。失其自由。輿情不彰。冤苦莫訴。較之前清末季。專制未改。萬萬有加。受弊既有自來。則繫鈴解鈴。救其弊者。終屬是物。故吾國唯有賴即於亡。否則社會。迤演日進。遲速不可知。而要歸於調和之域。而後已。然英儒莫烈。言調和最知名者也。其言曰。『進步者。非能自動也。儻若吾人沉睡若干年。忽焉自醒。決不見羣情國俗。煥然大進。世界之所以日趨於良。必人類之求其良。且多方以促其良者也。』(一)果爾。吾人觀國。苟見無調和之要。則已否。則大聲疾呼。冀幸

優容。束縛馳驟之約法。不得不勉遵之。放辟邪侈之元勳。不得不敷衍之。暴厲恣睢之都督。不得不容忍之。故以袁總統之雄才大略。從政基年。而一事莫舉。一旦決裂。將假面悉行。抉去。度劉亂黨。至於淨盡。始有今日之統一可言。此一說也。革命黨曰。吾黨之第一失著。在與袁世凱言和。其次則在南京政府之引用舊官僚。以致本黨藩籬。不期盡撤。迨南北統一以後。袁氏行其陰謀。政黨從而擾亂。吾人降心俯首。與之提攜。遷就愈甚。橫決亦愈甚。故今後吾黨如或成功。非盡所有舊勢力。摧陷而廓清之。使無遺孽。不足自保。此又一說也。之二說者。皆與吾調和之義不相容。使吾說而有可存。必先使兩派人皆明其妄。庶足發生効力。愚何人。拳勇不足以服人。才辯不足以銜世。漫欲圖此談何容易。然莫烈又有言曰。『凡一理想之見於世。決非偶然。苟其已至。吾前必將次第往叩。他人之門。而求其採納。吾冥行而得見光明。亦必有他人暗中摸索。去吾不遠。吾之發明。特其的耳。』(二)信如是也。則愚即輕微無足比數。或其所言。亦有不合己者存乎。

(一) 見莫氏調和論二百十七頁。

調和者。實際家之言也。首忌有牢不可破之原則。先入以為之主。吾國調和事業之無成功。病即在此。今政府成為今形。彼有根本原則焉。是何也。即大權總攬主義也。革命黨舍死奮鬪。彼亦有根本原則焉。是何也。即共和建設主義也。大權總攬者。獨裁帝制之精神也。其中不容有何種機關。分其權能。限其作用。此在庸童小女。可以辨其與近世民主政治。若冰炭之不相能。由共和建設以談。其與大權政治之不相融。更不待反證而得。以原則之本體言之。無論根據若何。要無言不成立之理。共和尚矣。專制亦非不能主張。且主張專制。而以皇帝與狄克鐵特。(二)等量齊觀。亦復自成一說。惟本調和立論。欲知原則之通不通。惟問施行之適不適。必嚴此界。而後愚說得以入焉。凡施行一原則。而定其為適與否。觀念每由人人之見解而殊。如今政府之所為人宜以為不適者也。而彼毅然行之。是必以為最適等一物也。人之所見。相差至此。或者疑之。不知此乃所謂適者。其想境各有範圍。並非一物而呈兩象。由此勘入。合點可求。今試問政府號為適者。果適於一人及少數人之利權乎。抑適於多數人之幸福乎。又試

(二) Dictator 為時憲政專制長官之名。

大權總攬者。君主政治之涵義也。然在近世紀。即以君主言。亦安見守此原則。不加變通。而能安富尊榮自若者。愚於英法。而得正負兩證。請得述之。英儒邊沁。昌言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者也。而彼生長君主之邦。深觀君制之利。頗於君權民福二者之際。著其調融無間之方。蓋英之君主。雖有薩威稜(一)之號。而薩威稜帖。則存於巴力門。巴力門者。實合君主貴族平民三族而成。與他國政家之言國會。外君主而別為一體者。大異其趣。於時邊氏立為論曰。『吾英國憲中之薩威稜帖。即寄於此。而其所以寄之。乃為國民求福。窮極其致者也。蓋政府中之三大質。求其配置之均。毫無遺恨。如今制者。此邦而外。殆絕無之。假如三者之中。有一負大權以去。則或為獨裁君主制。或為貴族制與民主制。吾將勢不獲已。擇一以從。而若策若智。若力平時。所恃於二。以濟其一者。至此舉。無有假如三者之中。有二共負大權以去。而負者適為君主與上院。則法律容亦出之以慎行之有方。惟以言為益。民生或不。必時時在意。如負者適為君主與下院。則察勢相時。居中審度。凡貴位老成之人所優為者。吾均失之。如負者為兩院。

(1) Sovereign 大權總攬者之稱。 Sovereignty (薩威稜帖) 大權也。

問政府號為適者。果適於現狀之維持乎。抑適於國家之進步乎。吾之於一原則而字之曰適。必其不背於後者兩宗。而政府則惟懸前者二事為衡。苟合於茲。他非所計。所見異致。實質大抵在此。並非政府不能為二者之別也。試推政府之用心而語之。何者為多數人之幸福。何者始適之政府。曰然。惟其事與吾利權有妨。吾不為也。又語之。何者為國家之進步。何者始適之政府。曰然。惟其事與吾現狀有妨。吾不為也。如此推論。雖近滑稽。當局諸公。或且不認。而三年來所演政象。剝膚求之。其底蘊確乎若是。此在偏激者流。將立生兩不並立之想。而自愚觀之。則方哀政府之朦於政情。並深歎其自私圖存之不得其道。蓋善保利權者。未有不。明兩利之術者也。苟多數人之幸福。於焉安全。則吾之利權。決能守其相當。應有之域。善全現狀者。未有不。同時計及久遠者也。苟久遠之策。於焉講求。則自通前後。而合為籌。所謂現在。即為將來。發軔之點。反之。舍國民福祉而專言利權。其所保存。必有潰決。不可措手之日。舍未來進步而專談現態。其所支持。必有僞焉。不可終日之觀。是知政府之所謂適。由吾人易地以觀。乃即不適之尤者也。何也。以其昧於調和之理也。

之言。即與民權宣戰之牒。大革命不起於他國。而獨起於法。決非偶然。間嘗瀏覽法史。探討古制。審其自古以迄十八世紀之末。『法王者。實集一切權力於一身。惟彼有行政權。任用官吏。甚且指定神父權。惟彼有宣戰媾和權。締結同盟權。惟彼有徵兵與國民軍權。彼更有立法權。所有行政司法諸制。王之一令。足變更之。何也。令即法也。質而言之。治法蘭西者。惟習慣與王令兩物。此外無所謂法。為司法之源泉者。王也。裁判悉以王之名行之。裁判吏名則法官。實為王僕。王有不嫌。任意黜之。王有特案。隨時招來。設庭審之。全國財政。亦王自掌。歲出若干。何稅當課。徵收之方。何者為適。皆由彼自定。人莫誰何。』至千七百八十七年。巴力門宣言。自後非得三族會議(二)許可。不得增新稅目。三族會議者。當時計之。已有百六十五年未之召集。路易十四十五兩世。

(1) Etats Generaux 三族者。指貴族僧侶平民而言也。此會創於非立第四之朝。當十四世紀之初。王權無上。非立尤英憲。固無發展民權之思。後以與教皇爭衡。欲國之助。已又欲稍借平民之力。以助貴族。僧侶深固不拔之基。故有此舉。凡以誇示己之威力也。後法人乃漸利用此物。主張政治改革。卒遷挪抑。並機關而廢之。故在十八世紀之末。已幾二世紀不設矣。三族會議之名。南海康氏法蘭西游記如是稱之。王倪叔作共和憲法三大機軸論。詳為各州議會。應詳察當仍之。

而立法告成。君主不容否決。則皇室特權。時虞侵蝕。甚至廢除王位。亦非必不可行。於是行政者。非全失其機能。必且異常孱弱。但吾英憲法。乃聚三質。范而成之。相劑相調。極其合度。此其所以可稱也。』(二)在熟察英倫最近憲況者。或以其上院之力。日趨衰弱。英王否決之權。雖有其名。斷無其事。因疑邊氏三質調劑之說。為未確。欲詳論此。非本篇所許。惟就王權而言。說者所論。乃指民權十分成熟之時。而邊氏立言。則在君民兩權遞嬗之際。愚意有取於氏。乃在證明。古初以來。君主首出。庶物號稱。至尊一切法權。本歸獨擅。徒以與近世民政潮流。相抵不復可通。或則厭惡民直多方。摧抑而已。轉即於亡。或則坦然與他質相投。自為體合。(三)因得保其固有尊嚴之量。至其量之多寡。強弱。則政力消長。天演深淺。問題一視時勢。為轉移。初不與權力調融之說相背。執此以論英事。無可疑也。

英事然矣。法蘭西則適得其反。蓋法者。昔為君權無對之邦。路易十四發為朕即國家。

(1) Bentham's Fragment on Government, ed. by Monlaque 見一八三頁。  
(二) 體合者。物自變其形。以合所遇之境之謂。本生物學中語。侯官嚴氏如是譯之。



時始允召集三族會議。千七百八十九年五月一日。此會遂成於微除喇。(二)微除喇王宮所在地也。夫三族會議之所以異於國會。以後者本身有自由討議之權。而前者則銜有特別固定之使命。職在陳情。而不必由其發策。故其被選時。選舉團體已繕有說帖。歷述所求。令其據呈。以備採擇。此種說帖。無慮數千。若而個人。若而團體。皆就其所涉範圍。指陳時政得失。諸帖並陳。彙為三集。貴族為一集。僧侶為一集。平民為一集。旋經法定程式。捧呈於路易十六之前。讀者須知此會議者。意在和平改革。初未敢集怨毒於王也。『吾人手諸帖而讀之。立見憂傷憔悴之民。其不堪虐政。呼求援手。精誠一致之氣。感人肺腑。彼其所欲得。一近世之新組織耳。而所欲之範圍。無一與尊王之旨相背。且矢忠王室。情見乎詞。由表面觀之。包本主義。』(三)之幻想。當時固全未打破也。』(三)尤足異者。路易設為茲會。意在貴族僧侶助已張目。併抑平民。乃『二族之人。多數寄同情於第三族。彼皆愛國多智之夫也。尤服膺於福祿特爾盧梭孟德斯

(一) Versailles 路易十四所營之新都也。

(二) Bourbonnais 即本當時王家之屬也。

(三) L. M. Johnson's French Revolution 四九頁。

迭徵新稅。均未一與之謀。今議院忽有宣言。實為對抗王權之新主義。是年冬。宰相導王臨院。祖述君政諸原則以抗之。有曰。惟王有最高無上之權。有曰。王行此權。惟對於上帝負責任。有曰。立法權惟屬之王。不分諸人。亦不惟人是賴。此種大義。乃法人世世所遵。政事萬端。惟王聽之。無取他力。特為助理。民之代表。聚於王前。亦猶臣僚聚議。特形式稍為恢廓。所陳疾苦。或有譏彈。均待王言。以成定讞。宰相所齎王訓。堅強若是。宜議院不能服。而路易不顧。逕發借款策令。交院備案。荷爾良公(二)宣言。此不法之案。必欲存冊。當聲明王命為之。路易十六低聲答曰。『聲明可耳。於我胡擇。』旋曰。『此案斷非不法。何也。以吾意為如是也。』實則當時王意以外。本無國憲。路易之言。謂之虛誕。固不可也。』(三)然王與議院之情。以此大傷。時全法人心激昂。學說大盛。小冊鼓吹之書。滿街飛如蝴蝶。(三)新聞集會。激論日有所聞。地方暴舉。亦或時有。王至此

(一) Duc d'Orleans 當時主張民權。頗激以與王忤。故因後為山岳黨所殺。

(二) 見薛紹伯(Charles Seignobos)所著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第四章首薛氏法之生存在史家最知名者也。

(三) 如荷爾良公。即大出其私財。經營此舉。小冊子中如席治思(Sieyès)之「何謂第三族」(Qu'est ce que le Tiers Etat ?)乃流行最有力者也。

鳩之書。以為包本主義。為人道計。為法蘭西計。即為其自身計。均當改造。』(二)苟當是時。路易俯從民意。坦懷與三族提攜。稍稍犧牲威權。以屈己而伸民。求一適中相應之點。以期法蘭西全體幸福。建之於上。愚敢決王室尊榮。不難與英比烈。而革命之慘禍。可以不經。無如路易昧於大勢。不解圖此。未能推誠與民黨相見。徒懷復仇之心。日以小機小智相應付。務終持王權。憎伏民黨。而後釋於懷焉。此其根本之誤。不可救治。時三族會議。已由平民一部。把持用事。號曰國民會議。(三)以其創立憲法。又號造法機關。(三)此中所布自由平等諸義。自與積世君權。不相融洽。然其溫和緩進之態。與暴民心理不合之處亦多。且兩兩相衡。與言近民。寧言近王。蓋當時全法意見。裂為三派。而各相仇。以兵戈自衛。有犯之者。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王與民立於兩端。居其中者。則為國民會議。王之所志。報復也。反動也。絕對專制也。民之所志。革命也。根本破壞也。無限自由也。極端之見。兩相背馳。其間連環。厥惟國民會議。以其目的。乃在和平之改

(一) 同上五一頁。

(二) Assemblée Nationale

(三) Assemblée Constituante 此與平時立法機關(Assemblée législative)相對。

革。與有限之民權。固不徇王。亦不徇民。王不知與會議提攜。轉乘巴黎市民暴亂會議止之不得之時。調外兵入微除喇。以脅會議。芮克者時掌財政。號能和緩君民之衝者也。王既欲與國民會議宣戰。乃放逐芮克。以示決心。更廣集兵官。置酒高會。誓保其累朝無上之威。俾勿失墜。此風既播。國民會議與暴民者。遂忘其夙嫌。一致結合。以與王抗。此千七百八十九年七月十四日之變所由來也。迨十月五日。亂民擁王自微除喇遷於巴黎。白龍魚服。螻蟻欺之。王之本身。已全失其作用。然當時有精於調和之術者二人。乃心王室。復得民心。苟得王與后推誠相見。假以全權。極其所為。未始不可返於和平之局。無奈事實來告。又得其反。茲二人者。一為米拉波。米氏曾游英倫。究其政術。嘗發為論曰。『英倫！英倫！一憲法耳。此外吾無見也。』(二)『英倫者模範之無盡燈。而自由之祖國也。』(三)彼既服膺此邦。一本其溫和調解因時作計之道。以應於政。革命之初。彼為主動。凡於暴民失紀之事。無不節節維持。聲名既宏。謗亦叢起。千七百九十年春。大亂之生。已經兩載。米氏與王通款。冀有萬一之當。可以已亂。乃王不

(一) (二) Talleyrand's Life of Mirabeau



拉飛咽之自由主義諦認之不外有容既不走於極端亦非鄰於空想彼之政敵固屬茫然即其知好亦未深察拉飛咽以為自由者非聽他人之意見流行義乃不備凡政治號有建設非以合理之調和為鵠基乃不真此種教訓逾一世紀法蘭西人始有知之彼在當時已能深通其意」(一)約翰之言真能尚論古人者矣自亂民直搗王宮以來凡有急難非拉飛咽至不解護國軍(二)者巴黎市廳之所置也拉飛咽領之上以衛王下以制暴亂其勢雖張而已為民黨所忌王且不知倚之於其拱衛之下倉皇宵遁拉飛咽以此益見愚於民攻之者益有所借口自是以後護國軍蓋無能為矣由斯以談路易之死基於不信國民會議不信米拉波不信拉飛咽其所以然則迷於王朝絕對之淫威而無遷就調融之美意南海康先生著法蘭西游記謂「路易固仁厚能開議院聽民權者而即以開議院聽民權死施而不報且以囚戮報德民心之難與

(1) La Fayette had already learned the lesson it took France a century to learn, that liberty implies freedom of opinion for others and that reasonable compromise is the true basis of constructive politics. 原著七二頁所謂論一

(11) Les gardes nationales

世紀法人始知當推第三共和之成功參看拙著政力與會論

信任之轉加愚弄五月與后約會於園中互籌良策后竟「挾持私意不肯以誠相見米拉波則坦懷雪涕謂彼愛王尤愛自由非兼營并救策終莫出后深惡之而陽假詞色米氏既出后即貽書駐德近臣告其招米特欲利用並非深託時國民會議主張媾和宣戰之權惟已有之於王無與米氏審此可以挾王與國民攜手也出席爭之至於名譽掃地刺客環伺而不恤卒以其平日高才雄辯公心正義之力已說僅乃通過王則以隙大可乘頓起陰謀思以昔年對待三族會議之法急掩會議將其所有議決案悉取消之(一)種種槎枒米氏之謀全歸失敗智盡能索逾年即死此政雄去而王之死日亦可數矣一為拉飛咽愚讀法蘭西革命諸紀載作者於拉氏之毀譽不一其說最近美人約翰嗣同(二)著法國革命小史其論拉氏愚以為頗得其平其言曰「拉飛咽之為人易毀易譽惟不易知革命初起彼有助美獨立仗劍成功之歷史惹人懷想其篤信自由持理一貫尤為先登朝貴之相仇者於斯以浮妄短之寧慮無隙實則

(1) Michelet: Histoire de la Revolution 第三卷第六章

(11) R. M. Johnston 美國哈佛大學歷史助教所著 The French Revolution 一小冊詳簡得宜頗明簡達為初學佳本

親貴內閣之爭置若罔聞卒之武昌一呼勢不可當信條十九無異廢紙由今思之茲信條者其精神可比法蘭西千七百九十一年之憲法施而有效吾國足與英吉利齊觀豈不甚盛乃不許之於和平競爭之際而誓之於暴動四起之秋等一物也時勢未同則聖神化為豺虎今據十九條以論滿清謂其聽從民權信誓旦旦而卒以此覆其宗社其不為知言與康先生之惜路易殆同也聽從民權信誓旦旦非深解調和之義者不能而滿洲非其儔也

說者曰此君主之國則然也共和之邦或當別論蓋國而共和人民可以自由運其意志其奉為元首宰制一國者必其最稱德高望重之人以視世襲童昏驕汰之君觀念迥乎有別於斯委以全權民實委之用力過專半由時勢驅之至是未必可厚非也為此論者意在擁護民主專制謂其不失為一種政制愚固論之欲知原則之通不通惟問施行之適不適今陽奉共和之名陰行君權之實所謂不適莫此為甚蓋以學說欺人謂元首之來由於人民自由推戴則此自由云者印之事實恆極不自由如其自由元首之性質又決不如是雖事變之起國民中亦誠有一部分甚願若而人者出以非

亦甚哉」(一)是乃未然路易非能開議院聽民權者也如其能之又何至身死家亡為人慘笑今之論者每以法蘭西第一次革命過於暴烈不知當時國民會議悉由中流深穩之士所集而成千七百九十一年之憲法乃君主立憲中之理想組織於王權民權二者調劑頗得其宜所謂暴民則別為一體立於會議之外會議之所為大為暴民所痛恨而王之痛恨之量尤有加由表面以觀王為勢迫亦恆讓步然其讓步等諸降處所為勢盡而降稍起則又翻覆以云調和去之千里調和云者貴有公心尤貴識「凡人聚而為羣其事成於相劑相質其行於相與相讓當割之利不割不可當低之求不低不可也」(二)當其可而割之應於時而低之是謂調和當割不割而卒割當低不低而卒低其割其低必非尋常應與之量所能壓敵之意路易身為刑戮職是之由遽以能開議院聽民權稱之未為知言也何也開議院聽民權非深解調和之義者不能而路易非其儔也前清之季滿洲政府逞其強頑請願國會之士致受囚放

(一) 法蘭西游記 一七頁  
(二) 本哈爾補補利

宗社與革命兩體相厄。此亦足以調和之。」(一)由斯以談路易十八所假以收拾人心者在調和可知拿破侖爲治之所缺乏。即爲此物。然此固不必謂拿破侖之專橫至於酷不可耐也。史家執筆且稱其權以僭生。尙能正用。秩序既復。凡嫌疑黨綱之律。並皆解除。亡命咸歸。四民樂業。法令確定。財政綽然。政潮所趨。或生對抗。亦非不能讓步稍變其意以歸。惟大力所之莫能自屈。百事皆可一損及己之權力。則不允。伯倫知理曰：「以拿破侖初政觀之。如其帝運不斬。君主立憲。容或可成。然凡事彼欲以絕對之意行之。他體有權。彼皆視爲有妨己意。此其受病之本。一旦失敗。所有制度亦與之俱倒矣。」(二)伯氏之言如此。以證所以稱路易十八者。拿破侖不能調和。即其致敗之由。益灼然可見。求之英倫。克林威爾之亡。亦同此例。請並徵之。

- (1) Die Charta Ludwigs XVIII. 4. Juni 1814 war ihrem Wesen nach ein Vergleich zwischen der alten königlichen Dynastie, welche aus der Verbannung zurückkehrte, und dem französischen Volke, welches die Zeiten der Revolution und der napoleonischen Herrschaft durchlebt hatte, ein Vergleich zwischen den Rechtsansprüchen des früheren absoluten Königtums und dem neuen politischen Gewalten, zwischen der Legitimität und dem Besitzstand aus der Revolution. Bluntschli's Allgemeines Staatsrecht, 4. Aufl. 1877, 117.

情。宜不相入。彼既以橫厲之策。盡收民權。而自爲清教徒。宗教之遭其強制者尤至。民心離畔。何怪其然。且彼討不服也。嚴。窘異已也。迫。厭蘇愛。制王黨。顯之草薶而禽獮。隱之月腋而日削。欲不潰裂。安有幸焉。盧斯福著克林威爾傳。嘗論及此曰：「吾美南北之戰。格蘭特既勝。彼之所以遇敵黨者絕寬。此固不能望之克林威爾。獨立之役。美之王黨一敗塗地。其敗後之受逼拶。與查爾士第一既戮。克林威爾之逼拶王黨者略同。惟華聖頓及當時政家。以爲大非。秩序一定。敵黨之自由。同時恢復。所享公私各權。一律平等。克林威爾時代則不然。政敵既敗。勢鬻敗之一事。即爲彼終身受罰之符。參政既沒其權。所有重稅。皆強徵諸彼。是惟恐其不畔己而保證之也。」(二)克林威爾既大失王黨之心。人民厭其專擅亦寔至。尤怪者附己之軍隊。並乃與己示異。習爲謹敬。致使克林威爾遺其親信之尤者。分置各軍。日不暇給。蒙克者。諸將之雄。克林威爾之股肱也。而復辟之日。首按兵出迎查爾士第二者。即爲蒙克。以彼倒戈。餘將皆望風解刃。

- (1) Theodore Roosevelt's Oliver Cromwell II 1 次及十頁。  
own righteousness and wisdom, to be really fit to carry on a free government. Oliver Cromwell II 1 11 頁。

常之手腕。濟一時之艱難。一至權假。不歸流於橫恣。即前之尸祝者。亦不得不詛呪之。本屬仇讐。尤不俟論。此觀於拿破侖第一而可知也。當彼行其苛疊達。而盡滅共和黨也。法人受革命之痛苦已深。羣以爲大難非彼莫救。雖惡其恣肆。亦頗安之。好持極端之見者。至以爲苛疊達之行。與言拿破侖之勝利。寧歸之共和黨之罪惡。(一)此亦可見當時之心理矣。乃其稱帝以後。情勢大異。前之推崇惟恐不至者。漸至去之惟恐不遠。時共和之理。已入人心。然鑒於拿破侖之專橫。社會中漸露追懷君主之想。王黨乘之。潛施運動。人遂益畏班拉巴主義。(二)而轉以復辟後稍得自由爲可親。(三)觀其敗後。王政復古。不成問題。可見盛時其機早伏。伯倫知理曰：「千八百十四年六月四日。路易十八之憲章。精要在於調和時舊。朝歸自竄地。而人民方經革命及拿破侖專制之餘。此適足以調和之。君主制有其所必存。新政制有其所必守。此適足以調和之。」

- (1) Dangin 所著 Royautés et Républiques 有此言。  
(2) Bonapartisme 班拉巴拿破侖名也。  
(3) On ne saurait que des hommes tels que M. de Villé craignent plus le bonapartisme que le libéralisme pour rétablissement de la Restauration. 見巴禾 (E. de Paris) 著政治學指南 (Principes de la science politique) 四 111 頁。

千六百五十五年。克林威爾解散國會以後。英倫全土。在彼一人掌握之中。租稅如何徵。法令如何立。軍警制度如何編。外交政策如何出。皆由一手擘畫。人莫逆焉。論者輒謂克林威爾暴主也。實則彼之所爲。與古代君主之暴者。又異其趣。蓋後者爲暴。基於一己之私。克林威爾則信教絕真。純以天吏自居。欲以所受諸天者。強致諸民。謂以崇己身之權威。非知言者也。惟克林威爾自信之力過強。以爲己之所行。有百正而無一曲。人有持論稍異於己者。決不容之。若謂己稟天性獨全。故所見獨真。餘於服己之令以外。可無他務也。此其根本誤處。宜其及子而亡。穆勒恆有言曰：「人不能無過者也。其所得真理。往往偏而不全。故非聽反對之議論。盡量流行。往復比較。從而折衷意見。之統一不足。尙也。其在事爲。抑又有然。須知言論之龐雜。與生活之多歧。非至人智大進。可以認理。靡遺茲乃佳徵。決非惡象。」(一)克林威爾不解此也。妄謂己乃知理獨至。備道而全美。(二)盡壞一國之制度文物。以己意代之。語之於理。寧復可通證之以

- (1) Mills On Liberty 第三章。曾論及此。謂「世界論」八二頁。民國二年。版。吾國墨子。尙有子墨之曰。墨子有見於齊。無見於魯。又曰。有齊而無魯。則政令不施。此有勝於墨子。見天論篇。  
(2) 盧斯福論克林威爾曰：……he was too impatient of difference of opinion, too doggedly convinced of his

王政之復。不假流血。職是之由。當查爾士入都正位。鹵簿所之。萬民迎泣。此豈故君之足懷。殆由克林威爾之操切過甚矣。乎心論之當時。民智未純。大刀闊斧之爲。未必盡可。非議且克林威爾操心制行。皆有精誠。其過激之爲。由於信道之篤。與權謀幽險悖逆。無道者又不同。科徒以不諳治術。不解調和之道。遂至身死名裂。尸且受戮。良足惜也。

凡右所陳。乃以證明大權總攬主義。未能以邏輯之道行之。使之名實相印。易詞言之。前主義者。其在事實。抑在理論。皆無餘地使之自存。事實一方。既歷歷以史蹟相證。請得更就理論。約略言之。昔荀子說威有曰。『威有三。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禮樂則修。分義則明。舉錯則時。愛利則形。如是則百姓貴之如帝。高之如天。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用而威行。夫是之謂道德之威。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錯則不時。愛利則不形。然而其禁暴也察。其誅不服也審。其刑罰重而信。其誅殺猛而必。駭然而雷擊之。如牆厭之。如是百姓劫而致畏。羸則敖上。執拘則最。得閒則散。敵中則奪。非劫之以形勢。非振之以誅。

殺。則無以有其下。夫是之謂暴察之威。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爲亂人之道。百姓謹敖。則從而執縛之。刑灼之。不和人心。如是下比周賁潰。以離上矣。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夫是之謂狂妄之威。此三威者。不可不孰察也。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也。』(一)他日又論湯武曰。『天下者至重也。非至強莫之能任。至大也。非至辨莫之能分。至衆也。非至明莫之能和。此三至者。非聖人莫之能盡。故非聖人莫之能王。聖人備道全美者也。是縣天下之權稱也。』(二)荀兩說非無關也者。則愚謂禮樂修。分義明。舉錯時。愛利形。不賞而勸。不罰而威。非至強至辨至明者。莫之能爲。道德之威。非聖人莫之能及也。愚搜討未勤。史識彌闇。不審書契以來。此類聖人。曾否有之。論者動稱堯舜湯武。然五帝之事。若存若亡。三王之事。若芒若昧。堯舜湯武之治。是否與此合符。亦苦無左證。茲亦不深論矣。惟二千年以還。地無論東西。人無論黃白。凡史家所紀文士所傳。可以今日人類通性證之。而決其不謬者。於其帝。

(一) 見運國書  
(二) 正論篇

王君長之中。求一至強至辨至明。能爲天下之權稱。如荀卿云。『有之邪。抑無之邪。』謂曰。有之。則誰舉其例以告。雖在萬里以外。愚且裹糧挾餐。以從。謂曰。無之。則言治必翹一不可有者。以爲之的。此誠柳子所謂聖人之道。不益世用者矣。是亦不可以已乎。愚曩論克林威爾。請即其人思之。有以明吾說未過甚也。盧斯福曰。『世俗之爲說者。輒曰。開明專制。信爲良政府。是不然。三五坐談漫造。原則豈有合於治道。克林威爾之覆亡。即所以施教於此。坐談者也。凡一國民智差足。自由於時。有大力者出奮臂攘之。代以己力。以爲己力所致。遠勝自由制之所能。爲心誠求之功。亦逾奮自有專制。以還。未有盛於克林威爾者也。而且無成其他。又何足論。』(一)其所以然。則前舉人性不全一語。可以蔽之。笛卡爾曰。人類生而不全者也。全者非彼所能思議之物。則民之秉彜。雖有等差。未能絕遠。備德全美。信乎未能。如其未能。一人政治之論。據豈不立爲蠶粉。穆勒曰。『夫人道。不知何日乃進。得於最隆。惟今日之人。意與理少合。而多乖。故其言論云。爲莫不利。爲同異。』(二)美人李德曰。統而觀之。爲多數之幸福。計多數人。

(一) Roosevelt's Oliver Cromwell 11 頁六頁 (二) 聯本原譯見權界論八十二頁

之平均。意要愈於一人之最良意也。』(一)斯皆透宗之談。聖者莫易信。如斯也。荀卿曰。道德之威。成乎安彊。道德之威。既無其物。所謂安彊。何所自來。由是奉荀卿之言。以往非爲暴察。即爲狂妄。而天下之治。乃展轉於危弱滅亡之間。且克林威爾曾以道德之威自期者也。茲不可得。宜爲暴察。暴察之效。在於危弱。然克氏所得實爲滅亡。是荀卿所計。效能初無準的。以英倫護國之賢。猶且如此。今之頌言神武者。奈何自蹈於滅亡。而不自知也。

且荀卿之言三威。以概專制。猶有未盡。蓋其所謂威者。無論德暴。要發自一人。致諸民衆中。無間斷者也。必如是也。而後其威之效。始有可言。且必如是也。而後主張斯制者。有其立脚之點。惟問自來專制之朝。其能達於是域。命由君出一絲不紊者。果有幾乎。問嘗考之。爲專制者。必有賴乎肱。肱。手足亦既賴之。其病首中於蔽。一有所蔽。威則下移。威之下移。專制胡有是專制。爲物實含有自賊性於其中。其制一行。性即自動。韓非子曰。『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

(一) Spenser Bead 之言。盧斯福述之。見所著克林威爾傳。



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爲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二)此其爲說。非無合於近世法治之精神。豈不甚善。然今之文明國。所有法者。其性公。其質固。審判有定員。解釋有定義。所用者法也。而非用法之人。人惟用法。而不能自用。故行之而無弊。專制國之法。則不然。舉所謂法。不越一人之意。即意。即法。莫能明之。果茲一人者。亦落形氣之中。則意決無衡。而法因靡定。好惡者人之恆情也。由非之言。君人者且不得有好惡。故其言曰。『……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外而好內。故堅刀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燕子嗜好賢。故子之明不受國。故君見惡則羣臣匿端。君見好則羣臣誣能。人主欲見。則羣臣之情態得其資矣。故子之託於賢以奪其君者也。堅刀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桓公蟲流出尸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爲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則羣臣爲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羣臣見素。羣臣見素。則人君不蔽矣。』(三)夫創

(1) 二柄篇  
(2) 二柄篇

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利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臣矣。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羣臣。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弑。子罕謂宋君曰。夫慶實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二)實則釋其爪牙。寧虎所願。徒以政性如是。實逼處此。不釋不能。簡公之失德。於田常也。有不得不失者在也。雖至弑身不可避也。宋君之失刑。於子罕也。有不得不失者在也。雖至見劫。無所逃也。何也。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君不能自行其令。以致之民。而有資於臣。非至失刑。必且失德。或則兼失刑德。而使之用之也。韓非之爲此言。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彼之於此。豈不有審合刑名之說。以爲之基。然其基不位於人性之所同。亦美於言詞。而不中於事實。其言曰。『……審合刑名者。言不異事也。爲人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實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羣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羣臣其言小而功大

(1) 二柄篇

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趣所在。誰敢不從。』斯說也。歧令與意而二之。則真知君心者也。人臣事君之常情。者相待言之。即人君使臣之常情也。君非以是來臣。將不敢以是往。以情召。情遂成。此象令之所在。或爲成規。意之所在。始爲所欲。故得君之專。爲君所親愛。大臣廷吏。更不若左右近習。循令按法。不若優笑侏儒。何也。『此人主未命而唯。唯未使而諾。諾先意承旨。觀貌察色。以先主心者也。』(二)韓非不明此理。遽造爲『去私行行公法』(三)之談。以干人主。宜其所如不合。身且不保。當其窮時。發爲孤憤。輒謂『……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三)彼至斯時。猶以己說不行。乃無黨孤特。爲當塗貴重之人所格。無由自進。反復說明。使人主反乎阿辟之爲。而遵其法術之道。何其僨也。夫阿辟之心。性也。非習也。習可移。性不可移。性即可移。亦移於習。而所習者。則專制也。以言莫予違之習。

(1) 八姦篇  
(2) 有度篇  
(3) 孤憤篇

設一制首責行之者。去其好惡。則必假定其人。對於斯制。初無所容心。於其間。以無所容心之人。施行一制。其制必不成。韓非能言名數。不當立說矛盾如是。若有容心。是用好也。又安得去爲非之言者。將曰。如專制者。以其爲專制而好之也。吾情不動也。則既不動情。實得言好。又曰。情誠動矣。而乃集中惟好斯物。餘俱弗顧。於是利吾專制者。吾雖惡。必取有害吾專制者。吾雖好。必舍。是又不然。好惡者。生於人心。不生於法術。人之好專制也。其好乃由人心。而之於法術。今欲其好著於法術。從而絕其心理。是猶一木既長。枝葉扶疏。撥其本根。而冀枝葉凌空不墜。無是道也。夫好者。何樂也。以其所好。能發生體質。若精神之歡娛也。歐洲功用學者。邊沁之倫。至以好惡爲一切善惡之準。愚茲持說。姑不務爲高遠。惟人君以專制爲善。而好之。必其事足樂。體質精神。均因之。呈一快感。斷無可疑。而專制之爪牙。厥惟刑賞。此非所已言也。用刑賞而無妨於樂。必也。刑其所欲。刑而賞其所欲。賞也。今其言曰。爾欲專制。當刑其所不欲。刑賞其所不欲。賞是拂其情也。拂情者。天下至苦之事也。以圖天下至樂之人。而律以天下至苦之事。此大反乎人性。其說必不可通。蘇軾上神宗皇帝書曰。『……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

中興復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於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莒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余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未大不掉之咎歟。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於陪臣之邦。國殄於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愚讀至此。覺其所見有不敢盡同之者。是何也。即子厚著封建之失。乃欲以明郡縣之得失者。有叛之謂得者。無叛之謂愚。則曰。論有叛。無叛不當拘於制之本身。而忽視其作用。苟吾不能以此絕天下之叛。徒使其叛由甲點移於乙點。則挖肉醫創之道。未見其爲得也。』子厚曰。『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攝制四海。運於掌握之內。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鋌譎成之徒。圖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羣。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恐於下而吏畏於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並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是不然。果非郡邑之制失者。則人怨之禍。胡乃不易起於封建之時。戰國之際。諸侯之虐用其民。奚減暴秦。豪強之不滿於其君。何讓陳涉。

加諸樂。諛近佞之性。是猶以水濟水。安言移也。由斯以談。專制之政。首生蒙蔽。乃萬不可逃之公例。一有所蔽。則荀卿所謂威者。非復人主之威。道德既有所不行。暴察亦有所不許。有時即欲自爲狂妄。亦莫能爲。此其結果。固不越乎滅亡。特其滅亡。與荀卿所言異趣。故曰。荀卿之言。三威以概專制。有未盡也。

嘗論專制之威。下移。成於人主之意者半。成於當時之勢者亦半。韓非任法之說。未通其意。亦未明其勢。前者略如上述。後者請得約而論焉。夫古來最足害專制者。莫如封建。柳子厚作爲是論。首立大義。謂『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不可者。易言之。『是不得已也。』故復曰。『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以不得已之情而生。不可之勢。則其中於專制之利害。得失。不言可明。請更舉子厚之言實之。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羣后。布履星羅。四周於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覲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於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觀者。歷於宣王。挾

滿千戶。幾致飢寒。故爾時惟一王獨尊耳。巴黎亂民。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圍王宮。撤衛兵。而遷王於市。王權一失。諸侯無力以救之。只有遁逃。故羅伯卑爾等得恣行焉。假令法不盡收侯權。強侯四布。則一有內亂反兵。定之至易。故革命共和所以獨出於法者。即緣法盡收侯權之故也。『凡物之患。常出於所備之外。』法累世英君哲相。專志於創侯權。而不知民變即從此而生。猶宋藝祖專削藩權。而狄禍由此而盛。得失相尋。陰陽互根。故君子不可不知陰陽消息之盈虛也。』(一)準是而談。郡邑之制。不足以制天下之亂。章章明甚。行郡邑制。同時又薪專制之運。勿失非別建大節。不能唐之方鎮是也。子厚謂唐制州邑立守宰爲宜。而以虐害方域。歸罪叛將。不知將之能叛。即足以證郡邑之未宜叛等耳。今徒自州而移於將。此朝三暮四之說也。自唐以後。皆可作如是觀。愚爲此論。絕非於封建郡邑有所軒輊也。乃謂封建之存。全出於勢。明知其叛。莫能去之。必欲去之。變且立起。說在漢之七國。清之三藩也。或則本變。剛終民變。即起說在秦之勝。廣法之段。敦羅伯卑爾也。其後封建之根。已絕。而強藩悍將相繼而起。其理亦

然侯者。頓劍一呼。民無不應。伏尸滿野。民無敢尤。夫強者之所深惡。亦叛耳。初不論叛於何起。郡邑之制。有叛人而無叛吏。封建之制。有叛國而無叛人。叛地不同。有叛則等右郡邑者。謂無叛吏。更爲得。右封建者。亦將以無叛人爲得。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愚揣秦政初帝。衡論及此。決策必難。徒以前此皆食封建之毒。未受郡邑之災。故以後者定爲大計。不知其計一行。禍變立起。謂天下大壞。由於暴威竭賄。此亦似矣。實則秦政不失亂亦隨之。失政之力。僅以速亂之成耳。以爲亂之全。因信乎無當。此其故亦不待智者而明也。專制之效。首在民怨。民怨既衆。亂象四萌。平時文恬武嬉。可云遙制。一旦有事。非變生之地。自有重鎮。足相攝制。則土崩瓦解。解理有固然。秦郡邑制者。中央集權之極。則也。事事盡收於中央。所謂守令本以供天下之劫殺事。果如此。以論本制。可謂得仁秦事然矣。歐洲之霸主。處心積慮。有與秦皇相類。曰法王路易十四者。所收之果亦同。南海康氏嘗論及此。『革命共和之事。不始於他國。而必出於法者。以歐洲各國侯權甚大。羣侯並強。民能小動其一二。不能全動之也。惟法國削侯權。奪侯土久矣。自路易十四後百餘年。諸侯未聞有稱兵作亂者。皆奔走後宮。以希王寵。其小侯食邑不

懷想。而以頌禱當局者也。此兩人不解政術。自取滅亡。束縛馳驟。尤無民福。茲亦不論。惟以拿翁愛國之誠。克氏操行之正。謂當局者足相伯仲。答者然否。已不一其詞。是開明者本不可期。有之歟。惟專制。然一言專制。韓非之說。實據邏輯不拔之基。苟或不然。卽爲自殺。專制者。不可以意亂者也。能以意亂。卽不成爲專制。而今何如者。洪述祖之殺宋教仁也。刺探政府之意而爲者也。而政府不能以制正意。至甘爲僂人受謗。而不恤專制云乎哉。二專制者。不可以勢撓者也。能以勢撓。卽不成爲專制。而今何如者。張勳之掠南京也。逆料政府無如己何而爲者也。而政府果憚其勢數十萬生靈之衆。至不能易一武夫專制云乎哉。夫專制之主。不能自司其意。使人不窺。則主必壅蔽。下且無忌憚。各私其私。而主者一人孤立於上。韓子所謂亡國之廷。無人是也。專制之主。不能善處其勢。使己不讓。則外必有挾而內不能行其令。旣縱之後。收攝無從。賈生所謂天下之勢。方病大腫是也。茲二象者。凡有目者皆所共見。初不待廣搜近例。而後可

(二)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加衣於君身而得諫韓非爲之言曰、「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  
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今越官殺人以饜尊主且不得加衣者之罪  
近且徜徉京津之間與貴人游宴道路側目法司不敢問此實言專制者之尋也、

同。於是。以。專。制。之。故。保。留。是。物。是。物。之。反。響。卽。中。於。專。制。之。身。太。阿。旣。已。倒。持。順。逆。將。惟。其。所。欲。故。苟。強。藩。悍。將。一。日。不。去。專。制。之。道。一。日。不。完。果。去。之。不。可。能。也。卽。專。制。之。道。不。可。能。也。專。制。旣。不。可。能。則。所。謂。道。德。暴。察。狂。妄。諸。威。舉。無。所。用。故。曰。荀。卿。之。言。三。威。以。概。專。制。有。未。盡。也。

上述種種。凡以明大權總攬主義。以韓非審合刑名之道推之。宇宙間初無是物。本論多陳原理。盡舉往事。讀者或且疑之。請更以今之政局證焉。數載以前。卽聞有開明專制之論。施行未果。而滿洲亡。君制旣摧。共和以起。共和者本非一二年所能收效之物。以舉國皆不欲之。不與深試。試未朞歲。殄滅無餘。自是以後。政出一門。威駕清室。凡勝國之所欲爲而不敢爲者。俱爲之無所於恐。故乘時游說之士。爭以開明專制歸之。而當塗之人。亦復以此自許矣。(二)其實果何如乎。夫言開明。宜莫若荀子道德之威。此其斷不可得。前已詳證。卽質之時彥。亦未必敢證其然。拿破侖克林威爾。乃吾人之所

(一) 昨午解散國會之時，北京亞細亞諸報羣稱總統爲克林威爾，總統對路透社員言，以鑒

之所生。特世變矣。而新者未立。舊者仍行。則時形觚觚。設圖新而盡去其舊。又若運會未至而難調。此所以常沿常革。方死方生。孰知此雜而不純。牴牾衝突者。乃爲天演之行之真相歟。」(一)斯氏之言。卽所以著調和之精要也。(二)然則救專制之弊者。其惟調和乎。調和者兩利之術也。愚曩論之法蘭西未革命以前。彼邦賢者。腐心於包本主義。謂卽爲包本自身計。亦當改良。今於專制主義。愚亦云然。

(一) 照依原圖見華學雜誌三四六頁商務印書館三版原文見 *Sponer's the Study of Sociology* 三九六頁

(1) 原文本明著謂和字機微雖以他字代“it” cannot be too emphatically asserted that this policy of compromise, alike in institutions, in actions, and in beliefs, which especially characterises English life, is a policy essential to a society going through the transitions caused by continued growth and development.

明苟大變猝生專制以此不保乃所自求得之其又何怨惟長此已往或倒專制不得其法國且魚爛而亡中其禍者終在吾民全體憂時者徘徊審顧以爲時至今日非有統籌全局之計畫不足以救吾國之急難者凡以此也

然則如之何而後可。苟在十八世紀以前。民政未萌。學說未轉。則吾惟有從申韓法術之謀。採李斯督責之論。志在君權。期於絕對。雖不可得。亦且爲之。而無如今非其時也。大凡一意之生。生必不滅。一象之進。進必不退。有時見爲滅。爲退者。非眞滅而退也。乃正其迂回宛轉。所以爲生與進也。今者吾以一人政治最古之邦。被以多數政治最近之號。爲生與進。遽至終端。於時舊勢尙存。則促其生與進者。就於迂回宛轉之途。乃題中應有之義。惟若抹撥新機一意復舊。則大背天演之道。必且絕脰斷臄而亡。斯賓塞曰。『蓋蛻嬗之羣。無往而非得半者也。其法制則良窳雜陳。其事功則仁暴相半。其宗教則眞妄並行。此雜而不純者。吾英之所有。正如是也。其衝突齟齬。自亂其例。上自國政。下泊學術。所變然日多者。卽以演進方將。損益之以與時偕行之故。義理法制。古之所謂宜者。乃今以世變之更新。而適形其不合。且是之世變。往往卽爲前時義理法制



力無定式其所自出復無定向苟於革命黨以外若而力者忽也異軍蒼頭特起見於國中排大力者以去而將所有政象規之使正國基以穩民困差蘇亦非絕不可有之事是亦吾論適用之處也愚固言之今日政局惟一解決之法乃在覓一機會使全國人之聰明才力得以迸發情感利害得以融和因範為國憲演為國俗共通趨奉一無詐虞顧其所以致此或者訴之武力而出於革命或者訴之政治而由於進化此別一問題非本篇能為抉擇斯乃愚之深望讀者留意及之者也

愚擬著調和立國論力排兩說一基於大權總攬主義一基於共和建設主義右為篇上數陳前者後者將於篇下明之後以人事執筆未就亦遂苟焉未續昨檢舊篋得殘稿數幅即附於此以暴愚之頑惰且策其方來也讀者諒之

共和者政想之最高者也苟得如其想而致之事豈不可尚惟建國不如築室築室可以自由擇址而為之鳩工庀材一任己意而建國則否國家者既有一定之土地人民復有特殊之歷史族性易之不能絕之不可於斯本吾理想之力創為政制以覆於上亦惟視其土地人民歷史族性所能受之量斟酌損益以出之而後足以為

近政謂以是業望之現政府穩和者以為可行激進者從而詛咒愚均笑之夫苟現政府自審其病從而轉圜冀有合於悠久可存之道固非吾論所能拒若謂現政府恣睢太甚罪惡將盈吾惟厚其毒以速其亡斷無為之借箸使得自脫之理因謂本論為不當有未免太愚愚言調和論其理也未著其方也吾惟問調和之理是否可通並不問調和之方將於何出前者邏輯之事後者醫術之事愚此論乃慕倍根並不自稱扁鵲也吾惟論調和之道於今為宜並不謂調和之機即今已熟前者乃學者之事後者乃政治家之事愚誠願為斯賓塞而不願為米拉波拉飛咽也且前言之調和生於抵力今之抵力安在以政府之道推之又豈容人以此迂闊不近事情之談擾其意志而未已也調和首義在發見新舊之媒使之接構其在吾國現政府未足代表舊革命黨亦未足代表新一言調和運思僅及於口耳四寸之間亦何其隘現政府為自存計固利於調和苟不知焉終於自覆革命黨起而代之以史例證之此代之者專制未必不如曩日時則吾調和論之有用亦猶是也不然而見夫國內情感之未融利害之不一因悟橫厲無前之策之未可遽用尤吾調和論脫穎而出之時也愚言調和生於抵力而抵

聞之自由已無是物矣至是更禁刊焉議會已馴極矣至是更廢公開焉法律何由通過全然不聞其聲惟勅令一頒天皇之意昭然可曉……法蘭西者蓋已全然吐棄革命矣……夫革命以無量之血肉成之至是已空無一物共和魁桀人慘辱之至不值一錢而凡革命榮光有需紀念者即覓一會一詞亦不可得矣」(一)若是者何也曰共和主義之反動也

此主義者以行之走入極端釀成帝制而第二次革命又復蹈之且千八百四十八年之成功勞動者之力為多其所理想之社會組織尤與現制澈底相反莫烈曰「社會組織之根本問題豁然顯露於世以千八百四十八年為始千七百八十九年尚無是也以此問題密密箋答製為原則編為法式茲誠嚆矢未之前聞不僅著述為然而人民通感亦正同其奔放曾見千百為羣人人挾一烏託邦之迷夢爭集街頭求通其志流血斷脰所不惜焉夫公安衆福有其玄想由是演繹樹為斷案律以情勢自不可通今理想新羣輒欲建之於上實際政治輒提與懸談浮熱同科昔者

(二) 前書上卷二一八至二二四頁

功不然將不至潰裂無可收拾不止

此觀於法蘭西往事而可知也當第一次革命初起之時首義諸賢所倡自由平等博愛三大義心誠求之未遺餘力及倫的諸子不論即殘暴如段敦由其慷慨就義視死如歸以觀可見其橫厲無前意亦在伸其所信徒以所主張者鄰於絕對與社會心理不能相入必欲行之勢惟掃除一切障礙絕其本根而大禍起矣史家梅依曰「終革命之年與自由依稀相似之物吾未之見各黨相繼乘權以興果胡自乎則閱也破壞也暴徒也恐怖也斷頭機也陰謀舉兵也武力壓迫也如斯而已矣」

(二) 展轉相乘大權集於拿破侖一手梅依又曰「拿破侖者處心以剷除各黨為快無論何黨彼皆不認任何原則彼皆不承私慾填胸野心滿腹其所以治法蘭西者一劍以外蓋不恃他物矣當是時也民黨健者已覺共和掃地無餘而人民以飽嘗革命之苦及鑒於民主失政之非遂於武力專制之胡以為險遲遲未能即悟……迨帝制已成人民所被之專制甚於包本萬萬而亦隱忍受之無敢訾嗽……新

(1) May, Democracy in Europe 下卷二一八頁

穆勒嘗取而評之矣。以下皆法蘭西政治之通象類為格言成說之所彌綸此種言說奉為最終前提從而繙釋以應於萬事是之謂邏輯是之謂一貫以例證之彼之言曰某法當採以其合於某原則吾政體所由創立者也某法當採以其無背於主權在民之原則也吾可得為之答曰果其原則合於實事亦必於理論無乖以主權在民言之彼之足為政制之基必其政制由斯而創為利甚廣雖然未有政制能舉一切之利而有之者也有其便者即有其不便者政性使然無如何也且其不便為因既明從而正之不能取道於因為方法則為政不拘囿於普通原則較之拘墟者為有益於實際從可論也」由斯以譚絕對之義之不可倡顯而易見而法之革命者主之反動一生而魯意拿破崙稱帝千八百五十二年十一月法蘭西關於勸進請願之事作為報告曰「政情大擾之後國民每惟強者是歸昔亞克迪扶征服者為王以其厭惡內亂也拿破崙之作帝雖乘馬命哥之戰捷亦以革命狂潮靡所底止也最近國情險惡國人捧其垂倒之旗奉之魯意……是亦無他當一族困於亂政旁午構煽如暴風雨之不時而至其必然之反動則相率歸於能復秩序保

安寧之一人而已也。」其後魯意之政足以鑒法人之望與否蓋當別論惟元老所言謂於當時之心理大相刺謬亦不為知言矣。

#### 政治與社會 四年六月

梁任公在大中華雜誌作「政治之基礎與言論家之指鍼」一首以申明政治基礎在於社會之說前輩為文豈敢妄施駁義雖然愚愛前輩愚尤愛真理為中國前途計不敢嘿爾息也。

作者為此文時預料必有起而駁之者乃先為讓步之詞曰

設有難者曰今日社會種種罪惡強半皆政治現象所造成政象不變其導社會於下者且不知所屆而從事社會事業之人乃如捧土以塞孟津雖勞何補此難吾固無以應也又難曰社會事業強半須政府積極扶助啓發然後能成即不爾亦須消極的放任乃有發榮滋長之餘地而在惡政府之下時或不惟不助長之而更摧殘之則所謂社會事業者何由自存此難吾又無以為應也更難曰社會事業殖其萌芽已大不易易而政治現象既予人以不安一有變故遂見破壞人人有汲汲顧影之心誰肯從事此難吾又無以為應也

由右觀之作者主張政治基礎在於社會而社會基礎繫於政治之理由同時亦承認

之惟於今之政治無法可設不得不轉而訴之社會冀先植政治上不拔之基此其用心蓋亦甚苦然欲為此當先假定一前提焉政治與社會兩兩離立爾為爾政治之事我為我社會之事俟吾社會發達至於可以加力政治之時再行結合以建新國則試問此一前提果得立焉否乎由作者所設諸難以觀蓋不得立也不得立則亦惟有反乎作者之言謂今之社會無法可設不得不轉而求之政治以廓清障礙社會之源而已此種斷案寧待愚立手作者之文於夾縫中讀之將見腦際立浮此想皎然而無疑今請駢兩說而觀之則見政治不良由於社會不良社會不良又由於政治不良互相為因果雖然此兩因者果絕對者乎抑或與他因並著者乎果絕對也則互限改良之事於不可能天下巧詞之大莫過於此是作者決非謂是也果並著也則當熟察並著之因與本因之大小輕重何若而後可決改良之事當從何始如社會之不良政治其本因也此外更求其並著之因政治之不良社會其本因也此外更求其並著之因苟若社會不良之本因小且輕則改良之道可以不從政治著手否則不可避如政治不良之本因大且重則改良之道不可不從社會著手否則非所急此中消息乃須

詳參抹殺之論似未足以解決此題也

今作者避政治而言社會同時又確言政治不良愚以作者平昔之理解力推之決其所欲改良之社會不過政治不良之一因而非其全因則此一因者較之他因因其大小輕重何如乃愚所欲聞者而作者俱未之道唯曰「今吾欲問當世之言論家為欲與政府當局諸人言耶……則吾敢信其決無反響」是則今之言論家不當倡為政治改良之說者徒以政府之不見聽耳非政治之不當或不必改良也愚則以謂某論之當倡與否是為一事某論之見容與否又為一事若必料定吾說之將見容遂從而倡之此宵小逢迎或策士摩揣者之所為豈足以當獨立言論之目言論家之天職亦在使其言論與時代潮流相合可以見諸實行已耳至真獲實行與否非其所當問也果不獲行此他人之咎於言論之真何與也且言論之真值每以不獲實行而愈見其重賈誼陸贄蘇軾之書皆是也至其言有系統枝葉扶疏之文志在當時而亦目送來葉梨洲之明夷待訪即是其倫歐洲盧孟諸儒其言何嘗及時見錄於世莫烈曰「倍根之言夏絕一世即其所志之高齋出語之名貴已挾有一種實力以俱行吾英之所

然談諸社會謂非獲此政治可以不談。愚誠不解作者平昔不涉架空之思，胡乃今有此論。夫政治之本固在人民，而謂舉國之人其智足以辨別政治良惡，始有良政治可言，斷非篤論。不必言全數也，必待多數得此而政治始能圖良，亦不然。蓋人民爲物於政治上產生意味，必爲選民。苟其國民智未高，可以使其選民團體特別縮小，當世文明各國固仍行少數政治耳。以齊民智量之高低，定其國政之善惡，此政客門面語非實際也。大凡政勢所趨，其樞柄握於國中優秀分子之手，同時無何種阻力使之情，渙而機停則政治良否，則爲惡。故卜政治者，亦視此種優秀分子之地位之狀況何若已耳。普通人民固待別論也。今吾之民智誠低，然不得謂國中乃無一部優秀分子。今作者之所以絕望於政治，果此一部分子未盡其用也耶？抑盡其用而仍無望也耶？後者愚欲無言。如屬前者，作者惟當先行求盡其用，不當遽爾走入範圍廣漠之民智問題。今假定作者之言，自挾其邏輯之力以行，而民智頓高矣。然高者比較之詞，特在今日所定合理之選民範圍以外，更收新民幾許，而此較大之範圍中，亦終必聽其一部優秀分子蒼頭特起。果此分子不得其用，即人人皆智，亦如散沙，不復可搏。故知社會

排力。泰半時曰：露政是故良政治者，無他，以其能創爲一組織，使其國中智勇辯力之士隨其才之高下，銳銳所宜，直接間接以施之政，無有毀傷亦無有放棄而已矣。今吾國之政象，果有才未入於政之爲患乎？抑盡入於政，仍形不足之爲患乎？後問姑且不答。苟確見國中發生一種魔力，使一切人才悉陷於弛弛無用、疲瘡不具之域，今不惟魔力是尅，而曰無才、無才愚竊疑爲不見與薪之類也矣。且良政治非可一蹴而幾，國人政治能力亦惟從政治上以陶鑄之，始漸次可見。作者忽視此點，愚尤爲之歎。然後當詳陳，茲姑不贅。

作者論今日政譚之不應有，其重因乃無緣有反響及於政局，而政譚本質之不足取亦並及之。其言曰：『吾國至今，蓋未有所謂輿論者存。吾儕少數搖筆弄舌之人，自抒己見，吾殊不足以冒輿論之名，而真足稱爲輿論者，大都正當不適應，即吾儕所抒區區之己見，其果爲正爲適與否，亦良不敢自信。』作者自爲時論斗山，攝謙如此，以愚文行無底，豈敢妄贊一詞。雖然，作者之言以補偏也，補偏者往往已亦有偏，請得一

(一) 語意本難動

以爲大者此也。』(二)是故言論者本身具有真實力量，政府採用而用之，自爲其所願欲，而必以政府採用爲的，愚殊未敢以爲然也。且也正當之言論，不僅不當刺探政府之意，以爲張弛，有時正惟政府雅不顧其流行宜更高其鼓吹之職，此見理之真有以迫之使然，非必故與政府爲難也。是故吾人亦問吾之言論正當焉否耳。如其然也，吾徒因他人之不善，此從消極一面消阻之與夫他人之厭惡，此從積極一面摧壓之厥罪，惟均以其同遏正言讜論之萌也，吾人其忍爲之哉。(三)

作者所理想之社會，謂『必由生息此國之人民分任此國之政治，其人民能知政治爲何物，能知政治若何爲良，若何爲惡，其起而負荷政治者，人人皆有爲國家求良政治之誠心，人人皆有爲國家行良政治之能力，苟其心有不誠，力有不逮者，將不能見容於政治界。夫如是良政治可以得見。』此種社會誠爲良矣。然以歐美社會程度之高，其實際是否能夠如作者所言，愚猶以爲疑問。今求之吾國，不得而遽以政治罪惡全

(一) Morley, On Compromise 十頁  
(二) 語意本難動

中樞人物必使之出其才智，盡量流通，無間於羣化之淺深，而要爲立國不易之素。作者曰：負荷政治者必人人有爲國家求良政治之誠心，在愚觀之，人類爲不完全之動物，縱有誠心，決非絕對而政治爲公開之運動，縱無誠心，亦有一定必誠之域，督之使莫能逾是在國有良法，制以羽翼之使人求誠之心，日向向上，斯爲得耳。不當曰誠尚未至，不得言政治也。愚曾游北京政海，又嘗出入歐陸名邦，如法之德格賽英之雷德佐治，求之吾國政事之林，未必無人得其髣髴，而一則號稱政雄，蜚聲全球，一則齷齪猥猥，同國之人猶且戟指謾罵，是不必人之度量如此相越，實乃政制迥別，法度不同人之組織，使從政者不得不誠，尤才者誠尤甚，誠尤甚者位益隆焉。吾之組織，則使從政者不得不詐，尤才者詐尤甚，詐尤甚者處益顯焉。向使德格賽雷德佐治與吾之齷齪猥猥者易地而居，其所成亦必適與相反。故政治之良惡，人才之成敗，於是乎繫決不爽也。至言能力，其無一定標準，義亦同此。夫政治能力當計全體之量，不當任取一人以出類拔萃之德衡之，而無似遂以茲力爲未充。夫政治猶貨棧也，而能力則貨盡貨以入棧爲歸，盡能力以入政治爲的。(二)有力一分未入之政，政已有虧，政之所出



作者於此。尤發爲駭人聽聞之論曰。

吾最近乃深覺此種政論。其極容易發生之惡反響有二焉。其一聽吾言信吾言者。夢想吾所描寫之政象。欲求其實現。而終不可得。則以爲國事遂無可望。乃嗒然若喪。頹然自放。以致國家前途最有希望之人。皆流爲厭世一派。此一種惡反響也。其二聽吾言信吾言者。夢想吾所描寫之政象。欲求其實現。而終不可得。於是乃激而憤決。日圖推翻現在之政局。或革變現在之國體。以陷國家於危險之境。此又一種惡反響也。第一種反響。既已可憐。第二種反響。則尤可懼。要而論之。在今日欲作政論。無論若何忠實穩健。而終不免略帶第

是問題之呈於吾前者。乃覓取乎抑否乎。果覓取之。又是否宜由吾輩任其責乎。凡此諸問。料作者必爲正答。愚敢復爲作者讀曰。覓取。邏輯應有之。輿論斷非可咄嗟而辦也。其中有本徑之宜。履者焉。有迂路之宜。迴者焉。有歧途之誤入而旋出者焉。作者曰。吾儕少數搖筆弄舌之人。自抒己見。殊不足以冒輿論之名。是豈不然。然吾儕果以探求輿論。自任此任。舍吾儕亦莫他屬。因乃搖筆弄舌。以上則其所搖所弄。雖不必卽爲輿論。而得與於履本徑。迴迂路下。而至於入歧途。固決然不欺。故苟探求輿論。不可以已也。卽履本徑。迴迂路下。而至於入歧途。亦不可以已也。正云適云。不自信云云。豈當以是自餒哉。

細論之

輿論者有其邏輯之境。有其外賦之形。邏輯云者。全社會純正心理所應有之表章。外賦云者。國中一種言論所偶被之形式。二者合體。固爲政想最上之的標。然卽在當世文明諸邦。且不得言合。况於吾乎。夫輿論者。究其極。而言之。當成於國民之總意。總意非能以國民各個之意如數目之相加而成。故輿論亦然。是必有一部導領社會之人焉。時時以製造公論爲事。苟其言出。輿然有當於人心。爲一般辨理之人之所順受。則所謂輿論者成矣。莫烈者今日之穆勒也。論事明銳。無倫其言曰。『人之觀國。不必觀其常人之思想狀態。而惟觀其非常人。蓋民生向上之徵。當於領袖人物。或將來之領袖人物。求之。而國民之健全與否。卜之於其代表者之言論。與夫認爲首領者之行爲。卽已足也。』(一)今作者謂吾國無所謂輿論者。存果邏輯上之輿論。無有乎抑外賦者。無有乎觀其評論。今之輿論。指爲不正當。不適應。知所指爲前者無疑。既前者矣。則所謂無有者。非真無有也。乃彼隱於所處邏輯之境。吾無道以覓取之。使見於世也。由

(1) Morley, On Compromise 九頁

一種激烈煽動之性質。吾則以爲在今日而爲政治上之激烈煽動。則國家所受者。實利少而害多。討論此題。當先問『此種政論』究爲何種。如其髮髯盧梭福祿特爾之所言。聞之者又畏於叔本華之所性。則第一反響。是或有然。如其主張有若劉陽譚氏之言曰。『華人慎毋言華盛頓拿破崙破命矣。志士仁人。求爲陳涉楊玄感。以供聖人之驅除。死無恨焉。』又曰。『世亂不極。亦未由撥亂反之正。故審其國之終不治也。則莫若速使其亂。猶冀萬一有能治之者也。』(二)則第二反響。是或有然。今作者所欲止之之政論。二者有一於是矣。乎果不有之。而厭世一派。與夫亂暴一派。仍不絕於國中。則其因必別有在。而非『此種政論』之咎也。明甚。大凡攻人之說者。必先儲一說以待之。彼一棄其所信。則可移其信以卽於我。消極之反對。無當也。談士以今之政象爲未安。作者非之。得毋作者以今之政象爲安。因勸誘天下談士。相與安之也耶。此有以知其不然也。果以爲未安。未可以爲安。亦未可作者。究有何法。能覓得一『安身立命之地』與之也耶。

(二) 仁學之實

問嘗論之一國之人。所有情感。希望。意見。習慣。各各不同。果不同者。相持至於極端。勢惟訴之革命。以求解決。然革命危道也。有識者。率圖所以避之。避之之法。奈何曰。使其情感。希望。意見。習慣。差足自安。而已不當執不同者。而強同之也。安之道。奈何曰。使其情感。希望。意見。習慣。在國法範圍。而不至惹起革命。以內使之充分發展而已。不惟不當強同。而且貴夫尙異。也是故近世憲政之精神。在乎國家認容合法之反對。德之學者。黎白丁年亡命於美。因爲美人講學數十載。稱宗匠。其言曰。

反對者。適法者也。故反對不可無。反對惟以不至變爲徒黨陰謀爲限。在此限內。皆爲有益。有時政府之舉動。違反國憲。使國家之獨立。瀕於危殆。此種反對。爲力尤宏。如查爾士二世。於千六百七十年。與法蘭西締結條約。當時爲英民者。舍反對外。殆無救國之他途也。故適當合法而誠實之反對。一失政治上自由之擔保。卽與之俱失。因之少數者。常被壓抑。暴政常見。流行蓋意見有如空氣。任其自由膨脹。毫無害處。一壓迫之而非常之害生矣。國無適當之反對。欲使自由與平和及秩序並行。不悖殆不可能。中古時代之共和。



觀。』於今不值一錢之言。論家誠不難聽。惟作者試舉目瞻觀。二十世紀地球之上。果有尺寸之土。能容此牛。羊。羊。東。西。驢。驢。馬。馬。之怪物焉。否也。今請就作者所舉三項分別論之。所見與作者有同有不同。與當世之言論家亦有同有不同也。

人之恆言曰。人才消乏。愚則甚非其言。蓋所謂消乏者。必其用之不足而後云然也。吾國才雖不多。果得曰盡用之以見於政事也耶。此童子可得而答曰。否也。如其否也。當曰。人才遺棄。尙何消乏之云。又吾所謂用者。非執一人而字曰才。因而被以章服。崇以官階。而卽了事也。是必盡其所能。本其邏輯所行之路。充分施之於政。而後可號曰用。用於正面爲行政官。用於反面爲反對黨。固不問也。今負面無論矣。以正面言。若而總次長。若而督辦。若而局長。若而其他其他。上焉者以其『有涯之精力……悉疲於簿書期會。朝命輿出。晚就牀眠。』如作者所云。下焉者日夜簡練揣摩。於呼盧喝雉。放辟邪侈之術。如愚所記。果得曰此之人才。盡用之以見於政事也耶。此童子可得而答曰。否也。如其否也。當曰。人才敗壞。又何消乏之云。此固非謂人才真不消乏也。特此之云。

其他。其他。而不醇。酒者。不婦。人者。不鴉。片。煙者。不雀。者。不撲。克。者。其足當厭世之目。又至何度。若真有一分厭世之意。存於其中。是果忠實穩健之政。譚。有以致之。然乎。抑別有他故乎。凡此諸問。不層層剝。不足以爲本題正當之解決。嗚呼。作者其慎言厭世。以媿我國人矣。莊生曰。『鴟得腐鼠。鷦鷯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之熙熙攘攘者。方據腐發嚇之。不遑而厭之乎。哉。而厭之乎。哉。

作者概括政譚之種類。區之爲三。而以三者皆爲無用。一曰臧否人物。二曰討論政策。三曰商榷國制。如斯言也。則人物也。牛之羊之。政策也。東之西之。國制也。驢之馬之。皆非吾之所問。吾所問者。惟在社會。姑無論社會不能舍政治而獨立也。卽令兩不相妨。吾且下魏闕入江湖。不知理亂。不聞黜陟。俟社會之事竣。而後轉卽政治以求改良。則第一條件在吾欲改良之時。尙有所謂政治。供吾調度。易詞言之。吾人整頓社會事業。期間所有可牛可羊之人物。創爲非驢非馬之國制。行其不東不西之政策。而其國尙可不卽於亡也。作者能爲此保證否乎。不能爲此保證。而輒禁人之臧否焉。討論焉。商榷焉。則昌黎氏之言曰。『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

宜在。爬。羅。剔。抉。彌。形。不。足。之。後。今。當。遺。棄。敗。壞。之。秋。遽。爾。揭。櫟。則。嫌。太。早。夫。遺。棄。與。敗。壞。二者爲害孰烈。曰。後者爲烈。以在遺棄。充其量不過排除人才之一部分。使出吾『貨棧』而已。餘一部分。吾猶得收其用也。若夫敗壞。則影響廣被。舉天下無一才之可用矣。舉天下無一才可用。吾從而臧焉否焉。此誠『派別萬殊。要皆牛羊無擇。』如作者所云。故作者不持臧否論。愚亦向不持臧否論。作者謂『臧否人物者。蓋偏信人治主義。以爲政象所以不善。皆由不得其人。吾以輿論之力。排蠹政之人而去之。政斯理矣。』當世言論家或爲是說。若愚則未嘗有此夢想也。故就茲點而論。愚與作者所見蓋無異致。而所異者。則作者謂當聽其自然。愚謂現狀必所當易。蓋人有其人性。亦有其獸性。惟才亦然。才有其才性。亦有其不才性。人居良社會。人性強而獸性弱。居惡社會。反之才入良政治。才性強而不才性弱。入惡政治。反之。今吾國之人才。作者視爲一邱之貉者。無他。乃幾經磨洗。善質全銷。而人之不才性。等量發展而已。其量既等。故作者之言曰。『當局有力者。果能因吾言而解職。則吾之志其可謂達矣。而繼其職者。究能如吾心目中所期耶。吾信其決不能也。且舉國中有能如吾心目所期之人耶。吾

信其決無有也。』若夫從其才性而言。則假定『非將內外大小一切政治機關悉請外國人代筦。』以上而謂舉國中至無如吾心目所期之人。苟非自欺。寧非自棄。愚曩言人才敗壞。敗壞云者。卽排其才性而伸其不才性之謂也。於此當知不才性之爲物。不肖者有之。賢者亦有焉。故國有惡政治。而排而伸極其開闢動盪之用。不肖者無所逃賢者亦莫能免。作者舉國所認爲賢者也。而一入政局。乃不盡鑒人之意。望之者廢然。作者亦頓忘所處何境。惟一變爲什匿克之論。以騁其悲觀齊物之談。謂『吾亦世人所指爲場面上之一人。吾亦常爲彼臧否者。而吾自視在政界上與人比較。眞牛羊何擇也。』則試問作者所謂政界上之人。乃才性之人乎。抑不才性之人乎。作者以己與之比。較乃才性之己乎。抑才性不可得伸之己乎。不此之辨。而舉一切之人。無賢無不肖。投之一爐。而共冶之。且復以己入焉。呼牛而牛應。呼馬而馬應。以此種犧牲之精神。祇圖破一臧否論。誠爲勝任愉快矣。顧回想當今政情。果如之何。始得善其後耶。愚爲此說。並非爲臧否論張其辭詞。苟政治組織不良。吾卽否其不才者。臧其才者。而有効才者。亦浸假與不才者同流而合污。其又奚益。等是不才。更無論矣。區區之意。乃謂



政策者。一至廣漠難得正詰之名詞也。大凡國家機關與夫國民種種行為。志在表見國家真正之目的者。皆曰政策。政策有毗於理想者焉。有毗於實際者焉。是為二幹幹之下有支焉。支之下復有小支焉。今卒爾曰討論政策。所討論者果其幹乎。其支乎。抑其支之支乎。不此之辨。而統括一切討論。謚之為無用。未免太泛。夫幹不定而討論支支不定而討論支之支。誠無益於用。蓋本撥而枝葉從之。未有徒綴枝葉。其本得立者也。設有人問曰。平政院之組織。宜如何乎。愚將不答。以在今所當論之政策中。乃其支也。又有人問曰。幣制局之存廢。影響如何乎。愚亦將不答。以在今所當論之政策中。乃其支之支也。大抵國是未定之國。所有規畫。皆苟且顛預之為。不足以當政策之目。從而論議了無意味。作者詆其「未為知本」愚意亦同。然則所謂本者何也。作者曰。「今之中國。非無良政策之為患。而無實行良政策之人之為患。」(一)是所謂本者人也。此於原理。本無所誤。惟以概之吾國。似猶未然。今之平政院。謂之不得其人。非持平之論也。而平政之事莫能舉。前之幣制局。謂之不得其人。非持平之論也。而改良幣制之

(一)原本無之人字。當是手民脫略。

無論才之大小賢佞何若。而既有其才性之一面。即當設法保之。使勿散亡。才性既張。不才性自爾退。聽自來論人才者。以才不分人而字之。某也才宜進。某也不才宜退。此之進退。治亂存焉。故曰君子之道長。小人之道消。君子之道消。臧否之論。即以此為其根據。若近世文明政治。則不然。此種政治。可治而不可亂者也。雖曰政以人舉。而乃有一定不易之政式。君子用之。無多長。小人用之。無多短者也。故今之政治。道德問題。不在陟才而黜不才。而在合大小各類之才。而抖擻之。使之共呈其才性。飽滿之德。平情論之。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匹夫慕義。何處不勉焉。苟其國有良制。使人共由賢者。益見其賢。不肖者亦安至甘為不肖。民國初元。始行民政。國中富於朝氣。爭自濯磨。官僚有勤求法制之心。士夫亦斂其邪侈之習。苟迎此新機。稍得其當。國政之壞。亦安至茲。即此可知。制度更新。足以發揚國民善性。故今之人才敗壞極矣。其救濟之法。誠不在臧否。而在改造。而改造人才。又不外於創設新治矣。作者闢臧否論。而乃安於現狀。不為一籌改造之方。不惟不籌。而人所恃以為改造之地者。且極口嗤為無用。此種全然消極之「指針」。愚病未能受也。

事不能舉。是知無人為患之外。所患更別有在此。其故作者亦言之切明矣。「蓋政策之為物。不能各各離立。此策與彼策之間。聯屬至為緻密。先決問題。層層相覆。」雖然。此種聯屬問題。橫者乎。抑縱者乎。易詞言之。果與本問題並立。大小輕重相彷彿者乎。抑立於其上。其大其重。逾於本問題。倍蓰者乎。由前之說。甲策之不行。徒以與乙策有連之故。是即兩策而並論之。或討論一策。而注意於他一策。不絕斯可矣。絕對抵排討論。甲策為無用。尚未當也。獨至先決問題。跨乎其顛。本策為支。而先決問題。為幹。苟先決者不決。本策之無庸討論。本策與他種聯屬並立之策。俱無庸討論。庸章小夫。可以曉然。然此亦非消極的放棄特移。其討論之點。於所當先決者耳。先決之策。亦策也。絕對抵排討論。政策為無用。亦未當也。至曰「報紙上討論政策之文。絕非當局者所能寓目。」此其過以成敗之見。自限其設策之方。前已論及。不必觀縷。要之一論之。是否當發。全視其本身之真值。而不視外緣際遇之如何。全視發者自信力之淺深。而不視人之信。我將至何度。大抵一論確能立為系統。宣言於時。即其論十分成熟。如筭斯苗之候。我之獲有此論。有條而不紊。其事決非偶然。他人姑不具論。在我信其能行。則此論

出世之途。已得正向。世賴先覺。即賴夫此若乃從而闢之。人類失其天職之事。蓋莫此若矣。(二)夫人類之所以異於動物者。亦以不為形骸所拘。而能自定其適於境遇之行。為而已耳。定此行為。由國家觀念推之時。曰政策。故政策論之前提。乃在容認個人之自由意思。(三)此種自由意思。能為充分健全之發展。而國家之演境。於以高華。此其中有當注意者。則自由意思發展一次。而國家狀態變易一次。變易之度。視發展之度。為衡。無或爽焉。當其未變易也。所表意思。必與前此政狀。不能相入。惟其不入。故曰自由政府者。明明為時勢所局者也。於斯時也。苟吾人意思必處處與政府合。縱逆料政府。不以為然。吾即不論是全國之人。盡困於一時局勢之中。無能自脫。與下等生物之為形體所縛。無殊。較高之理想。不可得而夢自由之精意。絲毫無復存。若而國家寧尚有存立之價值。若而人種寧尚有向上之希望乎。初不料以先覺之士。自命如作者。而發為言論。使愚推論。而得如斯斷案也。夫國人不善用其自由意思。亦已久矣。故一

(一)語意本英型。

(二)Free Will (Green,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Obligation 首章日本小野塚喜平次之政治學大綱政策之前編一節中論此義時。

切議論。『今日以塞報紙篇幅。明日覆瓿而已。』然此覆之者有咎。塞之者亦有咎。以其所論實不成爲一政策。故閱者羣以輕心掉之也。欲矯此弊。首在慎其所塞。而使文章之氣息。有以感動讀者。使不忍覆。此其責環顧全國。惟如作者其人。足以當之。故作者累次所爲雜誌。歡迎讀者之較他誌爲多。即所以警惕作者。使履其責。而作者以懼人之覆之也。遂乃屏政策。不談所談者。似徒逢迎國民種種方面之弱點。而與國家根本大計。相去日遠。愚思之。不得其故。安敢避諱。而不請益哉。

法治主義。所以救臧否論與政策論之窮者也。人治苟無法治以輔之。上焉有人亡政息之悲。下焉有『牛羊何擇』之感。政策苟無法治以輔之。上焉官場藉詞以敷衍。下焉私慾託公以橫行。故此之主義。在政論爲最高。而於吾國今日爲最適作者。非之曰『無論帝制共和。一聯邦獨裁多決。而運用之者。皆此時代之中國人耳。鈞是人也。謂運用甲制度不能致治者。易以乙制度即能致治。吾之愚頑。實不識其解。譬猶等是丸藥。不能治病。而惟思易其蠟封。等是優伶。不能擅場。而惟思更其班號。謂非大惑庸安可得。』愚意不然。作者茲說之誤。首在體察現制。衡論人才。兩乏極明之觀念。以現

制言。而謂今日政局之成。凡中國賦有政才政識之人。皆曾以其清醒活潑之力。從而運動所致也。耶抑凡中國此類之人。皆直接間接。剝去其清醒活潑之力。不能運動所致也。耶。前者國之人。曾盡力以爲無能致治矣。姑請如作者旨。不更妄譚法治。如屬後者。今之譚法治者。其惟一目的。乃在使全國人才。回復其清醒活潑之力。方面施其運動。有若政治。有若工商。有若教育。有若其他社會事業。有一分之才。務盡一分之用。有一類之才。務達一類之用。自有政象。斯爲極觀。今之問題。惟在此種政象。能得表現。至於何度。已耳。謂其將不有愈於今。是何說。耶。以人才言。愚曩原才有才性。與不才性。兩面試問。今日從政之夫。果以其才性從之者。耶。抑以其不才性從之者。耶。由前之說。則一人一官。而才之全量。以露。是如丸藥下咽。功候悉呈。俳優登場。伎倆祇此。亦請從作者之譬。不更妄譚法治。由後之說。則一物爲性。本有彈力。決非丸藥俳優之比。今以被壓而縮。設去其壓。亦斷言其不伸理。安在耶。近朱者赤。胡乃不可近墨而黑。蓬生麻中。胡乃不能扶而直也。耶。凡此之譚。其所根據。乃以吾人力有弛張。才有隱顯。當此既弛且隱之時。政治未良。不能斷定既張且顯之時。其政治之不良。亦復猶是。今退

制度之存在。勉而行之。必非國家之福。今吾姑棄吾說。假定聯邦制爲利。適於弊。而欲使聯邦制臻於善美。必以各聯邦本身先臻善美爲前提。然謂在單一制之下。不能善治之國民。一易爲聯邦。即能善治。此理吾直無從索解。

詳論聯邦。非本篇所有事也。然此問題最饒興味。以作者輒語及此。請得約略言之。作者謂聯邦反於今世政治之趨勢。愚所先欲知者。所謂今世政治之趨勢。是爲何種。國家主義耶。平民主義耶。作者所指。必爲前者。則聯邦主義。必謂其與國家主義相衝突。愚未之聞也。聯邦者。簡而詰之。特凡關於全民族之事件。由中央政府理之。凡事件不爲共同利益所存。由各邦政府理之。是已於中央政府所理事務範圍之中。國家主義自有充分之塗徑。容其發展。今之講國家主義。最顯者。宜莫若德意志。而未聞以聯邦故。而有所妨。美利堅之不武。由其種性地勢。使然。即不爲聯邦。亦未必雄飛大地也。凡國之能外競者。必無內訌。聯邦之制。亦泯內訌。最良之法。已耳。苟其國自始絕無內訌。聯邦問題。自無從起。惟若內訌。非以聯邦不能圓滿解決。以上而乃廢而不講。

(一) 本之點定義

一步假定吾力已張。吾才已顯。即易他制。才力俱無所加。而即制論制。亦決無邏輯可據之理。由謂其運用甲制度。不能致治者。易以乙制度。即不能致治。蓋人才必以死物喻之。求其較切。莫如七巧板。(一)而法治。則其拼法也。拼法一變。板之精神亦一變。與丸藥徒易蠟封。優伶徒更班號者。不可同年而語。則鈞是板也。甲法拚之。而未善。安在乙法拚之。而亦不善乎。夫近世之政治。所重者形式耳。故國有國體。政有政體。國體政體之爭。皆形式之爭也。形式不存。即精神不寄。此種政治精義。十九世紀以前。歐人且未深曉。安論吾人。惟今求存於二十世紀之秋。急起而直追。雖欲忽視此種教訓。不可得矣。須知其在我國。吾謂鈞是人也。甲制乙制。俱無所可。推之歐美。同時宜謂鈞是人也。甲制乙制。俱無不可。此其陷一切政制。譚於無意味。他國學者聞之。又不知作何感想也。

今請以具體之例言之。作者曰：

(一) 以七巧板作譬。聞之白芝清。

彼聯邦政制論。吾夙所最反對也。吾以此非徒反於今世政治之趨勢而已。而我國之歷史地理。實不容此

云者是果其制不宜乎抑其人不欲乎後者愚欲無言前者則愚敢言無所謂不宜者在歷史者特現制之所由胚胎二者非同物也現制爲蛾而歷史之用恰同於蛹其所胎之蛾狀果何似則一以時代精神爲歸蓋歷史不外時代精神之連續表徵非有他也果曰史象如是吾不得違恐未免漠視時代精神過甚至於地理愚猶不解有害於聯邦者胡存愚聞有國小不足爲聯者矣未有國大不宜於聯者也當世聯邦之大莫過於美而美人蒲朗近著支那新輿論一書曾將吾之各省與美之諸州兩力相較列爲一表如下(一)

省及州	方里	人口
湖北	七六、四一〇	三五、二八〇、六八五
Ohio and Indiana	七六、六七〇	三五、八六四、七二〇
Missouri	六八、七三五	三五、三一六、八〇〇
新江	四〇、〇〇〇	二二、六七九、一八四
Kentucky	四〇、〇〇〇	一、一八八、〇六三
江西	六九、四八〇	一、一八八、〇六三
Kentucky and Tennessee	八二、七五〇	二六、五三二、二五五

(1) Arthur Judson Brown, New Forces in Old China 二一及二二頁

徒欲勉強強飾國家主義以期國之純一堅強其結果不至外面塗飾一分內面破裂一分久而久之所謂國家主義全墜於地不止故知即以絕對之國家主義爲的而亦必熟察一國內情其能孕育此主義之量共有幾何果孕育之量僅及於聯邦而止易詞言之惟行聯邦之制國家主義始得孕育適當則聯邦政制實乃發達國家主義最直最穩之途採用他法都爲迷誤此之不可不細審也西方學者知其然也當十九世紀前半期國家主義昌明之後從而講求方術使其主義日即於真遂乃發見唯一之境塗不外將國中所有情感利害不同之點一一令其得所蓋欲求發揮光大於外必先融和無間於中近數十年來歐美兩洲之新學說悉視此矣聯邦政制者乃其方術之最爲深至者也雖不必盡國可行即可行之國亦並未盡實現而學說事例所至則幾有朝宗拱北之觀韋羅貝曰『今日之政潮傾於聯邦猶之中古之傾於封建十五六世紀之傾於專制』(一)作者謂於今世之趨勢爲反以愚謝陋尙未及知愚已別爲聯邦論一篇可供參閱即不多論至於我國之歷史地理不容此制度之存在不容

(1) Willoughby, The Nature of the State 二二頁韋氏現充北京顧問美人言國家學者之白眉也

省及州	方里	人口
Virginia and West Virginia	六六、七六〇	七、六五〇、二八二
Michigan and Wisconsin	一四、六八〇	二、四一八、七七四
Ohio	四六、三二〇	二、三二四、五七五
Georgia	一五、八〇〇	三、七八〇、七六九
New England	六二、〇〇〇	三、六八七、五五〇
Illinois	五八、〇〇〇	二、〇八三、七三三
California	七五、八四〇	一、八三七、三三〇
Indiana, Ill., Ky.	二五、四八〇	一、〇八三、七三三
Ohio, Ind., Ill., Ky.	二五、四八〇	一、〇八三、七三三
California	七五、八四〇	一、〇八三、七三三
Illinois	五八、〇〇〇	一、〇八三、七三三
Georgia	一五、八〇〇	一、〇八三、七三三
New England	六二、〇〇〇	一、〇八三、七三三
Michigan and Wisconsin	一四、六八〇	一、〇八三、七三三
Virginia and West Virginia	六六、七六〇	一、〇八三、七三三

由右表觀之以土地言州或偶廣於一省而兩州不及一省者則亦有之至於人口又非可同年而語實則聯邦爲物所聯者惟取自有組織之政區初不問土若何廣民若何衆北美瑞士蘭特蘭與阿克亞史家胡禮門所謂聯邦四範者也北美如上所表矣而瑞士聯邦郡不敵吾一州蘭特蘭省不敵吾一府阿克亞聯邦城不敵吾一縣而皆爲模範之聯邦吾國地廣於美足資爲聯更何待論(二)至若形勢阻格交通未繁又俱證爲聯之宜不足辯駁故地理之說愚所最不解也然以上諸說作者願暫棄置而假定聯邦制爲美善而行之愚亦不當深論至斷定各邦本身未良制於何有此其爲誤與論『鈞是人也謂運用甲制度不能致治者易以乙制度即能致治』相同前已辨明無取申說一言蔽之聯邦既建以後各省法律上之組織與組織上之成分固截然有殊因異謂果必同愚懼其於邏輯有所未安矣作者於此尤有合於舉國上下之弱點者一論其說曰

(一)吾國本可稱之曰聯邦 (Sharten State) 說出波蘭學者 Gumplovicz Staatrecht 二五頁



(一) 哈爾濱權利說、

之不完全。任至何度。惟若準斯法也。國民之多數。可以自由意志定其政略。則以衡之最開明而博愛之專制政治。其為優越至無垠焉。何也。立憲政治進取者也。富於生機。專制政治。停滯者也。幾於死體。」(二) 蒙孫所謂專制政治。指羅馬該撒言之。其說已如此。況乎去開明博愛萬里者。耶。今之人懼國會論之為政府所撓也。設詞以慰藉曰。國會再開。內容必異於昔。果有異也。豈非幸事。以事勢推之。設若員數減去若干。重以第一次之所經驗。年來之所察求。成績較優。亦非無望。然即實質上毫無變異。亦不許藉為推倒國會之詞。何也。此種進取富有生機之物。國家祇可促之改良。固不可絕其根本也。

至謂國民如有運用合議機關之能力。即以今之參政院立法院。亦足迴翔。此種奇談。出之作者。尤為可駭。愚固不敢曰。國民果有運用合議機關之能力。如作者所期也。如其有之。能力之發見。將以何式。果唯唯否。否。如脂如韋。即足以云能力耶。抑必謬謬。謬。正言不諱。始得語是耶。易詞言之。果盡棄所信。唯政府之命是聽。即足以云能力耶。

……吾國固嘗有國會矣。而當時國人之視國會何若。國會之有造於國家又何若者。論者必曰。今日再開國會。其內容必有異於前。其或然耶。……吾以為國會之有無。在今日政象會不足為輕重。使吾國民有運用合議機關之能力耶。雖以今之參政院立法院。固饒有迴翔之餘地。彼英之樞密院。何以能變為內閣。等級會議。何以能變為巴力門。豈非明效大驗耶。而不然者。則雖純正之民選國會。其究亦不過為多數人關顧飯地而已。

今日最流行之論調。每謂民國元二年之國會。實無補於國家。易詞言之。即謂共和不益世用。此若於空中馳論。是丹非素。可以互數日不休。今且不論共和之本質如何。而以一二年最短之時期。國中復有「特別勢力」之存在。一步未終。遽爾責效。責效不得。乃立斃之。從而為之言曰。共和不適也。國會可滅也。天下不平之事。寧復過茲。作者問當時國人之視國會何如。則宜問所謂國人以何種人為之代表。自當蚩蚩者。不足以言政見。以及直接間接與「特別勢力」為緣者。其政見又決不正確。外愚尙未聞有人對於國會作過度之悲觀也。至國會是否有造於國家。最宜以國會撲滅後。「特別勢力」之所以造國家者。何如一為比較。愚夙服德意志史家蒙孫之言曰。「憲法

抑必自行。其所信百折而不撓。始得語是耶。前者不成答案。若曰。謬謬。謬。正言不諱。自行。其所信百折而不撓乎。則今之參政院立法院。是否與此物相容。諒童子亦莫能率爾而答也。夫以能力萬不可伸之地。而漫然責之曰。爾胡乃不迴翔乎。愚不解此言與晉帝所謂何不食肉糜。其無意味之度。相差幾許。愚今請正告讀者曰。合議機關之能力。資以發展者。無他。反對之一制也。凡國中認容合法之反對。聽其流行者。其合議機關始足以言能力。不然為之議員者。縱皆驍驍驥驥之才。亦見其如退之所云。「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已耳。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不能通其意。而於此曰。迴翔迴翔。作者言之幾何。不為昌黎所竊笑也。耶。作者祇言英之樞密院。變為內閣。等級會議。變為巴力門。而不言其何由而變。讀者病之以愚所知。英之能為此。變其精要。實不外創設反對之一原則。黎白曰。「反對之一大制度。溯其起源。蓋以英國喬治二世時。反對華爾浦為始。」(一) 其初尙以反對大臣為職也。浸淫並王而亦反對之。反對之及於王。在他國為陰謀。而此為公議。在他國為革命。而此

(一) 同前。華爾浦 Walpole

為議程。故英人政治用語中有「王之反對黨」(一) 之一名詞。以自豪於世界。舉凡某種機關變為某種機關。某種機關變為某種機關。無往非此名詞之作用。或紓或逕。以為之導作者乎。明效大驗。云云。果不此之謂。而他有謂者乎。設若英之樞密院。等級會議。曾乃跋前踴後。動輒得咎。如吾之參政院立法院。然作者果尙謂別有「餘地」足以迴翔也。乎。彼明明言曰。「凡政治上有特別勢力存在之國。決無容國會政制發達之餘地。」今之參政院立法院。又明明立乎特別勢力之下也。而忽有餘地。可以效法英之內閣及巴力門。彼全不認有特別勢力之存在。反對之力。無所不至者。又何說耶。愚知作者為文之本旨。在於防止革命。故於破壞今日政局之不可三致意焉。此其苦心。亦誰不諒。惟恃摧壓政論。以為防範革命之道。此十五六世紀暴君奸相所行之愚策。作者從而主張。苟非以百萬言說明其故。令愚不能卒讀。愚敢節節斷其理勢。兩不可通。蓋革命之起。起於人心之不平。政論之發揚。所以平其不平者也。今畏革命不務

(一) King's Opposition 白芝浩所稱之「日本於英欲為東亞近亦有「陛下之反對黨」之一名詞。流於新聞紙中。

案安然通過。行見實行。雖威爾斯德不無異議。久而久之。亦未見終為大梗。此次歐洲大戰。宜若議員市長坐言起行之時矣。乃不惟不聞內訌之生。而且協力禦侮之唯恐不及。此其故何也。吾人試一沉思。不難以一語明其要。蓋愛爾蘭。扼於統一黨政府之下。民氣鬱積。莫能驟發。計其容忍之量。已達於最大限度矣。苟統一黨政府更支數年。愚知英愛流血之事。必所不免。夫凡蓄之過久者。洩之也必急。此無間於洩之道。為激為隨。也自由黨所持政策。雖足以厭愛人之心。而前此蓄過久之情。亦必用其既弛之彈力。稍稍瀉之。而無能自禁。議員市長之言。亦適此彈力而行而已。非有成心指陳將來進行之方略也。斯時激之變生。任之轉可。無事人之恆言曰。政府術。此誠術之極高者矣。且言之者。即有成心。與其祕之。使其潛滋。毋寧公之。使其自汰。蒲氏斷其無害。見理絕瑩。由此以譚革命之起。不起在乎民情之平不平。民情之平不平。視乎政談之暢不暢。今作者惡革命而絕政談。是何異畏影惡迹。却背而走。欲湯之滄。一炊百揚也耶。而況乎今之政談。其「煽動激刺」之度。不及愛人所為。什一也耶。

作者最後有甚辯之論曰。

所以平之而反。絕其平之之萌。象是殆唯恐革命之不起而促之耳。何防之足言哉。史蹟多矣。難於殫述。請言愛爾蘭近事。昔統一黨之治愛也。以抑民為得策。言論集會。舉不自由。英愛之不決裂。間不容髮。千九百六年。今自由黨內閣立。對愛政策。首崇寬大。前此本乎千八百八十七年之刑事法案。制止愛人行動者。悉為免除。愛人不經許可。不能攜帶武器之令。亦為廢止。政治集會。准其一律公開。言論範圍之擴張。更不待論。蒲徠士者。言自由政治者之斗山也。以之督愛。是時愛人驟入自由之鄉。若飲狂泉。不知所以自制。名流演說之痛攻英人者。指不勝屈。一市會議員曰。『愛人其備之一旦。英人有事於歐陸。即吾人虎視英倫之秋也。』一市長曰。『當南非戰爭時。若得十萬子弟。起而抗英。愛爾蘭共和國早已成立。不列顛之最高權。早已墮地矣。』諸如此類。蓋大溢乎政論應守之範圍。此其「煽動激刺」之度。無論何人所當駭詫。而蒲氏置若罔聞。其後蒲氏被任駐美大使。以去。臨行之詞曰。『凡政治結集。於中所為言論。吾蓋未見其有害也。』卒之秩序不亂。人氣大舒。英愛之感情。較前逾密。愛爾蘭自治。

(1).....Not found any harm in any of the speeches delivered at the meetings in Ulster, 1913 第八章、上引議員市長之語均同、

政治不然。蓋政治之徑途。紆曲錯綜。不可驟辨。往往今日之發展。昨日乃茫無所知。乙策之成功。非經甲策之失敗。將決無其事。故政治之進程。其關鍵純在試驗。試驗一度。即進步一度。易詞言之。政治之演進。其機括存於自身。而非由外鑠。歐洲先賢探討政體。言人人殊。而大要所歸。不外使國中才智之量。直接間接。投於政治。渦中以促其旋轉。若夫脫離政治。而取他人政。演最深之成果。從外製為模型。以求應之。如造車合轍者。然愚則未之聞也。今試即作者所列條件細按之。所謂能任政務官或政黨首領之人。今時豈必無之。以愚所見。若某某。蓋皆其選。特無相當之政制以孕育之。故其才不顯。又豈惟不顯而已。且驟敗而降。為不才。未或有異於常人。也。哈蒲浩曰。『政府之責。課自國民。庶政之行。公諸輿論。而後相衡相盪。相責相望。而大政治家可出。』(二)版築魚鹽。得君而相。其時代已遠。乃大悖於今日之政式矣。事務之才。專長之士。隨在多有。安得言無聽受政談。親切有味之人。自爾缺乏。然此惟政治運動。足以啓其興味。增其識解。穆勒曰。『人從平地而起。覺其行善去惡之權操之於己。不視執政者感情。』

(一)見哈蒲浩權利說、

大抵欲運用現代的政治。其必要之條件。(一)有少數能任政務官或政黨首領之人。其器量學識。才能聲望。皆優越而為國人所矜式。(二)有大多數能任事務官之人。分門別類。各有專長。執行一致。決無阻礙。(三)有大多數能聽受政談之人。對於政策之適否。略能了解。而親切有味。(四)凡為政治活動者。皆有相當之恆產。不至借政治為衣食之資。(五)凡為政治活動者。皆有水平錢以上之道德。不至擲棄其良心之主張。而無所惜。(六)養成一種政治習慣。使卑劣闊冗之人。不能自存於政治社會。(七)有特別勢力。行動軌出常軌外者。政治家之力。能抗壓矯正之。(八)政治社會以外之人。各有其相當之實力。既能為政治家之後援。亦能使政治家嚴憚。具此諸條件。其可以語於政治之改良也已矣。吾中國今日。具耶否耶。未具而欲期其漸具。則舍社會教育外。更有何途可致者。此真孟子所謂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為不蓄。終身不得。雖曰遼緩。將安所避。

作者之為此言。蓋浸忘乎國家之事。乃一有機體之發展。非如築室造路。鳩工庀材。倉卒可就之。比所列八條。信為現代政治之要素矣。吾國未具。亦誠然矣。則試問各國今日具此條件者。果今日始見為具也耶。抑一二世紀以前。即已具之也耶。姑不問其答案如何。惟若以漸而具也。果由政爭中得之也耶。抑拋却政治。不問專從事社會。以得之也耶。問當論之天下萬事。萬物皆可預期。其結果整備相當之元素。以求合之。獨至

別勢力。政治家謀所以抗壓矯正之惟一之法在乎投入政治。以身或舌與之搏戰。望然去。又奚爲也。政治社會以外之實力。離乎政治。亦無意味。凡茲所言。固非謂求此八者。與社會事業乃無關。果社會清明。精力彌滿。以形諸政。豈曰不良。吾國去此種社會甚遠。今汲汲以求。又豈曰無當。惟專事此。置政治之事不顧。果何由使入者得現諸實。其說愚苦未明。故作者之言。以作社會本體之策勵。誠無間然。而將以爲廢滅政談之張本。則期期不爲以可。今慨然以身作則。而謀誘導全國之業言論者。使附和焉。是誠不可以已者乎。

今縱退一步。而以作者舍社會教育無塗可致之言爲言。亦當假定兩事。始有論據。此前已略論。請更鄭重言之。以終愚說。一曰。政治與社會。各各獨立。易詞言之。吾從事社會事業。必有此種事業之可言。當從事時。政治不出而擊其肘。吾中國今日能平否乎。且政治與社會。界限何若。亦一絕大疑問。作者所指社會事業。教育耶。工業耶。農商耶。宗教耶。教育。工業。農商。宗教。吾得字之曰社會。不受惡政治之影響者。其度何若耶。愚知民間禁吸鴉片。可謂社會問題之最易不涉政治者矣。而今且喪其不吸之自由。何

意。向以爲成功與否之衡。則其人之氣質。將大變化。而所以鞏固其自助自賴之念者。至無涯量。反之。置其人於國家組織之外。一切政事。不使聞知。則民氣凋喪。不能振作矣。故人覺自由。足以強其人格。而得其強之。高量亦惟在己。爲公民。或將爲公民。所擁特權。不居人後。時耳。又不僅感情然也。尤要者。彼於一定時期。可以出參國務。其所得人格之實地。歷練爲益宏多。……實而言之。如公務之加於其身者。甚大。不啻取其人而教育之也。昔在雅典。羣制不完。道德觀念。亦甚淺薄。徒以設審官。開民會。雅典民智。於此驟高。衡校古今。都無遜色。』(二)其言可思矣。爲政治活動者。困於衣食。固非良象。然當問國中足當政治之衡者。是否屬之。擁有恆產之人。如其否也。貧安爲病。英倫之政治。向握於富族之手。而以勞僱黨之活動。亦不得不頒議院之薪。爲政治活動者使之保存道德。不輕棄其主張。惟平民政治。具有此力。前舉穆勒之言。可以重按。兩年前。吾國政界。多有無良之士。乃金錢武力之咎。於政談何尤。養成政治習慣。使卑怯闊冗之人。無以自存。亦惟去金錢武力爲得已耳。政談於此斷乎有利而無害也。特

(1) Mill's 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六十五頁。

識無根蒂。已耳。是補救之方。當在創爲有意識有根蒂之新運動。懲羹吹噓。智者不爲。謂即有意識有根蒂之運動。亦所當廢。復設詞知其所遁。作者豈當如是者乎。又假定國不亡矣。無論何時。吾將有可以活動之餘地矣。則預想吾之社會事業。既竣。政務首領之才。事務端門之士。亦既咸備。聽受奔走之人。並皆趣味深而道德高。持以與政治合。果如舜之受禪而堯去位。一切政事。讓吾施設也耶。抑如舊有洪爐。吾惟投其中。合而冶之也耶。前者斷無其事矣。由後之說。苟其時特別勢力。依然存在。國家賴以維持。而保其『政象小康』之樂。不許有何種政治運動發生。其下。如今日焉。將如之何。其時政治魔力。毀敗人才。破滅廉恥之度。視此無減。吾所竭力培養之。巨人展轉之間。化爲僂僂。吾以大儒幾輩。年載數十。從容陶冶之道。德學問。大力者。一爲顛倒。立爲烏有。又將如何。作者或曰。此社會教育之功。有未至也。願仍有待。則更從事於社會。而他方政治之態。不一改焉。更逾若干年。持與政治合其狀。復如前也。又如之何。如斯遞進。終無了時。作者亦計及焉。耶。嘗論人才道德之量。政治之所必需者。初無必至之點。不及此焉。即廢國不爲苟非『政治機關。悉請外國人代筦』。以上吾人亦惟設法運

也。政府餉源所在。日日派遣委員。分途演說。勸人種植。按畝抽捐。禁絕之鄉。重行補種也。一例如此。其他可知。目觀此情。吾尙高談社會。縱欲自欺。奈其毫無可欺之道。何哉。質而言之。吾國蓋無所謂社會。即欲事此。亦當先以大刀闊斧。立爲基礎。吾始有舉手投足之方。茲之所謂。乃從腐敗政治之中。剖分若干部號。之曰社會。事業。以身心性命。遮而蔽之。無論政潮何之。不使侵越。如歐人之謀政。教分離者。然苟爾爲之。其事峻急。險熾之量。又或遠出作者所詆。政談之上。作者曰。『或謂在今日政象之下。恐所謂社會事業業者。未由進行。吾以爲難則有之。不能則未必。』所謂難者。是否指茲否乎。愚敢曰。社會事業。決不能行。是乎。則首立社會事業之基礎。不獨不能。離乎政治。而且必與政治宣戰。又自陷其說於不得通。愚知二者必有一於是矣。一日。當吾從事社會事業。彼方政治事業。必有一部分人。相與從事。則吾社會事業。竣時。彼之政治。能否保其國。使不喪亡。而有容。吾再出活動之餘地。作者曰。『雖國亡後。而社會教育猶不可以已。』是斷定其不亡。彼蓋不能。惟從容作亡後之設備已耳。則同一亡國。吾猶不當舍政治。不言。況言政治。尙有可以不亡之道也。耶。夫作者所惡。夫政治運動。亦以其『無意



用今日人才道德之最高量一面扶將培植以期他日之較高斯爲得耳不聞心希他日之蜀棄去今日之隴不守而一概以無意識無根蒂抹殺之如作者所云也且所謂較高者亦比較之詞耳而謂稍經培植即與歐美諸國齊肩想作者不爲是夢姑無論惡政治之下其度不可得而高也即高矣得高幾何理想之高若干矣實際是否及是徒馳思於此種不可捉摸之幻象而眼中國脈將斬奴籍已陳轉若熟視而無觀焉愚誠不知談梁肉於餓夫之前誇文繡於寒兒之耳果何益於實境也

### 復辟平議 四年五月

邇者劉廷琛勞乃宣宋育仁章授之徒昌言復辟政府甚之幾興大獄輿論排之指爲邪說波流所及久之人心尙爲不寧國本攸關誠非細故雖然斯說也果以甚之排之如是其即泯焉漸滅矣乎如其然也固爲大幸若猶未也寧非隱憂愚嘗勤求其故覺主復辟者固有蓬心攻之者亦違正軌所謂楚則失矣齊亦未爲得也長此不已將至人心失其正鵠所關悉在意氣戾氣所迸大難以生愚也不才深爲此懼敢布此篇以徵同氣邦人諸友其詳審之

大凡一說之起必有其所由起譬猶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人必先疑而後讒入防蟲不防物之所以腐憂讒不憂人之所以疑其爲徒勞無當童子猶能辨識獨奈何於隱中一部分人心之說不深惟其終始不熟察其變遷而徒以束縛馳驟之思發爲度劉蘊崇之論詆爲叛逆詈作禽獸恣怒極罵不留餘詞易而言之獨奈何不務以理與事解其惑而折其心徒務以力與勢關其口而奪之氣此種乖氣積久必洩吾國歷史所傳先賢所論若暴主之禁腹誅庸君之防民口其後不至潰裂不可收拾者幾何今之論者率以國已粗安當局者尤有宏圖大力瑣瑣復辟之論何異已死之灰不能復燃是強辭以挑之極論以辱之信筆所之舉無不可此其居懷鄙倍且不深論即其所恃無恐者求之乃亦子瞻所謂庸醫以爲無足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愚之是論豈得已乎

愚於著論之先請以一言告讀者曰愚非能贊同復辟者也十餘年前愚主上海國民日日報即唱無君之說詞繁旨博連載十餘日不休其時人言革命未講共和即吾家太炎詞猶惘恍愚著革命小冊乞其題字且以掩迹鄭洪爲詞獨愚與滄洲張溥力闢

君說雖其言稚弱偏宕在所不免自爾學力略略有加與前論異趣之點亦彌不少而語其大體則自不違今共和已成寧有復持異說之理惟愚不尙苟同者也自律律人悉本是道此其理由前作政本及政力向背諸論已詳言之茲不贅惟其如是故愚苟當國必且於復辟論曲爲之地而不以力禁制以令詆諆如今政府所爲往者劉廷琛氏致書徐相醜詆共和愚當時即本此意造爲評論擬揭於甲寅四期繼以恐亂人意去之初不意勞宋諸人再接再厲政府竟以此與黨獄也事已至此若復多所顧忌不以真實理論收納感情禍且不測復觀前論詞雖未盡未始不足爲時論之箴請得先述以爲發端其言曰

「自愚爲尙異之說議者紛如有謂共和聖神理不可瀆如議國體即爲叛逆則尙有爲君主之說以進於子者子亦將許之乎愚曰奚爲其不許也客大駭曰子毋駭愚有近世立國不外將國中所有意見情感利害希望維持而調護之使一各得其所此其義愚已屢陳無取觀縷惟所謂各得其所必異異則黨派以生君政者亦黨派說

之得以爲職者也苟吾守異說至堅斷無禁其存在之理於是有爲事實之談者曰國體何事既云確立復容他說以叛之視國家如奕棋又焉可尙愚曰此正所以固國本者也蓋對抗國體之論張之則爲頑詞閉之則爲祕計頑詞之張誰則聽之而一部分之孤懷野性有所寄託反側之志既銷於言詞寬大之名復歸於民國名曰張之其實弛之非失計也反是叛國之辭懸爲厲禁感情既鬱詭祕橫生國基縱不以是而顛而孰飢時聞大有害於和平進步之序議者得毋謂吾爲共和有倡言復辟者即當執而戮之肆諸市朝以警有衆則法蘭西之山岳黨曾爲之於百餘年前矣不僅王黨被戮即有通王之嫌或溫和而可被以是嫌者皆上斷頭臺彼豈不曰王孽既絕共和之花當百年不凋乃死事之血未乾王政之基復起中經數王往復數十載至師丹敗後拿破侖第三被齒而共和始慶更生時則建國諸賢深明治體對於尊王反動之徒不加壓迫轉與提攜議會之中君政黨公然列席初爲多數逐年遞減至今日仍存二十餘席焉如此優容轉不聞共和爲該黨所壞此誠一孔之士所不可解而明理之夫以爲自然者也

「近傳前清大學堂監督劉廷琛氏有書抵共和相國。大倡尊君之說。且責備今大總統至嚴且重。其中腐朽不成理論之處甚多。且詆排革命。至稱曰賊。其乏於政治觀念。可見一斑。條列而駁正之。非本篇之意。其以爲言。乃謂此書確足代表殷頑。陳其胸臆。書中有謂「沉觀三載。灼見病源。實在於此。蓄之久而不敢輕發。懼不知言者將誣以反對之罪。」又曰「如謂淆亂國是。聲其罪以暴之天下。亦所不辭。」此雖簡牘推宕之辭。要亦不無以身嘗試之勇。苟吾共和誠立。無論何種反對之說。祇在所謀不涉軍政範圍以上。要當認爲合法。言論聽其盡量流行。茲書其一例也。人或惡夫今日之僞共和。以其切責當局。比之漁陽三搥而稱誦之。此其設心。自不爲正。愚則謂在真共和之下。茲亦當於聞者足戒之條。愚之所見。不肯苟同時流。此類是也。知我罪我所不計矣。」

右說所陳。愚雖信其有當於理。聞者必且以爲走於極端。歐陸名邦。容行之而治。而特非吾國所能做法。愚苟堅持前說。是與時賢背道而馳。失其共同之點。相與論議。本篇之作。可稱多事。今且讓步。不主復辟說之當流行。而主其說之當勦滅。惟勦滅之道。有

「前清之季。君主立憲黨盛稱於時。民國胚胎。黨即灰滅。其有號稱強頑。不服新治者。亦惟託庇他國。偷其餘生。從未見有創爲政論。號召同人。以訴之國民心理者。有曰宗社黨。乃屬秘密團體。非公開政社之科。此自民國。政綱異於法蘭西。形格勢禁。不能發表。亦由國人關於政情。對抗力之不能。用得其正。且即而求之情。偷而質。脆。並亦無對抗力之足言也。愚之言此。豈復嘆息君政黨之不生。特以所謂宗社黨者。時有隱謀。露於軍隊。京師之兵。以此受戮者。動數百人。各省兵士。染有斯質者。亦復不少。將來釀何變亂。不可預料。傷本邦之前途。思先進國之往事。是固不若因勢而利導之。於政治運動之場。假以自由言論之地。使之仰首伸眉。論列是非。與當世論潮相抵。因洞見民情之所向轉。或翻然戡其桐宮返政之謀。也是故當世無爲王政復古之說者。則已有之。即宜許以相當之域。使得從容以竟其詞。聞者之觀察何似。自各有其權衡。而言者無罪。則確爲真共和國之所保障。且對其所言之自成一說者。不加以擲拾輕蔑之意。尤爲共和國義所關。至謬妄之詞。辱人過甚。此其咎彼自當之。吾惟一笑置之可矣。此區區之意也。」

所稱也。傳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今所令者。共和也。而所好。則不在是。凡民且爲離心焉。論俊秀董子曰。「詰其名實。觀其離合。則是非之情。不可以相調已。」愚固共和論中之走卒。而與言及此。對於復辟論者。蓋不知所以爲情。由斯以談復辟論。非其本身足以自存。乃僞共和有以召之。明白甚矣。其因既得。攻復辟者。惟有證明今日之共和。非僞或促進今後之共和。使不爲僞而已。此外皆支離破碎。虛僞麻木。屬託干進無足比數之談。非愚之所敢稱也。

證明今日之共和。非僞。無論何人。殆莫不以爲非可能也。雖然。共和何物。僞乃何狀。質之誰某。皆未易答也。是不可以不先辨。

勞氏共和正解之言曰。

……宣王即位。共和罷。案隱云。二相還政。宣王稱元年也。此共和一語所自出也。其本義爲君幼不能行政。公卿相與和而修政事。故曰共和。乃君主政體。非民主政體也。故宣王長。共和即罷。伊尹之於太甲。霍光之於漢昭。皆是此類。今日東西各國所謂君主立憲。絕相似。而不學之流。乃用之爲民主之名詞。謬矣。夫君主立憲。有

當有否。當則絕之。否則轉而滋蔓。茲篇所商。此點其最要也。

愚前言之一說之起。必有其所由起。今復辟說之所由起者。何也。此在精明時勢之人。可以一言斷之。曰僞共和也。僞共和者。何也。帝政其質。而共和其皮者也。質不異矣。我之質。胡乃獨貴於人之質。人求其質。而我必自貴強人。以從我。此安足以服之。且在他物。貴不貴。尙無定說也。若夫政制。相較質。苟不差新者。必劣於古。此有史例。不容詆譭。英倫論家白芝浩嘗言之審矣。曰「苟諸事不變。僅即政制而論之。則昨日之制度。實遠優於今日。何也。彼其已成者也。彼其最有力者也。彼其最易致人服從者也。彼其襲有國民之敬憚心。而他制尙待求之者也。」（一）倡復辟者。果以此爲言。吾將何詞以答。此以帝政抵帝政。直截言之者也。最妙者。今人痛排帝政。並不認帝政之嫌。而輒翹共和。以對。意謂共和之名。一出吾口。即有鬼神呵護。帝政邪說。法當退聽。則拿翁設祭。華聖頓之靈。翩然來格斯可耳。不然。則我露其質。乃朝四而暮三。我蒙厥皮。亦朝三而暮四。名實未虧。而冀其喜怒。爲用狙公誠智。劉勞章宋之徒。未見有若衆狙如莊生

（二）見白芝浩內閣論。

君者也。民主立憲。無君者也。古之共和。明明有君。惡得引爲無君之解說。

此乃就吾國共和本字施其義解。即字論字。謂之無誤可也。而特於今之國體問題無涉。蓋今之國體。固非以周召共和爲鵠刻之而不肖。乃別有所做。事遂之後。而假其名以名之者也。莊生曰：『道行之而成。物謂之之。然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今之共和。所謂謂之。而然者也。謂之。而然可。不謂之。而不然。自無不可。周召之共和。非今之民主立憲。此事實之不可掩者也。今之用共和爲民主之名詞。所謂然於然也。非必使二者之實相同也。詞窮而假用。凡物皆然。文字之相孳乳。即以此故。無所謂不學與謬也。勞氏謂民主立憲。非即周召共和所謂。不然於不然也。於二者之實。仍無傷也。勞氏欲別創一名。以字民主。而獨留共和以詒二相之政。將無人得而議之也。故勞氏之病。在邏輯謂之逸果倫格。逸果倫格者。猶言外於論點也。(一)則幸而吾名民主適以共和耳。莊生又曰：『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苟吾不謚民主爲共和。而謚以他物。他物之名。適與周召共和相去萬里。勞氏又將何說之辭。

(一)參看拙著《嚴幾道民約平議》。

勞氏之說。在其本文。頗足自立。其在吾論。不與置辯可也。

吾友康君率羣以爲未足。必與抗爭。謂共和之名。律以民主政治。並非不通。『厲王奔彘。國已無君。周召行政。是曰共和。』是共和者。由行政之官共同行政。而無君主制裁於上。非沾沾於周召二相。假使周召二相。或有薨殂。別求賢父。代職其事。吾知共和之名。必不因此而易。共和者。其政之稱。而非其人之稱也。『爲勞氏者。於此豈無異議。蓋厲王奔彘後之無君。乃放其君之人也。非廢其君之制也。周召行政。誠無君主制裁於上。康子有何古本。足證其非假天子名號以行。勞氏所引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庚申共和元年。以宣王少。大臣共和行政。』苟無君主。安得稱臣。君苟不存。言少胡取。至共和爲政而非人。亦未見可爲定論。崑山顧氏即以史記周本紀共和屬之二相爲非。謂『汲冢周書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二十六年王陟於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此即左氏王子朝所謂諸侯釋位以間王政者也。』斯言而確。則勞氏所爲伊尹霍光之比。未便謂爲不倫。康子謂『太甲之時。何不傳以共和之稱。』由周書說。乙不得被以甲名。由本紀說。又伊尹一人而

周召二人也。持論如斯。終無安處。故康子所言。皆爭其所不必爭者也。要之勞氏所謂共和。非吾之所謂共和也。吾之共和。有名有實。實乃先至。而名爲後起。勞氏攻其皮傳之名。究何礙於本來之實乎。

然則所謂實者何也。曰。吾無字以表之。無已仍假用共和字。惟茲之共和。乃邏輯之符。而視作歐文 Republic 之譯。與周召共和。嶄然不同。夫共和者。有形式。有精神。何謂形式。曰。共和對於君政而言者也。君政有君。而共和無君。凡元首爲世襲者。謂之君政。元首爲選舉有定期者。謂之共和。茲義雖淺。而以有一定不移之界。較之以統治權爲標準。易致殺亂者爲優。愚執筆論治以來。即持此說。此形式之說也。然形式徒存。又安足貴。果其足貴。則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吾今有總統矣。是不已駕美凌法。而不虞其不足乎。此在東髮小兒。有以知其未然也。是則形式尙矣。尤重精神。善夫英之法家梅因之言曰：『立國精神。自君主制以至共和。蓋無不同。』雖然。以言國家觀念。斯說誠精。若質之國家概念。則仍有辨。美之學者韋羅貝曰：『觀念爲凌空之想像。概念乃實驗之思維。前者起於玄。後者起於察。』觀念者。乃國家之存於最大通象者也。凡屬國

家生活。無論何式。其質之所必不可少。與夫亦既成備者。皆爲此一念所涵。以故此之國家。內包最簡。至於概念。則必徵諸實際。而有涉於特殊政體。歷史表而出之者焉。此其別也。』(二)試泛舉一說以實之。蘇軾之策略曰：『所貴乎朝廷清明。而天下治平者。何也。天下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此堯舜之盛也。其次不能無訴。訴而必見察。不能無謁。謁而必見省。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蘇氏立於專制之朝。故其言如此。然即而察之。立國之要素。果有過於平人之冤。厭人之欲者乎。吾恐造說如盧孟。未見其能易之。徵例如美瑞。未見其能外之也。此所謂觀念者是也。觀念者。國無君。政無共和。一也。至此種觀念。印之政事。乃爲何狀。則所謂『徵諸實際。而有涉於特殊政體。』概念之說也。精神者。非貫乎觀念。概念以求其通。未易言也。用梅因之說。而未善。將見視國過重。強者以爲口實。不卹屈政體。以從之。今之國中。亦既廣播此種言論矣。人相與議。輒曰。國爲前提。官交爲勉。亦日盡瘁事國。恍惚國苟存者。一切犧牲。皆所不顧。此其爲說。甚爲唐皇。愚有肺腸。敢生

(二)見所著《國家本位論》。



雄吳汝雪(二)知此審也其所著書首以權利爲立國本根謂「國而舍此不得稱爲適於人類之一組織」此其爲義亦無間於其國之爲專制抑爲共和蘇子所謂無冤而得其所欲細按之亦未始無合乎權利之說也然其鴻溝所在則君主之朝所有權利悉集君身人民所獲乃由資予民固不欲冤苟其冤之非革命莫如君何也民固有欲得苟其不得非革命亦莫如君何也自立憲以往則異乎是憲法者權利書也此書既立民乃有權不受人冤民乃有權自謀所欲冤而有訴不啻訴己欲而有謁不啻謁己此政體之所以爲良革命之所以永絕而能將立國之的著實顯現者也是之謂精神若而精神惟真立憲國能見其全立憲者專制之對也故課一國之精神不問其有君無君而惟問其是否專制此不可不熟知者也

由斯以談共和之形式民主之謂也精神立憲之謂也形式其獨也精神其通也(三)形式者國體之事也精神者政體之事也所謂共和之質單舉形式不可單舉精神亦

(一) Woolsey 語見所著政治學  
(二) 君主專制自不在此例

異議然有叮嚀爲公等言者曰國家者質而言之乃政治學者所用之符以詰某種社會者也其本身價值殆與圖騰番社同科輪廓僅存有何足重是必有物焉相與立之尤有法焉使立之者各得其所然後其名不爲虛稱茲物者何也人也法者何也權利也國爲人而設非人爲國而設也人爲權利而造國非國爲人而造權利也自政治學成科以來作者每樹義曰政治學國家學也愚病其略襲狗某社之請作政治學指要一書首陳是義其言曰「夫斯學職在原國有何疑義惟國家非徒存者也必有所以存者也亦猶前言(一)國家者非人生之歸宿乃其方法也蓋人之所求者幸福也外此立國焉用國爲馬哥里曰「古代作者如馬奇斐立之徒立說支離不如後進蓋由不解社會法律非以之增進個人幸福之總量不足以存」此其爲說或者病之以爲行之不善將至助民爲暴不知馬氏斯言非以奄舉國家作用夫建國常道增崇人福同時豈無維持秩序之方其說之有價值亦在國而畔此則不成國耳」美之政學老

(一) 是乃取喻計學計學原富實則計學非唯富之爲貴乃富之有以善軍利俗之爲貴故曰富者非人生之歸宿乃其方法也

而至二十八年以後其功德又胡在者一經翻覆固不僅舉其所已成者而悉毀之而且求及二十八年而底亞士未經施治之情形恐不可得試觀墨國連年爭戰澈底破壞以證斯語豈有未然夫所賴夫命世之英亦以其足致其國於長治久安耳二十八年安得即言長久然在短識者必且長久之以爲不可及矣則惟問墨人享此二十八年小康之福果得之備來飽嘗而無禍者乎抑將有大亂乘之使其一得一失不足相償者乎由前之說愚欲無言由後之說愚則未見底亞士曾有造於墨西哥也昔者梁任公作開明專制論有曰「開明專制政體與非專制政體究孰優曰是難言也以主觀論則非專制之優於專制似可一言而決以客觀論則決之不若是之易易也昔達爾文說生物學之公例曰優勝劣敗而斯賓塞易以適者生存意若曰適焉者雖劣亦優不適焉者雖優亦劣故吾輩論事毋惟優是求而惟適是求」此其爲說可謂辯矣而其受病處則在昧於一時永久之別斯氏之所謂適一時之適也一時之適生物學認之而國家學則否何也以其足以啓紛爭肇禍亂也蓋國家之適以勝殘去殺和

(一) 不遑五期中國不能過中南美之形勢

不可也必形式與精神俱而後質乃備也然則孰爲重曰精神爲重此其故亦不待繁詞以釋矣夫所貴夫田以能芸也若石田而不可耕又安用之所貴夫匏以能容也若堅匏而不可剖又安用之今共和形式之說何以異是猶未已也石田堅匏其病止於無用已耳無他害也共和則不然苟其名存而實不具民主專制其弊較之君主專制尤深何也前有言之「彼其已成者也彼其最有力者也彼其最易致人服從者也彼其襲有國民之敬憚心而他制尙待求之者也」是故君主專制可以數百年而不亂民主專制近則一年數年遠亦不過數十年勢不能不亂且一亂之後相與循環不能自己法蘭西共和之所以見惡於人者無他以其無固定性易於肇亂也此又無他民主專制之故也墨之底亞士可稱近世民主之雄矣而專制其國至於二十八年可謂久矣而卒不能不亂而卒不能不及身而亂南海康先生頌底亞士之神武稱最者也至曰「底亞士文武之士冠絕大地殊功盛德合堯舜湯武而一之」而其下即緊接曰「然墨人並不戴之也卒以專制見逐也」姑且不論底氏治墨之功未必即如論者所言即殊矣盛矣無以復加矣

平進步。爲歸而生物之適。正得其反。此形上形下二學之所以不可強同也。知此可以論墨事矣。以底氏長才偉略。愚豈無見彼之失敗。在節節抗國民。真實之心理。以行而欲盡一己之智能。求一日之功名。於不可必得。亦不固之域。莊生曰：「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欲之。異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其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苟爲底亞士者。不出乎衆爲心。不以人之國僥倖。處處與國民同其好惡。高其議政之聲。恢其自治之力。政權所至。惟以爲激濁揚清之用。絕不雜以欺凌壓制之謀。則墨國至今無亂可也。夫國家者。百年之計。政治者。必世之業。今治一國。目光不能及於二十八年以外。吾未見其文武聖神也。今人好混言中南美。以爲彼中共和皆惡。不知智利與阿根廷。其政制善良之度。即可與法美齊觀。(三)墨人之文化雖低。未必即較智阿爲劣。苟無底亞

(一)專制由於好同。說見拙著政本論。  
(二)蒲傑士新游南美。著 South America 一書。即言此。

士之專橫。尊民而重法。爲之而有序。墨西哥雖欲爲良共和國。亦未必不可能。今若此則民主專制之咎也。然底亞士所稱爲堯舜湯武者也。且不議其不倫。而提以並論。胡以吾有堯舜湯武則治。而墨有底亞士則亂。所以然者。康先生亦言之矣。『蓋以名爲共和國。則止能聽其共爭共亂。並不能容專制而爲治也。』然此猶指民主之賢者而言耳。蒲傑士稱底亞士得國以力。守之則以法。(二)其他不解法律。爲何物。僭妄險狠。無所不爲。而治績不及底氏萬一者。何可勝數。愚故曰。民主專制之弊。較之君主專制。猶深也。是民主專制。且不足望君主專制。遑言君主立憲。甚矣精神之不可不講也。詰之者曰。子所謂精神。存乎立憲政體。而立憲又無間於其爲君主。抑或民主。其價皆同。是子與復辟論。非關之也。曰。奈何非關。特不肯用抹殺之論。無端匡之詞。如今之人已耳。蓋君主民主之分。爭之於理論者。十之二。爭之於事實者。十之八。原乎國之有主。本以約成。約基於民。民有自由擇主之權利。此在原理。民主論似乎爲優。然爲君主之說者。亦初不慮不能成理。勞氏君主民主平議篇中所列君長世及之故。凡四。固難言

(一)見所著南美。

賅。亦未盡當。而其持之有故。足與共和論平分領域。則無可疑。由此致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勞氏無以折吾。吾未見即有以折勞氏。不僅此也。即集古今世界學者。講論一室。求其有以相折。亦必不能。故此爲無益之論爭。徒資聚訟。而不足恃以解大紛。決大計者也。自來理論之有力。依乎事實。事實宜於民主。則民主論特張。事實宜於君主。則君主論制勝。無抽象一定之義也。英吉利君主國也。謂其人民不解共和之道。自非狂謬。不爲此言。而英之共和不成。無他。事實爲之也。美利堅民主國也。而其人民系出於英。謂其不辨君主之利。自非狂謬。亦不爲此言。而美之君主不成。無他。事實爲之也。吾國之由君主變爲民主。亦然。今者復辟之不可與言。理論之不可寧謂事實之不可也。故愚之關之。重事實不重理論。奈何非關。

詰之者又曰。所謂事實者何也。曰。此國有未同。未能等視。英之君主統而不治。(二)統者名也。治者實也。故君號曰名部。而內閣實部。內閣獨掌政治之大權。由民選任。實際已與共和無異。存君之名。無礙於政。而轉得保留國中舊有之秩序。而攝取愚夫愚婦

(一)此本英人成語。The king reigns but does not govern

敬憚之心。此英之事實也。美本自治諸邦。聯爲一國。既不堪英人之虐。稱兵獨立。無再認英王爲宗主理。而本邦夙無王室。人民守法。自治之習。已成楷模。忽爾立君。寧非蛇足。此美之事實也。若夫吾國夙戴君主。而乃不爲本族之人。祇知吸吾膏血以自肥。而於民生幸福。不知所以爲計。十載以前。國人盛倡排滿之論。愚誠無似。亦其一人。今茲立論。雖不肯以此爲改革之主因。而滿人所貽貽賊漢種之慘。紀念甚深。於斯而冀被壓之民。及其子孫。不求得當以報。幾何可得。然而復仇之舉。不見於辛亥以前者何也。曰。非不見也。見而無所成也。蘇軾曰：『古之失天下者。皆非一日之過。其君臣之權。去已久矣。適會其變。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方其未也。天子甚尊。大夫士甚賤。奔走萬里。無敢後先。儼然南面以臨其臣。曰。天何言哉。百官俯首就位。欽足而退。兢兢惟恐有罪。羣臣相率爲苟安之計。賢者既無所施其才。而愚者亦有所容其不肖。舉天下之事。聽其自爲而已。及乎事出於非常。變起於不測。視天下莫與同其患。雖分國以與人。而且不及矣。』此按之滿洲之亡。可稱畢肖。然蘇氏之言。初不爲種族之爭。而發縱滿漢即無夙怨。而由其治國之道。亦且必即於亡。前清之季。親貴驕橫。頗頌在位。賄賂遍地。民

怨日滋憤於外勢日損利權。關於政事。僇辱新黨。本邦已在存亡危急之秋。而羣昏猶且酣歌恆舞於上。此而不亡。其又何待。有曰辛亥之役。為種族革命。或曰非也。是乃政治革命。實則兼斯二者。僅舉其一。皆為得半之言。今苟於共和底定之時。謀復君政。則（一）滿漢之界已滅。而使之復生。前此從事排滿之人。必倡異議。有此異議。國必不安。（二）滿人之無政治能力。已可概見。今其可數人物。誰是九五之才。（三）清政不綱。殷鑒未遠。復辟以後。朝政誰敢必其清明。有是三者。王政復古之談。信乎無當。此吾國之事實也。

詰之者又曰。事實既爾。則無論如何。復辟論不當復存。而子不肯痛詆之何也。曰。事實之印於國民心理。以當時為最有力。若事已過。則情亦與之遷矣。仇滿之論。在辛亥以前。誠滿國中。滿廷僞託立憲時。激急者至謂滿洲不能立憲。當亡。能立憲亦當亡。人民國後。首昌是說者。且主與滿人親善。夙昔閉距挑撥之論。諱而不言。羣曰此政治革命也。彼亦曰然。羣曰此非種族革命也。彼亦曰否。前之言曰。返之長林豐草之地。今之言曰。納之五族共和之中。前之言曰。羶胡雞犬皆可殺。今之言曰。寡婦孤兒不可欺。兩兩

相衡。情勢大異。精而求之。則曩者絕對排滿之論。大抵感情之所驅。政策之所出。而非其根本。所以致恨於滿人者也。其根本。所以致恨於滿人者。無他。滿人之不能救國。之不能求國民大多數之幸福也。信如斯言。則繼滿洲而起者。國民首當以救國及求多數幸福之責。相屬果屬之。而得當也。其又何求。不然屬之而稍失當。不平之情。即稍起。大失當且大起。此物理之常。斷無可駁。夫國民之情。至於不平。則力有所離。必有所向。有厭於新。必有懷於舊。此復辟論之所以乘之而起也。今求所以闢之。其鍵惟在平民情。致民福。易詞以明之。復辟盾也。其可攻之。矛惟真立憲。自此以往。皆不可恃。誠以事實之價時。有未同。刻舟求劍。劍不可得。故愚之事實論。又當以現時政象。入以衡之。不敢如時賢競為抹殺之論。無端匡之詞也。

間嘗論之。政理不如物理。後者所立斷案。恆稱絕對。而前者則否。故以滿漢言。辛亥以前。絕對主張排滿者。非也。絕對非難排滿者。亦非。辛亥以後。絕對主張復辟者。非也。絕對對非難復辟者。亦非。何也。吾人之所求者。亦國民福而已。耳。斯為目的。而排滿與否。復辟與否。均為手腕。手腕之當何出。要以不背目的為衡。由此論思。可答今問。勢劉諸人

之無足取。則在好持絕對之論。謂立君保民。非君民將不保。清運未終。在法不當即亡。且又頌言。『大清列祖列宗深仁厚澤。淪浹海內。』冀以此動天下人之心。是誠諸氏於近世思潮。未遑探討。勝朝掌故。亦有遺忘。因有此理實兩無所可之說。至以相對之論。謂滿洲不當亡。厥惟康先生。先生當辛亥九十月之交。實持此義。欲以易天下。徒以革命勢大。噤未敢發。其後二年。二次革命已經失敗。始暴其說。於不忍雜誌。其言曰。

今者朝廷審天下為公之理。為中國泰山磐石之安。既明且決。毅然下詔。行不負責任之義。而一切付之資政院。立開國會。公之國民。定憲法而議立法。聽民望之所歸。組織內閣。俾代負責任。是朝廷既下完全共和立憲之詔矣。此一詔也。即將數千年來國為君有之私產。一旦盡捨而捐出。公於國之臣民共有也。此一詔也。即將數千年無限之君權。一旦盡捨之。而捐立法權於國會。捐行政權於內閣。改而就最高世爵。仍虛名曰君位云爾。國民曰。國者吾之公產也。昔代理者以吾之幼少而代掌之。今代理者已願將公產交出。吾等可享此公產而無事矣。又曰。代理者昔總吾公產之全權也。今已將公產權讓出。公議公辦。代理者不過預聞而簽一名云爾。故昔之憤然爭者。今則懽然喜矣。故夫立憲云者。以君有之國為公有。以無限之君權改為最高世爵之代名詞而已。

此指信條十九而言也。茲信條者。可稱為完全共和立憲之詔。誠如康先生所云。愚曩

立論。亦以法蘭西千七百九十一年之憲法相況。（二）惜乎滿洲為此。未協於時。遂致「聖神化為豺虎」已耳。然猶有說。

或曰。辛亥信條果得行之。誠為中國之福。惟即當時民黨奉命唯謹。其得行與否。尙屬疑問。蓋滿洲之立憲。偽也。事至迫切。勉從悍將之言。全然屈服。其心豈甘。倘南中諸子。聞滿洲之以憲政誓之太廟也。相與釋甲而就新治。則滿洲一反手間。孫文黃興之徒。殆不足以膏其斧鑕耳。安見張紹曾要君之詞。乃得玉府金膝之奉也哉。此觀於劉廷琛氏之論而可知也。氏之言曰。『光宣之際。奸宄生心。乘機作亂。武昌變起。小醜跳梁。亂黨挾種族之見。恣盜賊之行。好亂之徒。紛然如蠅毛而起。當此之時。項城抱公忠之心。尊主討賊。復武昌。援金陵。則東南賊勢瓦解。大局立定。而乃與賊媾和。致成茲局。』今謂滿洲當國諸公。所見不同劉氏。無論何人。未或不疑。由今思之。彼之起。用項城舉國以聽其用心。豈不如劉氏所云哉。則東南之賊。誠未易於滿洲朝廷之下。自進而為立憲之民也。此一說也。



有辨之者曰：革命黨之勢，未易驟衰。滿洲雖有翻覆之心，吾自有力強之就範，似亦近情之言。入理之論，苟其事勢非出於此不可，亦惟遵此勉力以行。若就法蘭西往事觀之，亦未見收效之必良也。法之千七百八十九年之革命，非以共和相號召也。逾兩年憲法成，乃以英憲為楷模，仍戴君主。英之史家馬哥里曰：『苟法之憲法會議，所事僅至於廢王而止，則其革命之價值，可與吾英正當健全之改革並稱。』(一)馬氏之意，頗咎法之妄稱共和也。然其所言，不中於當時事情。焉足使及倫的黨溫和諸子，為之心折。蓋彼輩初意，特欲改革政治而已，不獨剷除君制，無其成心。即馬氏所稱廢王，亦非本志。觀夫君主憲法，頒於千七百九十一年，而王於九十三年始行見殺，可以證之。事至於此，人惟歸獄於羅伯士比諸屠伯之暴亂，無人道而不知王之不能謹守信條時思，翻覆陰謀，不絕。冀傾民黨，乃其巨。因由後觀之，為法蘭西計，與其浮慕共和，反致羅伯士比拿破侖專橫無藝，誠不若奉路易十六作憲定治，以求平安。司徒赫爾者，法之史家，右於王政者也。王政既復，彼於千八百十八年，著法蘭西革命論(二)一書。

(一) Madame de Staël Bodley, France 千一百一十一年之  
(二) Considérations sur la Révolution France, also 其 Bodley 引之

謂「革命之事，在千七百九十一年，即當知止。果其知止，一理想中之君政國，可以成功。拿破侖既敗，王政復興，以英吉利之良規，移之吾法，以知千八百十四年之所為者，理當緊承千七百九十一年而來。中間屠伯橫行，奸雄竊義，所經擾攘，皆革命不正之產物，所宜一切蕪除者也。」今之治法史者，鑒於諸獨夫之害，禮傷義殘，民以逞，孰不於司徒氏所論，灑淚同情，而證以當日之情，則殊無望。今吾國所患，較之法人之患，羅伯士比與拿破侖者何如？愚未能斷，而有少數之士，憤今政府之專制，回想滿洲所誓之法，其為吾民自由參政之地，相比不啻天淵。因發為嘔臍，無及之嗟，自恨昧於當可謂時之義，且謂吾唯以虛名相假已耳。彼族人少，又焉能為實則吾未如是行之效果何如？亦難懸擬。且滿洲食言而肥，戕賊民黨，此前已言，不待更論。即名義僅存，虛君之旨達矣。而事勢所之，未必無敢為不義挾天子以號召天下者。有君之董卓，未必優於無君之羅伯士比。奪國於君之王莽，未必優於奪國於民之拿破侖。故今以滿洲立憲為言，而追恨革命黨之為謀未臧者，大抵為感情所中，理想所朦，未見其有當於事實也。

如右所陳，復辟之不可行，明白甚矣。而斯說也，一時見倡，髣髴大動國人之感情。政府聞之，狼狽而不敢辦，勉強發一令，逐一士，而大露色厲內荏之狀。其他肅政之所參，參政之所議，新聞之所譽，大都目為機械之為，質其本心，未必肯如是說。私居聚議，或遇清流正士，偶加駁詰，轉若所為鄰於妾婦，求掩不遑焉。至於武夫馳電，舞爪張牙，比於無良，狀尤可醜。即革命之徒，與滿洲不共戴天，至此恍若忘其夙讎，不肯即加謗議，被指為賊，亦不與校。而政府設防，謀夫獻計，且深慮憲法亡命，兩兩相聯，共為不軌，凶於而國是又何也。曰：無他，此諸象者，皆今之偽共和，以召之也。

夫今之民國，其基築於共和者也。清帝遜位之詔曰：

今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而中各省，既倡議於前，北方諸將，亦主張於後，人心所嚮，天命可知。予亦何忍因一姓之尊榮，拂萬民之好惡，是用外顧大勢，內審輿情，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共和立憲國體。近慰海內輿望，望治之心，遠協古聖天下為公之義。

而前臨時總統今總統之誓詞曰：

民國建設端，百凡待治。世凱深願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肅清專制之瑕穢，謹守憲法，依國民之願望。

新造國家於安全疆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樂利，凡茲志願，率履弗渝。

即此二者以觀，可見民國之基，存於共和帶礪之詞，萬不可畔。今日之政象，有合於斯誓者幾何？此固仁智所見，各有未同，而其不足間執復辟論者之口，使不張其頑說，則恐無論何人不能否認。勢乃宣氏曰：『今民主制實行三年矣。此三年中，變亂百出。近者總統之制定，黨人之發衰，大權集於一人，外雖有民主之名，而內實有君主之實。』(一)此種譏言，欲有制之術，將安出？愚請本前言，以正告天下曰：攻復辟者，惟有證明今日之共和，非偽或促進今後之共和，使不為偽而已。此外皆支離破碎，虛僞麻木，屬託于進無足比數之談，非愚之所敢稱也。

共和平議 四年七月

六月七日，東京朝日新聞，有上海「袁帝說頻傳」之電，載贊否兩面之意見甚詳。同欄復有北京一電，言楊度孫毓筠外四五名，已有關於國體之意見書，上於總統。更觀他報所紀，亦略相同。是變更國體之訛言，近已傳播南北，特以輿論久寢，忌諱尤多，談

(一) 見共和續解

者不敢公然論列。故吾之報章不見此種論議已耳。雖然國民之聲也。揚之則氣通而漸趨於平。抑之則氣鬱而發不可制。愚主尚異者也。無論何說。謂當自覓邏輯應有之域。使其量以下於時。大凡國體既定。昌言變更者。律曰叛逆。愚請不認其說。而以討論國體為應時必要之題。惟在他一面。今之共和論者。縱當魯縞不穿之秋。亦宜奮其春蠶未死之氣。傳曰。周德雖衰。天命未改。今共和之實雖去。而名則未移。為政府者。不能一日去其名。輒禁天下談士。顧名以思其義焉。伊古以來。未聞暴政至於斯極也。況當局之意。未必即如談者所言。邇日府中議士。已建言確定共和以息浮議。(一)而總統對美報記者宣言。吾之國體。既同於美。以後惟有奮力前邁。以期發展真正共和之精神。猶未已也。東京風說。聞於首都。總統復明白宣示。謂第一次革命之際。清皇族中。曾議以帝位讓余。而余不受。胡今忽欲取之。果其取之。是欺人孤兒寡婦。不仁不義。余何忍為。且由中國歷史觀之。帝王數代。必逢革命。子孫絕滅。貽禍無窮。即曰君主立憲。亦終不能不依君主其人。以為興替。余若自為皇帝。是自絕其姒續。而無益於國家人。

(一)參議上行走王國維呈。

雖至愚。亦不至此云云。(二)即朝日所傳楊孫建議之說。彼且自電陸使。在原紙為之辯明。此種官樣文章。吾人當信之至於何度。姑不具論。惟君子可欺其方。彼以是招。吾寧忍不以其是應。今之惟恐君主說之不實現者。一出於攀鱗附翼之徒。一出於憤時嫉俗之士。前者其心可誅。後者亦失之激。中國者四萬萬人所共有之中國也。一兆焚如玉石同盡。故真愛國者。宜具悲天憫人之願。而不可稍存幸災樂禍之心。今共和之無似。豈待講明。而餽羊猶存。禮終可復。並其名而去之。則大亂從此始矣。苟事勢必達此途。吾又何說。惟當全國風聲鶴唳之頃。忽來當局別嫌明微之詞。愚即以爲不當過以不肖之心待人。而不留天下幾希之望。愚不自揣。因作此篇。讀者平情思之。於解決國體問題。或不無壞流之助也。

今之主張毀棄共和者。大抵蔽罪於中國人民程度不足。是說也。愚屢有駁論。散見本誌諸篇。略謂程度云者。乃比較之詞。非絕對之義。吾國民智之低。誠不足語於普通選舉之域。而謂國中乃無一部優秀分子。可得入於參與政事之林。無論何人所不能信。

(二)見六日十七月東京朝日新聞。

果其足信。則專制政治。亦莫能行。何也。為專制者。終不得不恃人。以為治也。故愚理中之立憲政治。初不以普通民智為之基。而即在此一部優秀分子之中。創為組織之相觀。相摩。相質。相劑。此其基本人物。與世俗所稱開明專制。不必有殊。其絕明無之界。則專制制下之人才。皆如狙如傀儡。偶而一入於真正立憲之制。即各抒其本能。其善量已耳。雖不必全體從其多者而言之。此義不可沒也。至於普通人民。其智未以言政。即於政制。無所可否於其間。吾國由君主變為共和。彼蓋視為無擇。善為政亦惟相其所宜。使之智量日即於高而已。若以人民全體為一標準。而疑多數拙劣。子所不能了解之事。即不能行於少數優秀分子相互之間。以致優秀者失其磨湯力。而本質以墮拙劣者。以無人提攜。誘掖。永遠未由自拔。甚矣其偏也。愚嘗聞北京問美人古德諾之論矣。曰。『約法會議修正之約法。以大權屬之總統。此在崇拜共者視之。必以為不當。雖然。新約法之有合於支那之歷史與夫國情。較之舊約法為無可疑也。蓋支那以人為治。傳之數千年。非本此種習慣。以為國人民將有所不解要之支那人民。決不適於社會共同運動。』(一)茲言之病。即在以人民全體之程。

為創設政制之的。標而忘却。轉移社會。為其中堅。無論何國。皆屬之一部。聰明俊秀之士。其在吾邦。情尤顯然。今討議憲法。不使與此部人士之理想相符。而惟對於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者。行其權術。甚矣古氏持論之僻。惟足以欺美。人不辨吾國。國是者。流吾人果安可不自辨也。夫吾國素尚人治。是豈不然。人民非此不解。亦不為妄。惟人治之不善。乃立憲法。惟人民之無識。乃言進步。不然。則有國者。亦祇隨其古來相傳之政習。以終焉耳矣。是不僅吾國辛亥之役。不值一錢。當世文明諸邦。其政治良明。得如今日所由激急之革命。或平和之改革。而來者。其程絃。皆為謬妄。有是理乎。

蘇子瞻曰。『夫智勇辯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傑者也。……先王因俗設法。使出於一三代以上。出於學。戰國至秦。出於客。漢以後。出於郡縣吏。魏晉以來。出於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於科舉。』今可益之曰。歐洲自十八世紀以來。出於代議士。至出於代議士。則所謂出非由王者。『分天下之富貴。與此四者共之。』乃其自有作用。各挾其智勇。

(一)此古氏昨年十一月十九日在紐約政治學會之演詞。見 Revision of State Constitution 三六頁。即政治學會出版物。



辯力之量。求進於政事得失之林。非王者招之所能。來磨之所能。去者也。於是憲法尙焉。立憲政治云者。無他。亦萃集四者之量。投之政治總體之中。使之調和而淬勵焉。以表見其高華多福之羣。制而已。然欲爲此。有一通則不可不守。即認反對者爲合法是也。蓋人之意見不同。情感尤各異。相軋相衡。以趨於共同之鵠。斯爲善治。不然。此有所屈。彼必有所伸。伸屈不得其平。政象即失其理。桴鼓相應。未或爽也。斯義也。固近世政治之所闡明。而在吾以家天下爲治。亦未能去之絕遠。傳曰。興王賞諫。臣書曰。臣下不正其刑墨。下至淮南。亦稱言者逆於己。便於國。則不加罰。有違之者。亂亡隨之。甚者如厲王之監謗者。始皇之禁腹誹是也。其所以然。則人之濫用其權。以充其不制之欲。此其弱點。根自性天。不有以抗之。勢不至於亡國敗家不止也。由是反對合法一語。蓋無古今。無中外。而見其通。古氏之論吾國政治也。首稱政治通律之不適。用其言曰。『十八世紀之末。實以創立共通政則。爲全歐學者所同認。著稱此種政則。以爲無論何時。不拘誰國。而皆可。行如主權在民。三權分立。天賦人權。其尤章顯者也。……但余

(一) 見雜報訓

昨年游支那。幸而與其草訂憲法有關。親見若而政則之惡果。迫其改造國政之事。不能施行。印象甚明。猶能記憶。』(一) 古氏所得之印象。是否正確。容細論之。惟愚所舉反對合法。是否亦得。列爲政治通律之一。茲律是否亦不得適用於吾邦。恨不聞良顧問言之。且吾國施行彼所鼓吹。尊崇之新約法。以後。其違反此律之效果。所益於改造國政者。若何。亦恨良顧問不親齎其所印之象。一忠實吐露於彼邦政治學會之前也。『晏子見於子華子。曰。日者嬰得見於公。公惡夫羣臣之有黨也。曰。子將何方以弭之。嬰無以應也。』子幸教以所不逮。虛心以承。子華子曰。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游士之所以不立於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人主甚惡其黨。則左右執事之臣。有所藉口矣。夫左右執事之臣。其託寵也深。其植根幹也固。背誣死黨之交。布散離立。聯累羅絡。而爲之疏。苟非其人也。則小有異焉者。不得以參處乎其中間也。士以潔廉而自好者。夫孰肯舍其昭昭。以從人之昏昏。洒焉若將浼焉。必不容矣。是以左右執事之臣。因其修而廢之。曰。黨人也。人君曾不是察。隨其所甚惡而甘心焉。於是放有流放戮辱之事。夫

(一) 所出見上

士之自好者。削斷數椽。足以自庇。而一簞之食。足以餬口。其孰肯以不資之軀。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耶。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小異者不容而已矣。今則疑似者。削跡矣。小人之始。至於齊也。嬖阿脂韋者。未必御也。今則服冕而乘軒者矣。小人之至於齊。爲日未數數也。而其變。更如此齊。其未艾也。人君曾不是察。而左右執事之臣。又原君之所甚惡。因以鑒游士之修舉。齊之朝將化而爲私人矣。日往而月易。築壇級於宮。而君不知也。嘻。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二) 茲之所紀。乃專政者之通象。無間於君主共和一也。今之政象。與此相似者幾何。讀者當不難一覽而得。夫始而小異者。不容繼而疑似者。削跡此小異。疑似者。才不必劣於左右執事之臣。德不必下於嬖阿脂韋之輩。而其不得與於政事。與見愚之黔首。無殊。黔首謂之程度不足。可也。小異疑似者。流謂之程度不足。不可也。明明程度非不足。而不得與所謂私人者。相切相劇。執中以爲政。是藉口程度不足。而圖毀滅共和者。直響言也。夫政治之蠱賊。無他。好同惡異而已矣。好同惡異。不足以立君政。况在共和。今吾言共和而蠱

(一) 子華子晏子問黨

賊之橫。飛逾於專制。輒曰。程度不足。程度不足。此得毋淮南所稱亂國情。與貌相反者耶。(二) 凡茲所言。乃謂吾國政治。當萃集社會中堅人物之才智。出而主持。無所謂程度不足也。而論者所見。往往與愚適反。梁任公即其一人也。請於一篇之中。擇其關於此點者述之。

吾黨風鼓吹改革。而又常以人民程度未至爲懼。急進之士。以爲詬病。謂是侮吾民也。數年以來。政名屢易。政象滋替。論世者探本窮源。亦漸知人民程度之高下。與政治現象之良窳。其因果蓋相覆矣。然所謂人民程度者。其界說抑又當有辨。聞之一國所以能立於大地。而日進無疆者。非特其國民之智識也。而恃其品性。……吾嘗考歐洲諸國政治進化之軌迹。……所以獲有今日。實諸國民之品性。能自造之。而……注所以能粹厲完美者。又自有其原。……歐洲自中世以降。割爲封建者數百年。於是社會中有貴族之一階級。……其人大率重名譽而輕生命。尙任俠而賤財利。抗骨鯁而惡詭佞。信然諾而恥欺詐。尊法紀而厭表曲。既別自爲一階級。互相觀摩。激勸。薰染成風。其父兄之教。不肅而成。其子弟之學。不勞而能。代代相襲。以墮家聲爲大羞。故其精神恆歷數百年不絕。故家喬木。恆爲重於國中。其與國休戚之念。亦較齊民爲切至。其修學獲識又較易。其明習政事之機會又較多也。國有外難。則執干戈以爲捍城。暴君非理之壓制。則聯而抗之。使不得逞也。

(一) 齊俗訓



……我國今日固未嘗無所謂上流社會者。其所謂上流社會在國中固亦常占中堅之地位。然人格之卑污下賤。則舉國亦無出此輩之右。蓋在中國今日之社會。非巧佞邪曲險詐狠戾。不足以自存。其稍稍自好之士。已入於劣敗之數。其能巋然現頭角者。皆其最工於迎合惡社會而揚其波者也。故名則上流社會。而實則下流。莫此為甚。以最下流之人。而當一國之中堅。國人共矜式焉。則天下事可知也。求所謂故家舊本。與國同休戚之一階級。渺然不可得。其自稱盡瘁國事者。皆賴國家以自營養者也。此其與歐洲情實相反者矣。(一)

由斯以談。吾國程度不足。轉在所謂上流社會。固亦切中時弊矣。然請得而辨之。立國如英。其政治之樞機。全握於老成故舊之手。而其人又疏財愛國。重信知恥。故國俗日隆。而邦基日固。誠哉然矣。然在法蘭西。其貴族貪污腐朽。則與英絕異。其倫即在王朝一切國政。已悉為中流人士所左右。千七百八十九年之革命。即此輩所造成。自是以來。政治社會諸事業。大抵皆其慘淡經營之成績。就中暴戾不中繩墨者。固亦有之。然其艱苦卓絕見義勇為之概。即在盎格魯撒遜民族。亦不能不起愛敬之心。法蘭西語稱此輩曰 *bourgeoisie*。其意義之深切。固不亞於英吉利語之 *gentleman* 也。(二)

(一) 歐洲政治革進之原因。見 蕭 蕭 稿。  
(二) 英文中語此。

則法有貴族與英蓋同。而不能望英。且亦無取效英。今吾之情形。適與法同。而乃不取法。人之長。徒然望英。而却步。愚竊為智者不取也。以言品性。今之占中堅地位者。卑污下賤。無所不為。亦誠不謬。然彼之出於是者。果生性使之然乎。抑政制使之然乎。如曰。乘斯二者。量之多寡。又何如乎。愚聞之。『矩不正不可以為方。規不正不可以為圓。身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己而能正人也。』則持此論。最宜以論者。己身為發點。論者之以卑污下賤責人。必其自謂已得幸免於是者。也是當知人之欲善。誰不如我。苟吾見人不如我。尤當即時自叩。今我是否即為真我。未或變焉。以愚觀之。真能不變者。蓋絕無矣。倘或變焉。右之者豈不曰政治不良。賢者亦惟激而自濁也乎。然所謂激者。挾刃尋仇。佯狂披髮。其途亦自多端。又何必濫受國家之參養。降與卑污下賤者同其僚伍。果其『終已不能引決以自沈汨羅。而不得不謀升斗以棲餘命。』(一) 則激之一字。尙未足以說明之也。是無他。政治衰之而已。就之而已。夫若而人者。乃吾國中堅人物之中堅也。而且不免為一時政象所矚。舉世悠悠。更何足論。是可知今之習為巧佞邪。

(一) 梁文。一年來之政象與國民程度之映射。蕭蕭見蕭蕭稿。

曲險詐狠戾者。大抵由政制導之。使然。殆無可疑。雖其資地。儘有未同。而江漢朝宗。百川匯源。之長短。所不問也。說者曰。凡子所言。蓋欲以破程度不足之說。今並其中堅之中堅者。而抹撥之。不愈見其不足乎。愚曰。果安見其然也。凡人品性。有其善面。亦有其惡面。此無間於賢不肖也。掩其惡面而著其善面。斯謂賢。掩其善面而著其惡面。斯謂不肖。惟豪傑之士。與小人之尤。掩著有其硬性。未易驟移。然無論何國。大抵中才之人多。而兩極端之人少。果為中才。則一掩一著。有賴於政制之力者。宏矣。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不從者。堯之時有四凶。紂之時有三仁。此外隨大力者而趨。莫知所以自主。專制之制。則然也。夫堯舜之民。猶是桀紂之民也。謂前者程度及之。而後者不及。入耳。即審為警論也。則何獨於今而疑之。若某某者。果得為豪傑之士乎。愚何敢知。若某某者。果即為小人之尤乎。愚何敢知。惟立政制。而有取於運用斯制者之程度。宜以立於水平線者為衡焉。低者固所當排高者。則得之望外。如有某某。夙昔奉為豪傑之士。而今不如其所期。此自損其人格。為別一問題。惟以受吾政制之裁成。則決不在水平之下。豈僅不在其下已也。必且發揮光大其固有之性。

而進為一世楷模焉。如有某某。今日指為小人之尤。而曾有一時。行為較此為善。或想像其人生於何種社會。行為必較此為善。則吾創一政制與某一時之情形。合或進而與想像中之某社會。合則其不在吾水平之下。或且進而與當世賢豪。程功而比德。又可斷言。是知妄自菲薄之論。之不足尚矣。

愚又嘗聞梁君之論對抗力矣。其言曰。

強有力者。恆喜濫用其力。自然之勢也。濫用焉。而其鋒有所戾。而順焉。則知斂。斂則其濫用之一部分。適削減以去。而軌於正矣。百年以前。各國之政治。未有不出於專制者也。而千回百折。卒乃或歸於君主立憲焉。或歸於民主立憲焉。皆發動力與對抗力相持之結果也。……苟一國中而無強健實在之對抗力。以行乎政治之間。則雖有憲法而不為用。

強健正當之對抗力。何自發生耶。曰。必國中常有一部分上流人士。惟服從一己所信之真理。而不肯服從強者之指令。威不可得而切也。利不可得而誘也。既以此自厲。而後以號召其朋。朋聚衆則力弼於中。而申於外。遇有拂我所信。則起而與之抗。則所謂政治上之對抗力。厥形具矣。今代各立憲國之健全政黨。其所以成立發達者。恃此力也。夫既自知對抗力之可貴。則於他人之對抗力。亦必尊重之。故當其在野也。常對抗在朝者。而不為屈。即其在朝也。亦不肯濫施強權。以屈彼與我對抗之人。……如此然後政治得踐常軌。國有失政。不

必流血革命而可以得救濟之道。立憲國之所以長治久安。實是道也。

政治上之對抗力。以何因緣而萎瘁。以何因緣而銷亡耶。曰。由於弱者之不能自振者。十之二三。由於強者之橫事摧鋤者。十之七八。夫真政治家。未有畏人之對抗者也。彼本有所挾持以對抗人。即以待人之對抗我。而何畏之與有。惟自審適常軌不足以與人對抗者。始憚人之對抗我。由憚生嫉。乃不得不設法滅削人之對抗力以圖自固。……此或按諸其國情。有所萬不得已。而利用人類之弱點。亦未嘗不收奇效。於以保強權而圖自存。為道固得。而豈知各方面對抗力銷蝕既盡之後。全國政治力成為絕對的。其結果必為專制。而專制繼起之結果。必為革命。究其極則何利焉。況乎人民於內政上失其對抗力。則國家於外交上又未有能保其對抗力者也。舉國皆柔懦巧媚之民。政治現象。愈變而愈下。外力乘之待亡而已。是故有愛國之君子。遠識之政治家。終不肯斷喪人民政治上之對抗力以自貽毒也。

嗚呼。何其言之沉痛而雄傑也。當作者著此論時。國中一部分之對抗力。尚存。履霜堅冰。因發為危言。以策當局。文人報國。無過於斯。然其後對抗力漸次銷滅。至今絕其本根。論者反不能本所主張。再接再厲。時論惜之。茲姑不具論。惟作者之言曰。對抗力之銷失。由於弱者之不能自振。十之二三。由於強者之橫事摧鋤。十之七八。夫吾輩之為弱者。明矣。則姑交勉己之。三而歸獄人之。七八。苟非爾之七八。則吾所信之真理。可

得而服從也。政治可得踐於常軌也。柔懦巧媚之習可得而絕也。流血革命之事可得而免也。外交上之對抗力可得而保也。一言蔽之。與歐洲長治久安之立憲國比隆焉。可也。嗚呼。胡乃未言程度之不足哉。胡乃未言程度之不足哉。

顧說者曰。今之人好以舐排異己罪政府。亦不盡然。某處亦用新人矣。參政且收各派矣。交涉敗後。覺引用新學人物之要尤切。舉世不談之立法院。至由大總統三令五申。勉期舉辦。子其謂何。愚曰。此傳所謂吾且柔之矣。對抗力且以消失淨盡。與曩言保持對抗力。以躋政治於常軌者。不正僞馳也耶。一年以來。頗聞有建議廢學校復科舉者。交涉既訖。又聞有頌功德請慶祝者。此其人皆夙稱才士能吏。縱非嶄新。而亦不能謂舊。顧何以如是。果其自始即持此見。冀貫徹之。吾又何責。而事乃大謬不然。偶見文道館所遺雜識。謂有譚宗浚者。生平最惡洋務之人也。一日謁相國閻敬銘。閻稱洋務不可不習。譚乃走告某御史。請上摺設立洋務學堂。某怪之。則曰。非此不足以取悅閻丹初也。今之才士。能吏。無不。而閻丹初其主者。故有如此之怪現象。有自京中來者。為言邇日時髦政客。無不結識一二內史。以刺取總統意旨。或總統偶言某事之當

辦明日辦某事之條陳。至偶言某事之當廢。明日廢某事之條陳。至閱條陳而偶不善其某點也。明日匡救某點之條陳。又至。凡此諸狀。愚本前知。今聞客言。特喜耳。與心叶果於不妄已耳。若是者何也。一人好同惡異之所至。人類之惡質。弱性。遂一。為其所獎勵。不期而暴露焉。有若山徑。蹊間。介然成路也。等一人也。始以逢迎刺探為可醜。繼乃習之。二人以上。甲習為逢迎刺探之事。乙乃隨之。如此而用新人。亦驅而入於一爐已耳。其又何益。況舊者塞途。彼又烏得。所謂新者而用之。冰炭相與。論議水石。求其釁答。觀念懸殊。理解自謬。則新之為度。又可推知。大凡亂國之人。宵小銳身。以營其私。謹願者。祇求容頭。而無過。即有德慧術智。亦均碌碌。無所短長。故韓非曰。亡國之廷。無人非無人也。統於同也。統於同。奈何。他日韓子又言之矣。『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今寡人舉事。與羣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如是者。明主在上。羣臣直議於下。今羣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

(一) 指一般從政者言之。  
(二) 謂事不詢之衆人。則將迷也。

孫者。舉魯國盡化為一。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一日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嗚呼。吾特不得權臣如季孫者耳。何其言之似為今日發也。說者用人云云。參政云云。獨不思韓子所謂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之謂。何耶。獨不思成立立法院之令。既下。籌備選舉之事。既行。而「一察社會之情狀。則緘口如不欲道」之謂。何耶。肅政史程崇信。獨言國家之所與立。不在阿諛取容之徒。而在面折廷諍。數陳大計之士。其言雖正。識者謂宜在百里奚不諫之條矣。

總之。今日所患。在舉全國之聰明才力。或顯或暗。悉行廢置。從而為之言曰。聰明才力不足。舉共和焉。吾誰欺。欺天乎。

以上所言。皆以中流人士為限。至於大多數之人民。即愚持論。亦尚未以程度已足歸

之然民意所之終不可忽。此固不得以程度如何如何為藉口也。書曰：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與卿士謀，法與庶人謀，意法者所以行民之意者也。民意安在？在苦與樂。何者？民苦之則宜革，何者？民樂之則當興。善夫邊沁之言，功用主義也。曰：「所謂苦樂，即常人所謂苦樂，絕無新生武斷之義。謂當排除何種苦，何種樂，其界始立，而亦無至精極玄之理，必須商之柏拉圖，質之亞里士多德，其蘊始宣。蓋苦樂者，苦樂也，無論何人皆同感之。自王公以至農庶，自鴻儒以至白丁，一也。」言者或曰：民不解真苦樂，非在高位者無以董理之，故非常之原，黎民懼焉，真愛國者，不當以此而廢其行也。是誠有之。然在吾國言之，則宜慎其所發，往者且不論，廣東之賭，廣東人之所以為苦者也。政府曰否，爾樂焉。亂黨禁之絕，吾其為爾復之。陝西及蘇贛粵三省之鴉片，四省人之所共以為苦者也。政府曰否，爾樂焉。亂黨禁之絕，吾令陸建章遣員游說，聽爾種植。二。吾令蔡乃煌粘貼印花，任爾購食，易詞言之，爾小民程度不足者，

(一) 陝西官廳，明開派員四出演說，勸人種植，指謂爾小民窮苦云云，後遭外人詰問，縣政史，彈劾政府乃發為命令，謂陝西官廳，應報告，應民無知，自行種植，陝西官廳，欺政府耶，政府

吾政府為爾足之言者，其將下何轉語乎？嘗論人民希望政府，莫隆於南北統一之時，猶勉持於癸丑戰役之後，一年以前而望失，數月以來而望絕。蘇子瞻論人心之失曰：「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二。而肉食者，猶一味曰：程度不足，豈叔寶全無心肝於今，乃為烈乎？非所敢知矣。此外蔽罪共和之最有力者，猶有一說，則共和已經試驗，確見其不適於吾是也。則試問試驗之道安在？在癸丑之役以前歟，則此中政象之紛糾，首由反抗共和之大力，從而鼓盪，謂純乎共和之試驗非也。在癸丑之役以後歟，則其政迹不含一絲共和之意，童子不足以欺，謂之共和之試驗尤非。嘗謂無論何種政制，未有行之絕無弊者，又豈獨不能絕無而已，而有甚多甚大之弊，亦未可料。是在精心以行，其制竭力以防，其害已耳。而行而防而防而行，展轉相促，斯謂進步。三。潘傑士近游南美，於人所絕不滿

歐中外耳目耶，如此欺罔，何以為國？泰乃德以維新之名，行開辦之實，歐美外邦，事尤可嘆。

(一) 見上神宗皇帝書。

(二) 見 Hobhouse, Social Evolution and Political Theory 第一章。

所受實同，不聞其非轉嫌，其少情實，相替竟乃若斯，不可謂非古今之所希聞也。議員品性之不齊，此寧可諱，然當彼賄賂遍地，兵威四逼之時，而天壇憲法草案，猶能從容就稿，主張不變，總統選舉，困議員於一室，而饑渴之刃，露於牆，兵噪於外，而自朝至暮，票僅足焉，其事之是非，曲直，不論而國會有此節操，以上決不得謂其絕無存立之值，必曰：無焉。愚何能禁其不言，惟揆之情理，期期不以為平也。今假定共和之設施，澈底敗績，民間僅有之廉恥道義，掃地無餘，則曩固言之，亦由於有大力者利用國民之弱點，從中顛倒，不得以為共和本身之罪也。若曰：大力者如斯顛倒，即共和附帶之性，無可解免，而因以為共和罪，固亦言之成理。愚見康梁兩先生，即曾為此說也。康之言曰：「若中國而行共和政體乎，則兩黨爭總統之時，每次各率一萬萬男子而相戰，不知經何年而後定也，不知死幾千萬人也。」二。梁之言曰：「此種虛偽之多數政治，祇足以供一二野心家一時之利用，而於國家私毫無補者，僅無補猶可忍也。一二野心家成功之結果，能使國中道德之元氣，生計之基本，消磨剝蝕以盡，而國復何以立於

(一) 救亡論見不報。

意之共和制，而著為論曰：「得此是亦足矣。謂共和制行於此間而有弊，又誰見行於他文明國而遽無弊也？」二。允哉仁人之言矣。今有人追論民國元年二年之政象，謂某種為共和所種之毒，某種為共和所生之疽，即事論事，愚則豈敢否認，不僅不否認，也。當時居民黨之中心，敢以危言聳論，擾亂分子之怒，而不顧者，愚且未嘗弛其責，雖然以之懸為厲禁，警惕國人，使不再蹈前轍，而貽共和之羞，誠得其正矣。遽以歸獄共和，謂此制不合於吾而謀有以絕之，則無說則死，有說亦死，聞吾言者，專制過於齊桓楚，襄吾又如之何也。夫共和表徵，最為人所未集矢者，宜莫若國會。平心論之，國會亦何嘗造大孽於天下，叫囂驟突者，國會之恆態也。英之巴力門，可謂高矣，愚曾觀之，而其爭不已。日本之帝國議會，亦經訓練二十餘年矣，今年開會，猶幾不免於揮拳，吾開第一次國會，相持之急，所傳者亦不過拍案擲墨盒而止，則一翻各國議會史，此類之事，豈得云無一在吾邦，則彷彿若已犯天下之大不韙，為五洲萬國之所無者，然何師心之為害一，至是也。歲費六千，即議員應受死刑之證，內外攻訐，使無完膚，而今之參政

(一) 見潘氏所著 South America 電指智利言之，忘其真數。



天地」雖然爲是言者乃將爭總統者野心家者納於共和之內而並罪之不如今人於焉劃一鴻溝謳歌一而詛咒其二也綜而言之共和之失敗一由於國民實望之過奢一由於當局成心之無對而責望過奢之中又分兩派一爲夙主張共和者平日之理想一旦見之事實而不如其所期則頓失望失望則忿疾忿疾則指責過當矣吾家太炎即其一也一爲夙不主張共和者國民之行動既節節抗其心理而行則一有蹉跌射入於其眼簾者獨先而爲象獨顯夫人過崇其所信息息欲著其先見之明指陳不信已者事後之過失以爲快者本人類之惡性雖賢者亦不免焉不免則所歸罪有過情矣康梁其尤著也當諸先生發爲言論惟恐其不痛切意在扶植共和使之進行耳豈有他哉惟讀者思之共和二字本爲吾國人所不習行之而不能無弊又爲事實之所當然今罵倒共和之聲出於此輩賢豪長者之口其不爲人所利用以顛覆新制者幾何至於當局者之成心尤爲章顯昔之主張排滿者謂滿洲不能立憲當亡能立憲亦當亡今之排共和者亦然共和不適於吾國當亡適於吾國亦當亡惡姑之下

(一)多數政治之試驗見前頁

不能爲婦人美洲而夢俄羅斯不論吾國無哈密敦曼狄生之流其人也即有之而謂能容其充分出其懷抱而試行之哉

以上皆以共和爲一政體而討論之嘗議共和者大抵以此種政體爲與吾國程度不相應則愚有權以質論者曰何者始得謂應也此可卜其不易之答案曰開明專制夫開明專制之無是物愚已詳論再三茲可不贅惟請以英儒穆勒一言以統之曰「開明專制疑難萬端今俱假定化爲烏有矣而一物終不可少是何也即一人出類拔萃心智絕倫將全體被動國民之事事物物一一理之使就緒也」(一)果此人不能得則開明專制不成問題梁君夙昔主張開明專制最力者也其結論是否與穆勒同符愚未暇考惟見其最新之見解曰「吾又熟思求得良政治之法矣蓋欲得之惟有二途其一則希望冥蒼忽錫我以聰明睿智聖文神武之主權者而其人又如佛典所說之觀世音千眼千臂舉一切政治無鉅無細皆自舉之而一一悉應於吾社會之要求……」(二)其意若謂觀世音理無可得惟有返而求之社會自身而已是開明專制

(1) Consideration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三章 (二) 大中華雜誌第二期

特起亦就原體而損益之已耳即需訴之激烈手段其功可不大殺人流血而可幾也不然澈底推翻之事無可免而禍不可勝言矣或曰惟慮如此故宜早定君主以絕奸人覬覦之心愚特不解所謂定者於何定之以鄙陋觀之不外力耳則請誦盧梭之言曰「以力服人者當其服時純乎由力苟可不服決無必服之觀念驅之而行」以此爲定有何意義或且曰以現有之力推之將來可保百年而無患然當知政變之事非所前知大禍之生其機每秘故善爲政者決不恃智以防亂而恃無致亂之原拿破崙聲震全歐克林威爾威高三島其力可謂較吾爲大矣而平均不足十年即敗身流屍戮爲人僇笑歐洲論者偶謂拿破崙不動遠略失敗宜不如彼之速(一)不知武力緊張於內時時有潰裂之憂不向外以求洩焉內訌將無法以自了兩拿破崙之尋外釁與夫克林威爾之伐西班牙皆非得已其間或不勝而蹶焉或勝而隨蹶焉梟桀之心勢日拙良足悲也夫以國力膨脹威稜四露之國南面而專制其境內尙不足以善其後如此則祇務內競而無力對外續續與他國爲城下之盟行且求爲小朝廷以苟且偷

(一) 英人 Bodley 所著 France 即持此義

之根據已破國中賢達不當更持是論夫共和不能行開明專制復無可望則非一端走入無政府一端走入黑暗專制萬無解決本題之方或曰立憲又須知以政體言共和與立憲正如二五之與一十勢難區以別焉也

今之爲言者又有進於是謂共和不行存其名胡爲是以政體爲主眼而持論之範圍入於國體則請論國體

名者實之賓也無其實而尸其名智者所不屑今共和失其實久矣進而並其名而去之以理推之謂各方之感情將以此生大變動恐亦未必克林威爾之不稱王與稱者何異拿破崙第三即不稱帝亦未必見宥於第三共和故吾人亦聽其自然可矣雖然爲國家計則不可不一促言者使反省也

今者政象之不可以久長非絕無識或其智已昏者必能認明而無翳夫政治變遷之最合於理想者亦設其新之必要而存其舊之不必改作者耳若澈底推翻之則非常之原其不大傷國本甚且亡國者幾希此政家之所萬不可忽也故共和雖失其實而尙能保存中華民國之名義則他日革新其因或出於今之政局中人或有異軍蒼頭

之出諸總統之口也。策時之士其幸毋更以人之國僥倖矣。

又有一說曰。吾人所當爭者憲政耳。苟得立憲。戴君初不爲玷。共和石田耕之何用。此說在辛亥革命以前。誠不失爲一種健全之論。康先生救亡一論。慷慨萬言。即不外是。不然而爲復辟論者所持。亦復言之成理。蓋滿洲之無力。即返政亦猶有然。非出於完全立憲一途。彼將無自存之地。故祇須急激者不更揭發共和名義以興革命。更無莽操之徒。假天子之令以行其奸。則虛君共和好自爲之。必無蹉跌。而今非其類也。今苟改立君制。孰敢保吾憲政可見實行。果可實行。胡乃不爲之於民主之時。而必留以有待於立君之日。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始從此類語言見之者歟。

此外尙有一根據最牢之說曰。中國地大不適於共和。此自前清立憲運動發生以來。即已熟聞此論。而其說出於盧梭。謂二萬人口之小國。始能布設共和之政。此其爲反對共和之口實。本甚堅結。又不獨吾國人持之。拿破崙第三炙手可熱之時。參議院承其意旨。草爲勸進之表。其中即祖述盧梭。以爲左證。(三)先賢之目。其不瞑矣。雖然。即

(一)見各報  
(二)原文爲未之見有英譯附在 Lieber, Self Government 之後。希世之公文也。

活四民。信望墜地。以盡者而謂君臨其國。可以百年不亂。豈非夢囈之尤。愚知駁者或又以劉季朱元璋爲言。則吾苟有道焉。能冀幸兩漢兩宋之典章文化。從容長養吾子若孫。則犧牲區區。饑不可爲食。寒不可爲衣。之中華民國四字。有何難忍。無奈稍一沉思。萬無是道也。凡政治中之根本原則。在某國未之見者。亦坐其民未及知之而已耳。苟或知之。而又經一兩度之事實。使空想成爲實體。則惟有千回百折。不達其的。不止雖有大力能遏之於一時。不能贖之於久遠也。朱明以前。吾人立國。祇解立君。故一君仆而一君興。乃事勢之所必至。今之民智雖稚。而豈三百年乃至千餘年前之所可比耶。而未已也。戰爭者。人口繁殖之結果。無術可以避之者也。孟子所謂五百年必有王者興。亦五百年而後。人滿足以相斫耳。非有他也。興王既起。宇內又安。至少可保數十年而不亂。其所以然。則兵威所至。已屬其民。至半或三分之二以上。桀者雖欲抗之。而其力莫舉也。而今有其事耶。兩次革命。無一死傷過當之戰。滿人以外。吾民之死於是者。前後蓋不及五萬人。餘均滿坑滿谷。而未有動。而又羣盜如毛。饑民載道。虐政所至。民不聊生。誠所謂積薪之下。豈容忽改。帝制抱火厝之善夫。『子孫無噍類』(二)之言。

盧梭之言。察之當否。又何如乎。請先引諸家之說觀之。康氏篤信盧梭者也。故其言曰。『歐土自希臘雅典創立共和。以其小國寡民。故能安之。羅馬繼之。已多爭亂。蓋大國有不適於共和者矣。其後意大利之威尼士。佛羅倫士。那那。瑞士之二十二村。德之漢堡。佛蘭拂。法論呂。觀伯雷。問皆以共和立國。而安皆以小國之故。』(一)梁氏反之。其言曰。『昔盧梭著民約論。實爲近世共和政治所自出。然其心目中所謂最完全優美之共和國。則以民數二萬內外爲標準。蓋遠徵希臘羅馬。近徵瑞士。而因以斷共和政體之運用。與廣土衆民之國不相適。凡持論者。每根於所習。亦人之恆情哉。盧氏之歿。不二十稔。而美法兩大共和國。迭興於新舊大陸。論者既稍疑盧言之爲過矣。然美由聯邦而成。合衆國之基礎在諸州。州之基礎在諸市。諸州諸市。本爲具體而微之一國。合羣小以成一大。爲道至順。與盧氏所標原則。本相印也。法則紛擾互數十年。中間政體屢易。今雖大定。而國威不逮其舊。即其民權之伸。亦遠下於美瑞。於是復有疑盧氏之論。雖破而未盡破者。夫禮尊大同。易占无首。共和政體。本言政者之極軌。懸理

(二)救亡論中共和政體不能行於中國說。

想以測方來。舉天下萬國。宜無不以共和爲民權之究竟。而今後世界大勢所趨。非大國又不足以競存。使共和政體而不能適用。則盧氏之志。不其荒耶。』(二)夫康氏以爲共和不能行。唯一之理由在爭亂。則今之主張變更國體。亦爭亂之一端。人若引用其說。以爲何種行動之護符。康先生必不受。然引用者自引用。又焉可不細辨。爭亂者。自有本因。不關乎人數之多少也。昔賢有言。家族可爲國家者。兩人以上。即爲家族。而爭奪之起。吾人豈罕聞之。若謂國小則爭亂之事較小。亦姑且認之。然國大而他種利益之事。較大亦不可不互衡其輕重也。亞里士多德固亦謂國小易爲治者也。然且曰。民數不宜過少。過少將不國。蓋人羣不聚。居業未繁。國家之目的。即未由達。況今日社會由簡入繁。遠非亞氏之時所能想像者乎。且盧梭疎於史識。所舉之例。不足爲訓。莫烈所著盧梭一書。明銳無倫。有曰。『盧梭蓋不知有史者也。彼偶讀故事。因乃熟之。自史家觀之。皆以爲不幸之尤者也。大抵彼所引例。以佐其說。實乃說例兩不相關。區區所徵。未或出於古希臘之各小國與古代羅馬共和國以外。』(三)於斯最有宜注意

(一)憲法之三大精神  
(二)Morley, Rousseau 111 111 頁下所引見大夏

者盧梭之以國小爲宜。乃謂於一切國家之組織爲宜。所謂政治總體。是也。政治總體固不限於世俗之所稱共和也。故莫烈曰。『羅馬帝國之一種政體。何以能成。盧氏未或致思。當時英吉利半聯邦之領地。至爲恢闊。而更有一大邦聯之國。成於盧氏未死兩年之前。彼均若未之能見。』梁氏拘墟於共和二字。於駁倒盧梭。爲義乃失之狹。蓋以政體言。當世大國固未或與共和相背。而元首世襲與否。固出於時勢之偶然。非卽立國之原素也。且盧梭之謳歌小國者。彼乃有其特別理想。爲之前提。姑舉兩點。以例其餘。彼最惡國際之競爭者也。謂國大則開發易失其宜。而強隣逐欲而至。吾當以守而出於戰。人多則資生不易。而望隣國以爲之供。吾當以攻而出於戰。大凡立國。將於商務與戰爭之間。擇一以行者。其國必弱。而無與久存。是其所言。與今世立國之道。適相反也。吾苟不能閉關以老死者。其說不可信也。又盧梭者。排斥代表制度者也。以爲人人惟服從己之意志。服從他人之意志者。非人之本性也。故求國民之總意。宜以人人直接投票爲歸。若大國者。共集其民於一議堂。同出占焉。勢不可得。故其

(一) Corps Politique 民約論二卷十章下引國際競爭條同 (二) 民約論四卷二章

理想之國。乃以國民與接爲構。互相認識爲宜。(二)此其組織。求之今世。惟瑞士之六小州行之。苟吾立國。不欲外於文明。通制而下。僑瑞士之小州。其說未可信也。故今人以盧梭之言爲共和。愚當勸其多讀盧書。以求其通矣。有曰。反盧梭之說。吾國宜舉聯邦。此固通人之言。愚於此尤有固定之見。可以詳論。然僅決此題。持論尙不必過遠。故此點當以他篇詳之。不具於是也。

凡右所陳。意在駁斥兩說。一謂中國人民程度不足。不適於共和。一謂國土過於寥廓。不適於共和。而於前說尤委曲致意焉。其中所引。多康梁諸先生之說。明知今之謗議共和者。其用意固不與兩先生同。而溫李諸人。困於擇擇。時論既引其言爲重。愚又安能不從源頭而致其辯焉。夫賢者立言。稍不經意。卽永爲世論口實。當兩先生大聲疾呼。以共和之弊。正告天下。豈不謂吾言而有力。共和之花。當長此不凋。而乃假風伯之力。以摧殘之者。仍無改於其說。此愚今日道之。天下宜有幾人。與兩先生同瀝傷心之淚者矣。若兩先生以重理過時之說爲愚罪。所不敢辭。但念天下紛紛。妄騰口說。平昔

(一) 民約論二卷十章

指目當塗。謂其不測。今幸已明白昭告。表示無他。一有參差。全責將由國民負荷。諒哉亞細亞報之言曰。『國體問題。以全國之關係而定。夫所謂全國之關係。當求之於全國人民之意向。事理昭然。無可誣亦無可諱。』(一)如斯大事。人何敢誣。亦何必諱。爾可憐之小百姓。忽爾荷天之寵。以商定國體之大責。置之雙肩。則愚以新聞記者。利用千載一時之言論。自由以芻蕘一得之愚。爲民意。萬能之助。倘亦識時君子之不忍苛責者乎。

帝政駁義 四年九月

兩月以前。愚作共和平議。稍稍著論。以明世俗厚誣共和之非。時帝政之說。初見根萌。楊度孫毓筠之流。傳聞有密呈勸進。事爲東京朝日新聞揭載。傳笑外邦。楊孫憲焉。馳電辯正。曾幾何時。前之諱飾而不肯承者。今且明目張膽。立會布詞。號召黨徒。唱和表裏。此其故何與。愚聞黃君遠生之言曰。研究『國體上基礎問題』。吾國人『於法律上不得有此自由。故於迫在目前關係國脈之根本所在。舉聽其自然之遷就所屈。置

(一) 六月十四日亞細亞報

之思慮議論之外。』(二)斯言而信。號爲一國之『法律』。胡乃昨日所懸爲厲禁者。至今日而特許之。又讀籌安會之宣言曰。『……明知國勢之危。而以一身毀譽利害所關。瞻顧徘徊。憚於發議。將愛國之謂何。國民義務之謂何。』斯言而信。楊孫諸子。態度逾時而有不同。得毋前日不免有利害毀譽之見存。而今日愛國守義之情。獨至。凡此諸問。誠不免起伏於吾人之心胸。然稍加熟視。則又無覩。從而索答。夫亦可以不必矣。

何以言之。當千八百五十一年十二月二日。法蘭西總統魯意拿破命驟行政變。毀棄千八百四十八年之憲法。而卽要求國民。責以自製憲法之權。其後投票。以七百四十萬票通過。抗之者僅六十四萬耳。逾年十一月二十一與二十二兩日。復以魯意稱帝一事。下國民議。可決票則達於七百八十萬之多。視前有加焉。善夫瑞士學者卜碩德之論十二月二日之事曰。『凡政變之後。一國之運命。既懸諸一人之手。於斯而下。問於國民。是否願以絕對之權。加之於己。是猶以己答之題。重行發問者也。』(三)論十

(一) 見八月十四日亞細亞報 (二) Borgard, Adoption and Amendment of Constitutions 110 頁



一月二十一與二十二兩日之事曰。『此種法令。謂國之民可決特權力之移置。之謂已力。自總統移。非憲法之行爲也。求其類似則皇室法。庶乎近之。蓋皇室無特權。不言典範。帝力不彌滿。不求帝號。皆以前有者爲之符其揆。一也。語以近世憲法則失之遠矣。』

(二) 用此觀之。然則吾國若立帝制。其目前之見象可想。今諸君樹爲名義。從而鼓吹。一則曰切磋商。再則曰商榷。殆無往而非卜氏所謂『已答之題』。爲說萬千。大抵周旋此膠彼漆之中。以塗飾國民耳目。而吾人從其後而觀之。若者懷疑。若者致辯。是不亦太迂闊不近事情矣乎。

顧或者曰。此學問研究之事也。事勢儘可蒙然於一時。學術終且獨立於無既。且上自當塗。下至政客。皆曰學也。學也。則君子可欺。尼山與進。愚雖淺聞初學。亦安忍不貢其所見。冀以釋滯而解疑。惟賊民興矣。乃始言學。得毋與漢臣議。講孝經以服黃巾同類。而共譏嗚呼。亦非所計矣。

愚之所最不可解者。首在籌安二字。彼豈不以由我之道。國家可得長治而久安也。則

(1) 同十(10)。

所謂安者。果愚所見。非謬當以國中不見革命之禍。爲衡而國中不見革命之禍。苟非國中利害衝突。實劑停勻。斷乎無幸。此其理昭然無翳。雖至愚者不能瞑目而無見也。今若於倉黃之中。推翻共和。創設帝政。此其所爲影響於革命者。有二要義。一曰己身以革命倡。一曰認革命爲憲法上之權利。此非愚一人之私言也。卜碩德之論法蘭西千八百五十一年十二月二日之投票曰。『票爲可決。實不待言。苟一票否焉。則此一票意在主戰。故凡共和國遭逢此境。政府所事直革命之行爲。羅伯士比所用革命字。其義指此。良不誣也。當是時也。造法之權在法操之國民。而爲暴力所支。不能運用。其在事實則誰能行。苛疊達者。誰即擁有造法之權耳。誰能別行一苛疊達。造法之權又即歸之。』(一) 前舉二義。已可於此數語中約略盡之。則其事正與革命爲媒。而漫曰安焉安焉。此非別有奧義。爲淺聞所不及知。乃自陷於矛盾而不覺矣。

請試即二義而申明之。革命一語。在歐文字典中。究之殆無不訓爲政治根本上之變遷。夫變遷亦何常之有。有帝政變爲共和者矣。亦有共和變爲帝政。苟其不免於驟變。

(1) 同上

則其無所逃於革命之義無疑。讀者試從百科全書中查之。所列革命之例。其在法蘭西。每以千八百四十八年之第二共和。與千八百五十一年之魯意拿破命。自帝同舉。(二) 此本淺義。不待指陳。(三) 或曰。變更國體。如『不擾亂秩序』。即謂之革命。胡傷顧此之所謂不擾。其義究居何等。夫防民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此誠古今中外革命之所由起也。而當其未至於潰也。其爲本無所壅。無潰可言。抑或壅已莫堪。去潰一間。其度之殊。相去懸絕。惟未潰之名。入乎僥倖。苟偷者之耳。則幾乎無擇。今不擾云者。正此類耳。於義果胡取乎。或又曰。變更國體。非徒言之。大抵實力既充。然後以舉。則即名義不易。實際何殊。苟指易名爲革命。則攬實之爲此無疑。今斷斷執前者爲未可。寧非以五十步爭百步乎。曰。愚固未嘗左易名而右攬實也。大凡苛疊達之行爲。即無異於革命。羅伯士比。固不求爲帝者。其所用革命一語。意義甚明。卜碩德述之。亦以論魯意拿破命之行政變。而非論其建帝號。由客之言。可以證明革命之程。敘不自建。

(1) Nelson's Encyclopedia

(2) 近見京滬各報。發表反對籌安會之意見。即多明此義。

帝號。始而建帝號之爲革命中一絕大關鍵。似尙需數語爲之說明也。蓋二者相較。其本質固無所差。以不加冕之總統。與加冕之皇帝。詢人何擇。智者必將不答。惟其影響於政治。則深淺有殊。善夫黎白曾造政治之精義曰。『共和國之安全。與謂基於多數者。得其代表。寧謂基於少數者。握有運動多數之權。』(一) 此種運動之權。在民主專制之國。固亦不見。然不得謂之絕望。或者政潮猝轉。而民意以伸。善於運用者。範不軌者。以入於軌。亦竟行所無事焉。未可知也。故若而社會。雖云不安。大小禍變。亦或時發。而政潮尚保留有一二分伸縮之餘地。在堅忍多慮之國民。宜若不有鋌而走險之憂。若並民主之號。而棄之。則所謂餘地者。盡矣。此其異點也。

請及次義。自來論革命者。祇許其有倫理上之根據。而不許其有法律上之根據。英儒席兌曰。『謂暴動者。擁有憲法上之權利。其語若非矛盾。即爲不詞。雖然。由近世政治思想推之。若現政府有絕大之失政。無論政體何若。而謂人民不有倫理上之權利。顛而覆之者。固猶未之前聞也。』(二) 此可以爲論宗矣。雖然。若民主專制。則亦有謂革命。

(1) 參見拙著政治與社會 (2) Sidgwick, The Elements of Politics, P. 618.

則當最高權。仍然在其身中。之際不得從而課其責任。昭然甚明。苟欲課焉。非於法外計謀。以暴力奪其權而歸焉。無他途也。夫無課不成。責任彼既以責任規之。憲法(一)是即所以詔國民曰。爾得有憲法上之權利。日日提革命之軍。以踵吾後也。且「民主專制類由暴力而來。故己之對於暴力。即失其所以主張權利之道」(二)夫至不能主張權利。是已喪失法律効能。苟一方喪失法律効能。他方所為。即無所謂違反國憲。此其大旨也。昔者嘗以德法兩國之學者。論政各懷極端之見。引為政學之悲觀。今於以暴易暴一說。不謂以號稱膜拜君政之波因哈克與頂禮共和之盧梭。語如一轍。波之言曰。民主專制。成於暴力。惟以暴力傾之。斯為適法。曩舉之矣。而盧梭民約論開宗明義曰。『人民見迫。不得不服。服之宜也。一旦有力足脫羈。帶脫之愈見為宜。蓋人之自由失矣。今以其所以失之之道得之。非彼此時有權回復其自由。即人當初無權可』

(一) 法蘭西一千八百五十二年一月十四日之憲法第一條即曰「Un chef responsable nommé pour dix ans」

(二) Wie die demokratische Tyrannis durch Gewalt begründet ist, so kann sie auch gegenüber der Gewalt kein Recht behaupten 頁十

在法律上為有論據者。魯意拿破崙宣布第二帝政之憲法。其敘文有曰。『中央集權之國。其一國之元首。無論善惡何如。而要為衆情注集而無間者也。以故若於法典之上。宣言不負責任。即為愚弄民情。即欲建一虛構之法理。曾以三次革命之暴力。決破焉者也。』(一)此在拿破崙。不過以明自重責任之意。不謂國民所以糾問元首責任之道。即於此中。以法律之意規之。德之學者波因哈克講其義曰。法蘭西憲法此段之旨。『乃以憲法之力。公認革命為課問元首責任之一手段。且以違反法律之事。視與組織國家之事等量而齊科。』(二)此其理由。波氏並暢發之。謂專制之政。至於此級。為元首者。誠不能不對於國民而負其責任。但責任者。自若人之口出之直一羌無意。義在國法上。不能貫徹之門面語而已。蓋國民既以一國最高之權。永託諸一人之手。

(一) Dans ce pays de centralisation, l'opinion publique a sans cesse tout rapporté au chef du Gouvernement. Je bien comme le mal. Aussi, écrite en tête d'une charte que ce chef est irresponsable, c'est mentir au sentiment public, c'est vouloir établir une fiction qui s'est trois fois évanouie au bruit des révolutions.

(二) Damit wird die Revolution als Mittel, das Staatsoberhaupt zur Verantwortung zu ziehen, verfassungsmäßig anerkannt, der Reichsbruch für eine organische Einrichtung des Staatsrechtes erklärt. Bornhak, Allgemeine Staatslehre, P. 73.

屈服於其下。而謂有道德上之權利。使之為之。乃一不可想像之事也。』(一)席氏之言。乃論普通治道。其為說且如此。若執民主帝政。叩其意見。又不知言之進於是者。幾何。夫立國而至道德之基礎。全然破壞。則如盧梭之言。人亦為其最強者而已。語云。匹夫專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行見人人自以為勝。廣家家各以為華。拿心理所存。必有事實。而天下無寧日矣。是之謂籌安。不亦非常可怪者乎。

籌安之名。既不能立。則其發起詞所言。絕無駁辯之價值。可以想見。愚雖不肖。亦誠不欲以無謂之言論。與人爭一日之短長。然以國人辯理之力。異常薄弱。感情一動。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愚懼其欺惑愚衆。沉國家於九淵。而無以自救也。輒為辯之於次。

詞中所陳本國事實。為有目者所共覩。其為姦言曲說。無待指陳。若夫外國史例。人或

(一) 席氏

剝其自由於彼。』(一)二賢之言。細論之。自多差異。惟本篇不能具述。茲之不憚稱引。亦惟於行「民主帝政」者。證其不得不認革命為有憲法上之權利矣。用此觀之。帝政與革命之關係。亦可知矣。若曰。政府自有能力。可使革命之禍不生。愚決不以其說為無根。且灼然見其力之足以支持若干時而不失墜。然祇以證革命之禍之猝發。而不足證其禍之消弭於無形。既曰籌安。當以消弭無形者為衡。不當以幸不猝發者為的。況乎政治之事。無能前知其果。不猝發與否。今仍未易言也。席兌又有名言曰。『社會之安寧。其基與謂存乎政治。寧謂存乎道德。是必國中優秀之一部分。恆溫和而公正。富於同情。明於公益。小羣無非分妄誕之思。階級無貪利傾巧之病。多數黨之勝利。不挾強橫之力。以俱行。而後此種安甯。庶幾可保。不然。未或能免於革命也。須知地球之上。無論何處。而欲以一部多數之人。強一部少數之人同居其地者。』

(一) Tant qu'un peuple est contraint d'obéir à quelqu'un, s'il le fait bien, s'il le fait mal, il le secoue, et qu'il le secoue, il fait encore mieux; car, recouvrant sa liberté par le même droit qui la lui a ravie, on il est fondé à la reprendre, on on ne l'écarte point à la lui ôter.

不始於黨爭。終成戰禍。其最擾攘者。莫如墨西哥。自底亞士遜位之後。干戈迄無寧歲。各黨黨魁。擁兵互競。勝則據土。敗則焚城。劫掠屠戮。無所不至。卒至五總統並立。陷國家於無政府之慘象。我國亦東方新造之共和國。以彼例我。豈非前車之鑒乎。

愚於著論之先。請述蒲徠士之言以相證。蒲氏英之夙學。而近遊中南美以歸。著爲『南美』(一)一書。與其所著『北美』(二)同稱衆說之邪者也。蒲之說曰。

自中南美諸邦離西班牙而獨立。樹立共和。歐人之愛自由者。稱之。美人尤甚。蓋美人篤信共和。至今猶多謂君主國與自由不相容。而以諸邦爲其肖子。故愛之也。顧西班牙於千八百二十六年。已盡撤駐兵。離去美境。而一世復一世。共和之花。仍萎頓而不開。所見惟革命相續。狄克鐵特相承已耳。於是歐人漸厭惡之。發論抨彈。惟恐無及。美人則始終護之。凡以共和稱者。類爲所袒。不知二者俱泥於其名。而未詳。

(1) Bryce, South America

(11) American Commonwealth 所謂平民政治。

窺其實。譽者失矣。毀者亦未爲得也。夫論名易。而察實難。人每就易而避難。故偏蔽殊甚。以例言之。巴拉圭共和國也。共和憲法。且巋然存。而佛蘭西亞與羅佩慈實以兵力統治之。委內瑞拉昔在蒲蘭柯及加斯安專制之下亦然。吾僑聞人共和其國。輒以爲治者公平之政。力實由被治者同意而來。而欣然施其同情。今於巴拉圭及委內瑞拉亦有權享吾僑之同情否乎。如其有也。則羅佩慈及加斯安之不道誠足執以駁詰共和論者如其否也。則歷史上偶然之現象。誠無與於共和而不能以爲贊否之標的也。以如是而贊否之。乃不離名稱問題而去。事實千里也。

請言事實。歐人喜以抹撥之論。取中南美共和國而一律短之。此誠不平者也。而在今日。覺其爲不平尤甚。歐洲之君主國。由最善達於最惡。等差歷歷。至有別焉。中南美之共和國亦然。其中儘有若干國。不媿於歐人所謂真共和。憲政機能誠實無妄。亦有專制之邦。純恃武力以相支柱。立乎兩種之間。尙有多數之國。其政治行動若規則若不規則。若完全若不完全。議會代表輿論。亦非全無勢力。人身財產諸權利之保護。亦非盡不相當。法律之應用。施行縱難確實。而亦不視行政官專斷之意。與

爲轉移。此其大較也……

所謂真共和國。吾蓋於智利與阿根廷遇之。智利者在拉丁美洲諸國之中。於歐美人所稱自由憲政之國。最能契合者也。蓋選舉限制主義。而政權則由一部分小地主與法律家主之其機關之運用。與政黨之活動精神方法。無一不與十八世紀之英吉利相同。所不同者。一爲君主。一爲共和耳。內閣更迭。不時有之。而於政治之運行無礙。立國之普通政策。從無變更。革命之事。久已絕迹。其爲今人記憶力之所能及者。惟內亂一次而已。其時總統巴麻西達。以其所懷政略。憲法所賦之權力。不足以行之也。則與議會堅持。以致訴之武力。兩派之人。陳兵相見。以各主張其權利。猶之英吉利查爾士第一與巴力門之戰焉。巴麻西達戰敗。卒至自殺。巴麻西達者。富於理想之人也。與尋常野心專制之家。截然不同。徒以所爲於法未安。遂至敗死。自是以來。智利之政治。蓋全入於憲政之恒軌矣。在千九百十年。黨派歧而爲六。保守黨一。而自由黨五。自由黨時分時合。條理井然。能力辯智。都臻高度。人民一般之公共精神。亦俱健全而活潑也。

阿根廷之史蹟。所歷艱險。誠較智利爲多。六十年前。曾隕於狄克鐵特之下。與巴拉圭之隕於羅佩慈正同。自是以來。內亂時有……然自千八百九十三年以還。國中不見兵爭之事。其政潮偶或不穩。亦不過如歐洲諸邦。恆爲無政府黨之思想方式所動盪而已。軍略主義。夙昔之所膜拜也。而今已不見行政之事。由政治家掌之。法律精神。極其嚴整。簡而言之。今日之阿根廷。純爲一立憲共和國。與智利適同。如有缺點。抑亦共和之缺點。而非屬於共和其皮專制其質之類也。

由此兩例觀之。可見在南美空氣之中。西班牙血液之內。蓋無物焉。阻止共和政制。使不運行。如其運行。未底於完也。則斯世運行政制之不完者。何在蔑有用此以證。苟非於立憲精神。極不相宜。此種精神。行見浸淫漸漬。以入乎法律系統之內。夙昔暴力相傾之習。掃地盡焉。且觀夫阿根廷之所由安泰。尤見他拉丁美洲諸國。亦可漸次前邁。以進乎守法律尊秩序之美風矣……

要之南美之共和國。凡十一。綜其全而論之。其政況遠良於六十年前。斷無疑義。凡諸國者。大都軍政之原素。益減憲政之原素。益增。法家作政。誠不敢必其守。



法而較之。軍人則優。越多。多號曰法家。其手段將無取於橫暴。與其得一毀法者。毋寧得一弄法者。爲愈也。革命內亂之事。雖亦有焉。而殘酷遠不古若。刑修政敵。亦所罕聞。政治暗殺盛於歐洲。而在此則不恆見。(一)……

前世紀之中葉。歐人之崇信自由者。見夫中南美諸邦獨立有年。自由殊盛。而道德不進。幸福不增。國內之繁榮。亦無可論。則大失望。以爲自由之功用不臻。而厭薄諸邦之說以起。噫。此曹何感情之盛。一至此也。彼之自失。豈非過信自由之力之所致乎。在昔政治之不良。彼以爲全屬君主貴族之過。而不悟政治之失。由經驗所詔。不盡屬於政體。而人性實爲本。因試觀歐洲政局。自千八百五十九年以來。有多數之國。政權漸由少數人之手。入於多數人掌握之中。而道德平和之黃金時代。曾不隨而湧現。且愁歎不平之聲。轉或時聞。有曰。法律不能持階級之平。有曰。議會之信用墜地。有曰。行政機關。非由國民直接監督。不爲功。其在北美。此種監督。且謂當推及於司法。所宜改善之事。亦多端矣。而迄未聞稍有智識之人。謂宜反而訴之古代。武

(一)以最近五十年計之。歐洲之暗殺。似多於中南美(原註)

斷壓制之習。其所覺者。亦政術日進。於艱難。非昔人之所及。見今後。唯有受教於經驗。以從事耳。果予此說而不謬也。則於評論南美之政情。不尤宜廣設恕詞矣。乎南美自來遭際之困難。比之歐洲。爲多。而其成績。可觀。亦既若此。輒認爲其方來抱悲觀焉。誠無謂也。(二)

由蒲氏之言。以談南美政治。可以窺見一斑矣。夫蒲氏特著書言南美者之一人耳。以其人爲吾國社會所知。而意見平實。富於經歷。不務爲非常可喜之論。國人讀彼所著平民政治。已深信之。故特擇一小段譯焉。而繁重已如此。則其他關於中南美之真實政象。可益吾人神智者。且不知凡幾條而出之。無在不足使籌安會之所主張。失其根據。嗚呼。國人不學。以道聽塗說。自安而淫邪。無恥之政治家。遂敢於利用其弱點。妄設似是而非。常識莫究之外。國政例。以欺惑邦人。諸友。寧非國家之奇厄也。耶。茲不具論。惟綜合蒲氏之言。以衡吾國。求其要點。得三事焉。(一)中南美之共和。決非盡惡。第其品級。有上下中上中無倫矣。吾今所號共和。望其下。馴且猶不及。而乃罵倒全體。指爲

(1) South America 第十五章 Conditions of Political Life in Spanish America

殷鑒。借作推倒共和之資。斯誠妄人之談。(二)共和有名有實。以共和之名。行無道。君主之實者。不得蔽罪共和。(三)共和之蔽。祇宜於本身救之。反之古代。武斷壓制之習。爲有識者想像之所不及。最後一點。請更詳之。桑麥丁智利之華聖頓也。當革命急時。殊疑民政之不可遽採。而終主張共和政府。以制限選舉爲之基。波利華委內瑞拉之愛國者。以有澄清南美之大志。華聖頓之名。且遍於諸國者也。其致疑於共和之不可驟期。亦惟思以聯邦組織救濟之。而已之總統任期。延之終身而已。(一)至夢想帝國梟傑如佛蘭西亞與蒲蘭柯之徒。亦未或萌動於胸。非必不欲。而在勢有所不可。蓋中南美諸國政象之所以不寧。而革命時起者。以狄克鐵特制之爲祟耳。狄克鐵特雖曰專橫。而尚居民選之名。任期有定。憲法之精神雖失。而形式猶存。人民欲得而甘心。已至於此。假若進而稱帝。其不同於抱薪救火。以酒解醒者幾何。以故百年之間。中南美政雄疊出。而帝政迄無聞焉。非不爲也。知其爲之而亂。且日益於己。亦大不利也。此種自愛愛國之道。梟雄當局。猶且深知。豈吾萬里旁觀。得以諉曰無觀甚矣。籌安會之所

(一)亦蒲氏所紀之言。同上

推證。爲別有肺腸矣。

愚執筆至此。忽得美人古德諾最近之作。曰論君主與共和。載諸八月十九日亞細亞日報。亦有曰。

南美各國中。亦有數國用共和制而頗有進步者。其尤著者。則阿根廷智利巴西三國是已。阿根廷及智利兩國初建共和時。騷擾紛紜。久未平定。然其後乃漸見安寧。頗享太平歲月之福。至巴西則自二十五年前建立共和制以來。雖略有騷動。而共和之命運。實屬平安。然此三國。於立憲政體。皆能極力進行。而巴西則未立共和之前。在帝國時代。業能鼓勵人民。使之與聞國政。故三國之得此結果者。非偶然也。

古氏之稱道南美諸共和國。智利阿根廷而外。尚數巴西。且較愚所述蒲氏之言。又進一步。則儻若由他學者言之。又或推而及之。委內瑞拉諸邦。惜吾文幅窄。不能遍舉。且此等國者。乃古氏所謂「尤著」。蒲氏所謂「不媿於歐人所謂真共和」者也。則其略下於是。而得以能是。亦足善。是亦足稱之者。又必不乏其例。是世俗謂當取南美

故當毀共和而立君主。無論所圖君政亦以立憲為期已首限。其說於不可通也。姑如其意以求之。是乃吾望三國而不可齊求為南美而不得而又何言焉。嘻。今之翹南美之例。以震驚國人。使之畏避。而惟君主是即者。亦坐未暇深考耳。夫以未暇深考之事。輒引為感情煽動之資。此等政談。實同蠹賊。古氏號為學者。不肯悉喪其身。分供人犧牲。故所引政例。偶亦徵實。惜其於支吾鑿柄之處。無可詆譌。然終肯稍語真象。使人有析疑昭滯之餘地焉。國人自亦受賜不少也。

或曰。吾子所言。誠信於巴西。阿根廷。秘魯。智利。猶魯。衛。委內瑞拉等國。如籌安會所稱者矣。然於墨西哥今日之擾亂。又何說以處之。曰。愚固非謂中南美諸國之無黨爭與戰禍也。此豈僅中南美有之。立國於他洲者。亦時不免。今茲之所當研究者。則此種黨爭戰禍。是否即為共和之咎已耳。如其是也。其在邏輯。僅一墨西哥行共和而敗。他國行之而善者。不知凡幾。尙難據以蔽罪共和。然強欲蔽之。終非無說。如其非也。則共和自共和。黨爭戰禍。自黨爭戰禍。墨西哥之紛擾。即百倍於今日。猶於共和本制。如風馬牛之不相及矣。蓋共和有名有實。謂共和為有害。必其害見於行共和之實者也。若以

為戒。由蒲氏古氏之言。以推反謂。當取為法。有何不可。古之言曰。『阿根廷及智利兩國初建共和時。騷擾紛紜。久未平定。然其後乃漸見安寧。頗享太平歲月之福。』是兩國之得有今日共和之效也。倘易共和而為君政。其騷擾紛紜。雖至今日猶未已焉。未可知也。姑讓百步。謂行君政。其效等於行共和。兩國太平之福。雖立君主。亦得享之。則二者宜乎無擇。夫利不十不變法。今共和無恙。政例相詔。明明由之。可致太平。而不急起直追。學其步。伐。轉欲摧滅本制。別立君主。是何用心。且如是為之。亦逕為之可矣。而必嘵嘵然告於衆曰。此吾鑒於智利。阿根廷而為之也。豈非奇冤。古之言曰。『巴西……建立共和制以來……共和之運命。實屬平安。』至其何以平安。以愚所知。蓋純為聯邦憲法之賜。國之雄於黨爭。而設為聯邦之制。以調和之行之。而有效者。厥惟巴西是吾人果畏黨爭。而啓戰禍矣。乎亦倣法。巴西立聯邦以平之。斯為可耳。不此之圖。而輒欲創立君主。且嘵嘵然告於衆曰。此吾鑒於巴西而為之也。豈非滑稽。古之言曰。『三國於立憲政體。皆能極力進行。』此用以警策共和。謂爾亦宜追蹤三國。實行立憲。誠為明訓。若以證吾國之宜於君主焉。則其意必曰。爾於立憲政體。不能極力進行。

共和之名。而行非共和之實。而遽曰害云害云。則誠李代桃僵之尤。不值論列。善夫前舉蒲徠士之言曰。『論名易而察實難。人每避易而就難。故偏蔽殊甚。』今人之論墨事。無往而不『偏蔽。』請得略而論之。

墨西哥今日之慘劇。推原其朔。有一大罪人焉。其人為誰。即底亞士。蓋彼柄政二十八年之久。徒致力於一己權勢之擴張。而無意於政治根本之解決。利用外資。開發實業。誠不得謂其非計。而底氏號稱有造於墨。亦惟此焉。然財產集中。而貧民生計益苦。夫國基之所由穩固者。在夫增進中流社會之有恆產者。使與地方同其休戚。用能講自治。重秩序耳。而墨國以驟立大資本之故。財政實業之權。悉操諸底氏左右。倖幸之手。號曰相諱非柯。招權納賄。無所不為。全國之大公司。八九為彼輩之股本。而人民即欲立小式工商之業。亦非財賄運動不行。以故富者益富。貧者益貧。而中人之資。所恃以為社會中堅者。不可得見。教育者國命之所託也。而底氏全然不講。計由底氏之手。輸入外資。在英金三萬萬鎊以上。而於教育事業。所費至微。故民智之不進。三十年

(1) The "Quandoo" 意義不甚明。大約指其人。故宜註作「百人團體」也。

幾如一日。當底氏任職之時。墨人之能誦讀者。已在百分之十左右。而及其去位。猶不及百分之十五焉。夫以貧民與愚民兩種政策。相輔而行。而欲其國之能安。此何異揚湯而求止沸。且也。墨人雖乏通智。而一部優秀人士。感於近世政潮之不可遏。其於憲政運動。決非不宜。底氏怙勢不讓。非惟不能利導。而且專以束縛馳驟為事。彼之一敗而不可收拾。此尤巨因。姑不多述。述其因之最近而易見者。

夫底氏之失政。不待言矣。而其故作狡猾。食言而肥。嘗試人民之心理。冀取好感。以偷其國。不得則縱其鷹犬到處摧殘。假藉法律。侮辱異己。則尤革命之所由驟發也。蓋底氏第七次之任期。當終於千九百十年。彼之不肯遽舍其位。固不難以種種行為而證之也。乃前二年。彼忽告一美國雜誌記者。自明無戀棧之意。其言曰。『無論吾之友人與吾左右。為吾計謀奔走奚若。而本任一終。吾即遠引。決不更廁斯職。』八十之年。於時已至。自信亦不堪為世用矣。就職以來。予蓋息息望有一日。墨西哥共和國國民。能在大選之期。慎簡替人。移易政府。不有革命流血之慘。且無傷國家信用。或阻害進步之機。此一日者。今已至矣。在墨西哥共和國以內。吾甚願發生一反對黨。如其能生。吾歡迎。

之。不以爲禍。而以爲福也。且若其黨能展發才力。爲治而不爲暴。吾猶將維持之。忠告之。凡吾前此所以樹立民政之全功。夙願一切忘之。』(一)此一言。墨西哥全國報紙。無不轉載。底氏之人望。於焉頓高。時國人厭底氏之政久矣。方求所以解脫之道。而不得。忽底氏自明其淡泊之志。亦遂不暇辨其以方欺人。而羣然信之。政治結社。遂乃如雲而起。凡候補總統宜爲何人。與夫民政宜何由而改善。論題森列。討論不休。旬日之間。朝氣溢乎全國。論潮所至。迄無以底氏始終連任爲宜者。夫底氏治墨。久揣摩墨人品性。最穩而最善用其弱點者也。初意彼一宣言。人之反其假託之意而附之者。必衆。以爲吾總統純白無類。吾民誠重違其情。而爲全墨思之。非此人誰稱厥職。計惟犧牲一人之名譽。以救全國之實禍。更不料墨人雖馴於底氏權謀之下。而當國脈存亡之際。究亦不肯喪其獨立之主張。卒之不僅不如底氏之所竊期。而且以底氏之僞宣言自蔽。向他端僻馳不已。昔者韓非明說之難也。謂『所說實爲厚利。而顯爲明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然若其事爲世主利害所關。又豈獨疏

(1) Modern Mexico R. J. MacHugh 1 五九頁

之而已。迫而爲苛疊達。將亦其所不惜。今墨西哥之愛國者。既陰窺底氏之實。而故崇其顯。以與之抗。此誠底氏之所不能忍。不得不撥去假面而施其辣腕者矣。當此政情活潑之秋。底氏之爪牙。發爲通告。以警諸政客。大旨謂總統之宣言。以政情卜之。決難視爲有效。此之通告。準以慣例。無不知爲代宣底氏之令。而反對黨之首領。誠恐以此激成禍變。態度因爲一移。斯時之所議決者。則總統一席。無更與底氏爭衡之望。以彼不肯遽舍。則雖選民人人不欲。而終無所逃於威力金錢之外也。於是彼等之指針。轉而爭副總統。以謂副者誠爲吾黨之與。則底氏高年。一旦不測。繼其位者或能與吾黨同其政見。以謀國利也。此意既布。底氏不置可否。其爪牙亦無宣示。政客以爲底氏已許之也。則運動又興。有曰中央民政俱樂部(二)者。應時而起。標舉政綱。演員四出。時紐福黎陽省之省長萊詩。頗負衆望。乃以副總統候補者歸之。斯人一出。迎者如水。墨人本好感情。而湮鬱既久。尤莫自制矣。底氏至此。又復大恨。在職副總統柯奈爾者。底氏之所馴養也。以他人代之。豈其所甘。於是強壓之策。再接再厲。凡軍官議員之同情

(1) The Central Democratic Club

於萊詩者。遭戕禍職有差。全國政黨所有集會。悉以兵力潰之。而首領拘捕投獄者不絕。餘衆殺傷尤多。如阿薩加柯利麻。卜蒲拉諸省。皆其擾亂最著者也。新聞之左袒萊詩者。悉停版。記者囚焉。萊詩故爲底氏所親。而任爲紐福黎省省長逾二十年者也。至此遂宣言否認候補之事。底氏託詞調查軍事。遣往歐洲。兩年不召。

墨人之反對底氏。公開之運動既終。秘密之結集以始。萊詩遠去。馬德羅代之而興。馬氏富人之子。其躍爲領袖。不過以千九百八年著爲小冊。攻訐底氏。而以投票自由聒於國人故。其書雖爲政府所禁。而流行仍廣。入人甚深。遂乃大呼成羣。全墨鼎沸。兩黨相持。底軍敗報時至。當事急時。底氏始與馬氏言和。馬氏百皆可從。惟必以底氏去職離墨爲第一條件。底氏不允而復戰。戰而復敗。不可收拾。至是底氏不得不抱其衰殘敗軀。躬謝國民之盛怒。長與其母邦作別。而所謂母邦。亦自此無寧日矣。此人飄泊歐西。於今五載。前之稱其功能者。此五年中。無不轉而以冷嘲熱罵相餉。前七月中旬。路透社忽傳底氏死耗。而居址不詳。或曰巴黎。或曰紐約。或曰馬德里。久之始知其死於法京確也。此可知其人之見忘於世久矣。嗚呼。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二)

用此觀之。可見墨西哥大亂之所由成。純由底氏論底氏者。無不罪其專橫。愚則謂一味專橫。國民雖懟。猶可少安。而底氏又復以陰柔僞善之假面。濟之故國民之腐心切齒。其度之高。與成正。比一經擾亂。尤收攝無從。此其爲罪實居絕頂。是固非謂馬德羅以次之諸野心家。爲害於墨西哥者之無罪也。特罪之源。泉決不在此。嘗謂惡者。惡也。惡而貌爲善焉。而卒行其大惡。則其惡尤不可救。底氏之謂也。當彼盛時。有人宴之於察卜帖畢。其頌詞曰。『公實與國人以自由。』底氏遜謝。謂『吾非予國人以自由也。吾惟盡其力之所能及。不僭竊人之自由。不毀滅人權已矣。』(三)夫底氏與墨人自由之關係。自非無目。豈見其如所云然。請更舉一說以證之。美人嘉孫曰。『三十年前。墨西哥言論自由。甚爲完全。底氏執政。首捕新聞記者。卑卑之獄。慘酷無人理。以待最下囚徒者也。底氏幽置記者於此。日惟麵包一片。白水一盂。使僅得不死。於是者七日。出而詢之曰。爾以吾政府爲何如乎。必其答曰。茲爲有史以來最良之政府。乃得釋去。』

(1) 以上所記。俱雜採 MacHugh, Modern Mexico 第七章。

(2) 事見 John de Kay, Dictators of Mexico 廿頁。



者哉。其引身而退。乃智盡而能索。非爲顧惜共和國體之故。此庸童小夫可以知之。而顧喋喋如是。此殆別有用意。非可以常理論也。嘗見歐美作者之論墨事。無不以底氏之敗。乃其自取。而非馬德羅之所能爲功。約翰德凱之言。頗通治道之大凡。愚尤以爲平允。其說曰。

凡人論事。事後皆智。以墨亂言之。其先非無補救之術。特當局者不自知耳。惟美亦然。南北戰爭。距今五十年矣。而若從今推究。所以免除內亂之法。未始無之。惟人性未完。先智不足。史例所詔。往往一國之內。何弊當更。何事當廢。而其人民有權更之。廢之者。乃因循復因循。及至無可挽回。訴之武力。即欲爲之。亦已晚矣。墨美固皆同例也。巴士的獄未陷之前數月。路易十六之所讓於民者。廣大無倫。苟若五年之前。僅出其一部與民更始。革命之禍。吾知免矣。迨戰禍既開。無論所願讓者。至於何許。要皆無濟。以法證墨。又豈不然。(一)

此其責備底氏。婉而多諷。然即此可見底氏之退。乃其自謀不臧。革命之急潮。乃循歷

(1) Dictators of Mexico 四三頁

自是新聞俱爲政府所資。記者俱爲政府所蒙。而論調一致。頌底氏政府爲最良矣。(二)底氏之不僭竊人之自由。而人羣頌其與國人以自由類如此。此則稍有世道人心之責者。欲其不疾首痛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求踏此惡魔。豈可得乎。以總統選舉言之。彼既貪戀大位。即竟爲之可矣。而必宣言不欲三揖三讓。以待國人盡沒其廉恥。而逢迎之。聞之。顏之推曰。『宓子賤云。誠於此者。形於彼。人之虛實真僞。在乎心無不見乎迹。但察之未熟耳。一爲察之所鑒。巧僞不如拙誠。承之以羞大矣。伯石讓卿王莽亂政。當於爾時。自以巧密。後人書之。留傳後代。可爲骨寒毛豎也。』嗚呼。豈待後世人演之進。當其時。即有使之骨寒毛豎者矣。底氏之愚弄國民。一至於此。求其無敗。豈可得乎。

顧今之爲言者。每稱美底氏。謂吾國允宜做法。此誠未悉墨西哥政情之過。故愚不憚爲之觀縷於此。其最不切情事之論曰。馬德羅既起。『底亞士以共和國體之故。不得不引身而退。』(1)夫底氏豈有共和國體在其心目者哉。又豈願棄大位如敝屣。

(1) W. E. Carson, Mexico, The Wonderful Land of the South 百四十五頁  
(二) 七月二十四日北京亞細亞報之贊

史之公例而致然。於共和政體無與也。由愚曩言。當時墨人之欲得於底氏者。一副總統選舉之自由耳。苟爲底氏者。順民意以爲之所。馬德羅之禍。或不即發。迨既發焉。底氏之所讓步。大於副總統之選舉。何止百倍。而仍無益。此誠無間於君主民主者也。左論者之意。以爲底氏果爲皇帝。則可不退。試問路易十六。豈非皇帝。何以更進一步。日登斷頭之臺。東京朝日新聞聞古氏之論也。著爲論曰。『博士引墨西哥之現狀。以證共和政體之不可。雖然。以好爭政權如墨西哥其國。假令非共和政體而爲君主專制。果得免於今日之禍亂耶。』(一)是乃常識。誰則不知。且以愚觀之。禍亂不僅不免。必且不待延至千九百十年而始發。是故底氏之終敗。其咎固在僞共和而終支二十八。年而始敗其功。亦在僞共和而僞全。然墮壞立國之精神。抹殺國民之心理。毀憲法滅國會。竟自帝焉。則墨西哥殺人流血之慘。且速發若干年。加劇數百倍。可斷言矣。而論者乃轉引其事。以遮護帝政。抑何其不揣本而齊末之甚也耶。

凡右所言。皆以明共和無害於墨西哥。而底亞士之敗。絕非行共和制之所致。請更引(一)九月二十一日朝日新聞

古氏之言以反證之。古之言曰。

墨西哥近年之事。在南美中美各國。業已數見不鮮。蓋共和制不合於其國經濟政治之狀況者。必有如是之結果也。底亞士爲軍界之領袖。獨握政權。當其爲大總統時。政治問題。似已解決。然底亞士既未厲行教育。且禁壓人民。不使參預政事。乃年將衰邁。權力漸殺。革命之旗幟既張。底亞士遂盡失其政柄。

果其言而確也。愚滋有所不解矣。夫行『共和制』云者。合古今萬國之學者於一堂而釋之。當不外擴張民權。實行民政。今日『共和制』不合於其國經濟政治之狀況。』是猶曰擴張民權。實行民政。不合於其國經濟政治之狀況也。愚知中南美諸邦。大抵姊妹兄弟之國。古氏既認阿根廷智利巴西諸國。用共和制而有進步矣。胡獨不宜於墨西哥。此誠當明著其例者。而彼囫圇吞棗。已絕可疑。然猶且不論。惟一事而曰。不合以最低之邏輯言之。必其已經試驗。熟察其成績而分疏之者也。則試問擴張民權。實行民政。底氏柄政時期。墨西哥果悉其量而試爲之焉。否乎。姑不覓他證。古氏明告我曰。『底亞士既未厲行教育。且禁壓人民。不使參預政事。』夫至教育而不之

行是從根本上毀棄人權也。人民不能與聞政事。是從根本上推翻民政也。毀棄之也。如彼推翻之也。如此是底氏始終未嘗行所謂共和制也。以未或一行之事。而前定其斷案曰不合。不合此種論法誠不知從何而來。古氏之言。且矛盾如此。則拾其牙慧者更可知矣。

墨事者乃國人之假口最力者也。故不憚言之反復詳盡如此。今請進讀古氏之全論而一評之。古論之發端曰。

一國必有其國體。其所以立此國體之故。類非出於其國民之有所選擇也。雖其國民之最優秀者。亦無所容心焉。蓋無論其爲君主或爲共和。往往非由於人力。其於本國之歷史習慣。與夫社會經濟之狀況。必有其相宜者。而國體乃定。假其不宜。則雖定於一時。而不久必復以其他相宜之國體代之。此必然之理也。

甚矣吾國今日而立君主。其說之難持也。愚讀古氏之文。其最呈異感者。則幾疑其文實爲共和論張目。何以言之。國體必其相宜。始能確定。斯言至當。無可非難。惟所謂宜者。當求之於通。而不當求之於偏。歷史者。蓋合過去現在。二部而成。泥於過去。拋却現

本無天家皇族。足以肩政務之重……當日統率革命軍爲華盛頓。使其人有帝制自爲之心。亦未始不可自立爲君。乃華盛頓之宗旨。尊共和而不喜君主。而又無子足以維其後。故當合衆國告成之日。即毅然採用共和制。夫苟華盛頓有帝制自爲之心。美洲即可創立君政。此古氏一人之私言。而華氏不爲。由於無子。尤爲曲說。姑不具論。而美洲不立君。國家安榮以至於今。則爲事實。其所以然。則盡變之道得也。體常而盡變。謂之相宜。『假其不宜。則雖定於一時。而不久必復以其他相宜之國體代之。』此正面觀法。反面觀美。可以證之。愚故曰。由古氏之言。『實爲共和論張目』也。

愚曩者作復辟平議。關勢乃宣氏之說有曰。

君主民主之分。爭之於理論者十之八。爭之於事實者十之二。原夫國之有主。本以約成。約基於民。民有自擇主之權利。此在原理。民主論似乎爲優。然爲君主之說者。亦初不慮不能成理。勢氏君主民主平議篇中所列君長世及之故。凡四。固難言。亦未盡當。而其持之有故。足與共和論平分領域。則無可疑。由此致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勢氏無以折吾。吾未見即有以折勢氏。不僅此也。即集古今世界學者講論一堂。求其有以相折。亦必不能。故此爲無益之論爭。徒資聚訟。而不足恃以解大紛決大計者也。自來理論之有力。依夫事實。事實宜於民主。則民主論特張事實宜於君主。則君主論制勝。無抽象一定之義也。英吉利君主國也。謂其

在此偏象也。斯而謂宜。或宜於過去耳。於現在何與也。荀子曰。『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故以爲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惟宜亦然。非體常而盡變。其禍中於蔽塞。何宜之有。夫常者於過去之歷史得之。變者於現在之歷史得之。以國體言。無論何國君主者其常。而顛覆君主創設民主者其變。苟泥古特甚。謂君主者吾常也。其復之便。則其事於盡變之道大悖。終未見其君政之能立也。法蘭西革命以前。素習君政。此其常也。而路易既倒。君統破壞。勢惟民主可以相安。此其變也。而拿破侖反之。竟自稱帝。帝制之毒。綿延迄於千八百四十八年。此番革命。拿破侖第三踵拿破侖之故智。仍建帝政。卒至千八百七十一年。共和復蘇。法蘭西今日之共和。即以古氏之詭辯。亦不得不認其『可望永久』矣。此無他。前此未能盡變。故一翻一覆。擾攘百年。而今能之。遂乃安如磐石也。美國獨立以前。戴英王爲共主。固亦習於君政。此其常也。一旦離英獨立。舍君主而取民主。此其變也。古氏曰。『夫美國之革命。初非欲推翻君主也。其目的但欲脫英國而獨立耳。乃革命成功而後。其勢有不能不用共和制者。蓋其地

人民不解共和之道。自非狂言。不爲是言。而英之共和不成。無他。事實爲之也。美利堅民主國也。而人民系出於英。謂其不辨君主之利。自非狂言。亦不爲此言。而美之君主不成。無他。事實爲之也。吾國之由君主變爲民主。亦然。今者復辟之不可。與言理論之不可。事關事實。實之不可也。

事實者何。謂也。即所謂變也。而變之在吾國今日。則呈三象。一帝王乃歷史上之產物。非如餅師作餅。可以頃刻而成。今後之中國。既無人焉。有可爲帝王之資。何能復爲君主國。二當君主思想未生之時代。則一君統亡。一君統起。行所固然。而今非其時。大抵君權之存。存於人民之迷信。今迷信既破。回復無由。三內憂外患。險象環生。國家實無餘力。更容變亂。自來創立君政之暫免變亂者。或則以殺戮之慘。盡其人口之大半。或則提取國中膨脹之力。南征北伐。以爲尾閭。前者吾之歷代。開基之主。爲之後者。拿破侖之徒。爲之。而吾皆不能則君政。一立革命之禍。何時而發。實不可料。此三象者。印入人人之腦中。不可爬梳。是故有在前清極力主張君主立憲者矣。而此時羌無意識之君主論。則反對之。吾友徐君佛蘇。即其一人也。愚讀其最近發表對於籌





古氏所陳改制之三條件。大抵狡猾不可追摸。繼承一條。已前駁矣。此外兩事。一日不可引起國民及列強之反對。一日必求立憲政治之發達。夫列強之反對與否。古氏或不得而知。若國民於此種根本變遷之局。而將無反對者乎。愚恐以古氏之博學多聞。苟非認定吾人全然不解政治生涯。不敢輕下判斷。故其言曰。此在乎周知中國情形者之自決。是則中國情形。古氏未之知也。以不知吾國情形之人。貿然爲吾國主張政治。則隨壇以索塗。冥行而已。不亦太可笑哉。立憲之說。亦視此矣。諺云。欲知將來。可鑒既往。總統就職之誓詞曰。發揚共和之精神。滌盪專制之瑕穢。未幾而精神浸亡。瑕穢山積。然猶得謂通於權變。不獲已也。贛寧之役。當局勤勤以無帝制自爲之心。表爆於民。黎元洪謂以鐵血保障共和。通電全國。始回天下將倒之戈。以刺刃於七省。未幾而毀憲法。滅國會。絕自治。共和之形式。且不與存。然既不廢民主之名。愛餽羊者猶未絕念也。故勞宋之獄。發爲公令。重申共和。紊亂國憲。刑所不宥。識者傷滿洲既斬之澤。尤幸今後狄克鐵特將無可假之詞。口血未乾。言猶在耳。而今竟以民主帝政見告。立會在政治首要之地。主事皆左右近幸之人。收集黨徒。明謀不軌。內結輕狡。無行之客。外

知其所窮。古氏蓋窮極而發此無聊之言矣。夫繼承一事。誠不得謂非君主制中之一問題。而豈得曰斯制之存亡。以之近事言。滿洲開國。即不立繼承法者也。其君制之壞。初不以此。縱曰重要無倫。而於君制確立之後。再行研究。斷無不及未聞。先以繼承法之定否。而卜君制之採否也。若曰預爲之防。則如斯大業。所當預防。而重且急於此者。何止百端。繼承一家之事。其法一紙書耳。有何難定。倘若古氏曾參兩拿翁之朝。而以斯說進。拿翁決不難唯命是從。惟其君統及身而滅。擁此『金簡石室』之書。足覆瓿耳。何益於用。又倘若古氏曾掌克林威爾之書記。而以斯說進。克氏竟以此而自帝姑無論其子力次爾自然承襲。初無待以法定之。然一傳而絕。有同暴秦二世。則所持以正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者。又焉往哉。夫古氏以君主說嘗試於吾不能詳。陳斯制之如何爲利。及其如何而得鞏固。而徒取君制大定後之一繼承問題。待至建都習禮。蒞韓。醢彭。徐。引。數。四。老人以爲太子羽翼。默示微諷。而不虞其後時者。張皇號召。一若此謀若臧萬事都了者。然使人感情。督亂輕重。倒置以僥倖。其說之見錄於世。是誠孫卿所謂詭怪狡猾之人者矣。

之無力。即返政亦猶有然。非出於完全立憲一途。彼將無自存之地。故祇須急激者。不更揭發共和名義。以與革命。更無弄操之徒。假天子之令。以行其奸。則虛君共和。好自爲之。必無蹉跌。而今非其類也。今苟改立君制。孰敢保吾憲政可見實行。果可實行。胡乃不爲之於民主之時。而必留以待於立君之日。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見。殆從此類語言見之者歟。(一)

此最後一語。即以破立憲論之全據而有餘。夫君主立憲。義原不惡。但立憲之事。求之於累葉相承之君主。可得求之於狄克鐵特之君主。則不可得。此非意有所不欲。實乃勢有所不能。蓋當其爲狄克鐵特時。所得維持秩序者。暴力耳。及爲皇帝。所須暴力之量。尤大。一旦去其暴力。即失其所以自存之方。計惟繼續保之以待天下之變。諺所謂騎虎之勢是也。而真正之憲政。與暴力相反者也。豈其立之以圖自殺。然謂其時將無一種憲法。亦不爲確。盧梭有言。最強者欲永爲其最強。不得不以其權利化爲法律。(二)以情推之。此類法律。必將起草。惟此而謂之法律。終爲暴力之變形。人民相與守之。殆與暴力同。其命運暴力。朝去顛覆。夕隨以是。而言憲政。豈非夢囈。怪哉黃君遠生。

(一)見共和平議  
(二)見民約論

連專閥強暴之夫。以致其事。一時之間。姦言並進。叛國之說如雲。而言官不敢言。法官不敢問。惟聞明抗者有顯禍。陰拒者遭監視。外人觀之。羣謂苛疊達之期行。且不遠身居民國。而一談共和。刑僇隨之。是實質之中國。家已陷入無政府之境。地矣。舉凡前此帶山礪河一切之誓。於今所未便。即悍然毀滅。使無或遺。而司其說者。猶欲以將來立憲爲餌。而欲人之欣然樂從。類首而聽命。此豈可得之數耶。黃君遠生曰。『只問政體不問國體。』(一)此最辯之言也。信如斯言。則政體爲重。國體爲輕。又如斯言。則重者宜一國之所同。輕者宜一國之所同。輕國體。輕矣。論者既責三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輕其所輕。而獨於一人之重。之不惜。冒萬險。排萬難。以爭之者。不同。以輕其所輕。來相勸勉。此何說也。姑不具論。假定吾人轉而爭政體矣。愚又嘗有說以處此曰。

有一說曰。吾人所當爭者憲政耳。苟得立憲。戴君初不爲玷。共和石田耕之何用。此說在辛亥革命以前。誠不失爲一種健全之論。康先生救亡之論。慷慨萬言。即不外是。不然。而爲復辟論者所持。亦復言之成理。蓋滿洲

(一)見八月十四日亞細亞報。

今後若干年所欲謳歌之政治與今日以前所詛咒之政治納於同一範疇之下受其批評已耳。軒一而輕其二信乎。其未有當也。況吾國辛亥革命黨人雖起在政治上未嘗握有統一之權。所謂力無限制。日走極端。今日以前。尚無人足當此目。縱謂足當。亦不過如今之比。則滅亡云者。前已見之以史例。而推又將繼此而有所見何也。彼既入乎民主專制之輪。回其自索。歷史權利自傷。政體神聖其不能以新獲之權利造成歷史之根柢。與他之滅亡者一致無可逃也。世之善讀波氏之書者。若疏其意而有異夫此之所云。雖在萬里。愚猶將策馬筆以從之。而黃君乃欲引此以證君主立憲與民主帝政之中有何關係。初不料同讀一書而見解之不齊。有若此也。立憲之不可能如此。以波氏之崇尚君權者知之。豈古氏習於共和之治而不之知。知之而猶故張其萬不可通之說。以聳人聽。則其用心必有能辨之者矣。

綜觀古氏之文。或則措詞矛盾。進退而無所據。或則立說悖悖。使人不可捉摸。或則避重就輕。故示問題解決之易。易以導人於迷途。嗚呼。江湖文士。口舌為儒。揣摩嘗試之說。亦何所不至。可痛者吾國竟有人焉。以為目蝦而自為其水母。流毒所被。馴至天地

之引波因哈克之說也。曰：『其力既無所限制。自必日走於極端。而遂取滅亡。彼曷為而致滅亡。夫既已自索歷史上之權利。自傷政體之神聖。一旦得志。而欲以我新獲之權利。造成歷史之根柢。雖百般擁護。未有能濟。』黃君引此。蓋以影射前此失敗之革命黨。以愚所知。此段出於波氏之國家論。(一)以極詆民主專制之害者也。夫強者相傾。甲路而乙起。乙路而丙起。皆循同一之軌轍。不得以意為之低昂。故波氏既舉黃君所引之詞。其下即曰：『民主專制。成於暴力。復以暴力毀之。無所謂其違法。故此種政制。實與魔性以俱。生人或以虛偽與暴力。為班拉巴主義。(二)之特質。雖然。此非獨班拉巴及其政治家之個人特性。然也。虛偽及暴力。實為適合於此政體之本質。其影響蓋不期而及於參與政治之個人焉。』(三)斯言也。乃合一切民主專制而總衡之。殆無一而可自外。吾國今時政治之為民主專制。黃君雖欲否認。想不可能。若由此而希焉。其事亦略同於班拉巴之加冕。亦無可為諱。則欲假波氏之言。以自重。亦惟將現在及

- (一) Bornhak, Allgemeine Staatslehre 六十九頁。  
 (二) onapartismus 班拉巴拿破崙第一之名也。  
 (三) 同書七十三頁。日人藥池駒治譯本國家論一一四頁。

易位。妖孽橫生。豈非古今之奇變。韓非曰：『羈旅僑士。重幣在外。上問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意者吾國其亡矣。意者吾國其亡矣。

#### 民國本計論 四年九月十七日

##### (帝政與開明專制)

自愚作帝政駁義。迄今又旬有餘日矣。籌安會之所進行。平陂往復。其象歷歷可指。武人如段芝貴。張作霖。湯壽潛。銘之流。舞爪張牙。公然以『攀龍附鳳』(一)自居。毫無愧作。此事本在吾人言議思惟之外。可以不論。惟二三『君子』以學理號召天下。因之正負兩面之文字。揚抑外制。酌量國情。引譬連類。竭精馳說。機牙相對。並進輻輳者。不可勝數。斯誠政治得失之林。而有匹夫之責者。不得不博觀明辨。而求所以折衷者也。惟茲事之贊否。本諸直覺主觀者多。博聞辯智。初無所取。觀夫運動之生。一瀉千里。而自愛之士。不肯具名。老成之吏。惟求去職。而新聞言論。一致不欲苟同。恍若稍涉游移。

- (一) 張作霖電內有英主創舉。不拘小節。各省將光復大總統。擇衛國家。勸除亂黨。皆欲攀龍附鳳等語。

即蒙大舉。他如名流著論。政客釋言。恥為君子。如逃垢穢。可知清議已成。公同已定。社會之純正心理。於焉彰明。斷非溝壑蒼儒。口耳四寸之學。所能變亂黑白。況夫所有正面文字。愈出而愈奇。愈趨而愈下。支離詭譎。不可究窮。希合苟容。無所不至。條而辯之。等諸以狐父之戈。下剛牛矢。愚雖無似。猶病未能。由是吾人所當鄭重商榷者。惟在負面文字。何如周密詳盡。始得導國人以正矣。蓋以此種文字。純持消極反對之調。精神全注於國體不可變更一點。偏師四出。本營轉虛。則或瞻顧不周。因予攻者以口實。而讀者走入歧途。不知所向。滋足懼也。愚為此篇。即欲就其口實之所由生。詳為論列。非敢謂智慮能及乎諸賢所未及也。特以言非一端。夫各有當。諸賢之論。自有其獨到處。而愚之斯作。或亦得附諸愚者千慮之義者乎。(二)

汪君鳳瀛七不可一書。剴切詳明。釐然而有當。真所謂社會純正心理之寫真也。顧其發端一段。有足招人誤解者。請得述之。

- (二) 作此段時。所欲論列。不止開明專制一事。以篇幅過大。暫就一事論之。而仍此冒頭之詞。梁任公之國體論。有一二點當辨者。則別為一短篇。

不佞自辛亥以來。每與知交。竊議以爲治今日之中國。非開明專制不可。共和政體。斷非所宜。自上年改訂新約法。採用總統制。已將無限主權。盡奉諸大總統。凡舊約法所以掣大總統之肘。使行政不得敏捷之條款。悉數剷除。不復稍留抵制之餘地。是中國今日共和二字。僅存國體上之虛名詞。實際固已極端用開明專制之例矣。……茲貴會討論之結果。將仍採用新約法之開明專制乎。則今大總統已厲行之。天下並無非難。何必君主。

汪君之言。雖甚明白。至其真意。果主開明專制與否。愚以爲不當僅於此書求之。蓋汪君此書。乃極言國體之不可易。自國體不易以上。其有可以讓步之點。充類至盡。以與之以謂公等之所欲得者。不過如此而已耳。而今之事實。固已如此。何必之他言外之意。不難體認。而反對者抵牾而進。即於此振振有詞。其言曰。

汪君所持以爲立論之具。實未嘗深究夫世界各國所以立國之大經大法。而得其創制垂統之精神。故其所云。皆爲一時之對象。而發初與國家之根本大計無關。……大凡一國之人民。……若經一度開發之後。靈機大啓。自然日進於文明。……若如汪君所論。假共和之名。而行專制之實。姑毋論今之政府。曾否於汪君所謂開明專制之精意。完全做倒。即令盡如汪君所期。此又豈維持永久不敝之道。

(一)見九月七日北京亞細亞報。

意謂開明專制。不如君主立憲。此誠彼輩自鳴得意之語。而亦自欺欺人最甚者也。蓋民主之時。不能立憲。何以改爲君主。即乃能之。有識之倫。無從理解。若曰繼承之法。不立憲政將無自生。則必假定有一人者。執意以些須貓口之鼠之自由。與所謂萬世一系神聖不可侵犯之條相市。是其憲法云者。將負何種罪惡。以俱行黃口小兒。不足以相謾。而乃宣之大衆。著之篇章。表裏唱和。恬不知恥。豈非咄咄怪事也哉。姑不具論。其與開明專制說之關係。

大凡小人之得志也。乃君子有以成之。邪說之橫流也。亦正說有以啓之。開明專制之論。十年以前。即與共和論對峙。倡之者之本。諸無邪之思。至誠之意。至今無人疑之。惟其流毒所之。則實釀成前清僞立憲與民國僞共和兩大惡劇。鐵案如山。毫不可撼。無賢無不肖。大都見之甚瑩。主是說者。至是恍然自悟。情見乎詞。而已無及矣。今之爲君主論者。其用心路人所知。苟其有一時可假之說。供其掎摭。必且窮量用之。無所擇焉。而獨不主開明專制。不僅不主之也。而且非之。以爲是乃「一時之對象。初與國家之根本大計無關。」欲求「維持永久不敝之道。」惟有完全立憲云云。可見開明專制。

論根據之薄弱。已爲奸人裨販政談者所不取。夫立憲之說。使非出於許芝。李伏之倫。藉謀禪代。即起盧孟。而問之。亦將莫易其言。今若此。則其爲說。詭譎不倫。語彌亂真。而肺肝彌見。較之夙昔。持開明專制論者之拘墟質直。反比適同。夫言爲心聲。不誠何物。今雖當開明專制論退聽之時。……而謂人將取一作奸犯科之君主立憲論代之。自非杞人。不生是憂。然愚之不能已於言。以賢明如汪君之流。而猶受開明專制論。不斷之彈力。放逐邪說。不期而假是以爲武器。一面使缺於自信力者。迷離惘恍。因於專制之毒。整目擊身受。而仍懈於防。一面使無忌憚之小人。敢於依附正人。舞弄文墨。以殺亂庸愚之耳目。此終不得不認爲君子不智之過。而宜有正名定界之文者矣。

開明專制之無是物。愚執筆斯誌以來。屢有所陳。想讀者猶能記憶。其所以然。則凡政事號曰清明。首嚴法律。而專制之爲物。性與仇法。爲緣。其頒行於國內者。匪不今日一條明日一令。而即其條令本身言之。已前後自相衝突。狐埋狐搗。一國莫知所爲。而又

(二)所謂退聽。乃指政治運動失敗之一派。讀者明理者言之。至他方面。此種思想。方且潛滋時。其後輻輳論及之。

己身與其奔走疏附之人。且遠立於此。衝突埋摺者之外。以前者。即意即法。而後者。則恆從其意。而不從其令也。黎白曰。「專制者。無政府也。」(一)夫至法律不能用。事字之曰無政府。宜不爲過。論者難之。以爲斯言未足苞舉一切也。若吾國之專制。庶不失爲開明。則姑不論他事。惟論法律。梁任公近著國體論有曰。「大抵一制度之頒行之。平均不盈半年。旋即有反對之新制度。起而推翻之。使全國民彷徨迷惑。莫知適從。政府威信掃地盡矣。」此通於當代之務者之所言。有目者所能共證。故其制度之爲何種。何種。讀者必有甚明之印象。無待縷陳。尤可怪者。所立法度。已不守之。並責人以不守之。且至得罪。(二)此而謂之開明。則非其字。適與孟子所謂無道撥無法守同一義解。又寧有他。吾國古賢之善言開明專制者。宜莫若商鞅韓非。而鞅之治績。始於徒木立信。非之精義。存乎審合刑名。愚向言之。專制與法律。性不兩容。鞅非皆爲其所不

(1) Lieber, civil liberty and self-government 意其更數。愚嘗論專制有自賊之性。吳語申胥諫夫差曰。「今王播棄遠老。而孩童爲比謀。曰。余令而不違。夫不違乃遠。乃遠即專制自賊之理。」

(2) 近大理院推事朱學曾以株守法例得罪。



可得為故一敗而不可收拾。然茲固事實有所不能理論。尙無矛盾之弊。今者日從事於毀壞法度而猶揭櫫開明專制以爲號。斯誠名實兩無所可之談也已。愚爲此言。亦將如汪君之書。授籌安者以口實曰。惟專制之不可。乃當立憲。故楊氏之言曰。

……誠實爲立憲最要之義。誠實之法。亦甚簡單。即如議決法律。議決預算。乃國會必有之權。既令其議決矣。若又行政自行政。法律自法律。財政自財政。預算自預算。彼此不顧。兩不相關。此萬萬不可者也。……若曰。各國本有實行法律預算之道。中國本無實行法律預算之道。則萬萬無此情理。各國立憲之初。亦不知經幾何波折。而後終竟實行。故能行與否。視有誠心實力貫之否耳。法律預算。其一端也。此外各事。大抵類此。總求議會所決。政府所頒。一字即有一字之效力。乃爲憲政實行。

斯說也。甚似而幾矣。然此種誠實之憲政。初與創立君主無關。今楊氏必聯而爲之詞。詞愈辯而狀愈醜。往習法蘭西文。憶課本中有一寓言。則黑疫流行山谷間。獸死者日衆。羣獸大恐。開會集議。謀所以救之。因各主讎。相戒不肉食。狐主張尤力。謂惟誠乃格。天責罪深者宜自剋責。以免犧牲。獅據王者之座。從容言曰。惟吾實盡全羊之羣。且

牧者在旁。亦遭吞噬。似吾罪最不可道。狐曰。不然。王非餘衆可比。王盡羣羊。實與羊以無盡之光榮。區區牧者。又何足算。以臣所知。時勢之前無法律。時勢所宜。王者之行動。即得其正。……獸大譁呼。羣贊狐議。今楊氏言誠實立憲。不識比於狐之誠。乃格天之說爲何如。惟立君矣。梁君曾言之。『論者挾何券約。敢保證國體一變之後。而憲政即可實行而無障。如其不然。則仍是單純之君主論。非君主立憲論也。既非君主立憲。則其爲君主專制。自不待言。』斯言而確。更證愚言專制與法律不相習。則時勢之前無法律之狐說。一日楊氏又將指天畫地。無愧無怍。痛陳於我邦人諸友之前。察往知來。不得謂爲不必至之事。嗚乎。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至無所不爲。則無論何時。皆無所不爲矣。其中豈有廉恥之足言。信義之可守哉。

上文所述。乃明愚駁開明專制。不許楊氏之僞立憲說。屢乎其中。此固由於楊氏之徒。特假其說以爲禽憤。初無取而實行之意。即假定有意實行。楊氏而外。更有若干人。同心戮力。以期其成。而事勢所之。亦必無效。何也。帝政之性。則然也。蓋此種帝政。與沿於

(1) La nécessité n'a pas de loi: elle justifie l'action du monarque.

歷史本乎神權者。不同後者可言立憲。而前者則否。黎白曰。『英主亞弗勒。以自治資之人民。不假干涉。且一見自治爲必要。即知敬而禮之。若在拿破崙第一。則任彼統治時期。其久何許。求與亞弗勒同其治績。萬不可能。蓋入壑益深。而心希造極。未有能至者也。』(一)其所以然。則請貫穿黎氏前後所言。以明之。當政府勢力之未完成也。國內必有與之相劑相質之組織。非先以計破滅。使無復存。將不能爲其所欲。爲而此種破滅之計。恆以譎而不以正。又爲野心者之通性。『往者俄奧普之欲甘心於波蘭也。先以種種之祕謀。間其人民。焚其政事。繼以種種不平難忍之手段。激波人使怒。內而黨派之舐觸益亟。外而與國之齟齬益深。是三國者。因從而宣言曰。波蘭不足以爲國也。置爲吾鄰。吾不堪其擾。乃相約分其地。而波蘭遂亡。夫波政誠有缺也。然非三國之陰謀。登於絕頂。節節挑之。使無隙自安。亦未必爾。』(二)波事然矣。一國以內豪強竊政。

(一) 同書三七五頁。

(二) 同上黎氏之述波事。以爲強豪竊政之北。意更有在。蓋吾之政府。既步武三國。推測共和而不知居乎吾後。正有真三國在政府之所爲。又其所指手於旁者也。前次中日交涉。日人之所以辱吾者。無所不至。當時輿論。以袁總統爲居於旁者。五革命黨之地位。想讀者猶能憶之。吾國既著。揭於強國手腕之下。方求所以自脫之。不暇而乃無事自擾。則意學爲黃雀。以求人之彈我。誠不知是何居心。愚甚望讀者推想及此。勿復忘之。

事亦同之。彼其政府。最先必窮智盡計。敗壞社會之道德。醉發國人之感情。使之自相閥爭。瀕於內亂。然後乘機抵隙。正名定罪。陰謀既遂。暴力隨之。於是推翻政制。爲有詞矣。』(一)自是以後。其所欲爲。著著可以推想。凡源不正者。其流不清。帝政由是而立。而望其從容入乎憲政之軌。其事誠與逆行求前無異。魯意拿破崙在十二月二日政變之後。所發第一令。開宗明義。即曰。『以國民名義。』此之所謂國民。有何意味。其令曰。吾之所欲知者。國民是否願以絕對之政權。託吾十年耳。如不願也。吾即安然興辭。國中亦必無兵爭之禍。語雖質直。無奈理勢不能相容。當此種問題提出之時。『其候補者。大抵已爲三軍之帥。居政府之顯。名字滿乎實區。肖像遍乎寺署。甚且披袍御殿。實已同乎至尊。上表稱臣。名已見乎公牒。』(二)試問出占開顯。所選不爲是人。而是人者。其將行所無事。拱手以讓於他人否乎。如或讓之。替人其誰……如此明白無翳之

(一) 彼其政府以下數語原文如下。 governments or leaders first do every thing to corrupt the people or plunge into civil wars and then, taking advantage of their own wrong, use the corruption and bloodshed as a proof of necessity to usurp the government.

(二) 袁世凱生於之。前結縲屢。多以松枝織成萬壽無疆四字。北京之新聞。亦多題大總統萬壽字樣。孫毓汶懸總統肖像。題曰中華帝國大皇帝。至楊度之稱臣。又成掌故矣。

事人且慮有識者或為所勝。斯誠非常可怪。」「大抵如斯。大舉實力已周。其所假託之詞。無間於稱帝之前後。無意識之度相等。自由者事實也。一日起有功。川流不息之實在物也。自非然者。不得被以是名。」「(三)由斯以談。自由不存於作帝之先。當然不存於作帝之後。『彼之維持和平。厲行警政。甚且值嚴防。革命不生。以勢推之。容亦可望。至若自由之根。萌人民未來幸福之所託。命者則摧殘淨盡。皎然無疑。』(三)「試觀羅馬諸凱撒之政。縱有事蹟可以甄稱。而持與彼貪權縱慾。酷刻諸不可名言之惡德相衡。則其政績立為無物。尤可痛者。毀畫道德。迄無底止。凡流風餘韻之有一毫足貴為良時之所醞釀。昔賢之所沾溉者。悉投此中一瀉而盡。」「(四)如此而

(一) 同書三八五及三八六頁。報載明年正月。吾國將開國民會議。決定國體問題。大總統將賽以完全投票之自由。不加干涉。九月六日。瑞士聯邦代行政法院。議決總統意見。有曰。『大總統之地位。本為國民所公舉。自應仍聽之國民。且代行立法。法院為獨立機關。尚不受外界之牽掣。本大總統固不當向國民有所主張。亦不當向立法機關有所表示。』此誠吾國共和之保障也。

(二) 同書三七九頁。Where liberty is not a fact and a daily recurring reality, it is not liberty.

(三) 同書三七五頁。  
(四) 同書三七六頁。Count the good rulers and weigh them against the unutterable wickedness, resulting from the worst of all combinations - of lust of power, voluptuousness, avarice and cruelty - and forming a stream of increasing demoralisation, which gradually swept down in its course everything noble that had remained of better times.

言自由言憲政豈非夢囈之尤

黎白之著此書。正當拿破崙第三踐阼之後。故其興哀於歐洲之自由。不覺言之沉痛切至如此。愚文幅窄。恨難盡錄。然即此觀之。可見民主帝政後之立憲為滑稽矣。事前而張皇其詞。非策士之姦言。即妄人之目論。默計帝政既立。此等掩耳盜鈴之立憲論。即當棄若筌蹄。而其跋扈於朝野上下之間。將仍為開明專制之說。彼今之販賣憲政者。初不難詭其詞曰。吾言憲法。首重國情。吾國人民。難張十分自由之職。故吾國立憲。仍以開明專制之憲法為宜耳。夫曰立憲。曰開明專制。曰開明專制之立憲。或更百易其辭。曰某日某。在政治本身言之。唯是朝三暮四之不同耳。於實際無與也。若在論政之家。從公之士。則名稱一變。而主奴出入之見。或即由是而生。故不可不亟辨也。愚今以一極平淺之問題。叩之讀者。曰諸君亦知法蘭西革命。大亂八九十年。其真因果胡在乎。以愚觀之。誤法蘭西者無他。開明專制之一念而已。自千八百七十一年。法人捐除此念。其國始平和發展。以迄今日。此非愚一人之私言。證以史蹟。博考歐美人之政論。固不誣也。特愚言開明專制。人且疑之。以為馬拉段敦羅伯士比之流。凶悍無

倫。寧足語於開明專制。即在兩拿破崙專制誠有之。其得號為開明與否。尚有可疑。惟愚曩言之。開明專制。本無是物。讀者縱不必同意及此。而開明與否。乃是旁觀評論之詞。至在專制者之主觀。則固無不以己之所為。為開明者也。縱最初之手段不免黑暗。而亦自叩自答曰。吾徐徐焉。必能為開明也。故曰一念誤之。

嘗論共和之與專制為緣。有出於惡德者。有不必然者。孟德斯鳩嘗闡明其惡德之一面。愚請撮其義曰。共和既立。平等斯興。人人各利其自由。以攫其所得攫之利用力多者。所得恆多。用力既多。斯鄰專制。而國內無數之小專制者成矣。無數之小專制者。既成。即一大專制者。囊括苞舉之兆。『故共和有兩端之可憂。一日不平等。一日極平等。不平等之弊。流於貴族與君主。極平等之弊。流於絕對之專制。殺敵鋤異。惟己獨尊。』(一)孟氏之言。信為炯鑒。若推而及於他點。即著為數十百戒。寧嫌其多。然此不足以

(1) La démocratie a donc deux excès à éviter : l'esprit d'égalité extrême, qui la conduit au despotisme d'un seul comme le despotisme d'un seul finit par la conquête. 參觀嚴譯法意第八卷第二章第七段。惟嚴譯意不明。且最後一句。譯作其所以然者。國力散而民賊滋。故易為惡敵之所乘也。『直是未了原意。』

盡藉詞專制者之純正心理也。蓋彼輩之走入極端。不必盡由於先天之惡意。固有之

成見。特以事勢之來。遂不得不然。由此勘入。以明其方策之未正。乃本篇之職志也。故不從孟氏之論法。而以專制者之純正心理為準。

共和之下。發生專制。其第一受病處。則在不解調和立國之方。天下事未有祇存兩端而無所謂中者。孟氏曰。共和之弊。一在不平等。一在極平等。曰不曰極。明明有中。得其道。共和斯茂。獨奈何不於此加之意乎。當法蘭西第一革命之起。解調和者有兩傑焉。一日米拉波。一日拉飛咽。愚讀美人近著。有論拉飛咽者曰。『凡政治號有建設。非以合理之調和為鵠。基乃不真。此種教訓。逾一世紀。法蘭西人始有知之。彼在當時。已能深通其意。』(二)無奈米拉波。拉飛咽。以及及倫的黨諸君子之溫和寬恕。不敵馬拉段敦羅伯士比之徒之悍驚險狠。故調和失敗。然馬拉等之為此。亦未必即其初衷。南海康氏著法蘭西游記。罵「諸屠伯悍賊之酷毒」。可謂至矣。而亦曰。『非羅伯士比之性特慘酷。乃事勢曲折。導之使然。』可見此種「事勢」之成。不得專以蔽罪羅伯

士比苟有此種事勢以上。則爲羅伯士比者。容有詞曰。吾非取何等手段。不足以解大紛決大計也。持論至此。則敢斷言。有此思。惟即爲大謬。蓋以力代力。所得仍力。而力無濟後力。何爲且以力傾人。人亦傾己。傾傾不已。終歸調和。法蘭西之梟雄。數馬拉段敦。羅伯士比兩拿破崙共五人。成敗未同。而心迹則一。是何也。全國惟我擁有無對之權。國乃得治也。拿破崙第一被囚於聖厄理那島。嘗告人曰。『法人愛平等。不甚愛自由。故吾責以平等。若吾不敗。吾子繼位。將更責以自由。』此其所爲平等自由之分。理由何在。茲姑不論。然果以何故不當及身。未敗與民更始。而必待其子爲之。論者稱拿破崙第三治法十八年。前期固極專橫。後期亦重民治。確否亦不贅。惟既知民治之足重。胡乃不於四十八年之頃。而即行之。考法事者。每於羅伯士比拿破崙之間。有所左右。然若羅伯士比在位日久。其所爲保障民權。未必有遜於拿破崙。且彼首唱共和。其不至帝制自爲。又屬不難推想之事。要之法蘭西大亂。八九十年。其間不外有數人焉。以己之權力。視爲絕對不容異己。不受調和。以致干戈相尋。禍敗相續。至於千八百七十一年。大反前一紀之所爲。而國基始得大定。斷可識也。夫苟專制之不可終。而又病民病

國。迄乎數十年之久也。則專制心理之不可有。而後來一切論治者之所當奉爲箴銘。又可識也。

此外有亟當注意者。大凡專制之成。專制者之心理。固爲其主因。而非同時有普通心理。與之共趨一方。表裏相應。雖有梟傑。亦將不能有爲。法蘭西之大亂。人恆歸獄於所謂梟傑者數人。不知嗜欲將至。有開必先。當時偏激之思潮。實有以導之。至是此種思潮。亦分兩派。一暴民尸之一。非暴民尸之法蘭西之革命。乃挾一『民王』(一)之義。以行。民王者。惟民爲王。主權在民之意也。此其義初不爲惡。而用之者。乃昧於全稱偏及之分。而大禍作矣。(二)黎白曰。『法蘭西自傾覆。包本王家以來。每次革命之所得。惟餘專制。且每進益上。愈後起者。專制乃愈酷焉。此即其理由之一也。』(三)此一派也。其他一派。則出於純正溫良之士。實心愛國之徒。目擊暴者之橫行。無法自救。平等自由。亦爲所欲。而生命財產。到處堪虞。社會之秩序不安。即居至美之名。講至高之學。亦

(一) pantile-toi

(二) 國民之集合體。始有主權。此全稱之義。人民之一部分。亦謂有之。此偏及之義。  
(三) 見自由與自治。忘其數頁。下同。

何益世用。故自由與安全。二者不可得兼。亦惟有舍前而取後而已。此又一派也。甲派無論矣。而專制之乘乙派思潮而起者。在政治學中。最有深求潛玩之值。蓋此種思潮。類爲一時之感情。所驅。逾時未幾。未有不自鏡其失。當而追悔。莫及者。蓋社會心理。所需專制之量。與其運用專制之方。一入專制者之手。遂乃漫無底止。窮極乖謬。變往於人之所期者。不知其倍蓰千萬。僞亂不已。反動以生。本以求安。轉而激變。往往然也。法蘭西政家德摩理。助魯意拿破崙。傾覆共和。最力。因而掌其內閣者也。其後魯意所爲。乖謬無已。王族荷蘭良家之法。定財產。魯意無端而沒收之。德摩理爭之。不得。相傳彼爲良心所譴。不能對此不法卑劣之行爲。貿然書諾。遂乃辭職。此妄附專制者之苦痛。可以窺見一斑矣。善夫黎白之言曰。『痛哉。人之好持兩極之見也。傷於火者。未聞必往入水。始足爲治。何懲民政之弊。乃至思與專制爲鄰。在東端。覓物不得。則狂奔西端。中途冉冉。曾不留止。甚矣其惑也。』社會不知慎。用其感情。以致權奸假手。以與轉扼社會之吭。使其室息。盡氣以死。有如此者。可不懼哉。

反觀吾國。情勢愈見。嘗論吾國調和立國之最好機會。莫逾於南北統一之時。蓋共和之成。乃新舊兩派人。僂力併命而爲。斯賓塞之名言曰。『蛇螫之羣。無往而非得半者也。』於是舊者。不得太舊。新者。不得太新。以沿以革。以質以劑。而高華美滿之國。制可望其成。此理想也。而事實適與相反。欲求其故。可得而言。今之追論元二年之政治者。不能忘情於所謂暴民專制。實則何者。謂暴如何爲專。求其實例。亦難確切。號稱首領之孫黃。已宣言不入政界。陸軍財政。舉非黨人所能問津。北方增兵未已。南方原有軍隊。以次裁併殆盡。議會雖居多數。而在積威之下。居財賄之中。街頭走卒。振臂偶呼。兩院皇然。連聲諾。領其黨者。欲稍稍試爲巡迴之演說。發聲未已。而盜賊即發刃以衝其胸。此而謂暴。名其誰尸。癸丑之役。黨人以此不爲國人所宥。而平情論事。豈其處心積慮。必出於是耶。抑實逼處此。急不暇擇耶。前舉黎白之言。所謂『政府……窮智盡計……使之自相鬭爭。瀕於內亂。然後乘機抵隙。正名定罪。陰謀既遂。暴力隨之。』未必證之吾國。乃無幾微之似。丁君佛言曰。政府於此。宜有慚德。愚曾評之曰。『慚德二字。界說苦於難立。而謂其不諳政治通義。彼必無詞。哈蒲浩曰。『人競言政府當準時勢以立策。予則謂政府不當自陷於一時勢。因而見逼。以致行事。不見容於較良之主。』



義也。此類名言。可書萬遍。(二)且自陷之云。復生大別。有遷流所屆。不獲已而陷焉者。有利其可陷。以種種不法之手段。特造時勢。以居焉者。由後之說。用心尤不可知。用此而談。民國調和之失敗。民黨僅居被動之咎。司其樞者。厥惟政府。雖有百喙。恐莫辯矣。

革命黨既敗。而狹義之調和主義。仍未始不可行於國中。去年五月。本誌初出。愚著政本一篇。即爲之言曰。『國家者。非革命黨之國家也。革命黨可去。國家終不可去。雖曰國中一部分之聰明才智。勢將隨革命黨以去。但若其餘者。共矢其天良。同排其客氣。如上云云。而進行焉。國事亦奚不足爲理。』愚既著此說。旋復斷其無望。蓋以天演相排之理。推之公仇既去。私鬪必興。展轉擠排。最後之操勝利者。乃在『竊用威福。頑鈍無恥。黷亂政。醉者數輩』也。今距爲之文時。又已年餘。其間黨人宣言。『先國家而後政治。先政治而後黨派。』意謂政治若良。黨人即客死異邦。亦無所悔。國人外革命黨而獨立興國之時。會不可謂不宏。究之國中政象之足與愚前文相發。

(一)見拙著調和立國論。

明者何如此。誠世人所親見。其中關節。不待指明。是吾國狹義調和之機。又如雲煙。過眼渺不可尋矣。

語云。物極必反。政理既絕。反動斯興。今之羣衆心理。果爲何種乎。愚前引南海康君論法蘭西山岳黨之語曰。『非羅伯士比之性特慘酷。乃事勢曲折導之使然。』斯言破的。宜無以易。故吾國當共和初成之日。革命黨人委曲遷就舊派之心跡。到處見之。今之抱持此意而無改者。固不乏人。而在激急過當之徒。則前此所爲。皆其追悔鑒戒之一紀念。暴民云者。前受之而往。以爲惡謚。今取以自號。謂爲佳名。其言曰。『使革命黨盡爲暴民。民國何至有今日。』(一)此類思想。吾人以和平人道爲幟。卽家置一口。日作萬言。明著其不可。而『事勢』所至。恐難挽回。今後所之。必且更甚。辛亥之役。吾家太炎聞陶煥卿之死。貽書張季直曰。『曩者武昌倡義。未盈百日。南紀已清。謂法蘭西山岳黨之禍。必不見於今日。然未敢斷言也。款款之愚。每以老子常善救人爲念。……何圖先事建義之人。尙蒙憐禍。彈丸刻注。布在市閭。所謂民多利器。國家滋昏者。其禍殆。

(一)美洲發行民口雜誌中。

非數年不解。』山岳黨之禍。彼時未敢斷言其不必見者。其度釀之數載。日進炎炎。今則敢斷言其必見矣。此在革命黨一方言之也。若非革命黨乎。其理想又復與前日大殊。北京某君來言於東京曰。『嘻。暴民胡乃不暴。』其意若曰。今之政局。勢如亂絲。非得暴者斬之。不可爲理。前此深惡痛恨革命黨者。今又歎息。怨望於革命黨之不速與。縱或局於境地。不能發議。而旨趣明白。其飾彌章。吳君柳隅通訊於吾誌曰。『前人詩云。萬木無聲待雨來。今社會之現象。實一萬木無聲之現象。而其心理。則皆待雨來耳。』斯誠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由此推想。大事可知。蒲徠士曰。『社會之情。一傷至此。久而久之。勢且成爲中堅。所有憂傷疾苦。環趨併發。羣體不裂。又復幾何。』嗚呼。吾徒試舉目瞻觀。丁此時。會果有何道。使如蒲氏之談言。幸而不中也哉。

若是者。何也。曰。其初有誰某焉。抱定大權。獨攬主義。一國之內。何事皆可犧牲。惟吾權不可讓。又有多數人焉。羣然謳歌。斯人以爲唯此足以已一時之亂。有以致然。也是之謂專制。愚固曩言。凡專制者。無不自以爲開明者也。而謳歌專制者。又無不想望其開明者也。故推原其朔。可曰。開明專制主義。誤之。開明專制之誤國也如是。而今之賢士大夫如汪君鳳瀛之流。猶頌言此物。以爲今日而治中國外。此莫可。淮南有言。『存國樂其所以存。亡國樂其所以亡。』吾聞存國之業。非賢莫舉。今果亡國之事。亦須賢者。僂力同德。以爲之也耶。

或者聞愚言而病之。以爲愚非開明專制。是將以至德要道。奉之民欲與偕亡之惡政。府也不智之事。莫或逾此。愚曰。惡是何言也。聞之王孫維曰。『危事不可以爲安。死事不可以爲生。則無爲貴智矣。』政府果得吾說而存之。步步實踐以行焉。本可著其生死肉骨之效。且吾曹非國民之一部乎。得政府如此。翻然而改圖。徒義而修惡。有何不願。必曰不願。亦非人情。反而觀之。政府果自有其絕對之主張。吾人卽日日流涕。長太息。爲之言之。亦必蒙耳而不聽。或不爲。絕對而稍稍遷就。時勢行其權謀。僞善陽爲。改革以欺天下矣。則亦未足以善其敗。而轉以速其亡。前清之僞立憲。其明徵也。蓋惡政府者。固遲速必以惡敗。一旦自覺爲惡。而欲以補直之術。救之。敗乃愈急。蓋若而政府。既倚惡以爲性命。惡根一搖。卽去。顯覆決未遠也。(二)此如食鴆粟然。久食固死。不食。

(一)辛亥陽夏之師。初起。愚在倫敦。見泰晤士報論之。迫謂滿洲之獨立。應即詳著斯義。並引徐德餘稿。雜報之言以實之。

亦死。或者懼。愚說。毗於教。探而升木。則誠慮其所不必慮者也。且開明專制之毒中之者。亦不獨政府。前言政府之有今日。乃多數崇信斯說者。相與惡德成之。今其人自陷人術中者固多。未晤者亦不少。其在他一面。前之服膺共和者。亦為反動之力所逼。移以為前此所信。徒以優容而養奸。今後得所借手。非以大刀闊斧。橫厲無前。不足摧陷羣邪。杜絕後禍。時局如斯。今日不保明日。勝廣頓足。大難立成。已見山岳黨之慘禍。懸夫眉睫。今之左右政局者。專制思想重。一分將來食其報者。亦重。一分急激者。專制思想重。一分將來以施於人而展轉食其報者。亦重。一分報復相乘。禍患相繼。太炎先生憂其數年不解者。愚恐法蘭西八十九年之大亂。苟其列國不欲瓜分任吾自為。蝸角之戰。必且無可幸免。我生不辰。逢天瘡。惡亦何必故作不祥之言。惟灼見為危。不敢不告。怪哉。今之帝政運動。方興未艾。而一部有力之說。足買庸衆之歡心。而號為識時當可者。又有若汪君鳳瀛之所云。故總統世襲。民國立君諸謬論。為其最新之方案。以愚觀之。此較之逕立君政。變換國號。尤為左道惑衆。至哉穆勒之言曰。『人言開明專制。余則寧取黑暗專制。蓋黑暗專制。壓力橫施。由壓生抵。必且暴抗。而人民

出見。天日之期。或猶未遠。若開明專制。本其可居之名。以行無道之實。陰謀柔道。表裏兼施。民間之骨力全墜。志節掃地。肢體不動。漸成疲瘁。自是以後。更立自由之政。非所堪矣。』(一)夫穆勒所謂開明專制。以吾現制及所能想像者律之。已當望之若在天。上提以並論。本非其倫。惟其所著之凶德惡報。有以絕開明專制之本根。而芟夷蘊崇之。是知所謂開明者。且然名開明。而實黑暗者。更不必論。是誠宜以顧亭林亡天下之旨釋之。而凡願負興亡之責者。所不厭百回讀者矣。

### 自覺 三年八月

人類者政治之動物也。今之人儘曰。吾不談政治。政治無與於我。而其所行。要不越政治範圍。政治之良否。要與其所行有直接若間接之影響。是其避政治而不言者。非嘗試而失敗。流於偏激。則惡社會之污濁。自矜高尚。否則知其無力。莫由自進。故為飾詞。以自處耳。要其心理。所歸莫不以當今政象有所未安。其本心以為當然。與實境之所逼。而至此者。決不相合。此則無論何人。諒未有否認斯言者也。究其實。所謂未安者何。

(一) 見代議政體論稿倉卒未核原書詞句或稍出入而意決無訛也。

在所謂不合者何在。則又人人心中確有此一境。至欲其按諸邏輯而表見之。立為系統。而指陳之。幾人人病於未能非真。未能也。感情之所傷客氣之所中俗論之所困。見象之所局。據理斷事之勇氣不生。憑虛證實之機會絕。遂令所有思潮。失其條理。迷離恍惚。不可究窮。久而久之。社會中遂發生一種麻木不仁之象也。

愚論發端。乃欲為安與合者求一究竟。此而不得。為說萬千。皆為廢料。此誠編政之大鍵也。讀者於此。請任執一人而問之。由何而安。由何而合。必且答曰。吾人所重者國家也。政事足以保持國家。則為安。吾人日夜所希望。國家之和平而興盛也。政事而入於此途。則為合。雖或其語未必逕直明爽。若此而窮其所之。罔不類是。是固可謂人心之所同矣。然國家果何由而保持也。又何由和平而興盛也。則其答案有可共見者曰。欲全國家首當犧牲個人利益。欲措國家於上理。國民之義務。首當公爾忘私。此其說誠是矣。又為吾人所習聞者矣。然若充此說。而無所於限。所謂安者。果在是乎。所謂合者。果在是乎。即其言而印以其心。愚又未見其必然也。以例證之。夫近世最足以亡人國者。莫外債若也。前清之季。吾國已困於此。無能自拔。有志者倡為籌還國債會。擬募捐

以償之。此有當於犧牲之說者也。而應之者。卒寡深識之士。竊議其無當。此何為耶。民國既成。吾國之困於外債。無能自拔。更甚於昔。南京留守府倡為國民捐。以應政費。通電中有最沉痛之言曰。『將來殉債而致死亡。毋寧此時毀家而紓難。況家未至毀。而可以救國不亡。亦何憾而不為。』此有當於公爾忘私之說者也。而應之者。卒寡深識之士。亦竊議其無當。此又何為耶。苟誠無背於犧牲與夫公爾忘私之義。而應之者。少同時復宣揚其義。以為當守百喙而一致。舉國而同聲。二者之是非曲直。茲且不論。而叩其心理。則必有其一。非為本意之所存。昭昭然矣。是果犧牲說為本意耶。抑非犧牲說耶。果公爾忘私說為本意耶。抑非公爾忘私說耶。謂本意屬之前者。已證之於事實。而有未然。謂屬之後者。又拘於大義。而甚不可。於是倫理心理之間。有至難解決之問題。以為之梗。國之廢興存亡。互數千年中間。命世之英。無慮數百。知言之聖。亦且迭興。類皆略心理潛滋之勢。而崇倫理矜持之義。舉世習焉。而不敢以為非。既不敢以為非。而無法以重其欲。公私不得其平。弛張一無所當。而國家根本問題。坐是無由了處。而真正之和平幸福。舉冥冥墮壞於名分經制詩書禮義之中。且民欲不以正通。必以變。

事實也。本篇之職本無事徵取古訓而涉筆至此乃在說明吾人立國本義乃在損下而益上其所以爲損益者初出於力漸納於儒觀夫韓子作爲原道至謂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詞旨繆戾不足以欺童子而千年以還名儒輩出舉稱其薪傳所接上及禹湯世論之疊可以想見惟君國同體之義至最近十載已有變更由是損下益上之文轉爲損私益公之訓而尋其言之脈絡仍未免爲儒術所拘以致行私者每得託爲公名以相號召抹殺民意以行己姦毀棄民益以崇己利動假微言大義以行事過帝王專制之實法律上無可抗輿論亦毫無能爲如此而謂之國家尙復成何意味愚誠不肖又安得不略貢所知以哀告吾國人矣

愚之取證固不必訴之於極端之例也凡圖建設國家不究民心至於徹底而因其所各各欲得者而利導之使共同守此公約而決無背畔徒資假定前有之說緣飾誇張以相鉗束馴致民情不得民志莫通雖當局者之精白賢勞有百倍於今日而愚主義所在亦當培之特今日政局所顯之象迥非尋常第三次革命之聲洋洋盈耳主之者唯謀以暴力易之他非所計駁之者亦徒謂無方法無目的之革命萬無可贊成理至

通不以緩通必以急通而吾有史以來之改姓易朔狐火篝鳴皆由此點窺其真蘊嘻此豈細事也哉

愚嘗略求其故矣吾人國家與君主之觀念全然未明以爲君者即國之所寄也報國之事同於報君爲君致身無異以身許國苟卿爲儒作詰有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一)夫曰致貴其上則將自損其所有或爲物質或爲精神悉以加於君焉殆無疑義儒家既以此垂爲大訓歷世之獨夫民賊復崇其說以取便於己以是舉世之聰明才力悉爲所禁制而不敢一爲非常之思苟卿所以歸美「大儒之效」復敢稱引周公大言欺世謂其「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爲天下之顯諸侯而天下不稱偏焉」古今人情大抵不甚相遠吾人試一平心思之當時成周之人果誠以周公宰割天下一憑己私而絕不一議其偏耶抑有議其偏者而格於儒術不敢昌言或則昌言之且抗拒之而屈於威力旋見殲滅爲史家所不載耶苟人類不無通感愚知偏議不生決無當於

(一)見教書第二下

國家問題究以何法而得解決愚殊未之前聞夫革命而無至高之鵠蘆然有愜於人心者懸以爲招則其事即成亦等於政權之易位於國家前途初未嘗有好望則豈直三次革命無當而已即充而至於十次百次亦猶是也反之排革命者自以爲其說之穩健而可行有逾於黨人然可行者未必即行之而當者也丁君佛言頗以代表斯派自任其言曰「吾人內察國情外觀大勢知非法之改革徒以殘害人民耗傷國力仍不足收效於異日但使不放棄國民之責任堅定目的踏實腳根不爲利誘不爲威屈即有條件之平和改革亦足以得國民之同情而驅政府於憲政軌道之內」(一)此其說頗近理矣惟愚不解所謂責任作何義解所謂目的屬何範圍所謂和平改革其道何由所謂國民同情其緣安在尤不可解者所謂驅政府於軌道之內作何驅法在丁君特未明言要不得謂其別無方略妄爲忖度殊非所宜且其所以驅政府者意在消極抑在積極果政府不服其驅勢將委之他去抑終出於革命之一途亦非愚職所問惟世俗所用政治名義誤解二三歧解六七甲曰國家乙曰社會概念既已不明

見中華雜誌第四號教育政府及備第三次革命者

方針安審所出因之急激者暴起穩和者盲進無力者自放受禍者自傷如是而已而真正之國家直無從見豈惟不見且或永絕此誠當世之奇阨而今之君子所不能不亟思審處者也

國家者一種之政治組織也舉一國之人悉範圍於此組織之內則第一條件乃在一國之人盡同意於其所以爲組織者縱難言盡而亦必有最大多數相安無事國家始有平和進步之可期最少數之不同意者其力亦容足感動多數使之屈服至於何度以應其需已乃遷就至於何度以通其惑此猶不以爲可則惟有脫其羈縻自求所之國籍自由正爲此設此立國之本則腐儒之所駭而法家之所稱也其故則人之處於一羣也所有意見情感利益希望斷難一致墨子所謂「遠土異國之民是非利害之辯不可一二而明知」(一)其言近之惟不可一二而明知則當以國之文野爲判在墨子之世誠如所言若夫代議之制已興輿論之道大立舟車廣通職業交錯國中是非利害之所在焉有遁形誠無遁形矣則所貴乎國家亦在網羅此種是非利害使之

(一)見尙同篇下



相。劇。相。切。相。和。相。讓。而。共。一。途。以。安。之。而。已。果。吾。有。所。是。非。是。不。足。以。盡。吾。分。而。有。物。焉。強。吾。不。得。是。其。是。吾。有。所。非。非。是。不。足。以。盡。吾。分。而。強。吾。不。得。非。其。非。吾。有。所。利。所。害。非。是。不。足。以。盡。吾。分。而。強。吾。不。得。利。其。利。害。其。害。吾。又。安。能。忍。而。與。此。終。古。也。由。是。國。家。之。義。至。此。而。終。無。政。府。之。義。自。此。而。始。何。也。若。而。國。家。不。成。其。為。國。家。亡。之。可。也。若。而。政。府。不。成。其。為。政。府。滅。之。可。也。近。世。法。家。莫。不。言。國。家。之。存。存。乎。公。道。公。道。者。何。凡。居。一。國。中。者。無。不。各。得。其。相。當。之。分。以。去。也。相。當。者。何。吾。盡。吾。分。而。有。所。是。吾。當。守。之。吾。盡。吾。分。而。有。所。非。吾。當。棄。之。吾。盡。吾。分。而。有。所。利。吾。當。張。之。吾。盡。吾。分。而。有。所。害。吾。當。屏。之。是。也。信。如。斯。也。或。則。以。為。人。欲。橫。流。其。何。能。國。故。墨。子。曰。『天。下。之。人。異。義。是。以。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其。人。數。茲。衆。其。所。謂。義。者。亦。茲。衆。是。以。人。是。其。義。而。非。人。之。義。故。交。相。非。也。內。之。父。子。兄。弟。怨。讐。皆。有。離。散。之。心。不。能。相。和。合。至。乎。舍。餘。力。不。以。相。勞。隱。匿。良。道。不。以。相。教。腐。朽。餘。財。不。以。相。分。天。下。之。亂。也。至。如。禽。獸。然。無。君。臣。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是。以。天。下。亂。焉。』惟。是。說。也。愚。滋。惑。焉。蓋。墨。子。所。持。乃。倫。理。之。常。談。非。政。治。之。要。義。乃。家。族。主。義。之。所。重。而。國。家。主。義。之。所。輕。父。子。兄。

弟。不。能。相。和。餘。財。積。粟。不。以。濟。衆。此。社。會。通。病。數。當。世。文。化。最。高。之。國。其。病。不。僅。不。免。且。又。甚。著。果。墨。子。之。所。謂。亂。止。於。此。而。已。乎。則。生。人。之。理。亂。殊。未。易。有。定。評。也。字。以。禽。獸。此。墨。子。根。本。觀。念。之。異。而。決。無。與。於。近。世。立。國。創。憲。之。本。經。所。謂。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百。人。百。義。無。論。人。類。通。性。不。甚。相。差。宇。宙。事。為。歧。趨。有。限。其。義。之。多。將。不。至。如。是。其。衆。也。即。衆。義。紛。呈。有。若。此。矣。而。號。為。國。家。當。乎。眞。理。亦。決。非。無。游。刃。有。餘。之。地。使。之。自。生。自。滅。於。其。中。也。

說者曰。吾請得奉子之言矣。惟人人自爲其是非。自爲其利害。以此形爲國家。羣然安之。必也其所以爲是非利害者。不相凌越而後可。而此則事實之不可能者也。果不可能終亦必亂而已矣。子又何說曰。此國家之所以賴有組織也。組織之起。原必也一羣之人。自認其固有之利而謀所以保之。同時又認保之法。莫如結爲一體。立爲規約。而共守之以故。國家之職務。一面在鞏固個人之私權。一面在維持社會之秩序。苟能以人權自由之理。與公安國利之道。互相調融。而無罅漏。則其國之文化。已達於觀止之境。無可更高。惟欲圖此而人權自由之式。必求其與未有組織以前。同出一轍。雖在。

豎子。有。以。知。其。未。能。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在。有。政。治。覺。念。則。凡。政。治。事。情。所。求。於。己。而。以。爲。公。共。和。平。之。代。價。者。決。非。不。能。自。審。其。限。度。而。在。此。限。度。以。內。當。割。之。利。即。割。之。當。低。之。求。即。低。之。此。憲。法。之。所。由。來。而。一。國。自。有。憲。法。以。上。初。不。虞。其。與。此。義。或。相。背。也。憲。法。者。何。一。國。權。利。之。規。定。書。也。其。所。規。定。必。其。協。謀。聚。議。斤。斤。計。較。已。經。相。劑。相。質。相。和。相。緩。而。確。爲。一。羣。所。能。共。守。者。由。是。人。之。是。非。利。害。如。不。與。於。政。治。之。域。則。聽。其。人。持。一。說。家。守。一。義。可。也。若。或。與。焉。憲。法。以。及。他。種。別。行。諸。法。立。爲。定。義。設。有。大。閑。又。何。相。畔。相。越。之。足。憂。也。乎。

凡。右。所。陳。乃。在。闡。明。爲。國。之。道。不。在。毀。民。之。所。有。以。集。乎。公。而。在。致。民。之。所。有。於。相。當。之。位。斯。而。可。致。國。已。隆。興。反。是。而。行。靡。不。腐。敗。故。今。茲。舉。國。怨。嗟。民。氣。抑。塞。即。而。察。之。亦。人。人。失。其。所。以。相。當。者。一。語。盡。之。矣。政。士。以。失。其。相。當。之。地。位。無。所。行。其。志。言。論。以。失。其。相。當。之。機。關。無。所。盡。其。說。農。賈。失。其。相。當。之。機。會。無。所。致。其。利。推。之。財。產。生。命。全。失。其。相。當。之。保。障。予。奪。唯。命。生。殺。唯。命。萬。民。耗。其。生。機。社。會。成。爲。枯。臘。而。當。今。政。黨。猶。且。假。託。儒。言。肆。爲。顛。預。非。曰。國。家。必。爲。前。提。即。曰。統。一。萬。不。可。缺。無。論。溝。壑。所。委。日。有。

幾。何。閭。閻。所。苦。已。至。何。度。而。名。分。一。日。可。假。即。泰。然。而。以。自。安。至。持。論。之。家。中。流。之。士。率。皆。困。於。久。假。不。歸。之。說。震。於。一。時。無。對。之。威。理。想。與。實。際。二。者。皆。無。能。抗。實。則。所。以。不。抗。出。於。自。然。則。亦。已。耳。而。叩。其。本。懷。則。耳。目。接。觸。何。者。爲。可。傷。何。者。爲。極。戾。舉。非。漠。然。無。所。動。於。其。心。以。是。社。會。之。感。情。日。益。損。傷。非。入。於。銷。沉。即。流。於。偏。宕。正。氣。不。生。全。力。皆。廢。國。本。之。撥。蓋。已。成。於。不。知。不。覺。之。中。矣。此。又。豈。盡。當。局。之。咎。耶。愚。今。請。正。告。天。下。曰。民。利。不。張。國。利。胡。有。民。力。不。堅。國。力。胡。生。民。求。民。利。即。以。利。國。民。泮。民。力。即。以。衛。國。凡。言。毀。民。而。崇。國。者。皆。僞。國。家。主。義。也。此。種。僞。義。無。論。倡。之。者。動。因。何。似。吾。人。一。例。辭。而。闢。之。一。切。拘。墟。之。詞。籠。罩。之。說。荀。子。所。謂。以。古。持。今。以。一。持。萬。諸。謬。悠。之。談。其。在。今。日。皆。當。絕。其。本。根。使。無。遺。孽。號。稱。國。家。凡。隸。其。下。者。對。於。己。有。之。利。益。己。有。之。主。張。苟。屬。正。當。溫。和。率。自。有。其。邏。輯。之。位。置。應。保。持。而。不。失。若。以。國。家。之。故。而。致。兩。者。成。爲。盡。粉。則。必。非。國。家。本。義。如。是。而。爲。假。藉。國。家。以。售。其。姦。者。之。所。僞。託。可。以。斷。言。於。時。吾。之。本。意。遵。於。常。經。其。爲。自。矜。抑。爲。自。克。一。視。事。實。都。可。不。論。苟。或。外。境。所。接。與。此。相。反。可。一。本。乎。主。觀。絕。不。朦。於。客。感。而。以。片。言。決。之。曰。吾。有。心。之。所。安。國。家。當。安。吾。所。安。吾。

知理之所合。國家當合。吾所合。如其不然。則其國家已不成。爲適於人類之一組織。或存或亡。了無關係。必議存之。吾人亦惟求其所以相當者而已矣。至求之之法如何。非本篇所能議。求之而即得與否。亦無能預爲之說。惟確有應求之道。且一言求之人。或以國家主義。以及他種類似之語。來相問執。吾人可立批其僞。絕不以亂吾心。曲凡關於權利欲望之種種。主張直主張之。無所容其囁嚅。無所容其消阻。此則本篇之所三致意。而求國人之深喻其旨者也。誠或喻之。斯爲自覺。

### 時局痛言

四年五月九日即國恥紀念日

兩年以來。吾國方顛倒沉迷於權力萬能之下。政走絕端。人生狂想。以爲國命所託。不外於茲。以之對內。則舉國傾心。以之對外。則強鄰聽命。近凡武夫抗疏。策士謝恩。類此之詞。疊疊不絕。神云武云。卽此種心理之所釀成。愚且倭者。固頌爲太平極盛之符。明且狡者。亦以謂十年無事之兆。蓋社會之情。昏情兩臻。其極矣。不謂酣歌恆舞之中。忽有所謂中日交涉者。發見日本所提條件。在在與家國存亡有關。北京之畫諾稍遲。江戶之角聲已動。威臨勢逼。莫敢誰何。雖經當局折衝。不遺餘力。

而其結局。則已成爲史中奇辱。非以若干年修養之力。數十萬同胞之血。層層磨洗。不能爲功。此一迅雷。忽轟於前。舉昏情社會之上。其感覺爲何如乎。

昔劉陽譚氏之論湘軍也。有曰。『中興諸公。正孟子所謂服上刑者。乃不以爲罪。反以爲功。湘人既挾以自驕。各省遂爭慕之。以爲可長恃以無敗。苟非牛莊一潰。中國之昏夢。將終天地無少蘇。』又曰。『中國之兵。固不足以禦外侮。而自屠割其民。則有餘。自屠割其民。而方受大爵。膺大賞。享大名。矜然驕居。自以爲大功。此吾所以至恥惡湘軍。不須臾忘也。……迨聞牛莊一役。不戰而潰。爲之奇喜。以爲吾民之智。此其猛進乎。』瀏陽本文之所取義。非愚所論。以今之當局。持與中興諸公並論。亦非所圖。惟不以詞害意。觀其引爲深恥。在乎無力禦侮。而專務內競。則流涕讀之。不忍以爲非。是夫牛莊之役。尙能一戰。朝鮮之爭。未及本部。由今視之。已若唐虞三代之不可幾矣。人亦有良心。同此理。而謂此番交涉。猶不足以蘇中國之昏夢矣乎。猶不足以策吾民之智而猛進之矣乎。

所謂蘇與猛進云者。第一當知中國之不亡。乃列強均勢之賜。並非吾國本身有何能。

力致之。於是第二當知國人一味自殘。不復振作。放辟邪恥。無所不爲。卽在均勢之下。所存一線生機。亦將轉瞬不見。第三當知立國於二十世紀。亦當稍顧國家原理。使國中利害情感。希望意見。不同之點。得其調和。各方面優秀分子。戮力並進。不釀雞鶩蚌鷸之勢。以臻和平進步之基。

今交涉案既起。國內頗倡主戰論。吁亦客氣耳。日人揚言吾國所有槍彈。莫供二十四小時戰線之用。彼出一師團。卽盡殲吾所有精兵。而無不足。新聞家之滑稽者。恆謂對於毫無武力之支那。施其威嚇。乃強國之所恥爲。凡茲所言。吾豈不能否認。果其能之。彼二十一條者。日本決不敢妄提。卽提。吾亦決不與之開議也。以勢推之。苟地球之上。惟吾與日本獨存。則吾之四百餘州。必且直隸三島。如今之浪人所倡日支聯邦之議。猶嫌其迂。而彼不敢爲者。無他。列強盾其後耳。此種惡辣條件。不先不後。而獨見之於歐洲大戰之頃。亦卽此故。然歐戰雖劇。終有已時。日兵雖強。終有所忌。故交涉開始。以至於今日。使驕橫無所不至。中間偶經頓挫。少覺融和。亦賴有美政府之質問。與其同盟國之牽掣耳。日政府當議發最後通牒。元老與大臣意見不調。其第一因。則山縣松

方諸人。兢兢以傷害歐美各國感情爲慮。此固非謂外交當局。未嘗盡力。元首威信。全然失效。而持與第三國之潛勢力相較。終覺礙不於倫。由是以知吾國之存亡。由對外關係觀之。蓋不繫乎吾有何人。首出庶物之故。如倪嗣沖之流。謂有大總統在。強鄰不敢啓釁。取證於此。殆未必然。或謂日本之要求。止於二十一條。正惟吾有強有力之政府。苟非此者。必且逾酷。此非倭幸。或者妄人。不爲此言。夫吾兵不強。不能引爲外交之助。此亦不足以責政府。卽以民國四年之力。準吾輩理想之政則。以其所能周轉之力。整軍經武。驟逢茲變。亦不必大愈於今。故於外交。失敗徒乘客氣。不辨理由。以蔽罪當軸。乃吾輩之所不許。惟一國外交政府。既全陷於無能之境。則其對外吾人卽不必歸以救亡之功。此非稱頌功德之卽足爲害。乃如此爲之。而必忘乎其所以然。將來國破家亡。尙不知病症何在之爲害也。

客曰。日本之爲此要求也。彼必已熟思審處。逆料吾國所以應付之道。不出己所規制之中。故暴戾恣睢。無所忌憚。最後通牒。無憚於發。夫所謂道不外三途。一宣戰。二承認。

三不宣戰亦不承認。宣戰彼之所樂聞也。承認則本其所欲得。惟不宣戰亦不承認。則彼苦之。何以明其然也。日本之不敢併吞吾國。徒以有列強在耳。所有領土保全機會均等諸主義。尚非島人之力所能抹煞耳。苟吾不資以口實。使之有詞用兵。彼竟不顧公然侵略。則吾通告各國。布其理由。彼得曲名而犯衆怒。將無以善其後。果不訴之兵力。又別無對付之方。故知惟此足以苦之也。惜乎吾之當局。無其決心。惟恐日兵一入吾疆。輿情因而大擾。國內國外之不平分子。必且乘間突發。以致政府地位。瀕於危機。故明知爲良。不肯出此。日本於吾政情。洞若觀火。亦惟料及吾之不肯出此也。是以節節迫吾承認。無所於讓。是豈不爲政府之咎也乎。

愚曰。此應有之義。以此責備政府。誠不爲過。曩者歐戰初起。吾即宣告中立。日攻青島。向吾假塗。當時愚即主張不從其請。而聽其以兵強行通過。此其有傷獨立國之顏面。與從其所請。而以我之同意。侵我中立者。在事實上。不過五十步百步之差。況其後濰縣問題發生。彼並不遵協定之約。其結果與強行通過。全然無分乎。夫吾之國命。操於列強。正如有夫之婦。不得私有所遇。強姦與逼姦。固同爲其夫所深惡。然前者已全失

其抵抗力。猶得加人以強暴之名。後者已陽諾之人。且入吾以同罪之律。吾之所謂劃分交戰區域。援引日俄戰爭之例。始終爲德所抗。未之肯承。將來吾被姦者。何以自了。尙非今之意料所能及。然破甑不顧。傾乳不哭。及今補牢。或亦不遲。於是二十一條者出矣。前特尋一夕之歡。今乃欲挾之宵遁。此其迫我以萬不能諾之勢。五尺童子。可以具知。蓋其條件之利害關係。有在本身者。有在事後者。在本身者。不外所要過酷與主權國體。直接相妨。然吾居今日。果有何力。可伸主權。更有何顏。觀言國體。譬猶孤露之女。已爲暴者所污。則亦聽其所爲而已。無奈此且不能得也。愚前言之。吾之國命。操於列強。正如有夫之婦。不得私有所遇。均勢者。吾夫也。有一國焉。從吾破其均勢。即外遇也。苟既破矣。則人之欲我。誰不如彼。今雖有事。歐亞未遑顧及。一至回戈。東指而吾之血肉橫飛矣。人縱無識。不至並此不知。人縱無良。不至並此不恐。觀夫外交當局。與日使逐條磋商。不曰此與某國權利有關。吾不敢應。則曰此與何種條約相背。吾不敢承。即或偶爾抗顏。謂與主權有礙。國體有礙。亦明示日人。盾乎主權國體之後。終無非某國權利何種條約云云。可見事後之險。吾人非無所見。舉凡自傷之詞。亡國之歎。今

俱無暇爲之。惟吾欲保存軀殼。努力向上。以圖獵取機會。他日可得列於世界國家之林。以上則今之條件。之不能承認。乃如鐵案之不可移。不承認。奈何戰而已矣。戰又不能奈何。則如客言。不宣戰。亦不承認而已矣。

戰者兩國俱有交戰行爲之謂。苟甲國向乙國宣戰。而乙國不受。此不得謂之戰。國際法字之曰「不抵抗」。(一)大凡備戰不及。或武力凋傷。明知戰必無幸。而有待乎第三國之出爲周旋者。惟有採用此法。普法戰役之後。法人元氣蕩盡。不堪再戰。而德人相逼。迄無已時。至千八百七十五年。德岌岌有重開戰端之意。總統麥馬韓令其駐德大使。向德宣言。果德兵駛入法境。法終不抗。後以折衝。卒乃無事。前兩年巴爾幹戰爭。保加利亞方敵土希。而羅馬尼亞復尋保。當是時。保決無力敵羅。羅與宣戰。不受其牒。駐羅保使。亦不下旗。羅兵已入保境。保不抗。之後。以調停。亦卒無事。今吾戰鬪力之消乏。較之當時之法保尤甚。不幸而遇外交生死關頭。則舍不抵抗。外更有何法矣。乎雖然。我行此法。亦有不能不顧慮者。二。列強干涉之力。是否足以牽掣宣戰國。使於

#### (1) Non-Resistance

用兵以後。而更服其調停也。一吾任敵兵入境。能否保國內不生內亂也。

列強之干涉力。斯時最爲薄弱。雖然。即此薄弱之力。在日本終有所忌憚。果其用兵以後。列強竟無仲裁之餘地。則交涉之時。充日人野心之所至。條件將不止二十一。最後通牒。亦將無讓步之可言。故第一層政府。尙不深慮所慮者。內亂耳。夫內亂者。以內政爲範圍。一至外侮。全國無仇無友。宜同表敵愾。同仇之概。此國家之常經。而民族之正義也。今吾大敵當前。而惟內亂是憂。此常經正義云者。獨不適用於吾國。何以故。是豈政府行其萬惡之政。人民因而痛心疾首。倒行逆施。而不顧也。抑人民毫無愛國之心。甘爲虎俵。即有良政府。而亦倒之以爲快也。耶。今且不深論。而吾之外交當局。其與人談判。始終橫一內亂之念。不敢折衝過甚。而日人公私兩面。之以此相恫嚇。刺刺而不休。則事實具陳。不可爲諱。尤可怪者。數日前日政府正議哀的邁敦而未發。輿論促戰若狂。吾人之旅東者。不遑寧處。其新聞中之論調。則一致賣好於吾國人。而以擾亂民國與夫破壞東亞和平之罪。推之袁總統。謂爲民國計。爲東亞計。支那國人宜與日人攜手。先行倒袁。再議長策。亡命之人。親聞此議於彼中學士大夫者。亦復不少。報知



當求所以不伐者此束髮小兒不復疑之其術何出亦復反證即得愚既有言立國於二十世紀亦當稍顧國家原理使國中利害情感希望意見不同之點得其調和各方面優秀分子戮力併進不釀雞驚蚌鷸之勢以禦和平進步之基斯則一際危機可得全國一致之捍禦嗚呼今者外交之辱是誠當頭一棒矣哀我國人獨奈何不於此一思哉

雖然若此類者二十年來固已棒之不一棒也而乃沉昏若素以至今茲欲知方來可鑒既往涉思及此使人心驚牛莊之敗瀏陽所恃以蘇中國之昏夢者也已則竭力蘇之結果爲戊戌政變自此以後昏夢較甲午前有加聯軍之役又復蘇之蘇之而昏夢復如故也且其泄沓顛覆視庚子前尤甚其後十年亦有機會時以小蘇之而大蘇則在辛亥以吾人惡蘇之性且突進也不足二年而昏夢之態又遠勝於光宣之間瀏陽之言曰『統政府臺諫九卿督撫司道之所朝夕孜孜不已者不過力制四萬萬人

曲線是之謂矣然此不過一端其他可哀可痛之舉何可勝數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南海康君講其義曰『此章言不仁之自樂於亡言之深痛晉陽陷而請再獵一圍江都亂而聞好頸誰斫羣盜滿山而以太平諱飾偏安半壁而以歌舞懽娛寢於薪火之上巢於覆屋之下而鬻官鬻貨偷竊鑽營以樂旦夕至其敗亡則譏周慣作降表而樂不思蜀馮道能仕累代而不失三公者皆是也近者鳳凰城破而傳戲稱壽不休台灣賠割而泄沓怠傲如故此非人之來伐而已之自割也古今一轍不知覆亡之不旋踵也哀哉』

嗚呼愚也無似即欲論事何以加茲今請誦之以卒吾篇矣

#### 國民心理之反常 四年六月

愚旅居東京晨起必讀新聞二三種所有紀載其能使愚不寒而慄者不一而足而未有如近日外相加藤氏議會之演詞者也

五月二十二日日支外交質問起於貴族院仲小路廉氏曰『本員之所欲問者通牒

(一)孟子義見不羈七期

新聞者人人知爲內閣之機關也而其醜詆袁氏尤無所不至所載袁爺小傳今日尚未終篇爲政府計交涉幸而未決裂已如其決裂則討袁軍旗必且由日人代豎此種怪相向後思之令人心寒而顧何以至此此民國與彼何關而爲起義師以正擾亂者之罪獨立國之元首他國人民對之宜表相當之敬意胡乃彼中政府機關新聞於吾元首敢於無禮辱罵不留餘地個人之自由思想法當尊重國際之間宜愈有然胡以此一人者吾方尊之如帝天而彼必強吾諡之爲盜賊即通亡之士旅於其邦反對政府之職雖明借寇覆邦之舉未必所欲何以彼人借箸竟假定吾人爲宋秉峻李容九一流人物而無所疑凡此今亦不深論惟吾屈服於最後通牒之下原因雖多而其畏內亂之竊發則固政府必有之成心與其必居之口實昭哉可觀矣

成事不說矣今後當何如者孟子曰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聽之清斯濯纓濁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至哉言乎日之最後通牒濁斯濯足也政府懼內亂而莫與抗國先自伐也濁矣今後當求所以清者伐矣今後

抗朝政與夫留學生政客之公然活動者其範圍遠過於今而精神何止數倍且極其繫之塗塞之力亦驅國人入於鄉愿而已鄉愿尙有曲謹小廉之可稱有良法律以推輓之固不失爲近世善良國民其國未必遽亡也而今者繫之塗塞之力一方使鄉愿且無側足之地一方造出無量無邊無忌憚無廉恥之小人是有浩劫真不遠矣不謂蠅營狗苟之中忽有今番交涉出現以善義解之是仍所謂蘇我者也然而屢蘇而屢昏屢昏而屢蘇昏量愈增蘇機愈狹日本維新五十餘年始有今日吾國自甲午敗後發憤自立急起而直追國差可保而乃蹉跎復蹉跎冥頑無復省錄以至於是所餘者惟列國均勢一線之機此機也前已言之亦將轉瞬不見嗚呼死期至矣而仍不欲爲臨終之懺悔矣乎

愚執筆至此覺有一異常之感念惟吾心曲則交涉急迫烽火告警之時而墨客文人且請開方略館仿聖武記例紀述蕩平內亂之盛德以謂唐虞以來所未有云云也夫如此之爲求之史冊豈乏其例推其命意吾豈得以自欺讀者試遊目及於五年以遠並自念所居爲二十紀之期則所謂方略不難得其真解吳稚暉有謂今之思想全走

之第五項是也。交涉之初。政府以提出支那之要求。通告英美各國。他條咸列。獨第五項祕而不宣。以此生友邦之疑。召支那之侮。此果事實否乎。『加藤外相答曰。』第五項之問題。決非對於訂盟國故示祕密。帝國之以對支交涉內容。通告英俄法美四國。特以好意爲之。決非義務。自第一項至第四項。乃帝國當然之要求。惟第五項與諸項異。其性質。此不過我之希望。非當然。可以要求者也。故前四項通知後項。則信爲不必非故祕之也。』(二十五日。仲小路廉氏復起質問曰。『本員二十二日詰問外務大臣。何故不以第五項通告各國。意謂此事對於支那。露出我之弱點。關於我國威信。實多外相答辯。謂帝國以交涉內容通知訂盟國。決非義務。此豈待言。本員所問。非問此也。本員以爲既通告矣。乃祕其內容之一部。有悖信義。失墜威信。使支那窺見吾隱。政府胡乃釀此不利之舉。仍求外相說明。』加藤氏曰。『一項乃至四項。無論如何。必須貫徹。第五項則無勉強貫徹之意思。故通牒略之。例如顧問備聘。非我國所能強制貫徹之要求。明基。仲小路氏。若視第五項較他四項尤爲重要。余則不信。』(三)

(一)五月二十四日東京朝日新聞、(二)二十六日東京朝日新聞、

一問。答問。此番交涉之真相畢露。而吾憤憤者。猶在夢中。此誠所謂心死者也可勝哀哉。

所謂真相者何也。即日本提出條件之初。規定所必貫徹者。若干事。而慮吾國之抗拒。已非稍稍讓步。不足以敷衍場面也。則以第五項加入此項。本其所輕。爲賓前四項。爲其所重。爲主而臚陳於一牒之中。而一而二而三而四而五。款款相銜。節節緊湊。務使受之者視之。輕重賓主之勢。得其反焉。私心自計。此第五項者。萬不可諾。無論如何。非以全力抗之。不可。於是而外相之術售矣。惟此術以欺支那。不可以欺訂盟諸國。而本來輕重賓主之意。又不可先時語人。故其以對支條件。通知友邦。即隱第五項不告。而已。一面通告各國。一面恫喝。吾外交當局。謂宜嚴守祕密。苟或洩漏。其責支那負之云云。當事急時。日本將發哀的運教書五項。本爲陪賓。早有成竹。逕削之可矣。而特故示其難。元老大臣會議。不決者累日。卒以元老之豁達。大度。賣好感於吾人。務使吾國當事有地迴旋。以全顏面。苟欲自欺且矜功能。以加藤之明。其講之精矣。果也。運籌帷幄之中。決勝萬里之外。飛牒到京。白宮作議。而吾國名流競頌元首外交之能矣。而報界

公會雙方交讓。東亞幸福之傳單滿街。如蝴蝶矣。而封疆大吏祝電紛馳。且頌言提燈行列。開場慶賀矣。

夫吾之有此者何也。以惡意解之時曰無恥。以善意解之。則誤視日本通牒第五項爲其強制貫徹之要求。吾以折衝樽俎之力。僅乃克之。縱不得謂前四項於國體無傷。而要不如五項之甚。兩害取輕。亦誠不幸之幸。此雖無識。姑亦許之。惟今聞日相自白之言。公等又當作何感想矣。日本初交涉時。果其棄五項不列。其餘諸項。仍以哀的邁敦之力行之。所得實在之利。與今無殊。惟所與吾國人之感想。將呈大異。何也。約書之彈性。未充與國之顏面。大壞狹路相逢。短兵相接。因獸猶鬪。而況於人。轉或激起吾人敵愾。同仇之義。而彼驟難有以善其後也。日人審此。故爾弛之。弛之於我。之原案。無損而彼且感我。即不爾緩其國中鼓吹煽動之力。而履行新約之時。可以輕減其所以爲障礙者。亦何樂而不爲果也。蓋爾支那毫不出控。縱者之所料。項門方被鐵鎚微感痛苦。尾後偶戢。鞭影輒又歡騰。此所謂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狙公之術。白人。屢用以待其殖民地諸蠻族者。誠不謂吾乃甘受之於人。而不辭嗚呼。人性至此。夫復何言。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愚謂人之於國亦然。所謂愛國心者。即良知也。愛國之行爲。即良能也。國家之起。起於此。知此能。國家之存。存於此。知此能。此而不完。國必不國。而人能爲政治生活以上。宜無慮其不完。蓋以其爲不學之能。不慮之知也。易詞言之。是謂直覺。偶見英人師伯雷近著愛國心(一)一書。有專章證述此心爲直覺(二)之道甚詳。請徵其說。

謂愛國心不爲直覺。非妄則愚。愛國心之所表見。爲態不同。而要爲一絕強之動力。操縱人爲。形形色色。之人文野野之衆。舉莫能外。是乃無形推進之力。自然發動之機。人之遵此而行。即見其與平日理論有違。亦莫自禁。縱國家平和已永。物質繁昌。刺激之性。潛久未用。一旦有變。其性之橫厲。而無前。有如固然。如曰此學而能之者乎。則以自來教育之成績。綜而觀之。而謂將生如斯效果。吾滋未信。愛國之行

(一)愛國心所著國家本性論中。有國體論書此。

(二)Spurrell, Patriotism, a Biological Study, 1911

(三)Patriotism an Instinct 原書四頁以上。

前敵之兵相識。即至撓敗。己身並無危險。私利亦不損傷。而其欲得軍中真相。視與己事無殊。日日望軍報至。滿載將軍之兵機曉暢。士卒之勇銳無倫。則色然喜而走相告。其為態如故也。軍人以發揚國威為職志。國人之視軍人。無論有覺無覺。皆復如是。此天性促之使然。無可掩也。

其在他一面。有人為境遇所迫。為恒怯。所限為財賄。所誘為種種個人私利。所驅因之愛國諸事。已莫為役。此其抵抗自然心理之強力較之作一尋常不合本意之事。其難萬萬有加。或謂其人心殊未安。乃名譽不存。社會將起而責備所致。亦不盡然。儘有賣國之子。事祕世不得聞。徒以悔不可支。至激而出於自白。是觀夫不愛國者。懺悔之苦。益見愛國心之為良。知沛然莫之能禦矣。

愚讀師氏之書。味以思。異感叢生。莫知所出。愚其否認吾輩為人類乎。是未可也。其否認中華民國為國家乎。愚不當為此言也。苟其屬於人類國家之林以上。胡乃師氏所作泛應曲當之談。而獨於吾不驗。果此次交涉。尙得稱為相互平衡者乎。自非無目不謂此也。胡乃吾之所謂愛國心者。不應之而起。不應之而起。乃消極之象。猶可言也。

為犧牲之行爲也。其中有必死之道。死而將不爲人所知。愛國者見之甚灼。或謂人之愛國。視險如夷。乃逆料彼之所為。將永爲國人紀念。此游談無根。毫不足稱。且此種行事。需力甚多。而恆有輾轉之子。不能勝衣。而倉皇聞變。決然以起。初不計前途結果。於彼云何。此謂非直覺之所感動。吾則不知有他說矣。

以例證之一國與他一國為約而守之。此無所用其愛國心。以破約而求利。惟兩國之約。欲其有效。必也相互之利益得其平衡。不然一國以條約之力。強他一國。陷於不利益之地位。而冀其長守而無變。愚之甚者也。何也。私人立契。果以自殺為其條件。法律不能迫之履行。則國際條約。欲一國踐言。而自毀古今。無是道也。(二)於斯愛國心起而用事矣。愛國心者。無他。爲一國言之。則自衛之直覺也。爲小己言之。則殺身為國救國。以保種之志願也。(三)欲察其相。亦自易。當前軍稍挫。警報傳來。則舉市驚皇。不遑寧處。衝突縱或極微。軍隊縱或極小。且都邑之人。千中無一。曾與

(一)此段在原著六三頁。今並錄於此。於原意無損也。  
(二)此數語見六二頁。乃前一設之前提。

慘受亡國之禍者。波蘭猶太。亦可憐矣。胡乃吾不暇代為之哀。而獨哀吾國。是無他。徒以我在耳。我生於斯。長於斯。族聚於斯。斯之存。我即無所傳。以自立於世耳。然則人非全無心肝。斷不至目觀其國之瀕於亡。如秦越人之互視其肥瘠。而無動於心焉。乃自然之理也。願吾人果何如耶。

往者陳君獨秀。作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揭於吾誌。侈言國不足愛之理。有曰。瓜分之局。何法可逃亡國為奴。何事可怖。又曰。國家國家。吾人誠無之不為憂。有之不為喜。斯言一出。讀者大病。愚獲詰問叱責之書。累十餘通。以爲不知愛國。寧復爲人。何物狂徒。敢爲是論。愚遜謝之。竊幸國中自奮之氣尚富。而亦不願作者談言之微中也。今距此事又數月矣。國中政事。足以使青年之士。意志沮喪。莫知所屆者。日進而未已有。愛國心之爲物。不幸卒如獨秀所言。漸次爲自覺心所排而去。甲乙遞染。如中惡疫。流行之廣。速於置郵。特獨秀爲汝南晨雞。先登壇喚耳。最近梁任公。且以有國不優於無國之例。若干事。痛告國人。有曰。多數之心理。不期而與之相發。又曰。吾見夫舉國人。睜睜作此想者。蓋十人而八九也。特不敢質言耳。(二)夫任公。方以不作政談。宣於衆者也。

胡乃積極主張外交勝利。(二)果主張者。皆爲境遇所迫。爲恒怯所限。爲財賄所誘。爲種種個人私利以驅矣乎。愚未敢言也。胡乃一唱百和。恍若竟成輿論。嗚呼。知覺錯亂。黑白顛倒。屠者在門。猶自慰藉人心。至此。尙何說矣。愚無以名之。名之曰。反常傳曰。天反常爲災。物反常爲妖。又曰。國之將亡。必有妖孽。諸君諸君。頌詞好。自憶之。提燈好。自把之。平旦之氣。亦復有時。而至愚警香頂祝。唯願大好河山。將來尙有彈丸乾淨之地。爲諸君懺悔時。洗心之用矣。

#### 國家與我 四年八月

近頃以來。政象日。勢人心日死。偕亡之歎。聞諸道途。暮氣之深。淪於無底。蓋國家將亡。國家將亡云者。今固已萬口同聲。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剖泮以來。國之亡者。江黃鄧柏。不可紀矣。胡乃吾不追爲之悲。而獨悲吾國。當今之世。

(一)今日東京朝日新聞載北京專電曰。一國民之憤慨。漸次下火。對於新條約者。實之批評。今乃見之。無論何人。一致主張。今國之外交。支那不爲失敗。山東滿蒙。在事實不能不承認。山東條約。可謂消極的勝利。此誠不得不當外交當局之明云云。至第五項之協議。延期尤爲大疑。一是何謂言。據英四國。隨之極矣。



勸人不爲煽誘。激刺之論者也。今驟然與昨日之我挑戰。其所爲驚人之鳴。竟至與舉世怪罵之獨秀合轍而詳盡。又乃過之。此固聖者因時制宜之道。然而謹厚者亦復如是。天下事可知矣。

吾國之大患。在不識國家爲何物。以謂國家神聖。理不可瀆。雖其釋與忠君同義。抑或視與今世愛國之旨齊科。仁智所見。不必劃一。而其拘墟膠柱之意太甚。無能自脫。則由今日而上溯之。其情遇事而見。昭哉可觀。昔者英人助中國蕩平洪楊。而其國有識之士。則謂當日不若縱其大亂。或有人出而整頓政紀。中國猶可渙然一新。不至如今日之因循不振。故曾左胡李之徒。當其時不敢一萌斯念。其所以然。則僞國家主義誤之也。劉陽譚氏追論甲午之戰。謂聞牛莊一役不戰而潰。爲之奇喜。以爲吾民之智。此其猛進其時。國家之僞義已呈。露於哲士二人之胸。而當世之瞶瞶。仍自若也。洎夫庚子以一胡婦之妄念。召聯軍八國之師。國之亡。其間不能以寸。虜廷之當吐

(一) 大中華六期痛定思痛  
(二) 譚氏仁學述東方商埠紀要之簡

棄可一言決矣。而國人尊之如天。不異嚆。昔其後僞託新機。僇辱志士。倒行逆施。日甚一日。而賢豪長者之奔走於立憲運動。其興且若相引而彌長。凡此者皆僞國家主義誤之也。今之政局亦復猶是。凡當路之所提挈。舉國之所風從。皆不出僞國家主義之一圈。環之而走。舉步愈急。竭蹶愈甚。迴旋不已。則立僞耳。是非有及早回頭之思。臨崖勒馬之智。似此一瞋長往焉。有生。死。肉。骨。之。功。斯。思。斯。智。時。曰。自。覺。

自覺者何說也。孟子曰。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王之所好。樂也。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額而相告曰。吾王之所好。田獵也。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之疾首蹙額。不得謂非自覺之機。惟不能再進一步。曰。使我至於此極。吾安用此王爲也。終不得謂真覺吾國性。無此真覺。故數千年。只有君史。而無民史。展轉極格於獨夫民賊之下。至今日。無少更東西洋政治之鴻溝。即於此劃由斯以譚。所謂自覺者。非徒政象與吾官能偶爾之接觸也。必以內籀歸納之術。推究種種政象的然昭晰。其本根之所託。從而下一最終之判斷焉。始得

號爲覺也。今之覺何等也。今言愛國。比於昔言忠君。嚆疾首蹙額於君之所爲。而不敢言。無君。今有人尸國家之名。行暴亂之政。人之疾首蹙額於其所爲。乃敢倡言有國。不如無國。而梁任公告我倡之者。且十人而八九也。其殆庶幾能下最終之判斷者歟。覺矣。徒覺其又奚益。譬諸治疾。不見癥結。方術莫投。宜其不愈。今見之矣。望聞問切。人自許爲盧扁。所謂方術。將安出乎。吾將效摩西之出埃及。或清教徒之入新大陸矣。乎。則人稠而莫舉。當今之世。亦決無片地以相容也。吾將翻各色之降旗。迎海外之湯武。遠宗邦。昌近法。容九矣。乎。則舉目曠觀。亡國森列。其馬牛溝壑之狀態。息息以前例告余。苟非精神奮亂之極。或偶爾激刺之談。吾未見有心者果能作此想也。然則所謂方術者。終不得不就吾本身自籌之矣。

今居政治絕望之時。人每易言亡國。以爲亡國後人民之苦痛。充其量亦不過如所受於今政府者。而公衆事業之日以展。普通教育之有可期。權利雖微。而能守法律。縱酷而有定。猶非今政府所能望。梁任公所舉客問若干事。誠代表之說也。雖然。今之愚人爲強者欺。朦朧買弄。鼓吹愛國之謬論。以爲之俚者。非此一針見血之語。誠不足以蘇其

冥頑。惟既蘇矣。或本昭昭而無取。蘇之允宜。慎用其感情。勿使國人之純正心理。轉而趨於潦倒沉廢之域。一往而不可救。他事且不論。今番歐洲戰役。全世界殆無一角之地。誰氏之人不被其影響。而亡國之慘例。亦即挾以俱陳。波蘭三分於俄德奧。德奧與俄以毫無與於波人之事。挺刃而尋仇。乃各首驅其所屬之波人。以爲前驅。哇爾蘇一帶大小之戰。無慮數十。而波人校其血淚。抑其天良。馬一前而趨。超槍一發而顛。動以極不自由之意。志執行極無人道之手。段互戕其同胞。於呼天搶地之下者。至於無藝。猶太亦然。猶太自失其國。有籍於英者焉。有籍於法者焉。有籍於俄與德奧者焉。今茲各服其兵役。不得不爲機械之行。動以戕賊其同種諸父兄弟。爭割刃焉。特不如波蘭之深痛耳。最近倫敦暴民毀德人商店至盡。其中之爲猶太產者。實至夥也。印度發憤執父爲王前驅。號曰效忠。豈其本志。凡此種種。均吾人腦海所宜大書深刻。斯須不忘者矣。聞青島之役。吾之達官貴人。幾幾不免從軍。雖曰勢所必然。或亦當時改籍之所不及料。亡國之痛。此其根萌。逆料吾國之亡。不外瓜分豆剖。自斯以往。吾之二十餘省。息息可爲列強逐鹿之場。吾人雖欲不爲波人之自戕。猶太之互戕。無可倖免。印度朝

立法機關不聞改訂而默容之也。易詞言之薩威稜帖認爲不廢之法而許其流行也。故一言法而薩威稜帖之質即同時存在。苟其國薩威稜帖見奪於一人而末由表見則雖法令如毛與人民總意無涉而國家之道絕政治總體於焉解散矣。蓋人生而自由者也。唯服從己意決不服從他意。總意者仍己意也。故立於國家之下而義務生惟若權奸僭竊劫吾總意強吾舍己意而唯他意之從。吾唯有回復約以前之自由而重蹈入自然之境而已。故解散國家者破壞民約復其故我之謂也。盧氏之意大略如此。(一)今之昌言不愛國者其說得毋有合於此者歟。

吾人訴之盧梭將以通吾狂惑使於救國絕望之時而匡吾亡國不正之念者也。今國家解散散云云其途仍與亡國爲鄰究何益乎。曰是固非徒解散之以自了也。解散之後人人既復其自由即重謀所以建國之道再造總意復新約此盧氏之本懷一篇之中所三致意豈其消極自毀之談可比與。言及此請進申民族之義。

人之恆言曰民族國家。(二)以謂國家由於民族而立也。今之有申論民族之必要者

(一) 國民約論三卷第十十一各章 (二) Nation State

鮮能舉一國之民附之一國猶望之若天上矣。愚爲此言其自命志士者或且惡其不祥起唾吾面然事勢如此詆譎奚爲是以國不足愛方爲流行有力之說一方固可鞭笞政蠹使不更倡似是而非之愛國論以達迎社會弱點而售其欺一方苟不慎其所發則又有眈眈逐逐者掀髯於旁其足以沉吾國於九幽無以自拔殆又甚也。

然則國不足愛之說其即破棄矣乎而事實既已若茲吾即欲破棄而又胡能也是亡國既所不可愛國亦所未安吾人生今之世果將何道之從小之寄頓身心大之福利民國也乎曰是有解散國家之說倡之於盧梭請得而略述之。

國家者成於民約者也。約者何人以一部分之自由納之國民總意之下而仰其制裁也。總意者何薩威稜帖經一定之代表機關明白宣示者也。時或暴者興焉以其一人之意與國民總意爲敵則其所以抗壓薩威稜帖者用力必多用力多一度國家之組織隨而變更一度久而久之全國更無何人可以其意與之相劑而總意殲矣。夫立法權者國家之心也而行政爲腦腦痺人猶可生獨至心絕則不可救故國家之所賴以存者非法也立法權也何以言之昨日之法令不必至今日而仍有效其所以有效則

見夫民族爲國家之基國家不幸而至於解散矣民族果隨之而解散焉否乎聞之呂南(一)曰「民族者理也理之見於精神而出於遠源複性之歷史者也民族者一精神之家庭也……無過去不成民族而現在亦有一絕明之事實以章明之是何也乃同意也乃願與續續共同生活之公約也試爲譬之民族之存存於全體之下列比塞亞小時行之猶之人身之存存於周身血氣流通而無間也」至哉言乎詰民族者蔑以加矣卜列比塞亞者國民總投票之義於是人生之公約有兩種焉一約爲民族一約爲國家而其約之所以履行一致以下列比塞亞之式出之盧梭之意曰國家之所以保持者法也法不得卜列比塞亞續續認容之則死法死而國家破矣呂南之意曰民族之所資以繫維者精神也精神不得卜列比塞亞時時證明之則散精神散而民族亡矣今吾國人民於國家之一切法已不能行其卜列比塞亞之權而法死國荒已成事實吾人亦既袒袒裸程而還於民族之位矣則其所謂續續共同生活之公約仍願相與守之否乎。

(一) Roman 韋羅貝國家本性論中引其語

此之疑問雖有一派持極端之見者謂國家無成實由民族卑劣國家既壞此等劣等民族亦惟聽其自生自滅可耳。擲沙不能成飯更擲又焉用之然稍一沉思即覺其情感太甚所見遠於正鵠今之猶太波蘭雖亡其國而其維持民族之心猶不可已而況於吾然則亡國與國家解散之別安在曰維持民族之道終不外乎立國國亡矣民族立國之權(二)即隨之而俱亡今之言猶太立國與夫波蘭立國(三)者亦不乏其人矣誰則信其行且見諸事實國家解散則不然國家雖一時爲強者所隱而立國之權猶操自我我欲其國方也方之我欲圓也圓之易詞言之亡國亡於他人而國家解散仍解散於同族雖驅逐他族之征服者與顛覆本族之僭暴者其事正同而以史例證之由前勢難而逆由後較易而順故前者容或終古未有其期後者遲速必見其效是固不可同年語也苟吾國已即於亡吾知其難與逆之事猶且不可以已何也人固未有願棄其族者也故苟自棄其族不可也即不自建其國不可也苟不自建其國不可

(一) Right of Nationality (二) 今猶意兩國頗似波蘭復國之論

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其不入均復猶是。是全國之人均失其我也。何謂自昧。彼以爲如我之才。車載而斗量。我即入之。又焉益者。而不知國之須才。如貨棧之待貨。盡貨以入棧爲歸。盡才以入國爲的。雖微末所不辭也。其甚者。則自謂有大才。可以用世。而亦不入。何也。以無用我者也。昔蘇洵有言曰。『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堯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此誠可謂有我者矣。而轉筆即曰。『夫其所以與我者。必有以用我也。……而我人不用我。不我用之罪也。……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一)夫蘇氏生平八九百年前。局乎當時政象。其所言如是。良不足多怪。而今決非其時之比也。今者自用之時代。而決非待人用我之時代也。自諉也。既若彼。而自昧也。復若此。宜乎羣天下之學士大夫。舉失其我。而強者乘之而起。遂無所不爲矣。

(一) 上田福壽書。

也。即舍其易且順者。不爲而待其難。且逆者。之至不可也。苟舍易以待難。舍順以待逆。不可也。即居乎易且順之時。而日日唯恐難且逆者。之不至。恍若後者。猶有愈於今焉。尤不可也。何也。人固未有不願與己族共同生活者也。客曰。子所言國家解散。與夫民族建國之理。既聞命矣。宜何道之由。而其的可達。曰。道在盡其在我也。已矣。人人盡其在我斯其的達矣。此其理至易明。大凡暴者之爲暴於天下也。非其一手足之所能爲力也。苟暴者以外之人。人不忘其我。而或不紓或逕以逢迎之。彼一人者。其何能爲。說者必曰。夫安得暴者以外之人。人皆不忘其我也。則請小其範圍。苟讀書明理。號稱社會中堅之人。人不忘其我。而或不紓或逕以逢迎之。彼一人者。亦不敢爲。夫以讀書明理。號稱社會中堅之人。而責以不忘其我。似乎不爲過情。而若是其難者何也。曰。此自諉與自昧之爲害也。何謂自諉。彼以爲天下之善惡。其量過大。決非眇躬入之。所能爲加減焉。今我障於某事某事。欲入而未能。是不如其已。我即不入。而入者當有三萬三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可保其無所損也。而不知人作是想。誰不如我。苟三萬三千九百

客曰。如何斯可謂之盡其在我矣。曰。有一定之主義。準此以行。而百折不離其宗。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大丈夫自期。挾孟氏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之概者。上也。人品不必高。而無上。宗旨不必醇。而無疵。惟既有所信。而富於一種堅忍不拔之氣。能以苦戰奮鬥。力爭上游者。次也。無不待而興之能。與獨爲前驅之勇。或奉一職。或營一業。而晝夜自思。覺有萬不可爲之事。即謹守之不失。不以自欺。心力相應之時。於我之所能信者。加以援助。又其次也。上者不可多得。得一二人次者。不可多得。得數十人。又次者。不可多得。得於讀書明理。號稱社會中堅之內。得一部分。則建國之事。思過半矣。

聞愚言者。易生二惑。一曰。建國之事。祇此數十百人。而即舉也。毋乃太易。一曰。吾國雖曰乏才。未必此區區數十百人。而亦無之。胡乃百事莫舉。不知歷觀改革之事。無不以少數人握其機樞。愚嘗考英國憲政發達之史。其言論自由之所由確定。則韋克斯(一)一人之功最多。韋氏亦無他長。惟始終張其所信。不爲勢屈。新聞屢停版。而筆仍不輟。

(一) 據依之英國憲政史言之類詳。

己身屢投獄。而運動不已。卒之輿情感動。相率趨之。彼爲議員。巴力門四除其名。而同一選舉區。四登其選。十八世紀之中葉。蓋惟韋氏一人。爲民氣之王矣。卒之各種自由。咸以樹立。一人之奮力。比之全國之革命。功尤多焉。在吾三品之中。韋氏亦其次耳。而效且若此。說者奈何少之。至謂吾國不乏其人。如其有之。必與天下人以共見。舉目曠觀。衡論當世人物。若某某者。庶幾上選。若某某者。足當其次。若某某。抑亦又次之倫。乃若此之儔類。皆屈於淫威之下。蟄伏而不敢動。無賢無不肖。治於一爐。是何說耶。愚聞全國屬望之某君。有人規其行事敗名而養好。則曰。吾之某職。當徐徐辭之。吾於北京。當徐徐去之。夫曰徐徐。則孟子所譏。攘雞終臂之詞。其爲現勢所縛。不能證其有我。可以立見。最賢者猶且如此。遑論其他。故今之人。輒怨政府之暴。言哀吾民之無自由矣。不知自由。本有代價。非能如明珠之無因而至前也。今其所還之價。通國無一獨立之人。到處無一敢言之報人。人皆失其我。人皆不須此物。則此物胡來。故有人曰。民質之劣。已至於此。此而不亡。世間安有可亡之國。即而熱祭。亦幾無可詆譏。劉陽譚氏曰。觀中國人之體貌。亦有却象焉。今所謂却。恐不遠矣。由此以觀。客謂中國有人



千二百五十五年六月十五日。英倫諸貴族及其人民代表。迫英王約翰。在倫尼米達署。名於一公文書。以屬於王權者若干事。讓之彼輩。所謂大憲章是也。此物一出。歐洲自由之勾萌。以次畢達。故號為自由之祖。一日自由之神。(二)及今已七百年矣。此七百年間。自由之花。逐年而恆開。皆此帕臘丁之所賜。此賜不獨英人享之。全世界均享之。故歐美各國。今於戎馬倥傯之餘。其政家學士。猶有於今年六月十五日。設為專會。以紀念焉者。禮也。

而美人之理想派。或者非之。以為大憲章之爭。年代湮遠。而史蹟茫昧。縱橫術數之士。

### 說憲 四年八月

是國家由解散而卒入於建設之一途。故不愛國云者。前已解散之國家。不愛可也。今復建設之國家。不愛不可也。而欲愛之。決非徒然。愚為。徬徨求得解決之道。曰。盡其在。我故我之云者。請今之昌言國不足愛。而國亡不足懼者。先尸之矣。

而事仍莫舉。實則不得謂之有人。何也。其人雖或與他人有相似之不同。而其無我則一也。

然則求其有。我將從誰起。梁任公曰。『夫我輩則多矣。欲盡人而自新。云胡可致。我勿問他人問我而已。』(一)茲所謂我。果任公自謂乎。抑冀幸讀者之自謂乎。俱未可知。惟在愚文初。哉首基之。我則願今之昌言國不足愛。而國亡不足懼者。承之。蓋言國不足愛。愚亦不強其愛。惟請從盧梭之言。視國家為已解散。民族之自由。已經回復。則第二步當復何如。以愚觀之。國家解散可矣。民族終不能解散。必欲解散。以大勢推之。非關吾不欲為。抑亦人不見許。任公告我。『如其亡也。則一棺附身。萬事都已。吾儕舍蹈東海外。亦更有何事。』(二)此客氣之言。安見必成事實。即一二賢者為之。以魯連望之。人人如何可能。故知吾國即亡。而收拾民族之責。仍然不了。既知終且不了。此時整理民族之事。即抑塞千端。煩冤萬狀。亦不得不出而任之。而整理民族。終不外夫建國。

(一)大中華六期。痛定思痛。  
(二)大中華一期。發刊詞。

者。又何可勝數。至謂大憲章之所利者。在貴族而非人民。亦無絕對之證。特其時貴族勢盛。所利者較人民為多。乃事有必至耳。然今之問題。在王權宜否。有限。若欲限之。必如何始可。奏功當時。為英民者。果越貴族一級。直接迫王。無論王將利用貴族。以共脅民。即貴族。馳壁上。觀不為左右袒。稚弱之民。焉敵王者。故為民計。亦惟與貴族聯先。傾王權。然後徐徐圖貴族耳。一步而登天。不可得之數也。英人政治之成功。即在明察改革之級數。而踐履不。彼美人自始。被服共和。或無其感也。愚謂今之持民權說。欲以一次。搥陷廓清之功。竟其革命之業者。宜不忽此。

然則大憲章七百年祝典。毫無可議。且在斯時。歐美人之祝之。尤有深意存焉。蓋此次歐洲戰爭。英法人以為強權與民權之戰爭也。全歐洲以爭自由與德意志戰。亦猶七百年前。全英以爭自由與約翰戰也。美前國務卿洛德。於阿板利之祝典會。宣言曰。德意志者。人類自由之公敵也。彼不認國家負有道德上之責任。與個人同。故蹂躪比利時。毒我魯西丹尼亞。大憲章之精神。適居其反。彼其唯一職志。即在課個人同認之道。德於國家者也。無論人民與政府。問國家與國家。問惟德義為無上之法。則此之主義。

每利用人之不明真態也。則張皇其詞。以資鼓吹。郭克與柏克兩家者。皆英倫民權之先登也。一諡大憲章為陪審制及一切人權之張本。一指為代表制度切實有效之濫觴。而皆不免吞剝史料。遷就已說。質而言之。大憲章者。無他。亦諸貴族假託民權。迫脅於王。以圖私利而已。後來權入貴族之手。民之苦之。與王約翰未必有殊。吾人雖不能以此斷其一切規定。於英倫政治發展。無大影響。而當今之世。科學昌明。平等自由。乃有定理。而必以搜神述異之意味。傳說古典。崇禮有加。甚無謂也。(三)

愚曰。不然。大憲章六十三條。首尾完具。如何爭得。如何施行。層級井然。斑斑可考。安得以茫昧神怪目之。特其史浩繁。今人不暇深考耳。若謂六十三條。不必與今之自由同撰。而今之自由。又或不載。則吾人之所以祝之者。亦以為憲典之權輿。以示數典不忘其祖而已。並非以為完全理想之憲典。可施於今日。如漢儒折獄。之以春秋王莽行政之學。周禮然也。即在數世紀前之英倫。亦初不以此物為自由不二之保障。千六百一十七年之人權請願。即所以補千二百五十五年之不足者也。厥後自由運動之進。於是

(三)歐見報約今年六月十二日。The New Republic 週報。

已發於七百年前。吾人今日表而出之。誠爲當務之急也。(二)由洛氏之言觀之。可以概想西人思古幽情之所託矣。

於斯猶有相隨紀念之一事。距今一百一十一年前。千八百十五年六月十八日。英荷普各國聯軍。敗拿破崙於滑鐵盧。而歐洲之政局以定。今日之凱撒。當日之拿破崙也。英法聯軍之欲培之。其情切於當日之英荷普也。於是自由之戰。七百年前。爲前鋒。百年前。爲中權。今日。爲後勁。此又懷想大憲章者必有之心情矣。

顧在吾國則何如。孟子曰。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王充非之。以所劃分之時期爲無理。(三)茲不具論。惟取世界歷史而通觀之。以英吉利大憲章出世之年。爲孟子七百餘歲。履端之始。其爲無根。亦不過如論衡所刺而止。則知吾之人權自由。今乃數過而不驗。時可而不來矣。不獨不驗。而驗者轉爲滅國。會廢自治。不獨不來。而來者反爲設五等作帝制。吁。何其醜也。愚請正告我國人。西方

(一)見本年六月二十三日紐約 The Outlook 週報。  
(二)見論衡刺孟篇。

有爲七百年自由紀念祭者。爾平日動輒自咒。謂程度不足。程度不足。望今日歐洲之文明而却步焉。今請一切罷棄。惟欲爾追蹤七百年前之陳死人。而一自鏡。稍稍發其天良。莫背人道。使吾之雲。仍或者雲。仍之雲。仍於更越幾何年之後。追思曩昔。略有可懷爾其以爲何如矣。

辜鴻銘近以英文著春秋大義。(一)一書痛論歐洲今日之戰禍。爲誤立大憲章所食之報。蓋大憲章者。自由之大憲章。(二)也。人人自由。以致其君若相。不能以意治其國。而盲從民志。以入於戰。爲今之計。歐人惟有毀壞一切憲法。取法於吾中國。奉孔子服從之教。爲神聖。將自由之大憲章。改爲效忠之大憲章。(三)爲之民者。一任君若相之所爲。政之良惡。不論決不以言論行爲。出而干與。則其國可治。而和平可期。是何邪說。而令歐人聞之。嗚乎。人之度量。相越竟至此耶。

# 二

(1) The Spirit of Chinese People 今年出版。  
(11) Magna Charta of Liberty  
(111) Magna Charta of Loyalty

憲法者一國之根本大法也。作憲者立國之根本大事也。此其關乎全國人之生死利害。宜何如。全國人之絞腦漿。拚血淚以爭之者。又宜何如。善夫柏哲士之言曰。創立憲法。無論何國。必以根本改革之意行之。非能依現存之法序。平流而進者也。易詞言之。憲法者。政治之事。歷史之事。而非純乎法律之事也。(二)此義似創。而精確實無可移。此可以律今日北京之議憲法起草矣。

今日之中國。無政府之國家也。何謂無政府。無法律也。本此立論。似覺離題太遠。姑假定中國爲有法律。則憲法者。亦不過細如牛毛。委若敝屣之一種耳。有何輕重之足云。故其偶爾興到。欲得此文明裝飾品。以自娛也。總統之令一下。參政院準備委員。諸諸唯恐後焉。院內者幾人。院外者幾人。如構宿題。一揮而就。惟恨歐美諸先進國。創此惡例。憲法必經若干手續。始爲完備。吾今欲塗飾外人耳目。故必待所謂國民會議。而召集。而交議。而通過。纔算了事。不然。我欲仁。斯仁至矣。中華民國之一切。法本不出口耳。四寸之間也。

(一)見其政治學及比較憲法論上冊九十頁。

本此立論。仍覺離題猶遠。姑發憤尊重民國法律。而以十分之善意解之。則憲法之事。彼亦欲如柏氏所言。依現存之法序。平流而進而已。不能使一毫政治改革之意。撥乎其間也。夫一國生命所託之大法。至不含有幾分政治歷史之素。徒以當塗之人。狐埋而狐搢焉。吾誠不知所以名之。充吾善意之所至。亦惟曰。爾行爾法。與中華民國之國民。初不生何種關係。已耳。果爾。今若執國人以責之。曰。草憲何事。爾何不絞腦漿。拚血淚以爭其所欲得。是不亦多事矣乎。

謂憲法與國民無關。猶是一面之詞也。質而言之。此物與今之政府。亦無關係。聞者其勿駭愚言也。稍知中國國情者。莫不知權氣所至。自男女不能相易以外。蓋無不能其稍稍得以制限之者。亦祖先傳來之習慣。及流俗所信之警說而已。與法律相去萬里也。中華民國之必有憲法。以免外人覬覦。謂我蠻野不解法度。已耳。非欲起而行之者也。欲驗將來。可觀既往。約法者。號稱有憲法之效能者也。誰憶施行約法以來。曾有何事與之相抵。參政院以及各方相關之人。出而爭之。又誰見舉國之內。曾有何人。尙憶約法共爲若干條。條爲何事。蓋天下共忘此物久矣。約法既寢忘之。又起憲法。是

定尙焉。而所謂定者。亦非自起。草至於公布。經過若何。程敘而即曰定焉。定焉而已也。必全國之人皆傾心於是。以爲吾之生命財產託於是。而無恐吾子孫孫之生命財產託於是。而亦無恐然後謂之定也。俄羅斯之根本法曰。一切宗教自由。凡俄人皆知此之自由。存乎俄皇之口。旦夕而可易。又曰。全俄羅斯之皇帝。獨裁而無對。凡俄人皆知此之無對。乃假定革命黨之無成功。是之謂不定。不公。不定。不足以言一切法況憲法乎。

而談者必曰憲法憲法。秋桐曰。此盧梭所謂最強者之權利耳。其地非所敢知也。盧梭曰。最強者欲永爲其強。非謀以權力化爲權利。服從化爲義務不可。(一)今之憲法。即務爲此化者也。往古之時。蠻習未除。民智淺闇。強者以此爲治。未始無補於文化。柏哲士謂盧梭之言。爲國家所以起源之道。亦非無見。(二)惜今日非其時矣。他不具論。惟問此之權利。何法始能保持。其必然之答案曰。力也。盧梭曰。如權利可由力造。則果隨因變。彼爲後之有力者所倒。權利亦爲彼所承。於是人之暴力。足以相傾。彼即傾之而

誠朝三暮四之術。而謂後者功能必逾前者。誰則信之。故憲法者。純爲異教邪說。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苟非洋顧問外國公使。偶來喧聒。謂爾共和立憲。不立憲法。其名胡張。吾決無取。戴此假面具爲也。

今請讓一步。謂當局之於憲法。頗有慎重執行之思。前事不論。自是以後。確欲將中華民國建之於憲典之上。愚亦何必嘗其意之不誠。惟憲法之要義。曰公。曰定。茲二義者。一切法之所同然。而憲法爲甚。蓋憲法者。一國所共守之法也。不公胡能共守。而所謂公者。非能一人首出。翹一物以示於衆。漫曰公焉。公焉而已也。必盡衡之一國之聰明才力。而舉曰公斯爲可也。易詞言之。非舉一國之聰明才力。萃於一偶。而條列其利害疏通其感情。相劑相質。相和相調。不得謂之公也。管子之書曰。太史布憲。入籍於太府。考憲而有不合於太府之籍者。侈曰專制。不足曰虧令。罪死不赦。(一)此施憲之嚴。古今無類。惟不了然於所謂憲者爲何物。則安知專制虧令。以至於死者。皆在百僚有司。自非革命。決不及於君身乎。是之謂不公。(二)憲法者。國本之所託也。不可以輕改。故

(一) 立政篇 (二) 廣南海言 Constitution 本國爲公有之義。見所著救亡論。極有見地。

謂愚與某君某君之言論。默持一部分人之心理。因之儲金者。頓起疑慮。趨起不前。以致結果不若當初所計。吁。冤矣。甲寅數冊。節節可稽。自有此項儲金以來。愚何嘗有片言隻字之評論。表露於外。果愚先有建言。而袁兆以是而致。則愚誠庸劣。而其平昔敢於論列天下事。亦斷不止區區儲金之比。奚至此種事後之責。遽乃卸而不承。特愚自始未嘗言之。美固不欲掠。謗亦不願受耳。

然愚自始未嘗言之者。非不能言也。不欲言也。有人投函於上海字林西報。謂凡中國之真愛國者。當設法阻止儲金之進行。愚意反之。凡事有其自然。果愛國儲金而無當於愛國也。儲之者必且徐徐自有所覺。果有當也。吾即百口頌言其非。彼且漸明吾欺而益堅其志。故愚謂此事當任其遵彼邏輯之境。以行善也。聽之惡也。亦聽之必俟實效已呈於吾前。而乃事後施其判斷。語曰。不經一事。不長一智。事未經而以爲言。雖辯不我信也。事已經而即不言。得失猶彰彰也。此愚前此不論愛國儲金之所以也。易詞言之。愚於此事不欲以政治家鼓吹之態。出其前而論之。而欲以史家冷靜之眼。從其後而觀之也。

無所虞。其違法。夫至最。強者。恆擁其權利。人之所爲。亦惟爲其最。強者而已。一旦失其所以爲力。即失其所以爲權利。此而謂之權利。果復成何意味乎。大凡以力服人者。當其服時。純乎由力。苟可不。服。決無必。服。之觀念。驅之而行。是力之所止。義務即隨而止。可見權利之爲物。以加於力。並於力。毫無所增。故此而曰權利。亦一無義之詞而已。果斯言而有理。是知居今之世。而欲以力擁其最。強之法。可謂不思之甚矣。法蘭西之憲法。第三共和以前。皆以力護之者也。其力朝失。法即夕毀。其力夕失。法即朝毀。百年之間。爲次逾十。平均計之。憲法之壽命。不足十年。傳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又曰。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夫天之所棄。不過其紀。(一)法蘭西之謂也。南海康氏曰。拿破崙第三立爲帝。法人聽之。(二)以愚所知。則法人俟其力壞。而滅其千八百五十二年自立之所謂憲法。已耳。安在其聽之也。吾爲憲法如何。不有鑒於法蘭西之亂例也耶。

### 愛國儲金 四年八月

上海神州日報。曾載愚與某君某君。於愛國儲金一事。頗持消極反對之調。猥承獎飾。

(一) 周語 (二) 見救亡論



不患其不鼓吹。名流不患其不奔走。計孰善於此者。於是買買然而慫慂之。而斡旋之。而儲金之局。全國密如網矣。此之所為。其為飲酖解醒之計。明乎生計者。可以一覽而得。惟愚以為政府中其毒螫噬臍而無及者。將不在是。役進行之中。而在終局善後之事。蓋君子可欺以其方。政府既得其方矣。所事如其所期。亦情理之所可至。然人民所謂愛國之心。祇有此量。一摘而少。再摘而稀。三摘而竭。四摘而空。國人之困於惡債。巧捐久矣。此次儲金。而即有大效。亦已。賭盡三摘之機。夫既國於天地。寧有不恃人民之愛國心。而能國其國者。今苟悉其量。而攫之以後。國與人民。全然打成兩橛。無論政府之終將不免於欺也。即開誠心。布公道。又焉為者。愚則恐其為黎邱之鬼耳。黎邱之鬼。善似人。貌為其人之姪。迫而呼救。人往救而審其欺。一旦真姪迫而呼救。人竟聞而不往。故曰。蠅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禁之者。為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不以小利傷大穫也。(一)殘桑傷穫。中農猶且不為。況為國。而可「摧拉人民愛國心之萌芽」也。耶。嗚呼。誠不料愚之懷此。猶為過慮。以今日之所謂儲金。用力不可謂不多。

(一)見淮南泰族訓。

今則其效可觀矣。當發起時。有某策士發議於政府。謂可得二萬萬元。政府曰。理想也。五千萬元差近是。則預計五千萬元。而為時數月。分局遍天下。領儲金團者。又皆達官貴人。巨紳名士。乃據七月二十七日東京朝日新聞所載上海電。認捐總數。不過六百餘萬元。已繳者未達二百萬元以上。是何濡滯。當為首事者所萬不及料矣。果愛國儲金四字。聯屬成一名詞。而有意義。則吾中華民國愛國心之全量。僅值二百萬元。而其值又為吾人之所自定。非由他人抑價賤酬者矣。嗚呼。是何說耶。

愚謂此事。於政府國民兩方。皆為絕好之教訓。請得分言之。政府夙以國民為易欺。欺以剛時亦欺以柔。愛國美名也。以是而得錢。是猶終其背而獲之。人且不議其為奪也。往者宣統初年。直隸商業研究所創為籌還國債會。而失敗。以其時為滿清。且外債非可驟還。有背夫生計之理。時賢如梁任公之流。起而反對之也。民國元年。南京留守黃克強提倡國民捐。而失敗。以其為民黨所倡。懼其別有陰謀。吾不助之。凡國人之與吾同情者。皆不助之也。而今非其時矣。今以中華建國統一萬能之政府。當此國交垂破。外資斷絕之時。機以救國無上之名。博鉅萬億來之費。新聞

為時不可謂不久。而並未及一僅可之數。足充政府何項緩急之用。政府繼專以「偷錢」(一)為職務。若自始知其祇有此數。亦不肯覬探囊發置。以為之何也。彼不能妄意室中之藏之不足為聖。(二)慮為莊生所竊笑也。夫政府欲竊民間之財。而不能斟量高度。有無必中者。亦不乏其例。如以查禁私烟之名。行督銷洋藥之實。即官即盜。撲朔迷離。其甘冒天下萬國之大不韙而決為之者。以妄意其中。有二千萬之藏也。而不意兩月所收。僅六十萬。則大冒蔡乃煌之欺騙。揭參查辦之聲。不絕於耳。是猶樓頭小婦。忍恥夜度。所約纏頭百不得一。因乃詬詈。醜聞。聞然其失敗。愚猶以為不若此。次儲金之甚何也。以儲金居至美之名。處至順之勢。遠非遣弄臣。販毒。藥傷人心。害天理之比也。彼之失敗。不過忍恥此之失敗。竟至亡魂。是乃學為黎邱之鬼。而始終無人往救。比之於農。亦初無桑可殘。亦未見何離可釋。見象惶惑。莫可究窮。嘻。為政府者。自有此役。允宜收視返聽。頓悟向之所持。以為顛倒。買弄國民情感之具者。今掃地盡矣。老聃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今民不愛國。奈何以愛國劫之。嗚呼。可以返矣。

(一)偷錢政府乃為管子所創之名。

(二)語本莊子法法。

為國民者又何如。夫愛國心之為物。八九主夫感情。而其中所能與辨理心並容者。為地至狹。故明知某事之不必為。且為之而轉有害。而同情相成。同利相感。及一羣之大呼而起。已亦不自制其足之前行。相與共邁矣。是之謂羣衆心理。今者儲金之事。即羣衆心理之作用也。當建議時。豪情熱辯。舉泉發。辨晰利害。親切無倫。人人懼吾為波蘭。家家自薦為下士。以為吾一出一其一金二金之資。政府之德慧術知。即增其十倍百倍之量。故初期所集。尚有可觀。雖然。政府之為何種政府。公等之愛國心。究為何種愛國心。此可以欺朦於一時。而莫容再度之思索。為時愈久。而進數愈微。是寧待言者。然以中國人口之衆。富者貧者。哀多而益寡。在理想。即得四萬萬元。亦宜不難。且人之好義。誰不如我。我儲何許。人亦必儲何許。惟其人人同儲何許。而我亦以何許益之。此種相益而成之數。在儲者之心目中。亦初不以為小。而何至僅及二百萬元而止也。夫苟儲者。早知最後之數。不過如是。則必袖手不儲。蓋此種行為。譬之集腋以成裘。不若捧土以填海。方其儲時。乃挾一一人。如我之覺念。而至以灼知。人人不如我。則我微末之資。奚益於事。以石投水。良不如其已也。故凡公衆募集。其自然之勢。在趨多而避寡。

果此大所儲一蹴而達於二千萬元或五千元也則求爲一萬萬元乃至四萬萬元疑亦不難以爲數如此之鉅人知己分雖微而彼此相倚爲重故樂得而附益之也今止於二百萬元欲人之繼長而增高愚恐其難如上青天矣於斯時也果儲金章程著有明條逾若干時額不足若干准儲者自行收回原額愚知不願收回者必絕無而僅有也事誠如此其將謂儲者之愛國心前後相爲矛盾矣乎曰否不然也愛國心者一族之公心非數十百人所得而私有也一國之人舉愛其國則此數十百人亦相與愛其國一國之人舉不愛其國則此數十百人亦相與不愛其國世固有一國之人舉愛其國而數十百人獨不愛之一國之人舉不愛其國而數十百人獨愛之者然此乃倫理道德偏至之談而非羣衆心理普遍之象若以羣衆心理律之愛國乃猶大風起夫茅草東之則盡東西之則盡西良不誣也今假定儲金爲愛國二百萬元一人一元爲二百萬人之所分儲是吾國有二百萬人之愛國者矣然此二百萬人者若以四萬萬人共有之中華民國獨責彼愛而他人皆宣言不愛彼必不愛易詞言之愛國儲金獨責彼儲而他人皆不之儲彼必不儲然而儲之者何也亦猶曩言彼蓋挾一人人如我

之覺念而至也或曰人詭吾不愛國而幸有此二百萬人存洗少恥焉愚曰否不然也此二百萬人者非能獨愛國也前此有若愛國以誤覺人人不讓於彼而致然也其覺既誤則其真實心理即與其餘之三萬八千八百萬人同立於水平線上以此方之愛必賴他方之愛以成之他方不存此方即不能獨至如布算然以數乘零無論其數大至何許皆化爲零故三萬八千八百萬人者自始未嘗愛國二百萬人者亦自始未嘗愛國或疑儲者之心前後變易非能觀其通者也用此觀之然則愛國儲金二百萬元一事究其極也惟以證明吾全國人皆無愛國心也已此寧非大可警覺者哉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補救之道厥在二事一嚴爲國家與政府之分一重造愛國心之界說

前者義至易明人爲一國之民不能自立於國家以外祖宗丘墓之鄉飲食歌哭之地尙曰不愛豈復人情國家之難即已難也此而不救亦誰肯認然今茲之所招厭惡於國民而吐棄之者政府耳於國家無與也故謂吾有國而不知愛是謂大督謂吾於惡政府而亦宜愛是謂大愚昔人有言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近世國家主義

政府之於人民既無家長天然之親尤乏天王明聖之義是愛國可耳決不能使此倚國爲崇之惡政府並享吾愛也譬若城有狐而社有鼠人豈不愛城社惟若吾用吾愛唯狐鼠之是肥而毫無益於城社吾安能忍而與此終古也故不愛國云者嚴其格以求之決非不愛國也不樂夫致吾愛而於國無與也

造定義又如何愛國者所愛者國也非能如細人之爲姑息非能如婦寺之用愚忠是宜規其大者遠者焉善夫蘇格蘭學者鮑生葵之詰愛國心曰「凡一國家國民之具有常格者感情必變爲忠愛識解必周乎政治且彼於一事必深知之而深覺之其事維何則國家者所以包涵國民寶愛之物及國民之利益而保證其安全者也而國民寶愛之物與利益云者凡國民斟酌其對於公益之關係所範成之各事業皆是故知其非各各離立偶然混合於一處而實與國民公益節節有緣此種知覺即愛國心之精髓愛國心之恰到好處不過如此而談者每易作逾分之詞世俗所謂愛國之徒半指絕大之犧牲者殊不知此種犧牲國家未嘗須之質而言之人能養成尋常習慣以共同幸福爲實際上之目的及人生之基礎即爲愛國愛國心云云雅不外此種尋常

習慣也」(一)透宗之談不可易矣果愚詮鮑氏之旨而不謬則人立於一國公私相與之際有其相宜之位焉能保此相宜之位適如其量即是愛國之道故吾人亦爲其宜者而已矣若不必爲其所宜是無論稍稍分其日用飲食之資以投於國之毫無益於實也即毀家紓難亦何用者故夫今人以愛國二字與儲金連爲一名謂不儲金者即不愛國焉此誠細人婦寺之所謂愛與近世立國之道風馬牛不相及者也英倫近有礦夫罷工之事而海軍無煤前敵之險莫狀此其礦夫之無愛國心在吾東方人聞之必且舌橋三日而不能下而英之政府不能以愛國愛國張皇號召即能返工於礦而行所無事也是有其相宜者焉礦工之要挾也以政府之待之失其所宜及今補救舍復其所宜以外無他法矣空談愛國不與誦孝經以退黃巾同一故智也耶

### 評梁任公之國體論(一) 四年十月

梁任公號爲言論之母今於國體論「甚囂塵上」八表同昏之時獨爲汝南晨雞登壇以喚形大而聲宏本深而未茂其所以定民志邪衆說者至矣顧其文不免有斧鑿

體既非所問。駁之何庸。愚之所謂不可不辨者此也。只問政體。不問國體。問之云者。即英語之 question。以其事可疑。而發為問也。故問與論不同。論者可就其不疑之一面發揮之。問則非疑不啓也。國體者。不容致疑者也。傳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卜者。問之類也。既已不疑。何有於問。有自署破浪者。於茲有言曰。『任公此文。為誰而作乎。』曰。為國體問題而作也。為國體問題而作文。乃為根本取消之言。曰。國體問題。非政論家所當問。所能問。此可異者也。『此蓋未明夫問與論之別也。』法蘭西第一共和之憲法曰。共和國體。『不得以為提議修改之題。』此謂國體為固定之事實。不當問也。非謂不當論也。若謂不當論。則本條之所由立。非論莫致。自後之解釋。辯護。非論莫成。是不可通也。涂格維爾者。法之政學宗匠也。魯意腓立之君主憲法既定。彼宣言無人有此權力可變易之。此亦謂國體為固定之事實。不當問也。非謂不當論也。若謂不當論。則彼所著書言憲法者。寧非羌無意識。是不可通也。人以任公不問國體。即推定其論國體為矛盾者。非知言者也。

(一) 見九月十三日上海亞細亞報。(二) 原文本書政體 (republic form of government) 以其時國體政體之辨未明。注今日言之。宜指國體也。

之痕。啓人疑慮。頗聞人言。梁任公草此文。凡數易稿。初稿之詞。最為直切。親愛者以為於時未可。點竄塗改。以成今形。茲雖於大體無病。而悠悠之口。乘間抵牾。肆其毀疵。是誠不可以不辨。或曰。庖人既不治庖。復未引尸祝自助。而遽手薦刀。漫之糟腥。不亦太可笑乎。曰。不然。梁任公之言。天下之公言也。愚為言辨。非為人辨也。乃著其說於任公曰。『吾儕立憲黨之政論家。只問政體。不問國體。』又曰。『在甲種國體之下。為政治活動。在乙種反對國體之下。仍為同樣之政治活動。此不足成為政治家之節操問題。』駁之者曰。善。吾今計謀變更國體。公可不問。俟吾改革畢事。仍請公為其同樣之政治活動可耳。此不關夫節操也。充斯說也。設若此次變更國體之後。更有三次四次。乃至五次六次之變更。任公所立之命題。仍可。不換而駁者之答案。仍可不。不移。展轉相推。將見譙周之作。降表不足言。馮道之為三公。不足言。屢此誠不得以概鄉黨自好之士。而謂賢如梁先生。天下寧有若是之小人。妄以臆度者乎。顧讀任公之文。尋行而數墨。其結果將不得不使輕佻者推想至是。故其文初出。楊哲子即聲言不駁。以為國

(一) 即吳俊所稱國體問題者。見大中華雜誌第八號。

用此以觀所謂甲種國體。滿洲君主國體而亦限於滿洲君主國體者也。乙種反對國體。今日共和國體而亦限於今日共和國體者也。節操問題之生。乃謂由滿洲以入民國前之曾從事於立憲運動者。是否繼續而為同一之運動。不至有貶節喪義之嫌。不許竊取論點施之別案也。此其無損於節操。在尋常官僚。且猶有然。『何況富有主義之政治家大黨。其理章顯。無待縷陳。』(三) 舉其最淺者言之。君主國體為家天下。民主國體為公天下。自私而之公。一也。滿洲季年立憲。絕望易為共和。而憲政確立。在理宜

(一) 汪君風瀛致楊度書有曰。『今日在朝諸公。同非清室遺臣。止以國為民。國出而為國服務。初無更事二姓之嫌。屈節稱臣之病。故一經勸導。相率來歸耳。』此可推見一般心理。(二) 元年之冬。梁君在北京報界歡迎會演說。言此頗詳。請舉其詞如下。『世論或以鄙人曾主張君主立憲。在今共和國體之下。不應有發言權。……即謂梁中亦有疑於平昔所主張。與今日時勢不相應。會已從人。近於貶節。因囑囑而不致盡言者。吾以為此皆謬也。無論前此吾黨所盡力於共和主義者。何如。即以近年所主張對於國體。主維持現狀。對於政體。則懸一理想。以求必達。此志固可。然與天下共見。夫國體與政體。本不相容。稍有政治常識者。類能知之矣。當去年九月以前。君主之存在。尚無疑焉。一種事實。而政治之敗壞。已達極點。於是愛國之士。對於政界前途發展之方法。分為二派。其一派則希望政治現狀。日趨腐敗。俾君主府民怨而自速滅亡者。即所謂所謂苦肉計也。故於其失敗。不復復為救正。惟從事於秘密運動而已。其一派則不願在靈之塗炭。願隨事補救。以立憲一名詞。蓋在滿政府

此義既明。則問之云者。純屬諸能動觀念。謂國體之為物。在我之主觀。為無可疑。故不問耳。至若他人起而問之。則我應取何種態度。則非前此消極之說。所能限。蓋此時已入於被動之域。非積極有所論列。則是前日不問。乃秦越相視。無動於中之類。豈政家之所為。故前日之不問。今日之論。其精神仍一貫也。譬之美利堅立國。自始不欲與歐洲紛其交涉。因而開戰。此所謂謂羅主義也。設若歐人必與美人紛其交涉。迫之不得不戰。美人亦唯有戰而已。不得謂今日之戰。與其門羅主義相防也。豈僅不相防。且正所以相成也。

在甲種國體之下。為政治活動。在乙種反對國體之下。仍為同樣之政治活動。不足成為政治家之節操問題。此必於所用甲乙兩字之範圍。先求確定。而後當否可得。而論茲之甲乙。果配分之甲乙乎。抑同體之甲乙乎。配分者。同類之物。任舉其一。欲甲甲之欲乙乙之。同體則不然。甲者。某甲乙者。某乙。所代祇一。不可移也。由前則舉舉駁者之說。誠不得謂無邏輯可據之基。由後則否。以愚觀之。任公之意。由後而不由前。此不待甚智之夫。可以一思而得。為之詞者。喋喋利口。捷給果胡謂也。



庸衆之聽者何也。嗚呼。如是者。有本有原。則任公入民國。來一言。一動。俱不免爲政局所束縛。立論每自相出入。持態每觚觚不寧。實有以致之。然也。夫當共和立國之日。身爲輔導共和之人。而乃不恤指陳共和之非。其言又爲一時所矜重。豈有不爲人假借。遂其大欲之理。殆既見之。則又廢然。此四年間。觀其忽忽而入京。忽忽而辦報。忽忽而入閣。忽忽而解職。忽忽而倡言不作政談。忽忽而著論痛陳國體。恍若躬領大兵。不能策戰。敵東擊則東應。西擊則西應。蒼黃奔命。卒乃大疲。蓋已全然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不能自動。而與其夙昔固有之主張。相去蓋萬里矣。嗚呼。補苴之術。豈可久長。有謀而需。乃爲事賊。任公自處有所未當。八九歸諸社會之罪惡。即過亦爲君子之過。誰肯以小人之心度之。惟以其人於中國之治亂興衰。所關甚切。如是之舉。棋不定。冥冥中墮壞國家之事。不知幾許。愚誠不能不附諸責備賢者之義。於排斥浮說之次。貢此數言。狂悖之罪。不敢辭卸。

### 讀嚴幾道民約平議 三年五月

然二也。(一)苟政家之節操。緣此二義而無傷。則在同類變故之下。政情稍與其義相背。則所謂節操。已零落瓦解。解而不可救。而況適得其反者乎。(二)譙周馥道。生於今時。稍解政治。粗諳憲典。如此儉合。苟容之事。知其猶且不爲。而况首倡民權大義。如任公其人者乎。是故兩事相比。往往貌近而情大乖。邏輯重倫類。而有時不可通者。此類是也。

右陳諸點。灼灼甚明。而世之抵排任公者。仍噉噉不已。而其說傾巧善陷。一若足以動

願上。使不得不脫種種之注。定民權機關。爲民權之武器。得惡藉以與一戰。此一派所用手。段雖有不同。然何嘗不相輔相成。去年起義至今。無事不資兩派人士之協力。此其明證也。然則前此曾言君主立憲者。果何異於國民。在今日亦何難何疑。而不敢爲國宣力。至於強誣前此立憲派之人。爲不惟於共和則更是有礙。取則立憲派人不爭國體。而爭政體。其對於國體。主維持現狀。吾既屢言之。故於國體則承認現在之事實。於政體則求其將來之理想。夫於前此種種極多之君主國體。雖以其爲現存之事實。而承認之。固已以活動於此事實之下。豈有對於神聖高尙之共和國體。而反挾異議者。夫彼輩國體。惟革命黨始出此手段耳。若立憲黨則從未聞有以搖動國體爲主義者也。故在今日擁護共和國體。實行立憲政體。此自論理上必然之結果。而何有節操問題之可言耶。(一)今之憲政不能確立。非共和之符。此理宜明。(二)今之倡言君主。每以將來立憲爲詞。此誠謬所請局。屬者也。嚴君國體論中。已論及能立君主。不能立憲。

嚴幾道近作民約平議一首。揭於天津庸言報。(一)以痛詆盧梭。大不滿意於自由平等之說。其言誠辯。而可以進論之處。究不爲少。愚輒忘其無似。而以此篇與商兌焉。惟先有一言以告讀者曰。愚非醉心於盧梭之共和說者也。且盧國人過信此物。馳於空想。而因襲其所以立國之基。恆爲稱述西哲名言。謂自專制以至共和。乃有共通要素。非此不足以圖存。而立憲之國。民意流通。有時且較之共和。愈形活潑。是故平等自由者。非共和國之特產。而盧梭之所能發明也。此立憲國有之。即專制國亦不能謂其無有。(二)由是吾人之於盧梭。亦證其所持之理。爲何如耳。理有通於此不通於彼者。吾取此而舍彼。通於彼不通於此。吾取舍則反之。斯爲善讀古人之書。而不爲所苦。初不宜挾一先入之成見。硬坐盧梭之說。隣於虛誕。遂視爲洪水猛獸。而排之也。即如天賦人權之說。得盧梭而始大張於世。法蘭西學者和之。此無足怪也。而德意志法家亦取其說。以爲一切法律之基。初不以其爲盧梭所倡之故。慮有妨於君主國體。廢而不講。

(一)第二十五六期合本。

(二)中國社會所存平等自由之實本甚多。特其遺義不勝如西人所云耳。

何耶。英吉利之作者。亦然。又何耶。苟吾不能字英德之士。爲狂易。則必有至理存乎其中矣。夫吾共和國也。而主張一說。必先爲之辨曰。此非共和之說也。斯誠可笑。惟今居反動時代。名爲共和。一切惟還乎專制。是務於是有無論何國。所不能不備之實。而以爲貌似共和。不免挾其雷霆萬鈞之力。以擠而去之者焉。此愚所爲讀嚴論而有感。先表而出之於此。讀者必諒斯意。而後觀愚所以駁嚴君之言。庶乎能得其平。

嚴君平議。號稱自造。然以愚觀之。蓋全出於赫胥黎「人類自然等差」一文。(一)所列「民約之大經大法」三則。亦即赫氏所舉。其比論郝伯思洛克兩家。與夫詮釋自由平等諸義。並皆本之。故對於嚴說。而加駁義。與直造赫室而抗辯焉。無或異也。夫赫氏爲生物專家。近世寡其輩流。豈不可敬。愚學於滬北滬大校。彼曾領該校總長之職。學風所被。愚亦爲私淑者之一人。豈有非薄先賢之理。然赫氏畢生精力。用於專科。特以天資妙敏。文詞慄慄。喜以刀圭餘暇。縱談教育社會諸務。揭諸雜誌。其文可誦者固多。而以拘墟於科學之律。特其扞格不易通。且有時互相抵牾。而不自覺者。亦自不少。是故

(1) Huxley, On the Natural Inequality of Men. 見赫氏文集 Method and Results.

所由始。郝之言曰：『民之始猶禽獸也。離羣處獨，獐獍獲愚。人以其一而與其羣爲戰。當此之時，其小己之自由固甚大也。然而弱肉強食，晝夜喘喘，無一息之休居，不得已乃相約爲羣焉。』(一)是所謂約即約於弱肉強食之時也。柳之言曰：『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狂狂，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衛，苟卿有言，必將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爭，爭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茲雖未明言約而爭者皆願聽命於能斷曲直者，非有約胡能是所謂約即約於假物相爭而不已之時也。盧梭之所言約質雖不同，而起源大率如是。嚴君嘗評郝說而以爲似矣。顧乃不知盧梭之民約約於何世何耶。

愚知之矣。赫胥黎所刺取於盧梭，而以爲大經大法者，其首條曰：『民生而自由者也，於其羣爲平等，而皆善處於自然，則常如此。』(二)是故自由平等而樂善者，其天賦之

(一) 此依嚴譯。

(二) 此處當作「處於自然，人口不增，爭奪不烈，則常如此」，乃無語病，觀後自明。

以言物理。赫氏誠爲宗工。以言政理，時乃馳於異教術業，專攻勢使然也。自有民約論以來，論者百家，名文林立，持說無論正負，要有不盡不竭之觀。嚴先生作爲平議，體亦大矣。乃皆外而不求，略而不論，獨取一生物學者之赫胥黎，先入以爲之主，即其平日所最崇信爛習之斯賓塞，徒以爲說與赫氏不同，至此亦不欲引以自廣，惟以「治羣學者深知其說之不然」一語渾括之焉。(一)愚誠頑鈍，乃不得不叩嚴先生之門而請其說矣。

愚熟觀嚴論，而見其最爲惶惑者，則民約之所自起也。其言曰：『草昧之民，其神明既爲迷信之所深拘，其形骸又爲陰陽之所困厄，憂疑好殺，家相爲仇，是故初民號爲最苦……盧梭之所謂民約，吾不知約於何世也。』此即生物學家所以窘盧梭者實則初民相爭好殺之相，郝伯思立說已想像及之，並非生物學家之所辨論。即在吾國，柳子厚作封建論，已能言其梗概。此先郝伯思又近千年矣。惟有當注意者，則「子之所推論，雖與生物學者約略相通，而後者以證民約之不可能，前者則轉以爲民約之

(一) 後幅說明。

權利也。嚴君必視盧言初民之性，與郝伯思有殊，而因未能以郝說概之，殊不知盧梭此段乃指生民之始有此一境，而非即據以爲民約之動因也。郝盧之於人性善惡，誠各有其主張，然在邏輯不得謂發點既違，由是而之焉，必無合轍之處。蓋言性爲一事，言民約又爲一事，未可混也。是故攻盧梭者，以爲初民無此境焉，是非暫不論，而要不得謂無的放矢。若夫孰是爲推髻髻，盧梭曾謂人類自由平等，而皆善，因相與爲約，造爲一理想之社會，焉此攻之者，閉門而造之，盧梭未爲是言也。不獨未爲是言，愚嘗勤攻而熟考，見其所言且適得其反也。盧之言曰：『自然之境，人求自存，久之而接觸日多，隨處而見障礙，且障礙之爲力，足以直襲其求存之性，使之處於自然，無計自保，苟非別求生存之法，則人類將無子遺。初民確至此一境，而見其然焉，此吾敢斷言者也。』(一)之數語者，正以說明約之所由生，其所寫原始社會之狀，衡之郝伯思而同質之生物學者，亦不必有異。(二)而毀盧梭者輒曰：上古者直一殘忍好殺之境也，胡

(一) 見民約論一第四章。(二) 或謂盧梭言初民有善境，生物學家反之，此終是異點，愚曰：然，惟生物學家謂初民無善境，其所以然，則人以相仇而好殺也，其所以相仇而好殺，以人

得謂善，而不知殘忍好殺，實盧梭業已揣得之見象。筆之於書，與人共見，而人熟視無睹，轉執作武器而攻之焉，是誠近於頑童之所爲，而通人碩士，輒不免焉，何也？無他，感情之所中，成見之所封，不暇深求其書，而以道聽途說自滿，假也。英儒鮑生葵(一)嘗病盧梭之書爲人妄解，爲之言曰：『凡偉人之意見，一入常人之口，其所留意，戒備視爲不可犯者，輒犯之不已，甚且假其名以行焉。』此誠慨乎其言之，而愚以爲深中學者之弊也。(二)是故目論之士，不加深察，以爲盧梭曾慮懸人生最初之善境，而因武斷其民約說，逕由此善境而生，初未經爭存互殺之一級，宜乎不知盧梭之所謂約約於何世也。嚴君博通西籍，其亦偶爲道聽塗說所蔽也耶。

嚴君擠排民約，又發爲絕奇可駭之論曰：『今如有萬分一，一日神州之土地物產，其

口日多，實生之具，爲其分所應有者，日見不足，不得不侵人之分，而奪之也。然則人口未繁，實生各足之時，其不至相仇而好殺，可以推見盧梭之所謂善，亦正於是時云爾。爾非至善之謂也，此與生物學者之言，不無有絕對不容之處。

(一) Bernard Bosanquet, 引語見所著國家哲學 Philosophical Theory of the State 一四頁，據一八九九年本。(二) 嚴亦嘗舉拉哈布 La Harpe 之言曰：『其矣，世俗讀書之不審也，俗儒讀必民主而後有道德，猶之必君主而後有尊榮，此言出於孟德斯鳩，乃相與贊其不審，不知孟氏原書具在，彼固未嘗爲此言也。』見嚴譯法意三卷三章。

稱爲約。赫胥黎者。即其一人也。其言曰：(一)民約之理想。雖近於謔。然社會之結構。無論其爲何式。而分子之間。或隱或見。實有一種契約存焉。則又事實之不可掩者也。蓋社會全以武力維持者。既未曾有。亦不可能。如有人曰。黑奴之傭於其主。由約不由力。乍聞之似謬。而究含有真理。無容致疑。其約也。苟表而出之。當如下式——奴汝爲工若干。吾食汝衣汝室汝。否則殺汝。汝虐待汝——奴視其約將無良於此者。乃忍而受之。又余苟遇盜於途。創余立死。奪余貨以去。是以力盜余。名實不爽。惟或以鎗擬余。命與金惟余所擇。余又寧舍金而取命。則余惟有獻金於盜。取其約中之輕而能爲者爲之而已。於斯時也。苟余仍不免爲盜所殺。則人得從而斷之曰。彼既犯盜與殺。而又取得一違約之罪也。是故專制政府。大都不過綜馭奴者與路劫者之行事。而集其成。然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終含一種有意識之盟約。自專制以往。政府之式。遞進於良。其爲有約。更不俟論。夫約者。非他。乃兩造各就一一定之條件。而制限其自由也。路賊舍去殺余之自由。而

(1) 見 Administrative Nihilism 文中赫氏文集 Method and Results.

宜歸吾人永保與否。聽大會之表決於海牙。異時之事不可知。或乃貿然以吾人爲篡當此之時。公等將俯首帖耳。以爲此實民約之至平乎。是說也。愚以爲兼犯二病。一曰。遞詞。一曰。誤解。何言乎遞詞也。大凡邏輯論法。首嚴範圍。本論之範圍。乃國家也。而國家舍民族則無意味。故政家之恆言曰。民族國家。(二)夫民約者。何約爲。國家也。約爲國家。則斷不出乎一民族以外。今吾中國尙不得稱爲民族建國乎。如其然矣。則如君言。爲約不爲於一國以內。而與他民族共爲之。至聽海牙大會之表決。豈非怪事。而君圖逞其詞鋒。不顧而作此譬。是民約言人與人之事。(三)而嚴先生以國與國之事。詰之。使民約而能言。必不置答。其在邏輯病曰。『逸果倫楷』。逸果倫楷者。猶言忘其論點也。(四)今且置邏輯不論。從君之譬。以爲論思。而之所以釋民約者。亦屬誤解。何以言之。夫約者何。盧梭曰。約以意不以力。『屈於力者。乃勢之事。非意之事也。』(四)此其定義固甚明。而後之濫言民約者。則爲之推廣。謂凡兩造所立之契。無勢無意。皆

(1) Nation-State 惟盧梭書中乃言市府國家。City-State 意義略別。本文針對嚴說。就吾國立論故  
(2) 盧梭嚴此別。親民約論一書第四章自明。(3) Ignoratio elench. (四) Odeur & la force est un acte de nécessité, non de volonté 見民約述一第四章。

以余之舍去財產自由爲條件。余舍去處遇黑奴之自由。而以奴之舍去游惰自由爲條件。由是可見。社會組織。或繁或簡。而精神基礎。要在所有分子。在某某方面。各拋棄自由權何許。而以與他分子共同生活所得之利益。以爲償質而言之。若而憲法若而律令若而風俗。其所以明言默認某事。可爲某事。不可爲者。無往非成文或不成文之約也。

約既有此廣義。人遂以爲盧梭所言。即屬如是。嚴君今以產業見奪於人。吾無力與之相抗。因俯首帖耳。從其條件。疑即盧梭之所謂約。反詞以詰之。冀崇拜民約者無敢置對。詞窮而去。是殆先熟赫胥黎之論於胸。偶不加察。遂有此蔽也乎。愚今請得更誦盧梭之言曰。約以意不以力。『屈於力者。乃勢之事。非意之事也。』必明乎此。而後可言盧梭。

凡右所陳。意在指明嚴君所爲。在平反民約之說。而於民之所以爲約。與約字之義解。未能求之盧書。細加體會。故雖號曰攻盧。其實於盧無與。今且進辨其所以論盧梭經法者。

赫胥黎舉盧梭之原則共三條。第一爲天賦人權。其詞已前見。不更舉。夫盧梭曰。人生而自由者也。此特以示自由之性出於天生。不出人造。已耳。猶心學家之言。良知言直覺言夙慧於生育之事。無與也。今赫氏攻之曰。『吾爲醫。所見新生之孩爲不少矣。纍然塊肉。非有保赤之勤。爲之時其寒饑。歷十二時。寡不死者。是呱呱者。安得有自由之能力乎。』(一)是由天生之生。轉入生育之生。併爲一談。以欺庸衆。(二)在邏輯論法。謂之『媒語不明』。(三)不圖赫氏大家。而犯此病。間嘗論之。良知之發見。必始自孩提之童。直覺之來。尤無定年。英儒穆勒號稱夙慧。而亦六歲始受計學於其父。如赫氏言。吾人悉以醫家之術。即呱呱墮地之兒。而驗其有無。亦俱不外『纍然塊肉』而已。寧有他也。今質之嚴先生。吾人因謂孟軻爲邪說。約翰乃癡兒。可乎。愚謂赫氏拘墟於科學之律。特甚此也。

(一) 語從嚴譯。(二) 赫氏之區盧梭。本爲謹慎資本。實動備工之聽者。文中自言及之。  
(三) 三段論法。當作(1)人生而自由。(2)嬰兒生。(3)故嬰兒自由。此得結語不通。故赫氏以證盧梭之謬。然須知生字凡兩見。謂之媒語。必意義相準。而後結語不誤。今兩生字形同而義異。名爲一字。實則兩字。兩字安能作媒語。故曰媒語不明。Ambiguity of middle term 亦曰四詞之謬。Fallacy of four terms 以論法取三詞。而今四詞故也。



赫氏之論平等其說從體智身分而入謂智愚強弱貴賤貧富之不同自然而無法齊之其言不爲無理然當知此種不同盧梭非無所見且嘗標題著論說明其所以不同之故矣。(一)然則以此間執盧梭寧非無謂之尤盧梭撰民約論論產業終結以一句語曰『吾今此語當用以爲羣制之本源是何也是乃民之初約在不違反天然平等之性』(二)而以道德法律之平等取體質之不平等等而代之以體質之不平等等乃造物以加於人無可解免者也由是民力民智縱或不齊而以有約之故其在法律乃享同等之權利」是則智愚強弱之不一盧梭已有說處此至貴賤貧富之所由異有時乃屬賢愚勤惰之結果盧梭寧不知之故其言曰『以言平等其慎勿以爲若權若富吾人皆當保持同等之量斯語之所謂不外有權者不當使之爲暴其行權也務準乎位依於法富者不當使之足以買人反之貧不當使人不足自存至於自斃如斯而已』(三)是盧梭所以配置貴賤貧富之道亦不如俗論所云彼於權位財產必芟夷蘊崇

(一) 論題爲「人類胡爲不平等乎」不平等果合於自然法乎？Quelle est l'origine de l'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 et si elle est autorisée par la loi naturelle. (二) 茲所謂天然平等僅指無特權無貴族種種舊之意在消極方面也。 (三) 民約論二章十一節。

絕其本根、然後快也。嗚乎！世人一耳盧梭之名、幾相驚以伯有矣。乃夷考其實、言之平正、通達如此。且時戒人勿作極端之思焉。宜乎鮑生葵爲之太息也。

至盧梭謂人處於自然而善。赫氏以腦漿不結意影無善不善可言。駁之。此關乎心理生理兩科之鬭爭範圍至闊。非本篇所能議。卽吾國性善性惡之辨。亦聚訟至今。迄無定論。惟有可言者。盧梭追想初民而字之曰善。特指爭存好殺之前一境。猶吾言渾渾噩噩。並非至善之善也。且當知以此掊擊盧梭首當其衝者。實爲吾邦之孟軻。又非可濫「以慘刻少恩恣睢暴戾」加之者也。

嚴君又述赫氏之詞曰：『吾聞亞里士多德之言曰：人生而奴。此誠諛辭。願以比盧梭之言。猶近理耳。』此則盧梭已自爲答矣。曰：『亞里士多德之言。誠屬事實。雖然。彼倒果爲因。乃巨謬也。人苟生而爲奴。則終身爲奴。說之確鑿。無逾此者。奴既受梏。無復自主。卽欲逃亡。亦不可能……但如有天生之奴。在於今日。則必有非天生之奴。在於往昔。蓋第一奴者。必其以力成之者也。惟其恆怯。無以自脫。遂奴奴相嬲。以有今形。』

以愚觀之。盧梭之言。甚平情而近理。赫胥黎圖其文之通俗而利己。所以攻盧者。乃至竊其題而沒其說。嚴君亦貿然而從之。竊有所未解也。

嚴說既宗赫胥黎以天賦人權爲非於是有不得不然之斷語曰「自由平等者法律之所據以爲施而非云民質之本如是也」一則請問嚴君曰既云「所據」必有所據自由平等非天賦矣今之法律據以爲施者胡自而來持論至此惟有引英儒邊沁之語以相答曰「一切權利皆政府所造者也」夫政府造之非法律無由見是不啻曰法律造之也惟自由平等既爲法律所造矣而法律復據之以爲施此種論法得非丐詞（二）之尤者乎斯賓塞擁護天賦人權最力者也嘗排邊說而有言曰

造有二義一從無生有一卽原有之物而營構之或謂卽以天主萬能之力欲於無物之中生物恐亦未能至人爲之政府而謂其力足以勝此尤決無是事無已所謂造者亦惟曰卽前有之物政府從而範之而已於斯問題起矣前有之物政府卽而

范之者。果何物耶。明明有物。安得曰造。是之曰造。純乎丐詞。此可以欺。不求甚解者。流不足爲通人言也。曩者邊沁於立言作界。極其慎重。嘗著一書。指陳邏輯諸謬。而於用字之妄。尤有專篇。而其妄也至此。乃躬自蹈之奇矣。(三)

嚴君慎於作界。又特致謹於丐詞。可稱吾國之邊沁。(三)而乃適同一病。得毋文字中有因緣乎。

嚴君又曰「大抵治權之施見諸事實。故明者著論。必以歷史之所發見者爲之本基。其抽取公例。必用內籀歸納之術。而後可存。若夫牆壁虛造。用前有假如之術。立爲原則。而演繹之。及其終事。往往生害。」此其藏理之確。無待講明。惟非所論於天賦人權也。蓋駕馭此題。不幸。所謂前有假如之術。嚴君自用之。而不覺而攻人之用斯術者。彼實非無史事以爲之。基斯賓塞羣學宗匠。曠代老儒。不得謂彼於史學無所知也。今請更以其說進。

吾觀於世界種族有以知未有政府以前人事悉準乎習慣。且楚納人全統於久存

下以判斷。無論何人。不得處理其產。此固不僅未開化人然也。吾疑邊沁之徒。幾忘己國之通行法。全胚胎於習慣。蓋吾之所謂法。其能事。不過本固有者而條理之而已也。於是邊沁之徒曰。財產者法律所造者也。吾得以一語折之曰。有法以前。財產久已爲國人所公認矣。(二)

爲邊沁之言者。苟卽此而熟思之。已可廢然而返。然尙進而論之。邊沁曰。政府造權利以加諸人。信如斯也。各政府將各本其所欲造者。造之假非有法驅其所造者出於一途。則所謂權利者。行或因政府而異。其致雖然。此等權利實乃無乎不合也。凡屬政府。禁令大抵相類。社會上之要求。亦大抵從同。若故殺。若盜竊。若姦淫。皆習慣之所不許。社會愈進。個人之受保護者愈多。如違約。如誹謗。如僞證。欲取償焉。率有方術。一言蔽之。法典條文。儘不一律。而本根數義。莫或外之。此由比較而知。異常確

(二) 此節所用種族各名，原語如下：貝楚納 Bechuana 南非洲地，荷蘭國 Koranna Hottentots 等種之土人，亞納坎利安 Aruacians 美洲土人，點羅斯 Kinghs 俄羅斯游牧種，撒拉瓦 Srawak 在婆羅洲，阿南提 Abantie 非洲一王國，斯雷克 Snakes 齊藩魏屬 Chippeways 近密西西璧河埃斯奇摩 Esquimaux 美洲北岸土人，安途斯 Todas 阿拉呼拉 Arifuras

公認之俗。荷騰圖雖有首領。而不甚服之。有時行事。俗中不見先例。則以己之所謂善者行之。亞納坎利安所以爲治。古習默例以外。無他物焉。黠戛斯之酋長。聽訟一本俗情。撒拉瓦之土人。以俗爲法。違俗科金。大凡初民視俗。每不憶其所自來。其當奉信與否。決無人敢發斯問。政府後起。權力爲俗所縛。莫能自由。其在馬達加斯加。君所發命。惟在無法無俗無先例時。始得有效。爪哇亦然。證之蘇門答臘。君欲變例。民必不許。即在阿商。提以變俗。始每以廢王終。夫所謂俗者。無他。卽所以認明個人權利者也。而所謂個人權利。又不外在於何種範圍。而能行動。主於何種事物。而運用也。卽或財產制度。未之萌芽。而武器用具。飾品種種。亦必各有其主人。况夫社會繁複。過於是者。往往而然也。北美之紅種。如斯雷克人。無所謂政府。而馬爲私有。齊蒲魏陽人。亦無所謂政府。而私阱所得之野禽獸。卽屬私產。此外關於草屋器具。與夫日用之品類。於是者。在埃斯奇摩。或巴西之紅人。以及其他土著之族。隨處見之。頗不勝述。恒見蠻族之慣例。墾地而種。穀視爲己有。而地則否。安達斯無政治組織。其所爲畜與地之別者亦然。阿拉呼拉之人。尊所有權特甚。非長官依祖宗之成例。

稿 存 誌 難 寅 甲

鑒然果何由而得此謂爲偶然不如是之巧也。平心思之。是乃人類生而爲羣。彼此相接。各有願欲。根於願欲。各有要求。既有要求。自不期而成俗。以交相主張。交相容許。勢出自然。無能牽強所造之法。云者。亦就於主張容許之事。規之文書。詮爲定義而已。非有他也。

(斯氏尙有三證以避尤未錄)……由斯而譚歷史之相詔者可以顯人權之真理矣。吾敢斷言凡社會現象剖晰至於微芒苟非導吾入乎人生自然之法則爲無物不反之是法而謂已了然於社會現象是謂自欺。(二)

斯氏之言如此。此而護持天賦人權之說。人儘以他語攻之。究不得譏其缺於內籀歸納之功矣。昔者王安石論禮有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今以斯氏之言參之。自然之說。誠所謂放諸四海而準。又可爲吾儒喜者也。

惟於此有當注意者。斯賓塞用其天賦人權之說。以主張放任。而德意志學者用之。頗

(1) The Man versus the State 九〇至九五頁、

偏於國家干涉之爲。愚雖引斯氏以張人權。而於其過於放任之處。究不敢附和。以故嚴君曰：『今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減損自由。而以利國善羣爲職志。』斯語也。愚不敢非之。惟必舉例以實之。何項自由宜減。何項自由宜損。然後有異點可商。今茲一茫乎無畔岸之詞。可否未易言也。雖然。愚有數言。必以告讀者。則利國善羣首重風俗。吾國風俗之惡。全球無對。故政治之惡。亦全球無對。試觀今之政象。雜出於聲色貨利賭博無賴之中。即可概見其所以然。則所得小己之自由過多。而國家制裁之力。未至在文明諸國。此種惡習。雖不得言無。而於社會風紀。尙無大礙。故彼中法家尊重社會秩序。不輕以干涉爲言。(一)而吾又寧在此例者。吾之政客。直爲博徒。吾之勾欄。卽爲政海。他國寧有此耶。他如廣置姬妾。濫吸鴉片。窮奢極侈。縱欲敗度。財賄公行。棍騙滿地。紀綱墮地。廉恥蕩然。他國寧有此耶。愚嘗謂吾人治國。首當以國家絕對之權。整齊社會風習之事。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女勿夫。羣飲。句以

之游呼朋之博彼躬爲此事者主也而設勾欄具娼館者則從而已矣乃今之法不問其主而獨殿其從其於理果爲平乎一似穆氏於社會惡習亦有彼本惡源之思

政之別。宜廢信仰平等。國教不宜定婚姻平等。姬妾不宜有。凡類於此者。可以推知。以參政言。亦不得藉口於公民程度之低。而廢多數取決之制。吾人亦嚴定制限。使人民不得濫有選舉之權。耳。此而尚疑國會議政之不可行。則愚敢言。公民程度至此。立憲不能專制。亦將莫可。無已。惟有從南海康氏迎他國人爲君主之「奇異說」稍變通之。而自儕於波蘭印度耳。又嚴君於此更徵一例。「謂少嘗于役海軍。稍知御舟之事。假使波興雲譎之際。集舟中水手。乃至廚役火工。使之議決輪帆針向之事。則此舟前路當爲何如。」此說也。庸耳聽之。將以爲辯。惟稍一沉思。其礙不於倫。可以立見。蓋平等云者。乃言平時之法制。無與於變時之風雲。國家苟至存亡危急之秋。而不許政府以權便宜行事。自非狂易莫爲。此言讀者須知。政府便宜行事。恆與平等之制風馬牛不相及也。如信仰平等婚姻平等云云。至以國有大故而廢除之。愚未之聞也。赫胥黎所舉之乙款以攻盧梭者。則曰「天賦之權利皆同。無一焉有侵奪其餘之權利。是故公養之物。莫之能私。非人類以同認公許者。不得據之爲己有也。產業者皆篡

(一) 此段亦本赫胥黎語。見人類自然等差篇中。惟赫未嘗謂其少嘗于役海軍耳。

歸於周。予其殺。王安石曰「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又曰「昔周之人拘羣飲而彼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其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二) 夫羣飲變衣服當禁與否。即禁而加以流殺大刑與否。在今日已成問題。惟今之惡俗。萬倍於此。而未有已。愚不憚舉之。乃在證明羣俗之不可聽其自壞。而嚴君之用心良有可師耳。吾苟未能於此致謹。以國家束縛之力。大減人民之行己自由焉。恐國事未可言也。惟不審嚴君所謂減損自由。與此說亦有合否。

嚴君排斥平等。旋又曰「須知國有疑問。以多數定其從違。要亦出於法之不得已。福利與否。必視公民之程度爲何如。」(三) 此其爲說之精。頗撲莫破。惟須知平等之事。出占投票以外。尚有多端。自愚言之。資地平等。置爵授勛之制。宜除。裁判平等。普通行

(一) 兩段俱見上仁宗言事書。(二) 語本赫胥黎。見人類自然等差篇中。

當以力而奪之」(一) 嚴君駁之以爲征服者不得謂其無權利。欲明夫此。當先就盧梭之書求之。盧之言曰。

以力服人者。自謂有權利矣。吾且暫認之以起吾說。惟吾曰。即而求之。空無一物。如曰。有之。直夢。已何以言之。如權利可由力造。則果隨因變。彼爲後之有力者所倒。權利亦彼所承。於是人之暴力足以相傾。彼即傾之。而無所處。其違法夫至。最強者恆擁其權利。人之所爲。亦惟爲其最強者而已。一旦失其所以爲力。即失其所以爲權利。此而謂之權利。果復成何意味乎。(二) 大凡以力服人者。當其服時。純乎由力。苟可不服。決無必服之觀念。驅之而行。是力之所止。義務即隨而止。可見權利之爲物。以加於力。並力而增。故此而曰權利。亦一無義之詞而已。(三)

盧梭所以說權利者如此。嚴君求反其說。論鋒似當向此。然彼擁護征服者之權利。首以湯武之征誅爲例。謂吾人將不得謂湯武革命。順天應人之事。其權利尙在不應得

(一) 語依嚴君。惟征服者作服。應以易生誤解。而赫胥黎原文。又爲 Right of conquest 故妄易之。

(二) 法文權利 Droit 含有正義公道等意。在內。他國文字無相當之語。譯之。

(三) 民約論一第第三章。

而得之者也」(一) 所謂同認公許者。蓋盧梭理想中之民約。在組織國家之時。民各舉其所有。納之薩威梭帖之下。再由薩威梭帖。視其所須。舉而界之。於是人各自足。無有等差。自非然者。則悉由豪強兼併。社會不平等之原。確由於此。其所言與吾國井田之說。頗互相發明。是乃偏於理想。非今日生計世界所能行。自不待論。然須知。是乃盧梭依理立訓。使爲國者得其最正之準繩。以作法度。非必剷除社會已成之局。而以絕對之平等爲期也。故其言曰「惡政府之法律。皆利富而害貧。於是所貴乎社會國家。務使人羣中無甚貧甚富之別」是盧梭之於富。亦特惡其太甚而已。此觀於歐洲封建之弊。地主之橫。遽謂其說之不當。未免過當。故嚴君亦曰「因時立義。各有苦心」其在吾國。封建之制久廢。資本之患未生。國中貧富之差。原不過遠。誠如嚴君所云。盧梭此說「懸而不論」可矣。

(一) 末語。對盧梭竟不認有產業。然者。此於赫胥黎。乃謂產業由他道而得者。皆非也。即產業非經人類同認公許而得之者。曰業。

(二) 社會國家。爲一合成名詞。蓋官基於社會公約之國家也。詳見民約論一第第九章。



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臣，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此其說如前曰：聚乃相約而聚，散乃毀約而散，意尤明顯。於是民散而仇讎其君，因顛覆之焉。此與盧梭之所謂「征服相去千里也」。

又赫胥黎曰：「假如商船忽逢海盜，船中有備因而禽盜，並取其船如盧梭言，將謂彼取此船者，乃以力不以約，所以爲不應得之權利也耶？」（一）沒收盜物而以征服爲例，未免不倫。此其誤與前段所舉無異。推之國際，理亦相通。嚴君更舉兩國宣戰之條，茲不具論。

讀者當憶赫胥黎所舉兩款共兩節：一曰「征服者之權利，非權利也」；二曰「凡物之以力而有者，義得以力而奪之，嚴君駁其一而遺其二，即以嚴君駁其一者推之而知其於次節不但無以爲駁，反爲之加一鐵證焉。此又思之最有趣味者也。夫所謂「以力而有」，原含兩義：一積極而有之，篡竊侵掠之類是也；一消極而有之，凡非以約而有或

（一）語依嚴譯，見赫著《人生自然等差》中。

之列，不知湯武之革命，可曰「光復」而不可曰「征服」。征服者，以力服人之謂，非所論於湯武也。嚴君此言，又蹈「逸果倫楷」之弊矣。

欲明湯武征誅在民約說之位置，何似首宜質之英儒洛克。蓋洛克理想中有一自然之境，純浸於自由平等之中，然解釋自然法而施行之，其事絕難，且斷不盡如人意。民乃相與爲約，割其天賦之權若干，屬之首長，其未割者，即藉首長之力以保持之。茲約也，首長與焉，其不得有違，與平民等，如或所託人權，未之能保，則前約當然消失，而人民有權立復其原有之自由，重創政府。此洛克之大旨也。由斯而談湯武征誅，乃正桀紂違反民約，蹂躪人權之罪，而回復人民之自由，以創造新政府也。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順乎天即本自然之法，以用事，應乎人乃謂民意所歸。猶言約也，此與盧梭之所謂「征服相去千里也」，且又可以吾儒之說證之也。孟子曰：「得乎丘民而爲天子，何謂得此如約，然得其同意也。」天子不以約治其國，則民心失而約廢，人民恢復其自由，若而「變置」若而「誅一夫」，惟所欲焉。此曰「變置」，與盧梭之所謂「征服相去千里也」。

宋蘇軾言於神宗曰：「……人主所恃者誰歟？書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

先有約而後背棄之，皆是也。由是桀紂顯達，民意用肆，荼毒雖承先業而所以承之者，大非其道。是與以力而有者，同在一例。由是湯有諸侯三千，資以黜夏武有諸侯八百，資以勝殷，正所謂「義得以力而奪之」，「光復舊物」正指此也。吾中華民國之所由來，亦惟此義足自是嚴君湯武征誅之說，盧梭之所樂聞也。商船之證亦然，盜之所，有皆爲不順商船禽而有之，義所在也。推之兩國相爭，權利致爲勝家所享，此種權利亦待敗家回復其力以時奪之，無所謂「永享」。如嚴君所云也。然嚴君之言與盧梭相表裏者，猶不止此。彼既設譬以吾國土地受裁判於海牙而失之，旋謂「吾當制梃揭竿奮空拳竭餘力以爭一旦之命」，又謂「返本復原必以氣力爲斷」，是尙非義得以力而奪之之所有事耶？

愚駁嚴說既終，敢贅數言以自警，並以進諸讀者曰：大凡人著一書得享天下後世之大名，影響及於一二百年，名儒碩學篤信其說者，縣延至今而未有已，決非出於偶然。即欲攻之亦當慎所從事。昔斯賓塞縱論天賦人權之說，深慨英儒之淺嘗輒爲言以諷之曰：「偷吾英學者，早知大陸法家其所主張與彼正成反對，則其發言或且較爲

矜慎。吾知德意志之法典，悉以天賦人權（一）爲之基。凡治彼邦哲學者，無論其所見何似而決不能以浮淺目之以德人爲學之勤制思之密。凡爲學者莫或逾之。則一證爲彼所共持，決不當視作泛常不顧而唾之。（二）此老之言可以書諸紳矣。愚何人寧謂於盧梭有所心得，又寧敢妄於嚴著肆其譏評，特以吾國方深學絕道喪之憂，謂當有以養其慎思明辨之趣，抹撥之論無端崖之辭，非所宜也。嚴君持論微偏於此，故愚輒忘其不肖，冀以狂悖易其教訓，因使讀者得自發其爲學之方焉。茲篇之所由作如是焉而已。

愚草此論既終，以付手民。手民謂有餘白當補，乃更書此段於下。

嚴君引赫胥黎之說以攻盧梭之民約，至謂其約不知約於何世，不知赫胥黎固非不認民約之說者。特其所謂約不如盧梭作界之嚴耳。盧梭曰：約以意不以力，而赫胥黎則曰：無意無力，兩造相要，舉謂之約。此兩家不同之點，既已詳陳於上矣。然赫胥黎究非能堅守己說者，今更得其所言約者一說曰：

（一）Natur-recht （二）The man versus the State 八七頁

自羣事既興。人與人相與之際。必有所共守而不畔者。其羣始立。其守漸固。其羣漸堅。畔之或多。其羣乃潰。攻羣強弱之間。胥視此所共守者以爲斷。凡此之謂公道。泰西法律之家。其溯刑賞之原也。曰。民既合羣。必有羣約。且約以取羣。豈唯民哉。彼狼之合從以逐鹿也。麋鹿之避獵也。豈必其不互相吞噬而後行。是亦約也。豈必載之簡書。懸之象魏哉。雖然。默喻深信其爲公利而共守之已矣。民之初羣。其爲約也太類。此心之相喻爲先。而文字言說皆其後也。其約既立。有背者則合一羣共誅之。不背約而利羣者。亦合一羣共慶之。誅慶各以其羣。初未嘗有君公焉。臨之以貴勢尊位。制爲法令而強之使從也。故其爲約也。實自立而自守之。自諸而自責之。此約之所以爲公也。夫刑賞皆以其羣。而本衆民之好惡爲予奪。故雖不必盡善。而亦無由蓄其私。私之蓄也。必自刑賞之權。統於一尊始矣。尊者之約。非約也。令也。約行於平等。而令行於上下之間。羣之不約而有令也。由民之各私勢力。而小役大。弱役強也。無庸惟是羣日以益大矣。民日以益繁矣。智愚賢不肖之至不齊。政令之所以行。刑罪之所以施。勢不得家評而戶論也。則其權之日由多而趨寡。由分而入專者。勢也。且治化日進。而通功易事之。或治人治於人不能求之一身而備也。矧文法日繁。國閒日富。非以爲專業者。不暇給也。於是。有業爲治人之人。號曰士君子。而是羣者。亦以其約託之。使之專其事而行之。而公出賦焉。酬其所以爲之養。此古今萬國之通義也。後有霸者。乘便奪之。易一己奉羣之義。爲一國奉己之名。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乎。晚近數百年。歐羅巴君民之爭。大率坐此。幸今者民權日伸。公治日出。此歐洲政治。所以非餘洲

之所及也。雖然。亦復其本所宜然而已。

右說者。乃嚴君取赫胥黎之意。而敷陳之。以入乎所譯天演論者也。愚於斯說。取數點焉。一曰。民既合羣。必有羣約。一曰。其爲約也。實自立而自守之。自諾而自責之一曰。尊者之約。非約也。約行於平等。一曰。民權日伸。公治日出。亦復其本所宜然而已。茲數說者。皆不啻爲盧梭之書。下以鐵板註脚。與赫胥黎他日之所以攻盧者。其意決不符。何以不符。讀愚論終篇。亦可得其大略。愚謂其文恆互相牴牾。而不自覺者。指此嚴君挾赫以排盧。或亦忘懷於十年前所譯同一作者之論也耶。

## 甲寅日刊存稿

發端 民國六年一月廿八廿九兩日

### (一)

愚不獲以文字與邦人諸友見者。年餘竊以爲更事多。積理富。大有可資商榷者存也。相知者亦謬以相期。及料事選言。擲管自奮。前之所自信足資商榷者。乃俱烏有。愚知斯文出世。前之相期者。必且動色相告曰。若某者。所言亦不過如是。又焉用彼言爲也。嘻。是何故歟。是何故歟。

愚常澄心思之。若是者。有本有原。本原非一二語所能盡也。今請先標一義曰。薄今人與境相對者也。惟非常之人。能勝境焉。否則爲境所制。所制所惱。所拘擥。所戲弄。夫境者。現在之謂也。以是人每不能熟察現象。與以相當。應有之處。置惟覺當前之百無一人。可人至爲當前之境所制。所惱。所拘擥。所戲弄。則其心思。恆遊於境外。而不禁生其懷舊思古之情。當袁氏執政之時。每聞人言曰。何者何者。舉未若前清也。當今之時。亦聞人

言曰：袁氏之所不應出者，帝制耳。何者？其舉措俱有愈於今之爲也。噫嘻！心理之偏至，抑何至於此極歟！無論新舊代謝，時序莫復。假若復之，而謂今之謳歌過去者，將擇而安於其所謳歌者，焉雖五尺之童，亦不能信。蓋過去者，即當時之現在也。苟非當時至不滿於其所謂現在，而謀革命焉，有今日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稍稍平情以思，當知所經苦痛之去人未遠，而感情用事之無益於人治也。夫政弊俗偷，在今已甚，爲愚言者，決非於現在有所曲庇，特以既見其弊，與偷之所在，當汲汲求所以藥之，而不當廢然爲歧想悲觀。所誤吾鄉有名士之女，嫁夫不文，憤而語其父曰：有婿如此，不如爲娼。此特與愚所謂薄今者，同其情致耳。非真能爲娼者也。愚之轉語，則曰：不能爲娼，即當爲婦。不娼不婦，是爲自絕。今之人，豈有真欲自絕者乎？胡爲一念之差，使其流弊乃至於斯也。

醫社會之病者，恆苦東扶而西倒。國家經一度劇急之改革，其症候之新發見，爲前此所未有者，豈得言無？不過新生者二三，革去者或爲五六，以二三爲五六之償，價豈猶有虧歟？者曰：三五六未爲的標，在予思之，或得其反。愚謂改革者，本非能驟見光明

之事。即如駁者言，亦舍尊今別無良法，譬爲隧道，乘光入洞，入之愈遠，黑暗愈增。斯時也，果頻頻迴首，戀餘光而輟功乎？抑奮力前進以求大通乎？

凡愚所言，在說明所謂今者，爲吾人不可逃之一限，而又決非理想之域。其中情感利害意見，希望新舊相銜，錯綜百出，欲爬梳而條理之，所須調和質劑之功，至無涯量。而此者又斷非不可能之業。國家之事，邏輯中恆有境焉，納所有情感利害意見，希望於其中，各各到其好處，吾儒之所謂位育，即斯境也。謂治國者其功能將與斯境合體，誠爲欺人之言。然懸爲的標，息意而期於不中不遠焉，則立憲之精義也。當今立憲各國，其政績足與於不中不遠者，且難言之。何有於吾國？故吾者不可因其難能而廢阻，尤不可不知難能之處。即在爬梳條理，所有情感利害意見，希望之中，爬梳條理所有情，感利害意見，希望又俱爲準情酌理，平易近人之事，而欲爲準情酌理，平易近人之事，則以今日吾輩生斯長斯之社會爲之基礎，已恢恢乎其有餘，毋妄憶過去而流於悲觀，毋預計將來而蹈乎空想，腳踏實地，從所踏處做去，則今之國家庶有多矣。此本報之大願也。讀者若以卑之無甚高論相誚讓，則敬謝不敏。

愚昨推論舉世悲觀之原曰：薄今。茲請更著一義曰：忘我。

人之恆言曰：無辦法，無辦法。又曰：舉國沿沿，我奚能爲？又曰：天下之大，成事者何必在我？我此真忘本之言也。蓋物與我爲對待，舍我而言物，物於何有？實屬不可思議之事。故無我，即無國家，獨奈何舍我而與人家國事？

忘我者有二蔽。一曰：我爲善，無利於國也。我可不爲。一曰：我爲惡，無害於國也。我不妨爲。爲此言者，大抵以治國之責，推之於人，或以國無可治，寧相與倒行而逆施之。不知人之能作是想，誰不如我？計我之於全國，固若稊米之在太倉，然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吾累是土，環吾而立者，又舉見其同累是土也。而九層之臺，成乃至全國無一人矣。今之現象，毋乃類是。

愚嘗推原其弊，蓋中於未明我義。凡人自始生以至終老，蓋有必盡之義務焉。所謂義務範圍之廣狹，實行之難易，儘各不同，而邏輯上必有其相當之域。恰與若人身分智識境遇相稱。冥冥中促之，不得不準，是而行者，則無疑也。是之謂本體。本體者，乃真我。

也。真我爲玄名，精理非附於人，無由表見。由是以分界：張甲、李乙，而張甲、李乙羣得我名焉。夫張甲、李乙固各自有其我，境而要能以能舉本體爲歸。不然者，即不得謂之有我。於時，張甲自稱曰：我未敢許之爲我也。李乙自稱曰：我亦未敢許之爲我也。必欲我之此亦張甲、李乙久假未歸之我，非真我也。真我者，律之人人而準，非張甲、李乙所得而私也。往者讀公孫龍子有白馬非馬，黃馬非馬之義，以爲難解。由今思之，有何不明？蓋亦謂馬者邏輯上有其本體，初不待黃白諸色而立。黃之白之意存乎黃白，非能舉馬之實耳。與愚頃所談我義，蓋相通也。

讀者果不以斯義爲謬，則凡自命爲我者，宜時時不忘其義務，以求合乎邏輯上之本體焉。此其義務效用初不出乎一己。蓋如是始成爲我，不如是則不成爲我。我者人也。故易而言之如是始成爲人，不如是則不成爲人也。由是我完我職，與否爲己身人禽舜跖問題，至其及於國家之影響，乃第二步事。人曰：我爲善於國爲何如也？我爲惡於國爲何如也？似猶未免早計。雖然，一國之內，張甲、李乙，何止萬千？果張甲、李乙羣居如沙點之相聚也，則一沙點之爲善爲惡，誠無所關係。乃甲乙有其公我焉。張甲爲善，固



四圍境遇。認明。一已正當之地位。本大無畏之精神。行其良知能之所覺。驗而已。一切悲觀之談。自暴自棄之事。舉無地足以容之也。方今人欲橫行。民彝墜地。世之君子。不以愚說爲迂遠而存之於言治或不無小補也。

論通信秘密 二月二日

前日憲法會議二讀會。討論通信秘密一條。正負表決。俱無結果。遂致重付審議。以此了無疑義之條文。紛擾特甚。廢時損望。甚可惜也。

原案第七條爲「中華民國人民通信之秘密。非依法律不受侵犯。」提修正案者。謂他條皆明標自由。何此獨無。是宜曰「中華民國人民。有通信秘密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受限制。」或曰「中華民國人民通信之自由。及其秘密。非依法律不受侵犯。」驟聞之。似亦持理甚正。實則不然。蓋此種條文。有廣義之規定。法有狹義之規定。法任取何法。皆可惟兩取而駢立之。則不詞也。

所謂廣義者。以通信自由。含秘密別無意義。世斷無信件被人啓閱。而仍謂通信自由者。故一言通信自由。即當然含有秘密不受侵犯之意。論英憲者。且以通信自由。納

無益於公。我而公。我可得藉此。以自見其本體。李乙爲惡。固無損於公。我而公。我不幸以此。不見其本體。公我之一見。一隱所關於世道人心者。至巨。蓋公我者。光明也。其見也有若光明之發於黑暗。羣欲得光者。舉至此而接焉。語曰。己立立人。己達達人。所謂己公我也。光明也。立云達云。傳光之謂也。斯則盡其在我之爲。效於國家。果何若哉。故人葆其真。我爲國家之所利。賴反之。其害中於國家。無待言也。

真我何在。亦易辨之乎。曰。易辨。葆之亦易爲功乎。曰。易爲功。大學有曰。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當其厭然之時。即能辨其真我之所在矣。此小人也。能之何論於中人。以上乎。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是在能充其類而已矣。充其類者。即葆之之道也。孔子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夫仁者。人也。人者。我也。故不啻曰。我欲我。斯我至矣。是第恐不爲耳。何不能之有哉。

我義既明。則其中明明有邏輯之境。途不可不遵之。而往愚曰。忘我。非恐張甲自忘其爲。張甲李乙自忘其爲。李乙乃恐甲乙忘此邏輯之境。途也。故張甲李乙亦惟有周察

而後自由。爲有意味。如規定居住自由。是知居住有不自由者矣。選擇職業自由。是知選擇職業有不自由者矣。若言某事秘密。則異乎是。此吾欲秘密。則秘密之全由本人心理之作用。決無他力爲之牽掣。是秘密本身有何不自由之有。若曰。吾欲以此秘密達之某甲。有力從而阻之。故不自由。是明明達之之不自由。非秘密之不自由也。若曰。吾以此秘密達之某甲。中途爲人漏洩。欲不自由。是亦達之之不自由。非秘密之不自由也。故通信之自由。及其秘密云者。尙不過文字上重牀疊架。若通信秘密之自由。一語。且有意義上之紕點也。信是。則取狹義標秘密字。自由字。不可不省。

然則今日審議會。宜取廣義乎。抑取狹義乎。愚謂求條文之明顯。以取狹義爲得。易而言之以維持原案。爲得。蓋原案第十條。別有言論著作及刊行之自由之規定。所謂言論自由。即廣義之通信自由。是通信自由。已有歸宿。今欲另標通信一條。必主狹義。義始不復。夫主張修正者。特慮自由二字之無著耳。參觀十條。並無是慮。故維持原案。本條既形簡貴。而取他條互證。義更隱括。無遺誠爲一舉兩善之事。不然將致憲法上留一大費解釋之點。不足以示後也。

之言論自由之下。觀戴雪諸書。詳論私人權利。並無置重通信之點。誠以言論自由。可以包括通信自由。在內。是又取義廣之又廣者也。吾人制憲。求其條分明晰。雖不必高談英憲。而通信自由之普通含義。允宜認之。故愚意修正案主標自由。即自由二字已足。如「通信秘密之自由。」「通信之自由。及其秘密。」云云。其詞贅。非大法之所宜著也。

所謂狹義。則適得廣義之反序。蓋廣義以言論自由。包涵通信自由。以通信自由。包涵通信秘密。而狹義。則以通信秘密。推知通信自由。以通信自由。推知言論自由。故條文中。已有秘密字。則不必更加自由字。查臨時約法第七條。原爲國民有書信秘密之自由。草案易爲通信之秘密。當時所持之理由如何。愚未暇深考。而爲文字上之一大進步。則毫無可疑。比利時憲法第二十二條第一項曰。通信之秘密。不受侵犯。The Privacy of Correspondence is inviolable。其形式正與吾草案同。若必以自由字。歸入如吾修正案所爲。在歐文當爲 Freedom of the Privacy of Correspondence。邏輯上之不可通。稍沉思而即得也。蓋自由者。正面之詞。負面爲不自由。必有不自由之時。

## 國教問題 二月五日

國教問題。爭執數月。迄不得所以解決之道。今已短兵相接於議場矣。若終不得兩方心理差足自安之一點。以為歸宿。必至有礙制憲之進程。甚可憂也。

然則所謂兩方心理差足自安之一點。究竟有之否乎。曰。邏輯上必有一境。以位斯點。惟是否。心誠求之。與求之。是否。即得。為不可知耳。茲篇制論。意在欲求斯點。其即與邏輯應有之境。合轍矣乎。愚何敢言。特由今觀之。舍是將別無他道。斷可知也。

邏輯者。美名也。邏輯中所具之境。驟聞之。必且以為至優極粹。恆心貴當。此又不然。愚前言之。斯境者。兩方心理差足相安之一點也。既曰。差足。則對於斯境。相安之態。必與對於原境者。有差。昔英儒莫烈著調和論。有曰。調和之義。蓋即兩端而執其中。其鮮明之色。蓬勃之氣。足以自激。激人者。均去原義。遠甚。至哉莫烈之言。人每豔稱調和之名。渾忘調和之實。遇實至。而以為未副其名。或審其已副。而於實終無所取。如葉公之好龍。然無怪乎。日言調和。而與調和。隔地日甚也。

憲法者。百年大計也。談憲之家。每謂必具遠矚百年之眼光。而後制作可垂久遠。是說

也。無以難之。然愚則謂千里之行。起於足下。明日適越。不得謂今日為已至。是故所謂百年大計。不能外於今年。而從明年起算。且泥近忘遠者。人情之常。今年雖祇占預計年度。百分之一。而當時情感利害之亟求。表現於憲法者。較之預計將來之情。感利害並望其同時表現。其重量豈僅非一與九十九之可比。或且逾半量。而未有已焉。是今年一年。在百年中。其領分至為龐大。於斯而欲抹煞一時之現象。動曰。憲法非如此理想。未叶也。非如彼法理不通也。愚疑其於制憲之真作用。有未明焉矣。

既曉然於調和之為境。本遠遜於理想。復洞見憲法之為物。不得不置重當時之情感利害。而後國教問題一言可決。

孔子之不得為教。夫人而知之。而昌言孔教者。則自信彌篤。夫以不可通之理。信之者。居然有人。而其人又屬讀書談道之士。且人數並不為少。則其理之將以一種方式。覓其途。以入於憲法。反對孔教者。宜認是之反之。而昌言孔教者。亦宜於對面有所認是。相質相劑。相取相與。而所謂兩方心理差足自安之點。出焉。憲法草案第十一條規定。信教自由。而於十九條第二項。規定國民教育。以孔子之道為修身大本。愚謂於斯點。

庶乎近之於斯點。庶乎近之。

此兩種規定之有矛盾性。憲法之不應干與教育方針。與將來教育違憲問題之費解。釋俱為缺點。而在昌言孔教之一方。又且以不著孔教二字為不滿志。愚固言之。調和者。非理想也。以理想話調和。斯誠大謬。以調和言調和。能維持原案。亦足矣。同人其詳審之。

## 一院制之主張 二月十六日

今日憲法會議。將有一極大之修正案發現。即劉君崇佑主張刪除憲法草案第二十一條。一國會以參議院眾議院構成之一。是也。果此案而得通過。則國會將由兩院制變為一院制。此其影響於憲法及國會之本身者至巨。兩方爭論必甚急切。故愚亦亟欲貢其一得。以資商榷焉。

愚在前清資政院時代。即主一院制。南京參議院時代。復主之。參議院北遷。復主之。而皆不為時流所許。愚溯觀前著。自審尚不失為知言。故重復主之。至採取與否。同人自有公議。惟就主一院制者之言論。而與以相當之評。則憲法之幸也。

主一院制者。有曰。中國無特別階級。無取乎有上院如英日。中國非聯邦。無取乎有上院如德美。此既熟聞之矣。而主兩院制者。亦於茲無異議。於是設立兩院。其理由純集於兩院邏輯上之作用。或曰。兩院所以防國會之專制也。此愚前論之謂。為誤。在以團體之公意。與個人之專欲。視同一物。蓋個人之專欲。乃由己身直截主之欲。東欲西則西。以專制意念之本體言之。將無施而不可。若代表團體。則有種種不同之意見。雜陳於其中。必此種種意見。相攻而相錯。而最後之公共意見。始出縱或意見。壟斷於多數黨。而少數黨始終張其旗鼓。決不輕聽多數黨意見之流行。而多數黨尊重政治道德。或鑒於其他利害。亦必為相當之讓步。此代議政體之所以為良觀於吾憲法會議之於國教問題。而即可證者也。烏得與個人之專欲同日而語。如必以多數黨之意見。為政治罪惡。則一黨容或控制兩院之多數。一院之專橫。以兩院救之。兩院之專橫。又以若干院救之。乎。是防國會專制之說。未足為兩院制之保障。亦可見矣。劉君崇佑意見書中所舉調節紛爭一層。與此相類。即不復論。

或曰。兩院所以防立法之輕率也。此愚亦曾論之。必假定上院之德智優於下院。然後

於理可通。今兩院議員皆出於選舉。是無異使人民舉其優之人。物於下院。以為其直接代表。而留其最優之人物。不舉為間接之代表。也有是理乎。若曰。德智儘同意。見容或不一。各國立法。儘有以乙院之立異。促甲院之反省者。愚謂意見二字。更無標準。可言。果其人德智俱同意。見亦必相去不遠。吾憲法會議。乃台兩院而成。其所發立法上輕率之主張。初無間於發者之屬於何院。此可見輕率之未易以兩院救矣。劉君意見書中。有謂重大法案。往往與地方情形及人民利害相關。多由政府提出。在政府提出此案之先。必經幾許之調查。而後由專門人才起草。又經專門學者斟酌損益。大體業已完善。不過由國會修正議決而已。故立法精詳。在提案者之是否慎重。不在國會之為兩院抑一院。此其為說。愚亦謂然。

平情論之主兩院制者。誠亦不能無相當之理由。前所舉防專制節紛爭。慎重立法種種。如得兩院邏輯上之作用。誠亦可收幾許效力。但愚意其弊太甚。非兩院所能救之。其弊不甚。不必以兩院救之。故愚終不肯放棄前日之主張。而不辭觀望為同人陳之也。

頗聞人言。主一院制者。別有用心。是殆將剷除省議會之職權。進一步即廢省議會。更進一步即廢省。愚謂此為論點外之猜度。不當有之。愚主張省自治最力者也。往年著甲寅雜誌。且痛陳吾國之宜取聯邦法度。論者必以為聯邦與兩院制相因而生。愚乃既主聯邦。反攻兩院。豈非矛盾。愚則不覺。聯邦與兩院必有邏輯上之關連。德美聯邦之必有上院者。一以各邦幅員人口大小多寡之不均。在法律宜使均之一以各邦習俗法律之各異。宜設特別代表以障之。而吾俱無是。吾即採聯邦制。亦較普通之地方自治深其程度而已。與法德美之由各國獨立。國聯成一國者迥異其趣也。其趣既異。即不必捧心而效其顰。愚之主一院制。不因地方制之觀念變更者也。愚好為龐大之地方自治。論而無嫌於一院制。則凡慮一院制之有妨於地方自治者。愚俱以為過慮。蓋省議會自具其獨立應有之職權。較之選舉參議員其重要何啻倍蓰。此種選舉特不過職權之附屬者耳。人若慮不舉參議員。省議會即廢。此其自治論豈尚有一顧之價值哉。若曰。主一院制者。將借一院以廢省議會。乃為事實之不可諱。愚則謂此事實而誠然也。彼之欲廢省議會。可借之端甚多。初不必咬文嚼字。而為一院兩院

之爭。論故為法律上之論議。祇當就本題着想。旁及他點。是徒自惱耳。以上所舉不盡愚意之百一。以今日憲法會議討論是題。愚姑為短篇。以為連署劉君修正案之證。

#### 理想之一院制 二月十九日

吾國向無所謂憲政。茲番之憲法會議。乃民國開宗明義之造法機關。故新國家之組織。非昨日而已。然實自今日而方始。譬諸繪事。吾國為一質地光潔之白紙。設色布景。訴諸匠心。非如各國有憲政之歷史。有重疊之機關。有階級把持之隱憂。有地方特殊之利害。每議改革。動為現狀所束縛。譬諸繪事。紙上已設有色。已布有景。重設重布。極不易易也。以此之故。吾國憲政程度。雖甚幼稚。稚容可取。歐美政治學者最新之理想行之。無所於滯。此誠千載一時之機。不可失也。

愚主一院制。即根據上舉理由。蓋謂人之有兩院。實有歷史上不得已之故。初非就國會本身之作用。而權度之善善從長。因取兩院。殆歷史上之事。實形諸國憲。不可驟去。乃不可不覓相當之理由。以遮護之。天下事利害相生。凡成一制。亦斷不至有害而絕無利。政治家學者從而導揚其利。而政治原則成焉。法儒涂格維爾所謂政治學中之格

言。成於偶然之事實者。此也。今吾國議會組織。果有歷史上不得已之故。橫於吾前者乎。無有也。既無有矣。而必以人後加之說。辭為吾先天之根據。毋乃失之。不智。方今兩院之勢。漸成弩末。嘗論人二十世紀世界。思想有兩新趨。一為聯邦。一為一院制。而兩種思想。俱發於憲政祖國之英倫。自愛爾蘭自治案出。而聯邦之趣意。生自千九百十一年。巴力門案成。而一院制之精神。勝是人方視其物為憲政上之大障礙。吾乃寶其敵。屢鏢不肯捨。夫亦可以不必矣。

主兩院制者。謂防止專橫。慎重立法。種種固自有其理由。然防止專橫。如輿論監督。政府解散。反對黨堅持。未始無相當効力。慎重立法。有專門名家之起草。有審查三讀之手續。其保障亦至充分。若於此而猶慮有專制輕率之慮。則國會本身存在之價值。已可疑。防之豈勝防者萬一。加一院而仍專制。如一黨同控兩院多數時。加一院而仍輕率。如吾兩院聯合而仍通過所謂憲政原則案時。又如之何。是故國會之弊太甚。非兩院所能救。不甚則不必以兩院救之。愚自信茲為破的之言。決難驟易。其有較強之說。足為兩院後盾。且有多數人主張之者。則國內激進保守兩種勢力。宜分為兩院代



表之下院代表比較的激進。上院代表比較的保守。故今之參議院必當改組。而以退職正副總統國務總理特任行政官退職海陸軍大將特簡任法官以及大使公使等加入之。此說誠近似矣。然說者果將據是以創造參議院乎。抑因已有參議院憂其飄落無所容乃為增加色彩以示別乎。是不待問而知為後之說矣。果爾是吾本無保守階級而必設法創之以求合乎世界所謂上院之習慣焉。且無論將來新舊之爭。或且因是而愈烈。為是說者之將噬臍而無及。即以增進保守階級本事而論。寧得免於捧心效顰之譏乎。愚為此言並非謂吾特殊勢力之不當代表於國會也。特以為吾國政治正軌當求納舊勢力於新勢力之中而融和之。不當使舊勢力異軍蒼頭特起平分議權。大權以致釀成新舊交關之局。以愚思之。欲求此種勢力之得代表於國會。即一院並非無道。何必兩院乎。請言其略。

十九世紀以還。歐洲政治學者發見選舉制度之不公。少數黨之廢票太夥。因之國會中代表之多寡。不與民意之部分成其適當之比例焉。於是。有比例選舉之說出。世試以例證之。子丑寅三區選民各二千人。甲黨候補者各區之票為一千一百。乙黨候補

者。各區之票為九百。於是甲黨三候補者皆當選。乙黨三候補者皆落選。合而計之。三千三百票。與二千七百票之差。不為太甚。而結果懸殊如此。其為不公甚明。吾國前由省議會選舉參議員。即微有此象。今假定省議會百票。甲黨七十票。乙黨三十票。而選舉法非三分之一之票數不能當選。於是乙黨以短少四票之故。參議院十人中。竟不可得一人。若律以比例選舉之精神。則乙黨應得三人矣。此比例選舉之所以為良也。吾國選舉之弊。尚無深固不可破之陋習。他國明知此法之善。鼓吹若干年而不能行者。吾國可於登台初步。毅然行之。惟行此制。愚意投票法可以略為變通。則投票者不投人名。而投黨籍是也。同人驟聞是言。或以為怪。不知比例選舉之要義。在票無虛投。若人名固。定將仍有虛投之弊。故英國赫爾所創之比例選舉法。投票者駢列七名。第一人名不足之票。或有餘之票。歸諸第二。第二人名不足之票。或有餘之票。歸諸第三。以次類推。法國所創之比較選舉法。且於票中明標黨籍。夫既選舉。不可無黨。而投票者。又不能專投一人。故愚以為。不如再進一步。不投人名。而僅投黨籍。而以全國為一大選舉區。以黨執選政焉。其法由各選舉區將票數彙寄本黨。本黨計其總額。定為本黨得票

之全數。甲黨如是。乙黨內黨亦如是。於是。以各黨票數之總和。按照議員名額。而均之。即定為每名議員當選應得之票。例如議員三百名。甲黨票十五萬。乙黨十萬。丙黨五萬。是知當選票數為一千。而甲黨出議員百五十。乙黨百。丙黨五十。名額既定。再由本黨將應選人名與本選舉區協商定之。報告政府。謂本黨共出議員若干。如是者。各黨均得其相當之代表。而全國無一廢票矣。然其利更有數端。可言。選民識低。抉擇非人。之弊。可免一也。妄人運動選舉之弊。可免二也。下驢濫竿之弊。可免三也。黨中領袖人物。優秀分子。可以從容配布。四也。以有第四利之故。今之求改組參議院。以表現特種勢力。如行政家外交家法學家教育家種種。俱迎刃而解矣。斯誠理想之最上乘。愚意宜酌行之。

然行此有一前提。則認政黨為國家之公機關是也。夫政黨既為運用憲政不可少之物。而法律又默認之。茲承為公機關。使形式上選舉由之而出。實為理勢兩順之事。夫憲政上之習慣。漸次凝為國憲。以昭法守者多矣。如國務員對國會負責之類。是也。研求英倫憲法者。每怪國務總理之一名詞。未嘗一見於法律。此則不文憲法之國為然。

他國異是。若政黨者在憲政習慣中。尤為著稱。而法律上不予相當之承認。論者且或以承認為不然。是之謂不知。類此其說。美國學者倡之。非愚之創論也。

如上所舉。吾國國會。將以世界上嶄新銳進之理想。成之代表。既極平均。賢才可以競進。而又為完全民意純粹高潔之唯一立法團體。足以排斥其他不倫不類之機關。使無存立餘地。前劉君崇佑所提修正案。意見書中。謂於國會之外。別設機關。即名曰參議院。或曰參事會。以國會職權之一部分。如制限行政權者付之。在國會閉會期間。若有緊急處分。以及同意國務總理之事發生。此機關即可代行國會職權云云。愚雖與劉君同主一院制。而於此點不敢附和。蓋國會雖閉。會胡乃不能臨時召集。而必求之別一機關。國務員同意權。在北美付之元老院。倘此權當行於國會閉會之時。大總統可以臨時召集一院。愚意吾國正當仿行其意。而將開會法定額數減至三分之一。即斷無不能咄咄立集之虞。何必更作駢枝。以傷國憲總之。愚所主張。自信為高尚充滿之民權論。所心醉者。乃純理之一院制。而凡非驢非馬。依傍國會之參事會。與夫特設階級。削足適履之參議院。俱所反對。竊怪自來持民權論者。遇有輕薄可喜之談。每紛

焉而鼓掌獨至。徹上徹下。新穎精當之議論。真有大造於民權者。轉充耳而不聞。甚矣好真龍者之不可多得也。愚曩在上海民立報論一院制有曰。『夫中華民國之龐大。為世界冠。有所建設。頗足影響於世界之今制。并遷移歷來政治學之故道。使成一新流。倘吾一一為各國政治現象所局。陳陳相因。而勤襲焉。則吾實辜負一絕好之政治舞臺。且貽後世無窮之戚。』愚於茲論亦云。

### 議會之品格 三月八日

昨日憲法會議參議院改組問題。復無結果。原案以不足十餘票。仍遭否決。論者病之。以為少數人應犧牲其所見。以服從多數。愚意特以為不然。

夫議會之人數太多。必需減少。殆已成極普通正當之輿論。即議會諸君。立於會場之外。其所持論。亦多以減少為然。獨至一入議席。即堅持名額不當規定之論。此乃羣衆心理之惡徵。愚意對於此種心理。若不加征伐。不足以當編製大法之任。故此少數者之意見。他人不敢言。在愚決不肯犧牲。

且多數者。力犯極普通正當之輿論。而有所不恤。不得不使人疑及議員諸君。有護持

本身利益之私心。由此推見。以議員而議關於議員之法。實有未當。而憲法會議之威信。及其品格。因兩俱有傷。民國二年之議會。以歲費問題。至今為人詬病。今復以爭名額之故。致憲法不能進行。此神聖莊嚴之議會。果將何以示後哉。愚論本無價值。何敢強諸君以傾聽。唯望此區區數百字。不為將來民國憲法史中之一紀念物。則幸甚矣。

### 參議院減少名額之主張 三月九日

愚昨著議會之品格短評一則。魏君鴻翼發函正之。其言甚辯。愚既感魏君辱與之意。復存孔氏蓋各之思。請得續有所陳焉。魏君謂愚前次在議場所發規定上院名額之論。所舉之例。皆屬小國。不足以概吾國之大。若吾國之大。二百數十人。宜不嫌多。而轉嫌少。此似魏君未深觀愚意之所在。愚前次在憲法會議所表意見。曾載三月一號本報。請復錄之。

統觀各先進國上院之所由立。不外兩種主義。一為代表地方。一為慎重立法。此固不能絕對無所出入。有時取代表地方主義者。其中亦含有多少作用。使對於下院

而為第二院。覆校其所編訂移付之各法案。以期臻於完密焉。然在大體上言之。性質固有所偏重。如美、德、瑞士、巴西。其國皆聯邦。此誠代表地方主義之極則也。故其上院精神。完全為此主義所壟斷。至於荷蘭固非聯邦。而上院議員。出於地方議會。亦可謂代表地方主義者。此一類也。他如英、法、匈、奧諸國之上院。即無所謂代表地方主義。而專為慎重立法起見。此又一類也。兩類之分野。略定吾人從而歸納。因發見一極有趣味之事。實焉。其事維何。即凡取代表地方主義者。上院之名額。少。凡取慎重立法主義者。上院之名額。多是也。例如美國上院。總額九十二名。德國總額五十八名。瑞士總額四十四名。巴西總額六十三名。荷蘭總額五十名。此皆取代表地方主義者。他如法國上院。總額三百名。西班牙總額三百六十名。意大利總額三百二十八名。種種此皆取慎重立法主義者。彙觀各國之上院組織。以此標準試之。歷不爽。天下固無如是偶合之事。實故知其中必伏有一極大之原則焉。本席聞嘗研究以為。凡取代表地方主義者。其代表方法。每一地方之代表。不容有兩個意思之存在。在德國。且至以每邦議員投票。必須一致。著之憲典。他國雖無此明文。而上院

中投票。同一地方之議員。正負兩歧者。絕少。蓋凡關於地方利益之特別事件。該地方之出身者。主張必須從同。若不從同。將不足以保障其利益。非如慎重立法。可以個人自由發表意見。從長計議也。以故慎重立法。人數利於多。代表地方人數利於少。以純理言之。人數少。至一人意思。將不求統一。而自統一。故理想上之地方代表。祇一人而已。足然。一人在世俗之眼光。似乎太少。故北美上院。取各州兩人之制。本席以為。近乎理想。可以取法者也。吾國參議院。究竟取何種主義乎。從前討論院制時。固曾有人以慎重立法為言。然一致最強之主張。則謂參議院純為代表地方。既為代表地方。本席以為。即宜舉行代表地方之實。而使各地方之意。思不至歧。而為二。換而言之。人數。即宜其少。而不宜其多。實則多少。本無一定標準。究竟何者為多。何者為少。在本席主觀。以為。每省兩人。最為適當。然恐由十名減至此數。未免太相懸殊。故韓君六人之議。本席亦甚贊成……

由右觀之。愚所討論。在上院之一機關。必如何運用。始得與其所採之主義相符。苟其機關。宜乎人多也。則多之宜乎人少也。則少之。魏君不於此致辨。而徒曰。愚所舉例。皆

爲小國。無論德美初不爲小。卽小矣。其立法果善。何害於取。則若曰吾國大於他國。議員名額卽宜多於他國。初不問機關之如何運用。則英國小於吾十倍者也。其內閣會議之人數達於二十。而吾國僅得半焉。是以僅得他國半數之小內閣。而治十倍於人之大國家。論者其將何以自解。是故不從機關著想。而徒拘墟於土地戶口大小多寡之比例。多見其自尋荆棘。未足以入於邏輯之論議也。且如魏君之言。似忘其所討論者爲上院。蓋比例人口而定議員名額之多寡。在下院代表民意。義誠有取。若上院者其要義全在機關之運用。如何魏君併爲一談。宜乎所見如彼。愚前主張一院制時。曾言現時兩院性質無別。駁者頌言有之。今知言如魏君。猶有此觀念不明之論。足見兩院制之未易言矣。總之魏君如欲賜教。宜針對愚所持之主旨。加以非難。今茲所規足以動庸衆。未足以盡名理也。

至少數服從多數。誠爲國會之通則。然國會絕少全場一致之案。是議員中自信其主張精確。堅持到底者。必自有人。且不足有若而人。不足以見立憲之精意。愚所持論。特謂愚當勉爲是人。初無意牽掣何案。使不通過。故願寄語魏君及同會諸君。各尊其所見。

使憲政平流而進。則憲政之幸也。

魏君謂規定名額。可讓諸普通法律。愚意國會組織。本爲根本大法。各國憲法。類規定之。今吾編製憲法。而於此點不圖爲根本上之解決。是乃社會苟且之心理。愚期期不敢贊同。

若謂憲法停滯。因歸咎於少數者之所見。他人愚不敢知。在愚決不肯以此負咎。蓋政見之分野。當論量不當論數。律以孟子雖千萬人吾往之義。在自信甚篤者。儘可以一人之見。視爲足抗全場之總意。而有餘。故愚意此事以平心研究爲得。毋爲多少數所鈴束也。

### 論解散權與不信任投票 三月二十三日

凡人作事。最忌打成兩橛。愚謂制憲亦然。本草案之精神。政制趨重內閣。此議員一致之心理也。顧有舉行內閣制必要之條件。每以一時之政治對象打消之。於義無取。於制不便。如議員兼國務員。卽其例也。此其自相鑿枘之主張。行見將憲法「打成兩橛」。一愚滋懼焉。因貢斯說。

內閣制之要義。在乎政治運用之圓活。其所以能臻圓活。則在閣會之相軋相衡。因是賦內閣以武器也。亦必以相對之武器。賦國會焉。其賦國會以武器也。內閣之必得所賦。亦然。緩之則兩兩相持。而收質劑之功。急之則兩兩無所戀恃。國民之公判。此誠內閣制之特彩。較之總統制中之行政長官與夫國會議員。其被任也。一不以能而以歷。一惟所言。苟任期不滿。而又不死。無論失職。何似均無如何者。其死活通滯之度。蓋未可以道里計也。

由右觀之。解散權之與不信任投票。在內閣制中。如鳥之兩翼。車之兩驂。闕一而不可論者。謂解散權在民國爲不可有。愚以爲何制爲民國所應有。何制爲不應有。苟非訴之成心偏見。初無一定之標準。所有最辯之論。宜莫若王君亮疇。彼謂持解散論者。是舍已知之民意。而求未知之民意。愚意不然。夫國會是否確能代表民意。從來學者未敢斷言。藉曰能之。亦在初選時爲然耳。善夫英倫學者魯西烈之言曰。「自總選舉數月之後。無論何時。不敢謂國會仍能代表選民多數之意。故當總理提議解散以前。國會之代表性。容或久已喪失。在選舉區中。各政黨之趨勢。久已變遷。而在國會除間由

補缺選舉。稍易色彩外。其餘容或未變。是故爲總理者。號爲控制國會之多數。而在一時期中。實能反抗輿論。以行其政。且所謂時期。卽延至若干年。亦未可知。自非總理假國民以機會。復行選舉。民間蓋無直接有力之方法。使政府得覺其意矣。『由魯氏之言觀之。王君所稱已知之民意。總選舉數月以後。卽不敢言。此在邏輯爲然也。若云事實又或國會之意與民間之意。顯然背馳。不難共見。王君所謂已知轉將在此。而不在彼。然則已知未知之說。豈足爲定論乎。

其次則解散權之加制限。愚意亦不謂然。蓋一制有一制之精神。苟鈴束之。使其精神不可得見。則其制等諸。無有試設解散之實例思之。

(一)政府受不信任投票。或預算及重要政策被否決時。政府號稱以政策訴之國民。可得解散國會。但以參議院不同意。不得解散。而內閣當應時辭職。夫參議院之不同意。云者。有以明兩院之多數。非同黨派。卽俱爲與黨。苟若而黨勢相持。兩三年不變。此實有之。點中。將見兩三年內。倒閣無數。次而內閣。卽灼見民意。未必贊成國會。而以無法往訴。唯相與次第倒斃而已。此內之釀。政象之混沌外之起民。



志之激昂政象失之太剛勢窮不可得濟莫此爲甚。  
 (二)又假定內閣與衆議院之多數爲連在參議院則否而有重要法案不得通過於參議院又非得該案通過政莫能行所有憲法上迫脅參議院之法俱已用罄而終不得當則惟有解散衆議院以再度之民意要之而已英倫愛斯泰斯內閣千九百十年與十一年兩度解散下院即爲此也茲爲憲政上最近最有趣之良例不能料吾國之必不有倫解散以參議院同意爲前提則全體死矣。  
 (三)又或國家有絕重要之政策與國家存亡有關無論國會通過與否勢在必行如斯而被否決政府以存亡呼吸亦未便以辭職卸其責任是唯一救濟之途不出解散國會而已倫或不待參議院之同意而在時勢又不得不解散或且釀成苛疊達之機會國會終以違憲之解散而亡試迴思前次段總理以外交政策徵求國會同意時以約法無解散國會之規定談者即微有此懼此之不可不察也以此種種理由愚主張解散權不加制限有慮不加制限在今日政情之下政府將利用之以培克國會同時施用不正之手腕擾亂選區而國會再度之選舉決難望勝利

者此其爲慮誠不爲過然若政府如是爲惡則衆議員三年一任耳此類不正之手腕可以間三年而一行夫三年一行與一年或二年一行不過百步五十步之差且彼一度行之三年之中議員保能俯首聽命唯謹將不至重勞政府之處理吾輩曉曉就此討議且爲多事矣是故憲法爲進步的須先假定一定之政治程度以爲基礎不當專就黑暗面著想若拘墟此焉則步步自封又豈僅解散權之當斬乎且愚意政制以試驗頻繁而改善而試驗之中屢屢發見不期之果相反之效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者此情此景政家往往遇之今之論者以爲解散太易將爲政府利用愚之觀察則若政情不更較今加惡以後運用憲政或即以此而形其圓活內閣竟得以總選舉之方式倒之焉亦未可知。

且愚更有進者政家有恆言解散者內閣所以罰國會也英之史家巴爾有雅諺曰「凡議員投票反抗政府如其成功不得不自承數百鎊之罰金也」言雖滑稽乃有至理蓋凡行事不可不有忌憚而忌憚之最切深者莫如己身可得可失之利益苟任其所爲而於己終無所損焉不僅受者有所不堪而施者之價值聲威俱將掃地以盡以

此之故國會既擁有時時倒閣之權則其權萬不可使之不負責任而濫施之在今日人類社會之中以無制限之解散權納之政府因以選舉運動費之一數百鎊一爲其負責任之標的乃至善之法也。  
 愚一方論解散權至此他一方之於不信任投票認爲萬不可少從可知矣有曰此憲政之習慣可不規之憲法其論誠通惟在吾憲政初萌之國凡政府之所爲絕不易引之入於正軌有此巨棒以當其頭並鄭重規定使不得不準之而趨實爲因勢利導之要著未可以在他國僅爲憲例吾乃漫棄置之也由此設思草案此條所規定之結果迫內閣使不得不辭職否則解散國會者并亦不當刪去蓋向後政象之中所最懼者即爲政府與國會兩相背馳一方不顧國會意向之如何行爲之如何而彼漠然不爲動即或不信任之決議已經通過彼仍抗不去位一掃政治上之名譽律而空之在他一方一味抵抗政府今日言彈劾明日言不信任而發議而附議而討論而起立而通過不問其鎗是否實彈惟質貿然伸臂閉目而發焉此其政局誠大殭矣故愚主張無制限之解散權與有結果之不信任投票相輔而行也。

#### 國務總理之任免與副署問題

四月四日

國務員副署之規定在本日憲法會議爲一重要問題大體上無可討論所當研究者則大總統任免國務總理是否仍須國務員副署而已。

大總統在法律上不負責任凡有命令皆由國務員副署此實全稱命題不當發生疑問謂在何時期有何事件是否必須副署況任免國務總理爲大總統行使特權之最著稱者此而可不副署其政治上之弊害姑且不論而法律上之解釋如何能安故法蘭西之慣例凡後任內閣總理之任命皆由前任內閣總理副署其餘閣員之任命則由新任總理副署法蘭西憲法所定凡大總統之公文書須一國務員之副署此種慣例爲該條文當然之結果故其深得法意宜可法也。

而在英國則不然當內閣更迭之際英王物色繼任之人已定即行召見謂以組織內閣之權假之而繼任者握手膺之在形式上即爲受任無命令之發布及由何人副署也而英之慣例如此者蓋以內閣總理之一名詞從不見於法令因之內閣總理一職法律上無其地位政治上之作用雖云絕大而由法律窺之不過一國務之周旋人

而已。且因內閣總理不合法意。例兼充財政第一總長。而其署名。每以財政長官之資格。如英王任命工務總長。由財政兩總長副署是也。英憲爲不成文。故有此特殊之慣例。強欲倣之。恐不免於東施捧心之譏矣。

雖然步武法蘭西。在吾憲政初萌之國。亦有大困難焉。蓋凡責任內閣之精神。內閣無不以國會與黨之多少爲進退。失國會之多數而不退者。絕無而僅有也。其在法國。國會有不滿意於內閣之質問。或不信任之動議。不待表決而內閣請退者。四十年間達於十次以上焉。此其閣員之重視名譽。律遵守政治道德。斷非吾之所敢望。則試假定吾國國會。偶或對於內閣表示不信任。而有決議其結果。非解散衆議院。即國務員辭職。又假定解散之事。以不得通過於大總統及其他原因。不能實行。勢惟出於免國務總理之職。一途時則此項免狀。總理及國務員以不肯遽退之故。均拒絕副署。更進推之。國務總理自願退職矣。而於繼任之人。多方挑剔。於此項任狀。亦復拒絕副署。此豈非憲法上之一大死症乎。

且尤有事實上之障礙。欲前總理副署於後總理之任狀。未必時時可能。例如民國元

年唐少川赴津不返。趙智庵繼任之任狀。焉有唐名。又如此次段總理被任。而其前乃無總理。無從覓人副署。此其流弊。非缺而不署。即被任者自署。前者於法爲不完後者於義爲無取。於此而欲求一變通適當之道。亦不得謂非題中應有之義也。

有曰國務總理之任。宜全不須副署者。此亦有可慮。蓋大總統擁此無限之特權。見有總理。不便於己者。無論國會之意。向如何。或不免有突如其來之免職。此其發生政治上之紛擾。決非尋常愚管思之法蘭西之成例。信爲憲政上之正軌。吾既不足望。此而求應今日之變。又不至釀將來之憂。則規定國務總理之任。免不須副署。惟限於國會。有不信任決議時。庶幾近之。

### 論行政裁判 四月六日

行政裁判問題。前日憲法會議之二讀會。已開始討論。本日之論潮當益烈。因就鄙見略敷陳之。以供同人參考焉。

愚於本題。自民國初元以來。時有論列。如以譚陋所及知。依序陳述。非此短篇所容。茲請就前日會議中同人所提諸點。一辯解之。

一、行政獨立說。論者曰。三權分立。行政與司法各有領域。今以行政裁判隸於司法。是司法侵犯行政。不可通也。(一)愚今請問行政裁判。是否爲一種裁判。裁判之所由生。是否基於人民之權利。有所損失。果如是也。則司法所司何物。由一面言之。人民有一般損失權利之事。而司法不問是爲自喪其獨立。同時由他一面言之。人民有某種損失權利之事。而司法問之。轉爲侵犯他人之獨立。邏輯果何存乎。夫所謂一般某種者。特客觀之區別耳。就權利之主觀言之。則一致也。蓋買者有物求售。平民購之。而其值如是。官吏購之。而其值亦如是。平民虧其值。爲損其權利。官吏虧其值。亦爲損其權利。民損其權利。當受裁判於法廷。官吏損其權利。自亦當受裁判於法廷。今其言曰。官吏之受裁判於普通法廷也。有妨行政之獨立。邏輯又何存乎。善夫甄克思之言曰。『吾英固有分權之說。惟其所謂分權。在法廷獨立。不受行政部之節制。而大陸政家之分權云者。乃行政官吏脫離法廷。不受其制裁。其見解之謬如此。』是侵犯行政之說之無據。可不煩言而解矣。

(一)黃君雲鵬持此說

二、官吏特權說。論者曰。官吏以施行行政處分。而有損於人民之權利。此其資格。當然與私人不同。故宜設特別法廷理之。(二)此其說尤爲大謬。蓋國家者。至善也。故國家不能爲惡。國家之一切機關。均不能爲惡。一切官吏。均不能爲惡。苟或認容其爲惡。則所以構成國家之機體。立解而於人類社會。所賴有國家之理。摧滅無餘。故凡世俗所謂機關之爲惡者。非機關之能爲惡。乃官吏假機關以爲惡也。官吏假機關以爲惡。乃以其私人資格。非以其公人資格也。故凡行政處分。無不當也。有一不當。因損害人民之權利。其責宜課之官吏之私人。今日官吏宜有特權云。是直與立國之本旨相背矣。

三、審判便宜說。論者曰。行政訴訟。含有行政之性質甚多。非習於行政者。不易了解。自來民刑分庭。以民庭推事審理刑事。或以刑庭推事審理民事。且虞其扞格不通。今以行政訴訟納之普通裁判之下。又焉有當。故平政院者。爲審判便宜計。亦不得不設。此院之設。殆亦猶海軍法之特置裁判耳。無他意也。(三)此說甚辯。而實不

(二)范君聯王持此說

(三)黃君雲鵬言此

平等自優於特權。惟若國民之程度不及。則特權法系。或亦較為適用。吾國人民。向祇知有行政官之司法。而不知有司法官之司法。今特設行政裁判。於人民心理。最合訟獄必且易歸。此又不然。愚在甲寅雜誌答某君書有曰。『所貴乎國民程度者。乃在民力自動之時。而非在民權被控之際。乃為人民參政而言。非為國家執法而語也。國家執法以施之民。應以何種形式出之。此法制優劣問題。而非民智高下問題。廢除行政裁判。誠有取於官民平等之義。而謂在法律眼光之下。民智高者。官民當平等。民智低者。官民不當平等。此種論法。恐有未安。吾國治法。夙持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義。是民智絕下。乃吾人已定之前提也。而在法律且官民向無歧視。官至極品。罪無論為公為私。均一律下刑部獄。初不聞行政事項。當別設獄以待之也。然則法律上平等之待遇。與國民程度問題。又胡來直接之關係。』若曰民習於所赴訴者為官。此在昔誠然。今後未必仍爾。即或仍爾。亦於民刑訟事為然。至其關係上連於官。必且以為官官相護。控訴無益。自來民欺於官之案之隱忍而寢者。蓋

(一) 賈君庸主此說。

然蓋法律中有所謂一類之法。其法規之施受。僅及於一類之人。而與普通人民無與。所謂海軍法。俱是也。以軍法言。意義所及。止於軍人在軍事範圍內犯罪懲罰而已。非謂軍人犯普通刑律。亦能藉口於軍事裁判。不到普通法廷也。(二) 夫行政法者。其中固規定官吏與官吏之關係。而官吏與人民之關係。亦復規定。而其精要復在後。而不在前。世謂英美無行政法。實則規定官吏與官吏之關係。所謂行政官規焉。得無之其與大陸法系不同者。亦官吏與人民之關係。不為特別規定耳。由斯以談。論者之擬行政法於海軍法。僅得擬行政法中關於行政官規之一部。以概其全。未免不倫。且此一部之法規。亦決不繁重。憲法確立。循規而行。緣此而涉訟。如吾國內務交通兩部停職人員。依據文官保障法。控其總長者。蓋絕無而僅有。果其有之。判斷此事。亦決不需何種專門學識。經驗。如民刑兩法之各有領域。未易相通。然此而不能由普通法庭理之。愚不識其理由何在也。

四人民程度說。論者曰。行政法系為特權法系。非行政法系為平等法系。以法系論。

(一) 前日會議。某君謂軍人當受特別待遇。迥異行政官。一兵卒之不知。此語雖奇。可不為辨。

不知凡幾也。今若假施行憲法之力。使了解於司法獨立之意味。而知有別於官吏之獨立審判機關。則民敢於控官。官因不敢欺民。其現象或且遠愈於昔日。而何訟獄不歸之為慮乎。即不歸矣。猶當設法。以致之不得藉此以弛其主張。况夫不必不歸者乎。

以上四說。特就前日所得聞於會場者。一為辯之。其詳未暇陳也。總之吾國官吏萬能司法。毫無意味。人民權利之損失。積若邱山。行政裁判最良之辯護。亦祇得曰。『行政管轄事務性質複雜。普通裁判官。無各項專門知識。技術不精。難保無拘文牽義。昧於事實之武斷。』(二) 已耳。不得謂人民權利不因此而受損也。夫在德法。官律嚴明。吏治稱最。其施行行政裁判。容或得足償失。而在吾國。果何望者。大抵知識愈高者。舞弊愈甚。技術愈精者。欺民愈勇。無論官吏損害人民權利事件。所需知識技術。不必多也。如在鐵路。人民不服官吏強收其土地。以致涉訟。斷此案也。與鐵道之技術無關。何必特設鐵路裁判。即需知識技術多矣。而為今日扶持司法精神起見。亦當放任於此圖。

(一) 此黃君雲鵬在憲法起草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所云。

償於彼。奈何懼官吏虎狼之性。之猶未鑒。轉設淫詞。而助之攻乎。凡此乃指厲行行政裁判之主旨而言也。而以最近之現象推之。其所謂行政裁判之設置。或完全為一麻木不仁之機械。院長蹣跚以行。評事施施而游。大力者手指東則奔東。手指北則奔北。除此偶爾無意識之跳盪外。平日蠢然無所事事。如今日之北京平政院者。亦未可知。試觀平政院設立以來。幾曾見一差強人意之事。足供吾人考憶有之。亦惟袁世凱時代之王治警案。南京八釐公債案。及最近內務部案數者而已。前者有類十常侍之北寺魏忠賢。後者有類英倫十六世紀之星院。其中所含法院之性質。絕少吾人即此而論。其利弊更與本題有若風馬牛之不相及。推言至此。愚蓋益不知所以置辭矣。

### 論同意權 五月一日

愚前以事離京。兩旬之中。未能以文字與讀者相見。比昨返京。偶與二三友人接談。及循覽數日間之報紙。覺其中櫛比待論者。不可一二數。而財政總長問題。今日適移付於參議院。就詢愚意者尤多。茲特於此略述鄙懷焉。



愚論此題。着眼在憲法之當如何運用。而於本人之臧否能鄙。不甚措意焉。當本報未出版之先。有內務總長張君國淦被否決於參議院一事。愚曾於憲法公言著有一論。略謂「憲法上之規定。如同意權。種種乃濟變之途。而非必由之路。號為濟變。則必有非常之局迫之行之。行之之後。憲法上將特生異彩。然後於義不謬。以此之故。若而條文非至萬不得已。知政者恆避而莫敢擲。亦特留此最後一步。而凡政客之所為。舉在末達此步之範圍。以內以相盤旋。以相質劑。使見制憲者之妙用耳。不可視為日用飲食。數數用之也。試觀同意權之設。濫觴北美。幾曾見康格雷濫用斯權。是故憲法貴有彈性。運用憲法者。尤貴保有其彈性。此類是也。」愚重按之。終以其言為不可易故述之。

愚前論內務總長案。猶有一節。略謂「是案所生之影響。凡三一激增。各方厭惡國會之心。理一創開。上下兩院相抗之惡例。一釀成政治麻木之現象。第一項證據顯然。不言可喻。以第二項言之。下院之所表決。非有特別理由。不容輕予反對。此憲政之常軌。不可不守者也。今一總長同意案。決非有不得已之故。必開兩院交關之端。悍然為之。

何以示。後以第三項言之。在憲政可稱破產。蓋以內閣總理所提出之人。而一再不得通過。於國會其效果。應與不信任投票相等。乃施受兩方若俱夷然。一買買焉。提之一買買焉。抗之初不計此種行動之作何意味。可謂不仁之極者矣。是說也。或亦足供參考焉。

間嘗論之。近年中國政治之日趨腐朽。日益紛糾。不可理。皆由人的問題。是故打破現狀。力求進步。當開闢一新方面。使人的問題漸易而為法的問題。若曰吾易而人不易。又如之何。則吾為政治道德之最犧牲者。以求博最後之勝利。亦何不可之有。

#### 憲法問題 五月二十六日

憲法蓋既垂成矣。為兩派所爭執者。不過二三問題。而此二三問題。在法理政治兩方。又俱非不可讓步之物。徒以平日疎通未得其方。武人又從中干涉。感情以盛。融洽愈難。平情思之。凡此皆客感所乘。非政家質直純潔之態也。吾人所當從事者。亦兩方之持理。何如耳。以愚觀之。解散權。若加他一院同意之制限。事實上等於無有。此觀法蘭西可知也。但全無制限。又恐蹈於日本濫用解散權之險象。於是嚴定場合。有若不信。

任決議。有若預算案。否決。有若重要外交案。否決。斯亦可謂平情而近理矣。有不以後二項為然者。不知否決預算案。即為不信任政府最大之表徵。此而不能解散國會。國會恆得避去形式上之不信任決議。而以否決預算之方達其安全倒閣之的。期以未可也。至重要外交案之否決。其有解散國會之必要。證以今事。其理甚明。故愚意研究會之主張。如此。在政理上大有存在之價值。決無黨派之成見。歸入其中。

決議案與法律同效一條。其必當刪除。可不煩言。而解為問。所謂決議案者。以範圍言。乎以手續言。乎。如曰範圍。凡國會所議之案。都應以法律為準。若踰法而涉於政焉。則國會所當議及者。似乃太無垠量。如曰手續。則凡不經讀會兩院未俱通過之案。而亦可與法律同效。則院法豈非虛設。由此設想。義總有所不安。若其範圍未越於法乎。而手續又與他案之通過無異。是亦一法案而已矣。何必別標決議案乎。

至地方制度。研究會所主者為緩議。此無持論當否之可言。但緩議之理由。愚亦謂其甚足。蓋省為吾國之特別國情問題。異常複雜。無論何人皆不能有圓滿解決之提案。而憲法又為經世大業。一成未易變更。審慎周詳。談何容易。況乎憲法會議之精神。已

同。弩末而國人望憲法之成立。有若雲霓。當此國論紛紜之際。布憲急切之秋。既乏審議之時間。復中以苟簡之心。理以此付諸緩議。又何疑焉。

右研究會之三大主張。愚從理論推之。覺其均可贊成。此外更有政治上之理由。二願得一終述焉。

研究會在憲法會議。為少數派。所有憲法上之主張。從來不能貫徹。凡經二讀會所通過之各條文。研究會所引為病者。蓋不知凡幾。而乃隱忍無可隱忍。卒至出於最後之抗爭。並聲言如不得請。彼派議員俱將辭職。以去。夫苟其要求為至無理也。吾為百年大法計。何惜深閉而固拒之。若其要求於理。僅得其半。而憲法本非一黨一派所能包舉之物。吾猶將稍稍犧牲。所見以屈從之。至其要求於理。無所肯者。愚敢一言自督。其良心曰。讓步而已矣。愚恆為同人言。少數服從多數。固為政治之常軌。而多數容納少數之意見。亦為政治道德之所必不可無。今更瀆陳是言矣。此其一也。

研究會者。進步系優秀之代表也。而與之相對者。為國民系。此次憲法上之衝突。儼然為國民進步兩系之爭衡。愚嘗攷兩系離合之歷史。而決其於國家之安危。有至密切。

應有之斷案也。

當歐戰發生之時。吾人有一普通理想。謂必德意志不至全敗。而後均勢不破。吾國可即於苟安。不然協約國以席捲歐洲之餘力。轉而解決東方問題。則結果未易言矣。果此種理想在前日。為不謬者。今日中於感情。貿然拋棄。殊為不智。

吾之不利德意志之全敗。蓋欲其於將來會議中。以兩種對抗之力。維持東方現狀。吾得於連鷄不棲之勢之下。以圖苟活也。今議吾國加入協約國。是與協約國同其利害。非欲陷德之該撒於千八百十五年拿破崙第一之地。地位是吾之舉動。為無意識。果陷之焉。則吾前日所慮人乘餘威以傾我者。將不免於實現。斯不亦進退失據矣乎。或曰。吾雖加入協約國。於歐戰不必有所影響。將來德之不敗。仍在意中。是則徒買德人之惡感。以至和平會議中失去一中分。和議之與國。則又與於不智之甚者也。

此猶預計議和時之現象也。然歐戰何時可了。無人能言之。吾國加入協約國之後。且恐不至議和時期。吾國情形。已不堪問。蓋加入非可徒言也。必負相當之義務。而其義務類非吾所能勝。吾不能勝。必且有一國起而代勝之者。平時一國對吾。其野望無

之關係焉。辛亥之役。兩派聯合運動。而大功成。民國二年。不幸而分。遂乃次第斃於袁氏鐵腕之下。而清流之政治生涯中。絕泊護國軍興。蔡唐岑梁并起。僇力而帝制以倒。此數月來。兩派之精神。又稍稍離矣。悲歎不平之聲。輒復潛起。此乃政界之大悲觀。愚誠私心竊痛者也。憲法問題。生此紛擾。明明為兩派未能推誠協商之證據。過此以往。兩派將益無調和之機。前路險巇。乃不可量。故討論憲法。愚亟望同人注意。黨派離合家國安危之故。對於研究會之主張。為圓滿的讓步。為吾國政黨史上開一新紀元焉。此其二也。

本斯二者。益以憲法上固有之理由。愚雖無似。願得為憲法請命矣。

#### 加入歐戰問題之意見 二月十日

凡為一事。萬不可忘却己身本來之地位。吾國弱國也。原無力足以自存。其至今日。尚得列於國家之林。皆食機會均等主義之賜。自今以往。吾國必以己力。振其國勢。固為吾人之所企圖。然其所已食之賜。不得不求而更食之也。亦無疑義。前提既定。則凡有一時機。將陷吾國於旋渦。以至機會均等主義。不能為吾保障。乃為吾所必避。此邏輯

形中恆有三國。從旁瞰之。因得紓其禍。若干今則向之從旁瞰之者。以彼一國與之同。其利害得以證其所為。為必不少之舉。俱將不敢有所聲言。則吾國當居何等。豈堪說乎。

凡此皆言。東方均勢之不可破。一破之後。必至不可收拾。主加入者。謂將來議和。吾國取得發言權。乃為大利。愚謂東方均勢。不破。吾即無發言權。兩方為維持其主義起見。其所爭亦必間接有利於吾。若破矣。必有一國圖獲其較大之犧牲。衝鋒陷陣。而前為他國所不敢阻。吾即發言。亦無效力。甚且彼將設法制吾。使不得言。又何益乎。

或謂愚所慮於他國無理之要求。即不加入協約國。恐亦難免。曰。是尚有國際上之名譽律。足以制限幾分。且吾無隙以授之。亦必不肯驟發。若加入矣。則不僅無名譽律之作用。或且即以其所要求。為名譽。此不可不辯也。

總之。吾國既生存於東方均勢主義之下。此主義終當保持。不可使人有破之之機會。使人破之。且不可何况自破以迎人。須知日伺吾旁。謀破此物者。固大有人矣。獨奈何熟視而無所親乎。

#### 反對政府外交政策者應有之覺悟 二月十五日

政府此次決定對德之政策。未免失之輕率。無可諱言。持反對論者之所焦慮。愚亦認為適當。蓋愚即懷疑派中之一人也。顧吾等雖屬懷疑。事前亦未嘗向當局有何種堅決之表示。惟見當日政府為主加入論所包圍。而吾徒之表裏附和其說者。隨在皆是。故果此政策而失敗。所謂輕率之咎。朝野兩方俱當任之。而吾儕之未能於事前積極反抗。使政府有所覺悟。亦焉能辭其責也。況此等方針。關於國家存亡者。至鉅。豈能朝令夕改。愛國之士。縱明知其不可。亦當披髮纓冠而赴其難。決無餘地。可容小丈夫悻悻之為。其有尚能為亡羊補牢之計者。未始不可逆於政府。意旨有所主張。然祇立於補救地位。而非立於對抗地位。若根本上無益。非難甚至藉此以快其攻訐政府之意者。愚期以為未當也。若曰誰發者誰收之。吾不主其事。即不欲負其責。所謂披髮纓冠。亡羊補牢。種種俱不肯為。則士各有志無容相強。亦惟引身而退。絕口不談此事而已。終不宜妄有所論。議致政府正當之進行。偶被其說之惡影響。因之危害中於國家也。

係較吾深切數倍乃至數十倍之中立各國。如荷蘭瑞典丹麥西班牙種種。且不步美國之後塵。向德爲最後通牒之示威運動。而吾以東方不關痛癢之僞國。張脈憤興。不計利害。而爲之凡吾所應被懲創之程度。正不可計。乃於此際。忽來國交不至斷絕之福音。所謂臨崖勒馬。此誠千載一時之好機。稍縱即逝。不可忽也。聞顏公使傳述德政府意向一電。二十二日已達國務院。而政府數日不見動靜。意其自覺責任之重大。且爲方針轉變之關頭。必且非常凝議。夫吾儕在野之士。固不能效尸祝越俎之所爲。然一念棟折榱崩。舉國同壓。因代表國中純正之心理。瀝誠哀告。使於可以微倖自拔之時。勿更爲庸人自擾之舉。匹夫之責。亦自信所不可逃。因撰本篇。以當師警。明知失著以後。外交頭緒已紛。協約國之相逼而來。當局之應付。極感困難。然當斷不斷。反受其亂。立身如此。何況當國。且吾之對德通牒。號稱與美一致行動。今美德國交。尙且不必即斷。何協約國之能強吾。若曰。吾不能抗姑順之焉。則向後。機局愈益紛糾。刀俎魚肉之境。又寧有底止。如此設想。更爲寒心。故愚謂此爲生死轉關。不可不爭。況理與勢又俱能佐吾乎。

當歐戰發生以前。英倫內閣。有主戰主和兩派。卒之主戰論勝。而主和之莫烈柏仁士兩氏。從容下野。決未聞兩氏有何言論。動作。致礙於戰事之絲毫。莫烈者以學者出爲政家。愚讀其書。最爲佩服者也。特題是以爲言。竊願人師其意而廣其例矣。

### 臨崖勒馬之外交 二月二十六日

當對德問題發生之時。愚曾發爲危言。謂此舉將陷中國於大不利之地位。冀以懲朝野上下之聽聞。使其勿飲狂泉。自蹙國命。不幸政府決定方針。微形急切。竟無機會。容許國中。正當輿論之流行。惟國家行動。匪能出之兒戲。政府既已強硬通牒以上。愛國者即不當言說長短。以致閱牆無已。禦侮寡方。愚亦曾本此旨。著爲論說。以促反對政府外交政策者之反省。當爲讀者所能憶也。其時之所懷。想蓋惟恐德人置之不答。或答而以硬態出之。吾國非出於決裂一途。必且無自存之餘地。故吾人不得不不同仇敵愾。以最後自期。今幸天不絕吾使。終有回旋自救之一策。則德政府答語溫和。不願中德邦交之破裂。是也。據本紙之所知。德政府雖稱封鎖計畫。不能全部取消。而關係船隻入於該特別區域以內。儘可從長商辦。夫海上之利益。在吾本爲絕無僅有。以關

有德國緩和之答覆。愚尙以懸崖勒馬爲言。即至今愚且以爲此上策也。然而上策實不易行。當政府之對德警告也。原爲國家獨立爭人格起見。並未與各國先期協商。且逆料某國之態度。不必贊同吾國之所爲。而乃大謬不然。數日之間。各協約國先後勸告。以同一行動相要。且其意甚誠。所談大抵比較有利於吾國。斯時德奧之情意。既傷。美利堅遠處太平洋。未足引以抵制。最近有力之國。而協約諸邦之殷勤勸誘。爲國家前途之利害。委細計較。拒之將釀成目前絕大之恐慌。夫吾國之國力。未充當此危機。一髮之時。外交方針。非此即彼。實無中立游移之地。於是政府不得不向各協約國表示堅決之態度。因進一步。更不得不有種種條件之磋商。時則與美一致行動。與否德國之答覆。如何已不爲決定。外交政策之標準。而其主趣全在加入協約與否之一問題。在政府將問題引至此步。亦非鹵莽無策者比。愚前所謂狹義的均勢主義。不使吾國陷於孤立被動之域。殆即其理由也。此第二說也。愚謂上策不行。此說尙不失爲中策。若曰。步美後塵。既絕德奧復傷各協約國之感情。如第三說所爲。將至第二說之慮者。一一見之實象。則誠策之最下者矣。

### 愚之外交政策觀 三月十日

凡論事有抱定一己之主觀者。有周察四圍之現象者。此其結論之出入。蓋未易量焉。愚於政府所定外交政策。始終爲懷疑之一人。累次論著。均表褻於本報。此一己之主觀然也。此自貢其主見。以供政府事前之採擇。取態亦宜爾也。雖然國際間之機局。不可以一面觀。吾人之所持論。俱屬諸常識範圍。在政府亦決非無見而所向。卒與吾人僂馳者。其斟酌慎審之苦心。或爲局外人所未盡喻。且外交方針。關乎國命。一經決定。閱牆禦侮之訓。即宜爲愛國者之所服膺。是故一己之主觀。有時不能不因四圍現象而有所遷變。此本論之所由來也。

今之論外交者。以愚之所探索。約有三派。一採廣義的均勢主義。斷定對德絕交。爲不當。一採狹義的均勢主義。以爲對德絕交之策。既定。即當與協約國聯同一氣。不使一國獨占遠東霸權。因陷吾國於孤立被動之域。一採獨立自主主義。謂當始終與美一致行動。雖對德絕交。並無需加入協約。今請就三派分別論之。

愚夙持第一說者也。在二月十號之本報。曾有一文詳論及此。及至通牒以後。政府得



愚反對第一步者也。其理由曾揭載於本報。讀者或能憶之。其後易反對而為相對之維持。則以茲事為國家存亡所關。政府既已決定方針。布達中外。一愛國之士。縱明知其不可。亦當披髮纓冠而赴其難。決無餘地。可容小丈夫悻悻之為。其有尙能為亡羊補牢之計者。未始不可逆於政府意旨。有所主張。然祇立於補救地位。而非立於對抗地位。若根本上無益非難。甚至藉此以快其攻訐政府之意者。愚期期以為不當也。一

此二月十五日故論愚之本意。對於政府之外交方針。全部反對。無分於二步。三步。惟若為國家前途設想。即亦不肯固執己見。人縱相貽以埴。適之諒亦所不辭。

惟愚有於政府之所為。大不滿意者。則自外交問題發生以來。反對派之意見。逐漸顯著。無京外。無軍民。長官。無政黨。首領。無商。無工。類有浮翳。障之不能。與政府表示同情。而政府醉於二三策士。逢迎頡頏之言。以為悠悠之口。無足輕重也。自二月中旬。以至於今三月之久。竟於調和疏通之道。絲毫未嘗措意。試舉一例言之。中國雖無所謂元老政治。而為社會中心之康南海。孫中山。岑西林。唐少川。諸人。政府以其為異己也。始終未嘗一移商榷之書。偶遣招邀之使。使之獲聞國家大故。熟聞此諸老者。本其憂

愚謂懷疑派應取之態度。在理論誠不必拋棄其主張。惟若鑒於事勢之變遷。政府決策之有苦心。與其辦法之非無條理。又了然於外交關係之重大。不能出爾反爾。料定此案。不得通過於國會。舍舉行苛疊達搖撼憲法之基礎。外政府或無其他救濟之方。即方今政府所採之中策。允宜加以贊助。愚本為懷疑者之一。今願犧牲其所見。轉為贊助政府之一人。並藉國務總理出席國會之機會。以此意著之。左方凡我同人。以覽觀焉。

#### 外交問題 四月四日

凡為一事。必料定必至之勢。而後能著手。當對德抗議之時。吾國獨異於歐洲他中立國之平和忠告。而必贅斷絕國交之詞於紙尾者。雖三尺之童。有以明其為準備宣戰之行。為是宣戰者。本吾抗議當然必至之程。敘一步。二步。三步。云云。特依權變為之詞。非能以此影響於外交之主旨也。故在理論。凡曾贊成第一步者。即已不能不贊成第二步。況二步。三步之間。首尾相銜。在事實。幾不得有所區別。而乃能取其一而廢其二乎。

脫離了無疑義因之法律上之解釋。不得不認斷絕國交為宣戰中之一步。苟國會宣戰之同意。為約法所規定。則斷絕國交之時。當然先徵國會意見。所當研究者。則第一次同意。果即付政府以宣戰之權。抑至宣戰時。尚須經過同意之形式耳。以愚思之。宣戰為斷絕國交必至之序。而事實上又息息可以兵戎相見。則當同意斷絕國交之時。國會不可不即付政府。臨機宣戰之權。雖宣戰形式上仍須先通過國會。惟若政府不及出席國會。而在國防上已不得不有宣戰之實。則同意易為追認。亦無不可。由此以推。斷絕國交之必納入宣戰範圍。以內其義甚明。

茲請徵美國之例。以實之。紐約二月二號電。總統威爾遜開國務會議。討論潛水艇案。散會之後。威總統即往晤元老院外交委員會長師統。先是師統曾通告威爾遜。在美國與德國斷絕國交以前。必與該委員會協商。至是會商。師統及其他元老以為絕交時期尚早。華盛頓同月七號電。則稱元老院以七十票對五票之多數。批准與德斷絕國交案。此其中政府國會兩面。由協商而至同意。其蹊徑頗有可尋。及實行絕交以後。總統出席國會。為宣戰準備要求同意之電。仍時有所見。是在美國國會。履行宣戰同

國之誠盛倡。不然之論。黨徒奔走動色。相戒政府。聆其言。充耳如不之聞。接其人。熟視若未之親。坐使脈絡貫通於國會。語言流播於道途。致令輿論。鬱然空氣沉鬱。本可平流而進之事。徒以政府不能推誠相與。力為舉國一致之圖。遂乃枝節橫生。僥焉不可終日。至今之反對外交者。果反對方針。歟。抑反對政府之辦法。歟。殊為疑問。兩月以來。愚屢以私人資格。忠告當道。謂天下事與天下共之。如斯大業。為全國身家性命所關。與尋常內政不同。斷無由一黨一派把持專斷之理。當局雖無其心。似有其迹。倘其心不盡為人所諒。釀成內訌。語云。蟻穴尚可潰堤。則禦侮於閭閻之時。天下事豈復堪問云云。不幸其言未能見採。馴至茫無辦法之時。不得不借重於倪嗣冲輩之代表民意。巧避軍人干政之名。冀為容頭過身之計。此誠不得不長太息者矣。

#### 約法上宣戰同意之解釋

對德問題方針既定。約法上乃發生一問題。即斷絕國交是否包含在宣戰範圍以內。是也。其在事實。誠有斷絕國交後若干時不宣戰者。然斷絕國交後。時在宣戰狀況之內。遇有相當之時。與地。即行開始攻擊。又為事實之所不可逃。故二者之關係。不可

意之權。其手續實不止一次。雖國會承認斷絕國交與承認宣戰終為兩事。而國會可以對於斷絕國交表示贊否。其權實根於宣戰同意而來。故知以斷絕國交釋為宣戰中事。其理乃至當也。

### 論段總理辭職事 三月六日

日來北京政海發見一最不安之象。即段總理卒爾辭職赴津是也。在段總理之為此。其必有不得已之苦衷。自為吾人所共諒。而為自明責任起見。斷然出於最後之表示。亦不失為大政家之所為。雖然。當此存亡危急之秋。以寄託最重之身。忽為飄然遠引之舉。此於自計誠得。而為國家大局設想。似不得謂絕無再思之途。且段總理以責任內閣相標榜。而其舉動律之責任二字。亦僅為得半近。似此誠不得不為總理惜者也。今請就第二點約略陳之。

夫所謂責任內閣。果對於誰而負責任乎。此不待問而知。為國會也。夫吾國憲政初在萌芽。國會課責之法。多有未備。平日政府之所為。其所含責任之意味蓋渺。是乃運用憲政未臻純熟。愚於兩方俱無責焉。惟以意義淺薄之責任二字。時時不斷於政客之

口。而內閣雖不必置重。此點乃至與元首發生異議時。轉訴諸此。以為武器焉。則吾人不能不借此機會。以確立責任內閣之義。而況解此大紛。舍此更無他法乎。

按立憲國之先例。凡內閣以能實行其自定之政策為原則。倘或所定政策與元首所見有差。閣員自應為相當之讓步。惟若閣員認為不能讓步。則視其所持政策是否為國會之所護持。苟國會主張一致。元首即不能不屈己以從於斯。元首猶或堅持是之謂憲政自殺。此吾人不當推測之一境也。反之。內閣不得當於元首同時復不獲多數於國會。而其問題又為國命所關。不能拋棄。則形式上尚須以是否解散國會請命於元首。時或國法未賦。元首以解散之權。元首不欲舉行。苛疊達。又或元首有權解散。而始終不贊同內閣之所為。則內閣唯有辭職而已。苟至此而仍不辭職。是為無責任之內閣。苟先於此而辭職。是為不盡責任之內閣。愚立此義以衡段內閣。欲其免於後者之譏。未易言也。何也。國會之意。思何在彼。尚未得有形式之證明也。

聞總理與總統相持時。總理頗以內閣責任為言。又聞總統與總理所見不同之點。一在徵求民意。一在暫時不必果爾。則解決是題。本極易。愚曾論斷絕國交。本為宣戰

之一步。苟絕交之政策一定。內閣即當徵取國會同意。而求國會付以臨機宣戰之權。今府院之意見既不一致。而外交方針復已決定。遲速非得國會同意不可。且內閣以責任相號召。而責任又舍國會即為不詞。為段總理者。即應仰體元首徵求民意之意。折而報告國會。詳陳始末利害。而以贊助相要。以大勢觀之。國會與內閣之所見。無多出入。總理苟挾國會之同意。以復命於元首。在元首屢屢聲明尊重民意。決不至更於閣議有所非難。若不幸而國會不表贊同。吾國國會能否解散為別一問題。而內閣至斯全體辭職。既可以告無罪於天下。而於責任之道亦恰到好處。惜乎段總理未見及此。拂衣而去。處國家於險途。壞憲政之先例。此於表同情於總理之餘。不得不責其責備賢者之愚者也。

然則如之何而可。苟愚所論為不謬。愚謂轉圜之機樞仍在國會。願憂國之士詳求其方焉。

### 段總理應取之態度

段總理日前離職赴津。社會中頓生一種不安之象。昨晚總理復由津返京。所謂不安

之象。必且消除若干分。此固最可欣幸者也。雖然。其能完全消除。無礙於憲政之前途與否。則必視總理所取之態度如何。始有可言。

今總理忽去忽來。在憲政上果當作何種解釋乎。說者謂總理之去。以與總統相持不得行其志。因自明其責任而引去。其來也。則總統予以相當之保證。使其志得行。此說是否符於真相。姑不具論。假令如是。則十八世紀以前宮廷陰謀史中之所有事。與今日之憲政相去萬里矣。

愚昨論之內閣責任者。對於國會負之者也。總理所挾政策。自覺與元首不能相容。當立時折而出席國會。詳陳始末利害。而以贊助相要。乃總理不知出此。遽爾拂衣而去。此於運用憲政實大失其軌道。今已去而復來。則何所聞而去。何所見而來。不得不於憲政上採取一定之立場。點夫赴津一層。付諸成事不說矣。今茲之來。以憲政之義律之。惟有認為自覺責任之所在。而下車之始。即當首赴國會。將外交方針委細報告。請求信任。狀以為實行該政策之符。以大勢揣之。當不至請而不得。果其不得。則國中已造成一舉行苛疊達之機會。結果如何。非吾人今日之所敢言。幸而得之。則內閣已得

國會之擁護在尊崇民意之元首。寧復有何違言。是樹憲政之楷模。定國家之大計。實於此舉。是賴總理其審之若遲遲不求解決。於國會徒逶迤於新華門之內。今日關一口明日關一氣。此誠與所謂宮廷陰謀相近。翹首二十世紀正堂堂之憲政。果將何日得其髮鬚哉。

本來段總理表示態度。於與德斷絕國交以前。必至國會請求同意。是總理遲速必出席於國會。何必亟亟。是乃不然。在法律上之嚴格解釋。斷絕國交與宣戰為二事。宣戰當經國會同意。而斷絕國交則否。然斷絕國交之必徵取國會意思者。誠以斷絕國交即入交戰狀況。時時可開始攻擊。若不得同意。在便宜上不得不戰。即發生違憲問題。且萬一開戰。一層臨時不得通過。則憲政立瀕於絕地也。果如是者。則推之實行。斷絕國交之時。恐國會忽持異議。將至禍生不測。又何如決定斷絕國交政策之時。先求國會意思之所在。轉較有伸縮之餘地乎。若曰決定斷絕國交政策之時。即不容國會異議。則遲速之果一而已矣。何必不速。況人情上速商則情感易調。遲商則成見轉盛。利害得失又顯而易見哉。

### 創設特別國務會議增造不管部之國務員議 三月十二日

政府外交政策。已得兩院之同意。此後將以舉國一致之名義。本其所定之政策。著實實行。而負責行之責者。厥惟今之內閣。雖然。愚於此發見大缺陷焉。請得舉之於下。

- (一) 今內閣自段總理外。殊乏足以代表各種特別勢力之首領人物。以當國家大事。其所決策。不足以堅社會之信用。且以後交涉事件。將益繁重。社會之責難。將益苛嚴。內閣行事。偶或不鑒衆望。恐無力鎮壓紛擾。貫徹主張。
- (二) 今之國務員。皆管有專部。部務之繁簡。雖有不同。大抵盡心處理。國務之時間甚少。充其弊計。畫不易周。匪決議每嫌遲滯。以應瞬息千變艱危萬狀之時局。頗不相宜。

(三) 以上二種理由。雖無人肯為發覆。而事實上則已默認之。蓋以內閣人物分量較輕之故。因有梁任公參與機要之事。以兼管部務之國務員。無暇研究外交情實。因有外交委員會之設置。此在今日之政局。不得不認為補偏濟變之方。然約法上無根據。每以對人感情。易生誤會。攻訐之弊。於是在事者欲負責任於名義。

為有嫌不負責任。在實際為不可公私兩損。莫逾於此。

(四) 吾國所謂國務員。例管一定之專部。而參謀總長。因不得列席於國務會議。當此外交軍事聯鎖極密之時。長此以往。如何而可。

由右觀之。今內閣進行之困難。可以了然。然則其改組內閣乎。此著之不易行。本報已屢次論列。愚迴環思索。惟一救弊之法。在創置特別國務會議。增造不管部之國務員。此種較為新穎之論。尚未見於吾國之論壇。聞者或以為可駭。不知他國富有先例。理致亦極平常。願得平心思之。

夫國務與部務。在邏輯本為兩物。長部務者。之必為國務員。與不長部務者。之不得與聞國務。均非深合邏輯之談。在吾國約法。規定國務員之權責頗詳。至國務員之即為各部總長與否。則別待解釋。故今增造不管部務之國務員。於約法全無不合之處。至徵之他國。英法均設有此項不管專部之國務員。或為調和黨派之所宜。然或為研究政務之所必要。久已成爲慣例。而英倫最近政治。尤有足以供吾取法者。則自開戰以來。以閣員之龐雜。議事極感不便。昨歲之冬。軍需總長雷德佐治。商之總理愛斯葵斯。

擬別設一軍事委員會。以四人為之。凡所決議。內閣必須通過。愛氏難之。雷德佐治即毅然辭職而去。雷德氏者。愛氏之靈魂也。愛氏以失其靈魂。亦即下野。而以重組內閣之任。付之雷德氏。雷德氏得所藉手。即本其軍事委員會之計畫。將內閣壁為兩部。一普通內閣。一特設內閣。普通內閣。仍以新舊各閣員之管部及不管部者充之。至特設內閣。則限於五人焉。

- (一) 己身 總理 自由黨
- (二) 龐納魯 財政總長 統一黨
- (三) 伯爵克山 樞密院長 統一黨
- (四) 子爵米勒 不管部 統一黨
- (五) 韓德森 不管部 工黨

此特設內閣。專議一切軍國大計。普通閣員。不列席焉。惟有與何員之關係事件發生。亦招與議。自有此組織。以後英國之軍事計畫。乃形敏捷。雷德佐治以雄才大略運之。尤見奇功。此誠最近可法之一良例也矣。



愚意。吾國。際此時。變宜。倣英。倫小。內閣。之法。創設。特別。國務。會議。以。足。以。代表。社會。勢力。之。中心。人物。如。段。總理。梁。任。公。唐。少。川。岑。西林。諸。人。組織。之。而。參。謀。總。長。王。士。珍。亦。應。加入。是。五。人。者。除。段。總理。本。為。國務。員。外。梁。唐。岑。王。俱。宜。由。總理。以。國務。員。資格。提出。國會。同意。再由。大。總統。任命。此。專。為。討論。軍。國。要。政。之。閣。員。除。王。君。管。領。參。謀。部。外。餘。均。不。管。部。凡。有。軍。國。重。政。悉。在。此。中。討。議。其。餘。閣。員。非。有。臨時。關。涉。之。事。不。必。加入。經。此。會。決定。之後。再。行。報告。普通。國務。會議。使。贊。同。焉。至。普通。國務。會議。除。段。總理。兼。為。普通。國務。員。外。特別。國務。員。概。不。列。席。如。是。為。之。段。王。代表。北。洋。以。梁。代表。進。步。系。以。唐。代表。國民。系。以。岑。代表。西南。由此。五。公。以。其。本身。之。資格。及。約。法。付。與。之。權。能。擬。議。天下。大。計。定。為。國。是。布。之。全國。無。論。何。派。均。不。至。有。違。言。所謂。舉。國。一。致。至。此。方。有。希望。而。又。人。少。事。專。運用。極。便。雖。不。敢。謂。無。遺。算。而。較。今日。所。為。之。有。系統。慮。易。周。而。事。易。集。則。可。斷。言。今。之。憂。國。君子。有。認。許。此。策。為。切。要。可。行。者。乎。願。得。細。論。其。實。行。之。方法。也。謹。議。

# 甲寅雜誌存稿下

附甲寅日刊存稿  
獨立週報存稿

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四十四輯  
沈雲龍主編

甲演雜誌存稿

章秋桐著

文海出版社  
有限公司  
印行

長沙章士釗著

甲寅雜誌存稿

卷下

附  
甲寅日刊存稿  
獨立週報存稿



甲寅雜誌存稿卷下目錄

社說

頁數

學理上之聯邦論

一

聯邦論答潘君力山

二九

讀秋桐學理上之聯邦論

三九

聯邦論再答潘君力山

四五

再讀秋桐之聯邦論

五六

譯論

白芝浩內閣論

一

哈蒲浩權利說

三〇

通訊

論憲法會議

一

論譯名……答容君挺公……	六五
論功利……答朱君存粹……	七一
論邏輯……答徐君衡……	七六
論聯邦……答儲君亞心……	七八
通訊……答蔣君智由……	八二
論厭世……答李君大釗……	八四
答黃君遠庸……	九四
時評	
造法機關……	一
石油問題……	四
新聞條例……	九
日本之政黨政治……	四
爵氣……	六

論邏輯……答吳君宗毅……	三
論政本……答李君北村……	五
論人治法治……答周君悟民……	九
論政治與歷史……答陳君嘉異……	一四
答陳君獨秀……	一四
論平政院……答儲君亞心……	二一
論新約法……答顧君一得……	二七
論物價與貨幣購買力……答李君大釗……	三三
論救國……答孫君毓垣……	三五
論政本……答G P K君……	四六
論內閣制……答羅君侯……	五七
論出廷狀……答戴君承志……	五八
論宗教……答高君一涵……	六二

## 甲寅雜誌存稿

### 社說

#### 學理上之聯邦論 四年五月

聯邦之論。初起於國內。正副兩面之說。彌引而彌長。非本篇所能罄其百一。故以學理為題。讀者當知其一定之界。至於本制贊否何似。仍待他篇。總計本文所談。皆關於聯邦自身觀念。欲知聯邦之為何物。茲或不無小補。至物之為美為惡。終俟讀者自為權衡。故今番所陳。亦由之而贊否。可得施。非欲壟斷他人思想之力也。

愚疇昔著論曰。『聯邦者。先有邦而後有國。歷史中數見之例。固不相差。然政論真值。存乎理不存乎例。』或者病之。謂理由個別之事實歸納以得。『事實自個別散立觀之名之曰事實。自其證明真理觀之。則名之曰例。實則同一物也。且事實已然也。理當然也。當然必在已然之中。離已然無當然。』由斯說也。先邦後國。既為聯邦已然之事。當然之理。即在其中。自後凡為聯邦。苟邦不先存。時曰非理。與愚例外別有理在之說。

政府欺盜府欺……	一七
八釐公債案……	二一
附獨立週報存稿	
發端……	一
變更政制之商榷……	二
約法與統治權……	五
張方案之餘論……	一二
國稅與地方稅……	一七
政府責任與議會解散權……	二〇
普魯士省官制論……	二五
主權與統治權……	三二
論劃分省治非正當地方制……	四二
主權無限說……	四七

不能相容。今請得而辨之。

理有物理。有政理。物理者絕對者也。而政理。祇為相對。物理者通之古今而不惑。放之四海而皆準者也。政理。則因時因地。容有變遷。二者為境迥殊。不易並論。例如十島於此。吾見九島皆黑。餘一島也。而亦黑之。謂非黑則於物理有違。可也。若十國於此。吾見九國立君。餘一國也。而亦君之。謂非立君則於政理有違。未可也。何也。立君之制。縱宜於九國。而未必即宜於此一國也。或曰。自培根以來。學者無不採經驗論。此其所指。似在物理。而持以侵入政理之域。愚殊未敢苟同。善夫英之論者魯意斯(一)之言曰。『人謂政學之精。蓋存乎驗。但所謂驗。若視與科學之試驗同科。則相去萬里。以驗加之。政學亦惟謂詳察之試行之而已。』其所以然。則科學之驗。在夫發見真理之通象。政學之驗。在夫改良政制之進程。(二)故前者可以定當然於已然之中。後者甚且排已然而別創當然之例。不然。當十五六世紀時。君主專制之威。披靡一世。距此以前。政例所

(一) Lewis 語見所著 Methods of Observation and Reasoning in Politics 一七八頁

(二) 參閱 Garner,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二二三頁

存罔不然焉。苟如論者所言。是十七世紀後之立憲政治。不當萌芽矣。有是理乎。如右所陳。聯邦之理。果其充滿。初不特例。以為護符。『即以例論。而先後之說。亦不足破。法蘭西統一國也。而千七百八十九年之革命。及倫的黨諸名士。曾有法蘭西聯邦之議。……又英吉利亦統一國也。……而自愛爾蘭要求自治以來。聯邦之思想。逐漸發達。兩三年來。為說甚盛。』此愚前論之所言也。駁之者曰。『法蘭西之事。已屬過去。況及倫的黨人專崇拜美利堅者。其主張聯邦。尤出於模擬。為不切實況之空想。無一足證。至於英吉利。即使他日竟為聯邦。又安知不為例外乎。』茲亦請得細論。

人類者富於模擬性之動物也。世有良法。從而擬之。本不足病。惟以謾陋所知。及倫的諸君子之倡言聯邦。乃事勢迫之使然。非必出於豫立之理想。蓋當諸君與山岳黨人同據造法機關。(一)宰執國政。頗兢兢以法蘭西統一為心。千七百九十年七月十四日。國民會議舉行諸省同盟祝典。意在堅諸省之志。使勿與中央相離。及倫的人並無異說。其後兩黨交關。溫和諸子。不敵山岳暴亂之為。一國政事。掌諸暴民屠伯之手。及

(一) Assemblée Constituante

倫的黨計無復之。乃翩然下省。驟翻聯邦之幟。以抗巴黎。巴黎羣兇。宣言擁護。唯一不可分之法蘭西。以割裂邦家之罪。嫁於彼黨。舉而殲之。聯邦主義。亦隨而息影。或謂茲之主義。乃一不切實況之空想。以愚觀之。實應於當年時事之要求。及倫的之敗。雖由山岳之凶頑逾分。而其時法人思想幼稚。政習拘攣。於軍一聯邦。早持入主出奴之見。坐使橫逆者。隱操默契。人心之利。乃其巨因。假使共信此理。一舉成功。愚敢決爾後八十年間之革命流血。可以全免。即不然。而亦不至如彼之烈。此誠論世者所不可不知也。大抵當時誤解聯邦。輒謂國而有此。無異割據。其後法人自為定義。特曰。『凡一政制於各地方。共同利益。所關建為總體。以營之。使之支幹相聯。其他則入乎自治者。聯邦主義也。質而言之。聯邦主義。分權主義也。特其分權。兼夫立法。行政。而其度。又特高耳。』(一)且其推論及倫的黨之所為。謂彼有意分割法蘭西。如山岳黨之所蔽罪。斷乎不可。苟最後成功。終歸及倫的。其將無害於法蘭西之統一。無可疑也。(二)且論者

(一) 見 Bloch, Dictionnaire de Politique 九八九頁

(二) 參閱司書九〇頁

其毋謂法蘭西之聯邦主義。特偶發於第一次革命之頃。自後即不復能殖也。蒲魯丹

(二) 前世紀中葉社會學者之斗山也。嘗著『聯邦主義』(三)諸書。鼓吹斯義。其言曰。『法蘭西聯邦。當以獨立之理想。樹為組織以成之。於斯時也。其第一步。乃在以最多之自治權。讓之諸縣。以薩威稜帖。讓之諸省。』(四)夫蒲氏之著述。價值何似。非茲篇所能評。論其所當注意者。則此公之思想。印入法人之腦。帶至深。雖曰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彼身為議員。且無能為役。而千八百七十一年之共和。巴黎政府。亦欲試行而未果。今後何時可以實現。或竟永無實現之日。俱不可知。而最近法學大家。則頗遠紹蒲氏之說。勸勉論列。狄驥(五)與葉斯曼(六)方今法蘭西學者。以善談法理名聞天下者也。其所著書。皆大於聯邦原理。有所發揮。(七)且謂二十世紀之新思潮。咸集於此。(八)其

(一) Proudhon

(二) Du principe Fédératif et de la nécessité de reconstituer le parti de la Révolution

(三) 參見蒲氏所著 De la Capacité politique des Classes Ouvrières 二二三頁。愚見葉斯曼引之

(四) Duguit

(五) Esmein

(六) 參見 Le Syndicalisme 一書。參閱蒲氏之說

(七) 見葉斯曼 Droit Constitutionnel 卷論



言精深奧博。非可悉舉。愚異日當爲專篇以介紹之。

至於英吉利之爲聯邦。已漸由理想而入實行時代。或字之曰例外。愚謂此一例外。已足證明邦不必先存於國而有餘。夫邦先於國。其例多。邦後於國。其例少。據此少例以護其先國後邦之議。此非於先邦後國之多例有所舐排。或謂愚以己說「否認」其說實則無所謂否認也。聞之蒲徠士曰：

邇來吾英主張聯邦組織者有二說。一將全英裂爲四邦。從而聯之。一將全英視作一邦。與各殖民地共爲聯邦。而已屬於其下。之二說者。固不必今日即見施行。而真值所存。足資論究。蓋以彼表顯憲法將以何時而易性。由何式而變形也……

苟後說而將行也。必也先以法案創造聯邦憲法。與夫聯邦議會。此種法案。由巴力門通過之。以其聲明爲全帝國而立也。法律上之效力。母國所被。與各殖民地同。苟此法案列舉若干事。如帝國國防與夫商船法版權法之類。取之於巴力門以及各殖民地立法院。而歸之聯邦會議。因是巴力門於各殖民地之所爲。不能自由取消變易。則今之所謂巴力門萬能主義。將至減其效能。

其又一說。則聯合王國。立英倫愛爾蘭蘇格蘭威爾士爲四邦。自化爲一聯邦之制。各邦既自有其政府與立法院。以處理其地方政治。而凡共同事業。則以巴力門爲聯邦議會而屬之。如美利堅之有康格雷。坎拿大之有道密議會。(一)澳洲之有康芒議會。(二)焉。由斯道也。勢將以地方政務。絕對屬之地方議會。使巴力門無由干涉。於是剛性憲法。將代今之柔性憲法以興矣。

更有人焉。合前兩說於一爐而冶之。其法則將聯合王國離爲四邦。與各殖民地並立。共遣議員於「全不列顛聯邦議會」。(三)此其憲法之成爲剛性。亦與前同。(四)(五)夫不列顛。自其本部言之。曰聯合王國。自其全體言之。曰不列顛帝國。而皆國也。無論

(1) Dominion Parliament  
(11) Commonwealth Parliament

(111) Pan-Britanic Federal Legislature

(1111) Bryc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Jurisprudence 13 四五至二四九頁

(11111) 自愛爾蘭自治案通過後。愛爾蘭四省中之一省曰威爾斯。起而抗議。至於用兵。政府出爲調人。曾提議以愛爾蘭四省立爲聯邦。意在使其各得自治之權。不以教派之別互相殘殺。此又於上述三說以外。別具一說。最爲縝密者也。

其爲聯邦之道。何出而非將其分子先樹爲邦。不爲功。此於蒲氏之文。可以一覽而得。反對斯說者。每言其計未便。初未聞以邦不可立相詆譏也。且由蒲氏之言。單一與聯邦之遞嬗。一憲法之變遷耳。此種變遷。當然屬之國法範圍以內。邦國之關聯。果何後先之足分也。

凡右所陳。不過於英法所以爲聯邦之道。珍重而更道之。或終以其未爲實例。不足取證。雖不列顛之聯邦。以愛爾蘭自治之故。成其小半。(二)以非全豹。仍有恨焉。愚因請得進言中南美諸聯邦。

中南美諸共和國。大都由單一進爲聯邦。千八百五十七年墨西哥聯邦成。逾年哥倫比亞邦聯成。六十年而聯邦成。六十年阿根廷聯邦成。九十一年巴西聯邦成。千九百三年委內瑞拉聯邦成。就中巴西尤爲著稱。巴西者王國也。千八百八十九年。革命軍起而逐王。隨而變易政體。在王政之下。巴西乃一強有力之集權國。自千八百八十九年革命以至於今。則爲聯邦共和。其憲法取法北美。惟恐不肖。故其國以「巴西

(二) 愛爾蘭自治案。一曰聯邦自治案 Federal Home Rule

合衆國」(一)爲號。決非欺人。(二)夫聯邦先例。類先有邦而後結約爲國。自南美諸國反其道而行之。國家組織上遂別開生面。而大爲法家探討衡論之資。耶律芮克奧之公法學者言聯邦有重名者也。於斯特爲注意。其言曰：

夫聯邦之各邦。或者於建國之時。既已先存。或者於建國之後。始行加入。而後例之中。復有二別。一新入分子。至今立乎聯邦之外。……一聯邦以其所有之權。在邦權所許之範圍以內。讓於所屬之地方。其地方無論爲省爲州。因以造爲政情。使其組織含有獨立國家之性。(三)在第二例。邦之於中央也。其服從性。不出於創以其夙爲一般之服從者。今特承其流而用之也。以此之故。其在單一國。亦得化爲聯邦。如最近巴西之所章示是也。(四)斯時之所當爲者。亦新造各邦耳。以言乎國本來存

(1) The United States of Brazil

(11) 參見 Denis, Brazil 111 頁

(111) eine selbständige Staatliche Organisation 謂各邦有國家性。此耶律氏之見。鄙意不以爲然。後當細

(1111) Auf diesem Wege kann sich auch ein Einzelstaat in einen Bundesstaat verwandeln wie in jüngster Zeit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Brasilien geschehen haben.

在今之聯邦組織特使憲法蒙其變遷無餘事也。聯邦之發生與夫法理上之可能。有如於此。此誠最饒趣意者矣。(一)

由耶律氏之言以觀。單一國之轉為聯邦。絕無不合法理之處。其所以然。則聯邦所需服從中央之性。乃有定量。不及其量而使進。而求之。與夫已逾其量而使退。而就之。途雖有殊。而其歸則一。譬之三帶。邦聯為寒帶。懼其太寒。單一為熱帶。有時懼其太熱。惟聯邦溫帶。清煥適中。果見某甲自寒帶移入。復見某乙自熱帶移入。以常識推之。人將不是甲而非乙。今也自寒帶至者日多。而來自熱帶者不數數觀。主奴之見。遂因以生。甚矣政習之拘人也。大抵由邦聯改作聯邦。其服從性為創。由單一改作聯邦。其服從性為因。耶律氏樹義之堅。洵足一空理障。創者能之。因者宜尤。易謂曰。不能愚實。惑焉。世之論者。或視單一為政體之終級。聯邦特其過渡。因謂化單為聯。乃羣治退化之徵。討論及此。當訴之實在國情。非玄理所能畢事。姑不具說。特人之懷挾。斯見以為。改制有所未安。斷非謂事實有所不許。柏哲士即微偏於是者也。然其言曰。『單一國家。』

(1) Jellinek, Allgemeine Staatslehre 七九頁

準夫聯邦或二重政府之原則。施其組織。乃絕對可能之事。(二)故夫先國後邦之說。就而細論。惟有政情合否之問題。決無本身能否之問題。此愚之敢於斷定者也。於斯有當為讀者警告者。則單一國之創設聯邦。本蒲徠士耶律芮克栢哲士諸家之說。總之。蓋屬於憲法變遷之事。而非國本破壞之為。在勢革命之後。其制易成。然必革命而其制始有可成。其說亦無根據。是故千八百九十一年之巴西。誠乘革命之機。千九百二年之委內瑞拉。則不爾。至英人盛倡聯邦論。其與革命思想。風馬牛不相及。尤不待言。然今之為言者曰。

吾素謂中國非不可造成聯邦。但在今日。則有所不能。使當革命之時。各省依獨立力量。能自制成根本法與統治機關。然後再集合組織中央政府。則聯邦成。或過此以往。有非常巨變。再演辛亥八月之活劇。而使各省有為邦之實際。則中國亦可成聯邦。準此為例。美之得成為聯邦。亦由各州有離英獨立一事。始確實取得邦之資格。否則彼依據免許狀所定之憲法。恐至今不脫英皇命令之性質。反之法未能成為聯邦。與英欲行聯邦而猶病未能者。亦由未經此程序之故。今日中國各省有無自立之根本法存在。依此現狀為設施。其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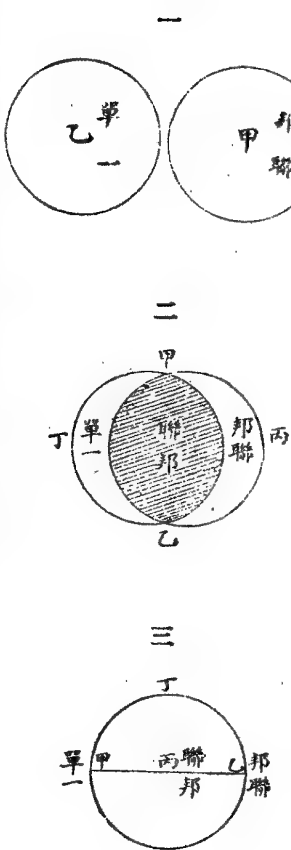
(1) It is possible that a single State may, as a matter of fact, construct its governmental system upon the federal or dual principle. (參閱商務印書館政治學及比較憲法論上卷九二頁)

權限。無論為概括為列舉。是否皆賴國家為賜予。秋桐君若非取第三次革命手段。使各省先建為邦。則無論如何設定條件。謂中國宜於聯邦之組織者。……其實終不是。

愚審此說之受病處。乃未暇細為聯邦與邦聯之分。苟彼主張邦聯。或主張由邦聯政體之聯邦式。多少尚存其舊有聯邦之質。(二)愚未敢以其說為不然。若夫純粹聯邦。或保有若干分單。一性之聯邦。則實無取經過革命之一程序也。大抵一國政權之分。配不外邦聯聯邦單一三級。而三級之中。邦聯單一。兩俱離立。如甲乙二圓之不相關。惟至聯邦。乃邦聯或單一之所演進而出。自來二獨立國以上。依平和之序。準原有之法。蒼頭特起。樹為聯邦。歷史中尚無其例也。(三)惟其如此。聯邦之為物。視其何所自。出政性。莫不微毗於彼焉。欲求醇乎。醇之聯邦。蓋猶理想中事。善夫史家胡禮門之言曰。『聯邦政府者。鈞其玄而言之。乃所以調和兩極端制者也。兩端之間。為地至廣。其所容聯邦之式。亦至夥。頗有時竟或傾入其所近之端。不可驟辨此。乃理有固然。無可。』

(一) 現在德美皆不得稱為完全之聯邦式。而德尤甚。斷其內容蓋分乎邦聯與聯邦之間。名家論此者多矣。參閱 Garner,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一五二頁。  
(二) 參閱柏哲士商務印書本上卷九十二頁。柏氏謂史無此例。乃政治學之福。

疑也。(二)胡氏史識絕倫。其言遂於政學中獨開徑。蓋彼著聯邦史時。在千八百六十三年。北德聯邦。猶且未立。史例之足資左證者。悉介乎邦聯聯邦之間。聯邦之隣於單一。或由單一而成者。未或一見。而乃獨樹真詮。創為兩端調和之義。使聯邦單一。有



道以通其藩。學者之言。斯為可貴。愚所作第二圖。即所以表其說也。甲乙丙昆於邦聯。甲乙丁昆於單一。所昆雖異。而所以為聯邦則同。反而言之。所以為聯邦。雖同。而所昆難於易位。何也。事勢使之然也。是故時勢有其要求。凡政治組織。皆可改施聯邦之制。

(1) Freeman, History of Federal Government 第一頁

惟改施之時不可不注意其所。毘者乃爲何端。毘於丙者不可強做甲乙丁之聯邦。毘於丁者不可強做甲乙丙之聯邦。必欲做之其事必至大謬。言者之心目中似乎祇有甲乙丙式而無甲乙丁式。故一談聯邦即望德美而却步。非必謂德美之不可爲也。乃爲德美必首創聯邦。如欲得邦必由革命而革命又其所不欲出者也。須知凡事亦問其理如何耳。理果充實如無他種障礙即可立見施行。人謂聯邦必依革命始得造成。愚謂革命云者不過一種排除障礙之手段。果有他法其排除障礙之力等之革命諒亦人所樂從。特其力何因而至未能立證。人或不信耳。然愚敢言斯力不至即革命亦不爲功。辛亥之役吾嘗有爲聯邦之機矣。而卒不成。何也。斯力未至也。法蘭西千七百八十九年之役與夫千八百七十一年之役不僅有爲聯邦之機而且爲聯邦之事。而卒不成。何也。斯力未至也。言者謂法之未能成爲聯邦乃由未經革命程序之故。愚誠固陋未敢以其言爲有徵斯力者何力也。曰與論力也。麥克支李曰「不列顛各島之行聯邦主義也。似仍屬未來之事。何也。以與論之未熟也。」(1)是則聯邦之成否

(1) Maclehn, The New Democracy and the Constitution 175頁

惟視與論之熟否以爲衡。與論朝通則聯邦夕起。與論夕通則聯邦朝起。初無俟乎革命也。若夫與論終不可通。聯邦即永無由起。雖革命無益也。以第三圖表之丙爲聯邦。無論由甲點單一或乙點聯邦。以至於丙皆非與論之力不行。而由甲經丁以至於乙。則破單一爲各邦屬之革命。以內之事苟革命之力已至於乙。而與論之力不導之由乙以達於丙。聯邦終無由成。時則革命之力已達終點。惟有復經夙程。由丁以反於甲。吾國辛亥與法蘭西前事。章章明也。由是觀之可知創造聯邦與革命程序初無邏輯必聯之關係。吾人亦從事於甲丙半徑已耳。舍正路不由而懷疑於甲丁乙半周爲道之過迂且險。因不敢竟其詞。說且不悟。道行至乙所須乙丙半徑之力其量仍與甲丙同甚矣其惑也。

其次之當辨者。論者於聯邦之邦字頗多拘泥。如所謂地方權限。賴國家賜予者。不得謂之聯邦。即爲邦字所縛之故。愚請得往復論之。

討論此題。有德派美派之別。吾人當兩者並論。視何者於法理爲尤合。於吾國國情爲尤適者從之。不可先主一說以奴其他也。言者之病似在墨守德人之論。而未悟德人

在德言德。吾不爲德。即難生吞其說。而無所變通。其所引拉龐德之言曰。單一國土地及人民皆屬國家統治高權之下。而於聯邦則有二重。即土地人民屬於邦權之下。此邦又隸於國權之下。是也。國權之直接客體爲邦。邦者爲單一體。爲公法上之法人。乃國之直臣屬也。邦之疆域間接爲國之疆域。邦之人民間接爲國之人民。故聯邦者邦自屈服之謂者。非壓制及解散其邦也。邦上戴國。下復服民。

讀者第一當知拉氏此言乃其所著德意志帝國國法之一段也。戴雪嘗懸爲戒律曰「聯邦主義以美利堅式發達較爲完全。……瑞士坎拿大大抵宗美。至於德意志帝國無論取爲何種政制之代表皆爲畸形。此種畸形蓋生於歷史與夫臨時種種事變。」(2)此種事變。今不暇陳。惟一念及普魯士之強橫已足證爲聯邦之變則大凡由邦聯改組之聯邦原有邦權不肯輕讓。原有名號亦不肯銷。況如普者更不待論。故拉氏曰「聯邦者……非壓制及解散其邦也。邦上戴國。下復服民。」質而言之各邦者仍得保有其國家之性質也。若夫美人之說則不然。柏哲士曰「聯邦者非複合國也。極而言

(1)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175頁

之聯邦之名吾且不承。(2)所謂聯邦云者亦兩種政府立於同一薩威稜帖之下云耳。……原有之各國家在新國家中僅成爲政府之各部。非有他也。以邦名之絕不正當。所以云然亦中無所有之榮名而已。(3)自來事物新陳代謝舊名每沿而不改。別創新名以誌新質。蓋非一時所能爲也。」(4)美人之有此說亦其特別事實。驅之於是如拉氏言。聯邦者諸邦不被壓制解散者也。而美洲南北之戰林肯直接壓制解散之邦無慮十數。此其所謂邦者意味果何如乎。柏氏又曰「再造諸邦其論乃在爲聯邦制之所謂邦下一精詰。……吾知單純國家之根本原則薩威稜帖也。薩威稜帖者權之最初無限。可以致人服從。否則加罰者也。至聯邦制下之邦則異是若而邦者地方自治機關立夫共同憲法最上權威之下而保留其餘力者也。……邦之性質如此人謂聯邦之邦不能解散是何理也。」(5)由斯以談美之國情不同於德。即不能適用拉

(1)……that this (federal state) is no compound state;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ederal state,……  
(2)……the old states become parts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new state, and nothing more. It is no longer proper to call them states at all. It is in fact a title of honour without any corresponding substance.

(3) Political Science and Constitutional Law 上卷七九及八〇頁商務印書館本上卷九一及九二頁  
(4) Burgess, Reconstruc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 1896-1876 1及三頁



氏所定之義。而吾之國情。且不同於美。人見德人講其國法。如是云然。因以概括聯邦一切之利。謂吾不能如彼。聯邦之名。有所未安。愚殊未敢雷同其說也。

且德奧法家之中。其說亦不一致。耶律芮克即恆與拉龐德抗論者也。拉氏曰：『邦之疆域。間接爲國之疆域。邦之人民。間接爲國之人民。』所謂間接。耶律氏則不謂然。其言曰：

聯邦者。合諸邦而爲一體者也。易詞言之。凡聯邦。權限所能到達之處。諸邦所有各別存在之點。皆當消除。以是之故。諸邦之土地。人民。皆收入聯邦。權限之中。凝爲一體。邦之疆域。即國之疆域也。邦之人民。乃統於一尊之人民也。(一)

耶拉兩家所見之差。亦有大故。耶律氏主張國家要素。存乎薩威稜帖。而拉氏則否。由拉氏之說。縱無薩威稜帖。仍不害爲國家。故有邦國同體之論。耶律氏反之。故如上云云。言者於此。主拉不主耶律。故曰：『聯邦之邦。實爲國家。不過無最高權耳。』愚嘗譬之。

(1) Daher sind in ihm (Bundesstaatsgewalt) Gebiet und Volk der Gliedstaaten zu einer Einheit zusammengefasst. Das Land der Gliedstaaten ist sein Gebiet, das Volk der Gliedstaaten sein einheitliches Volk. Jellinek, Allgemeine Staatslehre S. 111.

最高權之於國家。猶理性之於人。舍最高權不得言國家。猶舍理性不得言人。邦非國。以無最高權。猶動物非人。以乏理性。今做言者『不過』之說。則所謂不過者。又何所不至。是亦得曰：『動物實人。不過無理性耳。』其將許之否乎。愚見柏哲士韋羅貝諸氏於此致辨甚審。請徵柏說如下。

拉龐德博士。既欲爲諸邦保存真國家之性格。同時復頌言是種國家。未嘗賦有薩威稜帖焉。既恐此之國家。無以別於他種奉令承教之機關。又爲之言曰：大抵國家之特性。不在薩威稜帖。而在有力強迫自由民衆。服其命令。吾因之愈惑矣。苟其此類強制之權。獨立而不出於界。予是非他物。即薩威稜帖也。不然。苟其稍有界。予之意。維乎其中。則博士所持。以分別邦之於國。與夫地方之於邦。兩種關係者。立至墜地。何也。其在地方。彼之權力。明明有所自出。而又何嘗不能強迫自由民衆。從其命令也。故苟在聯邦。制中薩威稜帖。絕對存於總體。則惟總體爲真國家。其各邦與地方。異點所存。亦惟地方承權於邦。由於訓示。而有定性。邦承權於國。由於容許。而無定性而已。(一)

(1)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III No. 1, p. 1-8 愚見羅章貝引之。

由斯以談。邦非國家。可以立辨。說者曰：『聯邦與地方分權……其間有一界限。於此界限以下。任何程度之高。皆爲分權。於此界限以上。任何程度之低。亦爲聯邦。英吉利之自治與分權。固不亞於聯邦……而英仍爲分權。非聯邦也。故聯邦與分權之界限。爲地方團體有國家之性質與否。如其有也。是爲邦。無論命名曰州曰省。總之爲非主權國也。當爲聯邦。如其無也。則仍爲地方。』此論雖辯。而以何者爲國家之標準。乃爲先決問題。若謂主權者非標準也。則國家云者。特吾漫字之爲是物已耳。即善爲說辭。亦不過如拉氏有力執行命令之謂。今其言曰：『自吾號爲國家。以往。無論其執行命令之力。至何程度之低。皆爲非主權之國家。則一鐵路公司。亦非主權之國家也。一小學校。亦非主權之國家也。豈獨曰州曰省之地方也哉。』

論者又引耶律芮克之說曰：『聯邦國者。多數國家所組織之一主權國也。其國權乃由於結合一體之各國家(即邦)而生。』以此證明邦爲國家。非若地方任國家之編制或解散。茲其不足證明。讀拙論至此。已可知其梗概。請得更詳言之。耶律氏之說。僅就本文觀之。與謂爲聯邦之定義。寧謂爲邦聯之定義。故不通觀耶說。

之全。而僅執此段。施其評論。未爲當也。耶律氏之論邦也。僅於其權力之獨立運行處。而國家之。至於服從國權之處。則不認其有國家之資格也。(二)故本耶律氏所言。而斷定邦爲國家。亦爲相對而非絕對。耶律氏一則曰：『國家之所以爲國家者。以其能統治也。』再則曰：『聯邦之破裂。與夫諸邦之脫退。法理上不可能也。以其爲國家也。』這是諸說。則儻有如美洲南北之爭。起於所立聯邦之內。而謂國家不可行其最高之權。以解散而編制之。如林肯之所爲。焉愚未敢以爲邏輯。應有之斷案也。即以耶律氏本文論之。謂國權出於各邦。其所取證。乃以德意志聯邦爲重。施之美洲。將立見其說之未安也。美洲憲法之開端曰：『我合衆國之人民。爲欲組織最完全之聯邦……制定憲法如左。』(四)波因哈克曰：此之所謂人民。指各洲之人民。耶抑指聯

(1)……der Gliedstaat hat daher auch nur, insofern er der Bundesstaatsgewalt nicht unterworfen ist, Staatscharakter, verliert ihn aber……sowohl er der Bundesstaatsgewalt unterworfen ist. Allgemeine Staatslehre S. 77.

(二)同上。

(三)同書七九頁。

(四)民友社平民政治譯本。僅譯作我合衆國……而略去人民字。此精要所存。萬不可舉。

邦全體之人民耶。斯爲一大問題。二、易詞言之。此憲法者。乃諸邦之所制定。耶抑總體之所制定耶。然若而疑問。德人誠未易決。而美人則未見其艱。試檢其同盟公約條款觀之。彼其開始。即列舉諸州之名。可見千七百八十九年之憲法。不曰州而曰民。乃爲自邦聯進爲聯邦。國權不基於州而基於民之證。三、此亦談聯邦者不可忽視之點也。且耶律氏此說。泰半由於歷史觀念發生。凡聯邦自邦聯迤邐而來者。尙能勉強置之。此義之下。至非然者。與其說風馬牛不相及也。此即以耶律氏之言證之足矣。其說曰。聯邦基於憲法。而不基於條約。如聯邦組織起於散在之諸國。此自先立條約而憲法緣之以生。至由單一國或屬地改爲聯邦。如委內瑞拉。墨西哥。阿根廷。巴西。諸合衆國焉。則異是何也。此之所謂。邦者必經聯邦憲法之許可。而後能施其組織也。由是可知耶律氏國權發於諸邦之言。彼並非以之遮蔽所有聯邦之制。吾國若爲聯邦。國情同於委內瑞拉。諸國而不同於德美。奈之何觀人半面之談而自阻也。

(1) Borah, Allegiance Statute 11 國九頁

(11) 參閱 Harris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 國頁

(111) Allgemeine Staatslehre 17 國頁

或又引蒲傑士之言。以證邦先於國曰。『諸州憲法……決非自聯法所賜。且不特法文如是也。最初之十三州。爲各別之共和國。其起源甚古。自亞美利加殖民之初。以達革命戰爭之時。早已成立……若使諸州僅爲聯邦政府所創造。則決無是也。』愚曰。此史家之言也。蒲氏本以史識見重於時。故其所言。往往歷史臭味過重。此其爲說美人之駁之者多矣。韋羅貝曰。

或曰。諸州權力本來有之。吾直不解所謂本來。乃何義也。如諸州者。不能外於聯邦。別有政治團體之資格。則本來權力一語。亦僅含有歷史上之意味。謂創造聯邦之時。彼或爲獨立國家而已。至言法理。彼之得爲合衆國之一員。其法權純出於聯邦憲法之界。予無有他也。或曰。諸州政權。不同法律義務。苟吾證之不謬。蓋謂權之行使與否。以及行使之方式。大抵由諸州以意爲之。無法律爲之制限也。雖然。有若市府。有若郡邑。僅得字爲行政小區者。亦何嘗不有此種自由伸縮之權乎。或又曰。諸邦發號施令。義同法律。故不失爲國家。易詞言之。彼於法權以內所布政令。效力乃與法律同科。然此種定義。推之所有。一切行政機關。無不相宜。總而言之。從法理上。

以觀聯邦之諸邦與諸邦之地方行政區域其權力之不同。特一程度問題。至根本上之異點。自訴之史蹟以外。直無從覓也。(二)

韋氏之言。博深切明。最近美洲政學諸家之言。大都類是。此可以結吾論矣。

本篇所談。未嘗自立條段。特就時賢所論。略以己意相與參稽。而亦未盡也。異日有隙。請更論之。綜計所談。歸於三點。(一)組織聯邦。邦不必先於國。(二)邦非國家。與地方團體相較。祇有權力程度之差。而無根本原則之異。(三)實行聯邦。不必革命。所需者。輿論之力而已。至於此制是否宜於吾國。宜矣。利害如何。皆非本篇之所問。茲所講明。亦聯邦自身觀念而已。前固言之。欲知聯邦之爲何物。茲或不無小補。至物之爲美爲惡。終俟讀者自爲權衡。故今番所陳。亦由之而贊否。可得施。非欲壟斷他人思想之力也。愚因之有感矣。聯邦之說。微露於辛亥革命之際。徒以倡統一者。專制輿論。說乃不張。偶有言之。輒指目爲暴亂。甚者追論至今。猶覺斷斷。愚爲此言。非歎息斯說之見殺於當日。縱令不爾。施行之結果。亦未必良。特近頃以來。統一之失。日益彰明。智者發。

(1) Willoughby, The Nature of the State 11 國頁。韋氏現充北京政府憲法顧問。

策以慮難。賢者虛衷而求治。恍若聯邦之制行之有道。容足奠民生於安利。拯國命於紛糾。愚也。政識不周。實際上此制是否可行。願聞賢豪長者之教。但在理想上。聯邦之論。必當聽其獨立發展。政府不加禁斥之詞。社會不表閉拒之態。乃愚所絕對主張。凡在一國政治之事。有兩領域。廣袤等焉。一即實際。一即理想。無實際政治無由行。無理想政治無由進。前者政家所爲。後者哲家所爲。政學兩派。融和而並進。固最足尙。苟不可得。即一時之外。亦無所防。要之一國有政。而無學。舉所施。皆苟且。顧頤之爲。而無辨理析義之士。盾乎其後。其國將不足以久存。是故史家記政治。史與政治思想。史並重。蓋舍思想而言政治。亦如無本之泉。涸可立待。已耳。不足稱也。

愚更憶及英之論家莫烈有言。欲持以告倡聯邦論者曰。

凡造一意。欲以行之。苟無害於而隣。即造即行。無所於礙。惟事關改制易俗。非廣衆同心。併命戮力。莫能舉者。則人之肯以心力相向。其數是否足舉吾事。誠爲問題。然吾固言之。實行爲一事。提倡又爲一事。誠改誠易。此固須時。至就改之易之之胡以爲要。切實陳說。息息可以爲之。初無時機未熟之憂。縱其說未盡安。亦可不慮。蓋人。

能造作新想。即其新想。業經圓滿之徵。正如雨後之荷。其芽自生。已熟之瓜。其蒂乃落。夫革新者。流實與保守之徒。中分運命。異教之士。其為時勢所孕育。與正教之子。無殊。善夫培根之言曰。真理者。時代之驕兒也。以知新想者。非履空桑。巨人之跡。以生亦非若明珠黑夜之投。而至此有其自然之境。不爽之因。苟其已至。吾前必將次第往叩。他人之門。而求其採納。吾冥行而得見光明。亦必有他人暗中摸索。去吾不遠。吾之發明。特其的耳。彼他人者。未能自覓新理。及其由吾覓以相示。其受之也。必且不啻若自其己出焉。縱或多數之人。不肯自覓。我覓之而亦不受。是亦決非有力之前提。可據以匿理。不告。譬猶有燭在手。其光已然。吾必藏之深林。使人莫見。非義之正者也。時會未至。云者。特在他人。為然焉耳。在吾則明明至也。人之意向。決非可知。與人為隣。隣之政治思想。將以何時而變。抑或不變。吾不能斷。其所能斷者。則此種改革。吾所決然為之者也。吾以為是而獲行。足以善羣而福衆也。備豫者。苟無其人。事將無成功之望也。吾果不欲備豫。安知人之不欲不正。如吾則成功之望。將自無而之絕也。凡茲諸點。見理明切之夫。萬不可忽。如或忽之。是其所為。為害於所信。

之理。與暴者之所為。為害於所惡之理。其度適同。何也。其為拔本塞源之道一也。(一)莫氏之言。美矣備矣。客懼聯邦論不與社會相容。請視此矣。

顧愚於今之談士。有大惑者。則彼不免為政象羣情所局。而又不肯自棄其論也。乃倡為採聯邦之實而諱其名之議。荀子之論名曰。『同則同之。異則異之。』……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猶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此邏輯之通義。而吾儒發之者也。今其言曰。存聯邦之實。去聯邦之名。去其名。亦必有名之者也。是同實而得異名也。又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今以聯邦之形。而被以非聯邦之名。是定之說可廢也。非聯邦之名。而行聯邦之事。是驗之說可廢也。二說俱廢。邏輯為墟。由是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吾儒之所謂亂。將由是而起也。愚聞學者制名未謹。或見地不同。恆有名存而實不至之事。如胡禮門著聯邦史。自以史家之態。異於哲家。凡後派正名定界。以為未達於聯邦之域者。彼均認之是也。至實存而名不至。未之前聞。如日聞之。則是其人之識。未足以名。如蘇子瞻之記石鐘山。

(1) motley, On Compromise 11-1 44

所謂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者也。若識足以名之。而輒避其名不取。無是道也。荀子又曰。『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是故名聞而實不喻者。有之矣。未聞實喻而名不聞者。也。此邏輯之說也。

至言事實。今人之於聯邦論。相驚以伯有也久矣。今詭其辭曰。吾言聯邦之實。不主聯邦之名。則驚者必且愈驚曰。果聯邦之實可。何名之不可居。名不可居。其實必且大悖。且夫名之所以見惡於人者。以其實也。故強者之於虛名。猶願寬假。獨至其實。一髮不肯讓焉。今言者懼人之不悅於其說也。或則始終諱其名不言。或則語以吾名如是。而實則非。猶近情耳。獨奈何先翹是名。且告以將舉其實。繼又宣言惟實是務。不存其名乎。大凡一說。見怪於人。出其本相。而章顯之怪。將不見而閃爍其詞。枝梧其意。是適所以重其怪耳。未見人之信我也。即信矣。亦不為利。蓋馬有馬之用。橐駝有橐駝之用。今橐駝而告人以馬。腫背則人不知。所以用橐駝者。馬以畸形。又復乘走皆非。其結果又焉如告者之所期也。且愚以為人之醜詆聯邦。特由於未識聯邦之真相耳。苟或識之。安知其不易醜詆而為狂贊也。耶黃公有二女。國色。以其父好諫。力言其醜。人莫敢

娶。有偶娶其長女。而見為殊色者。次女之美。因噪於時。人爭問名。今聯邦之論。安知其不為黃公之女也。耶故知論者無所用其辭讓。唯坦然布懷。明白昭示之為貴矣。

聯邦論答潘君力山 四年七月

今於討論本題之先。有不可不為潘君告者。聯邦論之在吾國。今日以前。實無人肯與論壇一席之地以優容之。以輿論專制之結果。羣謂倡此論者為不道。即休休有容之士。亦目為異教邪說。拒之千里之外。而不與通。則欲與之審勢度情。謂吾國何者於聯邦為宜。何者於聯邦為宜。則彼已有入主出奴之見。牢固而不可破。又何從覓其共同之點。相與細論耶。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彼實視聯邦如毒蛇猛獸。又寧暇於應用上著想耶。故愚以為討論聯邦之程序。當從學理上入手。以破人奴主之念。而啓其疑。以本體真相。明白昭宣。使人異教邪說毒蛇猛獸之幻覺。排除淨盡。然後按切時勢之談。乃可次第及之。前篇以學理為範圍者。以此。非曰聯邦可論之事止於是也。此文之出。雅不望社會遽爾雷同其說。固不可能。亦非善事。以輿論如此。其無定力。意見流轉。如蓬之輕。國命斯託。險乃莫狀。所望者。亦許此問題。在理論上。能以成立。立易其深閉固拒之。



態而爲賞奇析疑之心一任言者以次畢舉其詞酌理準情而平施其贊否之見斯已矣。潘君以愚論聯邦當於學理之外別求根據是已。認此論於理論非絕不可通爲幸厚矣。敢不聞命。願少假以時日。愚將別爲專篇以求教焉。今茲持論唯以潘君之文爲範圍也。

今人每以物理談政理。其在聯邦所見之例。皆先邦後國。因以內籀歸納之法。斷吾國先國後邦之議爲不可持。愚因作絕對相對之辨以破之。而九鳥之例以生。人曰。政理絕對者也。(一)愚曰。不然。惟物理始爲絕對。則爲人之言者。不宜否認愚說。而惟移其說自物而之政。斯爲得矣。苟愚說破焉。則物理且不爲絕對。何況政理。如斯致辨適足爲愚先國後邦之議張目。非能攻之者也。

今且就例論。鄙意亦有與潘君未諧者。物理之稱爲絕對。究其極而言之。非能真絕對也。何也。無論何物。人蓋不能舉其全體。現在方來之量之數一一試驗。以盡始定其理之無訛也。必待如是。不特其本身歸納之業。直無時而可成。而外籀演繹之事。亦終

(一)茲姑假定其說、

古無從說起。邏輯之學不全荒乎。是故範爲定理。不得不有賴於希卜梯西者。猶言假定也。凡物之已經試驗。歷人既多。爲時亦久而可信。其理確爲如是。如是者。皆得設爲假定。用此假定之理。以爲演繹。歷人既多。爲時亦久而無例焉。與之相反。則可證以絕對之稱矣。故絕對云者。亦假定之未破者而已。非有他也。將來或終無破抑或破焉。其事既非今時人智所能及。即不以妨今時絕對之名也。凡鳥皆黑。其概念經二三十年而未有差。其物質偏五洲萬國而有不異。邏輯鉅家。後先輩出。類喜其印象之該遍。特揚其例。以爲全稱肯定之符。以絕對許之。不爲鄙陋之創見也。杜老曰。長安城頭頭白鳥。此詩人怪異之稱。非物類必徵之象。藉曰有之。亦惟別立範疇。以歸之不當。以之混入鳥稱。自亂其例也。愚曰。九鳥。此任舉一數之詞。潘君如嫌其少。不足以證。益言九十九鳥可也。更益言九百九十九鳥以至無窮可也。

推論之說。愚意亦有異於潘君。推論者以已知推求未知。誠如君言。則九鳥皆黑者。已知者也。餘一鳥是否爲黑。未知者也。以此爲推知。餘一鳥者。亦黑。潘君曰。否。鳥之他形狀構造爲已知之一端。色黑與否爲未知之一端。惟問鳥之他形狀構造。見而知之者。

乎。抑聞而知之者。乎。見而知之。則色之爲黑與否。亦自可見。不待爲推聞而知之。則就一鳥而論。不及餘鳥。以已知之他形狀構造。欲推求其未知之色。由邏輯言之。論法直無可施。如曰。可也。則已知之數。定有三事。一曰他鳥之他形狀構造。二曰他鳥之色黑。三曰此一鳥之他形狀構造。此三事者。有如比例之三率。缺一不可。非僅恃最後一項在名理。即能尋思在數理。即能布算者也。信如斯言。所推者。舍色黑外。不能有他斷案矣。若事實上初不爲黑。亦惟曰於物理有違已矣。

愚曰。聯邦之理。果其充滿。初不恃例以爲護符。潘君病之。以爲恃理太過。無政府主義。其理未必不充滿。是宜亦可。行愚文以學理名篇。而潘君以應用之實際相駁。未免溢。出題外。然就本文察之。亦可見愚之論。政不略地。與時之二要素。而能行與否。尤以輿論熟否爲衡。固非空談玄妙之論也。特一篇之中。不能兼語此耳。無政府之理。其能號爲充滿與否。愚蓋疑之。果充滿焉。而又證其於時於地爲宜。輿論復羣焉。主此。誰則謂其不能行乎。

潘君最辯之詞曰。『夫有十國如此。雖九國立君。不足以證餘一國之亦宜立君。則用

同一之論法。有十國於此。雖九國立君。不足以證餘一國之亦可以單一而變爲聯邦明甚。雖然。曰宜曰可。是大有辨。九國立君。餘一國者。立君與否。惟視其宜。故潘君釋愚之詞曰。雖九國立君。不足以證餘一國之亦宜立君。此曰未必宜。非曰不可也。蓋九國立君。餘一國亦從而立之。苟其相宜。誰曰不可。惟聯邦亦然。十國於此。俱以單一變爲聯邦。此明明詔。餘一國者。苟其相宜。爾亦可爲此。變必曰不可。則世間不應有此種變化之生。故茲一國之變與否。祇有宜不宜之問題。無可不可之問題也。故謂九國變不足以證餘一國之宜於變。此鄙意也。謂九國變不足以證餘一國之可以變。此潘君誤會鄙意。不敢承也。

所爲三帶之喻。取便論思。非有深意。讀者以甲乙丙三點觀之可矣。

潘君之辨。本可以已。亦既爲之。請更以數語進。適中云者。必有上下兩觀念。其語始通。寒帶無熱。熱帶無寒。寒熱無對。中從何立。移寒熱帶之動植物於溫帶。而反萎瘁以死。止足爲彼動植物不宜於中候之證。而不足爲溫帶不果適中之證。單一之國。有其由單一而生之特別制。邦聯之國。有其由邦聯而生之特別制。一入聯邦。則俱變易。猶之



憲法在一定範圍之內。可以自由創設法律。自由施之政事。而不仰承中央政府與議會之意旨者。斯為邦否。則為普通地方團體。如斯為界。不中當不遠也。潘君翹英之地方團體以破愚說。謂其非邦乎。則權力固甚大。謂其為邦乎。則英又無聯邦之名。茲所謂地方團體。殆指聯合王國中之英蘇愛威四族而言。其自治之權力。雖甚大。然終未達於設立獨立議會。自由訂定法律之域。不得名邦。愛爾蘭今可如是為之矣。則愛爾蘭獨別乎。英蘇威而名為邦。在事實上已無可避。故愛爾蘭自治案。英人亦曰聯邦自治案。(二)不列顛。今後果為聯邦。茲案其嚆矢矣。是邦與地方團體之分。以英事證之。其界亦未或破也。

愚謂有聯邦之實。即宜被以聯邦之名。實至而名不存。未之聞也。潘君曰。有之。宣王之射名能九石。其實三石也。黃公之女名為醜惡。其實國色也。愚謂名存與否。是為一事。人以感情作用。諱其名。不言又為一事。宣王之射三石。實也。三石之名。即存。苟不存焉。宜無人知其為三石。而罪宣王之好諛矣。黃公之女國色。實也。國色之名。即存。苟不存。

(1) Federal Home Rule Act

動植物之萎碎也。且愚為此論。亦立邦聯。一於兩端而執。聯邦以為中而已。非持一切抹殺之說。漫以居中者強例其他。謂非盡同。化於聯邦不可也。苟吾在十九世紀之初。為北德之一國乎。吾當主張邦聯。苟吾今日而為日本乎。吾當保守守單。一今吾對國人而談。聯邦特以吾國獨宜此制之故。非有他也。吾避濕寢焉。暇計鱸之知否。正處吾食芻豢焉。暇計鷓鴣之知否。正味吾悅嬌姬焉。暇計猿猴之知否。正色善夫餘杭為齊物之釋曰。『但當其所宜。則知避就取舍而已。』(二)莊生之說。果安足為愚病哉。

愚謂聯邦之成。乃憲法以內之事。祇需輿論。無待革命。潘君謂此僅足證其制之適法。不能證其事之有利。事利與否。本待更端以陳。前文專以破世論執著之見。今已承明達之士如潘君者。認為適法。尚何望乎。

愚謂邦與地方團體之分。祇在權力大小之不同。潘君謂不同之度。苦無一定。此天下之公疑。無怪潘君以為言也。關於此點。非詳細論列。殆不易明。姑以最簡單之語出之。地方團體之分權。限於行政。邦之分權。則賅乎行政與立法。凡地方有獨立議會。依據

(二)齊物論釋二十九頁。劉師範稿本。

流行。幾經演境。而後沿用不衰。愚固非其倫。世有作者。依於當仁。又何讓也。潘君謂古之正名者。於散名不亟辯。疑未盡然。刑名爵名文名。其義甚固。不易濫用。無定而易。殺亂者散名耳。故孫卿正名篇。雖四名駢舉。而於前三者未之置辭。獨首正散名十四事。韓退之號為儒宗。文起八代之衰。原道一篇。所為者亦正散名四字而已。他家所為者。尤難指數。焉謂不亟辯哉。古之正名。以定上下之分。賞賢罰不肖。與今世正名辯物之事殊科。是誠有然。韓非言審合刑名。意謂何刑當得何名。而審合之。易言之。即何功當得何賞。何罪當得何罰。使不相差也。是之謂正。孔子所謂名不正。尹文所謂正名分。俱是此類。往者侯官嚴君詒。邏輯為名學。愚疑為未當。即有見於此。雖然。謂古者正名之事。全局於此。至無與今之邏輯合者。亦失之偏。若如潘君謂今為之名。由學者之見解而有異。非如古所謂上下之不可變。賢不肖之不可混。即不能引古以自證。恐尤未安。蓋吾人有取於古之正名者。亦取其正之之法耳。非取其所正之名。為不可易也。尤非謂有取於古者。其名亦即不可易也。且不可易。即古亦何嘗之。有在命物之名。毀譽之名。況謂之名。誠有定稱。不易相蒙。然名亦何限。古之所正者。豈止於此。孔子

焉。衛之鏐。夫宜亦不知為美。而悟黃公之好諛矣。而未已也。楚人擔山雉。而曰鳳凰。路人以為真鳳凰也。買之。(二)趙高陳鹿於廷。指以為馬。羣臣相與馬之。斯時以雉鹿之實。而得鳳馬之名。謂雉名為楚人之欺。所隱鹿名為趙高之奸。所隱可也。謂其名不存焉。不可也。苟不存焉。欺與奸俱不得立也。尹文子所謂『有形者必有名。……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圓黑白之實』是也。今若去其諛者。諛者欺者奸者。則三石國色。若雉若鹿之名。赫然在焉。果也。實至而名不存。未之聞也。夫以學者之恆態。定品物之本名。諛諛欺奸將安用之。果其用之。則又尹文所謂『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與廢翻為我用。則是非焉。在』正為邏輯者之所大戒。又焉引其事以問執之哉。以知愚曰『未之聞』者。亦於學子之間。未之聞耳。非指『世俗』言也。

潘君引荀子名無固宜。約定俗成。則不易。聯邦與地方分權之名。無所謂約定俗成。即無不易必守之要。然當知持論。不先為不易之名。他且不言。即其本論。已自限於迷離矛盾之域。且所謂約與俗。亦非一蹴而幾。是必有人焉。先為是名。拋之字彙之中。任其

(二)亦見尹文子。











足破之故非其比。

何以明先邦後國以詰聯邦之無當也。歷觀古今大國。其初未有不自小邦併合而成者。若漫曰先邦後國。即爲聯邦。則將如良波羅維所云。吾中國亦爲聯邦。(一)又豈僅吾中國爾也。英法日俄。無不皆然。夫曰聯邦者。意以別於非聯邦也。信如上云。何類可立。此可見爲聯邦作界僅曰先邦後國。義決不充必易之曰先邦後國。而政府如何。如何組織者。謂之聯邦。斯爲可矣。然則聯邦之所以見異於非聯邦者。非先邦後國也。乃政府之如何。如何組織也。此穆勒別異術之作用也。既別異矣。穆勒又有術焉曰求同。今以式明之。

聯邦？  
甲子  
甲丑  
乙丑 聯邦

先邦後國爲甲。單一政府之組織爲子。聯邦政府之組織爲丑。國之先無所謂邦則爲

(1) 見 Gumplovicz, Staatrecht

亦事實。無可避也。邏輯者流。恆以前有假如之術爲戒。特慎重。歸納之道。且使用之者。知其可恃之度。有一定耳。不聞其否認。希卜梯西。潘君曰。『絕對之稱。愚則斬之而不予。』從事歸納。固亦無人予之以言。演繹雖不予。亦猶予也。世無邏輯。祇談歸納。而不談演繹者。也。且不爲演繹。歸納又安所用之也。然此處愚與潘君本意蓋同。不同者惟在語面。可以不多論矣。

顧潘君有甚辯之詞。攻愚假定或破則當別立範疇之說曰。『凡先有邦而後有國者。爲聯邦。此前世紀以往所假定而未破者也。今有破之。如秋桐所舉之例者。則宜別立範疇。以歸之。不以之混入聯邦。如是則秋桐將何說之辭乎。』吁。此點最關要旨。焉得無辭。所謂假定。破別立範疇者。終當視所假定者。於邏輯何如耳。非可一概而論也。如地曰方輿。此最久之假定也。及見爲圓。不能藉口假定已破。謂圓者不得爲地。而別名之曰某也。類例甚多。不可枚舉。惟聯邦亦然。先邦後國而曰聯邦。乃前世紀之假定。無當於邏輯者也。今見其無當。惟有首正其本身之定義。焉能指所見者爲別一物。謂不當以聯邦稱之。若夫烏者黑也。則迄未見其本身定義如何未安。一想像中之白鳥。不

愚曰。『就一鳥而論。不及餘鳥。以已知(此一鳥)之他形體構造。欲推求其未知之色。由邏輯言之。論法直無可施。』故其後曰。『已知之數。定有三事。』而潘君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九物。及餘鳥矣。九物之子與丑。及癸之子。此三事也。此曰成論法。愚固曰。成論法。矣。寧待言哉。

以三事爲推。愚謂舍色黑外。不能爲他斷案。潘君曰。不可解。何以不可解。愚亦不解。若曰事實上或不爲黑。此實地察驗問題。於推論無與他則有之。他斷案。則夫也。蓋以推論爲域。三事具備。斷案祇一。不得有他也。

潘君曰。無政府主義。宜亦可行。愚曰。果如是如是。誰謂其不能行。潘君曰。能與可不同。所質爲可。而答爲能。是誤解。此誠愚行文時之不加慎。謹謝潘君。雖然。愚文若易能爲可。亦仍可通。蓋有可而不能者。矣。未有能而不可者。也可言。資地能言。力能。不可必能。能則必可。故一言能。則其事之爲可。不待言矣。潘君曰。可者宜也。愚意不然。荀子曰。『小人可以爲君子。而不肯爲君子。君子可以爲小人。而不肯爲小人。』小人可以爲君子。易曰。小人宜爲君子。可以通也。君子可以爲小人。易曰。君子宜爲小人。則不可通。故

乙。甲子甲丑。雖得公同爲甲。而甲已爲別異術所排。其不得同爲聯邦也。已如曩言。則即丑而求其同甲丑。乙丑俱立於同一範疇之下。又何疑乎。如曰乙丑之丑。雖同甲丑。而究不得甲。終不得爲聯邦。則村醫有醫其隣人之疾者。偶攜犬往隣人疾愈。而稱其犬於是。村人延醫。必求與犬俱。是不亦與邏輯所謂排餘術大相悖乎。陰達邏輯之職。志在由偏以見全。而發明其共通真理。於散見事物者也。故其事終於舍衆異而宗一同。今日異。不可舍也。則邏輯之士。又以何道用其思辨乎。

潘君謂若一鳥之爲黑與否。尙待推論。不得立凡鳥皆黑之稱。當知凡鳥皆黑。假定者也。潘君不認假定。誠不審所謂推論。將從何處入手。是固不必限於演繹也。即歸納亦然。歸納法之所準據。其律曰。『物理一致。』(一)夫苟不得其物。一一驗之。安得云其理一致。而如是云云。無他假定而已矣。凡物皆黑。即一物言之。著其通律。即物理一致。潘君攻凡鳥皆黑。亦將攻物理一致乎。今待證之餘。一鳥固預含於凡鳥皆黑之中。推之待證之他物。獨非預含於所謂一致者之中乎。

(1) Uniformity of Nature



者政制之名也。對於其名當獨立起一觀念。不可拘拘於所聯者是否為邦。故美利堅聯邦。瑞士聯邦。特蘭聯省。阿克亞聯城。而皆謂之聯邦。邦也。郡也。省也。城也。此歷史事實之名。尚有共通邏輯之名。無以名之。亦暫名曰邦人言。聯邦每易以歷史邏輯之兩邦名混作一談。故謂邦非先國不為聯邦。不知邦非先國者。誠不得有歷史之邦。若夫邏輯上之邦。安任其不可有。柏哲士不承聯邦之名。乃不承歷史之邦。於邏輯無與也。吾人之所欲立者。亦邏輯上之邦耳。歷史上之名。稱無取乎。改荷世界各聯邦國。不能如柏哲士所期。別立新穎精當之名。以名邏輯上之邦。而共守之。則吾立聯邦各省之名。必當聽其存在。特各省新賦之性。為不同耳。由斯以談。潘君因柏氏不承邦之名。推定吾無易名為邦之必要。此邦字絕含歧義。此點既混。以下所推。將以駁倒愚之三義者。可不辯矣。

潘君謂實至而名存者。非世有其名之謂。必名被於其實。然後可。然邏輯之事。祇能準據恆理。指陳名必被實之道。若名偶以他故而不被實。以咎邏輯。邏輯不受也。如有火當得熱名。而屏蔽於爐。隔屏近火。而曰不熱。因斷火之失其熱名。有是理乎。是則實至

可。純言資地而宜。則言職分或理。由其不同遠矣。嘗論華文之義。恆相出入。精審遠遜西文。今即可能宜三字觀之足矣。尋常行文。可與能頗見通用。如曰力可扛鼎。此與言力能扛鼎何殊。可與宜通。潘君言之。亦不為誤。如曰國人皆曰可殺。是又無異言宜殺也。惟邏輯之士。以可能宜三字並用。從而定確話焉。則不當任其冒濫。如文家所為。可與能異。潘君殆有取於荀子之說。是則然矣。若曰可與宜無異。愚則未敢苟同也。

潘君謂為聯邦下定義。不當蔑棄歷史之精神。此史家之言。而非名家之言也。正名定界。當求其物之常質。而不當取其偶質。歷史者。偶質也。義不當取。若曰取之較為完全。則又貽村醫攔犬治病之譏矣。韋羅貝曰。根本上之異點。自訴之史籍外。直無從覓。此輕史籍。謂不當歸入定義也。潘君謂其不廢根本上之異點。似誤解其意也。夫聯邦

(一) 荀子曰。論之人可以為萬。則然。論之人能為萬。未必然也。雖不能為萬。無害可以為萬。足可以獨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獨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為事也。然而未嘗能相為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為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為。然則能未必可。其不同遠矣。可與能之辨。甚明。但其中所用可字。無一可改為宜字者。足可獨行天下。易曰。宜獨行天下。則不獨行。工匠農賈。亦不得宜宜相為事。可知可與宜不相通矣。

名存之為邏輯通義。無可非矣。潘君必以偶而蔽恆。愚終疑其未當也。比利時或英吉利之民主立憲。此非民主立憲之名。不存。乃其君主立憲之實至耳。甲實不可以冒乙名。此亦不足以破愚說也。愛爾蘭自治案。一日聯邦案。正其實至名存之處。若曰提案之名。固曰自治。則天下之名。待正者多矣。此所以賴有學子也。至學子之間。意見未融。此惟時與理將徐徐有以決之。固不可免之事也。

潘君曰。『聯邦之實。先有邦而後有國。』又曰。『縱令中國有立法行政分權之實。……』是聯邦有二實。潘君之所認也。為問潘君取二實乎。抑取一實乎。如取一實。則按愚前舉之式。取丑將至美巴同號。此已為潘君所排。取甲將至俄德齊科。諒亦為潘君所不認。是意在二實并舉。始為聯邦無疑。(一) 則請設一淺譬。某甲二子。俱有文名。長曰約翰。次曰亞當。惟約翰之名先噪。人幾以約翰與文名二實。連為一詞。亞當繼起。文如其兄。人若曰此非約翰也。焉得亦有文名。潘君亦將許之否乎。如不許也。則先邦後國。或

(二) 潘君文末段有曰。於立法行政分權之外。更須具先有邦而後有國之實者。始付以聯邦之名。是取二實也。

先國後邦。偶有是境。亦同於約翰亞當之偶被是名。已耳。奈何一則唯其文是視。一則不唯其政治組織是察。而曰『縱令中國有立法行政分權之實。而不合於先邦後國之例。則不以為聯邦乎。』荀子曰。倫類不通。不足謂善學。茲之倫類。雖稍隱矣。而澄心窺之。亦不難見。及其見也。則聯邦之定義。灼然有其不移之封域。不可殺亂。潘君謂終不得如白黑犬馬之不可混。愚意若見之真切。亦庶幾矣。

潘君謂以賢之形。而被以不肖之名。賢之名可正。以聯邦之形。而被以非聯邦之名。則聯邦之名不可正。何也。賢不肖有定實。而聯邦非聯邦。無定實也。然賢不肖以何者為定實。愚苦不知。如潘君言。老墨兩家。已有歧解。非僅老墨。即徵之百家。可得百解焉。潘君曰。聯邦之形與事。由學者之見解而有異。不能以古之正上下賢不肖之名為比。而不悟今之所正歧點。惟二不入於此。即入於彼。而古之所正亦同。由學者之見解而有異。而乃港汊分歧。定性之薄弱。比之聯邦。逾於百倍何也。

潘君似以為愚詰聯邦。即視若天經地義。將以強其約之定。而俗之成。實則愚何敢有此意。孔孟荀揚。有時且難望此。遑言其他。愚之所能言者。則斯名而得斯話。在吾意為



強左證固多。惜非本篇所能備舉。惟觀韋羅貝曰：「二十世紀之時代。一聯邦趨勢之時代也。可見爲此言者。不獨愚一人矣。創對於因而言。爲說亦信。惟其如此。孰出新義。登壇者其義爲創。承其說而廣之者。則舉爲因。愚曰：『學者論此者多矣。』果安得謂之創耶。即因創果非矛盾之詞耶。

法理常隨事例以生。此就客觀一面言之。若主觀方面。法理儘可離事例而獨立。若曰：吾國無聯邦之事例。聯邦之法理。即爲無根。則吾所應談之法理。而無其事。例者到處皆是矣。苟一切不談政治。又以何道運行耶。況事例吾國無之。而他國固有以他國所有者。推知吾國之亦可行。此科學之所以重比較。而法律亦莫逃其例者也。安得以本國之有無自限耶。大凡事例之成。苟其當焉。其法理必已前立。特其法理。或位乎邏輯之境。而人不即覺。事後始爲之說明耳。今吾飽觀政例。熟察利害。他人事後始有機會立爲法理者。而吾得於事前。窮其邏輯之境。盡量出之。悉吾覽觀。方自幸之不遑。而又何疑焉。潘君曰：『中國固無聯邦之事例也。而聯邦政情之有無。亦難斷言。』言政情尙矣。惟惜非本篇所能答。愚前言之。『愚論此題。剖爲三事。一言學理。以明聯邦論之可

合邏輯。不得則否耳。苟有他人。更作他話。其有合於邏輯。較愚爲多。愚將舍己從人之不暇。而又何曉曉焉。故名決非不可易也。特無以易之。愚將終守吾義也。潘君曰：『已謂如此。人謂如彼。但使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得謂其不合於邏輯。尤不得謂之名實亂。』則亦唯問所言之理。爲何如耳。人所謂理。固不敢必其有合於邏輯也。亦不敢必其不亂名實也。

愚曰：『知其實而莫舉其名者。人人俱有此境。』潘君曰：『人人之爲境不同。此所有者或彼所無。此以爲名不聞者。彼或以爲名聞。故不如舉共有之境以爲言耳。』意謂邦先於國。乃人言聯邦。意中所共有之境。故不如即此爲言。夫果其境而不誤也。即此爲言。誠計之得。不然。則邏輯之爲用。正以矯人所有不正之觀念者也。焉能遷就恆人之意境哉。潘君此言。外於邏輯遠矣。

偶與常爲對。誠然。然有定轍可循者。爲常。無爲偶。苟有物焉。一見而不再見。使人無從窺其途徑。斯爲偶矣。若而再而三。以至六。七。見焉。蹊徑釐然。歷歷可掇。不謂爲偶。豈曰不宜蓋常偶云者。與存乎數寧言存乎理也。流風之說。潘君以爲不可捉摸。愚何能

(二) 愚謂「物理政理。誠未可以同論」。但以物理而言。亦不視爲絕對。故曰：「幾何之方面。重力之形式。聲光之激射。物質之化分。驗於彼土者。驗於此土者。亦宜有然。」夫曰「宜」。則與「必」。與「盡」。迥異。墨經曰：「必不已也。盡莫不然也。假令曰必曰盡。則以爲絕對矣。今既不爾。固謂推論無絕對也。中國在亞細亞。知中國之體。而推其一部分。則推論者。自已知之。此而推及。其未知之。彼也。中國之於直隸。爲總體。分於一部。分今已知其總體。而推其一部分。則推論者。自已知之。此而推及。其未知之。彼也。中國之於直隸。爲總體。分於一部。若論有待於推者。則不可以言絕對。大抵屬於現量。智者。有絕對。對於此。量智者。無絕對也。故隨順其言。謂秋桐所舉之例。不足以證物理之絕對。亦知凡鳥皆黑。其概念經二三十年。而未有差。其物質偏五洲萬國。而未有異。莊子有鳥不日。而黑之說。今固言。『即謂吾人所嘗見之鳥。無一非黑者。因以斷定此鳥之必黑。亦未見其然。何則。此一鳥者。方待論證。則凡鳥中之一鳥。其爲黑與否。固猶未定。不得云凡鳥皆黑也。不得云凡鳥皆黑。則此鳥之必黑與否。固難斷言。』審如是。則秋桐雖言。九十九鳥。更益九十九鳥。以至無窮。若猶有待證之一鳥。未悉該者。則其鳥之爲黑。在事實上。容或有然。在名理上。則不可謂之必然。何也。若知此鳥之爲黑者。則無所用其推論。若不知其爲黑。而但以例之多者。則其間。實有可疑之餘地。不可謂之絕對也。秋桐則曰：『絕對。非能真絕對也。蓋假定之未破者而已。』是其本意。與愚固無不諧。特秋桐於假定之未破者。不惜權證。以絕對之稱。愚則斬之。而不與焉耳。但使如是。而秋桐之說。仍不能立。蓋既云假定之未破者。則不能必其不破也。若有破之者。將如何。秋桐曰：『當別立範疇。以歸之。不以之混入鳥稱。如是則爲人之說者。亦可曰。政理絕對者也。凡先有邦。而後有國者。爲聯邦。此前世紀以往。所假定。而未破者也。今有破之。如秋桐

能。一言事實。以明聯邦於吾國爲必要。一言組織。以所懷之理想。立爲方案。『吾國之國情如何。何者同於委內瑞拉。何者同於英吉利。皆是第二步事。與學理論無關。愚所標之學理論。惟在闡明由單一國改爲聯邦之無悖於理。邦與地方團體。無根本上之異點。與夫立聯邦不必革命。種種自身觀念已耳。潘君曰：『如是不得爲完全。如是不得爲充滿。不可得居之名。愚究不敢妄求矣。』

### 再讀秋桐之聯邦論

秋桐前作學理上之聯邦論。與鄙見微有出入。因造一論以質之。既承不遺鄙陋。爲文以答。亦已剴切昭晰矣。顧猶有未安於懷。不可不更請賜教者。因本原論而續爲是篇。度亦實者之所許也。

(一) 愚前文之結論有曰：『以上所言。多涉於名理。不盡關本情。』誠以秋桐固善言名理者。且其爲文。亦時以是相揭發。故特欲於此有所請益耳。秋桐曰：『人曰政理絕對者也。愚曰不然。則爲人之言者。不宜否認愚說。』前文固曰：『物理政理。誠未可以同論。』則秋桐所假定以爲人之說者。余固不在其列。至謂「適足爲先國後邦之議張目。非能攻之」。是亦有辨。蓋物理政理之有異。此愚與秋桐所同者也。而九鳥之例。可否以爲絕對。此愚與秋桐所異者也。故助之者爲一事。攻之者又爲一事。雖所攻者。無關於聯邦論之本情。然對於以正名爲任者。安可不剖其疑哉。







與知焉。必如是者。謂之君子。否則小人。耳。至涉及學術。則由人之觀察而不同。故有一名之微。雖專門名家。亦難驟言其封域者。今聯邦之名。則抽象的學術上之用語也。聯邦之名。雖見於國法。然入主之出者。奴之固無所礙。必曰有立法行政分權之實者。是為聯邦。否者。謂之亂名。豈以聯邦之與非聯邦。如白黑犬馬之不可混乎。

(十) 秋桐引尹文子之言。以證聯邦之名之不可易。愚謂「古之正名者。將以定上下之分。賞罰實不肖也。孫卿道刑名。文名爵名。散名之異。宜然古者於散名不厭辯。」因引莊子春秋以道名分證之。可知愚之所謂古者。特指荀子以前。此不難據上下文以得之。蓋愚意欲折秋桐不當引尹文子正名之言。以證聯邦之名耳。以尹文子輩之所正者。乃在上下之不可易。賢不肖之不可混也。聯邦之名。則無如是不可易不可混之界。不能引此以為說。且愚所謂不厭辯者。非不辯也。謂其所重者在文名。刑名。爵名。三者於散名。則不置重。爾春秋書五石六鵠之異。說者以為正名。唯孔子亦正散名矣。顧其所重者在彼。不在此耳。抑愚既謂孫卿道刑名。文名爵名。散名之異。則孫卿之正散名。固所已知。自爾以往。辨此者衆矣。韓退之雖文起八代之衰。亦仍之於正名。則非其所長。何取特引其說耶。

愚謂古之正名。與今異。用即不能引古以為證。秋桐曰「吾人亦取其正之法耳。」此固無待贅言。雖然凡引古人之言。者要與其人之指混。合無間。尹文子曰「刑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今如以賢之形。而被以不肖之名。以不肖之形。而被以賢之名。此尹文子之所正也。以上之名而行下之事。以下之名而行上之事。此尹

之謂。必名被於其實。然後可也。宜王之射三石。實也。而人被以九石之名。則名至而實不存矣。黃公之女。國色實也。而未幾以國色之名。則實至而名不存矣。蔡人之以雌為鳳。趙高之指鹿為馬。皆屬此類。若是者。雖以感情作用。諱其名。而不言。然其名既未變。於其實。則不得謂之實至而名存矣。抑有識不足以名。如所舉石工水師之例者。皆世俗之所常有。不得謂「未之聞也」。秋桐曰「未之聞者。亦於學子之間未之聞耳。非指世俗言也。」如以學子之間為言者。則仍如前所舉之例。「名存而實不至者。有如墨西哥之為民主立憲。實至而名不存者。有如比利時或英吉利之為民主立憲。」秋桐雖不主是說。然是說固可以成立。且如秋桐所舉之愛爾蘭自治案。學者或謂之為聯邦案矣。夫其提案之名。固自治也。即學子之間。其持聯邦必先邦後國之說者。慮無不謂之為自治。今使持聯邦不必先邦後國之說者。觀之此非實至而名不存乎。

(九) 愚引荀子「名無固宜。約定俗成則不易。」秋桐則曰「持論不先為不易之名。其本論已自陷於迷離矛盾之域。」愚非謂持論者不可為不易之名也。然學術上之名。本難一致。則當其約未定俗未成之前。兩名之間。其所容間有出入。不得謂奇辭起。名實亂也。夫聯邦之實。先有邦而後有國。此通例也。今如副其實者。則予以聯邦之名。否則不與。亦可謂「同則同之。異則異之」。無所謂「同實而得異名」也。縱令中國有立法行政分權之實。而不合於先邦後國之例。則不以為聯邦。不得謂之亂名也。蓋著名與玄名異。大抵著名有約定俗成。故自其初言。謂白為黑。可也。謂犬為馬。可也。及夫約定俗成。則白不可以為黑。犬不可以為馬。今有呼白為黑。呼犬為馬者。則謂之亂名耳矣。雖玄名亦有約定俗成者。如君子小人之稱。其界限雖確。然庸庸夫俗子皆

文子之所正也。蓋古所謂上下賢不肖者。始有定實。者。雖不向實。實者。謂其名。實者。謂其實。則定之驗之其要也。今日「以非通言也。且即此一事。又可以證不必實至而名存矣。治國者循其名以實焉。則定之驗之其要也。今日「以聯邦之形。而被以非聯邦之名。是定之說可廢也。非聯邦之名而行聯邦之事。是驗之說可廢也。」夫聯邦之形何形也。聯邦之事何事也。此既由學者之見解。而有異。則與古人之言其指迥殊。不得引之以自固。若以為正之法。則彼此俱可用。彼以聯邦必先邦後國者。何嘗不可據其說以定之驗之耶。

(十一) 秋桐謂名不可易。古亦無常。因引孔孟荀揚之言。性者以證之。夫所謂約定俗成。則不易者。誠如所舉命物之名。毀譽之名。況謂之名。至於言及幽渺。性與天道。雖以子貢之賢。猶不得聞。則約固無由定。俗固無由成也。何有不易哉。聯邦之名。雖不如性與天道之幽渺。然其實。既不可以五端相接。觸其界。又紛紜而不一。致則約亦難定。俗亦難成也。今必以其說為名之正。反是為亂。則孔孟荀揚之言。性為說不同。彼諸家者是誰。為亂名者耶。且愚謂約定俗成。則不易。當其未定未成之前。固可以易也。秋桐則舉性之一名。以證其「非不可易」。蓋指約終無定。俗終無成者言之。夫名既有「終非不易」者。則如聯邦之名。已謂如此人。謂如彼。但使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得謂其不合於「邏輯」。尤不得謂之「名實亂」。是秋桐不已助我張目乎。

(十二) 秋桐引荀子「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因釋其詞曰「未聞實喻而名不聞者也。」愚舉童叟之知去來。今以難之。秋桐曰「夫知其實而莫舉其名者。人人俱有此境。奚待旁求。」愚亦知人人之俱有此境。特以人人之為境不同。此所有者或彼所無。此以為名。不聞者彼或以為名。聞故不如舉共有之境。以為言耳。秋桐又

曰「茲之所謂。與彼殊途。此乃名實俱存。論者欲疑其名而揚其實。事與邏輯相背。故不以為然。」其說之未安。觀以上所述。可以知之。蓋名無固實。見荀子。聯邦之名。非先有邦而後有國者。則不付之不必與邏輯相背也。

以上所陳。仍依前文次第反詰。不別立條段也。前文之結論有曰「聯邦問題。殊無專論學理之必要。」秋桐則既謂然。惟指據偶有之成例。及「二學者之創說。又不足以證明其學理之充實。」數語。秋桐甚非難之。以為「顯例六七。流風被於全世界。不謂得偶。」夫偶與常。對非憑空可立。顯例六七。對於其歷史上反對之例。果非偶乎。至流風之說。則悽愴而不可捉摩。秋桐以為流風廣被。愚則以為影響甚微。秋桐有何左證。而必其說之可立耶。又曰「學者論此者多矣。而類有左右政潮之力。不可為創。」夫創亦對於因言之耳。今論此之學者。是否有左右政潮之力。且不必問。惟問論此者。果係因襲陳說。抑係別出新義。如係別出新義者。又安得不謂之創耶。至何以不足證明其學理上之充實。『婉愚謂。不能多所徵引。但以法理者。常隨事例以生者也。使無德國之聯邦。則國家不須最高權之說。必不起矣。使無南北之戰爭。則聯邦之不可脫離。雖美人亦有異議矣。使無委內瑞拉諸國之新例。則聯邦必邦先於國之說。無例外矣。凡諸國例。皆由其特別之政情。有以致之。故必有此政情。然後有此事例。有此事例。然後法理由之生焉。若吾國當辛亥之際。已由統一而變為聯邦。則有此政情。有此事例矣。於是為之釋曰。吾國為聯邦。其法理同於委內瑞拉諸國。則其說為有據。夫中國固無聯邦之事例也。而聯邦政情之有無。亦難斷言。今不先求之於此。而汲汲惟法理之是求。斯其法理為無根



則人猶疑其未必適用今其所舉者又屬僅少之例外夫安得不河漢其言也 又以為聯邦之學理僅涉一般之觀念而不及特殊之概念者不足以言充滿唯秋桐亦曰「美之國情不同於德吾之國情且不同於美吾國若為聯邦國情同於委內瑞拉諸國」特其所同者僅本為單一國之一事而所引之學說亦但能證明德美諸國之各有特別情形故對於聯邦之觀念各有不同耳至「何者於法理為尤合何者於吾國情為尤適」均難遽定參觀第七段如是謂之同者則日亦同也俄亦同也又豈獨中國為然哉秋桐曰茲所講明「亦聯邦自身觀念而已」夫聯邦之學理論而止講明其概念似已不得為完全又况其觀念猶不可定則安能謂充滿也 學者之創說不足以證明學理之充滿已於第七段言其概至偶有之成例觀秋桐所舉者則然則巴西之國情猶別有在也又如愛爾蘭之於英其名雖為一國而其內則有日求獨立也彼其歷史上之仇嫉視回部之於我尤甚若輩若輩固不可同論至吾國之內則有日求獨立也彼其歷史上之相類然則我求如愛爾蘭之於英則可謂吾國之情此點則同於英而內部則不爾也是英之國情與我不相類然則我求如愛爾蘭之於英則可謂吾國之情此點則同於英而內部則不爾也是英之國情與我不相類要之自事實言中國之不治其主因是否否在末行聯邦今行聯邦是否可以使中國治愚蓋疑之但此為別一問題自學理言以立法及行政分權之實而付以聯邦之名或於立法及行政分權之外更須具先有邦而後有國之實者始付以聯邦之名自愚視之均不為名實亂即均不背於邏輯茲所言者於事實固未之及當俟秋桐君全論發表後如有所疑然後續以奉質也

## 甲寅雜誌存稿

### 譯論

#### 白芝浩內閣論(一)

今之談政制者其說紛不可理然大抵以理論遷就其不可告人之隱衷故論議日多而理解日晦愚滋懼焉遂譯茲篇以進白芝浩者英倫政論大家言政制最先而亦最當為書雖去今已四五十年而其所言固無一與今之政迹相背斯誠可寶之名作而吾作憲之楷模也愚兩年來稟筆東南既時時稱其片言隻字以自矜重信愚說者以不窺全豹深滋恨焉今以本誌可容長篇紀錄乃於白氏所著英國憲法論中抽所言內閣者一段譯之臨紙倉卒譯語多不愜心而要傳其意未差或者今之君子所樂於覽觀者也 譯者識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穆勒曰「字內大論題尙待吾人宣其餘蘊者多矣」誠哉是

(1) Walter Bagehot, The Cabinet and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第 1 章

言也而於吾英憲法尤有然夫考憲之書幾可以充棟矣然在親觀吾之憲政者以衡之書恆訝其不似何也彼見之於實際多求於書而不得而書中理論之精又或與跡象之粗呈其反感也實則論吾英憲法理實未能相印事有必至毫不足奇蓋語言者民族之所孳乳也一代之文章固以寫一代之事迹至於文字舉不外先世所留貽則以形然大物如英倫憲法傳之數百年真髓潛移外形迄未之改宜乎字義歧而不之覺而名言之信於古不信於今者尙傳誦無已也

論英倫憲法者有兩說焉皆甚謬而有力其一曰英倫之政則乃三權分立也立法行政司法各有專司異其人以任之其為職務不相侵越甚且為之言曰中古之世人智尙蘊哲者創為分權之說不過視為紙上之談而英人竟以施諸事實其殆天縱者歟其二曰英倫憲法之所以為良乃在三質等量而合於一三質者君質爵質民質是也蓋英人以是三質融而為薩威稜帖(一)薩威稜帖有所運行三質即各如其量相劑以出由是君主也貴族也平民也非徒有其形而且含其精此憲法之所以為良也近

(1) Sovereignty 論言一國最高權

人有倡為「紙衡說」(二)者在政治文字中其勢甚張而所取證往往求之吾英其言曰君主政治有弊貴族政治有弊平民政治亦有弊惟在英倫創為政府使若而弊者相抵相衡而終至於相消易而言之英倫政府之號為善不僅不為三弊所掩乃實由利用三弊而成也

由是人所信者苟君爵二質其國無有則英倫憲法之特長無從取法由是人所信者歐洲近世之國家中古之政質類有存者即其政質而改造之莫良於英倫憲法由是人所信者一方之言曰英倫憲法為善用古來政質之尤又一方之言曰英倫憲法非得古來政質且莫能就夫政質特史態之偶然者耳逾時或不得易地或不然故有史以來茲質之可見者為期不過一二紀為邦不過數四國美利堅即無其質者也於斯而欲創行君政繼憲法會議草定之各州批准之亦將有所不行何也國人能戴一君而共事之此所需神祕宗教之性至巨而茲性者惟得之於自然非能自無而之有為立法者所任意剝造也大凡人民之忠於其君與人子之孝於其親同屬良知之事苟

(1) The theory of "Checks and Balances".



君政而可採也。則他人舉可謂父。此其情不可偽爲。無二致也。信如斯也。英倫憲法。半由歷史積累而成。其能移而植之他國。蓋亦僅矣。

凡國家傳世既久。所統治之人種。復衆而不齊。如斯而求其組織。非析爲兩部觀之。殆難通曉。茲兩部者。分之絕明。或亦爲事實所不許。然大要如是。無可非難。其一以受全體人口之尊崇。其一則利其尊崇。而實行政事。前者可字曰名部。後者可字曰實部。蓋自來憲法之能。以有成必達。二鵠一曰得權。二曰行權。名部以寄國人之忠信。而權以得實部。承其流以布於政。而權以行。

名部者。實際家每斥之以爲長物。其說曰。吾所欲行者政事也。憲法者何。政策之集體。而謀以達其政鵠者也。如曰憲法中有一部。非必要者。即削除之。而於行政無所於礙。則此部者。無論其名分何似。而要爲無用明甚。有起而駁之者。則又謂名部乃實用之中樞。非得此質與他質相調。政將不美之。二說者。皆非也。後說尤爲時人之通謬。夫政府之貴。有名部者。無他。以其能爲之生力耳。力由名部生。實部惟本其力而用之。故政

(1) 名部 The dignified part 實部 The efficient part

府非得名部以爲之基。則其力爲無。自以行事言之。名部誠若無關係者。然彼固不失爲一切權力之源。泉也。徵兵由彼至親身臨敵。固無取彼爲也。

假如同隸於一政府之人民。皆欲存其實。而去其名。所謂實者在人。人之意中。其爲物無不同。而所以達其實者在人。人之意中。其方法又舉。無以異。則實部僅存。而政亦可舉。無容疑也。雖然。若今之世。爲吾生所寄者。則其組織迥異乎是。

天下事有最怪而最確者。則人類進化之不齊是也。生人之初。榛榛狉狉。穴居而野處。革衣而石斧。猛獸無以拒。大木不能伐。無教訓。無休暇。無歌謠。無思想。所謂宗教。亦特巫覡而已。設吾人追思至此。驟執今日之歐人生活。相與衡論。未有不以前後同出一種。深致駭歎者也。雖然。通古今而觀之。亦何駭歎之有。今之爲言者。辭氣之間。恍惚爲時不久。勞力無多。吾人當有法焉。使人智趨於平等也者。然若其人。一求史蹟。熟察人生文化之何由而始。何由而進。決未有不頓覺其爲計之早。而爽然自失者也。以言文明。至吾英。亦可觀矣。而其中儘有不少之人。其知識淺深。無以異於二千年前之大多數。其他優者。亦無以逾於一千年來之所謂俊秀焉。不然。今之居乎下流。中流。社會。福

狹。頑鈍而麻木者。何其多也。聞者疑吾言乎。則試反爾家行爾。爾執爨。婦若庖丁。對之而演說。如爾以爲最明。最暢。最確。切不移之理。而彼以爲晦。爲不可解。爲荒謬。絕倫焉。如爾鈎沈探賾。之所得。今僅出其最爲平易。近人者語之。而彼以爲狂。爲野。爲異。教焉。則吾說爲不妄也。須知大羣如大山。山質數層。惟羣化。亦有之。其下層之特質。與謂於上層。爲近。寧謂於鴻荒。爲近。由是論政之家。不以數層之所不同。懸諸坐右。時時而省覽焉。則其所論勢將至於澈底。皆誤。且猶之用文錦。以覆陷穿人之顛。於是者。必衆也。何也。持論不顧事實。是使人求其不可得。而不能預料其所必至也。

文化之不齊。既有若此。則優者計劃政治。無能望劣者由之而復知之焉。亦昭昭矣。故苟立一國。計事分職。準乎邏輯。因僅有所謂實部者存。則此部不必卽爲下流社會之心所歸。何也。先天所有之國家。決不如此其簡陋也。大抵政家逞其雄辯。欲民間了然於其疾苦。因得訴之政治。以匡拯之。雖至親切中乎人情。其言率不易入。若其論題爲愛國家。求光榮。爲帝國民族諸主義。則一語一擊。節節可以使人即時奮發。所信既堅。類能不惜犧牲。其所有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赴之。茲亦可號爲國家之元氣矣。雖然。

若而人者。率不解政府爲何物。凡政府以爲可貴之的。矜矜以守之者。彼則若有所不屑。是可知政府以實際。號召國人。良不必得其信仰。苟欲得之。亦惟有還訴之愚氓。先民所有之物而已。然則居今之世。烏得議名部而少之也哉。

然其理猶不止此。夫卽智慧絕高之士。其所成就。出於意志之決然者。半出於事機之相際者。亦半苟事事盡恃一己之精力。以經營之所由之路。既生所遇之機。復澀則其精力枝枝節節而耗之者。已不可計。縱有所成。其亦僅矣。蓋吾人一日之事。爲決難。件件由乎頭腦。流出一人之聰明。必得自然之習慣。以培其根。以節其用。然後可如其量。以致於事。而此種習慣之作用。又作憲者所不可不熟審也。大抵以習慣爲可貴。而欲存之。莫如卽存其習慣所託之物。故苟諸事不變。僅卽政制而論之。則昨日之制度。實遠優於今日何也。彼其已成者也。彼其最有力者也。彼其最易致人服從者也。彼其襲有國民之敬憚心。而其餘他政制。尙待求之者也。若夫世界大勢。有變遷焉。新生事業。至靡定焉。文爲法度。或名存而實失焉。古制云者。應於時勢。自大有缺陷。然吾之所以因勢而利導之。使其制與新世界之要求。不相背畔。固別有道。今之所取乎古制者。亦惟



利用其歷史上之尊嚴以數於政事而已。問嘗論之名部之用。古實部之用。今名部之質。實部之質。直名部之入人也。深實部之應事也。切以此製為一國大法莊嚴。其形玲瓏。其體惟莊嚴也。其力足以操縱國民之神祕性。使之服從。長上不期然而然。惟玲瓏也。施行政事。極其直截。而了當。國有大政。其效尤至玲瓏之部。出於匠心。變而通之四海。而準此可學者也。莊嚴之部。生於歷史。苟不具刻將類。驚此不可學者也。

英倫憲法有成功之祕。焉立法行政兩部之融和。其最著者也。自來言者無不以其良法美意。存乎兩部權限之分明。不謂即而察之。適得其反。是亦大可驚矣。夫兩部之深相締結。有其連環。號曰內閣。內閣非古也。自國會有一委員會。特選以執行行政之役。而名始立。實則國會中委員會甚多。特茲為最大國會之命託焉。故其會員舉為議員信任之尤。會員之得選也。誠非國會直接為之。但其間接之力。迥異尋常。舍之即會員無自而至。一紀以前。任用大臣。以人而不以政策。其權王室操之。華頗。二之用事也。一

(1) Sir R. Walpole

面周旋國會。即一面瞻顧宮庭。以慮有陰謀擠之。不得安於位也。英之大臣。號曰「王僕」。當是之時。其實如是。維廉第四之眷梅爾榮。二即可於衆流競進之中。獨拔之以為黨。泊乎巴麥斯東。三之死。英后尚能於三二人中。擇一而任之。雖然。此特內閣政治之初期。為若此耳。語其常經。則無論何時。必有一人焉。在國會中。最有勢力之一院。為是院。最有勢力之一黨。所護持。所崇仰。以魁其曹。以治其國。彼何人。斯即所謂內閣總理是也。內閣總理。而不為國會之意。所寄未之有也。是故美利堅之行政首長。出於民選。惟英亦然。人之頌王室曰「恩施之源泉」。三吾則稱度支。四曰政事之源泉。蓋英王者。僅以長憲法中之名部而已。而內閣總理。則長實部。惟實部。乃得當行政之名。故曰。吾英之行政首長。出於民選也。雖然。英之與美。於茲亦有異趣。美之首長。以民選之英之首長。則以民之代表。選之美之選式。為單英之選式。為複。由是國會云。

(1) Lord Melbourne

(2) Lord Palmerston

(3) The fountain of honour

(4) 度支乃國政之鎖鑰。且英之總理大臣。例就度支長官。故云。

者名為立法。實則絕要之職。乃在創造行政。部與夫所以維持調護之焉耳矣。總理之受選也。實賦有組織內閣之權。然國會之中。有以黨務之關係。萬不能不入閣者。又有以黨務之關係。萬不能不入閣者。此皆無取總理之徘徊。其所留餘地。以容其獨立之物色者。乃至有限。要之總理之職。與言擇閣員而任之。寧言割閣席而分之。總理一出。此番閣員。當為誰某。國會內外。俱略有成算。惟某得何席。何席屬某。尙不能言之詳盡耳。然若以此疑總理左右人才之無力。則又大謬。彼用人之權。固束縛若是其甚。衡之理論上之所有。與夫皮相者之所測。固遠不及而斯人之呵。睽一生政治之風潮。即起。則又累試而不爽者也。

內閣者。何一言以詰之。則立法部。本其相習相信之人。選以為一機關。使行其政治。其民者也。若夫閣員。以何法而獲選。是否如恆言所指。為王之僕。是否以立法部中人當之。皆歷史中偶爾之見。象於內閣之本性。無與為作。界說者。所不必關心。其獨不可忘者。則內閣云者。必由立法部自操其選權。而政策。諸於部意。其人又為全部所信賴者。也是閣員出於議員。乃情理之常。而特不著以為例。蓋若閣員非來自國會。而即決

其將不稱職。焉非知理者之言也。且所謂國會者。其中亦有兩院之分。近世閣員。半有爵者為之。而有爵者。即出於不甚重要之第二院。此其成效。亦復在人耳目也。嘗謂英倫之有第二院。其強點即在能備閣員之材料。自非第一院突飛進步。或任用閣員之道。擴而至於立法部以外。則不求之貴族。吾未見良政府之能成也。但內閣組織法。今未遑細論。本篇所重之第一事。則在為內閣下一精詰。質而言之。內閣者。特一富於綴系性之委員會也。譬如連字符。二此會連立法部於行政部。譬如扣衣帶。此會扣立法部於行政部。是故釋內閣之作用。與敘內閣之由來。非一事也。

最可怪者。內閣尙矣。至閣務何由進行。無人能言之。夫內閣會議。誠在理當。祕而一祕至此。天下事之與理論相合者。罕有能及之也。在例。無論何事。不得有官文書。載及內閣所議。甚且閣員錄以備忘。亦為勢所禁。有所不可。其在下院。有時羣情鼎沸。質問如雷。從未聞以閣中議事。出而宣示之事。自非閣員。矇於政習。斷無人肯為之。由是一國之中。有一權力。絕倫之團體。集立法行政之事於一身。而其事。祕乃莫得而聞也。或曰。

(1) Hyphen



其爲會也。絕無秩序。言者多而聽者寡。此殆擬議之詞歟。

英倫內閣擁權之重。實有二因。一曰史蹟之貽。二曰成效之著。自非然者。茲特一委員會耳。而欲國會賦以如是之大力。恐乃與狐謀皮之類也。蓋此委員會者。爲國會所自出。而即有權以解散之。易詞言之。委員會有所不嫌於國會。所議乃有權停其會以否決之。更易詞言之。彼爲本期國會之所舉。然國會佛其意過甚。彼乃有權陳訴於下期國會以抗之。其在理論。解散國會之權。本僅屬之王者。且不問何事。王者均應從內閣之請。以行其解散令與否。尙屬疑問。然此種問題。其足容討論之地甚狹。而內閣之出於本期衆議院。竟得與之決絕。轉而訴之下期衆議院。以定其是非。乃政例之無可疑者。也是乃立法部之一委員會。有權遣散其部之半。而其半又爲非常有力且當危急之秋。而爲唯一用事之機關者也。由斯而譚。謂英制乃立法權吸收行政權而有之者。其說猶非必謂兩權融成一片。斯爲得之何也。或則內閣自立法而自行之。或則內閣解散立法部。二者必居其一。此外無他道也。是故內閣者。爲立法機關所指名而即有權反撲立法機關而絕滅之者也。猶言一物爲他物。卵翼而成。而即有權毀壞其卵翼者也。

者也。

立法行政之融成一片。不思者或以爲英倫憲法之潛性與其玄秘。茲點甚小。不必深論。然若熟察內閣政治之效果。並與其敵制一衡論之。而後知世俗所見之謬。而吾制之眞價。可得見焉。夫敵制非他。即所謂總統制是也。總統制之特性。在選總統一法。選國會議員又一法。立法行政各各獨立。爲總統政治之體要。猶之立法行政兩兩相倚。爲內閣政治之精神也。(一)

比論兩制。首言承平之時。夫行政部。必得立法部之扶助。乃近世文明之神髓也。而立法中之最重要者。厥惟租稅。文明政府求盡其義務。政費時有變遷。今年所需甚多。明年則少。今年或少。而明年復不得不多。此在教育監獄工民百政有然。而於海陸軍費。猶爲顯著。以防務之繁懈與其難易。影響於國用絕巨也。於斯時也。果執政之人。非即立法之人。則兩方之爭論。必起。納稅者與課稅者之心理。斷乎不同。爭論之結果。非行政部不能得其所欲。得則立法部見迫。通過不負責任之議案。於是行政部之所決行。

(一) 總統制 The presidential system 總統制之名。始見於此。

不能實行。行政部之名。有同虛設。其在他一面。立法者不復顧念民瘼。自由承諾議案。行或一夫所諾。萬夫苦之。而爲民代表之道。德蕩然無存矣。美人知其然也。於立法行政兩部之間。設法溝通。名曰「半連環」。(一)如財政總長欲有所稅。則就商於國會。財政委員會會長。彼無能出席於國會。自陳其所欲。惟以官文書通告之而已。彼所能爲。僅在誘致委員會會長。使之書諾。由委員會會長影響委員會。使之提出。復由委員會感動全院。使之贊成。雖然。此種連環。斷續靡定。如時機甚順。租稅案又至簡單。平正。則敷衍通過。尙非難事。若爲複雜宏大之預算案。自非財政至艱。不容有反對之餘地。則以此而成爲法律。吾見實罕。國有戰爭。或值內亂。自不在此例。凡吾所言。乃以平時衡論內閣總統兩制(二)之優劣也。大抵理財之事。視乎政策。兩人同查一案。如其人才智相勸。意見尤難一致。吾見印度之財政總長談英倫之財政。於羯羅屈閣。吾英之財政總長談印度之財政。於倫敦。所定之數。絕不同。而政略亦相差絕遠。兩方抗辯之高。曾致全

(1) Semi-connection.

(11) The cabinet system and the presidential system 內閣制之名。始見於此。

國之視線。爲之一轉。他種爭端之類。於是而藏於英印往來消息之中者。又不知幾何也。

此以知財政委員會會長與財政總長之間。情景之與此相仿者。必不免也。夫兩方相爭。勢必兩俱不嫌於時。所應得之租稅。既不可得。負其責者。誰乎。吾知財政總長。無能課之委員會會長。委員會會長。無能課之委員會。委員會無能課之全院。於是租稅虛懸。而國政不舉。吾將何所施其罰乎。以情察之。舍立法部。罰莫屬也。然體大氣盛。難與言罰者。又莫立法部若也。

文明時代。政府之賴立法部維持。使易於產出相當之法。百政皆然。又不獨財賦如是也。時機迫時。內閣可以辭職。要立法部使之從己。否則解散之。但斯二者。總統之國。皆無能望。以行政部未嘗握有解散立法部之權。而立法部不任組織內閣之勞。又決不爲解職之說所動也。於是異議。一生立法部迫而與行政部戰。行政部亦迫而與立法部戰。兩兩相持。毫無結果。往往然也。其或不然。則必爭端未起時也。美洲未亂以前。各州相距遠。而生計狀況彌佳。故大爭點不易見。然若以近三十年之英倫議會。移植彼



邦則兩權相抵之爲害於政治當能見之較切也。

然弊更有甚於此者。蓋內閣政治足以教育國人而總統政治則否。且其影響所至。或導國民於腐敗亦未可知。人有恒言曰「王之反對黨」(一)一語。英人實造之。又曰。英人爲治行政與評政並重。他國莫之先焉。評政云者。乃以實行內閣政治之故。一黨從政。一黨取其政略而可否之。謂也。於何可否之。則國會者。政論之所匯歸。而國民教育之所由鼓盪也。於是。一演說也。出乎大家。一議案也。關乎全黨。此於喚起國民精神。推進國民智識。其力爲無垠。而此種有力之崇論宏議。又爲內閣制之產物。以政治家恒藉此以買其聲名。而圖未來之建樹。或以保全現在之位置。遂乃出其全體之精神。爲之而有此傑構也。因之負有辯才者。熱望彌高。機會尤不乏。每有提案。反復討論。久而愈精。一旦取決。內閣之運命。卽於是乎。係是故。單詞隻字。足以助己者。必不可遺。而亦莫或遺焉。此爲私者或祇圖自售其說。而心長者。信其策。長亦強。而不可已。所有論議於本案有關者。盡量流播於國民之前。欲無所聞而不得。而國人又確欲聞之。且求

(1) King's opposition 此與王之權相持言之。王而可以反對。是乃英倫憲政成功之助也。

知之。夫苟有大言而無成事。有空辯而無動因。又或持議雖精。而不與事實相值。人情殆將厭之。而茲乃不然。更易內閣大事也。而茲大事。卽將由討論而生。風聲所播。遍乎全國。若干人之升降榮辱。卽於是乎。決以其影響之大。意興之高。入乎人心。惟嫌太過。此以知演說之具有是種尾聲者。其必爲國人所傾聽。且直據其方寸。而有之。無可疑也。

美利堅者。總統國之大而良者也。是其人民嗜好政治。必有可稱。然凡旅於其地者。每見其不爾。美之輿論。不精不完。實遠遜於吾英。目論之士。以爲美人之本性如是。殊不知卽在吾英。苟無物焉。驅國人以入乎政潮。吾亦未見英人嗜政之懷。濃於羊乞。(一)也。其在於今。英人之視政治。儼同生涯。一際危機。無不奮臂而起。冀有所助。政府之去留。自係乎議院之決意。而院外之議論。與夫羣情向背之暗流。皆足爲議員舉足左右之助。國民以爲此種品題。極其重大。遂竭力爲之。而爲之輒有完整之斷案。何也。彼本乎院中之所議。材料多而論法備也。若夫總統政治。則非大選。國民無與於政治。總統

(1) Yankee 美洲人種之稱。

一出。民意卽消。非至片時之專制復來。無能翻其前案。以是其民不樂造爲輿論。如內閣國民之所爲。卽欲造之。而亦無所取材。如內閣政治之所與也。彼中國會。非無討論。此如劇然。惟聞登場之詞。不見出演。政府無論何似。莫能倒之一切權力。既非立法部之所賜。卽無人以立法部置之。意中權力之中心。厥惟行政部。而行政部穩如山岳。莫之或移。是在吾英。視爲唯一之教材。以激發公民之意氣。與夫導其議論。而範其意見者。彼乃無有。是故總統之國。人民無取日作精審之論。而亦無助之作之者也。人恒以爲憲法上之缺陷。可以新聞之議論補之。又以爲國民購讀之力既高。則凡政府之所爲。必爲新聞家所注視。而其意見之爲政府而發者。必且步伐甚齊。觀察甚準。思想甚當。此無間於政體之爲總統。爲內閣。一也。而孰知大謬不然。總統國新聞之無能。爲猶其立法部之無能。爲也。行政部之被選也。有固定之年期。年期未滿。地位卽安。然而不動。新聞又胡能爲役也。夫以美人之好文學。以美人識字者多。曠古未見。其比以美洲發行新聞之夥。驟莫能數。而其新聞。乃如彼其惡劣也。人鮮不以爲大怪。而今得其故矣。美之新聞。不如吾英之良者。無他。吾英有因以促之良。而彼無之也。當政治

風雲之起。政府之運命。搖搖如懸旌。時或存亡。決於數票。而投票者之意。亦復可左可右。則大新聞中。有一精力彌滿之社論。出見而問題。卽決。泰晤士者。卽所稱創造內閣最多者也。近年以來。巴力門之黨職。既明。而又無一黨擁有絕對之投票力。所恃以爲鬭爭。純在心智。宜乎吾英輿論機關之在今日。大有操縱議會之機能。其在美洲。若華聖頓新聞。有力攻擊林肯。(二)使之去位。吾知其論說欄中。必且驟起雲詭波譎之觀。論法之精。體裁之善。必且出乎意想以外。無如華聖頓新聞。在總統任期之中。無如彼何。猶之倫敦泰晤士。在市長任期之中。無如彼何也。康格雷之討論。既如無果之花。國人不屑措意。則新聞中。無益於事實之長篇講演。又誰欲讀之。美人之讀新聞。誠可謂之讀新聞。要事何。許悉有定目。一覽既盡。旋即棄去。從未聞卽其所讀。發爲議論者。實則言之無益。又安取議論爲也。

總統政治。以立法行政分權之故。而立法權弱。此其故甚明矣。若謂行政權亦因而弱。初觀之。似爲矛盾。而實非矛盾也。夫分權者。所以弱夫政治之總力者也。其一弱而兩

(二) 白氏作爲文時。美利堅總統。正爲林肯。



可採也。問嘗論之。凡在一國。政治生涯。極形活潑。其所以運用公共機關。亦甚圓熟。則作選舉會以行選舉。本近於滑稽。美利堅之選舉總統。即是在草此法者。以謂先集選舉人若干。其人必能一本自由之意。公平正直。以行其大選。不知初選之人。不之許也。初選者。大抵各有其所欲舉之人。非為林肯。即為蒲芮鏗。(一)彼選一人以為代表。出席於選舉會。非有要約。其人必代。其林肯。票或蒲芮鏗。票以投之。匪必不為也。是其人之所投。決不如其本意。質而言之。彼乃使令之人。郵遞之役。跡其所為。乃別有其主人。而主人之以使命界之實。以了於其所行。決不反乎己意也。

或曰。英倫下院所受之影響。亦同。選民之於議員也。與謂為立法之故而舉之。寧謂為維持某某內閣而舉之。是固然矣。然於此。有一最要之別焉。則議會之職務重。而作用久是也。此不若美之選舉會。選舉事既終。即歸消滅。此而日日監察政府之所為。日日草定全國之法律。時時倒內閣。時時造內閣。由斯言之。惟國會始足當真正選舉之事也。千八百五十七年之巴力門。議員誠為擁護巴麥斯東而集。此其跡象顯著。在近世實

(一) Breckenridge 當時與林肯爭總統者。

半皆弱。理有固然也。至行政權胡由而得弱。即而察之事至明顯。其在吾英。凡法案之便於行政者。內閣強。則無所不得於議會。以內閣即自為立法者。誠無怪其然也。而總統則容為議會所牽掣。實且牽掣之事。在例無能倖免。蓋凡為立法機關。其議員莫不急於自見。彼自有野心。不論為人嗤讚。而要欲成之。彼自有政策。號稱以國民福利為期。將以見諸實行。彼又有矜心。凡國有大政。必欲以己之意見。通曉於衆。種種動因。皆迫其以行政部為的。續續放矢。彼果唯以助人為務。則是以他人之意為意。彼若攻其人而敗之。則己意獨伸。易詞言之。彼若勝人。則自為主體。彼若附人。則不過從體。此其自計宜極審矣。南北戰爭以前。美利堅行政權之脆弱。不絕於批評家之口。良有以也。蓋康格雷與夫康格雷之委員會。非全國有共通之覺念。強之趨於一途。其與行政部相持。本自然之勢也。

總統制者。不僅以行政權與立法權相衡而得弱也。即以其制論之。作用與真性相濟。而亦日趨於敝也。夫內閣者。由立法部而得選。若立法部以適當之人物成之。則其選法之良。莫與倫比。然茲為複選法。必也確有把握。知複選所得將勝於單選。其法始有

罕有之。若在美人視之。必以為人人俱挾一「巴麥斯東票」(一)而至。然不二年。巴相即為巴力門所倒。是可知一議會者。雖為一內閣而生。而本內閣即可死於其手也。且也。良巴力門。亦實為無上之選舉機關。何也。如為國立法。茲為允當。則其多數必能代表全國之平均智慧。凡國中有特別利益。特別意見。特別僻習。又必各有人承之以露其頭角於會中。於是為各派作辯護者。必為散見而無派。中立性純。而能斷為國民全體之精神所寄者。必且衆多。若而團體。如其可成以之選任行政部。誠為理想中之選舉者。彼之政治能力。彌形活潑。彼之政治生涯。倍覺親切。凡事務之至乎其前。而須課其責任者。彼深解所以負之。而無所避。凡社會中所含之德慧。知術。彼悉有之。而無所短。昔華聖頓與哈密敦。(二)設為選舉會。意在造一機關。妙選全國之精英。以實之。即此物也。

欲知巴力門選舉之良。以他法衡之。而愈見夫與巴力門爭為選區者。國民全體也。而

(一) Palmerston ticket 以總統候補者之名。合票成一名。謂本美洲政治用語。

(二) Hamilton 華哈密敦。拉維亞亞會議議員。草定憲法。主張最多且力者。

以選舉之事。訴之國民。自身無論求諸理論。或證之經驗。舉為劣制。偶有良績。則例外也。當林肯之二次被選也。各邦方共趨一的。羣求所以解決之道於一人。是選民之所為。確未越乎本意。然美洲自有總統以來。選舉之公。茲為孤證。餘則總統之所由獲選。皆預選會聯合會種種機關把持為之。若而會者。其質過雜。無能詳知其名太習。亦無取深究國民特一僥倖耳。其所行動。大抵有隱於幕下。持而舞之者也。嘗論選區過大。為選舉之程。敘計不得。不有組織。發生認為合法者。勢也。例如吾懷一票而投之。其為虛投與否。吾不審也。惟附於一機關以行焉。則效力灼然而可見。然如此為之。非拋棄己身之作。用。而以其機關之意。為意。即不可能。夫苟國民各自為投。不虞其困。吾已嫌其團體之形。而拙今並其動力而失之。而一聽運動者之指揮。是猶粗肥疏懶之人。而好運用小小機智。將無往不為人。所算也。

國民作選之能力。既不如巴力門。此以知出自國民之人才。亦不若出自巴力門。為當是故。前世紀。美利堅立法者。不許國務員得兼議員。恆為世所詬病。然茲法之立。乃準乎科學之道為之。即而察之。亦不能謂為無見。彼所欲者。乃在立法行政兩項之中。劃



之議會相提而並論其精神之聚散能力之厚薄似且未能違言齊一此非人之度量相越也其制使然也行總統制者首將政治生涯釐爲兩半半屬行政半屬立法本一可貴之業分之乃不值一文人之願以周身精神貢之於政治而即以爲終身不斷之生涯視同性命若夫吾英之內閣總理然者將決不往取其半也英美兩邦之選法雖巧拙本未可同日語之而扼要以言之總統制下之政家恆劣於內閣制下之所產者無他政權不一之故也

兩制之別有此種種國家多難茲尤重要以其時政府之職務繁劇有加也一有秩序之輿論一有能力有紀律高尚可貴之立法部一人位相當之行政部而且一立法行政兩部相協不相攻之政府此於變時得之較常時力且數倍此於多事之時得之較無事之時力且數倍進而言之每當存亡危急之秋內閣制尤有一特殊之優點是即其制富於伸縮力隨時可以產出應變之才也

平民政治之原則曰一國之最高權所以操政治之生死者在乎人民茲所謂人民不必指全體亦不必指大多數特謂被選之人民團體而已吾英如是凡自由選舉如是

爲鴻溝絕不相混且信此種分權實良憲法之要素當時彼所取法不出英倫而英倫憲法則競傳含有分權之質故爾從之既探此說而欲保持勿失則舍拒國務員于康格雷以外其道無由假如國務員雜乎議員之中而又同時居於行政部則總統之權將日見蝕而不止蓋立法機關大抵好貪而多欲其取也唯恐不多其與也唯恐不少爲之議員者感情以外百不足以控己立法機關在羣機能中爲最著彼即用以爲武器何時可獵取行政部而有之彼即爲焉美州創憲名家有見夫此其屏斥閣員使不入康格雷究不得謂非智也

此種屏斥之法固於總統制爲精要然又不能以此而忘其大弊也蓋其影響首中乎人心使之急公嗜政之懷爲之衰退凡爲議員者苟非於演說之外別有所事苟非了然於坐而言者可起而行苟非預料夫事會之來彼將卓然有所建樹則第一流人物決不投身於議會即或投焉亦虛與委蛇而已非所樂也夫康格雷特一附庸於行政機關之演說會耳吾爲此喻初不爲刻人而委身於此斷不能激發其高尚之功名心不惟不能且轉以生其怠心而助其長是故以不許議員執政之議會與許議員爲之

而吾憲政中之良法美意至此亦微見其端倪亞伯丁內閣(一)者自院制改革以來號稱最有能力者也政局之艱難在當時亦可觀矣而亞伯丁隨時勢以爲因應實游刃而有餘而獨戰爭之來彼乃無能爲役於是吾人迫其辭職而別簡一人以代之其人者自信而能斷如確知全英之力足爲後援必且有戰而無讓有進而無退是誠其時之所須而吾共躋之以支危局者也

若總統政治則莫能望此美利堅政府號稱主權國民之政府一旦有變行使主權斯誠其時而主權何在殆無人能言之康格雷之任期憲法定之其中固有一部隨時改選而亦爲期有定速既不能遲亦莫可總統受職年期亦死在此期中莫能移之凡所規畫皆屬硬性職務有攸分日月有所守無論國家有何禍變不能轉而機關令稍稍急亦不能停而機關令稍稍緩如貿易然估料一政府而預計之其後適於爾用與否不問用之利弊與否不問爾果欲之與否亦不問但在法律爾非保留此物不可於是外交繁難之國其所習見者則戰時最初最險之年當局者必爲一和平總理而平時

(1) Aberdeen cabinet

苟其國而採內閣制也則一遇危機此種人民可以選一應乎時勢之才以當其局茲所選者不必即爲前任之人且以勢推之恆得其反夫非凡之才不撓之意急智迅斷孤懷毅力與夫急功近名之心一往無前之概國有大變茲爲最宜若在承平非所必要非惟不要有且慮於治道有防是故以治平時之國家黎午溥遠優於維廉此德(二)魯意菲立遠優於拿破崙(三)惟事變之來非人所知有時風浪驟至船身動搖司舵之夫理宜變置吾英自憲政成熟以來國中初無大難以是自爲一制其中賦有最良之潛性竟不易覺嘉富爾(四)誠爲宰制革命之雄而吾英無所用之大故猝生誠宜有遺大投艱之代表人物或英武不世出之君若相以應其變以安其危而吾英無此大故宜乎大英雄亦不之見也雖然克利米之戰爭(五)吾英視之亦等諸倉皇之變

- (一) 黎午溥 Lord Liverpool 維廉德威爾 William Pitt 皆英倫政治家之有聲者  
(二) 魯意菲立 Louis Philippe 承拿破崙之後被選爲王其人舉行好賭捕獵民憤法已小廉卒以復讐自戕此說未必然也  
(三) 嘉富爾 意大利建國之傑  
(四) 克利米之戰爭 一八五四年至一八五六六年英法之聯軍與俄戰於克利米中島



知林肯之爲何人。亦決不了。然林肯將以何道行其政事。選者茫然而出。占被選者亦即茫然而獲。此如算術林肯乃一數之未知者耳。以未知數而爲政府。此以詰總統制乃甚確也。若夫內閣制中之大政治家則不然。彼其爲人大抵家喻而戶曉之。不僅誦其名而且稱其德。格蘭斯頓何如人也。巴麥斯東又何如人也。此以質之吾英社會雖不必爲兩氏寫真。毫髮而畢肖。而舉能傳其最明最活之印象。則確乎無疑。至以一國灼然可見之薩威稜帖託之於不知誰何之人。吾英之人殊難索解。其人德慧之量小至何度。乃不可知。國家變幻之局大至何度。亦不可知。今用其不可知之小以治其不可知之大。此種理想吾英實以爲滑稽之尤。夫林肯之爲人雖無曠世之才華。亦誠懷有絕倫之正誼。而且清教之性培養極深。以是艱鉅之來忍而有濟。雖然賭而偶贏。非能以之稱賭德也。林肯誠得矣。然果胡所恃而必得之乎。

夫此種偶然之事。又總統制之所不能免也。蓋由其選舉之程敘。非有異常時會。或國中有激急一致之輿論。相逼而至。將不能得一知名之人。如選事初竣而禍變即乘勢不得不以所謂未知數者。支柱危局。以謹出之勢。不得不以「政治家」監視其禍。

最初最險之年。當局者又必爲一武裝總理也。無論何者。當此過渡之時。其人之得舉。以在位非爲其所當施。乃爲其所當棄。非爲其政策之富。因時而制宜。乃爲其政策之已過時而必革者也。

此觀於美利堅南北戰爭之全史。可以知其故矣。蓋是役者。實總統制用於危時之試石也。人之攻斯制者。謂總統去位。副總統即攝其職。而副總統本一件食之官。今於國事紛擾之秋。在法乃不得不以之鈞衡全國。豈不僭事。故林肯被刺。而約翰孫(一)循資遞進。美利堅政局。即至不可收拾。以此相難。固於立法之意。與法之所以運行。有所揭明。(二)而約翰孫之事。究屬偶然。倘非總統制本體之病。林肯第一次被選。此弊即免焉。由今思之。當時而得是人。實爲勝任愉快。議者遂翹以爲唯一證據。謂總統制經常之作用。本屬如斯。然議者亦知林肯胡由而得選乎。吾知美人之在當日。決無人深

### (一) Johnson 林肯時代之副總統

(二) 在草憲法者。本以爲選舉會將以才智冠乎一國之人充總統。亞乎此者充副總統。於是副總統成一索餐之職。非第二流人物。莫爲候補。而選者亦其補之。至有時須攝行總統之事。皆非適思及也。此數語本白氏原注。

變而謀所以禦之之道也。其在平時。總統制之所由劣於內閣制者。吾既爲一一陳述。然以比之變時。尙非絕要。蓋總統制之缺陷。見於經常之職分者。其害猶小。見於臨時之作用者。其害實大。以其全無彈力。不能爲非常之原以安危而定亂也。爲是比論。可以證明內閣制之一特性。實爲切要。無倫是何也。即所謂立法行政兩權融成一片是也。至於內閣制之形式若何。與之相依並進者若何。別以專論明之。不贅於此。

### 哈蒲浩權利說(二)

權說者。經說之實也。(三)爲是說者。固以善政爲指歸。至由何法而善政斯舉。乃第二念始及之。其切要而萬不可少者。則一派有經驗之官僚。而假以相當權力是也。髣髴國政釐爲數部。部各置所謂有經驗者一人。使之自動。而有機體即成焉。至各部之關聯何若。此經驗家之監督何在。皆非所計。問當思之。果誰是有經驗者乎。吾何以知

(一) 哈蒲浩 H. T. Hobhouse 爲現在倫敦大學之名教授。講社會學最有名。本篇乃其所著民政典

反動 Democracy and Reaction 一九〇九年第二版之第五章

(二) 權說 Doctrines of Expediency 經說 Doctrines of Right

其爲有經驗。從而舉之乎。彼果自稱其經驗。而即足乎。抑必待經驗更優於彼者而定之乎。又居官者。果恒爲有經驗者乎。抑無經驗者。亦容或偶在高位。乎。經驗一語。人每隨口滑過。凡此諸問。皆宜策之使答者也。有時治人之術。方之管機。如習排水。然爲徒幾時。受教幾事。其途既熟。駕馭即宜。在言者意。彼經驗者。其中亦有途焉。苟習其途。則施設所至。可以悉憑機括。此固極端之談也。又有時訴之人情。示吾可信。則謂公事有如私事。後者須富於經驗之人。爲之前者。何莫不然。然言者似忘私家招致。能手襄辦一事。恆不務其耳目以監察之。若以推之。爲政則實歸本於責任。政府舉凡民權之理。自由討論之道。最宜於此。畢張而茲。又爲權說者之所甚惡也。矛盾如此。寧復可通簡而言之。凡人取權而舍。經凡當國者。取官僚政治。而舍責任政治。蓋皆昧於專門家與政治家之別。而爲事定的。與爲的設。方其中又有鴻溝。彼亦未之措意也。而根本之誤。且有進於此者。機械之組織。即機械而論之。善事也。於是。有經驗之官吏。其於近世之民政。亦爲要素。雖然。機械之完成。非生也。而容或用。以戕生。於是。政府。尋途守轍。治具以張。而其成功之極。民力容或由此而盡失。欲取證也。不必求之英吉利自由者流。亦



不必質之法蘭西理想一派。有德意志大史家。彼曾以羅馬該撒為政家之極軌。以該撒所建之官僚制度。為史中之奇績。今請述其言可乎。

該撒以及羅馬帝國主義之歷史。雖為帝者不世之偉業。而其業又為史中斷不可少之例。而語其實。則近世獨裁政治之可厭惡者。莫此之若。此誠百口咒之且嫌不及者也。夫機械之巧。任為何似。而最小之有機體。猶足勝之。其在政治。理亦有然。憲法之不完全。任至何度。惟若準斯法也。國民之多。數可以自由意志定其政略。則以衡之最開明。而博愛之專制政治。其為優越。至無垠焉。何也。立憲政治。進取者也。富於生機。專制政治。停滯者也。幾於死體。(一)

凡人民中自然之象。無論其動作出於個人。出於一階級。或出於全民族。而恆為國命之所由生。文明之遲遲。莫進其或有生力。軍忽促而進之也者。尋其源泉。則此自然之象也。苟政府以力摧此象。而沒之。無論其略為公。為私。其的為求民福。抑利民苦。而摧而沒之。至於何度。其進步之所阻。與衰運之所延。亦與之相應。而至於何度。必不爽。

(一) (原註) 見蒙森之羅馬史四卷四百六十六頁。

也。

專制政治之所犧牲。又不僅在民政之精神。此吾人所當知者也。官僚當國。人民固無由自進於政治。以表見其智愚賢不肖之度。而自茲以往。行政上之便宜。既為治國唯一之正鵠。而人民自由權利之尊。宗教民族利益之異。皆置之不甚愛惜之。倫以為無足輕重之事。於是同胞中之弱者。恆不受庇護。以之聽訟。哀矜者。原之意。蕩焉。無餘治道至此。一如機盤輪軸。一旋舉凡人道主義之所賴。以存民之秉彝。之所賴。以守博愛行宜之風。衡平司直之道。悉為磨洗。以去不復可求聞者。其勿駭吾言也。充官僚政治之所為。其效必至於是。是固無間於政體之為何種也。說者曰。吾所謂官僚政治。乃不如此所言。吾所想像者。乃集若干人居之官府。而其人皆經驗富有。實力充滿。持躬整飭。處事公正。足以捍衛國家。導領社會者也。果如斯也。則余又見其矛盾之甚。蓋此種官僚。如其有之。必也自由政治之結果。而非可由官僚自求得之也。必也先有改革之家。先覺之士。倡庶民議政之權。謀公平選舉之制。用力既多。經時復久。漸見政府之責。課自國民。庶政之行。公諸輿論。而後相衡相盪。相責相望。而大政治家。可出非官僚自

薦而即可冒其名。以行也。歷察往事。勤求實例。吾見行平民政治。而知所慎。才行俱備。公誠雙擅之。夫有乘之以出者矣。未聞民意衰退。輿情不彰。而寡頭當國。其才行公誠之量。能保其應有而盡有也。

由斯以談。離夫責任。實不足以言政府。而責任問題。非還訴之公民。參政之權。渺焉無著。又即國家進步之象。剖驗其質。機械說絕無一顧之值。而非返自由。以邏輯應有之位。吾將無所適從。茲兩途也。任其何之。要歸本於一莊嚴燦爛之國家。堅築於人民權利之上。惟所謂權利。理解亦不容或誤。天下無個人權利。可離社會公益而立。或背社會公益而成。凡權利者。皆與人羣幸福相待者也。但邏輯命題。有換位者。謂甲為乙而信。謂乙為甲而亦信。是可知人羣幸福云者。非以其分子所享權利之程度計之。亦殊不成意味也。

為權說者之通病。在昧於一時久遠之分。有時抹殺一小已一階級之權利。誠不失為社會暫時之益。然若為社會計及久長。求其福祉。則此種權利。將萬無蹂躪理。夫人思於人已間。自張其人格。非負有倫理上必具之權利。殆不可能。而社會思維持其共同

生活。其所需自亦如是。惟社會之號稱最良。最進步。最有幸福者。何耶。以吾觀之。亦在。有法使其分子各得本其性之所近。力之所能。以充其欲之所至。而已。然則個人權利。與社會權利。又何衝突之有。乎。須知權利之鞏固。乃進步無已之基。因在勢。人格過張。自進過甚。誠與他人利益。必有不復相容。擠排以去者矣。且其利益。亦不必僅關物質。或屬自私者矣。然無可諱也。凡人聚而為羣。其事成於相劑相質。其習行於相與相讓。當割之利。不割不可。當低之求。不低不可也。須知人類之多。福與民生之進化。純本於各方勢力之擴張。茲所謂擴張。乃各依乎本能之大小。思想之激隨。所志之遠近。所利之廣狹。無不能出其健全之力。深沈之思。自由而無礙。以謀其所欲得者也。

此種個人權利之擴張。如或有礙於羣紀。則相機以摧壓之。亦意計中事。然茲事雖簡。而影響絕鉅。以摧壓既成。即不啻為未來之進境。限以鐵壁也。賢者憂之。因而崇尚法制。個人主義。依然聽其如量以往。惟自由者。一納之於法律。以為指歸。於是一人權利。縱不得對於他人。為絕對。而系統既立。即無何種權利。稍遭蔑視。人羣進步。有軌可循。其以此也。夫近世國家之所以高於中古及太古者。以其於人民能力之發展。使得充



其量也。以其予人以圓滿之自由而同時復保持社會全體之秩序也。以是近世國家純築之於各種權利之上而人之精力因獲由此種或彼種以尋其途而致於事焉如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此一時代之所爭得者也。他一時代復爭得人身自由。由他一時代又爭得國籍自由皆是也。若而自由有時妨於公安迫而踐踏其一或二亦未可知。然社會而至斯境在文明之運實為退化吾敢斷言之。人競言政府當準時勢以立策而不知其詞換位轉含真理是何也。即政府不當自陷於一時勢因而見逼以致行事不見容於較良之主義也。

凡社會已享之權利從而剝之其反響所中乃在國民全體。蓋凡妄侵人權者必受懲創。私人如是惟國亦然。懲創自然之勢則解義務之環脫關係之鎖環也。昔結之絕艱今解之絕易。鎖也昔聯之極困今脫之極順。其在國家收果或不若個人之速而事尤必至罰亦愈烈。國民後也推權利於前以為剝之當即遠颺以去而不知此前行者富於彈力之所至轉中於後質而言之權利問題即事實問題。蓋社會所由成必有基本原則非維持此事乃莫進今一權利社會是否當容認之究乃決之於拒此權利從

長計議是否與基本原則不相背。苟背則無論何事要為破壞社會倫紀趨勢所至非痛加追悔或別與報償事將莫救。此即自欺之尤者亦能見之。今之英倫以及歐陸凡含有國民性之義務頗為墮氣所乘若不能自拔者然此其影響即當今反動之明效大驗也。

閒嘗論之。苟惡政為繼一時之欲而後受其弊。須一一有以償之。則此種救濟容或足以解決難局。而當視為酖毒而勿飲之。以飲之徒有害於全體筋絡也。嘗聞人之言曰。事既不正。惟有不為。亦既為矣。信用所在必終持之。凡好為權術者其為此說了無足怪。以權術之學開宗明義即「取爾之的能以正取正取之不能則逕取之」。以此證其所言絕無不合。但有他義亦為彼探者曰「爾其公平以求成功。縱不成功仍當公平」。此則有不可解者矣。以札斯惕斯（二）既為彼念慮所及而又不肯以其念慮施之事實也。其言曰「事誠不當作始。既作始矣。惟有進而無退。以其為威信所存也。第一步誠大愚。但其結果吾要不可避」。此其最足促吾注意者。則每在一級求一說以

（一）札斯惕斯論公道詳見本書第一號評論之評論札斯惕斯篇

證明再進一級之必要者其說乃無不同。於是其級既至每有號稱溫和派者來告吾曰「採茲惡策其初大屬冥頑但事已至此雖足悲歎惟有忍而受之而已」。是其為說「乃吾人既行至A不得不更行至B謂吾人始終不當至A其理誠當惟已至矣……」迨已至B而不得不往C又已至C而不得不往D其所為說仍同展轉相往展轉相說實而言之亦適如最初構煽者之所期而已矣。彼固始終一貫者也。彼固於衆說紛囂之中獨戰勝以取利者也。此吾人之自有其權利者當知所警矣。彼以「不可避」以及「太遲」諸語奔走而呼號者自將日在夢中而無由自覺。惟深以公益民社為懷者敢決責曰知其惡矣而不遽舍斷非所以改善之道。不僅此也。初步已入歧途循其途而不失勢不至與正道絕端。端端無可挽救不止夫以惡濟惡亦未始不收所期之利而國民自重心由是墜前代之流風餘韻由是耗舉凡國之所以樂所以大者皆由是破毀此所得又寧足償其所失也耶。

（二）此節所引各說乃作者當時所有之輿論

凡近世習於政治哲學者以謂國家未立之先即有個人權利。茲說也實無間於君黨郝伯思民黨洛克革命黨盧梭彼輩咸以為人權之本質由於天賦而無與於國家之組織。無與於邦人之容認。易詞言之無與於人類之共同倫理觀念。此則誠有不盡可通者。蓋由倫理之義察之權利云者苟非置之社會系統之中則無意識且指一物譁然以告人曰此吾之權利也。苟他人不從而認之則己之要求又何效力。雖然持民約論者正有說以處此。彼以為人皆挾有最初之權當為約也。自分其權若干與之境位相同者亦各各分其權若干因取其所分者共成一政治社會以相守而相助也。君黨民黨與革命黨者其所定民約之性與夫為約時何種權利所當保存何種權利所當讓與其所見自各不同。惟語及本根則絕無異議。人生之權利絕對者也。固定者也。乃吾人於性分所具剖分若干以為契約之後所永遠保存者也。由斯以談凡在社會不使若而個人權利優游調融綽有餘裕者不足以言民福且準此立義見象苟或與之相反革命之舉即可假之而生。邊沁憂之從他端更作民福之義而天賦人權之說則字以無政府之謬談自立名字號曰功用派。（二）此派更端以



起以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爲一切公私動作之極則。即爲所有權利之終基。以爲人而動肆要求。曰此我絕對之財產權也。此我絕對之自由權也。大足以遮社會之進程而陷政治社會諸改革於不可能之域。這是說也。人之權利僅得以社會度量。公福相其宜而許之者爲之衡。無所謂固也。世有主張已得之利益不肯放失者。其有害於公共幸福。鉅而且顯。此而以邊沁之說攻之。犀利無匹。故其說究含眞理者。以其發明一切權利所以可貴之道而定爲最高之標準也。然邊氏之失在未詳言普通共認之權利合於其所懸標準者幾何。彼果在此標準之次。尙有附庸可取之價乎。抑全爲哲家迷謬之談。應盡吐棄者乎。此而未明。有以生物原則施之社會學者。功用主義(二)乃適爲其前驅。在生物學家。權利觀念全與勢力觀念代興。生存競爭。人各有求。非求且有力遂之者。以外別無權利。成敗者功過之所由別也。人無所謂善惡。社會無所謂良暴。宗教無所謂優劣。其一力驅其二。使勿與並立。於是存者爲善。爲良。爲優。亡者爲

(1) Utilitarian School 功用論者言用處。凡事祇問其有何用處。不問其本來之有無也。  
(11) Utilitarianism

惡爲暴。爲劣。質而言之。人類之權利。即盜賊之權利也。社會學者見此。種斷案之不可避。遂乃盡出其天演論而重理之。研究既久。一日恍然於生物學者之誤。在乎發點之不明。蓋天演之所以創造人類。所以開發社會。出蠻野而入文明者。絕非基於生存競爭。而其所基與之適得其反。且存爭之風。經其剋治。而日就衰者也。此和平主義也。而決非戰爭主義。此聯合主義也。而決非角逐主義。此博愛主義也。而決非交惡主義。前主義之進行也。取證亦正匪難。人羣中兩不相容之質。足以摧壞平和者。久而久之。漸能納之於有系統之思想。燬而更鑄。毀而更範。成爲新形。以通力而合作。其最初社會出自野蠻部落。而有秩序可言者。其成立時。即認有一定之權利義務。必須守此而部落始足網維迄羣紀日明。而所謂權利義務。日以恢廓。因之所起觀念愈益深遠。而高明每一新權利義務發生。人從而認是之。是羣統之發展程度。又進一級。而於人類社會之健全生活所見。以爲必不可少者。眼光又深一層。由是推之。人生共同道德。雖不足以說明最後之眞理。而以之說明經驗所得跡象。可尋之常理。則有餘也。是故社會之所由進步。非即其所已得者而掃除之之謂。乃求一思想系統。使其所已

得者融和而完美之之謂。「人生之權利」云者。能深求其理。而識之於世間倫理之道。已思過其半。若而權利雖貌似相乘。相突。各爲絕對。而合爲一體。使其所乘者不見而各滿其量。以去亦未始不可能。社會倫理學之謂何。亦推求此種合體之所在而已矣。夫個人之要求與社會之利益。本心行事之權。與公衆負責之義。羣化未進。自兩兩不能相容。亦既進矣。調融正自有道。且惟調融之而於社會生涯始多福利。由是天演家之所謂進步。特在求羣化之高度。且在彼意確有方術足挾功用。派使與天賦人權。派相融和。以其所見亦以羣福爲歸。有如倡功用主義者之所持也。但彼審求羣福以何者爲本基。則以爲非保持此種種權利莫屬。而此在自然一派又謂天之所以昇賦於人。其實社會非經遲而且苦之開發。固亦莫之能得也。天演家者。以人道之全張心力之滿發。人類精神之反於本位。一絲莫溢。爲人生最高之業。爲人事最後之的。爲區別善惡最正之準繩。必也羣制合乎此義。始爲其所心許。權利義務彼雖不必以爲天賦。盡如古派所云。然而究以爲根本不必滅磨之物。蓋人類精神之運行。欲其自由而前邁。非有此永久而萬不可少者爲之條件。將必不可得也。

## 甲寅雜誌存稿

### 通訊

#### 論憲法會議 答李君荃

承明問。頗非淺識。所能答。茲姑就固陋所及。知者爲足下言之。費拉德費亞之議員。出於各州之州議會。而約法會議之議員。則爲大總統所特派。及各省都督所薦舉。其異一也。費拉德費亞之議員。不曰代表。而曰委員。代表者。有完全表決之權。委員者。終當以其所表決者。還質於人民。俟其批准。故費拉德費亞所草憲法。當付之各州人民。使之投票。而約法會議之所議決。與人民無關。其異二也。費拉德費亞會議。乃一獨立團體。不受外界干涉。華聖頓雖爲會長。而在會中。不過爲一份子。共同論辨。非有特別行政之力。以影響之。而約法會議。已身失其權能。事事須請命於大總統。其異三也。費拉德費亞議員。乃代表各州利益。而來皆自覺其責任一絲不肯放過。而約法會議議員。殆無一人有責任心。以是前者討論最嚴。衝突最烈。迨宣布時。且有議員三分之二不



德費亞會議以堅其壁壘。論議囂然。亘四五月。至國會自草憲法之時。其焰稍息。泊國會解散。憲法草案取消。所謂費拉德費亞之前例。又見於各都督之通電。南北諸新聞之論欄。此與前番有異者。則惟見一方之主張。而不聞相當之抗辯。卒之今之約法會議。竟尸其名。以起大約國中論者無不曰。此卽美州之憲法會議也。而爲之會員者。又莫不自命爲華聖。頌哈密敦。也。僕請略政治事情。而不言凡此會之原因結果。俱暫置之腦後。惟茲會者。提與費拉德費亞會議兩兩相較。究竟差異何似。僕亟欲知之。卽凡欲探政治學之門徑者。皆莫不欲知之。僕稔大記者。研求有素。又美州憲法會議之名。亦曾屢見於獨立周報中。其亦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否乎。李葵白。

## 論邏輯

答吳君宗穀

辱問甚善。吾人審慎譯文。與觀察原文。立點不同。著眼自異。愚謂邏輯二字之不濫者。乃在吾文爲不濫。至在原文爲濫與否。本非製語時意念所及。且卽追及原文。而亦不得言濫。蓋論此題。有最須留意者。則學爲一事。名爲一事。培根斥雅里斯多德之邏輯。爲無裨於人知。乃斥其學。非斥其名。名者。非雅里斯多德之所能獨擅。而彼亦決無意獨擅之。則不用其學。而用其名。何害。亦旣名同。而學異矣。於是其名者。率不過取爲代表斯學之符。深造者。各爲定義。隸之於下。初不必問其名之含義何似。是故邏輯一名。

肯簽字而後者則不見討論不聞衝突一有提議率舉場一致以通過之易詞言之費拉德費亞之議員人人負其責任後來散會亞丹曼狄生哈密敦之流至日作一論揭諸新聞通告國人聲淚俱下以冀其草案之見採而約法會議之責任則悉推於會外主持者之一人而此一人者亦深願荷其責於雙肩而特借諸會員以司其喉舌吾知草案既立會員中必且無能忠勇奮發如亞丹曼狄生哈密敦其人演說而流涕草論而設誓以主張其說惟恐或不通過者也豈惟不能抑又不欲豈惟不欲抑又以爲可醜此非人之度量相越實由當時情勢迫之使然其異四也茲四異者或卽足下之所欲知者乎餘有多端暫不備列

記者足下。讀上海時報。見諸君有新誌之作。踵獨立周報。而以健全穩練之論。指導社會。甚盛甚盛。自大記者主持民立報以來。僕即見其對於通信一門。頗爲注意。意在步武歐美諸大周刊。日刊諸報。以範成輿論之中。心然國人研究討論之心。不甚發達。雖亦有應者。而究屬寂寥。是誠可惜。僕當獨立周報時代。亦曾妄以管見。填其餘白。今幸大誌廣續前志。鏗而不舍。論風之開。僕將以是卜之。而僕所有懷疑。亦有時會。相與剖晰。此誠私心狂喜者也。曩者憲法之爭。一方主持由國會制定。一方主持別創憲法會議爲之。爲後說者。引美國費拉

施其領事裁判權而受其理該管僑民亦以自享治外法權也亦惟認領事裁判權而遵其判治外法權與領事裁判權之關係如此謂兩事卽爲一事如胡君所引嘉應黃氏之說乃不然也

記者足下。邏輯之名。自足下倡之。操觚之子。雖不必一律採以入文。而要漸爲一般人士所了解。僕甚喜其名不濫。凡足下夙昔爲說以護之。僕俱有同感。近見胡君以魯有論譯名一篇。登於庸言報。頗不以足下所見爲然。而僕亦以其說具有條理。不敢公然非之。今以所感質之足下。足下能爲解之。則受其益者決不惟僕也。僕憶足下曾謂論理二字。不足以盡邏輯名之一字。亦不足以盡邏輯。故不若譯其音而不譯其義。然胡君則曰。邏輯爲字。在歐文已嫌浮泛。斯學自雅里斯多德以迄培根。義已數變。而名終未易。培根甚且斥雅氏之邏輯爲無裨於人知。而襲用其名如故。信如斯也。則吾言邏輯。亦與言論理。名五十步。百步之異耳。奚在其爲不濫乎。僕知足下必有說以處此。敢以爲問。又胡君引嘉應黃氏日本國志序。譯治外法權爲領事裁判權。茲果當乎。請並答之。吳宗毅白。

論政本

答李君北村

損書詞意精到。所謂深人自無淺語。且委曲相諒。使一孔之士。得竟其詞。仁者之用心。尤爲傾服。雖然。鄙著政本立脚之點。有與足下異趣者。則足下必定同之標準。而愚則

能沿用二千年於歐洲諸邦迄未之改實以其爲希臘死語字體不見於諸邦之文最適於標作符號之用也邏輯本訓思想倫歐人舍邏輯不用而譯稱思想之學則歐洲學者決不同意勢且邦各一稱家各一號紛紛藉藉以迄於今此僕敢斷言者也由斯以談胡君謂邏輯在歐文爲浮泛愚實未見其然若謂科學之名悉結以邏支而邏支卽爲邏輯之語尾音變是謂浮泛由僕觀之又適得其反蓋邏輯者諸學之學也號稱科學皆莫不以邏輯爲之體以是科所及者爲之用故動物學謂之鑿爾邏輯礦物學謂之齊耀邏輯此正確切之謂而議其浮泛乎果爾則吾議立斯學之名最宜倣法歐人沿用希臘已成之語而不必在吾文覓字以求合人苟忠於斯學必不以愚言爲非也治外法權治字含有土地之義如吾省治之治歐人言法凡法之統治斯土人民者謂之土地法於此有人居於斯土而又不受斯土之法是此人享有土地以外之法權治外法權此之謂也吾若謂凡歐美人居中國者皆享有此種法權此特曰中國法律不能治之而已初無與於領事裁判之事也必待與中國人言訟事件發生中國人無法控之本國法廷而因控之於該管領事該管領事以該管僑民享有治外法權也可



以爲無標準可定也。此終不能不爲足下白之。足下引客之言曰：惡政府以一私部之異壓天下使從同。天下惟有固守其同。令公同不爲私化。苟由愚說導以有容。則其結果非盡納天下之公同。悉同化於彼之中不止。此其爲說。乃確有一標準之念存。以爲政府而有容。則吾將以政府爲標準。或以政府之標準爲標準。而同化於彼。其實充愚政之本。談決其無是效也。愚之所謂有容。乃在使異者各守其異之域。而不以力干涉之。非欲誘致異者使同於我也。愚誘致焉。則是好同惡異矣。正愚說之所祇排焉。能翻覆一至於此。是苟愚說而有力也。則客所謂公同者。對於政府而見爲異。政府有容將不干涉其公同之行。爲公同而在議會爲多數政府。即翩然而下。野英倫內閣是也。公同而在革命軍有天下之半。王朝亦欣然。而遜位滿洲皇帝是也。又安見有同化於彼之部中者哉。又愚不認有同之標準矣。即孫叔敖所謂定國是之說。亦未敢以爲然。足下謂國是不定。同無所屬。是同之標準。莫良於國是矣。然則國是之標準。又當以何者爲良。平仁乎。義乎。王道乎。霸功乎。則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今亦一是非。後亦一是非也。又焉能定議定之矣。異同之義。有歸矣。果將執其同以摧其異。此同之所是天

下莫敢不是。此同之所非。天下莫敢不非矣。斯又與愚政之本。義冰炭不容者也。其說愚未能持。總之愚爲政本。祇論同異。而不論是非。若以同爲是以異爲非。即是好同惡異。故真正立憲國。其政黨所守之規律。在認反對黨行爲之合法。行爲合法。以言是非。且實是之而非非之也。足下爲有標準說。期合於王者之古訓。愚爲無標準說。期合於立憲之新義。言非一端。夫各有當。以商足下。其兩存之何如。更望明教。不盡欲白。

記者足下。僕將卒讀大誌之政本。適客至。因相與論之。客謂足下有意爲惡政府謀救濟。是援惡彼屬方修。天方欲盈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胡實貿然。乃以治平期諸國之暴強。伏而嘔天。救經而引其足。其去氣遠其害彌甚。又謂異同之義。主客變置。主客變置者。惡政府以一私部之異。壓天下使從同。天下惟有固守其同。令公同不爲私化。此主之義。足下乃懸懸忠告。又導之以有容。究所望之結果。非盡納天下之公同。悉同化於彼之部中不止。此客之義。客義充塞。國民無離類矣。夫安得此亡國之政本談。僕曰：唯唯否否。夫各有所當也。客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願假以若飲之寸閒。而爲記者與客兩引伸之。客其有樂於此乎。昔者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爲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由富貴。士驕君曰：國非士無由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同其取舍者爲是。以不同其取舍者爲

非。故致亡而不知。由斯以談。致亡之道。在不定國是矣。國是不定。在君臣不合矣。古所謂君與臣。今之所謂國民與政府也。獨在君不能定國是。獨在臣不能定國是。推之今日。則獨在國民不能定國是。獨在政府亦不能定國是矣。昔荀能之。則君臣不合。亦烏有害。今荀能之。則昔人其欺我矣。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今民國之有國是與否。在乎心論政者自知之。至定國是之獨在政府與否。即僕以爲不言可喻。直無用夫政府悉吹聲之同者耳矣。且夫異同之義。將於何者求標準乎。記者所云。概以支配者對被支配者言。即孫叔敖之同其取舍不同其取舍之謂。即客之主客變置所以致疑之由。僕以爲國是不定。則異同之義。終無附麗。驚霄兩異者。於此乙固恆求異於甲。而仍未必求同於國。是其結果。乃不免求同於己之私。則甲雖不好同。而且容乙。而於國仍無毫末之神也。設兩同者而反論之。當得重證。是故異同之說有三歧焉。以國是爲標準者。一以支配者爲標準者。二以支配者爲標準而支配者原以國是爲標準者。三記者之論其精神。即良藥苦口之變。調權認支配者與國是恆爲正反對之地位。『惡異』之惡。正孫叔敖之『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之惡。欲祛此惡。是在有容。此惡不除。國將無是。苟國是無發起之期。則異同更真。有得標準之日。蓋國本雖在國是。而政本則在有容。夫各有其當也。客復笑。雖然。客之說近夫事實者也。記者之責。乃在指導故記者無我而客之說。則不免己之見存。自今以往。得記者之論而存之。政府國民合求國是。國是所在。同異以定。國是所立。好惡以平。客復笑。客曰：敬聞命矣。客即退。則書之以貽足下。卿卿有言。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僕非敢。衆也。讀焉云爾。倘再辱教。幸甚。李北村白。

### 論人治法治 答周君悟民

辱教彌悚。旨哉足下之爲是言也。夫言非一端。夫各有當。東扶西倒。昔賢所悲。既承明教。敢不審慎。惟愚細察來書。愚之意旨。似有爲足下所誤會者。不以爲瀆。請得覆陳。足下以愚言爲政未得其方。乃在用才未得其道。而疑其偏於人治。因慮爲倡專制媚權勢者所藉口。此似於用才之『用』專取流俗之義。而未注意愚所特作之界。愚曰：『愚今言用才。所謂用者。易生誤解。今請以說明之用。人曰：用。自用亦曰：用。天之生才。而適有相當之職分。以發展之。舉曰：用。用才云者。乃盡天下之才。隨其偏正高下所宜。無不各如其量。以獻於國。非必一人居高臨下。以黜陟之也。』故其後又曰：『人才既回復其本能。第二要著。乃在假以相當之位置。使之發揮。以至於最大限度。於是若者居政府。若者在議會。若者爲新聞。若者辦學校。有一分之才。務得一分之用。』此其爲說。與足下所謂『在朝在野。爲農爲工。爲商。凡有一分之能力。皆可活躍於社會。』初無不同。惟欲圖此。國中有大力者。好同而惡異。執全國之柄。而轉旋之。乃不可能。文中多針對此點言之。故足下疑其偏重人治耳。足下謂人不能無好惡。亦不能無同異。而其同



異之相擊。不危及國家好惡之情。得以遏制者。在有法治之精神。陳義之高。誠可廉頑而立懦。但所謂法治之精神者。果何說耶。以愚觀之。法也者。一國所有公私權利。相維相繫之規則。或慣習也。號為權利。必各各有其經界。國度文野之分。人種優劣之判。舉視守此經界之程度。以為權衡。由是法治之精神。亦在一國之人。共守其權界而不失耳。須知欲守此也。非剋治一人類。共通之野性。不可。是無他。即愚所謂好同惡異也。必先不好同惡異。而後可生法治之精神。非能於人欲橫行之地。卒然以一物號曰「法治之精神」。者如明珠之夜投焉。而其好同惡異之情。自然以遏。也是足下所言。似有倒果為因之病。惟自有足下一言。而讀者遂有法治精神四字。大書深刻。嵌入腦筋。此其為益於世道人心。愚即於政本以外。再奮筆草數十萬言。猶且不及百一。此則愚望風傾服者也。

記者足下。大誌首期出版。展讀一過。拍案歡迎。如當鄭衛難陳之中。忽聞鈞天咸池之奏。心神之感。江海同深。轉移風氣。針灸政俗。將視此誌矣。足下所著各文。偶或自敘身世。信道之篤。守己之嚴。隱然臻於子與氏所謂知言養氣四十不動心之域。當今之世。作者如此。吾知吾垂暮之國運人心。或尚有剏復之機也。一命之士。皆

有功於造物。此言非夸。吾欲於足下期之矣。惟是不佞對於足下立言之際。亦有欲妄加批評之處。管蠡之見。當於事理與否。非所敢信。然大誌廣其途。以徵言。不佞附於斯例。自可認爲陳說。惟幸足下有以進之。

政本一篇。冠大誌之首。不啻自揭其論政之宏旨。曰。為政之本。在不好同惡異。又曰。為政在人人存而政即舉。政治之得失。無不視人才之得失。為比例差。故政治為枝葉。而人才始為根本。今日為政未得其方。亦以用才未得其方。一語概之。而即足。準此數語。吾妄揣足下立言注重之點。似偏於人治。而略於法治。偏於道德方面。而略於法律方面。其針砭吾國腐惡社會。害政之本源。其言誠深切著明。為醫國之良方矣。願吾足下之立言。近夫吾國歷史之通詮。而非列強文明政治之極。則富於吾國歷史之舊觀念。而缺於歐美憲政之新教訓。在足下久居英倫。淹貫西籍。事如吾之淺陋無學。欲言而不知言。或者因目擊吾國當今不安之時局。惶惑之人心。無非此數千年專制政體流積之社會心理。因革命後之反動。同時而發現。足下遂欲對症施藥。以冀國人之易於自覺歟。而吾狂瞽之見。則以為當二十世紀而求治吾國之道。人治之說。久已深入於人心。歐迪發皇為之甚易。若法治之精理。國人殆猶未嘗夢見。引掖指導。要宜最先。即如今日中國專制政治之復活。誰非假人治之說。以行一般言論之權。於所私劫於勢力。亦咸懸人治之說。以為鵠。而吾則引為政治不能改進之深憂。何也。人皆無法。則所謂人才者。勢不能不因有勢力。握政權者。為進退消長之主。宰所謂有容。所謂不好同惡異。固非可望之。人人期之。永久坐言起行。無有失墜。中國自古治日少。而亂日多者。此有治人無法治之說中之也。故足下謂為政未得其方。以用才者好同惡異。坐使人才不能盡登於所謂總貨棧。

各為國。吾得勢也。則不使異己者與吾有爭。而軍警干涉國會。官吏槍斃新聞記者之類。無所不至。其極試問去年北京所居者。何時所爭者何事。比之日本君主國今年之議會態度若何。新聞紙之攻擊政府情狀又若何。至英國者。世所稱憲政模範國也。就今日愛爾蘭自治案問題之爭。其猛烈又若何。然而英日政府決不激出非常之變動。擾亂其國家者。皆此法律之精神。互相維繫。未有能過個人積極之私。凌轢無前。悍然不顧者也。即今之所謂暴徒。所謂亂黨。顧名思義。宜若有甚暴甚亂者。然試為平心思之。當國體改變。戎馬倥傯之際。當事者亦未敢妄戮何人。即清時著名陷害革命志士之人。一經贊助共和。便能祛其私怨。中情何若。固不可知。表面如是。則實灼然可觀。此非所謂暴亂之徒。具有特性。不顯好惡之情也。因此中分子。東西洋學生。尙多法治之頭腦。尙有足以挽今之諸事。一人之小人及夫無知之武夫者也。彼固曰。治國非法不行。未嘗曰。治國非我不可。未嘗曰。非某居某位不可也。法治。為今世通行之新主義。人治。為專制相貽之舊主義。中國今日政局尙在新舊戰爭時代。且為新不敵舊。勝負倚伏。時代則吾人可指導。國政造作與論之職者。應俟夫時而先其所急。夫政府無法。敢於亂政。國民無法。從而亂國。亂之不已。淪胥以亡。矣。世未有法治之國。而召亂者。即未有無亂之國。而憂亡者。吾嘗從此反復思之。欣逢大誌之出。風靡一時。將為言論之導師。倘能從人治之說。進之於法治之說。範吾國一切任情之好惡。虎噬狼毒之異同。歸之於競爭進化之正軌。則凡今日暴戾恣睢之社會政俗。可潛移默化。前路茫茫之殺機。亦可消弭於無形。此誠不得不於大誌望之。要之法治。國之人才不求而自至。人治。國之人才。或求之而不至。不求而自至者。吾有何項之資格。即可任何職。辦何事。國家固有

各國其器而展其用。吾則謂。為政未得其方。實以全國至多之人才。止為少數人一時之勢力。所卵翼。而不能為國家之法律所保護。少數人所卵翼之人才。必此少數人所夙知。縱得休休有容之君子。在位刻意旁求。而納廣之。其數仍有限也。其流於黨司。或異任用。私人無賢不肖。皆不能免。此弊也。夫人才之登庸。既關於個人之勢力。若此個人者。去所卵翼之人才。大半亦隨之而去。彼個人者。來所卵翼之人才。又即從之而來。去無常好惡。同異之間。冥冥中。即釀成妬賢嫉能。小人爭權奪利。排斥異己。黨緣倖進之禍。中國歷代政治家。往往不能使其所主張之政策。繼續進行。而保全其地位之達官。吏莫不以敷衍因循。一事不作。為官場若輩之奇術。職是故也。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熄。人不能無君子。小人之不同。流澤之短長。變幻百出。循環無端。終歸於最初腐舊之點。勢也。理也。積習相踵。莫能自拔。此吾國政治之所以日久停滯。鮮進化之迹。遠遜於歐美日本諸憲政國之一日千里者也。故吾中國今日當竭全國人之精神熱血。以爭之者。在使個人政體。速即打破。則人才盡遊於法治之下。無論大小。各能分其途而效用於國家。決不以少數有勢權者之好惡進退。為榮枯消長。又何患人才之失其用。國政之不能百廢具舉耶。不獨此也。人才品類。至不齊者也。人之好惡。至無定者也。不能無同異。亦不能無好惡。此人類之恆性也。其人類之超羣絕倫。秀出於一世者。其同異之辨愈明。好惡之情愈顯。然在專制之國。好惡恆走於極端。動輒亡國敗家之禍。在立憲之國。則好惡之情。特有所遏制。同異之相擊。終不能危及國家。夫此遏制。其好惡之情者何也。法治之精神也。夫立憲國家之有政爭也。此政治之常軌也。政黨之有同異。即好惡之有彼此也。然富於法治精神之國。政爭愈多。政治愈進。若在吾國人自為法人



常法以用吾也求之而不至者勢力之所偏倚且干進貶損人格憂慮畏禍之原因結果紛至而沓來肥遯之君子所以甘心隱退也何也國無常法以清登進之途也且法治國之人才非僅恃政界以盡其用而已在朝在野爲農爲工爲商凡有一分之能力皆可活躍於社會直接間接有功於國家何也國家在在修明法制所以保護社會個人事業者其周人才之趨於事業者乃無在不呈其發揚蹈厲之氣象也若人治國之權勢相逐上自政府百官下及學校公司皆有因人廢興不可終日之勢由是人人皆存五日京兆之思事事皆有時作時輟之弊由是不肖者敢於弄權作奸賢智者自必潔身退避何也無法律以扶植成功則敗壞之途甚多人才之責任無由自彰顯也故法治國不第秀出之人才各得其所而盡其用而凡普通人民亦無不得其所而盡其用人治國縱或有少數之人才得其用而用之亦不能盡其長而卒其志而廢置廢棄者無論也而舉國無事業皆遊民更無論也吾所爲日夜懸理想之法治國家思以強聒於人者此也吾所爲急欲與足下商惟者此也足下其何以告我周悟民白

### 論政治與歷史 答陳君嘉異

明教過承藻飾何以克當惟賞奇析疑之爲本同人風雨雞鳴之志既辱下問敢不竭誠以對所稱衡論政治得失必以歷史爲之本基此見之言誠足矯時賢空談法理之弊昔者英儒席黎講歷史有重名後折而言政治遂爲政治學開一生面至謂「政

治而無歷史是爲無根歷史而無政治是爲無果」二者關聯無能割裂即此可以推知足下既見及此深望繼席黎之志而有貢於斯學也雖然歷史尙矣而創立大法商榷政制亦不可過爲歷史見象所縛蓋歷史者人類思想之表徵也思想不進步即歷史不進步考吾國歷朝史乘所謂治亂興衰殆同一律殷周損益推之百世而可知此其故何也則二千年來之思想未有變遷也思想一有變遷苟善用之以形諸政治則新社會之於舊歷史猶蟻之於蛹焉由之脫體而出非能以之自縛而死也談英倫內閣政治者固溯源於政黨組織之善矣而政黨之組織則亦一時期之所產生斷非歷史上之所固有且以愚觀之英倫政黨實以實行內閣政治而見爲善初非政黨之制完全無缺而內閣政治始從而發生以美言之所謂法院擁有解釋憲法特權乃由憲法本質而生又無與於歷史傳來之慣習蓋美之憲法爲硬性性硬則有根本法與一切法之分一切法必也無背於根本法始爲有效而茲有效云者果誰定之乎此凡在司法獨立之國其權屬之法廷況在墨守三權分立之美利堅乎愚故曰此由憲法本質而生者也探足下之意似以既採三權分立主義法院即不當握有特權超乎立法

行政兩部之上美之法院有此特權是乃習慣力戰勝法制之處此中消息頗關英美大陸兩學派之鬭爭非片言所能了一言以蔽之則分權之定義各不同也善乎英儒甄克思之言曰「吾英固有分權之說惟其所謂分權者乃法廷獨立不受行政大臣之節制是也而在法蘭西以及大陸政家視之則分權云者乃行政大臣獨立不受法廷之制裁其見解之謬如此自法蘭西革命後大陸之政府率毀而再造者而其適用英憲之原則猶不改其舊形甚矣邏輯之爲凶器也」(一)由甄說以談足下之謂美州法院權力在立法行政兩部之上是心儀英美法系而目送歐洲大陸之政家此於分權之說愚以爲尙當進究者也然美之總統曰嘉克孫者曾要求解釋憲法之權以爲憲法之關於行政者行政部當始終計其便宜意爲釋之初不必質之議會訴之法庭立法部之於立法事件司法部之於司法事件視此號爲嘉克孫主義(二)此乃以大陸派之臭味詮分權之義者也美人鄙之其說不行柏哲士爲言曰「嘉克孫主義

(一)參照嚴譯社會通論百頁此譯語與原不同

(11) The Jacksonian doctrine

之原則也夫以習於政事之民族如吾儕含有條頓人之血與性者而漫以此說進之欲其不爲死語而幸有力於一時焉胡可得也(一)誠如柏說則美人嚴守分權之義實由於種性然何以條頓種之德意志人其所釋分權又不從英美而從法蘭西是可知此種歧義最先宜於法制之本體求之歷史之觀念抑又其次白芝浩曾謂憲政之質有出於匠心者有生於史蹟者前者變而通之四海而準後者性苟不具刻將類驚(二)彼爲此言乃在證明英之內閣政治乃出於匠心而可學而非生於史蹟不可學者也法蘭西初行內閣制尙爲白氏所及見彼親遊法蘭西詳考之而歸作爲長序重版其所著英倫憲法論以明其說之不安愚深信白說爲知理凡謂採英之內閣制而必具有不列顛之史性因勤求吾之所有與一一衡論焉者愚以爲治絲而棼之道也至言美制尤無所謂史性必言史性則美人者英人之子也獨立創爲憲法宜乎踵英而立內閣不當立異而規總統愚聞當時美人鑒於英倫內閣之弊因欲別求一制

(一) 閱柏氏所著政治學及比較憲法二卷二五八頁  
(二) 參照拙譯白芝浩內閣論



記者足下國難橫溢。致成睽隔。滄波遙隔。恨恨如何。邇者於某公處得見近日手札。志遠而詞排。若有餘痛者。至謂將來即國亡。不可無一二讀書種子以殉之。何其言之惻惻若是也。比來聞諸友人。並見於報端。知在東瀛方有創辦雜誌之盛舉。足下腐心時局。振聵發聵。民立與獨立其前馬已。此次俯然去國。本其悲憫之念。發為誠起之言。雄雞一鳴。萬方皆白。漫漫長夜。待旦庶幾。矯首扶桑。易勝皇漢。竊以際茲陽九。萬竄不鳴。道授法守。淪胥幾盡。補苴罅漏。端為言責。有清未。葉稅政。塞途而報。紙機彈。猶同司直。清議之畏。尚未盡泯。志士假之清社。以屋逮乎共和。兩載論鋒。勃興名。為逾人。實等。鳳座言論之值。大以。際敗猶憶前此足下初返宗邦。獨據平論。彼其之子。橫肆流。笑。能無。此番重振旗鼓。必克益勵前。惟鄙見拳拳不自揆度。妄有獻替。欲一白於足下。噫。星環。足下其亦樂為誨之歟。吾國戊戌以還。鎖港政。歐化輸入。報章踵起。以迄今茲。謂非先導。固為。謬。許以南。誠。恐。視。綜。厥。弊。端。在。衡。論。政。治。得。失。無。歷。史。哲。學。眼。光。以。為。之。準。居。恆。自。思。以。為。古。今。中。外。治。亂。罔。或。不。同。而。其。差。率。不。同。者。初。非。遼。遼。之。殊。乃。其。歷。史。所。演。之。異。故。不。統。觀。其。國。歷。史。者。必。不。能。判。斷。其。政。治。之。良。楷。而。欲。借。鏡。自。觀。或。效。法。他。人。亦。非。比。較。彼。我。之。歷。史。深。察。彼。此。之。政。情。必。不。能。舍。短。而。取。長。照。合。而。無。間。誠。論。政。治。者。所。不。可。不。循。之。要。軌。也。此。在。修。陳。各。國。制。度。則。要。非。一。二。言。所。能。罄。今。姑。舉。現。今。所。爭。之。法。制。美。制。言。之。法。制。美。制。之。分。即。內。閣。總。統。兩。制。之。別。談。者。每。入。法。理。之。奧。區。實。則。關。於。政。治。事。情。者。甚。鉅。蓋。法。制。源。於。英。美。之。內。閣。政。治。即。純。由。歷。史。孕。育。而。成。故。以。英。憲。而。論。內。閣。之。權。力。實。無。從。於。法。律。上。索。之。也。又。以。美。論。美。固。純。採。三。權。分。立。者。而。法。院。擁。解。釋。憲。法。特。權。其。實。際。權。力。往。往。越。立。法。行。政。兩。部。

以為試驗。果爾。則其重本制之念多。而瞻顧慣例之念少。從可知也。須知政黨組織。無論國採何制。皆當有之。國人尊重憲法之心。法院解釋憲法之事。亦絕不得謂獨於總統制宜。然而內閣制則否。是故足下所執以為內閣總統兩制之史基者。初非兩制根本之所由分。乃兩制共同所需之要素。苟其無此師法。莫能師美。亦不可易詞而言。之。苟其無此立憲政治。直無由成。尙安有進論法美政制之餘地。是故足下所指以分。卜內閣總統兩制之成功與否者。乃一般立憲政治之試石。殊難從而分配。何者。宜於內閣何者。宜於總統。今若如足下言。取吾國歷史與之比論。則凡足下所視為兩制必具之質。愚敢決其無有。惟茲無有。愚則謂吾於立憲政治資格不甚完全。並非於何制尺有所長。何制寸有所短。今之買買然議及法美兩制者。非假定自有完全立憲資格。即自審其不完而望立一善制以進之。於是吾人議設政制亦多就其制本質求之。可矣。不可為吾國歷史見象所束也。苟見束矣。則惟有始皇再世。明祖復興。然後足以解決中國之政治問題。吾人今日之悲觀。正悲舊歷史之重演。法制云乎哉。美制云乎哉。偶有所觸。書之不覺滿幅。不恆足下意。尙望有以教之。

得國亡。爾有一肚皮話未說。要又氣悶。如此君言。則國亡時。甲寅雜誌將不作矣。換位而言。甲寅雜誌不作。或有他力使甲寅雜誌不能更作。亦必國亡時矣。折東邀愁人。相逢祇說愁。以語足下。其信然否。

得手書。知暫緩歐洲之行。從事月刊。此舉亦大佳。但不識能否持久。久。國政劇變。視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紀。政治教育之名詞。幾耳。無聞而目。無見。僕本擬開戶讀書。以編輯為生。近日書業銷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開筆。靜待餓死而已。雜誌消行。亦復不佳。人無讀書興趣。且復多所顧忌。故某雜誌已有停刊之象。甲寅雜誌之運命。不知將來何如也。……自國會解散以來。百政俱廢。失業。者。盈。天。下。又。復。繁。刑。苛。稅。惠。及。農。商。此時全國人民除官吏兵匪橫探之外。無不重足而立。生機斷絕。不獨黨人。為然也。國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僕急欲習世界語。為後日謀生之計。足下能為覓一良教科書否。東京當不乏此種書。用英文解釋者。益好也。

論平政院 答儲君亞心

大示發題甚大。指陳今制之失。亦甚切當。惟鄙意終以有可進商之點。請得為足下言之。愚自以言論與國人相見。向無一語迷信共和有所主張。特見其於理於勢。非如此

外而美憲法固無明文也。英猶得謂為不典憲法。美豈亦不典憲法之國乎。由此以談。國苟無政黨政治。而欲用內閣制。如英者。或其國人。不重視憲法。司法部無解釋憲法權者。而欲用總統制。皆歷史上所不許也。而談法理者。一舉法制或美制。即若吾國勝任而愉快。此外無餘事者。此鄙見所期期不可者也。然非謂吾國不當採法乎此兩制也。特主持言論者。必須詳考法制或美制之所以成。而吾國歷史情勢與之何若。則採取之途徑。當有斟酌損益之足言。而無對本宜驅之可笑。此外凡論政治。皆當作如是觀。而後吾人判斷。不至有抹煞客觀專重玄談之弊。操刀傷手之謂或免也。此願商榷。就正有道之一端。是。如不鄙棄。當更端以進。大報出版。請郵賜拜讀。不勝大願。陳嘉異白。

答陳君獨秀

捧書太息。此足下之私函。本不應公諸讀者。然以寥寥數語。實足寫盡今日社會狀態。愚執筆終日。竟不能為是言。足下無意言之。故愚寧負不守秘密之罪。而妄以示吾讀者。嗚呼。使今有賈生而能哭。鄭俠而能論。不審所作較足下為何如。然曰。國人唯一之希望。在外人之分割。又何言之急。激一至於斯也。至甲寅雜誌當與國運同其長短。己身無所謂運命也。有友魯莽不文。貽愚書曰。一趁國未亡。爾有甚麼說。儘管說出來。免



乎須知法蘭西之有行政裁判乃歷史上偶有之象貽流至今初非視為法制上不可少之機關從而設之也彼當君主時代圖君政之集中盡廢地方裁判所以王室之官吏代之因有此制其相沿而不革者則一面行政部自計其便宜不欲為法律所縛一面法人所持分權之說又足以售其掩耳盜鈴之謀說者謂法人所論分權乃自審其司法制度之不可通乃特為曲說以自障(一)即英儒戴雪持論莊嚴猶且不免以此相調是或未必盡然而其說之為曲則無可諱也愚前答陳君嘉異書已論及此茲不贅述其願足下記取者則行政裁判之起於法蘭西彼自有事實與理論兩方之根據萬非自察其民智之低而為此以救之也以例實之理當益明如官吏以公人之資格侵奪人民財產而訴訟以起此在行政裁判之國官吏得曰此吾受長官之命令而為者也或曰此吾代表國家而為者也純屬於行政範圍非普通裁判所得問在普通裁判之國以上口實官吏不得為之而當以個人責任受法廷之檢舉是爭點者乃在犯官之如何治法而亦僅在犯官之如何治法與國民程度問題又何風馬牛相及也若

(一)此段意可參看美人黎高克之政治學二百十七頁

不可已耳非以吾為共和而必裝出何種格式也反對行政裁判亦同是例足下以愚之反對乃若拘泥共和所致此失愚立論之本意不可不先辨也此點既明則足下所謂行政裁判之設立與國體不相關係本為愚指又何間然惟國民程度之說則與鄙見刺謬不敢附和夫所謂國民程度者乃在民力自動之時而非在民權被控之際乃為人民參政而言非為國家執法而語也國家執法以施之民應以何種形式出之此法制優劣問題而非民智高下問題廢除行政裁判誠有取於官民平等之義而謂在法律眼光之下民智高者官民當平等民智下者官民不當平等此等論法恐有未安吾國治法夙持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義是民智絕下乃吾人已定之前提也而在法律且官民向無歧視官至極品罪無論為公為私均一律下刑部獄初不聞行政事項當別設獄以待之也然則法律上平等之待遇與國民程度問題又胡來直接之關係至法蘭西之採行政裁判制度此自有其歷史自有其理想而謂以國民程度尚未足語於平等故採用斯制如足下所云則恐質之法人斷難默認蓋法人革命之神即為平等寧有毀政府而造之至於十度以上而結果乃以「未足語於平等」自安者

曰國民程度低者其財產應被侵奪高者始不應被侵奪則不僅於立憲政治不復可通即專制之朝亦未必爾况乎假定採用行政裁判制度即屬剝奪人民權利此其為說正反對斯制者之所持從而和之又實自撥其本根使已說無能自存者乎由是平政院之設立與否足下以為在吾國不成問題愚則以為不言憲政則已一言憲政問題之大過於是者吾見實罕此又不可不辨者也今請讓一步言聽平政院之成立而討論其利病矣足下之言又有足使愚聞之而驚者則謂當採獨立主義以期裁判之公平也夫平政院者計行政之便宜而設者也首當破壞司法之獨立始克有成己身始終附於行政機關獨立之資本來無有若必課以是物則立還乎司法統系之舊而平政之說摧壞無餘足下習聞主張平政者一方之論而又不欲自昧其寶愛司法之心不期而以獨立之義責之是院是足下之用心與愚徹底反對者原無二致特未暇詳究行政裁判之本性而因自蹈於牴牾之說而不知此誠愚摯愛足下非裨販憲政逢迎權勢者流故設淫詞以助強者張目乃至不辭呵斥而銳欲辯陳者也足下第知最終裁決權在大總統之不善而不知在平政院亦未見其善何也大總統之不應握

有裁決權者以其為行政首長也而平政院則固不脫行政範圍首長之影響無乎不在從而善之又寧非五十步之差者乎所論肅政廳一節極中肯綮近聞京中有主張改為肅政院與平政院對立者然根本既誤枝葉上之救濟又胡益者尊意雖是究嫌隔膜茲事體大詳細推論本非短幅所許且當今憲政百端著著皆謬語及行政裁判尚在狐狸安問之條故愚於此素有積極之主張亦惟有閑置不論俟有相當之時會再行疏舉茲以足下不恥下問不能自己輒復約略陳之當否不敢自固更有以進之所深望也

記者足下尊意對於約法中平政院之規定頗示反對以為行政裁判但適於特權法制之國而不宜於平等法制之國吾國既號稱共和無論官民自應一律平等無取乎特權即無取乎行政裁判尊意雖善愚竊以為非夫行政裁判所之設立所以謀行政上之救濟而以澄清吏治為宗旨也不以國體而異要視其國民程度之如何耳在大陸法系如法蘭西者共和國也以其國民程度尚未足語於平等也故取特權制度特設行政裁判所審理行政上之訴訟在英美法系如英吉利者君主國也以其人民程度已高至極點故取平等制度而以行政訴訟歸之審判廳此自程度上之問題而非國體上之問題吾國人民程度較之法蘭西尚有遜色其不足與英人比肩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法既毅然行之於前無所妨害吾今仿之於後庸何傷乎是故平



記者夙不樂於討論現行法制以政治組織根本既誤枝葉之得失皆不值一錢者也新約法云云人曰根本法愚則曰枝葉法何也以此種法之有無無關於現時之政局也執約法而求之是之不足以增其効力非之不足以減其魔力吾人則亦何暇爲之論議哉然以足下推論及此愚又適重本誌通訊之例聊復就足下所言著其通則不必拘拘於約法也國家之組織信教自由固不可少而他種法制之維持社會秩序者亦復多端二者相遇亦或有其衝突之點如一夫一妻歐美之法律也苟有夫妻之關係待解決於法廷司直惟據一妻一夫之律斷之矣然當世有一夫多妻之教號曰摩門頗行於美而潛入於歐此兩洲之法律皆不之許以許之則全社會之秩序以亂在勢有所不可也於斯時也摩門之徒其信仰之自由實阨於法律而莫能遂吾之白蓮大刀紅燈照種種皆含有宗教性質而以觸犯民刑諸律亦在嚴禁之條由是信教自

應與平政院所宜分立對峙者二也以上二端乃亞心私人之意以爲不足收澄清吏治之實效實之高明以爲然否儲亞心白

### 論新約法 答顧君一得

政院之設立與否在吾國實不成問題惟既設立以後當採獨立主義以期裁判之公平乃能收澄清吏治之實效否則徒爲政治上之陳列品未見其有絲毫之利也此則最宜注意之事耳比者該院已成立矣院長已任命矣惟該院權限如何是否獨立未見明文規定吾人固難逆料然據報章所傳則「肅政廳之封事呈由該院轉呈大總統披閱」云云是最終裁決之權仍在總統而不在于平政院之設立直同駢枝徒糜數十萬之國帑而已未見其能平政也使大總統意存偏袒故爲拖延留中不發或加肅政史以安事彈劾之罪痛加申斥吾知平政院必僞於權威不敢有所建白矣於是官僚中凡得大總統之歡心者舉無所畏雖橫行天下無敢奈何人民徒然呼暴行政空失救濟誰爲厲階事非不獨立之平政院也耶夫平政院之與官僚派其勢力互相消長也果使平政院真能獨立不爲外物所牽上自院長下至評事一皆當世之名流剛直不阿不畏權勢如彭剛直其人者吾知彼貪狼之官僚派必聞風而欲避矣語云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平政院之與官僚派亦猶是耳不然微特吏治之不能澄清且足以助長官僚之氣焰獎勵官僚之同法也平政云乎哉此平政院所宜獨立者一也肅政廳爲彈劾之機關始如通常審判廳之檢察廳也通常審判廳與檢察廳爲對等機關兩相對峙各不相屬此蓋由於彈劾主義之結果審判上不告不理之原則即由此生焉欲期審判之公平誠不能不如是也今肅政廳乃附屬平政院實與彈劾主義相悖離雖云行政異於司法然以理論之固無所不同也使院長與某某宿有仇隙命肅政史彈劾之以爲報復吾知肅政史不得不惟命是聽也或肅政史所欲彈劾者與院長有舊則院長又將止其彈劾矣欲期彈劾之公平非使肅政廳獨立不可此肅政

前後四函以次諷誦心長語重神爲之移者久之惟愚所主張終有當求諒於足下者以足下不貴苟同請得更廣陳之愚之不滿意於今之倡立孔教者非於孔子之道有所非難特謂彼等之意確以耶教入據中華漸爲上流人士所歸而因假藉孔學樹爲宗教以相抵抗且憑政治強橫之力號稱國教籠罩全邦加異教者以無形之壓迫甚且亂其已堅之信仰是則期期以爲不可者也足下爲平等二字作詰曰「在使一羣所需胥有機會同蘆並育立於水平線上非遏其一而決其一之謂」立義之精可稱獨到則今之假孔子以排耶穌者明明與足下所謂平等不合足下語中固未爲排者設辭而助攻而愚指斥尊孔者不應存此心理當亦無忤於尊指若謂耶教之在中國非爲「一羣所需」明達如君想未必即作斯語要之愚之本意乃在爲耶教謀其發展之地而決非於孔子之道尋垢而索瘢當世之信孔子者彼自有其權利爲之無論何人不得詰難即以愚之無似有欲脫愚於尊孔之籍愚決不承惟不如世俗所爲奉爲教主耳足下謂「孔教爲宗教與否此問題當聽後世裁判無庸我輩斷斷」則似足下亦乃離教而談孔斯點既明足下所言並無與愚根本衝突之處此外尙有一語

由當以法律範圍之云云其法律乃指他種散見諸律固不必爲「容許信仰某教之法律」也鄙見如此至約法會議諸公所見何似非愚所知愚言之矣「執約法而求之是之不足以增其効力非之不足以減其魔力」足下勿以爲意可也

記者足下吾國新約法既經召集約法會議修訂矣復由大總統公佈施行矣凡行政部之障礙物固已一掃而空乃披閱全文偏重行政抑制立法矯枉過正變本加厲猶得曰採總統制之當然結果姑勿置論而予最不能無疑者莫若矛盾之條文雜出其間稍治法學者類能避之謂自命造法機關之約法會議實蹈此致國家根本大法坐機稜兩可之弊使人民無所適從何也夫信教自由爲人民八大自由權之一各國以規定於憲法爲通例約法第四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宗教之區別法律上均爲平等與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國會不得以法律定國教并不得妨害信教自由用意正同實言之無論人民信仰何教各處平等自當之地法律上毫無輕重之觀念不啻宣告國家不以法律限制人民之信仰其義甚明依此解釋則約法第五條七項人民於法律範圍內有信教之自由其「於法律範圍內」六字不免與第四條有衝突之嫌此法律二字指容許信仰某教之法律而言容許之法律對於禁止之法律而言既定法律以禁止人民信教何得謂法律上均爲平等若斯若予追論其與各國憲法原則相背馳且與第四條原文顯相抵觸前後不能一貫文理上論理上均無可通之理未識記者以爲何如幸賜教之願一得白

### 論孔教 答張君爾田



爲「良心上所欲言」愚之言此亦復同之人或以非聖無法擯愚左類請更以右類承之可也。足下默觀時局。審有大敵在前。戒以勿擾人心。免致授敵以柄。此其深心。豈不可感。若惟社會而不能辨理。至此一聞反對之論。卽至附敵同攻。倒戈以向。則時日曷喪。請與偕亡。姑息之談。果安用也。君淚滿眶。愚涕亦並盈。把妄言極矣。惟曲原之幸甚。

記者足下。比者言界鉤鉤。析亂極矣。得釋大報。震東啓明。曙光一綫。幾近何易多觀。休甚休甚。惟中評孔教。有不能釋然於心者。太炎文。臬陳誼高。簡渾渾圖矣。雖然。真理之在天壤。如水銀洩地。未必太炎爲是。而渾渾猶爲非。兒啼婦嗟。足以論玄機。而謂醉孔教者。智出兒婦下耶。智者之揆事。實則衡然。弛其兩端。以聽物者之自呈。文身。身斷達。吾之所測。而勿爲割。割固則幾矣。世變諸觚。有大於聖者。姑舍是。惟君裁之。僕行能無似。去歲爲友人所挽。曾發表言論於滬上叢報。今已脫離矣。仇孔媚孔。兩無容心。所以云云者。以君達者。冀有以終教之也。炎夏。爲道自愛。不宜張爾田白。

記者足下。前書諒達雅覽。大報殫精政論。僕則尤注重社會。今之坐轡者。輒謂堯舜之治。卽共和。吾不敢知。然進而言之。所謂社會主義者。稽諸禮運。我先民固早有此胎觀矣。孔演五經。微言所繫。志蓋有在。恨今尙非其時。然終有達之一日。要貴馴而致之耳。羣化輪軌。必先使之適於現境。而後有以日就其舊。而不自知。固非

尊論極是。析理如此。可以愧宿學。甚休甚休。惟率羣所謂購買力。乃指社會。容受貨物之量。非指貨幣。權衡貨物之值也。蓋國有貧象。則民生凋敝。民生凋敝。則其銷受百貨之量。必不如前。故曰減少。此率羣之論思也。不然。豈有精研計學如率羣。而不解貨幣購買力之理。雖然。社會對於貨物之容量。而亦以購買力稱之。使易與貨幣價格。淆其觀念。究有濫用術語之病。此病人多犯之。率羣固不應爾。執此以難率羣。當無以應也。往者愚在民立報。嘗持論如率羣所云。則更作購買量之名。以示區別。實則此處。以通常語句達之。可矣。初無立名之必要。量云。力云。皆無謂之爭也。足下以爲何如。

論物價與貨幣購買力 答李君大鈞

論何教無論其教之精。何似。苟爲一羣所仰。必有幾分真理。存在其間。所謂平等者。在使一羣所需。胥有機。會同。並育。立於水平線上。非過其一。而決其一之謂也。謂國之治也。不僅恃宗教。則吾無間矣。必蔽其全體而誣之。偵孰甚焉。且天下事。若不爲人心所許。杜之實所以張之。水靜者也。激之可使在山。今爲吾民敵者。誰乎。不此之務。而日與人心挑戰。吾恐資寇兵。齎盜糧。必有兩承其害者。吾思之。吾欲爲吾同胞。潸潸淚下矣。嗟乎。舉世滔滔。方日趨南北之二極。非僕不敢作此言。非執事宅心公恕。又安敢以此言進。至於是非。埃天下後世公判。僕不固也。此頌。張爾田白。

欲以強聒於足下者。則足下謂「蓄妾狎倡。縱慾敗度。普通恆情。蔽罪先聖。何其不倫。」是乃千慮一失。不敢苟和。夫所謂教。無論爲名教。或爲宗教。而要歸本於化民成俗。斯效不著焉。用教爲今。惟問蓄妾狎倡。縱慾敗度。是否反乎教旨。而躬行蓄妾狎倡。縱慾敗度者。是否卽屬奉教之人。苟兩問皆得正答。則一面教義流行。一面在教之人。淪於禽獸。是蔽罪先聖。誠哉。未可惟若證明其教之未能直接控制世道人心。縱蘇張復生。恐亦難於作辯。愚非耶穌之徒也。久居耶教之邦。與奉耶教者日相接。而深歎其言忠信。行篤敬。遠非吾秉禮之邦所能夢見。足下所謂「普通恆情」。吾以爲病者。求之彼中。絕無而僅有。問嘗推求其故。則上自鴻儒。下迄走卒。莫不歸本耶教之功。卽求之本邦。凡奉耶穌。誠不貳者。其律已嚴明。處事勤奮。已遠非儒言儒行者所能及之事。實昭然斷非愚一人之筆墨所能顛倒。信如是也。歐洲既以奉耶穌之故。成其美俗。則吾俗之不善。乃由於所奉之教。其力不若耶穌實爲邏輯應有之聯想。且國人中有一部分。方以奉耶穌而正其身心。則若全國而悉奉耶穌。其政俗之清明。當遠逾於今日。亦爲邏輯推類之所宜然。雖不必盡當。愚愛言論自由。愚則愛推尋至此。足下所言。謂

肅。非滅裂。所易爲功也。聖者知天。勿擾人心。去秋。黨禍。離所。緣。萬端。毋亦有不合於此公例者耶。政治乃社會結晶。體。竊願大報時時於此加之意也。君尙異者。僕亦不喜苟同。聊貢愚管。當否幸財擇之。不宜張爾田白。

記者足下。前上兩書。皆論孔教。孔教爲宗教與否。此問題竊謂當聽後世裁判。無庸我輩斷斷。惟尊評引班固語。此則局於漢時。非所論於今日。今致途甚寬。士之有志利祿者。揭一新幟。卽可博社會歡迎。固無須乞靈二千年前不適時用之孔教。試觀政變以來。所謂彈冠于子者。非舊日胸無點墨之官僚。卽民國鼎鼎有聲之大政客。班固所訶。若輩當之矣。不得以此詢孔教。更不得以此詢信心孔教之徒。至蓄妾狎倡。縱慾敗度。普通恆情。卽廢孔者亦蹈之。蔽罪先聖。何其不倫。君以邏輯著聲。此語得毋不邏輯耶。獨立擾攘時。固有假名義以攫金錢者。必謂革命爲金錢主義。吾恐智者所不許。近時主張孔教者。誠不無過激之譚。此其咎當與廢孔者分任之。非片面證據所能斷斯獄也。構味如僕。何敢獻替。亦本吾良心上所欲言。以復於執事而已。執事賢者。必不護己。如以爲然。乞加采擇。抑亦大報通訊言所謂如其量以發表之也。索居無俚。拉雜書此。不盡欲言。張爾田白。

記者足下。前論孔教。尙有未盡。茲再陳之。宗教者一羣人心之最高吸力也。一羣有一羣所奉之教。不必與異羣盡同。孔教是否宗教問題。當視一羣信仰者之多寡爲衡。夫孔子布衣耳。二千年之經典。誠不適時。然而民國創建以來。上自開國鉅公。下至販夫驢卒。無一人敢以非聖詆孔子者。此心同。此理同也。卽太炎先生不欲奉孔子以教主徽稱。而不能不崇拜其文治之功。豈冥冥中有迫之使云然耶。毋亦有不忍不然者耶。嘗謂無



來示發端至大。立願至宏。下才迂學。敢承是問。雖然。足下獨排謗議。登高以呼。愚果何人。敢復隨俗依違。不以狂言廣賢者之意。首條疑共和政體不足救國。鄙意解決是題。當先為共和二字嚴定一界。不然。題未認清。遽爾發論。為語千萬。都為廢辭。愚見今之狂贊共和。與夫痛詈之者。至共和果為何說。未易言其所以然。此誠今日社會之癥結。愚不得不因足下一言而略一論及之也。愚夙在上海民立報發為論曰。『吾人生息專制政體之下。每過於重視共和。實則共和在人為之。政體無能自舉。政治學者。至不細作共和與立憲之界說。共和二字。在吾文本非正譯。』(一)律以歐文之義。特為國

論救國 答孫君毓坦

之昂。即物之賤也。夫果購買力與貨幣之價格。為同物者。則物價賤。貨幣之購買力必富。物價昂。貨幣之購買力必窮。必然之理。顯於事實。為客怪者。惟學理幽玄。事象迷炫。以淺淺學。不敢自信。用述厥懷。就正達者。幸辱教之。李大鈞白。

記者足下。僕獨者喜讀獨立周報。因於足下及康君率。敬慕之情。兼乎師友。去歲南中再亂。周報忽為不廣。政俗靡敝。訛言繁興。不得議論以匡正之者數月。而戎馬江南。音書隔絕。即私人問學之通訊。不得諸先生教。導之者亦復數月。中情鬱悵。莫可申訴。殘冬風雪。適從二三朋輩。東來瀛島。問難無地。索居寡歡。偶於書廬。得雅言讀之。知為率輩所作。則喜。繼得甲寅出版之告。知為足下所作。則更喜。喜今後有質疑匡謬之所也。讀雅言第五期。於率輩論『吾國今日物價問題與貨幣之關係』文中。有所疑難。莫能自解。爰假大報通信之餘。欄草足下暨率輩有以開其郁也。

率輩曰。『夫國貧之現象。必先在貨幣之減少。即所謂購買力之減少也。購買力既減少。則被購買之品質。是必減退其價值。所謂物價賤之現象出焉。今物價既不賤矣。足徵貨幣未嘗減少。』僕思。貨幣之多寡。與其購買力。Purchasing power。之富弱。適成反比例。即貨幣多。則其購買力弱。反之。寡則富。蓋購買力云者。非即貨幣之價格所能購買他物之力也。歟。其本質。本與貨幣之價格。為同物。不過價格自其值。言購買力自其力。耳。譬之昔以一枚銀幣能購二斗米者。今則僅能購一斗米。此銀幣之值。World 若力 power。今昔之變遷為何如者。價格則昔昂而今落。購買力則昔富而今弱矣。然則物價與貨幣購買力之關係。亦猶物價與貨幣價格之關係也。於此。須為價格與物價。Value and Price。之辨。方不致紊。價格者何。謂一物值他物幾何也。物價者何。謂一物值貨幣幾何也。一馬適值二牛。此馬牛之價格也。馬值銀幣五十枚。牛值二十五枚。此馬牛之物價也。以幣值物。正如以權稱物。物之重即權之輕也。權之重即物之輕也。物之昂。即幣之賤也。幣

共和與選舉元首併為一詞。一重精神。以共和必多數。參政始符定義。今足下致疑於共和政體者。果謂元首出於選舉。不足以救國乎。抑謂多數政治。不足以語是乎。足下或以愚為是問。為可怪。然愚以謂決吾大計。非分道致思。殆猶治絲而棼之矣。愚為此別。乃觀夫今之指擊多數政治者。大失其當。欲有以箴之。蓋多數二字。最易使人迷惑。在言者意。似謂必待人口過半之數。具有參政之識。始有多數政治可言。不知當今文明諸國。能希此者。且未有也。違言吾國。此理愚前作『國家與責任』(一)已詳言之。是多數云者。特相對之詞。本非絕對之義。美儒柏哲士曰。『今日理想上之政治組織。則以多數政治之國家。行少數政治之實。』美洲民智之高。冠絕大地。學者猶為是語。遑論其他。然其言有最宜留意者。則少數政治之精神。非多數政治之國。其舉其在君主之朝。選賢任能。亦或時有。然耳目有所限。忌諱有所中。權奸有所蔽。朋黨有所軋。而欲舉凡民俊秀。充量登庸。萬萬不可得。不可得。則非吾可貴之少數政治。矣。惟國立庶民議政之制。採公平選舉之法。無過不及。恰以國中賢智。脫穎自出。為衡。而又舉國

(一)參閱本誌第二期本頁十八十九頁。

民求福祉而已。天下能為國民求福祉之國。固不獨世俗所謂共和也。』此論一出。攻者朋興。愚復著論曰。夫曰共和政府。其統治機關。合多數人之意見組織而成。是同時必曰立憲政府。則否。而何以解於英吉利之國會。萬能其曰共和政府。以人民為主位。似又謂立憲政府不爾。吾聞以人民為主位之國。莫如英。而英則非共和國。至謂民主立憲與君主立憲異者。一為無限之民權。一為有限之民權。此又不然。美利堅共和國也。而其民權即有限。準是種種。以為共和立憲之別。是適自墮雲霧而莫能拔耳。然則此二制者。胡以分。曰以吾觀之。亦惟視元首之為何物而已。元首為世襲者。為之立憲。元首為選舉。有定期者。謂之共和。如是而已。(二)凡茲所言。乃在表明共和立憲之分。在乎形式。而不在乎精神。以言精神。則兩種國家。從其最高性言之。實具同一之量。詳細推論。乃須廣篇。姑不具說。惟由斯以談。今人之言共和。似含歧義。一重形式。以

(一)此指君主立憲。

(二)不此記者。重民君。前作『中華民國之新體制』。德爾阿爾特以元首繼承與否。為君主國與共和國之分。引枚格羅之言。駁之。謂有選舉帝國。足破斯例。愚謂凡立一政。此種例外。總須容許一二。不足病也。即如多數學者。以法律上統治權之總攬者。是否限於一人。為君主共和兩種標準。吾國新約法。則規定大總統總攬統治權。事實上又不得不容此例外也。



其六。黨派。負其四。至共和。本身則絲毫無與何也。羊質虎皮。因而見瘡。遂謂虎威。無足取者。豈真虎之罪也。由是以知共和救國。非不能救。實未嘗救。足下之疑。似稍為政狀所局。此愚敢於反足下之意。而強以聒之者也。

然則共和果無負於今日之時局乎。曰。是亦有之。是乃共和之形式。非其精神也。曩有言之精神者。共和與立憲之所同也。形式則若而總統。若而君主。其所獨也。凡國已具多數政治之精神。雖戴君主。無取革命。英倫是也。吾辛亥革命之所以不可已者。非以有君主故。乃以無多數政治之精神。故亦非虛懸精神以爲的之故。乃求於滿洲帝制之下。而不可得之故。則革命後之唯一覺悟。乃在求精神之所在矣。精神而存也。共和與立憲。在理論。無擇精神而不存也。共和與專制。在事實。無擇新約法有大總統總攬統治權之文。其源出於日本。然日憲於此。別有「依此憲法之條規行之」一語。緊接其後。而約法無之。吾友重民著爲論曰。『大總統乎哉。吾人甚願奉以天皇之名。以求易此最後之一句。而不可得也。』

(一) 是謂與其假共和。毋寧真立憲。易詞言之。與

(一) 此不包君主立憲如足下所言。  
(二) 見本誌二期中華民國之新體制七頁。

無一有大力者。圖負國家。以趨所謂人才。皆使之任情盡量。以見於政事。祇有調劑不相傾陷。亦分朝野。同是扶將。此誠柏氏所謂理想組織信乎。非多數政治之國家。莫或望此也。夫此種政境。固自易於想像。難於即真。而懸此爲標。使吾政所趨。日日與之相近。而先以做到幾分之幾。爲吾政不易之基。則雖盧孟復生。當亦有知言之歎。故苟足下所謂共和。與愚今茲所釋多數政治合轍。則無不能救國之疑。章章明甚。若謂吾國政治。日入悲境。其制雖善。未必即適於吾。則惟問悲境之來。是否即爲實行此制之故。民國成立三年之間。爲三時期。南京政府爲一時期。南北統一。以至二次革命。爲一時期。二次革命。以至今日。爲一時期。三期之中。人民之感受苦痛。厭惡共和。今日爲最。更考其實。國會芟夷。自治滅絕。一門秉政。才智屏息。律以共和精神。殆無毫髮相類之處。輒以此爲共和罪。豈非奇冤。南京初政。本無施展。譬猶孩提。才不才尙無可言。其以共和加之試石。稍用淬厲者。亦惟統一政府一年間耳。今之言者。輒以元勛跋扈。政黨橫決。爲共和罪。以愚觀之。苟國中無奇衰莫倒之力。節節與共和爲難。則於元勳政黨。叫囂驟突之中。儘有餘地。如前所言。做到幾分之幾。平心而論。共和失敗之咎。大力者負。

其有獨裁之總統。毋寧有守憲之君主。何也。吾人重形式。而尤重精神。也此種理想。十九世紀之下半期。始爲歐洲學者所知。英儒梅因。至謂此乃政治學上之一大進步。而政局上之紛擾。以此廓清者至多。英之永絕革命之媒法。第三共和後。不再見革命。皆此之由也。而不幸吾人未能解之。羣以爲共和一成精神。即當隨之而見。及其不見。初不推求。所以不見之故。則大罵共和欺人。不知爾所得者。僅爲形式。精神之養成。本別爲一事。而又非一朝一夕所能爲功。今有人據爾形式。以威臨爾。使爾之精神。莫由自發。則若夙懷梅因之訓。了於某種精神。不必見之某種形式之下。當立晤命題。換位。名理逼真是何也。即某種形式。原不必產生某種精神。也於斯時也。重精神者。是否將由甲種形式。訴之乙種。以求解決。非本篇所問。惟在吾人。若自始不立今式。政府人之怨。訴共和者。可以不生。然則共和之有負於吾人。果形式也。非精神也。

欲知共和以外之政體。是否足救中國。當問共和以外之政體。是否與多數政治之精神相容。足下取兩言論。以共和與專制相待。謂政體之事。不出於此。即出於彼。鄙意未敢苟同。以專制一項。萬難兼涵君主立憲而言也。由前所說。多數政治。不止共和一

種。如假定多數政治。可以救國。則救國一語。可以推之他種政體。自不待言。足下且云。克林威爾之後。王政所以復古者。以「英之君主立憲。所以保障人民之自由。較之克氏護國時爲尤至也。」是則他種政體之愈於共和。又可由斯言推見。然茲乃理論如是。至國體胡出。乃有時勢。因緣。不容勉強。今之共和。已成既定前題。寧容置議。愚之此說。特由足下所詢推論至此而已。非有他也。

民性由屈而伸。斷不由伸而屈。足下所見。確不可移。惟治道所之。往復平陂。所不能免。所謂伸者。又非一蹴而幾。其中專制復蘇。從其後而觀之。未始非民權所赴之紆徑。須知專制繼共和而生。乃一時反動之潮流。其勢不能以久。法蘭西政局。翻覆之久而頻。在二十世紀。似不至是。專制者。而傾跌後起者。鑒於前此。一心直遂之不可訓。就國中。之利益。情感。相質。而相劑。然後有中。正可守之道。盡國人而能循此精神也。求此精神。初不必得之於世俗。所稱共和之號。足下所疑。不能救國者。殆此種共和耳。非真共和也。蓋真共和。未有不能救國者也。

立國首重道德。此何待論。然立國是一事。培養道德。又是一事。不可併爲一談。蓋吾人



不必重以爲憂也。

行聯邦制以救幅員過廣之病。大是奇策。一年以前。倡是言者。被指目爲暴徒。今似稍出於學人政客之口。惟舉其實而仍避其名。如足下明目張膽。欲奉以爲政策。正如春雷初發。萬象爲之昭蘇。鄙陋如愚。驟觀幾不知所可否。異日有隙。當詳就是問。加以考求。再爲專篇。以俟明教。暫不贅也。詞繁意率。無以自道。審足下虛懷。不同流俗。輒言之無擇如此。惟有狂疏而賜以誘導。幸甚。

記者足下。自大誌之出。輒欲陳書請益。惟以枝節問題。無與大計。率及根本。則又傷時。且起各方感情衝突。欲言而止者。至再三矣。將終無言乎。鬱極莫宣。發狂且死。將有言乎。身入狂瀾。其不汨沒者幾何。雖然。吾寧汨沒以死。不能鬱極而終也。平居設想。裂爲三閭。謹爲披瀝。祈垂教焉。

(一)共和政體。果足以救中國否也。自美國以十三州獨立。法國大革命繼之。一時共和狂潮之所被。舉世界專制之毒。一洗而空。雖中間特湮出爲摧殘。生機稍滯。然將欲遏之。轉以張之。其在今日。民主政治。幾有觀止之歎。此足向矣。惟天下事利之所在。弊即寓焉。禍之所至。禍即倚焉。自美利堅瑞士史蹟特異外。法之革命。五七八十年之久。政體屢更。反覆播擊。國之亡。其間不能以寸。是未食共和之福。先受共和之禍也。墨西哥及南美諸國。自有民政。即無寧歲。至於今茲。衝激愈烈。是未食共和之福。將永受共和之禍也。即證以共和中

不能虛懸一道德之量。爲立國至少之度。不及是焉。即廢國不治也。所貴夫大政治家者。亦以能體察當時道德之最高性極其量。以形於政耳。風聲既樹。原有之量。固由此增殖。益有昌明博大之觀。方其樹也。基本道德。幾何祇得就其原質。爲之不能驟議多也。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不蓄不得。是已然苟以蓄艾之故。置病不理。恐艾既成。而病將不待。是三年中一方蓄艾。一方仍當以他藥代治。可以推知。以爲國言。較高之道德。艾也。今有之道德。他藥也。據今有以希較。高猶病者。不以求艾。而廢藥也。信如是也。吾言救國。當言利用道德之最高性。不當言道德之不足。放任之說。固非培養之說。亦嫌後起。足下試澄心思。今之政局。黑暗至此。果真國民道德之不足乎。抑當局者不善利用之乎。且非惟不善利用之。又從而毀敗之乎。道德之修養。固恃師儒道德之維持。則在法律辛亥以來。苟得公忠體國之徒。在在以民爲念。從而修明法度。嚴守紀律。以吾人夙有愛和平重禮讓之風。而謂道德未足以小康其國。愚滋未信。足下謂當今人才大抵一邱之貉。某誠不能存國。去某亦無補於亡。言之痛心。可爲揮涕。惟愚謂果善用多數政治。與言重人。寧言重法。野心不德之徒。自非竊武力自恣。儘有法以範圍之。似

堅之美。由麥利尼以來。亦不得不遷就帝國主義。而已非當年純粹共和之真面目。西儒稱共和國有條件。曰民智。曰民德。曰富有自治之遺傳性。曰據有狹小之版圖。中國有一於此乎。無法國之民氣。而欲倖於七八十年間之自相魚肉而不亡。不可得也。無門羅教書之庇護。而欲步墨西哥及南美諸國之後塵。而不亡。不可得也。況自民國成立以來。自上政府。下至民間。號稱共和。而求一稍與共和性質相近之事。而無有乎。證諸歷史及學理。既如彼。稽之我國事實。又如此。而欲言共和政體。以救國。竊疑爲南轅北轍之類。此誠不能已於言者也。

(二)共和以外之政體。果足以救中國否也。共和以外之政體。則專制耳。(一)夫天道無往而不復。否極泰來。循環終始。一部歷史。均可作如是觀。上古無論矣。中古以降。由貴族政體趨於專制。自美國獨立。則由專制而趨於共和。伯倫知理波倫哈克之徒。唱導君權。理論上又稍稍由共和返於專制。二者之利害得失。前人言之詳矣。末學小子。可以不論。第今後之中國。能否復容專制政體。蘇生此則有研究之值者也。考世界史蹟。自羅馬等最古不完之共和國外。國政一度改爲共和。未有能還乎專制者也。克林威爾之後。王政於焉復古。似爲創例。其所以然。則英之君主立憲。所以保障人民之自由。較之克氏護國時代爲尤至也。此外雖專制一時復活。終且紆迴曲折。以合於理想之衡。蓋愛自由。好平等。本諸天性。由屈而伸者有之矣。由伸而屈者。未之有也。況夫中國民性。擴張以十年來。政潮證之。智識不開。則已。開則所事往往過當。今日而欲其承認專制政體之(一)本條所論專制政體。並包君主立憲而言。

再現。事可得耶。吾嘗謂中國不亡於滿洲。則由專制改爲君主立憲。如日本。與德國。然救國之上乘也。乃不幸滿人主我中國。吾人不與其戴一天卒。至以倒滿政府者。永倒君主政體。今如議復君主。三尺童子。共知其非。此足以徵國是矣。夫共和既非專制。又不許其復活。然則吾國能於二者以外。別創一政體。以救國否耶。此又不能已於言者也。

(三)願或者謂歐美之國性民性。與我不相比附。欲法歐美。當節取其長。不當囫圇吞棗。共和其國體。專制其政體。庶爲得其調劑之方者乎。曰。惡是何言也。前之激成二次革命者。非即以誤施此方之故耶。而三次革命之躍躍欲動。仍是此故。人方未善。吾思易之。未及易而轉欲求其方以爲嘗試。姑無論易之萬無成也。即成爲人之欲易其方。誰不如我。展轉相勝。如環無端。醫雖易人。藥無二劑。吾恐蚌鷸之爭。未已。漁人之利。先收。今之耽耽逐逐於吾旁者。決不許吾閉門而自殺。欲期如法國。冀幸八九十年後。收其效果。決在必不可得之數矣。或又曰。革命之所以必起。非徒以政府之專制也。權亡國耳。使其能發憤爲雄。發揚國威。如拿破崙第一。彼雖專制。吾人尙能忍痛以相諒。而無如其不能。此革命所以不容緩也。斯言而信。則吾不能不怨昊天不弔矣。何也。自古創業。皆屬英雄。獨至民國。而乃無有其誠。非其人也。並世人才。誰則是之。某之不諳治道。予智自雄。誠足以亡中國。而有餘然尙能統一全國。苟延殘喘。取而代之。誰則相勝。今且假定吾人(一)氣力足以倒某黨。(二)突然能滅滅使無遺種。否耶。如其不能。內訌之局。勢不能免。就於內者。未有能就於外者。也。所謂救國(三)指現在從政與某有特別關係者言。



事非欺人之談。况乎月疊而風。礎潤而雨。機微之先見者。君子皆能尋其公例。以決將來道德之善惡。之基也。無道德。一切學問。策術。俱無所屬。辛亥以還。風紀之墮壞。人心之腐敗。等洪水而烈猛獸。言之可爲傷心。吾非不謂吾人道。較之某黨爲優。然以區區百步五十步之差。遂謂某黨不足救國。吾乃能之。此種大言。情誼頗聽。吾竊詳察人心。以衡國運。敢謂有某未必足以存。無某未必不足以亡。今猶有臧否人物。校論得失者乎。愚以爲無上無下。無貴無賤。無男無女。無新無舊。所謂一邱之貉。莫或擇焉矣。道德之重要也。如彼國民之無道德也。又如如此。此而不究。漫言救國。俗言畫餅充饑。得毋類是。或有病道德迂遠無近效者。然以吾觀之。道德不存。救國一語。永久未由說起。惟孟子曰。今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是及今培養。未始即無著手之方。於是問題之呈於吾前者。乃必培養道德學問。始足以救國乎。抑仍舊放任之。亦足以語此乎。此又不能不亟亟研究者也。

至謂共和政體。必以幅員狹小爲宜。然美利堅大國也。共和之政。首稱完美。是其條件。並不合絕對之義。可知或言美之完美。以行聯邦制。而然瑞士亦如是。然則中國將來其行聯邦制。以調節幅員。過廣不能統一之弊。或亦一策乎。此吾平日之所思維。而欲奉爲政策者也。雖然。以上三問題。不能解決。而買賣焉談政策。所謂不知三年之喪。而期小功之察。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者也。前路茫茫。憂心如搗。未免有情。語言孔長。招怨聚罵。所不敢計。惟質左右以求解答。倘能曲諒。賜以教言。幸甚幸甚。孫毓坦白。

### 論政本 答GPK君

有心哉足下之辱是書也。足下揭爲同之弊曰私。凡古今帝王雄桀之所爲。皆出於私之一念。即最近政爭。若而政府黨。若而國民黨。並爲私所役。急於求同。前者能同其同。而勝後者不能同其同。而敗。勝敗既定。同異尤堅。今日異者流亡。他日以異培同。同者之流亡。亦將如彼。法蘭西之往史。行再演於神州。事實具存。無可挽救。愚所倡有容之說。決不行於今茲。結尾則祈禱大賢之生。承兩敵而收兩長。奠定共和。爲法後世。語長而心重。愚雖百奮其舌。未能爲此言也。雖然。鄙意所在。似仍有與尊說相表裏者。請得引申前論。爲足下更廣陳之。私說尙矣。愚論之中。未標是名。固含是意。苟無是意。即不見同。所謂「專制者何。強人之同於己也。人莫不欲人之同於己。即莫不欲專制。故專制者獸欲也。」是即私也。自古善爲專制者。莫如秦皇。其爲同之證。集於壞封建。設郡縣。柳州爲之言曰。『秦之所以如是者。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蓄於我也。』故足下所爲私說。不可易矣。惟愚審其爲私也。以有容之說。箴之足下。審其爲私也。以爲有容之說。決然無效。此其異趣處。然細按之。則固由於見地未同。不必多所牴牾也。蓋愚有容之說。非以豁達大度。期於一人。乃以盡分明職責之大衆。故又曰。『專

制者獸欲也。遏此獸欲。使不得充其量。以爲害於人羣。必賴有他力以抗之。『有容之道。使之自由聽從。固無可望。而迫於外力。舍此不足自存。歐史之中。其說以是而奏效者。例不鮮也。由是推勘。足下所設數問。以有容之道。未可期者。可得而答矣。有容果以有抗而得。所得之數。未必即如所抗之數。然既已出而抗之。決非有所不屑。故不甘心之說非也。此其一也。有容而生於抗。同者焉能自保其私。毫髮不動。異者之攘臂相爭。實有容中必涌之性。此其二也。三項異者。妨同。義同。二項異者。不忍其容。義同一。愚知足下必且發爲問曰。抗力之生。必其國有自由。人民運用政治。不逢挫壓。否則惟有出於革命已耳。革命者兩力相易之謂。以言相抗。恐非子義所包。今國內武人專橫。自由掃地。命且莫保。安能言抗。縱曰能矣。而抗者夙以叛逆。與當局互爲誅求。雄者安於失敗。可耳。安肯便與敵讎。共議政事。是抗終莫有容。又何來。愚以爲足下之見。以論國中政局。微失之偏。蓋當局者之爲。同乃以極少數人之意。強制天下。其見爲異。而爲所逼。擲者正不獨國民黨。抗者合衆異。以抗一同。非謂獨以何黨爲抗也。國民黨失敗至此。其所取之策。舍再興革命莫由。此其利害得失。乃別一問題。惟已出於絕對之途。於

人之地。位。異於己者。終不當加以詆訶。使人不獲利用。所能以施其抗。真國民黨人。其所求者。亦國家之治安耳。謂治安之術。惟彼獨操。他無有知之。揣其設心。必不若是。則有外於吾黨。能以術措國於治於安者。在彼視之。宜若已出。愚爲此言。非謂國中果有理平之望。以見象察之。自非無目。將不爲是言也。特愚有容之說。爲用至廣。必一國之人羣解。是道然後爲國可進於近世憲政之林。苟革命黨人。褊狹猶昔。以辛亥以前之排。所謂君憲黨者。排今之政治手段。異於己之人焉。則政運循環。癸丑之敗。行且再見。於成功以後。此等理解。實年來政訓之所施。吾人所當虛懷受之者也。足下謂同異之分。已如水火。惟有相迭。決莫能容。一七八九年以後。一八七一年以前之法蘭西。即吾前例。是又當分別言之。夫異者見惡於同。若是而謂有容。求容於同。自爲贅論。惟彼不容我。吾當容彼。吾容不見於相迭以前。終且見之於相迭以後。法蘭西革命。互若干年。彼此代興。翻覆仇殺。是乃不解革命之咎。彼第三共和之初。當事者即已知之。乃力更前失。純從調和入手。始克奏効。不然。此四十年間。法人必且相屠未已也。吾人生於其後。失德亂政。紛陳。吾前正殷鑒之足資焉。前車之同覆。昔者英人自誇其革命之



導之以有容。究所望之結果。非盡納天下之公同。悉同化於彼之中。不止此客之義。客義充塞。國民無不類矣。夫安得此亡國之政本談。愚答之曰。愚之所謂有容。乃在使異者各守其異之域。而不以力干涉之。非欲誘致異者使同於我也。果誘致焉。則是好同惡異矣。好同惡異。正愚說之所。排斥焉。能翻覆一至於此。苟愚說而有力也。則客所謂公同者。對於政府。而見為異。政府有容。將不干涉其公同之行。為公同而在議會。為多數政府。即翻然而下。野英倫內閣是也。公同而在革命軍。有天下之半。王朝亦欣然。而遜位滿洲。皇帝是也。又安見有同化於彼之中者哉。此其問答。載在第二號雜誌中。足下遠在重洋。初手一號。故未之見。今請取而觀之。於足下所持四不可期之說。能得一二分解脫焉否也。若謂當世私欲橫行。此說無幸存理。則古今藥石之言。以很忤當時。不見采錄者。何止千萬。今之政本論。亦於千萬中占其一數已耳。又何怪也。足下謂「休休有容。可冀於民德較純之時。而難期於民德正淆之日。可冀於法度較備之後。而難期於道揆法守蕩然已盡之秋。」似亦難以一言盡之。愚唯問足下所持之策。是否欲以專制易天下。苟不爾者。行憲政。一分即須有容之量。一分吾民德。即不

智。而致請於法之先烈。為謀未臧。法儒雅理。為之言曰。一如以英法革命相較。謂後者之期長。而為禍烈。則當知英之革命。遲於法。蘭西一世紀也。果英鑒於法。法亦自鑒。因收革命之功。而遠革命之害。則吾人不當妄自菲薄。奚待。講明賢者。偶為不擇之言。當不料聞者走狂潮而入迷霧。能使吾政局三四覆而不一。定精英蕩盡。國力大疲。其在今時。或且亡國。惟事有必至。可以前知。此愚之所大懼也。足下思之以為何如。或曰。今政府逞其兇殘。為之俛者滿天下。而子漫以有容期諸革命之成功者。人以為不入耳之談。來相勸勉。即以設淫詞而助之攻。子將何以自解。愚曰。然前者愚猶將強聒之。後者則疑似之辯。口舌不能勝。無如何也。往者政本論初出。有李君北村貽書爭之。謂與客論議是篇。客以謂「異同之義。主客變置。惡政府以一私部之異。壓天下使從同。天下惟有固守其同。令公同不為私化。此主之義。足下乃懇懇忠告。又

(一) 吾人於法蘭西革命史。恒語焉不詳。若有人撰小史。或譯一底書。其為益於社會決不少也。

(11) (Paul Yane)

(111) 見所著 Histoire de la Science Politique 卷一頁

純而至憲政。無可施行。恐亦未必。法度未備。誠哉是言。然正惟未備。亟宜定憲。今乃以此遮憲。政使不自進。無因之果。何所自來。且在今日。當知民德未純者。半由為同者毀敗之也。道揆法守。蕩然已盡者。又八九為同者釀成之也。以有容進之。乃正所以移其一切暴戾。無度之總。因足下以為未可。竊所未解。是故文化之稚。惟有容足以成之。黨派之擾。惟有容足以靜之。民俗之偷。惟有容足以厚之。英倫憲政。以此益臻上理。吾固不敢望彼。然正宜以此而登憲政之堂。遽謂不當。效法亦如前言。惟有舍憲政。不言已耳。毋乃自毀過甚乎。足下疑不好同惡異之說。行之英倫。人情與理論。斷難盡合。似亦不然。大抵英倫之政。則乃由事實歸納而來。非學者製為訓言。政家從而採取。彼所謂不好同惡異。其精詰不外聽反對黨之意。見流行此語。發自梅衣。政習則先梅氏而立。果反對黨之意。見能自由發揮。以上發揮之度。何似視其本力。以言不好同惡異之習。無高度低度之可言也。雖然。足下之言。中乎事實。愚欲以空言而迴世變。信為不度不量之尤。然區區之心。無能自己。愚公之誦。所不敢辭。得大君子觀之。惟取其詞。不

(1) may

計其效。則愚文已非虛作。無復恨矣。書詞繁委。不能盡意。幸為道自重。復有以教不肖。臨紙無任馳念之至。

記者足下。展讀大著。所以講明學術而救道國人者。甚正且誠。欽企何極。嘗觀君子之論治也。不以其著而以其隱。不以其敷布條教之端。而以其飲食笑言之節。揆之今古。莫不同符。今先生慨然太息於好同惡異之私。反復陳辭。若有所不能自已。可謂勞矣。然而人世之所以新其同。與其所以致其異者。豈其生而然哉。不佞以為必有迫之激之。使之不得不好同而惡異者在也。今先生於同異之弊。言之至痛。而獨於人之所以好同與其所以惡異者。略而勿道。僅所謂僅論其著。論其敷布條教之端者乎。問嘗衡觀列國。從極千年。人世擾攘。英傑代興。當其伐罪弔民之時。義聲薄雲之日。舉世未嘗不曰。僕我后。後來其蘇。開望可謂至盛。然自不佞論之。所謂弔民伐罪之端。一言以蔽之曰。私而已矣。往者天相美國。誕降華氏。連任以還。毅然敵履軒冕。超於塵埃之外。吾嘗視之。以為靖國之英。誼應如是。而世之論者。睹華氏之遺棄大位。暨古橫今。無其偶比。莫不驚歎。嗟。不知所謂道何者。私已之習。既著。強者以是為常情。弱者以是為取則。偶有睹乎反於此者。安得不以為詭怪。理有固然。曷足異乎。

三代盛時。勿可開矣。降至於秦。東六國。焚書時。坑儒士。銷兵器。天下騷然動矣。此為同之弊也。然彼之所以為同者。果何道乎。其亦曰。不同無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劉季奮起。誅暴秦。秦民安之。其後滅楚王。殺韓信。



何如而其最低度又何如先生亦嘗有所計乎且至若何限度始為非好同惡異之私又較至若何限度始涉於好同惡異之習求之理說固屬非難而求之人情恐亦不易英倫學者之理說固極通平而其政治之人情未必盡爾先生今就於人曰不好同惡異亦嘗取理說人情而一一衡之乎雖然不佞固有言不好同惡異者比較之辭耳故英倫之政潮如何是否盡符理說姑勿深計而以之較吾國之今日吾敢鄭重語人曰英倫政治不好同惡異然則先生之所以持是說者誠今世知言者徒也

共和肇造已更三年不圖三年之中竟有千年之別何者私之害之中於人夫固以為固然而流於不自覺也曩者國民黨崛起南中乘國是擾攘之日以享盛譽有道人莫不引為大懼何者功名之際自古為難況當此朝唐鼎沸可滅可否之秋者乎不意民風既作萬竇怒號某法則強人之同某人則強人之同其事亦強人之同心之同既不可斬轉而斬名之同進之同既不可斬轉而斬退之同然則所以拳拳於同者果何道乎曰私而已矣既中夫私於是乎不能不求同始也出之於道蓋欲固其私不得不迫於求同既也出之於道蓋知不能有其私不得不激於好同好同惡異之術不能勝夫人於是遂不能有其私申而言之保其私之術不工好同惡異之敗於人耳國民黨既不好同惡異之故而敗他人則以好同惡異之故而勝矣人之好同惡異既勝則其好同惡異之志益堅而術益工而揭其根本之一言以蔽之曰私而已矣始則欲保有其私於是乎迫於好同不好同則其私必不能保也繼則欲固有其私於是乎激於好同不好同則其私更不能保也其昔日之亂議會易總理設護軍使民政長弱都督權職此迫於好同也後日之裁總理廢國會司法自定約法

自將擊踪布戒吳王濞勿反此為同之弊也然彼之所以為同者果何道乎其亦曰不同無以永保帝王之業於劉氏子孫也且推而廣之如法之拿破崙固曠世英物吾曹所心賞也彼其屢屈與師孤海上之英國為經國之遠征百折不為之下至死而勿悔者亦為同之弊也然彼之所以為同者果何故乎其亦曰不同無以立大一統之法蘭西圖帝王之業也退而觀之如德之威廉第一亦近世之雄主也得俾氏為相有魚水之懽敗奧人於南部屈法國於西陲頻年征伐泰然勿顧放黜社會黨獨斷獨行亦為同之弊也然彼之所以為同者果何故乎夫亦曰不同無以建新邦固吾國也凡斯所陳先生所知而不佞之所以復喋喋者蓋以明為同為異之端固大有故在也夫同之與異其別至殊其性至差猶黑之與白冰之與炭薪之與薪柄之與鑿也不惡異無以成夫同不好同無以惡其異欲同其同必先有以異其異不異其異更不能有以同其同不能好同即不能惡異異之惡也愈甚即同之好也愈力同之好也不甚即異之惡也不深凡斯二者消長迭乘始之於迫繼之以激而皆本之於私既迫既激而好之惡之亦若皆本於固然而勿以為怪今先生進其說曰有容詎有黨乎且其有容之德固先生所習聞於西方而痛揭其說將以救垂亡之中國者也自不佞論之為治有先後而民德有純雜休休有容高矣美矣然可冀於民德較純之時而難期於民德正清之日可冀於法度較脩之後而難期於道法守舊然已盡之秋故以今日文化之雅黨派之擾民俗之偷而欲與憲政鼻祖教化大著之英倫考較乎今古比量乎短長誠不知其可也抑所謂無好同惡異之別者亦比較之言耳若以為絕對之辭吾敢斷今日之世向無其境然縱曰比較而比較之度又至何等其在英倫無好同惡異之習之最高度果

尊問發端至大以愚學疏才下焉能解答惟以足下製題之切請得效其一得之愚白芝浩以名部刻畫君主讀其文者必疑君主不存之國制將莫立不知白氏所謂名部與君主合體乃事實之偶然非理論之所必有宋人耕田於株得免釋未守株冀復得之免不可得身為宋國笑以衡政制名部免也而君主則株舍君主不言名部是守株之類也當為白氏所笑者也當白氏擬言名部時法蘭西第三共和尚未成立彼固言內閣之制可用於非君主國人多笑之法之千八百七十五年之憲法成始足以間執人口白氏親遊巴黎究察政狀歸而著錄以耀於眾(一)實則白氏所為愚猶病其淺理之所在初不俟例證即法蘭西不同英系其說之堅如故也惟事實如此可從論思

### 論內閣制

答羅君侯

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漁生之言不可誣也然物極則反亂極思治苟有不世之英承兩敵之後揭正義以倡天下莫共和以安人心懷兩方之賢表有容之德樹東方之型作後人之法較今日影響之捷殆萬萬也先生其有意乎事冗暑短苦不盡意每行三十九字殊因人不得已自由為之冀諒我並問安善 GPK 白

排斥政黨廢地方議會安布強兵於國中驟斷新聞界非僞僞龍鍾者不用非奴顏婢膝者不顯亡國大夫盡廊廟之才異俗客卿亦館閣之選此激於好同也追激相生而好同惡異之天演亦與之日進今先生太息而告曰有容豈有幸乎且其有容之說更不能期之於喜權弄勢之徒也何則蓋以好同之故而惡異已深假曰有容能計異者之終於甘心乎如其不能則有容之說不可期也此其一也抑以好同之故而異者已去同者之私更厚假曰有容能計異者之終不攘臂相爭乎如其不能則有容之說不可期也此其二也惡異之故既已大奏膚功而好同之程日進不息終且欲長葆其同假曰有容能計異者之不妨其同乎如其不能則有容之說未可期也此其三也異者既被惡日華幸以疾其同必去其同而後快假曰有容異者能忍其容乎如其不能則有容之說未可期也此其四也由是觀之先生之所謂有容者蓋亦僅矣不寧惟是同異之說不佞固言迭相消長也同者得勢而異者流亡設今日所謂異者而得勢則今日所謂同者亦必流亡蓋今同異之分已如黑之與白冰之與炭薪之與薪柄之與鑿終無有容之期吾曹觀於一七八九年以後一八七一年以前之法蘭西夫豈非彰明較著者耶夫不好同惡異政治家之美德也然必政治家俱稍稍有此美德而後可以有所表見否則一政治家之不好同惡異無濟也即同一異之中而有一焉不好同惡異亦無濟也不特無所濟或且得真反焉甚矣夫人人之隱之難知而於飲食笑言之節未易言也

雖然先生不好同惡異之說固不佞之所欽崇且為先生誦千遍萬遍而不辭者也然而欲其說之見諸行放之衆而皆可從其道果何如乎自不佞論之今日同異之私已達絕地雖有聖哲莫可如何何者衆人所趨勢



律與刑事律交爲思索。始疑其有重床疊架之嫌。終以爲有相得益彰之善。似乎二律根本相異之處。尙有餘地可容一言。賢者居懷。既樂使一曲之士得竟其說。請即約略陳之。尊論謂刑事法果善。犯罪人縱極狡詐。莫逃法網。誠然。於斯爲刑事法。著其精要。則是法者。所以使一國無不罰之罪者也。而出廷狀之精要。則異乎。是所貴夫有斯狀者。乃吾之身體受人拘禁時。而吾可訴之於此。以復吾故態也。則是法者。所以使一國無偶犯之自由者也。易詞言之。即所以使一國無罪之罰者也。雖曰凡訴訟必有兩造。刑事法正面正甲之罪。負面即保乙之自由。出廷狀法正面保甲之自由。負面即正乙之罪。二者功用。固自相通。而即法論法。二者各有特殊之領域。非嚴爲區別。不足以得其真性也。戴雪曰。『或謂人受違法之拘禁。一旦得釋。彼有權控違法者治其罪。或科以金以爲賠償。此即人身自由之保障也。余則以爲毫無意味。如丙拘丁。丁不能脫。丁即了然於他日之得罰丙。或科丙金。無補於當時之事實也。丁之所欲得者。自由之恢復耳。此不可得罰丙云云。皆成廢語。當福祿特爾囚於巴士的獄也。倘有人告之。彼一出獄。可以捕敵而要其償。吾知決不足以慰此老也。且惟其出獄後。可以正違法者。』

名部者。由內閣制而得者也。果行內閣制。名部即相應而起。君主可也。總統亦可也。前者視英後者視法。若元首而不得字。爲名部。則必其國未行內閣制。此在君主曰君主。專制制在總統曰狄克鐵特制。或總統制不足言。內閣也。內閣且不能有亦尸位者。流奚言責任。奚言推行盡利。故我無所謂名部者。存而於內閣。有所責望。無是道也。至今日當塗之人。能否納之名部。吾因以舉內閣之實。則事實問題。非更端論之。不可。足下達者。見之必鑒。愚之喋喋。徒爲多事。請勿贅焉。

記者足下。讀甲寅尊譯白芝浩內閣論。洵屬傳意畢具。甚佩。茲有質疑之點二。其一。我中華民國國體。確定不易。學者論政。貴有貫徹主張。以健輿論。倘我國實行責任內閣制。又得天假奇緣。國人長足進步。不數年而政黨精神。竟亦能立法行政融成一片。然我無所謂名部者。存在責任內閣。設施政事。果能推行盡利乎。其二。倘所謂名部者。必不可少。學者應知。我國現在名部所存之處。以詔告國人。而此名部人物。將政治上如何發生關係。責任內閣設施政事。仍能推行盡利。以上兩端。敬乞見教。羅侯白。

### 論出廷狀

答戴君承志

來示翹出廷狀以示讀者。迫其法意。明其體要。以見此制在自由國爲極可愛重之物。其於國人之法律觀念。所益實多。愚亦受益者一人。本無可說。惟細審足下以出廷狀

(一)狄克鐵特危時執政者之稱。

之罪。違法者。或因而覺悟。錮之終身。使無出時。由是觀之。人之法律上自由。爲人干犯。縱有法詳爲規定。使無遺罰。而無相當保證。使人一受不法之拘捕。即得脫出。以云自由。保障尙屬欺人。故在吾英。創有出廷狀。律斯律者。即爲具此保證而立者也。『(一)由戴說以觀。是出廷狀之精神。全在還人自由。一層得違法者而罰之。與否。乃在第二步。且適用出廷狀律之結果。固有得使人自由者。而罰之者矣。然此律之第一強點。在鞏固司法。獨立而創行。行政部任意施罰之權。其在英倫。茲例甚夥。此則違法者。又不必有刑事問題發生也。前聞章太炎先生。襍被出都。行抵東站。爲總統府人。遮歸幽之龍泉寺。置兵守焉。太炎之友。無如之何。倘有出廷狀律。無論何人。可向法廷請狀。則太炎被繫之故。當在廣廷衆目之下。一一陳明。凡政治便宜。無關律意之談。當不爲法官所採。而太炎可出矣。然課總統府。以刑事上責任。恐未能也。即在民間。運用此律。亦恆無刑事意味。例如有父幽其成年之子。後見人匿其所。後見者。其親其友。俱可請狀提審。此又入乎民事範圍矣。要之出廷狀之作用。在出人於不自由之域。刑事法之作用。在

(一)英國憲法論二百八及九頁。

入人於不自由之域。前者惟恐無罪者。而被罪後者。惟恐有罪者。而不被罪。一爲消極。一爲積極。此其所以異也。凡此皆足下所能想及。猥承許與。使更作數言。相爲發明。輒復略論如右。當否請賜教也。至英美成律。譯成國文。其事甚善。惟非本誌篇幅所許。異日有機。當有以報命也。

記者足下。愚昔讀民立報大著臨時約法與人民自由權一篇。即深信出廷狀制度。足以保證自由。但於與刑事法區別之點。則不能無疑。蓋人若違法。逮捕拘禁。訊問處罰。人在刑律俱有相當之制裁。而刑事訴訟律。除檢察官實行搜查犯罪。提起公訴外。又許被害者之告訴。他人之告發。是罪刑既有法定。而訴追機關又極完備。犯罪人無論如何狡詐。終難倖逃法網。人身自由。因是得受完全之保障。於斯復立出廷狀以保護之。未免有重床疊架之嫌。然觀貴誌自由與出廷狀一節。則又恍然如有所得。簡而舉之。得兩義焉。一。刑事法一事。出廷狀又一事。二者有相得益彰之妙。而無水火不容之虞。二。刑事法縱屬盡善。若無出廷狀以輔之。則人身自由。終難得完全之保障。蓋刑事訴訟律。雖許被害者之告訴。他人之告發。而提起訴訟與否。則屬檢察官之職權。若檢察官拒不受理。被害者。即無伸冤之途。雖刑律嚴峻。檢察官應受理。而不受理之罰。然於事實上。終屬具文。因應受理。而不受理。不能爲抽象的論定。而須調查證據。其事緩而難。且官官相護。中外不免。誰肯執法。以相繩。然則刑事法下之所謂自由。殆所謂貓口之鼠。自由反有出廷狀以護之。則一有違法。侵人身體之



事件發生被害者或其戚友皆得向相當法廷呈請出廷狀而法廷不得不諾毫無自由裁量之餘地而加害者一接出廷狀亦不得不依限率被害者出廷陳述理由並受審判萬難藉口而不前是自由朝被侵害夕即回復無冤若無所告訴之慮宜乎此制為實愛自由之國所重視也然我國治法學者大抵取材東籍而所設施亦皆效襲日本故出廷狀制度國人未嘗夢見大記者雖著之於篇而了解此制之作用者恐仍不多鄙人不揣庸陋妄貢己見望足下進論此制並將英美等國出廷狀律譯成國文加以批評俾立法者有所取資而國人藉省覽焉足下以爲何如載承志白

### 論宗教 答高君一涵

手教所論乃哲學根本問題不學如愚何敢爲一辭之贊雖然西哲有論及此者間嘗涉獵得窺一斑請爲賢者證之宗教本於歸依上帝論列宗教有無首當進叩上帝有無足下祇謂玄奧難知之理委爲天功終不可通懷疑不明之道歸諸神祕有所未安而未嘗推究天功神祕是否確有其物可委可歸愚意足下由此推勘而能得一圓滿自足之解答則玄奧者未必真難知懷疑者未必真難明而一切問題皆歸冰釋矣笛卡爾者哲學之母也其學從尊疑入手凡非深明其理而以爲實在者決不妄語本此爲推世間萬物在在可疑所無可疑者惟我何也我有思也苟我能思其事非妄則

我必非妄若謂我不能設思疑亦思也即無由起苟能疑非妄則能思必非妄於是凡吾思之而明了者皆真相也舉明了之思其中有最要者爲上帝觀念上帝現於吾思之中實爲一完全無對之體人類者不完全者也完全焉知完全爲何相是知此相發於人之腦中必有主宰者焉即上帝是也笛氏主二元說者也以爲心純乎覺物純乎境覺境兩離非上帝從而幹旋不生連繫其徒司賓挪莎則主一元謂心物同爲造物之見相舍宇宙萬物而言上帝實爲不詞上帝者即物見之體物而不可遺者也此雖與師說有殊而以邏輯絕嚴之律證明上帝之存在則較笛卡爾愈有加焉爲說過繁茲不徵引要之二氏皆理學名家有神之論悉本科律揆之足下論事求徵說理推故之意信乎未昧即在吾儒所言亦間與西賢合轍荀子曰信信也疑疑亦信必以疑疑爲信而後一切論思之本以堅由是而之字內萬象皆不難求其歸宿足下謂不聞懷疑爲信似乎百尺竿頭尚可更進一步此種蕪詞知早在高明意境之內猥承下問輒復陳焉殊自忘其無似也至前者拙論有謂通其不可得通安其所不自安本爲愚民說法殊乏哲理可論之資言非一端夫各有當不以詞害意是望達者

記者足下綜觀論孔教諸篇似以宗教爲人類所必不可無耿耿余心思有所白願余所欲就正者非尊孔尊耶之執乃人類應否終有宗教問題也關於此端論者約分二派一派謂宗教起於民智淺陋惟太古愚民行之民智既深即不謂此一派謂宗教本隨時之義而成與天地相終始太古民智單弱見異而驚故宗教之事起人智彌進推知彌遠遠則不可思議之境彌多故宗教之義日離跡而即於玄其託愈幽其行愈遠實言之謂宗教與民實爲相對者一則謂爲絕對者也夫推論萬象必歸一元字內真宗幾皆認爲通論然惟心惟物之爭至今而未有已余拙且陋於二派未敢置辭就鄙見所及則重惟心主張直覺自證易詞言之謂論事在求其微說理貴推其故而已宇宙既形此顯象懸示吾人之前斷非徒有象而無理事有象而理難徵者乃吾知之有涯不得謂彼爲神祕吾友趙子壽人謂佛家言不可思議即是佛家怠惰其言雖通要足策人猛省斯賓塞曰學之道出於思由明而誠者也教之道本乎信由誠而明者也然則守漠然之信何如由釐然之思信爲當然何如推其所以然信此不可知者爲愚哲祛疑之資何如懸此不可知者作萬衆研鑽之天地萬象幽渺無窮如無盡小數任除至何位終有餘數此理余固確信然進除一位則得數亦進一位位位相續謂仍有餘數則謂得數非多明一位則不可人類之推知亦猶是耳昔者地雷風火舉拜爲神今雖四者真因仍不可得即象推尋歸諸物理不謂設於神意此理固甚明矣夫信之對爲疑祛疑爲信不聞懷疑爲信誠之謂爲不欺自欺爲妄不聞自欺爲誠今指不可知者爲神造在學理不得不以爲疑守不能明者爲天真在人道不得不以爲妄如其理玄奧難知則委爲天功其道懷疑不明則歸諸神祕即如足下所謂通其不可得通

安其所不自安所求者在通以其玄奧難知則通之途已塞認不通爲通則通之本已誤所求者在安以懷疑不明則安之念已搖強不安爲安則安之本奚著余愚竊以爲不明則不通不誠則不安假不明者以爲明定不安者以爲安則降於妄且欺人道期於微實謂此既妄且欺之行爲必與人道相終始天地無終極而此行爲亦隨之無終極若佛家所謂真如無明終古並存者然猶詔人曰此信也誠也說將何以自圓余鈍根深不得圓滿確證終病不能釋然也其說甚長非單詞片語所能如量以白特示概念以就正於博學鴻儒者之前其必有以撥吾心霧渙吾疑團者斷可識也此問題爲根本尊孔尊耶爲枝葉而某教挾門戶之爭某教作事功之梗某教嗜於利祿某教流於偽妄舉爲教徒之罪又下此而爲枝葉之枝葉矣雖然滔滔斯世習見方深意根盤錯固執成性學教情發負之以瞞是非膠葛其胡能理君唱尊耶愚又問鼎於宗教擠吾等於地獄俾吾等於名教罪人之列者必紛然放矢矣意氣之爭應之將恐至於無暇也懷乎悲夫高一涵白

### 論譯名 答高君一涵

本書所論各節委曲周至一讀傾心非精於譯例者不能道其隻字甚盛甚盛惟足下所言有稍稍誤會鄙意者有終爲鄙意不欲苟同者推賢者不恥下問之心廣孔氏各言爾志之義請得爲足下讀陳之愚之主張音譯特謂比較而善之方非以爲絕宜無對之制且施行此法亦視其詞是否相許尤非任遇何名輒強爲之足下以愚言譯事



以取音爲最切。致來物曲影直之譏。又以愚說所之。百科學名。都爲羌無意趣之譯語。實則愚自執筆論此。未嘗爲此絕對之言也。夫以音定名之利。非音能概括涵義之謂。乃其名不濫。學者便於作界之謂。如譯 Logic 爲邏輯。非謂雅里士多德。倍根。黑格爾。穆勒諸賢。以及將來無窮之斯學巨子。所有定義悉於此二字收之。乃謂以斯字名斯學。諸所有定義。乃不至蹈夫迷惑。抵牾之弊也。果爾。則足下謂「科學」領域之張。咸件時代之文明而進。即同一時代。學者之解釋區畫。言人人殊。適足以張義譯之病。而轉證音譯之便也。足下亟稱日人。謂其辭書鮮從音譯。且邏輯一名。彼邦傳習之初。殊名紛起。卒定於一。舉國宗之。則愚知其所譯邏輯之名。乃論理學也。論理學 Science of reasoning 云者。斯學稚時之定義。其淺狹不適用。初學猶能辨之。今既奉爲定名。於斯別求新義。是新義者。非與論理一義。渺不相涉。即相涉而僅占其小部。總而言之。作界之先。當先爲一界。曰論理學。非論理學也。名界抵觸。至於如此。寧非濫訂名義者之惡作劇。是果何如。直取西名之能。永保尊嚴者乎。足下謂「義譯須作界。音譯更不能不作界」。此就界而論。尊說誠是。若祇言譯事。定音與義胡擇。則義譯固然。音譯

乃不爾也。義譯之第一障。害即在定名之事。混於作界。先取一界。說以爲之名。繼得新界。前界在法當棄。而以爲名之故。不得不隸新界於棄界之下。若取音譯。則定名時。與界義無關。涉界義萬千。隨時吐納。絕無束縛。馳驟之病。利害相校。取舍宜不言可知。循是而談。苟音譯之說。學者採之一名。既立。無論學之領域。擴充至於何地。皆可永守勿更。其在義譯。則難望此。邏輯初至吾國。譯曰辨學。繼從東籍。改稱論理。侯官嚴氏陋之。復立名學。自不肖觀之。辨義第一名。義次之。論理最爲劣。譯東學之徒。首稱論理。名辨俱無取焉。內地人士。似右嚴譯。次稱東名。吾邦初傳之號。反若無觀。今吾學子。似俱審邏輯爲一學科矣。其名胡取。尙無定論。然則足下所謂「一學成科之始。學者爲之授名。後其學遞衍遞變。名則循而不易」。以譯事論。音譯誠將有然。義譯似未易語。是足下取證日人。謂一名既定。學者相率用之。不更交相指摘。以破愚爭符不止之說。不知是乃彼邦學者。習爲苟安。以唱宗風。首當矯正。而乃甘蹈其覆轍也。耶且彼之爲此。亦以其名沿用既久。勢已難於爬梳。故出於遷就。一途則吾人乍立新名。允當借鏡於茲。勿將苟簡褊狹之思。以重將來難返之勢。足下乃謂爲可法。愚竊爲智者不取也。足下以

依康老密二語。倘指科學。用作學名。則愚願以音譯爲不適。蓋科學之職志。無千古不易之範圍。故其領域之強。咸伴時代之文明而進。即同一時代。學者之解釋區畫。言人人殊。無論何一科學。初未嘗有一定之職。故一學成。之始。學者爲之授名。後其學遞衍遞變。名則循而不易。是故邏輯與依康老密。在英文原義。業不能盡涵今日斯學之所容。而今刺取其音。用之以名斯學。指爲最切。物曲影直。恐無此理。謂義譯有漏義。而音譯已不能無漏。初無彼此。其漏也等。謂義譯須作界。而音譯更不能不作界。同是作界。二者所費之力。姑不計其多寡。然就讀者用者主客兩觀之。覺爲學術說明時。往往諸學名列舉對稱。以示諸學之輕重。或以明所述事物之屬性。又或行文之便。用爲副詞。苟音譯義難用。長名短名錯出。不妙之處。淺而易明。若就讀者一方言之。覺羌無意趣之譯語。自非專門學者。無由通其義。直覺既不留文生義。聯想亦難觀念類化。凡俗念佛呪。誦萬遍。了無禪悟。將毋類是。今世科學。不能與佛典等觀。固欲舉科學概念。化爲盡人常識者也。且果如斯說。將見現有百科學名。幾無一完卵。勢非一一盡取而音譯之不可。愚觀日人辭書。除人名地名物名。其精神科學名辭。鮮有音譯者。即地名物名。有時亦以義譯出之。愚不同尊說。並無特見。不過體諸經驗。比長度短。謂終未可以彼易此。又如薩威稜帖及札斯惕斯二語。雖或義爲多涵。頗難適譯。例以佛典多涵不譯。似從音爲便。愚謂我邦文學。雖未強難化。不若歐文之柔而易流。然精神之文明。爲我邦之古產。凡外域精神科學之名辭。若以邦文逐譯。縱不肯磨合。亦非絕無相近者。其完全合致者。則直取之不實不盡者。則渾融含蓄以出之。如此以譯名。視原名。縱不能應有者。儘有或得其最大部分之最大涵。義抑方今之急。非取西學移植國中之爲尙

天演公例。施之譯林。然當知適者生存。適者未必卽爲良者。且據晚近學者所收例證。擇種所留。其爲不良之尤者。往往有之。以故爲真正進化計。天演論已當改造。以論問學。義尤顯然。今言邏輯。請以辨名論理三名。拋之吾國學界。聽其推移演進。以大勢觀之。得收最後勝利。或爲論理。如日人之今運。然是則足下所信「一番競爭。一番淘汰。所謂最大部分之最大涵義。或可於殘存者遇之」。愚則以爲最小部分之最小涵義。亦或可於殘存者遇之也。蓋百事可以任之。自然惟學問之事。端賴先覺。非服食玩好。人有同嗜者。可比此。乃提倡之道。不得等之強制之科。足下達者。當不以爲妄。至音譯有弊。誠如足下所云。愚雖右之。未敢忽視。故愚用斯法。亦擇其可用者用之。非不問何症。惟恃一方也。足下所擬譯例。就義譯一方。用意極爲周到。愚請謹誌。相與同遵。惟足下遇義譯十分困難時。因憶及鄙說。不無幾微可論之價。則亦書林之幸也。安陳乞改。記者足下。頃讀貴誌譯名一首。邏輯二首。音譯之說。敬聞命矣。如依康老密如邏輯如薩威稜帖。如札斯惕斯等學名術語。彙示其例。又聞庸言報載有胡君以魯論譯名一首。於夙昔尊論有所指彈。愚未讀庸言。弗詳胡說。竊思足下於逐譯究心甚深。持說甚堅。愚於此本極疏陋。直覺所見未能苟同。懷疑填臆。請得陳之。邏輯及



會食而化之吐而出之。西學入國。為日已長。即今尚在幼稚之域。我國學者於移植之功。固不能無作。然第一味移植。遂謂克盡能事。亦未見其可。每論謂蓋名與義而二之。名為吾所固有者。不論。吾無之。則逕取歐文之音而譯之。名為一事。義又為一事。義者為名作界也。名者為物立符也。作界之事。誠有可爭。作符之事。則一物甲之而可。乙之亦可。不必爭也。惟以作界者作符。則人將以爭界者爭符。而爭不可止等語。昔張橫渠作箴思訂頑。程子見之。謂恐爭端。為改題東銘西銘。此命名息爭之說也。又有若貴誌以甲子為號。容別有寄託。然息爭一端。必為作用之一。此即愚渾融含著之說也。夫一事一象。有涵義甚富者。今乃欲鑿括於一語之中。即智力絕特之士。孰不感其難能。即在愚最大部分之最大涵義之說。甲以此為大。乙或以彼為更大。爭端誠不可免。然學問之事。必不能無所爭。而亦無取乎息爭。非第不許息爭。為消極之作用。將有以啓爭。求積極之成功。則有爭。寧足憂。無爭。又寧足喜。苟學者各竭其心思。新名競起。將由進化公例。司其取舍權衡。其最適者。將於天擇人擇。不知不識之間。歸於獨存。精確之名。既定。則學術自伴之而進。即如足下手定之名。自出世之日始。固已捲入於天演中。將來之適不適。存不存。人固無能為。今亦不能測。惟一番競爭。一番淘汰。所謂最大部分之最大涵義。或可於殘存者遇之。此時以其所得。以視譯音得失。何如。終有可見。然即在音譯。已不能免與義譯派之爭。是固欲無爭。反以爭。且兩派之爭。絕無折衷餘地。所謂爭不可止。斯誠爭不可止。愚又聞邏輯與依康老密二學。日儒傳習之初。異譯殊名。紛紛並起。更時既久。卒定於一。舉世宗之。然而涵義之爭。今亦不已。而亦終無窮期。尊論謂以作界者作符。則人將以爭界者爭符。而爭不可止者。觀此見符者之終有。

止境。與乎爭界者。不必並其符。而亦相爭。似與尊論作一反比。邇來日本學界。喜以假名調歐字。彼邦學者。已多非之。然此乃一時之流行品。非所論於譯例也。說者又慮義譯多方。期統一於政府。惟政府之力。亦不能過重視之。蓋惟人名地名。暨乎中小學教科書所採用之名辭。政府始能致力。稍進恐非所及。然即就可及者。之。仍須在學者自由譯述之後。政府從而取捨。煩諸全國。以收統一之用。若謂聚少數學者。開一二會議。舉學術用語。一一規定。而強制施行之。亦未見其可也。愚自忘陋陋。自擬譯例。凡歐文具體名辭。其指物為吾有者。則直移其名。之。可毋俟論。其為中土所無者。則從音。無其物而有其屬者。則音譯而附屬名。至若抽象名辭。則以義為主。遇有勢難兼收並蓄。則求所謂最大部分之最大涵義。若都不可得。苟原名為義多方。在此為甲。義則甲之。在彼為乙。義則乙之。仍恐不周。則附原字。或音譯於下。備考。非萬不獲已。必不願音譯。此例簡易。淺白。與佛典五不翻之例未合。與尊論亦有不同。誠願拜聞高論。匡我不足。前足下於論譯名時。曾許異日更當詳述。僕不自量。雅欲獻其膚見。作大論之引端。倘蒙不鄙。願假明教。不宣。容挺公白。

### 論功利

答朱君存粹

來書力闢功利。有志聖功。此由律己之嚴。尤本傷時而發。苦心孤詣。不圖於熙熙攘攘中。見之。甚盛甚盛。惟愚懼足下。陳義太高。不適於普通心理。中人以下。審其克己之力。之。不能至也。將甘於自棄。而轉即苟偷放縱。肆無忌憚之圖。貪勢近祿。猶其小焉者也。

則足下與人為善之心。其效乃反若成人之惡。此豈倡之者之本意。而人心反動。勢必至茲。吾國講學之風。不可謂不發達。乃為年數千。大儒數百。而民風若窳。日甚一日。以至於今。此其故。不可不深長思也。以愚觀之。欲整飭吾國之倫理。當於儒先所持根本。觀念。加以革命。是何也。儒先治己之律。曰。苦。今當易之曰。樂也。夫天下積己而成者也。吾以一義律己。即欲人同。以斯義律己。而苦者。人性之所避也。康德嘗立人行之本義。曰。『爾之所為。當求合通則。通則者。爾以為如斯而適。又必凡人類皆以為如斯而適者也。』以苦為則。斷非人類共以為適之端。苦之對義。為樂。惟樂。可語於是。故曰。當易之以樂也。以樂為基。而立為訓。在歐土曰。功用主義。此義自伊壁鳩魯以來。即成宗風。至邊沁畢生倡之。學乃大備。穆勒為講其義曰。『功用主義者。最大幸福主義也。凡行為之足以增進幸福者。舉曰善。與此背馳者。舉曰惡。幸福者。樂之體也。苦之反也。不幸福為苦之體。而樂之反。』鄙意此主義者。最為平易近人。大師以此立說。學者決無戕性作偽之憂。法家以此訂律。舉國可收一道同風之效。信如斯也。凡事人以為可樂。而不至貽何人。以苦者。皆為此主義所許。欲富貴人之同情也。此惟叩其情之用法。若何。

而決不責其情之不當。有英人者。功用說之子孫也。多以富為可羨。魯西烈曰。『凡有可圖之富。為其力所及者。英人莫不圖之。』此其特性也。足下謂。吾人希冀富貴。而國以弱。獨不聞英人貪富。而國日強也。耶。舜伊躬耕於後來事業。無安排等待之心。固也。然古時政尚無為。出處特易地耳。大人養度。無取修學。而今非其時。安排為要。古之所謂窮達。權操人君。用世誠偶然矣。而今之政治。有才便須自用。等待抑又何妨。以此目為病痛。至指作患。得患失之小人。似過當也。陽明謂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聞見之博。適以肆其姦。此誠有之。然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吾不能以為惡源。乃滅知識。以為姦藪。乃絕見聞。陽明之說。而不得當。必來絕聖棄智之說。收視返聽之談。而宇內進化之機。於焉凝滯。又豈得為通論耶。禹為天子。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號稱美德。而有功。高如禹者。飲食不非衣服不惡。宮室不卑。即諡為無德。亦未必然。人生於世。從其大多數言之。所欲率不出日用飲食之間。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自置妾當別論外。此種自奮之動機。並無不合。須知近世國家。唯一職志。乃在提振人民體質上之歡娛。戴雪推廣邊說。嘗精求幸福兩字之定義。謂幸福云者。『在



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爲至亂也。豈不過甚矣哉。』是吾國儒言。亦時與西方功用之說相近。足下雖好儒。茲種或乃鄙之。然爲立國計。愚深信荀卿以爲『至治』之道。實不外是。故不惜與賢者之意相近。一強聒之。終不以爲然。希更賜教。

記者足下。世衰道微。人心不古。居今世而談道德者。不目爲迂儒。卽斥爲贅論。舉國上下。或曰何以利我家。或曰何以利吾身。苟答者以孟子對梁王之言。以對聞者其有不笑而快走者。無其人矣。噫。此政之所以廢。國之所以弱。余讀王陽明集。至功利論一節。而有感焉。陽明之言曰。『功利之毒。論淡人心。相於以知。相親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銓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姦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之事。而今之初小學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以之成天下之務。而其心則以爲不如是。無以濟其私滿其欲也。』斯言真有功世道人心矣。竊嘗思之。人之常情。大別有二。當然之願一也。過分之欲二也。當然之願。爲義理中所得者。得之不爲惜。失之亦不惜。我苟胸中。無絲毫功利存在。則凡有所得。卽本分中所得者。凡所作事。卽可謂天下之務。要之始事。時卽不能有濟私滿欲之

使各種階級。皆於法律範圍以內。享有相當之娛樂。』所謂相當娛樂。實不外生活程度。與當時文明相應而已。非有他也。由斯以談。吾國『民德日薄。吏治日腐。而國家日以衰弱。』其故決不在人民之富於功利心。而別有在。且自愚觀。苟有謂吾國陷於斯境。乃人民乏於功利心所致。與尊說適居其反者。愚轉樂於贊同。何也。儒生多爲不適人性之學。說國家不立。泯勵人才之法。制人生正當之功利心。無所寄託。遂進出於貪詐傾巧盜賊奸宄之途也。荀卿子曰。『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爲多是過也。故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爲不欲乎。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聲。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爲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曰。若是則其說不行矣。以人之情爲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爲欲富貴而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施也。古之人爲之不然。以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愚慙之民完衣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爲欲寡而不欲多也。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邪。亂莫大焉。』

輯。此亦一邏輯。此其用實與 reasoning 等字無殊。此固不獨邏輯爲然。凡在諸學。罔不如是。如心理學名也。亦可泛指一般心理。倫理學名也。亦可泛言一切倫理。足以也。卽有時口稱邏輯。意在科學。而省略學字。義亦甚明。且溯厥語源。在原文本無學義。其謂之學者。乃作定義時。從而爲之詞耳。吾人譯名。每不求之本名。而求之定義。因以其定義中所含之學字。綴於本名之末。曰此某某學也。某某學也。偶去學字。轉疑不詞。實則學字本爲語贅。吾人蔽於所習。因謂贅者爲要。此人情中恆有之。又不獨討論科名如是也。以此之故。愚乃崇尚音譯。音譯則其弊免矣。又其事有足貽笑柄者。邏輯日譯論理學。果必名之曰學。而其義始著也。由論理學轉譯英文。當日 Logical Science 其義所指。則已由邏輯而移入他種科學。蓋邏輯者。諸學之學也。倫理爲邏輯之學。心理亦爲邏輯之學。以學字綴於邏輯之末。其在歐文。義指倫理。心理種種。而不在此邏輯本身矣。此乃充類至義之盡言之。不審有當於尊意否。

記者足下。Logic 初至吾國。譯爲辨學。嚴氏譯爲名學。日人譯爲論理學。尊譯邏輯。要皆爲一種科學之名。似無疑義。乃閱足下答容君書。批評譯義。有辨義第一。名義次之。論理最爲劣譯等句。省略學字。其餘單稱論理

念一心。做去。則自得聖人之道矣。過分之欲。卽非所應得者。不有不得爲分內有之得之。則所謂僥倖也。且不應有而有。不應得而得。必有違背義理之處也。蓋違背義理。僥倖以得之。則中功利之毒也。申言之。在我。果無功利心。則所謂錢穀兵刑禮樂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在我。尚存功利心。則雖曰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況記誦辭章乎。斯則王氏言外之意也。朱子曰。『觀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足樂。此以終其身。後來事業。亦偶然耳。若先有一毫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病痛。』朱子之言如此。夫古人能認真。救天下於水深火熱之中。其人斷斷不是爲富貴起見。雖無治天下之權。已有任天下之量。此身卽天下之身。天生我才。卽爲天下。一旦用我。我只有此一副本。領按照次序。作去成全。平治之天下。故舜有天下。而不與禹爲天子。而猶非飲食衣服卑宮室。何嘗有富貴之見存哉。夫安排等待。是希冀富貴。終南捷徑之流也。爲富貴而安排等待。則患得患失。將無所不至矣。今之人。或爲富貴之美。或爲妻妾之奉。或爲所識窮乏者得。我失其本心。自覺不可已。遂不辨禮義而爲之。地小不足以回旋。則思得緊要之職務。祿薄不足以揮霍。則思得倍蓰之俸給。猶自稱名借號。以炫其美。若是者。國中比比皆是也。顧其所以安排等待者。何一計及於民。何一計及於國。無不欲滿其過分之欲耳。嗚呼。民德日薄。吏治日腐。而國家日以衰弱。謂非功利之毒深入人心。何哉。吾願國人三復王氏之言。餘不自朱存粹白。

#### 論邏輯 答徐君衡

邏輯一字。可以脫離科學。隨處應用。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可易言曰。彼亦一邏



者果政迹背夫共和而羣福於焉大起。吾又何責。吾之不爲執政。恕特以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豈真共和未可。即百易其制。亦徒見陷吾民於泥犁。日加甚耳。寧有他也。足下謂其不適於共和。愚則謂其不適於一切政制。蓋既號爲政。必有幾分基本。原則保持。不啻今盡畔之。何政之足云也。然足下乃謂國情在此。豈以吾民程度之低。祇得儕於犬馬土芥之列。基本政治。且可悛不之與也。耶。至曰強者在位。一切不顧。陳義雖高。如彼不聽。何此乃一時政治之凶象。非國情也。若以有人壟斷政局。爲國情。則節南山云。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鄭箋云。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經傳所稱。應天順人之舉。者豈非更確之國情乎。是知言國情者。當一以民情國勢爲主。一時之政象當別論也。足下謂專制之根性。受之於天。政制不足遷之。此亦不盡然。好爲專制者。宜莫若吾國歷代之君主矣。而若有人敢壞其麻制。誥即無所出。此其專制之性。非中書一制。有以捍之耶。愚嘗平心論之。今之爲政者。心未必盡不肖。有時不肖之事。亦未必本意所存。惟以逢迎其旨。從而甚之者。所在皆是。明著其非。慷慨爭之者。不得一人。遂演成今日之活劇。然則欲創爲政制。使人廉恥。是非之心。有所寄託。以與竢政亂紀者。

二字之處亦甚多。此 Logic 之爲字。是否脫離之名。別有單獨之意。如 Reasoning 一字之用。法最未深。研歐文。真知究竟。請以餘白。一賜教焉。徐衡白。

### 論聯邦 答儲君亞心

辱教甚善。學理與國情。本有不必相融之處。惟主張學理。而忽於國情。實學理之孟賊。非能主張之者也。愚爲聯邦論。亦以適於國情。而爲之耳。非祇見其理。論甚精。而遽右之也。特時人之謗議聯邦者。初不問其於吾是否有合。而矢口即罵。謂於學理不通。搢紳所不道。明達所不言。亂黨暴徒。輒利用以爲鼓吹。是則不可不先與言理。再論事實耳。愚爲此文。標曰學理上之聯邦論。語有範圍。自不能以實際之談。率爾臚入。他日當更作事實上之聯邦論。爾時更賜教言可也。足下以今人惡共和如蛇蝎。茲之共和。愚不審所指。指癸丑之役以前乎。抑其後乎。愚以爲前後政象。皆於共和無與。今者之與共和。相去萬里。尤不待陳。然則人所惡者。爲共和耳。於共和。胡病也。今人不易辨此。故追隨強者。妄譏共和。此實理解不清。非思想矛盾也。夫共和者何。亦政制之良。足以爲民福者耳。而政制之良。足以爲民福者。泛觀當世。追溯往史。初不限於共和。今之爲政。

記者足下。邇來海內乖張。萬機叢脞。國之賢者。咸歸咎於政制之不善。謂吾國地廣民衆。甲於全球。欲以單一國家。實行多數政治。實反乎政學之原理。今欲求治。非增加地方權力。不可。欲增加地方權力。舍改組聯邦外。殆無他術。此聯邦論所以大倡於學士之口也。自愚觀之。政制無絕對的優劣。惟適者爲貴。適於學理者。未必適於國情。誠能兩適其宜。斯固善矣。如其不然。事舍學理而就國情。江南之橘。遷地爲枳。雖有善制。而不能行。或行焉而未盡善。不足多也。姑以國體論之。共和之與君主。相去遠矣。吾儕在滿清時代。未嘗不渴望共和。由今思之。直蛇蝎耳。數年之間。而思想矛盾。乃至如此。是果何故乎。或曰。此非共和之不善。乃治人者之不善耳。愚以爲。與治人者之不善。寧謂治人者之不適於共和耳。而此治人者之意。即吾所謂國情也。今之主張聯邦者。徒以地方權力不足爲慮。不知增其權力。實足以資其暴戾。助其爲惡而已。嘗憶臨時政府時代。各都督之專橫跋扈。至今思之。猶爲心悸。爾時國人。以中央權力失之弱。莫不主張集權。以造成強有力之政府也。今則政府強有力矣。而未免於專橫。以此例彼。其效可知。他日各都督長專權。勢無可免。厚賦重刑。以意爲之。雖有議會。不啻做繭。覆轍相循。終無所止。謂予不信。請申詳之。夫今之執政。所以見惡於人者。以其剛愎自用也。惟其然也。故與多數政治。整柄不容。於是所謂議會也。自治也。政黨也。與夫多數政治。必需之機關。一舉而摧殘淨盡。以快其志。遂以演成專制之局。此種根性。受之於天。成乎自然。不爲政制所遷。而政制實爲所遷。論者謂聯邦爲制治之根本。愚以爲此則根本中之根本也。如果實行聯邦之後。另有奉法唯謹之人。主持國政。愚亦不敢有所嘆否。毋奈中國人性。大抵相類。好同惡異。幾於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暴易暴。非徒無益。且增。

相抗。非謂根本之圖得乎。聯邦者。特愚與少數同道之士。以爲政制中之良者耳。與政制改革之談。初不相蒙。足下不善聯邦。竟以咨嗟歎息於「無術」。於一切政制。足以遏暴之理。澈底非之。吾輩又有何種相同之點。足資討論。聯邦之論。初見萌芽。條理百端。未遑披露。足下亟亟以邦長擅權爲慮。若在愚之聯邦案中。則決無是病。臨時政府時代。各都督專橫跋扈。以愚觀之。今諸省將軍之肆無忌憚。且遠出各都督之上。特以其人與當塗同其系統。輿論遂不敢攻耳。然都督將軍。諸制與聯邦。截然不同。此非俟全論出時。殊未易與讀者以印象。請略俟之。民氣銷沉。福乎否乎。如其否也。吾論正未可已。曲高和寡。宜和否乎。如其宜也。寧當自秘其曲。「效力」。何在。初非倡公論者。首當瞻顧之事也。至所謂「吞噬之憂」。姑無論以言殺身。乃士君子莫逃之責。愚無所似。不敢望此。惟當此無道之世。何言將見。饑饉於何人。非尋常理解所能周。澈鄙人之困於此者。屢矣。今即不言聯邦。惟問足下。果其所言。與所謂「名言謬論」。者有毫髮之似。何者可與今之社會相容。則安知彼人吞噬不別有在。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吾亦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其他非所顧也。質之君子。得毋哂之。 記者



紛擾。況今之執政者。其於政治舞臺上。率皆根深蒂固。牢不可拔。苟非甘心破壞。必無術以去之。際此國本搖搖。定之時。雖上下一心。猶虞隕越。若再稍干比。以事國體。亡可立待。至於足下所謂「聯邦之成否。惟視輿論之趨否。以為衡。輿論朝通。則聯邦夕起。輿論夕通。則聯邦朝起。初無俟乎革命也。」雖屬和平之論。以愚觀之。不過想當然耳。之詞。衡之事實。或竟有大謬而不然者。民氣銷沈。於今為極。語以國事。則悚然。而目而驚走矣。蓋明知當道不可窮以辭。故相率謹守明哲保身之訓耳。間有一二名言。議論亦復曲盡和寡。固無若何效力也。然則今之將軍巡按使。非即異日之各邦首長乎。在今日軍一制下。以大總統之威嚴。控制於上。猶難貼服。一旦撤其藩籬。俾其分立。乃僅以一名無實之議會。指制於後。謂其能發展地方政治。而張民權也。噫。能信之行。見尾大不掉。釀成割據而已矣。又如選舉頻繁。易滋內亂。團結不堅。示弱於外。本聯邦制之通弊。施之吾國。抑又甚焉。凡茲所言。大抵皆就聯邦已成。敷陳其弊。進而論之。即使聯邦盡善盡美。吾猶竭力鼓吹。欲其見諸事實。終為幻想。問其何故。則曰中央政府之梗耳。夫爭權攘利。出於天性。未得之權。且猶爭之。既得之權。詎甘放棄。私權且然。況政權乎。今之以聯邦論強。詎於政府者。皆猶與狐謀皮。皮固不得。且有吞噬之憂。是故湖口而後。則有議會解散自治取消之舉。取證前事。章章明甚。今日之事。胡獨不然。奈何明知故昧。授人以柄乎。總之聯邦制在學理上。容或可行。按之實際。斷非所宜。心所謂危。不敢不言。因拉雜成書。以告足下。臨穎神馳。不盡所懷。儲亞心白。

通訊 答蔣君智由

海內不聞先生之言論久矣。茲雖私函。然以爆之雅。足以慰天下人士之望。或亦不為先生所責也。先生謂今日時局。非文字所能轉移。故雖所學已精。不望行世。丁此時會。是豈不然。然細思之。覺猶有進。蓋精者行之靜也。行者精之動也。在理即精。即行初無所待。故吾人亦問所學精焉。否耳。果其精也。即以精之一事言之。已為能行之證。不然先生之學。決無由精。又不然。茲所謂精。乃含歧義。至於時事障礙。為別一問題。大凡一說之行。形行於日。而神行於未行之先。今求形而不可得。並神不以示人。似非閔世病俗者所宜出也。

記者足下。自去歲得一相見。思伏誦而失其時。分散至今。未嘗不以國之君子。於今可屈指數。而時懷高賢蹤迹。於天地之間。側聞立言正時。時聞有流譽於人座者。曰。今章先生甲寅雜誌。言中正而其學又篤實而繁。薄者也。賢者之有益於世。於茲為不虛矣。荷書存問。豈向念當時稿臥中。有道不與。世近世不我。而我亦不顧。苟用於世。以甘處於沈冥。冥之中。自居於無能。以無所見於世。若予者。耶。賢者之不棄。要與之偕。感美其盛意。則固以然。願能於今。而以其言易天下者。耶。苟可以易之。會何所靳。固不憚竭其鄙陋。盡無能之辭。以與國人相晤。不然。而激之招。禍生變。詭之。又非吾所欲。出凡數年來。所以不見一文字於當世者。職以此故。而今尚篤守之者也。箕子唏而為之。奴文王歎而拘於羑。他日當有隨君子而周旋之時。願且待之。論議之餘。希不

客我哉。時有以見教。敬勞為國。蔣智由白。  
記者足下。再辱書問。有所稱許。不敢當。其大君子有所過而誘進之者。歟。藝歲有作。今追思之。祇令人慙。已見一二於人間。不可追取。未見者固欲毀之。何可以應於大君子之前。前至日本。始所讀者。在哲學宗教倫理心理諸書。後數年。專致力於經濟財政。所得過於前者。惜乎損此精力。而不得一見之於施行也。數年復有事乎舊學。才拙而思鈍。泛濫於東西。而終身無所得。如盲之入也。然學也而已。明達亦何以教我乎。所撰雜誌。倉然稱於國人。比非有所私於君。亦以見是非向不沒於人心之間。今之論言者。固推之為第一。非予一人之見已也。雖然。賢者之志。則盛矣。神則勞矣。然何救於國之亡。夫今日。則固非文字之所能為計也。鄙意專在窮居隱。爾力學以待時。其得行之與否。命也。吾志之所。所。如。是。焉。爾以還質之君子。蔣智由白。

論厭世 答李君大鈞

來書以閱世之摯情。發為救國之議論。仁人之言。其利溥矣。愛國之義。愚已別有所陳。請觀拙著國家與我。便了鄙意。惟足下指斥自殺。以為自亡之證。愚謂不必盡然。吾國之所大患。亦偷生苟容之習而已。自殺之風。果昌。尚能矯起一二。不然。似此渙。忍。無。骨。無。一。質。點。覺。稍。健。爽。之。人。民。投。身。豺。虎。豺。虎。不。食。投。身。有。北。有。北。不。受。矣。足。下。慮。其。自。亡。豈。知。區。區。一。亡。雅。不。足。以。贖。其。狗。彘。無。恥。之。罪。已。矣。矣。吾。人。惟。仰。託。星。臺。篤。生。諸。

先輩在天之靈。冀有懺悔之餘地。以自解脫。矣。而足下云云。曾亦思當今薄志弱行。寡廉鮮恥者。流正賴有是說。以自遮護。容頭而過身。馴至國亡之後。尚不自悟其罪。何等否耶。日本少年。喜投華嚴之瀧。足下非之。愚則以為。為日本之民。矯健。輕生。正面用之以強其國。副面用之以了其生理。無殊致吾方媿死之不暇。學焉。而未能而又何病焉。數日前。愚往東京帝國劇場。觀所影法蘭西新劇。有檢察長一齣。檢察長某之女。色美。為強暴所誘。垂成而覺。女取手槍。斃之於父寓。而嫁罪於女僕。女僕固強暴者之棄婦也。極口呼冤。而父理此案。必致女僕於死。於公庭宣言曰。即犯者為吾女。吾亦云然。女為良心所責。在堂下色頓變。出而自認。恍然不少諱。合庭大驚。父尤惶駭。無人色。不得已下令捕女。投之獄。父尋訪女獄室。女方臥。從容呼女起。仰藥合抱以死。冀全譽也。當時觀者。莫不動容。懷其劇目。以歸。則見大書其上。吾日本正當思想混雜。志趣軟弱之時。茲為當頭棒喝。不可不看。不可不看。詢之某評論家。其說亦然。茲雖末節。然以證日人於其川。浮車。轢。每日數起。之自殺。古風。未嘗深惡痛絕。則有餘也。尤有顯例。可以稱述。三年前。乃木大將夫婦。剖腹以殉其先皇。萬口一聲。敬禮唯恐不及。有西京大學。



教授某獨以其國人獎勵自殺過甚。稍稍著論非之。則舉國指目。以為妄人。當時輿論之嚴。恍若不得其人。戮而肆諸市朝。不足蔽其欺謾之罪。卒至政府以此解其教授之職。此君降營他業。社會亦不見容。浮田和民恒舉以為言論不自由之證。頗詬病焉。然茲為別問。非愚今旨所在。今之所欲鄭重昭告者。則日本之崇獎自殺。確與其所以立國之道有關。非吾儕禽視鳥息之民所能平目而觀者也。匹夫溝瀆之言。乃先民半面的教訓。古今幾多。馮道吳廣之輩。依此以藏其身。足下豈不曰。等死耳。何不橫刀躍馬。效命疆場。不知無自殺之決心者。未見即能立效命之宏願。往者曾滌生敗於靖港。憤投湘江。吾家介人。負之以起。負之以起。非滌生所及料也。爾後成功。即卜於此。是知軍國大事。確非偷生小夫所能奏功者矣。故今日吾國之所患。不在厭世。而在不厭世。有真厭世者。一方由極而反。可以入世。收舍己救人之功。一方還其故。我與濁世生死辭而極廉頑立懦之致。足下奈何。病之數年以來。吾國自殺之風。稍有根萌者。亦蔣君之自殘未遂。及近日湘中少年。偶爾憤激之舉已耳。比之鄰邦。何啻燭火足下憂其風熾。所慮毋乃過早乎。總之自殺固非獎進而無流弊之美德。特在吾國。不生是憂。賢者縱

不倡之。決不當阻之。足下以提倡厭世之風。文人當負其責。愚謂提倡。偷世之風。文人尤當負其責也。質之明達。以為何如。

記者足下。前於大志獨秀君之「愛國心與自覺心」風誦遐邇。傷心無已。有國若此。深思愛國之士。苟一自反。要無不情智俱窮。不為屈子之懷沙自沈。則為老子之騎牛而逝。厭世之懷。所由起也。有友來告。謂斯篇之作。傷感過甚。政治之罪惡既極。厭世之思潮。隱伏於社會。際茲晦盲否塞之運。哀斯民。誰則復有生意。益以悲觀之說。最易動人心脾。最初反問。我需國家。必有其的。苟中其的。則國家者。方為可愛。設與背馳。愛將何起。必欲愛之。非愚則妄。循是以進。自覺之境。誠為在邇。然若所思及此而止。將由茲自墮於萬劫不復之淵。而以亡國滅種之分為可安。夫又安用此亡國滅種之自覺心為也。愚惟獨秀君構文之旨。當不若是。觀其言曰。「國人無愛國心者其國恆亡。國人無自覺心者其國亦殆。」似其言外所蓄之意。未為牢騷抑鬱之辭。所盡也。厥後此友有燕京之行。旋即返東。詢以國門近象。輒又未言先歎曰。「一切頹喪枯亡之象。均如吾情懸想之所能及。更無可說。惟茲行頗賜我以覺悟。吾儕小民。修言愛國。誠為多事。曩讀獨秀君之論。曾不敢謂然。今而悟其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覺心自覺也。」是則世人於獨秀君之文。贊可與否。似皆誤解。而人心所蒙之影響。亦且甚鉅。蓋其文中。厭世之辭。嫌其太多。自覺之義。嫌其太少。愚則自忘其無似。猶欲申獨秀君言外之旨。稍進一解。誠以政俗靡污。已臻此極。傷時之士。默懷隱痛。不與獨秀君同情者。事復幾人。願領行險。恨然何之。欲尋自覺之關頭。輒為厭世之雲霧所迷。此際最為可怖。所述友言。即其徵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妄言梗喉。

不吐不釋。獨秀君其許我乎。國家善惡之辨。古今學者。紛紛聚訟。雅里士多德。柏拉圖。黑智兒。諸人。贊揚國家之善。裝演備至。自然法派。則謂為必要之罪惡。而昌無治之義者。輒又遮撥國家。幾欲根本推翻。不稍寬假。此事訴於哲理。太涉邈玄。非本篇所欲問。惟就今世論。今世國家為物。既為生存所必需。字以罪惡。未免過當。至若國家目的。東西政俗之精神。本自不同。東方特質。則在自貶以奉人。西方特質。則在自存以相。風俗名教。既以此種特質精神為之基。政治亦即建於其上。無或異致。但東西文明之融合。政俗特質之變革。自賴先覺者之盡力。然非可期。成功於旦夕也。惟吾民於此。誠當自覺。自覺之義。即在改進。立國之精神。求一可愛之國家。而愛之。不宜因其國家之不足。愛遂致斷念於國家。而不愛。更不宜以吾民從未享有可愛之國家。遂乃自暴自棄。以儕於無國之民。自居為無建可愛之國之能力者。也。夫國家之成。由人創造。宇宙之大。自我主宰。宇宙之間。而容有我同類之人。而克造國。我則何獨不然。吾人苟不自薄。惟有其自覺力。勉奮奮進。以向所志何時得達。不遑問也。若夫國家興亡。民族消長。歷史所告。滄桑陵谷。遷流罔極。代興代亡者。歸然其非一姓氏一種族也。秦皇元代之雄圖。波斯羅馬之霸業。當其盛時。豐功偉烈。固莫不震赫於當世。曾幾何時。江山依舊。人事全非。英雄世主之陳迹。均已荒涼淪沒。於殘碑斷闕之間。杳如煙霧。不可復識。所謂帝國宏規者。而今安在哉。是故自古無不亡之國。國苟未亡。亦無不可愛之國。必謂有國如英法俄美。而後可愛。則若而國者。初非與宇宙並起。純由天賜。者初哉。首基亦由人造。其所由造。又罔不憑其國民之愛國心。發揮而光大之。底於有成也。既有其國。愛固不妄。溯其建國伊始。或縱有國而遠不達。今斯其愛國。又將云何。復次謂朝鮮土耳其墨

西哥乃至中國之民。雖有其國。亦不必愛。則是韓併於日。土裂於人。墨聯於美。或向足為得所。如吾國者。同一自損。更何所擇。惟有坐以待亡。聽人宰割。附俄從日。惟強者之威命是聽。方為得計。斯而可樂。人間更有何事。足為畏怖。愚不識斯時果有何幸福。加於國家。尚存殘體之時。并不識斯時自甘居亡國奴地位以外。究有奚裨。助於吾儕者。獨秀君之所謂自覺心者。必不若是矣。

惡政苦民。有如猛虎。斯誠可痛。亦宜亟謀所以自救之道。但以校失國之民。猶為慘酷。殆亦悲觀過激。蔽於感情之辭。即果有之。亦不過一時之象。非如亡國慘劫。永世不復也。昔有文人 Souvire 者。嘗遊巴黎。感懷所觸。著為筆錄。曾紀一日漫遊曲巷。目擊窮苦細民。雜處蓬蒿。欄樓曝日。風飄蔽。泥溝流穢。臭氣逼人。亦有孤客。愁死他鄉。索然一棺。零丁過市。北邙委骨。狐狸食之。泉臺咽恨。幽魂何依。感此慘象。歸而永歎。輒謂人世悲苦。真不如草木之無知。鳥獸之自得也。迨見梁前燕子。雛雛分飛。中有弱稚。棄於故巢。繞室哀鳴。母燕不顧。呢喃自囀。竟以僵死。以視人間母子之愛。海枯石爛。卒無窮期者。判若天淵矣。則又慨然曰。「佳兒慈母。例證若斯。其足令人反省。使仍樂為人類者。何其深也。」一時激於厭世之思。則羨蠻貊之人。為幸運。謂以人而不如飛鳥之適翔自得。但平允之明察。旋即軌似是而非之念於正理。試深考之。當知人性於善惡雜陳之間。善量如此之宏。乃以憤見而不覺。惡一成人。輒全覺之。以其為善之例外也。」(一)與其於惡國家而自然愛之。誠不若致國家於善。良可愛之。而怡然愛之。願以一時激於政治之惡。潮厭倦之極。遽祈無國。至不憚以印轉口。



國之存亡。其於吾人亦猶身之生死。日人江兆民。脫年罹惡疾不治。醫言一年有半且死。兆民曰。『命之修短。事有定限。若以爲短。則百年猶旦夕耳。若以爲修。則此一年有半。亦足爲余壽命之豐年矣。』遂力疾著書不稍倦。愚今舉此。或且嗤爲擬於不倫。但哲士言行。發人深省。吾國今日所中之疾。是否果不可爲。尙屬疑問。即真不可爲。猶有兆民之一年有半。爲吾民最善之期。所敢斷言。吾民果能諸兆民精神不懈之意。利此餘年。盡我天職。前途當發曙光。導吾民於光華耶治之運。庸得以目前國步之崎嶇。猥自沮喪哉。

近者中日交涉。喪權甚鉅。國人憤激。談汗奔呼。湘中少年。至有相率自殺者。愛國之誠。至於不顧身命。其志亦良可敬。其行則至可閔。而亦大足戒也。國中分子。皆夢罔覺者。去其秦半。其餘喪心憤氣者。又秦半。聰穎優秀者。悉數且甚寥寥。國或不亡。命脈所繫。即在於是。而今或以精神。或以軀幹。紛紛以嚮自殺之途。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國真萬無救矣。然則國家之亡。非人亡我。我自亡之亡國之罪。無與於人。我自尸之少年銳志。而亦若此。是亡國之少年。非與國之少年也。夫自殺之舉。非出於精神喪失之徒。即出於薄志弱行之輩。日本少年一遭艱難。祇有投華嚴之瀧之本領。哲人每以是薄之。今吾少年。亦欲以湘水之波。擬彼華嚴之瀧。人其又謂我何也。且時日蹙喪。國恥難忘。充吾人之新精神。遲早當求一雪。即懷必死之志。亦當忍死須臾。以待橫刀躍馬。效命疆場。則男兒之死。爲不虛死。不此之圖。一朝之忿。遽效匹夫匹婦之自經溝瀆。是人。不戰而已。屈我於無形。曹社之鬼。嘻嘻笑於其側矣。是皆於自覺之義。有未明也。往歲居京師。暗殺自殺之風。并熾於時。乃因蔣某自統之事。作原殺一文以論之。茲復摘錄其一節。自殺何由起乎。宇宙萬象。影響於人類精神之變化。

國之故墟。爲避世之桃源。此其宅心。對於國家。已同自殺。涉想及此。亦可哀已。第平心以思。國苟殘存。善之足以庇民。而爲憤見不覺者何限。其惡之爲吾人所不耐者。乃以其爲善之例外。感而易察。反之亡國之境。甘苦若何。印韓之民。類能道之。萬一不幸。吾人而躬蹈其過。親嘗其苦。異日天涯淪落。同作亡民。相逢作楚囚之泣。或將與狐兔之悲矣。吾人今日取以自況。而羨爲善者。殆以爲其惡之例外耳。故吾人自愧於印韓之民。乃與厭世者之憎惡人間。以爲不如草木鳥獸之無知者。出於同一之心理。是當於厭倦之後。繼以覺悟。純正之自覺。斯萌發於此時矣。

中國至於今日。誠已瀕於絕境。但一息尙存。斷不許吾人以絕望自灰。輒近公民精神之進行。其堅毅足以壯吾人之意氣。人類云爲。固有制於境遇。而不可爭者。但境遇之成。未始不可參以人爲。故吾人不得自畫於消極之宿命說。以尼精神之奮進。須本自由意志之理。進而努力。發展向上。以易其境。俾得適於所志。則 Henri Bergson 氏之創造進化論。尙矣。吾民具有良知良能。烏可過自菲薄。至不情於他族之列。他人之國。既依其奮力而造成。其間智勇。本不甚懸。舜人亦人。我何弗若。必謂他人能之。我殊未必。則此特別之民。當隸於特別之國。治以特別之政。此種論調。客卿嘗以之惑吾當局。而若吾民。又何可以此自鄙也。吾民今日之責。一面宜自覺近世國家之真意義。而改進其本質。使之確足福民而不損民。民之於國。斯爲甘心之愛。不爲違情之愛。一面宜自覺近世公民之新精神。勿謂所逢情勢。絕無可爲。樂利之境。陳於吾前。苟有爲者。當能立致。惟奮其精誠之所至以求之。慎勿灰冷自放也。倘謂河清已嘆無期。風雲又復捲地。人壽百年。斯何可望。則愚聞之。

不難。人見烈婦之殉夫也難。而烈婦之所以殉其夫也。不難。蓋忠臣烈婦之所望於其國其夫者。至懇且厚。既舉其畢生之希望。寄於其國其夫。一旦國危夫死。天長地久。綿綿無盡。更安可望者。則殉之以出自裁。其於精神。實覺死而愉快。有甚於生而痛苦者焉。滿清末造。吾人猶有光復之希望。共和之希望。故雖內虐外侵。壓迫橫來。而以有前途一線之望。不肯遽灰其志。卒忍受其痛苦。今理想中之光復佳運。希望中之共和幸福。不惟豪末無聞。政俗且愈趨愈下。日即卑汚。傷心之士。安有不痛憤欲絕。萬念俱灰。以求一睨。絕聞親於此萬惡之世也。嗚呼。社會鬱塞。人心憤慨。至於此極。仁者於此。猶不謀所以救濟之方。世變愈急。人生苦痛。且隨之益增。而生活艱窘。饑寒更相困迫。佛說天堂。而天堂無路。耶說天國。而天國無門。萬象森羅。但有解脫之一路。即自殺是。哀哀禹域。行見其民之相殺自殺以終也。然則求之荒渺。索之幽玄。毋事各自懺悔。燕濯罪惡。建天堂天國於人世。化荆棘爲坦途。救世救人。且以自救。茫茫來紀。庶尙有生人之趣乎。

由斯以談。自殺之象。其發也雖由一時一事之激動。而究其原。則因果複雜。其阻礙鬱積者。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欲遏之。惟望政治及社會。各宜痛自懺悔。而在個人。則對之不可蔽於物象。猥爲失望。致喪厥本。能此。即自覺之機。亦即天堂天國之胚種也。尤有進者。文學爲物。感人至深。俄人困於虐政之下。鬱不得伸。一二文士。悲憤滿腔。訴諸無所發爲文章。以詭幻之筆。寫死之趣。頗足誘人靈魄。中學少年。智力單純。輒爲所惑。因而自殺者。日衆。文學本質。固在寫現代生活之思想。社會黑暗。文學自吟於悲哀。斯何與於作者。然社會之樂有文人。爲其以先覺之明。覺醒斯世也。方今政象陰霾。風俗卑下。羣世滔滔。沈溺於罪惡之中。而不自知。天地爲

者。至極複雜。渺不知其主因何在也。即如蔣君自殺一端。就蔣個人觀之。則出於一時憤激。就其憤激之原因。考之。則又原於校事棘手。其影響及於一人。其原因基於一事。其憤激起於一時。若作社會現象觀之。則蔣君自殺之現象。實爲無量之他種社會現象促動之結果。模倣。激昂。厭倦。絕望。皆其造因。藉此種種之心理現象。而緣於一事。發於一朝。其所由來者漸。其所蘊蓄者素。而所以激發此心理現象者。實以有罪惡之社會現象。爲其對象也。人類行爲。有不識不知而從其途轍者。謂之模倣。是乃社會力之一種。今人輕生好死。相習成風。自清季已然。陳星臺楊篤生諸先輩。均以愛國熱誠。憤極蹈海而死。自殺之風。遂昌於國。而接其踵者。時有所聞。則模倣之力也。鄙陳之夫。有自裁者。其家人或相繼出此。至有以同一方法行於同一場所者。庸俗不察。指爲冤魂作祟。抑知此亦模倣之故。然發見此類事實之家庭。其隱痛必有難言者矣。復次社會不平。鬱之既久。往往激起人心之激昂。光復以還。人心世道。江河日下。政治紛紜。世途險詐。廉恥喪盡。賄賂公行。士不知學。官不守職。強凌弱。衆暴寡。天地閉。賢人隱。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神州四千餘年社會之黑暗。未有甚於此時者。人心由不平而激昂。由激昂而輕生。而自殺。社會現象。激之使然。烏足怪者。夫世之衰也。政俗不良。人懷厭倦之思。忠賢放逐。歸隱林泉。其極乃至厭棄人世。自裁者有之。在昔秦暴肆虐。仲連蹈海。荆楚不綱。靈均投江。一瞑不顧。千古同悲。而清潔之流。不爲世容。相率黃冠草屨。歌哭空山者。徵諸史冊。又未可以僅指數。則厭倦濁世。事蹈東海而死。古今蓋有同茲感慨者矣。抑自殺亦爲絕望之結果也。自古忠臣殉國。烈婦殉夫。臨危盡節。芳烈千秋。此其忠肝義膽。固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然人見忠臣之殉國也難。而忠臣之所以殉其國也。



憤慨」之書。詞情隨激。雖有不同。尤使讀者。類首至臆。不知所為矣。願左右勿復言此。十年以來。釗去國之日。十居七八。國中賢者。頗少瞻依。至若左右。雖乏久要不忘之誼。而平昔聞之於友朋。證之於論著。稔知於梁君所謂。操行可信者。斷乎無違。憶在京師。相遇於佛蘇處。左右於鄙著多篇。未暇評。而惟稱獨立週報與某君言黨事為梁任公辯護一書。謂有此文。他文皆可不作。末俗澆漓。惟此足以醫之。云云。是釗無他長。唯天性不甚薄。左右亦既知之。今又何至親君子之過。而妄施小人之腹哉。願左右勿復疑之。夫人心有其公同物性。有其通質。吾輩讀書明理之士。苟猶不知所以發揚公同貫融通質之道。則於斯世。更將何之。當帝政之議未興。釗與友人聚議。逆料興時必且一空全國之清流人士。而苟買之由。今觀之。乃知未確大凡。其人之行止。以為有關係。不可不審慎者。今皆無負。天下人之觀望。左右云。『本質固存』。信然。信然。而今而後。可從容上於「發現優點」之途矣。願左右勉之。辛亥以來。有為之士。未明異同離合之術。自察其可同之基。而強萬不可同者。以為同。以致國事敗壞。迄於此日。今既共明其所以然矣。則組織可同者之大同盟。以清國蠹。正吾輩所有事也。此意前已函告柳

之晦冥。衆生為之厭倦。設無文人。應時而出。奮生花之筆。揚木鐸之聲。人心來復之幾久。塞懺悔之念。更何由發。將與禽獸為侶。暴掠強食。以自滅也。若乃耽於厭世之思。哀感之文。悲人之心。骨不惟不能喚人於罪惡之迷夢。適以益其愁。驅曉悟之才。悲憤以戕厥生。斯又當代作者之責。不可不慎也。偶有根觸。拉雜書之。以述感。不復成文。惟足下進而教之。餘不白。李大釗白。

### 答黃君遠庸 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辱書曲賜獎進。如釗凡鷲。何以克當。至假藉鄙狀。以形左右之據謙。讀之尤為慚惡。曩見北京亞細亞報。載左右所為一文。其時釗正草帝政駁義。將雜取所已表見之鼓吹文字。擇其可駁者而駁之。以左右縱橫論壇。久已主持風會。懼聞之者相與唱和而表裏也。則漫錄數節以入吾文。藉資商榷。初未計及作者處境之如何。審設心之如何。若也。如此輕薄為文。本是書生惡病。而釗尤甚。年來執筆。類以此態施之時。賢甚至老宿若康梁。其文有所不可。亦不肯一毫讓。固不獨於左右為然也。邇者吳君柳隅馳函詰責。有不應不察內地言論家境遇之不同。尤不應昧於前後時勢之有所異。若以此類預籠統之調。妄加攻詰。則後禍將不可言。一語一針。令人媿汗。迸發今讀左右「哀悔

非惟名理通論。足以抉發隱微。生人哀感。即其文體組織。符於論理。亦足為一大改革家。去歲以漸生來書。遠因作覆之便。表示傾仰。置書於案。竟未發郵。蓋比年以來。如吾儕者。大半皆荒廢。沉廢坐待。委化飲食起居。都非得已。如此等事。亦荒廢之一端而已。望達漸生。恕其無狀。鄙人固跡京塵。墮落達於極地。卒以圖窮匕見。今亦不能不通出於此咫尺之外。現卜居於滬。擬二三月已後。赴美遊歷。期以恢復人類之價值。於一二蓋世事。都無可談。即有所陳。猶之南北極人之相去而乃互道寒暄。究其相去之度。若何。此兩極人。皆不能自喻。故費辭。耗時甚無謂也。大作如林。遠雖不能盡憶。然尚異一論。最所傾倒。以為改革之初。雙方之人。互持此義。何有今日。雙方之人。初自以為政見互異。而不知在一國中。僅此一羣。足名優秀。此而不能合。則與其他云者。豈有合理足下某著論。國人各有優劣之點。今以政象。乃令一切之人。發現其劣點。而不能發現其優點。竊謂優點。雖未發現。而其本質固存。特未經化學變化之作用。今有一羣優點。迥異則其為合。豈不愈難。今所見同人。皆將其劣點發揮。至於極地。然其本質固可同也。這本無術學。濫廁士流。雖自問生平並無表見。然即其奔隨士夫之後。雷同而附和。所作種種政談。至今無一不為懺悔材料。蓋由見事未明。修省未到。輕談大事。自命不凡。亡國罪人。亦不能不自居一分也。此後將努力求學。專求自立為人之道。如足下之所謂。存其在我者。即得為未等人。亦勝於今之所謂一等脚色矣。愚見以為居今論政。實不知從何處說起。洪範九疇。亦只能明夷待訪。果爾。則其還事立詞。當與尋常批評家。專就現象為言者有別。至根本救濟。遠意當從提倡新文學入手。綜之。當使吾輩思潮。如何能與現代思潮。接觸而促其猛省。而其要義。須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須以淺近

隅。頗以為知言。賢如左右。茲責又豈可卸。昔侯朝宗與人書。謂人之所以自立者兩種。非有所建。豈則有所捐捨而已。左右稽滯京師。聲華甚茂。今決然「遁出」。可謂能捐捨者。若夫建。豈僅止於「努力求學。專求自立為人之道」。已乎。則猶未也。在昔文化未開。舍官無業。世不我用。雖才亦廢。則獨善其身。以求自了。猶可以言。今者有才以自用。為期民權。非奮鬪不得。而乃稍逢非議。輒思引避。將何以識艱貞於板蕩。別宏毅於斗筭。故壯游北美。事固可嘉。唯在今茲。恐猶未當。願左右且復思之。提倡新文學。自是根本救濟之法。然必其國政治。差良其度。不在水平線下。而後有社會之事。可言。文藝其一端也。歐洲文事之興。無不與政事並進。古初大地雲擾。梟雄竊發。躑躅餐舍。慘辱儒冠。幸其時政與教離。教能獨立。而文人藝士。往依教宗。大院宏祠。變為學圃。歐洲古文學之亡。蓋食宗教之賜多也。而我胡望者。以知非明政事。使與民間事業。相容。即莎士比。囂俄。復生。亦將莫奏其技矣。質之宏達。以為何如。聊佈腹心。依依不盡。

記者足下。往者數相過於京師。竊慕明德。迴環不已。自讀甲寅。佩恨交集。佩者以今日號稱以言論救世者。惟足下能副其實。恨者如遠之徒。乃亦列身言論之界。以點辱公等耳。每與同人論議。以為今之作者。當推足下。



文藝。普通四周。史家以文藝復興。爲中世改革之根本。足下當能語其消息盈虛之理也。然如足下今在。所爲。覺世曉民。其於國民本分。亦已盡矣。一兩月後。當以渡美過日。未審其時能否賜見。一通誠悃。傾慕之誠。於今。始得一吐。後此方廣續。欲有以求教於足下。惟遠隔絕聲影。此函所陳。可爲足下道。難與俗人言也。黃遠庸白。

記者足下。前書剛發。得讀九號甲寅。足下於遠之隨俗苟且之不通文字。乃更賜以駁斥。足下之所以待遠者。厚矣。遠今且未能明言。必須作此一篇不通文字之故。惟即原文論。有數要點。宜告足下。(一)劈頭即明言。此事在法上不得討論。(二)結尾謂。以外國博士涉論及之之故。引起國人注意。亦不爲無益之事。(三)難引南海之言。指斥專制一切皆蔽。隱主諷諫。(四)雖引波氏之說。而不引如足下所引下文者。非遠不省。蓋欲求彼中人自悟。總之此作出於不得已。而主旨尚未過於沒却良心。然遠因此大受苦痛。乃至不能不圖窮匕見。如前函所稱。逼出於咫尺之外者。此誠無二駁之價值。而欲求大雅之恕。其無狀而哀其遇者也。貴誌所登。梁君騰一書。尙誤會遠來。漏主其報。此實遠未離京以前態度。不能十分明瞭。有以致之。然梁君與遠僅一面之交。既已有此過信。而猶不薄遠爲不足教。乃以操行可信。及別有政治見解見譽。足見今日海內尙有此等仁人君子。特恨如遠之徒。修名不立。遂令忠厚者亦不能無疑耳。然遠雖愚。安亦何敢以今日政象尙有贊同。或爲其作用之餘地哉。來此幸已脫離一切。此後當一意做人。以求懺悔居京數年墮落之罪。然遠與上海。亞細亞報。實無一日之關係。且其脫離。在此報未出版前。絕非僞於隱禍。而後有此首尾兩端之舉。此則敢以人格爲證。求見諒於海內之仁人君子者也。哀悔憤慨。不可盡言。黃遠庸白。

## 甲寅雜誌存稿

時評

造法機關 三年五月

北京既設政治會議。總統以增修約法案交議。議員逡巡而言曰。此非本會議之職權所能及也。非別設一最高無上之機關爲之不可。若而機關。宜名曰造法。以其創造立國大法。此誠非本會議之職權所能及也。總統審其不願爲之分謗也。卒亦無如之何。自爾造法機關之名。騰於國中。所謂約法會議。即尸其名而起。今若執人而問之。造法機關。果胡謂也。將莫不以爲難解。又問之。約法會議。是否造法機關也。又將莫不以爲當然。且訝吾胡由而發斯問。此可以觀世風矣。

愚作時評。覺問題之最大。而當論者。莫如約法會議。而覺其枯澀無取。論者。亦莫如約法會議。讀者如未解愚言。請往就一約法議員。而詢其所爲。有逾乎秀才之入考場。以宿構之文。滿卷而出否也。果爾。則愚言未爲謬也。故愚評此物。不取多言。亦不立新

義。惟造法之名。愚實立之不期。而與今之約法會議相合。乃不得不有一語以自懺耳。前參議院者。愚恆病其以立法機關。而妄爲造法之事者也。當該院初移於北京。愚曾爲文以箴之。揭諸民立報。其言曰。

參議院已復開院於北京。其中所當討論之事件。固未可一二數。而記者有一言忠告議員者。則凡關於憲法上根本問題。參議院殊無權能議及之也。蓋參議院之機關。爲立法者 (Legislative) 而斷斷非造法者 (Constituent) 也。記者今爲立法造法之別。或惹起讀者之疑怪。苟疑怪之。記者當作第二次之解釋。今惟簡舉其意曰。立法者。乃根據一定之原則。而立爲法。造法者。則立法以外。並原則而自造之也。此在國會萬能之英倫。其巴力門無此區別。而大陸政家。則頗重視之。彼胡乃重視此者。且不必論。而吾人所當記者。則立法之議會。權力終有限。惟造法之議會。始足當英文中萬能之義。而萬能之義。之最易表現者。乃在製定憲法。或改造憲法。或抹撥憲法。與普通法之界限。今之參議院之未具此能力。童子得以知之。故當然之邏輯。則參議院不當議及國家根本問題。而惟應於時勢之必要。以定其所當從事之範

團而已。

記者之爲此言。實鑒於參議院之在南京。曾濫用其職權。討論院制。並多數主張兩院制。夫院制之當如何定法。非本問題所及。本篇之所宣言者。則釐定院制。乃關於編纂憲法之事。而約法既以編纂憲法。屬之將來國會。今乃越俎而代庖焉。是乃何故。記者前主張一院制。福建陳君承澤於四月三日投書於本報曰。『該院之定國會組織法及選舉法也。但在於將來國會以發起之機會。而此外不可特有所主張。以影響於將來憲法之編纂。』此透宗之言。參議員可書諸紳者也。此案若重議於北京。記者敢警告議員諸君。其於此致謹矣。

又一國之採用行政裁判與否。亦關於憲法根本問題。參議院雖未嘗特議此事。而約法中乃漫有平政院之規定。頗似以設立平政院。爲組織國家之天經地義。初不待討論也者。此誠不得不咎議員之粗疏也。今更以一言警告議員曰。不採行政裁判者。爲平等法制之國。採行政裁判者。爲特權法制之國。吾國宜採何種法制。當痛論之於初期國會。而後定焉。非參議院之所敢決也。故此數月間。如無設立平政院



之事實發生臨時約法可俟其當然失效將此題提出國會討論不然則參議員如有知識當提議修正約法平政院一條據此議案不議以匡救行政部之濫用憲法上職權。

由右觀之造法之名愚固未嘗以許參議院今約法會議其尊嚴未必過之是雖以造法之名自居且實行造法之事愚之未敢相許亦若是也或曰約法會議誠非參議院所能比擬惟日人浮田和民氏在太陽雜誌著為說曰「支那共和國之主權實在總統袁氏及其軍隊而人民不與焉」前參議院號稱人民組織之且不滿於總統見惡於軍隊故無主權無主權宜乎不能造法而今之約法會議則俱得其反又何物不可造者法云乎哉是說也愚存之。

### 石油問題 三年五月

自吾國延長承德之石油開採權讓與美孚洋行國內外之論潮大起兩方比較外人所受之激刺決較吾人為高以其灼見此問題之重大且將來影響於列強均衡之局絕巨而吾則多屬茫然即有所知而或則為利所昏或則以事不干己遂令美利堅一

士欲剷除美孚公司之重要壟斷事業乃以此項油礦開採權讓諸英國比生公司該公司乃即出而組織墨西哥石油公司置備運油船舶從事開採此為報紙筆戰之開始美國出而反對狄亞士於是馬德和黨之革命軍遂崛起於沙諾拉及希呂亞兩地矣。

美孚公司插足於馬德和黨之革命運動殊有正式之證據在焉前駐墨美國公使倫惠爾遜氏曾於今歲正月七日布告於眾謂華盛頓外務部記錄貯藏所有公文一通足證馬德和之革命運動實受紐約石油大公司之資助墨國內務部長官呂肅氏則於美國元老院委員會之前宣稱馬德和黨曾與美孚公司結有一約其內容如下（一）馬德和如舉總統應以相當之讓與權授與美孚公司（二）馬德和如得總統職須將已給比生公司之各種讓與權收回故當馬德和舉為墨西哥總統之日美孚公司之股票頓增百分之五十其故已可概見於是美國之石油家與墨西哥革命遂生密切關係矣今日美國其能直接干涉胡爾泰之行動乎則殊未必（按胡爾泰為墨西哥現總統曾刺馬德和而代之）美國僅有軍五萬其中二萬現駐

託辣司安然享此操縱列強之大權以去茲事初發以迄於成吾誌未出無從取而論之今亦不欲刺取事實評隨條件以擾讀者之聽惟以一語明其關係並使人了然中國將自此而多事則此區區短評之意矣。

今人殆無不知墨西哥之大亂矣抑知其亂胡自而起乎亦知英美對墨之政策不同相持幾莫相下矣抑知其不相下者乃何故乎茲請以一言蔽之曰為石油也語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吾人其以墨西哥深自警惕矣。

當吾石油問題最急之時法文北京日報曾為一論以墨事況吾吾見上海時事新報譯載之今請舉其譯詞如下。

墨西哥現時之紛擾維拉之無端傷害歐人加倫蘭之以炸藥轟擊火車溯厥原因吾人可斷言之乃美孚公司覬覦塘比哥（墨西哥產石油最豐之區）絕大之石油礦有以致之當十二載以前此著名之石油礦尚未為人注目墨西哥所用之石油純為美國所供給美孚獨佔其利先將油之未煉者輸入墨國即在本國精製之而以供給墨人之用獲利甚巨迨塘比哥及物拉哥路之石油礦發見墨前總統狄亞

非律濱墨國氣候炎暑瘴霧迷漫美軍亦無能為力故華盛頓政府僅靜候時機之成熟而維拉及加倫蘭之匪日日受美國脫辣斯之餉糈但以擾亂地方為事焉美孚公司覬覦塘比哥石油礦之心未息而同時更與中國訂立專約攫得一重要相等之石油礦探掘權以一私立公司而與國家訂立契約在商業史上實為創見當去歲三月美國退出六國資本團時歐洲人士即以為此乃遠東美國勢力衰弱之預兆孰知在事實上適得其反美孚與中政府所訂之契約範圍甚廣約中載明美孚有權測勘及開採中國西北省直隸山西之石油礦開採事宜由中美合組之委員會指揮之然美國委員佔多數實操管理之權美孚公司視工業之需要有數設鐵道開掘油井設置廠屋之特權凡美孚公司所經之處中政府負維持秩序之責現開採機器已運華測勘人員及地質學家已從事調查不久即將有中國石油出現於世美孚公司之妄想竟見諸實際彼於美洲之地位尚以為未足久思樹一特權於遠東惟吾人於此得發一問美孚公司其亦將以所施於墨西哥者施之中國否耶。



又吾觀美洲諸雜誌。則見有胡禮門氏。去年十月。在紐約評論之評論著「石油時代」一篇。指陳各國軍艦。均將以油易煤。凡操油權最大者。亦必操海權最大。此美人之石油熱。可以見其一斑矣。英人比生既與美孚逐鹿於墨西哥之油田。復欲侵入中南美諸國。昨冬曾誘致哥倫比亞政府。承諾其採油權。並築港開河之利。美人大恨。以為巴拿馬運河之旁。使歐人勢力長驅以入。據其油場。並築港開河。以為屯集運送之備。此不僅有礙中南美諸邦之獨立。使諸邦之政權浸淫。以入諸歐人資本家之手。而門羅主義之謂何。此於吾美立國之要素。大有傷害。於是運動哥倫比亞議會。出為反對。卒之總統所簽之字。歸於無效。南美他邦之類於是者。尚有數事。比生受窘。致不獲已。宣言作罷。英人復大恨。美之駐英大使裴遲。演說於倫敦。謂「吾人之取中南美。法更有妙於奪其土地者。攫其債權。其一例也。以故吾當宣言。凡欲取得美洲諸弱國之債務。可因以操縱其政府者。吾美決不許之。」是言也。英人銜之次骨。倫敦有力之新聞斯坦達德。至著為論曰。「美人果欲割裂吾英正當之權利於中南美。此寧僅買吾英之怨。吾英必且有法以報之。」其急激可想矣。然英胡乃生此急激之感。則無非世界有

不能自關其利權之國。如有女及笄。託媒不得。致強暴者。二人始而相親。繼而相鬪。以至於此也。嗚乎。吾其不為此懼矣乎。美人曰。吾人之取中南美。法更有妙於奪其土地者。吾其不為此懼矣乎。

### 新聞條例 三年五月

愚執筆最以為苦者。莫如作時評。以幾無一事。可稍以正論入之。而將與今之社會相容也。今政府頒發新聞條例。即其一例。條件既頒。聞其條款甚多。較前南京政府所發布而旋取消者。疏密不可以道里計。並聞新聞團體。亦覺其太無顏色。相與聚議數次。反對數聲。愚皆未嘗留意。即今欲舉其條目。亦病未能走筆作論。理宜周知內容。而斯念一生。旋即廢滅。且愚敢言。國聞諸子。政社名公。亦皆無不讀其條文。昏然欲睡。是故吾人所當問者。亦此條例。果胡由而必發。國人對之所起之反感。為何似純以倫理上之概念。作具體之觀察。可矣。愚雖得其觀察之法。而謂即據之以張吾說。亦不必然。蓋當今時事。最好以不論論之。蓋以不論為論。而人之喻之。或轉勝於論也。無己以充吾幅。愚尚有陳文在。

吾無責焉。苟夢見之矣。其速謀排除此物。勿使汚吾將來神聖之憲法。記者所舉之兩國。乃指英美。英者言論自由之祖國也。法蘭西號稱共和。其國民之言論權。遠遜於英倫。而美者則承英國法系者也。故亦解自由之真意。今請略論之。詮英倫出版自由最真切者。宜莫若曼斯福。曼氏者英倫之名法官也。其言曰。「出版自由。非他乃出版無預求。特許之必要是也。必出版後有違法事件發生。始依律處理。」葉倫波者。亦名法官也。彼又言曰。「英吉利法律者。自由之法律也。自由者。特許之實也。特許兩字。在英法實無用處。如人欲出版。則出版而已。無他手續也。至出版後如或違法。須受法庭審判。則亦與他種違法事件等耳。非於出版獨異也。」兩家之言。可謂博深切明矣。持此以衡內務部所頒之報律。則該律尚有存在之理由否。謗律者。非報律也。其得稱為報律者。則惟特許檢稿案。保押費之類耳。前清之報律。舉三者而有之。民國之內務部。則已突飛進步。僅標特許一項。故亦惟與之論此一項。

當暴民專制熾於南京。內務部發報律三條。電達上海。各報羣然抗之。即素隸同盟會之民立報。愚亦著論其上。表示反對。彼暴民政府。囂於輿論。旋由臨時總統以電取消之。所謂陳文。即愚當時為抵抗暴民而作者也。其詞曰。中國報界俱進會。昨接南京內務部來電。頒布暫行報律三章。(一)發行及編輯人須向內務部註冊。或就近向地方高級官廳呈明。咨部註冊。(二)著論有犯共和國體者。停版外發行及編輯人坐罪。(三)污毀個人名譽。當更正。否則科罰。此電既達。同業者羣起而抗之。其理由或在內務部之侵權。或在報律內容之失當。此誠然矣。惟記者之所主張。則殊異趣。內務部即握有定報律之權矣。報律之內容。即甚當矣。此外尚有一問題。關於國民之自由甚鉅。不可不論。是何也。即民國是否當容報律發生是也。記者之為此問。必惹起世人之疑怪。以為報律者。吾隣日本所有也。吾奈何沒之。而不知世界有第一等法制國。而無此物。彼乃不之見。並不知世界有絕大之共和國。號稱地球上之樂園。吾方捧心效之。而極不肖者。亦無此物。彼乃未之見。誠未見也。



愚之徵引是篇。非欲吾說之有力於世。且灼見此種理想。與吾國今時社會心理。相去太遠。必且有目愚為狂。罵愚為荒謬者。又雖愚之本旨。僅在嚴報律與謗律之別。而觀於兩年來之新聞紙。中風狂走。早已疾首而痛心。此文並非為若輩張其頑焰。但今亦無取觀。使人喻之。惟有一語。必以告人者。則讀者當知愚之此文。實為「征伐暴徒」而作。立詞稍藉。乃由其機關新聞之論調。使然。當時吾同業者之懲創之理。直而詞壯。聲威何止十倍。且所謂報律。僅止三條。倫又過之。則南京內務次長居正。不難立碎於新聞記者之手。即愚不肖。亦當飽以一拳。今也吾人出水火之中。登衽席之上。享治平之福。居不諱之朝。當局之政略。愚不敢知。舉世之評論。亦未暇考。即愚別出

之故。美利堅此種自由。極其完全。中央政府對於言論界。絕不得以何種形式。施其干涉。柏氏之言。其詔予矣。以是理由。本報對於內務部之報律。其所主張。乃根本的取消。無暇與之為枝枝節節之討論。以後並灌輸真正之自由理想於國民之腦中。使報律兩字。永不發於國會議員之口。

英吉利之憲法。乃建築於個人權利之上。此雖似英法之特點。實則憲法之為物。亟當如是。何以言之。如有人欲作一書。與其友人。此固有之自由也。此人又欲刊行其書。以公衆覽。此亦固有之自由也。又設此人欲日日作書。與其友人。欲日日刊行其書。以公衆覽。並多其數。以至百千萬億張。其亦為固有之自由。又奚待問。前者謂之通信。自由。後者謂之出版。自由。此兩自由者。非異物也。謂出版自由。必待特許。通信自由。又胡獨否。推而至於甲欲向乙發言。此其自由也。乙欲向丙及丁發言。此其自由也。此不待特許也。甲欲向乙在某地發言。乙欲向丙及丁在某地發言。甲乙欲向丙丁同在某地發言。果待特許乎。前者謂之言論自由。後者謂之集會自由。知此理者。則甲乙欲向丙丁戊己。以至千萬人。日日同在某地發言。日日同在某地刊行其言。以至千百萬張。必為自由自然之序。是何也。即出報自由也。英人所持之原則如此。

美利堅者。英吉利之高足弟子也。其法律之原則。略與英同。不待詳論。今惟引柏哲士一言曰。『美利堅之憲法。未嘗與中央政府以操縱言論出版各自由之權。以此

院通過後。逾兩會期。亦不能容喙。故英倫之議會。質而言之。直成於一院也。其所以致此者。則上下兩院衝突過甚。不爾則憲政無由運行也。由斯而談。苟愛斯萊斯氏入其同盟之國。代山本氏而領其內閣。則今年之總選舉。必不可避所謂巴力門案。必且見提乃山本氏皆不出此。此其作用。自非吾人之所得知。惟其所及於憲政之影響。決非政治學者所能滑過者矣。

前言之矣。山本內閣者。多數黨之內閣也。多數黨之內閣既倒。則起而繼之者。仍屬多數黨之議員乎。抑屬之少數黨乎。果屬多數黨。則其政策。又將何出。與前內閣同乎。是如演宿劇成何意識。與前內閣異乎。是與其黨綱無異。自殺兩者皆無所可。是多數黨宜退也。果屬少數黨。則其政策。更將何出。與前內閣同乎。則兩黨對峙之初。果以何者而見異。今至沒其異點。豈非自下其黨幟。與前內閣異乎。則一入議會之門。登壇數語。必且盡為反對黨叱咤之聲。所掩一起。即職有同兒戲。是少數黨亦宜退也。兩黨俱退。是惟有東政黨政治於高閣已矣。

有最妙者。日本議會之會期。至短較之英倫。終年開會者。迴殊。內閣既成。初不必與議

心裁。奮筆立議。更自覺其多事。亦決其無當於人心。惟回想暴民不寒而慄。今自陳其戲。頑制風之文。以附於王諫師規之列。或者為愚分內之自由。而今之新聞條例。慨然許之。今之新聞記者。雖然傷之者乎。

#### 日本之政黨政治 三年五月

前者山本內閣。以得政友會之擁護。所提預算案。得通過於眾議院。而貴族院扼之。使無由成為法律。山本首相不獲已。遂領其閣員全體辭職。此在憲政上作何意味。吾人在旁觀之。而最饒興味者也。夫山本內閣。多數黨之內閣也。在法多數黨之議案。見毀於上院。為之政府者。決不當廢然而下野。而當解散下院。訴之國民公意。以奮鬪之。苟重選而仍為多數也。即仍以原案通過於下院。再予上院以機會。使之三思。斯時上院果以國民公意為重。決不更行反對。惟若有兩不相容之點。伏於其中。上院亦自有權更堅持一次。英倫之政治。即呈此觀。政局至此。必且有改造上院或限制上院之問題發生。以民權由此而不獲伸。非設法以伸之。將大有背於憲政之根本義也。英倫近有所謂巴力門案者。即限制上院否決之權。使對於財政案。不能容喙。對於非財政案。下



會即相對立。於是短期內閣之熱者。正得乘隙施其手腕。倘或閉會期間。可得利用者。足以供其展施政略。因攫取國民信用。以爲來年對待議會之資。則彼儘可於開會之初。假一理由解散議會。以僥倖於多少數之變置。此雖爲政黨政治之變格。而在日本。或能以此濟其政黨活用之窮。亦未可知。大隈重信伯者。號稱以政治爲生涯。而崇信內閣政府者也。今以高年重望。敢於衝議會之鋒。以試其少數黨之政略。或者吾亦有談言微中者乎。要之。可以卜日本運用政黨政治未臻純熟也矣。

### 爵氣 三年六月

客曰。民國者。民國也。可得有爵乎。無卯曰。不可得而有也。美之華聖。頓哈密敦之流。亦曰。不可得而有也。法之盧梭。涂格維爾之流。亦曰。不可得而有也。民國而有爵。是說之不可通者也。

然而吾之約法會議。則曾大張恢復爵制之說。相傳議員顧鼈提議。謂五等封爵。滿蒙人均有之。獨漢人不得有此利益。均露之謂何。漢人之能露者。雖亦有之。而獨衍聖公一家耳。此平等之謂何。且爵賞也者。本傳來之慣例。非新造之曠典。其復之便。議員張

其鏗爭之不得。憤而去職。此事實也。

客曰。民國不得有爵。敬聞命矣。顧吾則有之何耶。無卯曰。此顧鼈之說。則然耳。於民國無與也。荀卿曰。山淵平。天地比。人乎耳。出乎口。鈞有須。卯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無卯請得益之曰。民國有爵。是說之難持者也。而鼈能之。

客曰。亦有說乎。無卯曰。有之。請先言卯有毛。司馬彪曰。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雞伏鵠卵。卵不爲雞。則生類於鵠也。毛氣成羽。羽氣成雞。雖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曰。卵有毛也。今民國。卵也。爵爲毛羽。當其未生。毛羽先具。孫文黃興。合而爲鵠。伏以爲雞。終不似之。毛氣成毛。羽氣成羽。爵氣成爵。故曰。民國有爵也。此鼈之說也。

客曰。善。

雖然。無卯請得告客曰。惠施鄧析。能持難持之說。荀卿雖稱之而終之曰。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凡是等語。以入其篇。名曰不苟。今鼈之說。雖辯在荀卿視之。則苟焉而已。君子所不貴也。

### 政府歟盜府歟 三年六月

政府既日日無以爲生。凡民間之物。細至一米一鹽。可以搜括者。靡不搜括之。凡民間之物。細至一米一鹽。不可搜括而惟可轉押者。靡不轉押之。搜括之可也。轉押之亦可也。堂堂政府。名號未除。或強或軟。總須得主此米鹽者之一諾。纔算不失體面。而萬非所論於盜。

京師有自來水公司。商辦者也。政府向中法銀行借款。竟不謀之於公司。而以之作爲抵押。事既成。公司始知之也。觀該公司之質問書。可知其略矣。

竊近日華洋各報。載中法實業銀行借款條件。以北京電車電燈自來水等公司。作爲抵押之品。已於三月十二號經政府批准等語。不勝駭異。查電車電燈兩公司。內容。敝公司固不深悉。但敝公司自前清光緒三十四年開辦。實大總統任軍機時。力予提倡。始得成立。近年以來。因時局影響。迭受波折。近甫漸見發達。其爲完全商辦公司。固已共聞共見。此次中法借款。所指自來水。若指敝公司而言。則商辦實業公司。可由政府任意指爲抵押。全國商辦公司。何限。孰不自危。未辦之公司。更何人敢出而與辦。若所指自來水。係別屬市有之營業。並不屬於敝公司。則大總統公布商

人條例第十二條內。業經註冊之商號。如有他人以類似之商號。爲不正之競爭者。得呈請禁止其使用。並得請求損害賠償各等語。當作何解。京城地方自來水。由敝公司營業。於前清奏准註冊。民國肇建。自當繼續有效。豈許市鎮對於敝公司爲違法之競爭。種種理由。百思莫解。伏讀大總統迭次命令。皆以實業爲當務之急。所以維持而啓發之者。無微不至。淵衷遠識。遐邇同欽。夫對於將來未辦之實業。尙且方籌保證。豈對於身所提倡已成之實業。反肆摧殘。想政府必不出此。但報章騰載。衆股東惶惑萬分。環來質問。苦無以應。不得不請明白解釋。以祛羣疑。而維商業。除呈明並通知某處。聲明主權所在。未經敝公司正式承認。不得受作抵押外。爲此具書

由右觀之。政府之押。自來水公司。實盜而押之。無可疑也。或曰。盜有術乎。無卯曰。有之。盜有明者。有暗者。明者人得以盜指之者也。暗者人不得以盜指之。如自來水公司之被盜押。此明而可指者也。此外尙有暗而不可指者。愚請得更徵一例。

予前日晤在稅務處辦事人某君。予詢以此間地稅。向定稅銀若干。渠以四萬七千



文之說是知事盜民千二百文也。從都督三千四百文之說是都督盜民千六百文也。然實雖為盜而民不得從而名之故曰此盜術之暗者也。無卯日政府以盜治其國國民因以盜亂其國上下交相盜宜國亡無日也。

### 八釐公債案 三年八月

近聞國內以八釐公債案甚囂塵上。政府主之於先。肅政史從而計之於中。全國新聞紙羣焉吠之於後。恍若民國風紀。惟恃此案以立者。然嘻亦太可醜矣。記者於此案。初不暇為枝枝節節之研究。以其將民國三年來之財政史。看作一整案。即八釐公債如說者所云。亦不過全案中之一片段。其所耗散吾民對之而流涕者。較之三年來偉人官僚政客賣買兵偵花費之所為者。當不過百分之一。就此百分之一。尋垢而索瘢。此肅政廳平政院所有事。吾人稍作倫理之談。非至算總賬之日。不為執剖驗之勢也。

記者之為此言。非謂八釐公債之必無弊也。特以共和成立以來。他事無一可言。惟傾軋之風。突飛進步。昔之告訐。但憑傳會。今之傾軋。敢於誣。此三年中。稍於國事時或

兩對。予謂苟有人民富納稅銀十兩。彼以紋銀繳納。則受之否。渠曰否。人民納稅。當以銅元。予乃詢以銀兩與銅元之價。渠云。每銀一兩。須繳銅元五千文。予聞而奇之。予見市價。每銀一兩。祇兌銅元一千八百文。若以五千核之。則稅額溢出原額幾三倍。予乃詢以皖省各州縣。是否一律。渠曰否。祇此一縣如是耳。予曰。誰定之者。曰知事耳。某君復言。此間當軍隊未至前。官吏命城中男丁一律登城守衛。每人手持紙燈。復執二樹枝相擊。格格作聲。以防土匪之至。聞有富人某。納租稅絕鉅。抗命不登城。聲稱人民納巨稅。即為自衛計。官吏怒甚。課以百兩之罰款云。越數日。知事至予寓晤談。予以重稅之事告之。渠曰。祇三千耳。予未之增也。然未數日。收稅者至予處。收某處墓地稅。予乃詢其銀價。渠應曰。三千四百。予曰。前日知事云祇三千。何忽增之耶。曰。然。前數日忽接都督電。命增為三千四百耳。予聞而爽然若失。夫中國西部人民。納稅既巨。而政府則不為之保護。噫。亦可憐矣。

右文乃一西人自亳州作書。投之上海字林西報者也。但本報轉乃由時以銅元易銀。市價本一千八百文。從稅務處五千文之說是稅務處盜民三千二百文也。從知事三千

留意。即能舉其證例不少。此有耳目者所同認。非記者敢為是抹殺之言也。信如是也。則斯案之內容如何。吾人終有疑障。今且假定為有罪矣。然胡乃不交普通法庭一例。公開而始。終交平政院。彌縫包辦。前江蘇省長應德閔。案中之要人也。其辯解書盈把。記者俱未遑披閱。惟有請願呈文。關於法制者。吾人不能不加以相當之注意焉。其詞曰。

竊南京公債票一案。奉大總統命令發交平政院辦理。德閔當時以脫蔣懋熙諸人之手。從此得見天日。是以會同程前督電呈鈞座。表明感幸之意。並聲明俟傳案時。即行投質在案。嗣聞奉派肅政史曾述榮李映庚到滬。先行查辦。自應靜候審理。惟查平政院係特別法庭。肅政職權。等於法庭之檢察官。與尋常行政範圍之查辦員。迥不相同。檢察官搜集證據。理應雙方兼顧。凡文卷證據及其事實。有可以證成罪案者。亦有可以解釋嫌疑者。均應收集羅列。參互比較。方能定其成立與否。誠以法律之用。一方面為國家懲姦宄。一方面為人民雪冤誣。故法律上之檢查。起訴一切事項。但使司法官吏對於嫌疑人胸無成見。即無秘密之可言。此固國民應享之

權利。而亦司法官吏職務內應有之手續。今曾李兩肅政史。但與蔣懋熙及其委員曹元度等秘密接洽。專以原呈之一二函據為主。而於此等函據之由來。及案中重要人證。重要關係。重要情節。理由。概置不問。則蔣懋熙呈報到日。早可執付有司。何必多此一番查辦。此案證據尚多。日後發現。能否認為有效。殊不敢知。是被嫌疑者之權利。第一步已剝奪淨盡。大總統明慎為懷。當亦惻然以為不平。德閔所被嫌疑罪名至重。平政院條例。一經裁判。更無上訴機關。審度再三。惟有仰懇大總統按照普通刑事辦法。飭由上海地方廳起訴。理由有三。一。現奉大總統公布之平政院訴訟條例。凡平政院應行受理各條。與德閔等現被嫌疑。不相比附。二。中華民國人民被刑事嫌疑者。皆用三級審判制。平政院係特別法庭。為尊重官吏之特別身分而設。因有特別之身分。轉失普通之權利。立法本意。決不如此。德閔等曾任官吏。一經卸職。即屬平民。不應剝奪普通人民應享之權利。三。現行刑事訴訟律。審判衙門章內第二節第十二條。審判衙門之土地管轄。以犯罪地或犯罪人所在地為斷等語。原案理由犯罪地並指行為地及結果地而言。犯罪地證據最多。犯罪人所在地於



傳喚勾攝羈押等皆於審理上關係至為便利故本條以此兩處為其土地管轄區域等語。此案發生於上海一切重要人證皆在上海。德閱身被嫌疑。又在上海居住。故在上海起訴。此事與現行法律相符。國家法律斷非為一二人而設。用敢據以上三種理由。為法律上之請願……

榮辱者一時者也是非者百年者也。無論應某所犯之罪其大何似而其要求一相當被審之權利總算是守共和國之本分。彼之敗訴至於何地雖不可知而茲一呈則於將來民權史上有一位置此固不為識短者所見。智昏者所顧而記者則深以為然也。夫平政院者本特權國之法制非剝奪人民之權利其本身即無以自存。然其剝奪之法尚決不是此種蓋彼之所謂剝奪乃官吏以國家代表之資格與人民有交涉時其訴訟不歸於普通法庭而歸之平政院也。非人民獨立自入一罪而可由平政院任意挽之入庭科以私罰也。如謂訴訟涉於官吏即當屬之平政院亦必其以公人之資格牽入訴訟而後可。非其以私人資格觸犯刑律亦當奪其普通法律所保障之權利而一為行政長官所魚肉也。(二)苟不顧其罪狀之性質如何惟以吾欲懲創是人非

以平政院為之機關將不如意遂以之胡亂屬入是則與十常侍之北寺魏忠賢之東廠又胡以異亦詔獄而已矣。平政云乎哉。

(一)原呈謂官吏一經卸職即屬平民此猶後一層蓋人為官吏時一面即保存其平民之資格公事屬官吏私事則屬平民

## 獨立週報存稿

發端 民國元年九月二十二日

英倫有週報曰司佩鐵特。乃記者最愛讀者也。而此報之名有三百餘年之歷史。相與存之至今。初發刊時。實在千七百十一年三月一日。主持論壇者為當時文家艾狄生。司佩鐵特者袖手旁觀人之謂也。艾狄生實以自況其第一文即敘述司佩鐵特之為人。且言曰。一欲深知作者之言。當先知作者之為人。如人彼果黑人耶。抑白人耶。溫文人耶。抑躁妄人耶。有室耶。抑鏢者耶。如此類者。皆為讀者所亟欲知。不及知之。則讀書恆不樂。艾氏既名重一時。出其凌空之筆。描寫政治社會種種狀態。語語為人所欲出而不能出。其文遂深入人心。為人人所寶貴。記者何人。文才寧足以夢艾氏。而秋桐二字又曾出現於滿清季年。在偽立憲潮流之中。騰其口說。致為時賢所謾罵。今復用之。取辱已多。焉敢妄自表著。以重罪戾。故記者雖慕艾氏之所為。且欲自薦為東方司佩鐵特。而於以自序為開宗明義之文。不取苟同。而環顧當世。發行報章日盛一日。類



無不有發刊之詞。公諸讀者。其詞既膚泛。不切事情。又易習為浮夸。不足徵信。記者不敏。亦雅不欲出此。鄭變云。板橋為文。向不求人作序。今秋桐作報。亦不求人致頌詞。且更進一步。並廢去尋常出版之詞。焉號曰獨立。了無深義。雖記者痛當今輿論囿於黨見。竊不自料。隨同人之後。欲稍稍以不偏不倚之說進之。至此義或不見容於今日之社會。因招巨怒。極罵人人。擠排吾說。使無容頭過身之地。亦未可知。天下滔滔。又誰與立。聞美洲有週刊物。名髣髴與獨立相近。所謂隱棲攀頓是也。其取義未審。視吾報何如。讀者試妄以隱棲攀頓呼吾報焉。或亦避狙怒之道也。

### 變更政制之商榷 九月二十二日

吾國之現行政制。乃內閣制也。乃內閣負責政治上之責任。其進退納之於參議院。喜怒之下也。而議員之意志至難捉摸。評論政治之能力亦不充足。每一問題發生。往往感情橫決。恣意抨擊。內閣彈劾之聲。至不擇事而發。以此內閣迄不得穩固。識者憂之。因致疑於現制之不良。欲謀劃分立法行政兩部之權。使各不相侵。以救其弊。此美制也。對於內閣制言之。則曰。總統制。茲聞總統府秘書頗議及此。而時事新報老圃君近亦

著論。致意於美制之良。吾友金君鶴望。夙助內閣制張目。亦復自表示其思想之變化。主張美制。以大勢推之。臨時約法期滿之後。吾國之政制果從法乎。抑當從美。其為一絕大待決之問題。無可疑也。吾人於政治學。夙乏研究。而吸取平民政治之空氣。為日極淺。經驗亦無可言。則欲解決百年大計於數日之間。乃極危險事。臨時約法之不善。即中此弊。今政制問題。關係絕巨。吾人鑒於往轍。又安可以此付之偶然之取決。及今討論。誠要圖矣。

記者主張內閣制者也。半載以還。在民立報。屢屢發揮此制之精神。當為讀者之所能憶。說者謂此制難盡行於吾國。證以半載中所得之實例。良不得謂其說之無據。記者雖不如金君鶴望。遽以此易其所信。而一洗成見。就此題而細論之。使兩面之理。由各如其分。以出則固記者之所願也。夫內閣制之所長。即在立法行政兩部聯為一氣。此制演進既深。表面上雖似議會操縱政府。而實際上則政府操縱議會。以內閣不啻議會中最強之一委員會。居政府者。率為控制議會多數黨之魁傑。政府而欲行其計畫。直行所無事也。於此而有政治或財政上之改革。在他種制度之下。黎民視為非常之

原因之代表機關。橫生阻力者。而內閣制則處置裕如。焉是之謂強有力之政府。行總統制者。則反是。此制之特質。在劃定立法行政兩部之權限。立法部不得以行政過失。迫行政部辭職。行政部亦不得解散立法部。質而言之。兩部之名各副其實。立法部立法。行政部施行之焉。如斯而已。議會討論時期。行政部無從加以影響。以是兩部之情。感不通問題。稍大即無協和一致之望。政府以行政上之經驗。以為非如此不可。從而製成法案。提出議會。議會率置之腦後。焉政府無如之何也。此種政府。其弱無對。在美洲憲法神聖之國。權力之分配。至為嚴明。政府祇求其守成。而無取乎有大作用。故能行之至今。若新造之邦。需中央大開大闢之力。至巨者。運用此制不善。行至自斃。此記者之所信也。

雖然。總統制亦有一大利。即政府自審在職時期之確定。得從容盡其所長。規劃可久。可大之偉業。而議員無入居政府之野心。頭腦既清。類能準據公理。以相討論。黨見雖不獲除。而為量終較少焉。是也。以此國中無極熱之政潮。各種機關不至倉卒停其作用。而國政平流而進。頗呈雍容高美之觀。此其所長。即內閣制之所短也。且總統制之

弊。僅在立法行政兩部之不溝通。美利堅之習慣。國務員不出席於康格雷有提案不能說明。有誤解無從解釋。是以有弊。然美利堅憲法並無禁制。國務員出席議會之文。千八百八十一年。元老院之委員會。且曾決議兩院當為閣員設置議席。使之日臨一院。惜當時為康格雷所不欲。議不果行。行之則總統制之流弊。早去其最大者矣。吾今若取法斯制。首於鈞連立法行政兩部一點。特別注意。議如瑞士之閣員。雖不為兩院之議員。而出席無阻。以勢度之。今之國務員。每畏縮不敢臨院。參議院方求一面而不可得。此點似不至為將來憲法會議所不欲。如美之康格雷。焉果如此者。總統制又何嘗不可行乎。

平心論之。兩制各有偏至之理。任取其一。皆足以治國。果何取者。當憑一己之所信。而當時國民之感情及特別之政治現象。舉為決定。此題所必憶及者焉。且記者以為政府之責任如何。課之亦題中之要點。與言及此。記者終寧取內閣制。而舍總統制。其說頗繁。請待專篇。

約法與統治權 九月二十二日



稜帖無疑。本報專論稿中有朱君芟裳所作國家主權論一首，亦足以代表此派時論。姑無論主權與統治權二語孰為妥愜，而擇語者要有不可不守之一條件，則譯作主權不可同時作統治權譯作統治權不可同時作主權，不於此致慎，將與解釋者以無窮之困難而立陷原文於無意義，此在前後不相聯屬之二文用之，猶可言也。現之於一文中不可言也，在尋常論事之文猶可言也，在法律文字不可言也。今約法不幸而犯此弊，第二條言主權，第四條復言統治權，迷惑如此，似草約法者不應如斯陋劣。準此以談，頗令人致疑於第二條之主權，固指薩威稜帖，而第四條之統治權，或非指此。然非指此，則所指者又為何物？為之解說者亦正難得相當之詞。約法之不完密於斯可見一斑矣。

記者且置譯名問題不論，就言統治權者與言主權者與言主權，而冀得一正論之鵠焉。盧君之言曰：「通常分統治權之作用，為立法司法行政三種，各設一特定之機關以行使之。於此三種機關之上，又設一統治權之總攬者，以保其意思之一致。」又曰：「至總攬統治權者之何屬，則在君主立憲國為君主，在民主立憲國為

臨時約法第四條有云：中華民國以參議院臨時大總統國務院行使其統治權。論者頗於此條生異議，其故則統治權者不可分割者也。今如本條所云，實將統治權分割之以分配於數種機關，關於國家之原理，不可通。盧君尚同著臨時約法駁義一文，即能代表斯說。茲問題也，需辨理力至多，以記者之譴陋，焉望解決。然出其所見，以為來年製定憲法之資料，亦未始不可取而略論之。

討論此題第一當問統治權究作何解？記者行文取用此字，純依從習慣，而論壇中有此習慣，大約從翻譯東籍而來。記者每用此字，意中默喻相待之英文字，為薩威稜帖。薩威稜帖者，美儒柏哲士所謂加之國內人民及各種機關，最初絕對無限普及之權力也。故謂之統治權，而此權在柏氏目為公，不可割裂。果約法第四條所謂統治權，即指此也，信乎如盧君之言於國家原理不復可通，雖然猶有疑焉。

薩威稜帖通常譯作統治權，而譯作主權者亦復不少。今之不善述盧稜之說者，動以薩威稜帖並人民為一談。斯時也，八九言主權，而不言統治權。約法第二條明載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之人民，草約法者確為人民主權說所左右，而所謂主權者，其為薩威

大總統。此說也，意在說明統治權之不可分割。約法第四條以之分界於各機關為無意味。此點誠足以說明之矣。然統治權果當何屬？盧君所言似尚與近儒所主張者相反。夫統治權位置問題，在國家學中，最為紛糾難解。約略舉之，有三說焉：一說以統治權屬之人民，一說以屬之編製或改訂憲法之團體，一說以屬之立法機關。今請分別論之如下。

(一)人民說 是說也，起於十八世紀後民權之發達，以天賦人權說為之基。法蘭西及美利堅之革命，乃此說所鼓盪，成功後復以此著之冊書，誓之廣眾。然國家之秩序既定，感情輕而理論重，又羣覺此說為未安。德儒黑格爾力駁盧稜之民權說，(二)大政謂國家者乃國民總意之結晶體也，非總機體不足以發其意，因之薩威稜帖決不在國家組織中之一原素。如以薩威稜帖歸之人民，人民特一原素耳，是發表總意之機體以上尚有所謂人民之一物，此之謂無意識。此外諸家之排斥人民說者，隨處皆是，茲不具引。

(一)即以薩威稜帖為人民之說

(二)憲法團體說 是說也，乃人民說之反響。蓋薩威稜帖不屬之人民，以人民非有特別之組織不足以表示其總意也。則苟有特別之組織足以發表其總意者，法當以薩威稜帖屬之。夫一國家者，真理之象形字也。(一)而予此真理以形者，厥惟憲法。則編製或改正憲法之法團當然為發表總意之特別組織。故憲法團體說因之發生。其在美利堅，康格雷或臨時會議以三分之二之多數輔以州議會或州臨時會議，四分三之贊成，乃可以改正憲法。此種康格雷或臨時會議即薩威稜帖之所寄也。其在法蘭西，元老眾議兩院可開聯合會議以改正憲法。此種聯合會議即薩威稜帖之所寄也。

(三)立法機關說 此說也，惟國會萬能之國可適用之。蓋薩威稜帖既為無對之權，則惟擁有此權之機關始可寄託。美之康格雷其職權皆列舉於憲法，越此則無效。其權非無對者也。法之議會其為憲法所制限亦與美同，其權亦非無對者也。其所以然者，則法美皆以憲法為根本法，立法機關亦同受其制裁，反之英之巴力門不解所謂

(一)此點格爾說



限制之權不得達於薩威威帖一總統之權明明有受限制者安得握有無限之權加總統以限制者明明憲法也總統既下於憲法而受有限制同時又安得上之而代表創造憲法者之意果得握之代表之是國有兩薩威威帖也

由是而批評約法則第二條主權屬之人民之說在二十世紀之國家不應作此誇張無據之談宜刪之第四條各機關平分統治權之說如統治權與主權同其範圍也則大悖於統治權不可分割之義否則第十六條第三十條第四十九條已規定參議院行使立法權臨時大總統行使行政權法院行使司法權本條與之相複亦宜刪之至第十三條載總統總攬政務並無糾繆處盧君謂當改作總統統治權實不必爾也

朱君之言主權乃本之近世最普通之說惟其所以關君主主權說曰「國家永久團體之意思而以時生時滅之君主發表之得毋國家之意思亦隨之而時生時滅乎」不必可訓信如斯說又何解於以主權屬之製定或改正憲法之機關蓋此種機關決非常存者也倘不存而國家之意思即滅此說又安可成立美儒李高客曰「改正憲法之康格雷非一繼續為會之集合體也但在法理彼所享法律上無上之權較之

憲法與普通法之區別巴力門欲何作者即任其意為之踐詐令之與盜獵案大小輕重殊也乃可以同一之手續通過之亦可以同一之手續廢止之故惟英之巴力門可言薩威威帖立法機關說即為英而設也

三說既明於統治權之位置當可了然其最當注意者則統治權之所在除人民說為無根據外有二者而亦僅有二者也國家之元首在成文憲法之國則受制於憲法在不成文憲法之國則消納於國會斷斷不為統治權之總攬者知此可以為盧君供一參考料矣盧君謂在君主立憲國總統統治權者為君主此決不適用於英蓋英之巴力門成於君主貴族平民三大種族君主早消納於國會也黑格爾曰君主之所為乃以個人之意思完成國家之行為如作「字缺其末點倩彼點之而已非有他也盧君謂民主立憲國總統統治權者為民主此固不適用於美亦決不適用於法蓋法者其視憲法為神聖與美無異總統之受制於憲法亦與美總統無異柏哲士曰「權之有限制者非薩威威帖也加人以限制者始為薩威威帖」吾人不得無限制或僅自為

(一) 去帖音成爲形容詞

克鐵特則其責任自由一己負之然此職必在國家有戰事時始能發生而今非其時其次如法蘭西總統戴治聲明對於議會負責任法典亦有負責之明文則總統亦可負責而吾約法則明定責任僅由內閣負之教令種種至少須經國務員一人副署復次美總統自為行政首長一切責任悉自負之雖責任之性質與內閣制責任不同前為對於人民後為對於議會而要成爲一種責任而吾國則採內閣制此種責任亦無從生夫總統責任之可言者大率不出此三種而三種舉不存則吾人研究總統責任問題其得數適為零也質而言之總統實無責任也既無責任而漫以責任加之乃為紊亂法制之尤參議院手創約法而忽昧於約法之意欲以彈劾之手續施之於總統行政上之過失既不顧總統在法律上無行政過失之可言復不顧彈劾祇能用之叛逆等罪斷無用之行政過失之理此無意識之甚者也

記者文中有曰「當戴治被舉於國民議會……彼聲言已實對於議會負行政上之責任……卒之千八百七十一年八月三十一號之法典有曰內閣對於議會負責任總統亦然而不二年戴治為反對票傾之下野矣」中華民國報以卒之兩字為不通其

英倫巴力門所享者固同達於完全之域「斯言頗可誦矣」

#### 張方案之餘論 九月二十日

張方案發生後記者在民立報頗有所論列而為同盟派報所攻擊亦既以次答辯矣惟記者已以他故輟筆於民立報而該報等仍奮攻不已姑再論之如次

記者於張方案最初所論定者兩項

(一) 本案之責任當歸於陸軍總長而不當歸之於總統蓋總統在責任內閣之國當然不負責任而此次大軍令實由段祺瑞署名故責任當課於其身也

(二) 約法有保障人身自由之規定而無其手續參議院即當通過一出廷狀一案以防不法之逮捕並聲明立時拘殺無論何時為國法所不許今無此法典故如張方案者發生吾雖能載指罵之終覺道德之意多法律之意少也況當局者儘得以臨時緊急為詞哉

記者之所以說明第一項者略謂欲明總統負責與否當先明總統責任之性質總統有時可乘為狄克鐵特狄克鐵特者乃行政首長擁有無限權力之稱也總統至為狄



證所劃定之自由。倘缺如也。以例證之。約法曰：「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人則如之。何以此質之約法。約法不能答也。果不能答。約法不為虛文乎。蓋人身自由權者。即民非違法。無論何人不得拘執之。羈禁之。及用他法以侵害其身體之自由也。如身體之自由。無故而被害。則侵害者。無論其為何人。被侵害者。皆得控之。治以相當之罪。然人欲濫用其權。中外一致。於是英美人之保障自由。乃有一法。其法惟何。則無論何時。有違法侵害人身之事件發生。無論何人（本人或其友）皆得向相當法廷呈請。出廷狀。法廷不得不諾。不諾則處以相當之罰。是也。出廷狀者。乃法廷所發之命令。狀命令侵害者。率被侵害者。出廷陳述理由。並受審判也。英人有此一制。而個人自由全受其庇蔭。法官不得枉法。私人之有權勢者。不得迫壓其所屬行政官。不得以行政上之理由。妄拘押人。誠憲法絕良之保障也。今不幸吾國無此狀之規定。則自由之保障。本屬不完。在他國可以停止出廷狀之效力。表示其國正在非常緊急之時。而吾國既無此狀。何有於停於是。約法十五條所表示之政治現象（一）可以由行政者自由決定。而在法律上無一定之

故則戴治受職為總統。即在于八百七十一年八月三十一號。議會斷不能同日即為明定法典。以此為記者未讀歷史之證據。不知戴治正式受職。雖為是日。而被舉於國民議會。為共和國之行政首長。戴治因得以積極行其政策者。實在同年二月十六號。在此半年中。以戴氏之雄才安見不足影響議會使之附己。此點美儒羅偉即明言之。而中華民報未暇讀之也。

民權報似能進一步持法理論。以為記者不應指責總統之殺張方為行政過失。難引刑法上不相關涉之談。來相佐證。夫記者以殺張方為行政過失者。非記者特下之定義。乃課總統以責任勢不得不然之結論也。蓋論者羣以內閣之責任課之總統。而內閣之責任。率為政治上之責任。且記者之本論。又純就政治責任立言。故有是說。至此事在法律果宜視為行政過失與否。自待別論。此不待解邏輯者之所能知。而民權報觀之以為記者之論據為彼所攻倒。甚矣與人辨理之難也。

記者之所以說明第二項者。略謂憲法規定人民自由之條件有三：（一）劃定自由之範圍。（二）保證自由。（三）遇緊急時限制自由。今約法於二與三已得之矣。至何以保

會不成。為法案。也不文二字。時人亦作不典。是以典準。Statute 亦無必不可通之理。民權報之所謂法典。乃由英字 Code 得來。以典訓 Statute 在中文一而言之。其理之短長。亦適與以訓 Code 相等。特國人用力於日籍者。多羣以典專訓 Code 為慣耳。

### 國稅與地方稅 九月二十二日

近共和建設討論會發布財政商榷書。中有一論。今日整理財政。宜先劃定國稅與地方稅之範圍。一首其文頗可讀。記者有感。亦刺取此題。一略論之。

欲區分國稅與地方稅。當立先一標準。標準者。必須由各方面觀察而得。而從租稅之性質觀察之。乃最要點也。關稅者。當然為國稅者也。以其稅必在國境征之。純然為對外稅。其徵出口稅。如奧俄瑞士及吾國移關稅。為對內者。蓋為例外焉。此稅之所課者。既為由外輸入之物品。則在何處銷售。至無一定以理測之。其非海關所在地之人。所能全數消費。而為借此為經。分散於各地。為各地之人所同受。可斷言也。夫關稅之所取資。雖在外貨。而外商終取償於物價。故關稅名為對外。而其負擔。究屬之國人。今其

表徵。是則張方被戮。當事者。如以非常緊急。自解亦未必全無理。由此記者之所論列也。乃民權報不解出廷狀為何物。因不解此狀與張方案有何關係。以為出廷狀者。即日人之召喚狀。呼出狀。勾引狀。勾留狀等名。而記者所取之名。為杜撰。迨記者詳舉出廷狀之性質。告之為民權報者。應即說明此狀與張方案了無關係。然後為對題。彼於此乃避實而擊虛。以記者曾言出廷狀案為一法典也。遂棄置出廷狀之性質於不問。而斷斷以記者誤用法典二字為詞。其故則英國實無法典。惟大陸各國有之。記者乃至大陸派英國派之法系。而有所不知。今即如民權報之意矣。記者改法典字為律字。不日出廷狀法典。而曰出廷狀律。民權報之所得者。亦僅為記者改正兩字。而止於論爭之燒點。全然未涉及也。況記者之用法典字。乃隨手使用之詞。本文非辨論法系。故於法律字彙。不復詳為剖晰。當記者用此也。其所指相當之英字為 Statute。以為凡經議會之所通過。褒然成典者。即法典也。英國之憲法。多不成文。不成文者。即未經議

（二）即認為增進公益。維持治安。或非常緊急必要時。可依法律限制人民之自由。權其所謂法律者。果為何種法律。不可得知。



物品既分散於各地。則各地之人分擔其稅額。若以各地方所分擔之稅額。劃為一地方之經費。是使各地方之人。為一地方分任其義務也。理不可通。由是觀之。關稅之當為國稅。而不當為地方稅。其故乃在物品入國境。即流通於全國。而不可以全國之負擔供一處之費用也。討論會之論此。最為詳明。

於斯吾得一租稅之原理矣。是何也。則關稅者。征於國境。而亦僅征於國境者也。苟將關稅之組織。移於腹地。如法蘭西革命前之有州關。德意各邦在十九世紀中。各課入境稅。則阻滯生產。實怨商民。而關費繁重。以得償失。餘終有限。種種弊害。不可勝言。然此乃通過稅之不可濫征也。若必欲征之。如吾國海關之外。別有常關與釐局焉。則此種機關之所徵收者。當屬國稅。抑地方稅。乃別一問題。討論會之言曰。稅無徵收重複之患者。可作地方稅。其有此患者。則當作國稅。貨物之受制於常關及釐局者。往往在甲地還一重稅。移時在乙地復還一重稅。甚且荷十餘重之負擔焉。此稅制不善之弊也。若以屬之國稅。則稅法統一。可期一度納稅之後。免為再度之貢獻。此說也。其涵質頗複雜焉。通過稅之當屬國稅者。果屬國稅。後照常徵收乎。抑收為國稅。旋即廢除。

乎。以吾國證之。吾之常關。舊隸於中央政府。其正額解之京部。本國稅也。此果當視為一種惡稅而廢之乎。抑以既屬國稅。而仍之乎。釐金者。起於各地方之需要。乃地方稅也。今當因其制而收為國稅乎。抑竟撤消之乎。討論會三致意於租稅有課稅重複之虞者。不可作地方稅。似由前說。國稅法之統一。不為再度之徵收。似由後說。間嘗論之。關稅者。乃絕對的國稅。若移以入於境內。在地方與地方之間。課貨物之通過。實為生計自殺之策。況在吾國外商納子口半稅。任其所之。而吾貨則困於重重盤剝之下乎。英人計芬。法人羅復果。皆財政名家也。固曾謂「普通消費之品。入一境也。從而課以奧特納焉。吾以為租稅中可能之事。」而多數學者。莫不非之。其所以非之者。乃從留難商品。阻塞生計。立說實無間。於為國稅。抑為地方稅。厥弊維均。未或謂此種徵收之權。若屬之國家。又當別論也。若曰。收為國稅。即議消除。則此問題者。信乎非收為國稅之問題。乃消除惡稅之問題也。

理論尚矣。求之實際。則吾國將所有常關釐局而消除之。中央及地方之財政。皆將受莫大之打擊。是固目前可行之事乎。目前既不可行。則常關釐局。近方倒行逆施。於各

地方之手。暫從而清理之。收入中央。俾成系統。亦未始非廢除惡稅先驅之師。發議者於此。誠具有不得已之苦心也。而以今觀之。並此亦無可望。津浦鐵路之車。既通。道經直魯蘇皖四省。茲四省者。本釐金之故智。議沿途設局課稅。此其所予商民之苦。豈有涯量。英儒拜斯帖蒲曰。通過稅之差。可謂合法者。必其留難之量最少。而不便利之度最低者也。交通部因倡為徵征於運之說。此於租稅原理。未必即合。而於拜斯帖蒲之訓。則庶幾焉。且交通部之主張。並非將所課之稅。入之中央。而終以其所得分納四省。質而言之。是亦一釐金也。特除去其繁難之程。敘耳。而直魯蘇皖四省。且抗爭之以為不如設局抽收之便。甚矣吾國言整理財政之不易也。今交通部之所建議。特就屬於地方之通過稅。圖略去其困商之質。此去收通過稅。為國稅。尚有一級去廢除。如通過稅者之惡稅。則有兩級而吾文尙斷斷爭惡稅之當廢絕焉。此誠不入時世之談也。

#### 政府責任與議會解散權 九月二十九日

記者前週作變更政制之商榷。一首推言美制與法制之短長。以為兩制各有偏至之理。任取其一。皆足以治國。惟宜問當時國民之感情。及特別之政治現象如何。以為抉

擇之方耳。然吾國國民之感情。乃至無定。當南京政府成立之日。論者頗以謂今為民國。為民共選之首領。理宜付以全權。於是特設總理一條。遂為參議院所否認。不轉瞬而政府移於北。而前之全權首領之說。忽焉退聽。轉思致總統於英王。端拱無為之地。位焉。非英非法之內閣制。遂由此說胚胎。以成國民心理之變換。既如此之速。安知今日主張法制者。明日不返。而主張美制。如前是國民之感情。乃至不可捉摸也。且發表國民之感情者。其機關決不為完全而強橫者。三三復從。而壟斷法權。形成今制。舍律而言理。是又安足為訓。雖然。凡革命甫成。最強者。決為最少。數國中。善良分子。不能應時盡呈。露於議政機關。乃事勢不得不然。非吾國獨有之現象也。是所發表者。果得稱為國民之感情與否。本未易言。然則國民之感情。何在。且當從事確定者也。至言現時特別之政情。則內閣制屬於已成之局。議員之躁妄者。不必解責任之意。惟日謀所以課責任之道。叫囂之聲。不絕於耳。意謂中國可亡。而彼所了解之內閣制。神聖必不可廢。同時政府。既於此種政制之下。且日伺議員喜怒之暇。集中統一之政策。無由一氣呵成。論者至此。厭薄法制。而為之總統者。復負其雄才大略。不肯多降心於議



國務員所爲事皆承總統之意旨責任悉由總統負之而總統在任期以內卽有失政議會無法以干涉之總統一意孤行其所冒唯一之險則任期滿時人民不復信用而爲投連任之票而已是總統之責任僅於改選時課之故曰人民課之與議員無關也凡此乃指議會對於行政部之作用言也反之行政部對於議會之作用亦因政制而各有不同蓋行內閣制之國行政立法兩部相倚爲命內閣誠可爲議會不信任票所傾而內閣亦可挾元首之令以時解散議會解散議會者乃起於議會謀推倒行政部行政部自信其政策之良可以質之國民乃宣言議員僅蒙國民代表之皮不足以發其真意因以却還原選舉區而質問選民是否以此種人代表其意者也行政部擁此權利遂能使議會與人民之思潮時得其平議員重違人民之意不敢放肆（一）人民以此不生誤解擾亂秩序之運動可以無有此內閣制之伸縮處也其所以有此伸縮力者則在內閣先自以其命運納之於議會然後從而操縱之由是以知行總統制之

(一)如前次張方案起鄂議員之所主張大反鄂人之公意鄂人致發公電以資之可見議會與人民隔閡之一斑

會長此以往衝突必屢起總統之雄心似終不隨議員之閥聲以去是在一方內閣制必行在他一方內閣制必不行（一）此並爲現時政情所表示者也是言政治現象尙須費絕精之衡鑒力熟權二者視誰方之質重始得以誰方爲擇定政制之標準焉記者前週又言之矣政府（二）之責任如何課之亦討論變更政制之要點今暫舍前舉兩項（三）而就此項申論之

行政部之責任在內閣制則由議會課之易詞言之則行政部如有過失議會有權糾問甚者投不信任票以傾之此票如得通過行政部不得不辭職是也（四）在總統制則由人民課之與議會無關易詞言之國務員視爲總統之私人黜陟舉無與於議會

舉兩項。(三)而就此項申論之。

行政部之責任在內閣制則由議會課之易詞言之則行政部如有過失議會有權糾問甚者投不信任票以傾之此票如得通過行政部不得不辭職是也（四）在總統制則由人民課之與議會無關易詞言之國務員視為總統之私人黜陟舉無與於議會

(二) 此言不行者乃指精神上不行也。國有雄才大畧之元首，內閣制必不行，卽或行之，亦在形式而不在精神也。美利堅不採內閣制，雖由於篤信三權分立之說，而華盛頓之偉略亦實足以制之不生，觀於法國西總統戴治、股幹排除總理，益可見其故也。

(二) 此政府專指行政部言

(三) 卽國民感情及政治現象二項、

(四) 此所謂責任乃專指政治上之責任，至行政部法律上之責任，無論內閣制總統制議會制均同，核彈勅之文，亦見於美利堅之憲法也。

國其內閣決不具此種伸縮力何也以其行政部離立於立法部兩兩無關行政部  
 有失且非立法部所能糾繩也行政部之所爲既非立法部所能過問立法部之所爲  
 當然不爲行政部所控制代表民意之機關既不能責難政府則此機關果得代表民  
 意與否自非政府之所能置喙質而言之議會既無法推倒內閣政府即不能解散議  
 會也且前言之矣解散議會權者即由議會推倒內閣而起者也今議會既無法推倒  
 內閣則因之不存果於何有是政府之有議會解散權與言不能寧曰不必美利堅之  
 憲法不載解散康格雷之文職是故也

由是觀之。國採內閣制政府。可以解散議會。國採總統制政府。則不能解散議會。而亦不必解散議會。理論最確。無可疑也。乃吾國號稱採用內閣制。而臨時約法。竟如美利堅之憲法。不載總統解散參議院之權。此既不合於法。復不合於美。折衷爲制。亦不見有理論之根據。草約法者之無識。於茲爲最。往事且不論矣。今之言憲法者。於加載此條。類無不同意。而同意矣。頗似以爲政制無論爲美爲法。皆當如此。此則亟須剖辨。而本論之所以不可已也。

更申言之。談內閣制者。主張總統必有解散議會之權。此誠然矣。今之論鋒稍稍由法而移於美。而美制則實爲吾指明議會解散權之無根。於是前此問題分爲兩式。

(二)吾國採內閣制宜乎。抑總統制宜乎。

(二) 總統果當有議會解散權乎。抑不當有乎。

今則並爲一式卽

吾國採內閣制。總統因有議會解散權宜乎。抑採總統制。總統因無議會解散權宜乎。

討論政制者。其於此加之意焉可。

普魯士省官制論 九月二十七日

今之討論省長問題者。大率分爲兩派。一主張簡任。一主張民選。調停之者。則欲以民選之實際。而蒙簡任之形式。主張省議會選出二人。呈請總統任命其一。而最近有力之說。則主張用普魯士制。分設兩長。一掌官治。由簡任。一掌民治。由民選。茲數主張者。各有各其理由。本篇請就最後一說。詳論普制。以資考鏡。至此制果可施之吾國與否。



(一) 義解見後、

(二) 築路一層範圍不一、有連路數州者、有單及一州者、故道路之事、屬於官治、抑屬於自治、頗不易定、美備羅德之論、皆治、築路與維持慈善事業及解決地方經費種種列入自治、而威爾遜(即今民主黨之候補總統)同論此事、則又以築路與學列入官治、本論乃從威氏也。

教之類、關係屬於全國、後者如築路、興學、設警察之類、(二) 利益或連及數州、省長因統轄之、但有須注意者、則省長實行此種職務、並不自設官吏、而即付各州官吏爲之、也。特對於各州行政、中央而監督、耳。彼之代表中央、常時有然、非常時愈有然。如遇戰爭與內亂、或無其實事、而僅有此恐慌、則凡關於中央地方各政、省長有絕對之權、處理一切、此足證其權力之強、反之、立於平時、監督之位、則於各州行政、僅有指導之權、而無執行之權、質而言之、彼不過中央行政官之耳目、指揮州長、俾盡其職耳。

至參事會之組織、則會長一、即以省長充之、富有經驗之高級民政官一、爲內務總長之所任命、任期終身、由省委員會(三)所選出之議員五、任期六年、下級地方團

非本篇之所論也。

按普魯士地方分域之最大者曰省、(一) 省有兩種行政機關、一種代表中央、以施其監督、一種代表本省、以行其自治、今分記之如下。

(一) 代表中央之官曰省長、(二) 而別設一參事會、(三) 以輔之、夫普魯士之省制、本歷史上之遺留物也、當改革政制之時、政治家學、羣以州政、每局於一隅、(四) 而又習爲機械的行動、不可不總若干州爲一結束、因設一監督機關、使能於結束內、所有州域、合全局而統籌之、於統一政治之中、收圓融、整達之效、故議保存省制、省長者、較柏林之國務總長爲接近於各州之民政、而又不加各州民政長之局、促以是政務之性質、涉於全國、或省者、與非一州行政之力所能及者、皆以屬之前者、如宗

- (一) Provinz 或譯作州、而法蘭西地方最大分域曰 Province、亦通譯作州、實則二者爲城之大小相去懸殊、後者面積平均爲二萬三千八百四十方里、前者爲十一萬二千五百方里、與吾國一省相埒、且吾省名之正譯、亦爲 Province、故以省名之爲宜。
- (二) Oberpräsident
- (三) Provinzialrat
- (四) Provinziallandtag
- (五) Provinzialausschuss
- (六) Provinzialverwaltung
- (七) Provinzialrat
- (八) Provinziallandtag
- (九) Provinzialausschuss
- (十) Provinzialverwaltung
- (十一) Provinzialrat
- (十二) Provinziallandtag
- (十三) Provinzialausschuss
- (十四) Provinzialverwaltung
- (十五) Provinzialrat
- (十六) Provinziallandtag
- (十七) Provinzialausschuss
- (十八) Provinzialverwaltung
- (十九) Provinzialrat
- (二十) Provinziallandtag
- (二十一) Provinzialausschuss
- (二十二) Provinzialverwaltung
- (二十三) Provinzialrat
- (二十四) Provinziallandtag
- (二十五) Provinzialausschuss
- (二十六) Provinzialverwaltung
- (二十七) Provinzialrat
- (二十八) Provinziallandtag
- (二十九) Provinzialausschuss
- (三十) Provinzialverwaltung
- (三十一) Provinzialrat
- (三十二) Provinziallandtag
- (三十三) Provinzialausschuss
- (三十四) Provinzialverwaltung
- (三十五) Provinzialrat
- (三十六) Provinziallandtag
- (三十七) Provinzialausschuss
- (三十八) Provinzialverwaltung
- (三十九) Provinzialrat
- (四十) Provinziallandtag
- (四十一) Provinzialausschuss
- (四十二) Provinzialverwaltung
- (四十三) Provinzialrat
- (四十四) Provinziallandtag
- (四十五) Provinzialausschuss
- (四十六) Provinzialverwaltung
- (四十七) Provinzialrat
- (四十八) Provinziallandtag
- (四十九) Provinzialausschuss
- (五十) Provinzialverwaltung

凡右所舉者、可列表以明之。

(一) 凡非最高立法機關所通過之法律、則之法律、以其原則、必準乎最高機關所訂法律之原則、始能生效也。

之省者、實各縣之合體、而非各州之合體也、省會者、由元首召集、至少每兩年必開會一次、有要時、則常開之、其職務、則在分配稅於各縣、檢查地方預算、維持養育諸院、開發農田水利、保護本省產業、選舉一定官吏、此外雖可自由與聞關於本省之事、聲聲大端、如斯而已、省會開會時、省長可以出席、省會議案之越其法定範圍者、省長可否認之、其所通過之準法律、(二) 及處分財政案、尙須元首之裁可、而元首且得解散省會也。

委員會者、即省會之所選出、而爲省自治之執行機關者也、會員任期六年、定額七人、至十四人不等、其半三年改選、由是委員會與省會之關係、猶之省長與參事會之關係、且猶之法國西州長與州會之關係、也以實際言之、委員會之動作、八九爲省會所主持、而在名義上、委員會爲執行機關、省會僅居於輔助之地位而已。

凡右所舉者、可列表以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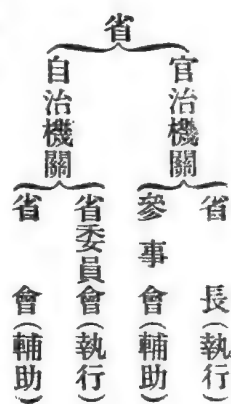
(一) 凡非最高立法機關所通過之法律、則之法律、以其原則、必準乎最高機關所訂法律之原則、始能生效也。

體、(二) 之訴訟事件、皆歸此會判斷、尤要者、凡省長之命令、非得其承諾、不行、彼之權力、雖大半爲間接者、而關於市場及某種道路等、亦頗有直接行政之權、其中會員、出自平民者、(三) 居多、數因利用間接權力、實行監督官僚政治、乃創此制者之用心處也。

(二) 代表本省以行其自治之機關曰省會、(三) 與省委員會、(四) 省會者、其會員由各縣(五) 選出、縣者、次於州、而全省之所由分也、任期凡六年、其半以三年改選、員額之分配於各縣、以人口爲標準、而以人民直接選舉手續繁重、乃各由縣會舉出、在普魯士法、以地方政治言之、省者、實賦有自治法團權利之一種、結合體也、故省會爲本省立法機關、其會員不出於各州、而出於各縣、蓋州者、純爲中央行政區域、與自治無關也、縣各有縣會、由縣會選出代表、以貢之省、因成省會、由自治之點觀

- (一) 如市會等、
- (二) 即由省委員會所選出者、
- (三) Provinziallandtag
- (四) Provinzialausschuss
- (五) Kreis





於是普魯士之省治機關可以得其概念矣。今概括之有不可不注意之點二。

(一)官治與自治離析之分明也。此點前已詳述。今不復贅。惟官治自治機關分立者其常而有時以便宜之故亦或統於一機關焉。然在斯時雖以一人兼行官治自治之事而孰爲官治孰爲自治終不使之混淆而政府之於官治操縱而監督之其度遠較自治爲嚴。

(二)專門官吏與普通官吏界限之嚴也。官僚政治之嚴明至普魯士可云觀止。彼服勞者操守之嚴既成習慣而資格復爲法律所定。何項人才始得爲何項官吏之候補者皆有定程一絲不紊。以故官吏之所習而事無不舉。此種官吏類受一定之薪俸而每得一職無論屬於行政或司法或半司法之範圍必先經過最繁

難之試驗。是謂專門官吏。反之普通官吏則不必有特別之技能。不受試驗而爲人民之所公舉。此種大都不受薪俸而其職務純屬義務性質焉。前者屬於官治後者屬於自治。自有此分而以政治爲商賈之風以絕人不至以任命爲報酬之具。何也專門官吏皆有資格相當之候補者一經受職終身以之而在普通官吏雖人盡可得而以純粹義務之故乃無金錢上之誘致力也。

右點既明可進而略語批評之事矣。自來論普治者莫不贊賞其改制者之巧思而解決一近世政治之難題也。蓋普魯士夙困於地主之專橫彼等常相與聯合以抗政府之令。凡政務於己之利益有損者率阨之不得行。時則格乃斯特教授熟於英倫之自治制乃言歐陸規仿英之議會制恆取其殼而遺其核故絕無成功之可言。蓋英制立脚之點全在地方團體組織之善而淺識者不能察也。蓋英之納稅者率爲中上流社會而權力亦即屬之。權力既爲少數優秀者所運用彼等遂爲輿論天然之領袖其結果則各階級之衝突賴以調和而富於集合性之政治理解日見發達於選舉社會於是自由保守兩派本其固有之勢力平流而進性不易遷而黨派之有定性即議會政

府強固之徵也。格氏既有見於此亟欲以英制之原則適用於普而首將地方之權分配於中上流社會之手。一面減殺地主之特權使各階級皆得機會參與地方政治而無一階級獨占有絕強之勢。一面創設無酬之職務強中上流人士就之一以啓發其政治之熱心而養成其能力。一以改良政治使呈潔白純一之觀。此格氏提倡自治之旨也。至在官治一方面格氏則不盡以爲然。蓋普人改革地方制之目的減殺地主之權與創設無酬職務以外最要者則不使地方握有特別立法權是也。此權既不保存於省會則監察地方政務其權全屬之行政官吏而行行政官吏所擁之權因絕富於彈性而法律上之所規定極其混合無一定範圍可尋。顧雖如此而操縱之者實大有其人。是何也。即高一級之行政官吏是也。因之行權無限之人而其限有時乃絕。嚴下級官吏務須請命於上級手續極其繁重格乃斯特於此則又非之以爲活潑力太形缺乏設制如此煩累而對於國家效用不增斯實中之言之也。

#### 主權與統治權 十月六日

臨時約法第二條言中華民國之主權屬之人民。第四條復言中華民國以參議院臨

時大總統國務員法院行使其統治權。是主權與統治權者是否即爲一物於斯實起一大疑問。姑無論草約法者之用意如何而當世之混用此二語者確乎不少。記者前作約法與統治權一文迎新術語之潮流推言二語乃同出於英語之薩威稜帖因以評議約法第二第四兩條之無當而時事新報之老圃君民立報之重民君頗起而糾正記者之失。此記者最幸之事。惟二君之所言終與記者所見未盡脗合。竊本孔氏盡各之義再出己見以就正於兩君焉。

記者持論以世俗所用之主權統治權兩語其意義純乎無別。而老圃重民兩君則以爲有鴻溝之可尋。是討論二者之區別安在乃本文之要義也。

#### 老圃君之言曰

主權者國家最高之權力不受他力之羈束者也。統治權則不必盡爲最高權。在統一之國統治權之上更無所謂統治權。則統治權即等於最高權。然如德美聯邦國奧匈雙立君主國及往者瑞典挪威等國則每州每邦既有每州每邦之統治權而每州每邦之上更有中央政府之統治權。則各州各邦之統治權即不得爲最高權。故所謂最高云云固非統治權之要素。易言之即無主權之國亦不妨有統治權。蓋無主權之國其爲國則一特不能謂之獨立國耳。此統治權與主權之區別也。



記者讀老圃君此文有不得不假定者一事。即文中所謂國家最高權。乃英語薩威稜帖之定義也。果爾則與記者以主權為薩威稜帖無忤而統治權者如在統一之國。老圃君謂即等於國家最高權。果爾則以一國為範圍與記者以統治權為薩威稜帖亦無忤。苟僅以此點為衡。老圃君實助記者以核論約法之不當也。蓋吾國統一國之主權與統治權在他國。容有區別。而在吾國則不當有何也。吾統治權之上更無所謂統治權也。信如斯言。則統一國之約法歧主權與統治權為二。徒予解釋者以困難。不謂為無意識不可得也。

今且進論老圃君所謂非統一國之統治權。此種非統一國以德美聯邦為好例。此既有各邦之統治權。復有中央政府之統治權。故君謂統治權實未嘗含有最高權之意。記者於此請問是種統治權在英德語果為何名。以謝陋拙之將仍不出薩威稜帖一字。特對於此字之觀念有不同耳。蓋各邦既有統治權。而其統治權又非最高權。則覓之歐文其相當之語當是「半薩威稜帖」(一)半薩威稜帖云者。特體察薩威稜

(1) Semi-sovereignty

帖之眼光不同。而加以兩種之解釋。非能於薩威稜帖之外別造一物。而求與之分道揚鑣也。十九世紀初期。美之法家師鐸立釋薩威稜帖曰。一薩威稜帖一字。有兩種用法。以廣義言。此誠為最高絕對無限之權力。易詞言之。即為絕對統治之權利。以狹義言。此實依其邦或國之實在組織。而指一定範圍以內某種機關所行之權力。不受限制。此言實為老圃君之說寫照也。夫曰一定範圍。則薩威稜帖之不完全可知。是即老圃君之第二統治權也。亦即半薩威稜帖也。然則老圃君所作主權與統治權之別。在統一國一方已全無區別之可言。在非統一國一方。而其區別僅在論者觀念之不同。而非實質之有異。是老圃君之所爭得者。一「半」字而已。所謂主權與統治權之別。亦薩威稜帖與半薩威稜帖之別而已。而半薩威稜帖者。譯作半統治權。可譯作半主權。亦無不可。且此語用之國際法。與言半統治權。寧言半主權。國是主權與統治權。在譯語上又信乎其無擇也。況乎老圃君所作統治權之界說曰。一統治權者。乃國家對於國民可用命令強制之權。而其權之性質。則單一而不可分者也。一以記者之愚觀之。又明明一主權之界說乎。

半薩威稜之政府。結為一國。此理想不可通之政治。結集也。一郭氏政論頗流於偏宕。而斯言則信乎不可易矣。老圃君一面贊同郭氏一面作主權與統治權之別。其結果竟至分割薩威稜帖為郭氏所譏記者甚望老圃君有以完其說也。

老圃君之說既未鑒人意。而重民君所言亦覺紛糾難解。此誠不得不不再請益也。重民君曰。統治權在德文為 Herrschaftsrecht。權利之謂。非權力也。又曰。薩威稜帖者。至尊無上之謂。乃國家權力所不可缺之性質。非權利亦非權力。此其所以別於統治權也。(二)雖然以記者所聞。則不然。耶力芮克者。重民君尊重其說者也。耶氏所作公權論。即有時以統治權為權利。亦有時以統治權為權力。蓋重民君之以統治權為權利者。實以德文統治權之字未結以 Recht 則倫字未結。Recht 而結以 Gewalt 以重民君之邏輯繩之。其為言權力無疑。而耶氏之書實 Herrschaftsgewalt 與 Herr-

(一) 見耶氏約法與統治權

(二) 最怪者重民君名為作主權與統治權之區別。通篇未言主權為何物。薩威稜帖與統治權不得譯作主權。而主權在英德文果為何字。乃未提及。今以其篇曾以薩威稜帖與統治權對論。故引為論據。

至老圃君所主張半薩威稜帖之說。於法理有當與否。亦最有趣之問題也。按半薩威稜帖之說。創於德之法家馬瑟。是語之出世。實在千七百七十八年。其適用處。即在德意志各邦公法上之關係。十九世紀乃寔用於國際法焉。當今英倫大國際法家魏斯呂克。猶持薩威稜帖可分之說。而同時比利時大家李斯則曰。薩威稜帖者。不可分者也。薩威稜帖之概念。實為絕對無限之權力。半薩威稜帖云者。字面上已自相矛盾。乃無理之杜撰語也。李斯此言。實足以代表當世法壇有力之論。吾知老圃君將曰。一吾固主張統治權不可分割者也。吾特謂德美諸邦各有統治權。而不為最高權已耳。此豈即為分割統治權也。一欲答此問。一轉語即得。蓋謂諸邦各有統治權。而不為最高權。反面即謂中央政府有統治權。而不為最高權。是將統治權分寄於中央與各邦。而為持聯邦說者最易蹈之誤解。老圃君既反對分割說。而又主張各邦皆有統治權。兩說以何法相通。尚非記者所能解也。郭豐者。十九世紀美利堅之政雄也。其言曰。一剖分薩威稜帖在邏輯為不可能。在字義為以矛攻盾。……剖分云者。直不啻絕滅之也。蓋薩威稜帖可有可無。有則必為一。有與無也。兩言決耳。謂以半薩威稜(二)之諸邦



賠償與否在所不計。此種權利即謂之薩威稜帖(一)由魏氏之言是薩威稜帖爲權利也。伯倫知理又曰「薩威稜帖者總權利之謂也。」由伯氏之言是薩威稜帖亦爲權利也。間嘗論之凡一物有體亦有非權利則薩威稜帖無其體非權力則薩威稜帖無其用故權利與權力者乃薩威稜帖之兩甄諾斯可以各隨作者之意分納其下至薩威稜帖至尊無上之品性則其自然含義不待列之普通定義之中而可以執理推出者也。此在邏輯爲波羅普利安以波羅普利安話物自不失爲一種界說然其重要則遠遜於立於甄諾斯之下者重民君泥於至尊無上之說取波羅普利安而排除甄諾斯殊未敢以爲法也。

然重民君深於德文者也其解釋薩威稜帖之態度必自精研德文而來蓋薩威稜帖在德語實無相當之字猶之重民君謂德文之統治權在英法文無相當之字也薩威稜帖之理想中古以還始於法而流於英德人初未之審也德字之與此近者有曰**bergeval**而薩威稜帖之言力乃貫徹內外**Obergeval**則指內而不及外**Staats-**

(一)見所著國際公法

**Schaftsrecht**並用是重民君權利權力之標準恐不必爲鐵案不可移也至薩威稜帖非權利亦非權力之說記者亦未能深信伯倫知理者言國家學者之中樞也其所作薩威稜帖之定義曰「國家者以國家權力範成之人格也。」此種權力從其最高之品位及最大之強制性著想乃號曰薩威稜帖「由伯氏之言是薩威稜帖乃權力也。柏哲士曰「國家必有強迫人民使違反其本意之權力苟無此權力是謂無政府夫此強迫人服從與懲罰人不服從之權力即謂之薩威稜帖或原於薩威稜帖」由柏氏之言是薩威稜帖亦權力也前舉師鐸立之言謂薩威稜帖爲最高絕對無限之權力易詞言之即爲絕對統治之權利(二)是薩威稜帖爲權力亦爲權利也魏斯呂克曰「國家享有兩種權利一爲財產上之權利國家得私有財產一如個人一爲處分財產之權利凡私人所有財產如在其國境以內國家皆得有權處分之與以相當

(一)國家(State)者即國家權力(National power)也國家權力乃其用國家乃其體自其流性觀之爲國家權力自其凝性觀之則爲國家故國家者實以國家權力凝成之一理想人形也

(二)見所著憲法解釋論

人格者不可不有固有之統治權換言之即統治之時在法律上不可不獨立蓋國家者乃擁有最高權(一)決不服高出於己之威力一切以己固有意識確定之而負擔其義務者也是故有最高權之國家斷不立於有較高獨立意思之組織下一由耶氏之言推之則固有之統治權者即最高權也最高權者謂之主權重民君雖不盡同意而爲術語所困當亦不得不承認也是重民君所謂統治權一半實與主權合體而餘一半者老圃君謂之有限之統治權仍與主權字面相混重民君謂之非固有之統治權而字面能與主權不同故曰重民君較老圃君多一概念然此概念與本問題固無涉也。

議論既累幅矣用意究安在乎記者以爲主權與統治權二者實無法使之截然離立持論者因得一定不移之觀念蓋德語之**Herrschaftsrecht**英譯爲**right to rule or govern**其意乃與薩威稜帖相通前舉師鐸立之言曰薩威稜帖者絕對統治之權利也其原文爲**by sovereignty is meant the jus summi imperii, the absolute right to**

(一) Sovereign

**hoheit**似亦可用而祇示品位未言權力至**Staatsgewalt**一字則又表權力而略品位以是德文中殆無一字可以恰當薩威稜帖而惟有駢兩字**Statshoheit**及**Staatsgewalt**以譯之此伯倫知理之所言也重民君專以品位詰薩威稜帖其心目中必僅浮一**Statshoheit**之影而未晤英法語中之薩威稜帖固兼權力品位二者而有之也。

雖然重民君之言主權與統治權之別雖全然拋擲主權未問論絕奇而於統治權則較之老圃君爲多一概念蓋老圃君所謂統治權即等於主權或半主權而重民君所謂統治權乃德語之**Herrschaftsrecht**與英語之**Sovereignty**究有殊也然重民君之成功終祇一半蓋彼分統治權爲兩種一爲固有之統治權一爲非固有之統治權(二)而未晤所謂固有之統治權即等於薩威稜帖也而未晤彼所謂固有之統治權等於薩威稜帖乃猶之老圃君所謂無限之統治權等於薩威稜帖也此其說非記者之私言也耶力芮克之言曰「以法學上之觀念言之國家者基於領土而組織之之共同體有統一繼續確定之目的而爲法學上之一人格者也以其爲國家也茲

(一)重民君此別乃祖述耶力芮克之說蓋耶氏最嚴此別者也



sovereign 是其所異者。特薩威稜。帖含有絕對之意。而 Herrschaftsrecht 則否耳。惟其然也。僅言統治權。其意絕不明了。欲明了之。非如老圃君之加以有限無限之形容詞。重民君之加以固有非固有之形容詞。不可。今爲問約法第四條之所謂統治權。有限乎。抑無限乎。固有乎。非固有乎。依老圃君言。統一國之統治權。固無限也。而吾爲統一國。則統治權當然無限也。是即主權也。依重民君言。一固有爲國家統治權之特性。城鄉市鎮。有統治權。而無固有之特性。一則約法所載一望而知。爲國家統治權。非指地方統治權。則其統治權當然含有固有之性質。是即主權也。老圃重民兩君。儘能於主權與統治權之別。辨析毫釐。在約法上之主權與統治權。即老圃重民兩君之說。求之。尙未見有異點可指也。故前並曰。重民君即於統治權多一概念。與本問題無涉也。要之。記者前論。合主權與統治權而一之。特因世俗之混稱。就言主權者與之言。主權言統治權者與之言。統治權耳。本非有所主張也。此文亦終出其所疑質之兩君。以待其解答。兩君倘亦有以鑒吾意乎。

### 論劃分省治非正當地方制 十月六日

記者前周作普魯士官制論。意在陳述普制之爲何物。而未暇參照吾國之現情。加以斷案。乃江蘇程都督德全。竟以此通電天下。電文雖簡。而頗詳盡。大足以補記者前論所未及。電曰。

近閱各報載省制業經政府撤回。擬仿普魯士制。劃分官治自治兩種官制。省長由中央任命。自治省長由地方選舉等語。諒非無因。竊維爭論分治。時逾半年。今忽有劃分省治之舉。法制局調停之苦心。自可相諒。但普制在地方制度。實爲特例。吾強倣之不獨刻鵠類。且於內治是猶治絲。而禁按普魯士地方分域。最大者曰省。次曰州。今法制局所擬。乃其省制。而非州制。然當知普魯士之州。乃純粹官治區域。州長由中央簡任。並未劃出自治範圍。普魯士三十五省。十二州。既不分治。省大於州。自治之事。益簡。又安有分治之必要。是知普之爲此。必有特別原因。非他國所能漫擬。蓋普既以歷史上之留遺。存省不廢。同時復苦地主之專橫。劃分省治。乃欲以參與地方政治之權。分配於各級社會。減殺地主之勢。吾民間。無此現象。安所用其調和且普之地方制度。純出於學者之匠心。而所恃以爲其理想之試驗場。則在普

民愛國而守法。如設官。首嚴專門。官吏與普通官吏之別。官治爲專門。自治爲普通。任普通者。率無報酬。意在開發人民。純潔之政治思想。今以吾民之程度。能望此乎。又兩治難。界界限。難清。非爲治者道德高尚。操守謹嚴。將日困於爭持衝突之中。無一事可辦。無一政能舉。而若而德者。乃普民之特性。英人且遜之焉。故此制。惟普人用之。流弊尙少。而謂吾民之民德。能舉此乎。又普制雖名爲官民分治。而官治之範圍。遠較自治爲大。且號稱立法機關之省。會將隸屬於自治一方。無力直接干與官治。而考核官治之權。悉屬之專門官吏焉。今若以此宣布於衆。並揭明民選省長。以及自治人員。純屬義務性質。不受官俸。則將爲爭分治者所譁。怒且省既官民分治。而次於省之道。若府轉屬絕對官治。如普之州。亦當爲普通理想。所不有。苟實質未至。而僅襲人之皮毛。將來結果之惡斷非今日所能想像。況乎以普魯士民智民德之高。舉此尙形踴躍。德儒格乃斯特。爲斯制之源。泉且亦病其缺乏活潑之力。謂不圖設制如此。煩累而於地方制度。究未增何種效用。德全詳稽普制。細審國情。區區之愚。誠不敢於劃分省治之謀。有所附和。務期斟酌中國現時情勢。迅將完全省制

早日頒布。倘或時倡異議。必致日期延久。衆論紛呶。於民國官制進行。實屬大有妨礙。管蠡之見。仍希酌裁。

茲電也。批評普制。可謂洞見癥結。大凡一制之立也。必有其所以立。苟普制而絕無價值。亦安能與普並存。至今記者前文。即本此意。而盡揭其長。擬再作一論。以示施之於吾國。是否有同一之效果。此則程都督之電。盡之矣。不必贅也。惟吾人之論地方制。喜縱論各國。而每無絕明之概念。而於地方制之系統。尤屬茫然。即如普魯士之省。在各國地方制中。位置何如。人每不甚注意。程都督電中。指明普魯士省制。州制之異。實足爲論治者當頭棒喝。今請就此點。一申論之。

夫比論各國之地方。初不計及其分域性質之如何。乃羣言殺亂。迄不得解決之總因。此固不獨論普制然也。嘗考當世混殺分域之性質者。以記者所析有四類。可得言焉。(一)以美利堅之各州爲地方。與英法之地方比論。而不晤美之各州。乃邦國。(二)非地方。政府。(三)也。自省長問題發生。論者每以美利堅之民選州長。與法蘭西之簡



地方制度乃存於州而不存於省。州者次於省。謂之 *Regierungsbereich* 蓋完全之中央行政區域也。州長出於簡任。為中央之代表。官普魯士州官制之精神。乃取對絕之行政集權主義。毫不遜於法也。省者不過總若干州為一結束。居於監督地位耳。一切職務省中並不別設官吏治之。而即以付之各州官吏也。故在理論上普魯士之地方制儘可離省而獨立。易詞言之。即儘可廢除省制。而以州為最大分域也。今吾國持廢省之說者。亦寧不曰。吾惟有省不可不取。法普魯士然。法普魯士亦安。病但當法其正宗而不當法其特例耳。所謂正宗者。以英言則英蘇愛之各郡縣制。以法言則州制。以美言則各邦之郡縣制。以普言則州制是也。是中之軌範。則或為官治。或為自治。非此即彼。不相雜糅。持吾省與之相比。區域之廣狹。或儘不同。而其理則一至。官治自治何者。為宜儘可聽吾抉擇也。凡茲所言。乃欲證明普省制之不合法度。而含有特別原因。則此程都督電中已詳之矣。亦不贅也。

### 主權無限說 十月六日

前作約法與統治權一文。頗主張主權無限說。民立報重民君駁之曰。『秋桐君舉美

任州長並論。右民選者至。置置以美之州長為辭。為攻之者。亦復設詞。以相待。皆自墮煙瘴者也。

(二)以蘇格蘭愛爾蘭為地方與英倫之郡若縣。或法蘭西之州若縣。比論而不晤。蘇愛為聯合王國中之團體。在國法上有特別位置。而決非普通地方政府可比也。為是比較者。固意在主張中央集權。而乃未審蘇愛近方本其國法上特別位置。要求自治。以脫離中央之關係。不審論者於此。又將云何也。

(三)以美利堅之州制與普魯士之省制比論。而並以為聯邦制非吾所能取法也。殊不知美之一州位置。同於德之一邦。是紐約實與普魯士同一地位。而決不與普魯士之一地方同一地位也。吾苟取法普魯士之邦制。則誠與聯邦之概念有關。非所論於普魯士之一地方制也。

(四)以普魯士之省制與法蘭西之州制比論。而不晤法蘭西之州制適當普魯士之州制。而不同普魯士之省制也。此類即為本問題之要點。請申論之。

普魯士之有省。乃歷史上之留遺。其規定省制。並未按照正當之地方制度。其正當之

理想抹殺之。此重民君之偶爾疏漏處也。夫駁主權無限者。莫著於伯倫知理。其言曰。『薩威稜帖對於他國之治權而獨立者也。然此種獨立性。乃相對的而非絕對的。蓋國際法總各國而鉗束之。當然與薩威稜帖相衝突。猶之憲法制限公權之行使。與薩威稜帖有時不相容也。』柏哲士駁之曰。『謂薩威稜帖為國際法所限。則倘有犯國家之威信。而援國際法以自解者。其解釋國法者。誰乎。謂不求之國家之自身。得乎。……夫一國有一國之自覺力。國際法者。固本世界之自覺力。以對抗一國者也。於是國際法中規定自覺力之法條。常較規定一國者為寬。此點吾見之甚明。然吾人當知若而法者。苟國家不認為有效。即無所謂法也。』柏氏此段。乃以詳釋自限。一語其言曰。『權力如為物所限。不能為薩威稜帖必加限於物者。始為薩威稜帖。易詞言之。吾人若不得無限或僅自限之權。不得謂達於薩威稜帖。』所謂自限者。猶言限物也。蓋已亦物也。是薩威稜帖始終限物。而不為物限者也。故曰無限也。至舉憲法上之拘束。以為主權無限之說病。為問。先有憲法。而後有國家。乎。抑先有國家。而後有憲法。乎。由

(1) Self-limited

儒柏哲士之說是乃完全承襲十六世紀法儒 Jean Bodin 之說。十九世紀以來國家學者。沿用此說者。蓋鮮以主權無限制說。不適用於近世國家故也。此所須辨論之力至多。亦且畧與重民君商榷之。記者前所引柏氏之說曰。『薩威稜帖者。乃加之國內人民及各種機關。最初絕對無限及普及之權力也。』此語實以詰薩威稜帖。而薩威稜帖從重民君之說。不得譯作主權。今重民君又以攻主權無限說者。攻記者不審此處。所謂主權是否。即薩威稜帖。記者不解重民君之邏輯。無從判斷。今且假定為同一之語。以資討論。重民君鄙夷柏氏。以為承襲法儒薄丁之舊。此不知柏氏者之言也。十六世紀在法蘭西。實為君權最高時代。薩威稜帖之理想。乃應此現象而生。薄丁際此。倡為國權無對永久之說。 *pouissance absolue et perpetuelle d'une republique*。雖不言君而言國。而所謂國者。其觀念絕不明了。此觀念者。後經數世紀國家學者。仍未能予以無翳之界說。至柏哲士而國家與政府之別。乃大明。柏氏所貢於政治學者。此點實一空前哲之理障。居今日而言國法。不能注意於此。而漫以十六世紀之

(一) 君文謂薩威稜帖作主權為誤妄。



所舉拉龐德及耶力芮克之流固柏氏稱爲了解國家較勝前哲者也而終爲現象所梏不能爲獨立之論今吾初經革命有絕大之機會判分國家政府爲二兩兩組織如美利堅焉而重民君必欲拋棄美儒集成之說而取陋於帝政之下者以爲法且頌言主權無限說不適用於近世之國家卒之所謂不適用者亦特於帝政之國爲然記者殊未敢以其言爲滿足也

柏氏之言觀之則國家者創造憲法者也國家非爲憲法所造也憲法之所造者乃政府也非國家也。由是憲法之所能規定者政府之組織非國家之組織也。國家自國家政府自政府二者決不可混而一之。伯倫知理所謂憲法制限公權之行使與薩威稜帖不相容即國家與政府之概念未清也。此其故柏氏嘗慨乎言之曰「以予思之論者之終致疑於薩威稜帖之原理者以其不甚了然於國家與政府之別也。彼等曾見政府擁有無限之權頗侵害人民之自由因決論國家擁有無限之權人民當受同一之侵害歐洲大陸之作者類懷此見而德意志作者爲尤甚蓋歐陸所有國家悉組織於政府以內彼輩僅見此種組織故思想力雖亦甚高而終爲物質界之現象所欺不能自拔至若美利堅則解決本問題頗占有絕大之利益蓋美之政府非國家之最高機關立於政府之後有憲法立於憲法之後有最初薩威稜之國家是政府與國家吾人已得實質上之區別吾人若以數分鐘排除歐陸之政象至於淨盡而起吾獨立之想像則於此別可以得一嚴明斬截之觀念此公法之所以獨發達於美州者正以此機會也」由斯言觀之可以明主權無限說不甚有力於歐陸之故德儒如重民君